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五部

09

诸葛亮北伐挫败

10

十三王之乱

柏杨◎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柏杨◎著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09

诸葛亮北伐挫败

10

十三王之乱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更多好书关注
新浪微博
@秀山鲤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葛亮北伐挫败·十三王之乱/柏杨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11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ISBN 978-7-5086-1310-9

I. 诸… II. 柏… III. 中国—古代史—东汉时代~三国时代—纪事本末体

IV. K234.2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394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五部

诸葛亮北伐挫败·十三王之乱

ZHUGELIANG BEIFA CUOBAI · SHISANWANG ZHILUAN

著 者: 柏 杨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310-9/K · 11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五部

● 诸葛亮北伐挫败

导 读 /003

1 东吴蜀汉间的战与和

一、关羽倨傲，为国招祸 /005

二、猇亭之战 /014

三、终归和解 /019

2 诸葛亮南征北讨

一、七擒七纵孟获 /024

二、五次北伐，都受挫败 /026

三、饮恨五丈原 /037

3 两国扩张

一、东吴侵淮南 /047

二、曹魏夺辽东 /054

4	曹魏衰败	
	一、曹叡生活糜烂	/065
	二、拒谏饰非	/072
	三、罢黜司马懿	/078
	四、洛阳政变	/084

5	东吴权臣当道	
	一、更换太子	/092
	二、再侵淮南	/099
	三、诸葛恪嚣张	/103
	四、孙峻孙琳肆虐	/109

6	三帝国相继覆亡	
	一、曹魏灭蜀汉	/117
	二、邓艾事件	/132
	三、曹魏最后三忠臣	/139
	四、司马炎灭曹魏	/151
	五、孙皓肆暴	/161
	六、晋王朝灭东吴	/178



10 十三王之乱

导 读

/195

1 官逼民反

- 一、鲜卑人秃发树机能 /197
- 二、氐人齐万年 /200
- 三、汉人张昌、陈敏 /206

2 十三王之乱

- 一、乱源一任帝司马炎 /216
- 二、下愚与上智对决 /225
- 三、杀南阳王司马亮·杀楚王司马玮 /232
- 四、杀皇太子司马遹·杀皇后贾南风 /244
- 五、杀三任帝司马伦 /257
- 六、杀齐王司马冏 /268
- 七、杀长沙王司马乂 /277
- 八、杀成都王司马颖、四任帝司马
衷、汉间王司马颙 /286
- 九、杀新蔡王司马腾 /296
- 十、东海王司马越忧死 /307
- 十一、杀五任帝司马炽 /319
- 十二、杀六任帝司马业 /329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五部

09 诸葛亮北伐挫败

诸葛亮当然不是统帅之才

导 读

我们的文化，文明一点说，是一种激情文化，爽快一点说，是一种抽疯或发飙（biāo）的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活标本。不要认为汉人平常有神经质的恐惧，一旦人多势众，有人撑腰，抽起疯来，或发起飙来，可是一脸狰狞，六亲不认。对人的评价，也是如此，如果说好，该人就好到“三十六天上，替玉皇大帝盖瓦”；如果说坏，该人就坏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爷挖煤”。两个极端之间，一片空白。

诸葛亮一直受国人崇拜，于是就自然成了治国全能、神圣不可侵犯，除了不会制造原子弹外，其他都是第一流的高手。陈寿在《三国志》中，偶然指出军事不是诸葛亮所长，引来的嘘声，一千年不断。有些人还一口咬定：因为陈寿当年始终不获升迁，所以借着写史，公报私仇。

诸葛亮当然不是统帅之才。七擒孟获，而孟获不过万山丛中，原始部落的一个酋长。五次北伐，才真正遇到对手，结果一筹莫展。这里又发生一个问题：人人都知道诸葛亮“六出祁山”，事实上，他北伐只有五次，五次之中，到底有几次和祁山拉上关系，一查便知。由这一点，更可证明：抽疯发飙文化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本质，会使人丧失思考能力，只剩下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正是暴君最喜欢的一种情绪，中国历史上的坏胚帝王之所以多，之所以占世界第一位，可能原因在此。

柏杨

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

东吴蜀汉间的战与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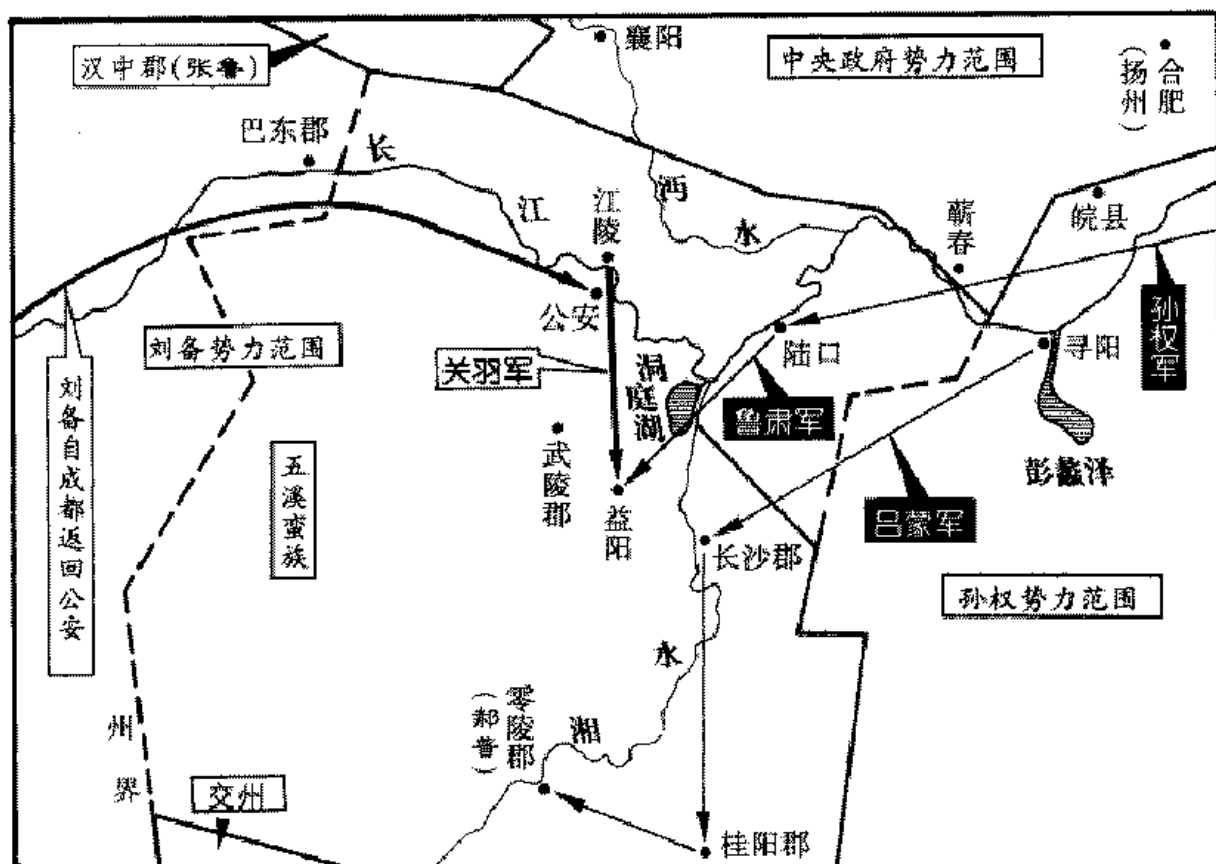
一、关羽倨傲，为国招祸

二一五年，最初，刘备在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周瑜、甘宁不断要求孙权夺取蜀地（四川省。当时孙权尚未把长江北岸一带及长江三峡以东“借”给刘备，势力范围与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东北部接壤）。孙权派人告诉刘备说：“刘璋（益州全权州长）武备败坏，不能自保。如果蜀地（指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落入曹操之手，荆州就会陷于险境。我准备先攻刘璋，再攻张鲁（汉中郡郡长），使南方归于统一，即令有十个曹操，也不必忧虑。”刘备回信说：“益州人民富庶，地势险阻，刘璋虽然暗弱，足可以保护自己。而今把大军摆到蜀地（益州）和汉中地（陕西省南部），粮秣军备，转运万里，却打算战胜攻取，沙场上不致失利，恐怕孙武、吴起复生，都会感到困难。参与决策的人，看到曹操在赤壁（湖北省蒲圻市西北赤壁镇）受到挫败，认为他的力量消耗已尽，不复有远略。事实上，三分天下，曹操已有二分，势将在东海饮马，在吴会（吴郡及会稽郡）阅兵，怎么能满意于目前的局面，坐等年老？我们跟刘璋本属一条战线，无缘无故，先自己内斗，给曹操制造借口，使敌人有机会动手，不是久安之计。而且，我跟刘璋，都是刘姓皇族，靠着上天保佑，辅佐汉王朝。刘璋得罪阁下左右，我同感恐惧，实在不敢听从你的计划，请求宽恕。”

孙权坚持派奋威将军孙瑜，率水军前往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刘备用舰队封锁江面，不准通过，对孙瑜说：“你如果非夺取蜀地不可，我宁可披散头发，逃入深山，也不能向天下失信。”命关羽驻军江陵（荆州州政府所

在县，湖北省江陵县)，张飞驻军秭归（湖北省秭归县），诸葛亮驻军南郡（此时南郡郡政府设于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刘备自己据守孱陵（湖北省公安县西南）。孙权无可奈何，只好命孙瑜撤退。等到刘备自己攻击刘璋，孙权跳起来诟骂说：“这个狗娘养的老滑头，奸诈到如此地步。”

刘备命关羽留守江陵，汉昌郡（湖南省平江县南）郡长鲁肃（时驻陆口【湖北省嘉鱼县西南陆溪镇】）辖土跟关羽交界，关羽不停地猜忌挑衅，使边境紧张情势升高，而鲁肃却始终用友善的态度回报。刘备夺取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之后，孙权派中央军政官（中司马）诸葛瑾，晋见刘备，要求交还荆州（鲁肃建议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事，参考二一〇年），刘备拒绝，说：“我正打算进攻凉州（此时无凉州，应指二一三年重划州界之前的凉州【甘肃省东部南部】），等凉州平定，一定把荆州交还。”孙权说：“只是不想还罢了，空口说白话，拖延时日。”随即派遣长沙郡（湖南省长沙市）、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三郡郡长等官员，命他们赴任。关羽把他们全都驱逐，孙权大发雷霆，命吕蒙统军两万人，攻击三郡。



三世纪·二一五年 孙权索荆州

吕蒙通知长沙郡、桂阳郡，二郡望风归降。只零陵郡郡长郝普坚守。刘备听到消息，从蜀地（四川省）亲自回到公安，派关羽争夺三郡。孙权亲自进驻陆口（湖北省嘉鱼县西南陆溪镇），统御各军，命鲁肃率一万人进驻益阳（湖南省益阳市），堵截关羽。孙权用紧急军报召唤吕蒙，命吕蒙放弃零陵郡，回军协助鲁肃。吕蒙接到命令，密不宣布，连夜召集各将领，面授机宜，准备天色拂晓之时，就对零陵郡发动攻击。然后，吕蒙告诉郝普的老友、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邓玄之说：“郝普听说世界上有忠义这回事，也打算效法，可惜他不知道时间不对。现在，刘备远在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被夏侯渊包围；关羽逗留南郡（指旧郡政府所在的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我们领袖（孙权）亲自阻截。他们目前的处境是，头下脚上地倒挂在那里，连救自己不死都来不及，哪有多出来的力量照顾这里？如今，我估计我的兵力，经过周密计划，发动攻势，当天就可以破城。试问，到那时候，断送性命，有何裨益？却使百岁娘亲，在白发满头之时，受到诛杀，岂不悲痛？我想，郝普被困孤城，得不到外界音信，认为援军一定会来，才誓死抵抗。阁下不妨前去拜访，为他分析祸福。”邓玄之遂见郝普，把吕蒙的话告诉他，郝普大为恐惧，出城投降。吕蒙握住他的手，一齐下船，谈话既毕，把孙权的信拿出来给郝普看，忍不住鼓掌大笑。郝普这才知道刘备已返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关羽援军已抵益阳（湖南省益阳市），羞惭悔恨，无地自容。吕蒙命部将孙河（非二〇四年已死的孙河）留守，处理善后事宜，即日率军前往益阳。

鲁肃打算跟关羽面对面会谈，将领们恐怕发生变化，认为不可以如此安排。鲁肃说：“今天的事，应开诚布公，解释清楚。刘备虽然忘恩负义，不过是非还没有到最后结算关头，关羽岂敢为了他一个人的私欲，作重大的冒犯？”于是，邀请关羽会晤，双方兵马停留在百步之外，将领们仅只随身携带佩刀。在会议上，鲁肃责备关羽，不应该拒绝交还三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关羽说：“乌林之战（即赤壁之战，赤壁在长江南岸，乌林在长江北岸，两地遥遥相对；曹操大营驻扎乌林，崩溃也在乌林，称“乌林之战”较“赤壁之战”，更为确切），左将军（刘备）置身战场，全力击破强敌，怎么可能白白辛劳，连一块土地也分不到？老哥前来，难道是打算强行夺取？”鲁肃说：“不然。我跟刘州长（刘备）在长坂（湖北省当阳市东北）第一次见面，刘州长的部众，不能抵挡一小撮人马，穷途末路，士气低落，形势衰弱，打算向更远的地方逃窜（刘备本要投奔苍梧郡



【广西梧州市】郡长吴巨)。当时，你们岂敢奢望拥有荆州？主上（孙权）哀怜刘州长（刘备）没有栖身之所，不爱自己土地，不惜自己民力，使刘州长有个立脚的地方，解决他的困难。想不到刘州长自私自利，存心诈欺（指阻截孙瑜西征），辜负大恩，撕毁盟约。而今，西州（益州）已经得手，又打算吞并荆州全土，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都不忍心做出之事，何况盖世英雄的领袖人物？”关羽无言可答。

正好，传来消息，曹操将攻击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郡长张鲁，刘备恐怕失去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派使节向孙权请求和解。孙权命诸葛瑾主持谈判事宜，重订友好同盟。遂中分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以湘水作为边界，湘水之东的长沙郡（湖南省长沙市）、江夏郡（湖北省武昌县西南金口镇）、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三郡属孙权；湘水之西的南郡（湖北省公安县）、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三郡属刘备（事实上，零陵郡郡政府在湘水东岸。以湘水为界只是一个概念）。

二一九年，最初，鲁肃曾经建议孙权，认为曹操雄踞北方，应该安抚结纳关羽，同仇敌忾，不可以失去和睦。等到吕蒙接替鲁肃（二一七年），驻军陆口（湖北省嘉鱼县西南陆溪镇），认为关羽素来骁勇，有扩张土地的野心，而且，据守长江上游；目前僵持的局势，不可能长久。因而向孙权秘密建议，说：“如果征虏将军孙皎守卫南郡（湖北省江陵县），如果潘璋驻军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如果蒋钦率领机动部队一万人，沿着长江，上下游弋，支持敌人威胁的据点。而我，进军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据守。这样的话，何必畏惧曹操？何必依靠关羽？而且，关羽君臣一伙（指刘备），自负他们的诈欺本领和颠覆能力，投奔一个地方，背叛一个地方，绝不可以把他们当成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关羽所以还没有向东方进攻的缘故，只因领袖（孙权）英明，以及我吕蒙等这些将领，仍然存在。不乘今天我们还强大时反击，一旦我们去世，再想努力，已力不从心。”孙权说：“我们先攻击徐州（江苏省北部），然后再攻击关羽，如何？”吕蒙回答说：“曹操远在黄河之北，镇抚幽冀（此指设于邺城的魏国政府。当时中央政府【首都许县】形同虚设，北中国【中央势力范围】大小事务皆直接禀告邺城），来不及照顾东方（徐州在冀州之东）。徐州驻守的部队，并不足以保护领土。我们如果攻击，一定可以夺取。然而徐州地势平坦，位居水陆交通要道，四通八达，是适合骑兵的战场。领袖（孙权）今天占领徐州，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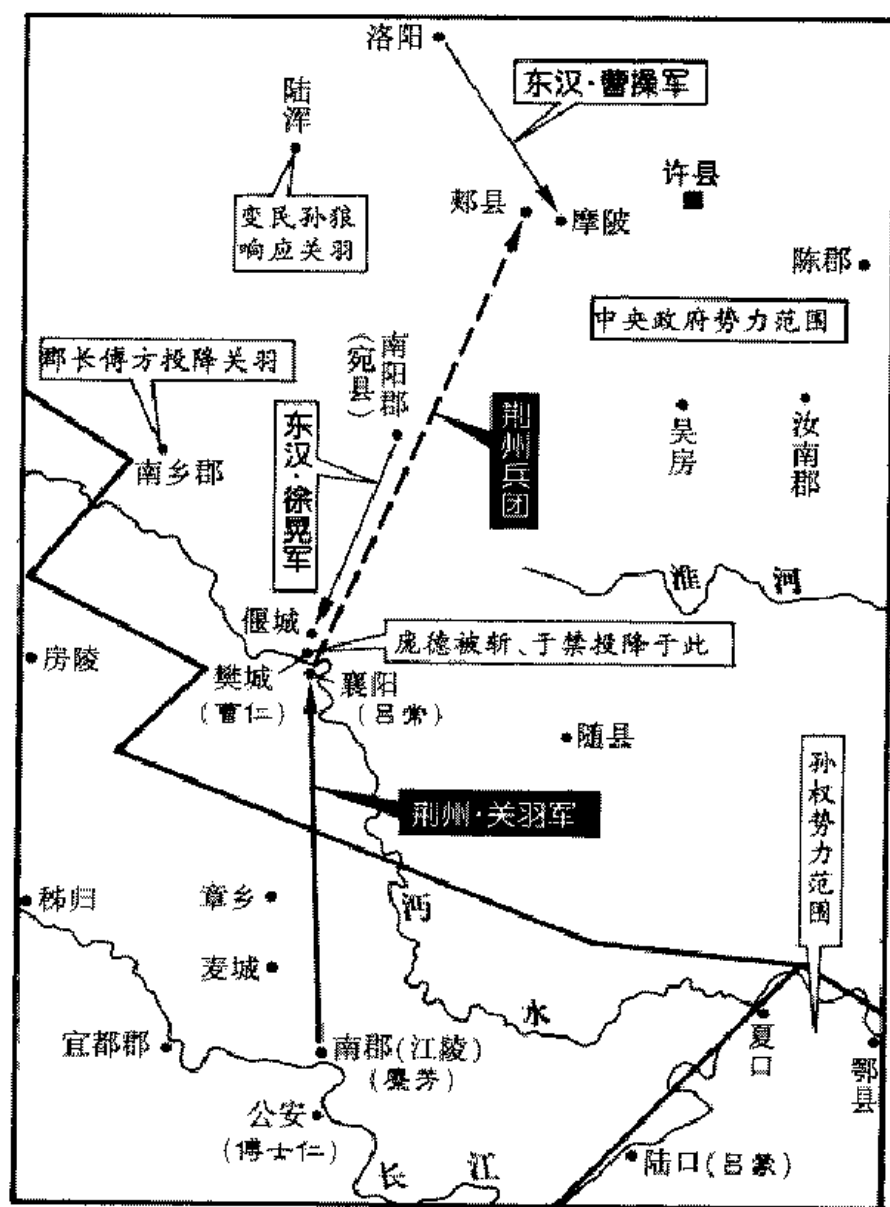
天之后，曹操一定反攻，即令用七八万人防守，也难保防守得住。不如攻击关羽；长江险要，将全部置于我们控制之下，国力上升，而且防守容易。”孙权认为他的分析正确。

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求婚；关羽诟骂孙权的使臣，一口拒绝，孙权怒不可遏。等到关羽进攻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吕蒙上书说：“关羽讨伐樊城，却在后方留下相当多的部队，当然是怕我们突袭。我身体不好，时常生病，请求把若干部队调返建业，我也以治病为名回来。关羽听到消息，必然抽调他的后备部队，增援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然后，我们出动大军，昼夜不停，逆江而上，袭击他空虚的大本营基地，则南郡（湖北省江陵县）可以夺取，关羽可以擒获。”于是，宣称病重，孙权发布公开命令，征召吕蒙返首府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就医，而实际上却秘密磋商大计。

吕蒙经过芜湖（安徽省芜湖市）时，定威指挥官（定威校尉）陆逊对吕蒙说：“关羽就在邻境，你怎么远离？以后可能发生变化，难道你不忧虑？”吕蒙说：“事实如此，但我病势沉重！”陆逊说：“关羽自负他的勇猛，欺凌别人。刚刚取得大胜，一定意态骄傲，谋略疏漏。他专心北伐，并不在乎我们。尤其听说你有病在身，将更不戒备。如果出其不意，发动突击，一定会把他制服。你看到领袖（孙权），请妥善计议。”吕蒙说：“关羽一向英勇，平常已经难以跟他为敌，而且他又据有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恩德信誉，已根深蒂固。加上刚刚建立大功，声势更壮，不容易对付。”

吕蒙抵达首府建业，孙权问：“谁可以接替你的位置？”吕蒙回答：“陆逊考虑深远，有能力担当重任，观察他心胸气宇，可以赋予他重要工作。而且，他缺少知名度，所以也引不起关羽的猜忌，没有人比他是更恰当的人选了。如果由他接替，应命他特别隐藏锋芒，只全力从事备战，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孙权于是召见陆逊，擢升他当偏将军、右翼司令官（右部督），接替吕蒙的职位。陆逊抵达陆口（湖北省嘉鱼县西南陆溪镇），写信给关羽，颂扬他的功业跟美德，深自谦卑，还暗示愿意向他效忠，托付前程。关羽大为满意，捐弃过去所有嫌隙，抽出军队，北赴樊城增援。陆逊据实向孙权报告，提出擒服关羽的战略。

关羽接收于禁等人的军队，有数万人，粮秣短缺，无法供应，于是夺取孙权所属湘水关卡仓库稻米（刘备跟孙权的势力范围，双方同意以湘水



三世纪·二一九年七月至十月 关羽北伐

为界【参考二一五年】，所以双方都在湘水码头，设立关卡）。孙权得到报告，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出动大军，向关羽作毁灭性的攻击。

孙权打算命征虏将军孙皎当左翼总司令官（左部大督）、吕蒙当右翼总司令官（右部大督）。吕蒙说：“至尊（孙权）认为孙皎有此能力，就专用孙皎；认为我有此能力，就应专用我。从前，周瑜、程普同时担任左右翼总司令官（左右部督），率军进攻江陵时（参考二〇八年），虽然周瑜有实质权力，但程普仗恃他是老将，而且都是总司令官，并不能和睦相处，几乎使军队溃败，现在应引以为戒。”孙权大悟，向吕蒙道歉说：“请你担任总司令官（大督），孙皎作为后备部队。”

曹操攻击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张鲁时，命平寇将军徐晃，驻屯宛城

(南阳郡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南阳市)，以协助驻屯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的征南大将军曹仁（南阳在襄阳稍东北，航空距离一百二十公里）。后来，于禁兵团瓦解，徐晃推进到阳陵陂（今地不详），关羽派出部将进驻偃城（湖北省襄樊市北），徐晃遂就近扎营，通过侧翼小径，挖掘壕沟，故意显示将一直挖掘到偃城之南，切断关羽部将后路，关羽部将即烧营退走。徐晃既得到偃城，联结军营，稍稍向前推进。曹操命参议官（议郎）赵俨，当曹仁的军事参议官（参军事），跟徐晃同时前往。其他援军，都还没有到达，而徐晃一支孤军，没有力量解围。但将领们却大呼小叫，催促拯救曹仁。赵俨对各将领说：“敌人的围城工事，极为坚固，洪水仍然很大，我们士兵人数太少，战斗力薄弱。而曹仁隔绝在围城之中，不知道我们抵达，不能发挥内外夹攻的威力。我们如果单独行动，将使城里城外，全受创伤。现在如进逼围城军，派间谍通知曹仁，使他知道外有救兵，用以鼓励将士：计算主力军不过十日即可到达，定能坚守。然后内外一齐发动，一定击破强敌。如果因救援行动太慢而受到责罚，由我全部承担，跟各位无关。”将领们大喜。徐晃进抵距关羽围城阵地只三丈之遥，挖凿地道，用射箭传书，跟曹仁通数次消息。

孙权写信给曹操，请求讨伐关羽，作为对中央政府的报效，并请求保守秘密，免得关羽戒备。曹操询问臣僚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应接受孙权的意见，保守秘密。董昭说：“军事行动，崇尚权术，而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前提。我们可以向孙权承诺绝对保守秘密，但是却暗中故意泄露。关羽听到孙权将要参战，如果回军保护基地，樊城的包围自然解除，我们先得到实际利益。并且可以使他们两个盗匪集团（指孙权和刘备），像两匹用缰绳套头、铁勒锁口的斗马，互相撕咬踢腾；我们可以静坐一旁，等待他们筋疲力尽。假定绝对保守秘密，使孙权完成他的如意算盘，不是上等策略。同时，围城中的将士，不知道外有救兵，眼看粮秣不能继续支持，一定恐惧不安。万一发生变化，灾难不小；公开这项秘密，有其必要。而且，关羽这个人，强梁骄悍，自认为江陵、公安二城，一定坚守，绝不会马上撤退。”曹操说：“好极。”即命徐晃把孙权的信，分别用箭射入围城和关羽大营（我们不知道哪一份是正本，哪一份是拷贝），围城中将士得到消息，一片欢腾，士气上升百倍。关羽果然犹豫不决，不愿回军（关羽可能怀疑孙权信件的真实性，如果因一纸伪造信件而功败垂成，将使英名扫地。而且即令是真，也会如董昭判断的，关羽太高估他的统御能力，认为两城一



定坚守)。

关羽围城部队总指挥部，设在一座较高的土丘上，而另在其他四个土丘上，设四个分指挥部。徐晃扬言要攻击总指挥部，却秘密集结部队，攻击四个分指挥部；四个分指挥部不能支持，关羽亲率步骑兵五千人应战，徐晃掉转兵锋，直接攻击关羽，关羽败走。围城阵地中，壕沟跟鹿角（一半埋在地下削尖了的木桩）多达十重，徐晃急追关羽，同时进入大营（关羽军已来不及关闭营门，说明两军缠斗惨烈），再度大破关羽军，傅方、胡脩同时战死。关羽不能支持，只好解围撤退。但水上船舰，继续巡弋沔水（汉水）；樊城、襄阳间交通，仍被切断。

吕蒙进抵寻阳（湖北省武穴市东北），把全部精兵埋伏在船舱之内，由平民水手摇橹划桨，船上官兵都装扮成商人，昼夜不停，顺长江逆流而上。遇到关羽设置的江边眺望岗哨或斥候，一律擒拿捆绑，是以关羽不知道一把利刀已在背后举起。留守江陵的南郡郡长麋芳，跟留守公安的将军傅士仁，深恨关羽平常对他们的轻视。关羽北伐，麋芳、傅士仁供应军需，有时不能及时到达，关羽宣称：“等我回来，当用军法制裁。”二人大为恐惧。就在此时，吕蒙命曾经当过骑兵总监（骑都尉）的虞翻（虞翻曾因被控诽谤，免职贬逐丹阳郡【安徽省宣州市】，吕蒙请求以平民身份随军），写信给傅士仁，分析成败利害；傅士仁接到信后，即刻投降。虞翻对吕蒙说：“我们是一支诡秘的部队，应该要傅士仁跟我们同行，而留我们的将领守城。”遂偕同傅士仁前往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麋芳已经登城守备，吕蒙请傅士仁出面，麋芳遂开城投降。

吕蒙进入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释放被囚禁的于禁；俘虏关羽跟部将们的家属，亲切安抚慰问，下令军中：“不准侵犯民家，不准拿民家一针一线。”吕蒙部属中一位官员，跟吕蒙是同郡（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人，擅自拿民家一个斗笠，盖到铠甲之上；铠甲固然是政府公物，但吕蒙仍认为他违犯军令，不可以因为他是乡里故旧而破坏军令，流泪悲哀，而仍处斩。军中震恐战栗，社会秩序立即建立，东西遗失在路上，都没有人敢捡。吕蒙早晚派人安慰地方长老，问他们需要什么？有病的供给医药，贫寒饥饿的供给衣服食粮。关羽库存的金银财宝，全部封存，等待孙权亲来接收。

关羽得到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陷落消息，立即回军南下。曹仁集合将领们讨论，一致说：“我们正好乘关羽惊恐畏惧之际，追赶上把他擒获。”

赵俨说：“孙权侥幸地利用关羽出征机会，抄他的后路。关羽一定会回军反击，孙权怕我们利用他们双方都疲惫的当儿，从中取利，所以采取低姿势，说话卑微，表示归降投效，目的只在坐着我们战斗，等待胜败揭晓。而今，关羽失去基地，孤军独进，我们应该使他存在，用以危害孙权。如果穷追猛打，消灭关羽，则孙权将以对付关羽之心，转而对付我们，大王（曹操）必然深为忧虑。”曹仁遂按兵不动，解除戒备。曹操听说关羽败走，恐怕将领们追击，急下令停止，一如赵俨判断。

关羽不断派人跟吕蒙联系，吕蒙对关羽的使节，特别厚待，并让他走遍全城；家家户户都向使节报告平安，有些还亲笔写信给军中子弟，作为见证。使节回去后，将领士卒们私下向他探问消息，当大家都知道家属如故，而且比过去还过得更好时，于是，军心浮动，人无斗志。

不久，孙权到达江陵，刘备所委任的荆州（州政府江陵）将领和官员，全都归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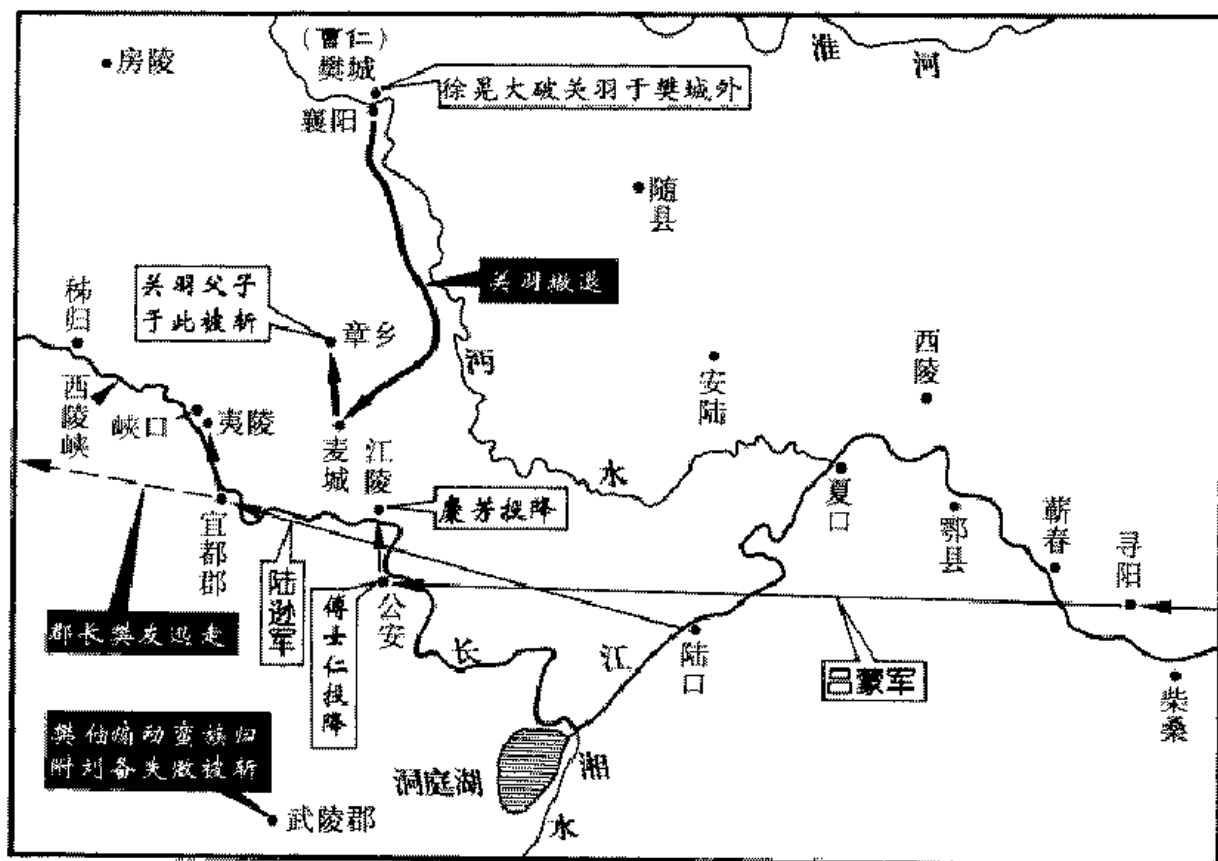
十一月，汉中王刘备任命的宜都郡郡长樊友，弃城逃走，各县县长跟各少数民族酋长，都归降陆逊。陆逊请孙权颁发金印、银印、铜印，分别送给他们。随即进击拒绝归降的将领詹晏等，秭归（湖北省秭归县）豪族们的地方团队，他们也都归降。计前后斩杀、俘虏、招降的，以万为单位计算。孙权擢升陆逊当大军右翼保护总监（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封娄侯，进驻夷陵（湖北省宜昌市），防守峡口（宜昌市西北）。

关羽知道自己穷途末路，遂向西撤退，抵达麦城（湖北省当阳市东南）。孙权派人游说他归降，关羽假装承诺，在城头遍插旌旗，竖立稻草假人，然后逃走。这时大军已经瓦解，左右只剩下十余个骑兵。孙权早已派出朱然、潘璋，切断他的逃亡通道（关羽向西投奔刘备）。

十二月，潘璋的军政官（司马）马忠，在章乡（当阳市东北）生擒关羽跟他的儿子关平，斩首，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平定。

最初，偏将军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全琮，上书孙权，陈述攻击关羽的策略。孙权恐怕事情泄露，不作回答。等到已经擒获关羽，孙权在公安（湖北省公安县）设置筵席，对全琮说：“你从前提出的建议，我虽然没有答复，可是今天的捷报，也有你的功劳。”封全琮当阳华亭侯（此时孙权仍未有授予侯爵的资格，当是代中央行使职权【表】）。孙权再任命刘璋当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全权州长（参考二一四年闰五月，时在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如今孙权打算利用刘璋的前任益州全权州长身份，向益





三世纪 · 一九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 关羽之死

州发出政治号召)，进驻秭归（湖北省秭归县），但刘璋不久逝世。

二、猊亭之战

二二一年，夏季，六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皇帝刘备，深以关羽被孙权袭杀为耻，准备对孙权发动攻击。翊军将军赵云反对，说：“国家的敌人，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先灭曹操，则孙权自然归附。而今曹操虽然去世，儿子曹丕篡位。正当乘着人心不服之际，早日夺取关中（陕西省中部），占据黄河、渭水上游，讨伐叛乱，关东（函谷关以东）义士，势必携带粮食，驱策马匹，迎接王师。不应该放弃曹魏，而先跟孙权交锋。会战一旦开始，不可能立刻判定胜负，不是上等策略。”文武官员劝阻的非常之多，刘备全听不进去。广汉郡（四川省广汉市）平民秦宓（音 mǐ），上书警告刘备：“天时不当，出军必然不利。”刘备逮捕秦宓，囚入监狱，后来才把他释放。

最初，车骑将军张飞，雄壮勇猛，仅次于关羽。关羽对部属士卒非常

照顾，但对士大夫却态度骄傲。而张飞恰恰相反，礼敬士大夫，却不体恤士卒。刘备常常告诫张飞：“你杀人太多，每天鞭打壮士，却叫他们在你左右服侍，这可是制造灾祸的办法。”但张飞不能改正。刘备下令各军动员，将攻击孙权，张飞当率领一万人由阆中（巴西郡郡政府所在县，四川省阆中市）到江州（巴郡郡政府所在县，重庆市）会师。开拔前夕，帐下部将张达、范强，刺杀张飞，拿着张飞人头，投奔孙权。刘备听到张飞大营司令官（都督）有表章上奏的报告，惊骇说：“苍天，张飞已死！”

秋季，七月，蜀汉帝国大军东征，孙权派人求和。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诸葛瑾写信给刘备：“陛下跟关羽的关系，比跟先帝（刘协。当时传言刘协已死）的关系，哪一个较亲？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土地，比起全国，哪一个较大？双方既都是你的仇敌，选择打击对象时，也应有先有后。了解这几项，就很容易下定判断。”刘备不理。

当时，有人传播谣言，说诸葛瑾已派出亲信，跟刘备秘密交往。孙权说：“我跟诸葛瑾，有同生共死的盟誓，诸葛瑾之不负我，犹如我之不负诸葛瑾。”然而谣言更烈，而且绘影绘声，听起来跟真的一样。镇西将军陆逊上书建议：既明知道诸葛瑾绝对没有此事，应该有所表示，免得他内心不快。孙权回答说：“诸葛瑾跟我共事多年，恩情如同骨肉，互相了解至深。他的为人，非正道的路不走，非大义的话不说。刘备从前曾派他老弟诸葛亮到吴郡（江苏省苏州市），我曾经告诉诸葛瑾：‘你跟你老弟同一个娘亲，是至亲兄弟，而且老弟追随老哥，名正言顺，为什么不想办法留下诸葛亮？诸葛亮如果留在你的身旁，我当写信给刘备解释，主意你要自己决定。’诸葛瑾说：‘我老弟失身刘备，君臣之分已经确定，在大义上没有二心。他不能留，犹如我不能往。’这话足以上感神明，今日岂会有此？前些时接到一些虚妄的报告，当时我就转给诸葛瑾过目，并亲笔写信给他。我跟诸葛瑾，可谓神交，不是外面一些流言所可以离间。知道你的关心，特别把你的表章加封转给诸葛瑾，使他知道你的心意。”

蜀汉帝刘备，派将军吴班、冯习，率武装部队四万人，在巫县（四川省巫山县）击败孙权部将李异、刘阿，进逼秭归（湖北省秭归县）。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少数民族，都派人前往蜀汉，要求进军。孙权命镇西将军陆逊，担任总司令官（大都督），“假节”（帝王才有符节，才可以叫人“持节”、“假节”，孙权官职，原是东汉王朝的“骠骑将军”、“假节”、“荆州州长”、“南昌侯”。曹魏帝国建立后，孙权的态度不明。而将军或侯



爵，都不能使人“持节”、“假节”，而今竟发出符节，说明建立独立政权的心理准备，已经完成），率领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共五万人抵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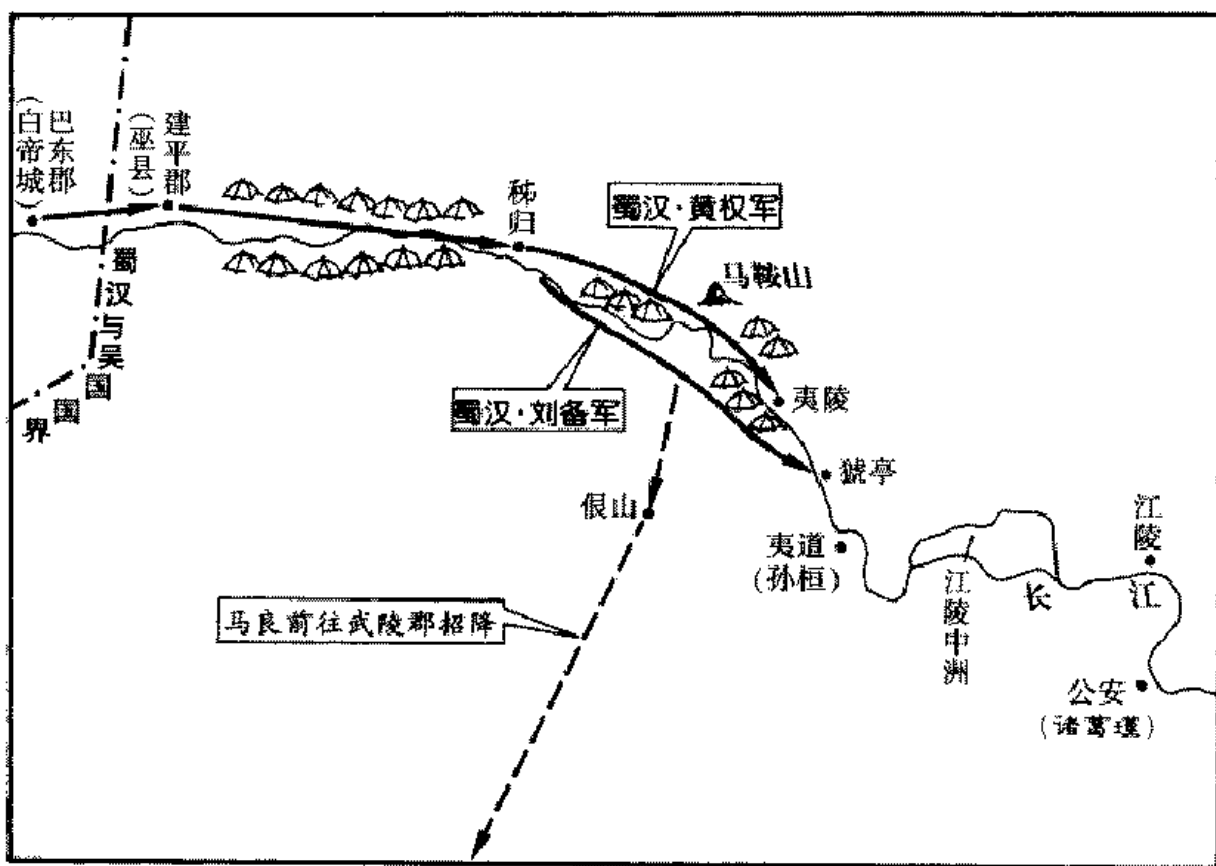
最初，曹丕要文武官员判断：刘备会不会出兵为关羽复仇。大家一致认为：“蜀汉不过一个小国，名将不过一个关羽，关羽既死，大军已破，全国忧愁恐惧，所以不可能出兵。”只高级咨询官（侍中。进入三国时代，官制改变，主要的是若干宫内官转为宫外官【即政府官】，虽保持原名，但性质已不相同。“侍中”改译为“高级咨询官”，所属“侍中省”译“咨询署”；另外，“尚书”改译为“政务署”、“中书”改译“立法署”）刘晔说：“蜀汉虽然小弱，但刘备却准备用武力锻炼自己壮大。所以，势必动员大军，用以表示绰绰有余。而且，关羽跟刘备，义如君臣，恩同父子；关羽死于敌人之手，如果不能出兵复仇，在情分上就有缺憾。”

二二二年，春季，二月，蜀汉帝（一任昭烈帝）刘备（本年六十二岁），从秭归（湖北省秭归县）出发，准备对吴王（首府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孙权发起攻击，人事官（治中从事）黄权劝阻说：“吴国人强悍，我们的船舰顺流而下，前进容易，后退困难。我愿担任先锋，面对敌寇，请陛下坐镇后军。”刘备不许；任命黄权当镇北将军，负责统御长江以北各军。刘备亲率各将领，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抵达夷道县（湖北省枝城市）的猓（xiāo）亭（湖北省枝江县西猓亭镇，北临长江）。

吴国各将领纷纷请求迎战，总司令官（大都督）陆逊说：“刘备率军东下，斗志高昂，锐不可当。而且扎营高处，据守险要，难以攻击。即令攻克，战事仍不能结束；如果失败，就伤害到我们主力，不是一件小事。目前只有激励将士，多方思考对策，观察变化。如果这一带是一片平原，我们可能遇到突击追逐的困扰；而今，敌人沿山扎营，不但无法发挥威力，反而困在树木乱石之间，筋疲力尽；我们应耐心地等待机会到来。”各将领不了解其中含意，认为陆逊心里畏惧，都感到愤怒。

夏季，五月，蜀汉（首都成都）大军自巫峡（三峡之一，长八十公里，在四川省巫山县境）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直到夷陵（湖北省宜昌市），军营相连（建平至夷陵，航空距离一百四十公里）。建立数十个指挥部（屯），任命冯习当总司令官（大都督），张南当前锋司令官（前都督）。自正月到六月，跟吴军相对，僵持不决。

刘备命吴班率数千人进入平地筑营，吴军将领打算攻击，陆逊说：“此



三世纪·二二一年七月至二二二年闰六月 猇亭之战

中定有诡计，且稍等待。”刘备发现吴军没有反应，只好下令山谷中的八千伏兵撤出。陆逊说：“所以没有听从各位建议攻击吴班，正是判断敌人一定有什么阴谋。”于是，上书孙权，说：“夷陵（湖北省宜昌市）是重要险隘，国家门户（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出西陵峡口，山势始平，而夷陵【湖北省宜昌市】正当西陵峡口）。虽然很容易夺取，但是也很容易失守。一旦失守，不仅损失一个郡而已，整个荆州，都陷于可忧的危境。今天之战，一定要取得决定性胜利。刘备违背天意，不留在他自己的巢穴，却自行前来送死，我虽然没有才干，但承奉您的威望和感召，用顺讨逆，击败他就在眼前，没有什么值得担心。我最初怕他们水陆同时并进，想不到他们反而舍弃船舰，仅用陆军，而又处处扎营。观察他们的布置，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谋略。但愿至尊（孙权）高卧，不要挂念。”

闰六月，陆逊准备对蜀汉兵团发动攻击，将领们同声说：“要攻击就应在一开始时攻击，而今使敌人深入国境五六百华里，僵持七八个月，凡是要害之处，他们都已加强守备，这时再行攻击，不会得到利益。”陆逊说：“刘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历尽沧桑。当他刚刚抵达之时，精神集中，不可





以侵犯。现在，驻扎已久，没有办法占到我们的便宜，兵卒疲惫，士气沮丧，阴谋诡计，已经枯竭。抓住他的角，拉住他的脚，正在今日。”先行试攻一个营垒，战况不利。将领们又说：“这不过是白白牺牲。”陆逊说：“我已有了破敌之计。”

陆逊命士卒每人拿一束茅草，采取火攻，遂夺取营垒。乘火势蔓延，陆逊下令全面出击，斩蜀汉总司令官冯习、前锋司令官张南及胡人部落酋长（胡王）沙摩柯，砍下人头；连破四十余营。蜀汉将领杜路、刘宁，走投无路，投降。刘备登上马鞍山（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集结部队，四面环绕，陆逊命各军四面攻击，蜀汉兵团不能抵挡，遂土崩瓦解，死数万人。刘备乘夜逃走，驿马车站管理员，亲自把铠甲堆到隘口焚烧，阻断追兵（刘备进入夷陵【湖北省宜昌市】郡界后，沿途设立驿马车站，直通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兵败军溃，幸赖驿马车站管理员，搬运败兵丢弃的铠甲，在隘口焚烧，使吴军无法前进。烧铠断道的地方，名石门，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西）。刘备仅得保住性命，逃入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船舰、武器、装备、水陆军用物资，霎时丧失将尽，尸首浮满长江，顺流而下。刘备悲恨惭愧，愤慨说：“我竟被陆逊挫败羞辱，岂非天意！”将军义阳（河南省桐柏县东）人傅彤担任殿后，部属官兵全都战死，而傅彤斗志更烈，吴军劝他投降，傅彤诟骂说：“吴狗！大汉将军，岂肯投降！”战死。总事务官（从事祭酒）程畿率舰队向西逆江撤退，部众说：“追兵就要赶到，应该转乘快艇！”程畿说：“我自从军以来，不习惯敌前逃命。”也战死。

最初，吴国安东警卫指挥官（安东中郎将）孙桓，在夷道（湖北省枝城市）攻击蜀汉兵团的前锋部队，陷入包围，向陆逊求救。陆逊说：“现在还不可以。”将领们说：“孙桓，是领袖的家族（孙桓是京城将军孙河的儿子，孙权的族侄），正处于危境，怎么能不发兵？”陆逊说：“孙桓深得军心，而城垣牢固，粮食充足，不必忧虑。等我的计划实施，用不着救他，包围自会解除。”等到取得决定性胜利，蜀汉兵团果然溃散奔回。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当时，实在恨你不肯救援，事情过去后，才知道你的调度自有精密设计。”

最初，陆逊当总司令官（大都督），所属将领，有些是当年孙策的旧部，有些是孙家尊贵的亲属，各有强硬的后台，作为仗恃，不情愿听从命令。陆逊手按剑柄，说：“刘备名满天下，连曹操都对他心存忌惮，而今疆

场相见，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各位都受到领袖的恩宠，应该一团祥和，共同消灭这个强敌，上报大恩。而大家却不服从指挥，为什么如此？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受命于主上，主上所以委屈各位，使各位接受统御，只是认为我有可以称道的地方，能够忍辱负重。各人有各人的责任，岂允许推辞？军法俱在，各位不要存心违犯。”等到击败刘备，谋略多出于陆逊，将领们才心服口服。孙权听到这件事，问陆逊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向我纠举谁不肯接受命令？”陆逊说：“我身受重恩，而各将领有的是大王跟前的亲信，有的是大王过去的卫士，有的是有过贡献的功臣，都是大王应该跟他们共同成就大业的人。我内心一直倾慕蔺相如、寇恂谦卑的行为，这样才可以成就大事（蔺相如事参考前二七九年，寇恂事参考二六年）。”孙权大笑赞许；擢升陆逊当辅国将军，兼荆州全权州长，改封江陵侯。

最初，蜀汉帝国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二岁），跟政务署长（尚书令）法正，性格喜好，都不相同，但都互相推崇对方的公义；诸葛亮对法正的睿智和谋略，十分敬佩。等到刘备进攻吴国失败，而法正早已逝世。诸葛亮叹息说：“法正如果仍在，一定有办法阻止领袖东征。即令东征，也不会受到挫折。”（胡三省原注：从诸葛亮这段话，可以看出，诸葛亮也不认为刘备东征是对的；然而，却没有出面劝阻，因为刘备正在盛怒，无法劝阻。而大军顺流而下，并不是没有战胜的可能。然而，军情变化莫测，在于随机应变，所以说法正如在，当能控制局势。）刘备逃到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纷纷上书孙权，认为：“刘备一定可以擒获，我们应继续进击。”孙权询问陆逊的意见，陆逊跟朱然、骆统，上书说：“曹丕正在集结部队，表面上扬言帮助我们讨伐刘备，内心别有图谋，应尽快班师。”（曹操不追击关羽，陆逊不追击刘备，英雄所见略同。睿智人物针锋相对，三国所以鼎立！）

最初，曹魏帝曹丕，听说蜀汉大军，用树木栅栏，连营七百余华里，对文武官员说：“刘备不懂军事，岂有营寨延伸七百华里而能拒敌的？‘树林、原野、洼地，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在这些地方筑营的，一定被敌人击败！’刘备犯了兵家大忌。孙权的捷报，不日可至。”七天后，击败蜀汉的捷报，果然到达。

三、终归和解

二二二年，冬季，十一月，东吴王（首都武昌）孙权，派中级国务官



(太中大夫)郑泉,前往蜀汉帝国(首都成都)访问;蜀汉帝国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宗玮也到东吴报聘。东吴跟蜀汉恢复来往(这是低层次来往,使敌对气氛降低,但还不能恢复邦交)。

二二三年,夏季,四月癸巳日(四月己未朔,没有癸巳),刘备在永安(四川省奉节县东)逝世(年六十三岁),尊号“昭烈皇帝”。

五月,太子刘禅登极(二任帝),年十七岁。

秋季,九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政务署执行官(尚书)义阳(河南省桐柏县东)人邓芝,建议诸葛亮说:“而今,主上幼弱,又刚坐上尊位,应该派出使节,跟东吴恢复邦交。”诸葛亮说:“很久以来,我都在考虑这件事,只是得不到适当的人选。今日,我终于得到。”邓芝问那人是谁?诸葛亮说:“就是你!”遂派邓芝以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身份,前往东吴王国聘问。

冬季,十月,邓芝到达武昌(东吴首都,湖北省鄂州市)。这时,东吴国王孙权仍没有跟曹魏帝国完全断绝,正狐疑不安,不敢决定是不是接见邓芝。邓芝直接上书给孙权,说:“我今天来此,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孙权遂跟邓芝见面,说:“我诚心诚意地打算跟贵国重修旧好,可是又怕你们皇帝幼弱,国土太小,而又受到逼迫,将被曹魏乘机侵犯,不能保全。”邓芝回答说:“贵我两国,占有四个州的广大地区(荆州、扬州、交州、益州)。大王是当世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豪杰。蜀汉有重重险要,固若金汤;东吴有三条江河(长江、汉水、濡须水),作为保障。集合两国长处,好像嘴唇和牙齿,密切依靠。进可以吞并天下,退可以造成鼎足三分的形势,这是自然之理。大王如果归附曹魏,曹魏必然盼望大王到京师(首都洛阳)朝见,其次也会要求太子前往充当侍卫(人质);如果拒绝,他们就振振有辞,讨伐叛逆,而蜀汉大军再顺流东下。万一呈现这种情况,长江以南之地,不会再为大王所有。”孙权沉默不语。很久很久,说:“你分析得对。”遂跟曹魏决裂,专心跟蜀汉联合(去年【二二二】十月,孙权建立年号,跟曹魏断绝关系,且曹魏大军已经发动过一次攻击。邓芝今年【二二三】晋见孙权时,史书却说仍跟曹魏没有决裂,时间上似有失误。此事可能发生在去年)。

二二四年,夏季,四月,东吴王(首都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孙权(本年四十三岁),派辅义警卫指挥官(辅义中郎将)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张温,前往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报聘。从此,

两国之间的信函和使节，络绎不绝。有关重大事件，孙权经常命陆逊直接告诉蜀汉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四岁），并另行雕刻一个印信放在陆逊那里。孙权每次写信给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十八岁）及诸葛亮，信差经陆逊那里时，总是先拿给陆逊过目。有不妥当的地方，授权给陆逊，请陆逊随意修改，修改后重新缮写，加盖孙权印信封发。

蜀汉再派邓芝拜会东吴，孙权对邓芝说：“如果天下太平，两位帝王分别治理自己的国家，岂不是一件乐事。”邓芝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孟子》载孔丘语）。如果消灭曹魏，大王不能深刻地认识上天旨意，到那时候，君王广布他们的恩德，群臣各尽他们的忠心，恐怕将擂起战鼓，战争不过刚刚开始！”孙权大笑说：“你真诚实，岂不正是如此！”

二二九年，夏季，四月，东吴王孙权登极称帝，派人向蜀汉帝国简报他即位情形，表达两国皇帝互相尊重、共存共荣的顾望。蜀汉政府官员反应强烈，认为跟孙权交往毫无益处，而孙权竟然称帝，站在大义立场，孙权显然是叛逆，应跟他断绝关系。丞相诸葛亮说：

“孙权早就有僭位叛逆之心，我们所以不太追究的原因，好像捕鹿，我们抓住角，希望他抓住脚而已。今天如果公开地一刀两断，他一定恨我们入骨，我们势必把武装部队调到东方，跟东吴对抗，必须等到把他们的国土并吞之后，才可以图谋中原（曹魏帝国）。可是，东吴的贤能人才，还是很多；文武将相又一团祥和，绝不可能用一天工夫，把他们消灭。于是，势必僵持不下，坐在那里，眼看着胡须变白，反而使北方贼寇（曹魏帝国）得到利益。不是最高的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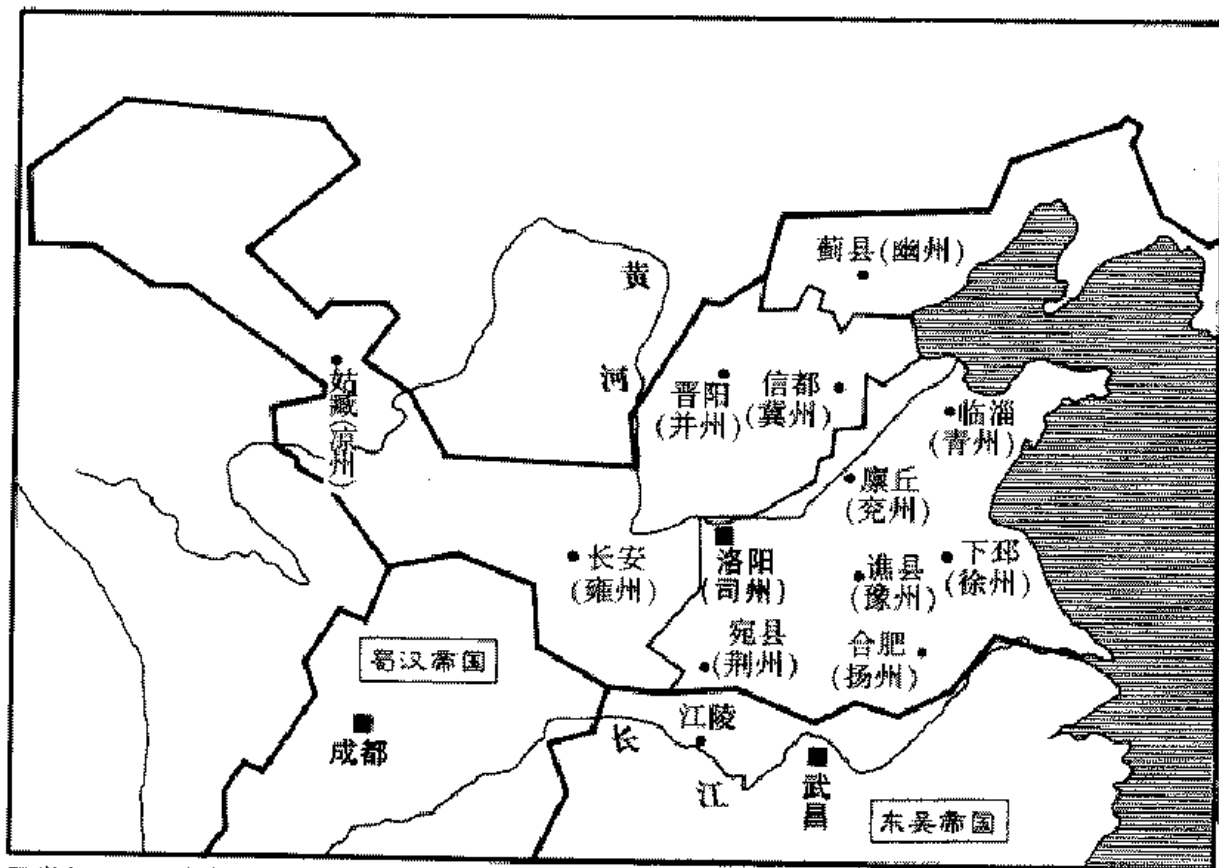
“从前，孝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对匈奴的态度，十分谦恭。先帝（刘备）跟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地方政权（孙权）结盟，彼此十分优遇。都是一时权宜之计，用以应付变局，深思远虑。不应像一个无知小民，一时愤怒，就要发作。而今，议论纷纷，都认为孙权的目的，就是要求三国鼎立，不再为复兴汉王朝（东汉）尽力，志向只在保护长江，已没有舍船登岸之情。抱着这样看法的人，都似是而非。为什么？正因为他的智慧和能力，不能超越，只好以长江为界，先求自保。

“孙权不能渡长江北上，犹如曹魏不能渡汉水南下，不是力量有余而不去做，也不是有重大利益而不去取。如果我们大军，出动讨伐曹魏，上等计策是，孙权一定会想占领曹魏的国土，留作以后规划使用。至少，孙权



也会掳掠曹魏人民，开拓疆域，在国内提高声望威信。他们不是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之人。即令他待在那里，一动不动，但对我们却和睦亲善，我们北伐时，不但没有东顾之忧，而曹魏武装部队，也不能全部西调。仅这方面的利益，已经够大。孙权僭位叛逆这件事，不应该特别强调。”

遂派皇城保安司令（卫尉）陈震，前往东吴帝国，祝贺孙权登极。孙权跟蜀汉帝国签订盟约：等到消灭曹魏帝国后，平均分配领土：豫州（河南省）、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归属东吴；兖州（山东省西部）、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并州（山西省中部）、凉州（甘肃省中西部），归属蜀汉；司州（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辖区）则以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为界，东属东吴，西属蜀汉（瓜分线含糊不明，幽州跟青州不接壤，当中被冀州分隔；而又没有提到扬州、荊州、雍州。本年，曹魏帝国有十二州：司隶州【京畿总



三世纪·二二九年 蜀汉、东吴协议瓜分曹魏国土

卫戍司令部设洛阳】、青州【州政府设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兖州【州政府设廩丘，山东省鄒城县西北】、徐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豫州【州政府设譙县，安徽省亳州市】、扬州【州政府设合

肥，安徽省合肥市】、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荊州【州政府设宛城，河南省南阳市】、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东吴帝国有三州：扬州【州政府设建业，江苏省南京市】、荊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交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蜀汉帝国有一州：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



2

诸葛亮南征北讨

一、七擒七纵孟获

二二三年，春季，三月，蜀汉帝（一任昭烈帝）刘备，病势垂危，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命政务署长（尚书令）李严，当诸葛亮的助手。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能力，超过曹丕十倍，一定可以安邦定国，完成复兴大业。如果刘禅可以辅佐，就请辅佐；如果他没有这种才干的话，你可以代替他接收政府。”诸葛亮哭泣说：“我怎敢不竭尽全力，效忠国家，贞节不贰，一直到死！”

刘备又下诏给太子刘禅，说：“人，五十岁死亡，就不算夭折；我年已六十有余，还有什么遗憾？只是对你们兄弟，深为挂念。努力，努力！不要因为小恶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小善而不去做。只有贤能和品德，可以使人敬服。你的父亲德行不够，不配你效法。你跟丞相（诸葛亮）共事，要侍奉他像侍奉你父亲一样！”

夏季，四月癸巳日（四月己未朔，没有癸巳），刘备在永安（四川省奉节县东）逝世（年六十三岁）。

丞相诸葛亮，把刘备棺柩运回成都。任命李严当中央军事总监（中都护），留镇永安。

诸葛亮曾经亲自批阅公文、检查账目。主任秘书（主簿）杨颉，一直走到桌前，进言说：“国家有一定的制度，官员职权分明，不允许上下侵犯。请向明公（诸葛亮）用一个家庭作为例证：主人叫奴仆耕田，叫婢女烧饭，叫鸡早晨啼鸣，叫狗吠叫盗贼；牛去载重，马去长途跋涉。这样的

话，财产没有浪费，所追求的都能满足，从从容容，高卧堂上，每天只不过吃饭饮酒就够了。忽然间，有一天，他打算所有工作全由他一个人来做，不再交付别人，于是，四肢劳苦，事务烦琐，身心疲惫，精神枯竭；结果，每一件事都做不好。并不是他的智慧能力不如奴婢鸡狗，而是他不能了解分工的精义。所以，古人说：‘坐在那里探讨国家大事，称为三公；站起来执行三公的决策，称为士大夫。’丙吉不过问街上死人，而忧虑牛只发喘（参考八八年注），陈平不知道全国粮食出入的数目和价格，而说：‘自有负责人。’（参考前一七九年）他们都深刻了解分工的精义。而今，明公负责国家大事，却亲自核算校对文书账目，整天汗流浹背，岂不是过度辛苦！”诸葛亮表示感谢。后来，杨颙逝世，诸葛亮哭泣三天。

最初，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民间首领雍闿，斩杀郡长正昂（正，姓）；通过东吴王国所属的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郡长士燮，归附东吴。后来，又把新任郡长、成都人张裔生擒，送给东吴。东吴任命雍闿当永昌郡（云南省保山市）郡长。蜀汉帝国所属永昌郡政府人事官（功曹）吕凯、秘书长（府丞）王伉，率军封锁边界，雍闿不能前进；于是命同郡人孟获，煽动各地少数民族；各地少数民族遂纷纷起兵响应：牂柯郡（贵州省福泉县）郡长朱褒、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少数民族酋长（夷王）高定，先后叛变，归附雍闿。

诸葛亮因为国家新遭遇到大丧（刘备逝世），对这些叛变集团，一味加以安抚，不采取军事行动；只专心推广农业，关闭边境所有关隘，使人民得到休息，并积蓄粮秣，准备以后使用。

二二五年，春季，三月，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五岁），率军南下，对南中（云南省）叛乱集团首领雍闿等采取行动。军事参议官（参军）马谡，送出数十华里。诸葛亮说：“多年以来，我们虽然在一起不断共同制定策略，但今天仍要请你指教。”马谡说：“南中（云南省）仗恃路途遥远，山川险阻，叛乱不服，为时已久。今天把他们击败，明天他们又反。你正准备集中全国之力北伐，跟强大的敌人周旋。少数民族了解政府内部空虚，叛乱的时间就越提前。如果全部屠杀，以求永绝后患，既失去仁爱之心，而且又不可能把他们仓促之间完全消灭。军事行动，攻心是上等谋略，攻城属于低级层次；心理作战是上等谋略，沙场作战是低级层次，但愿你能使少数民族心服。”诸葛亮听信他的建议。马谡，是马良的老弟（马良死于五谿地区，参考二二二年八月）。



秋季，七月，丞相诸葛亮，率军到达南中（云南省），连战连胜。

诸葛亮大军从越嵩郡（四川省西昌市）进入，斩雍闿、高定。分别派遣庾降军区（总部设味县【云南省曲靖市】。庾，音 lǐ）司令（庾降督）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人李恢，从益州郡（此时李恢驻平夷【贵州省毕节市】）南进；大本营警卫司令（门下督）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马忠，从牂柯郡（贵州省福泉县）南进。两路大军击破各县叛军后，跟诸葛亮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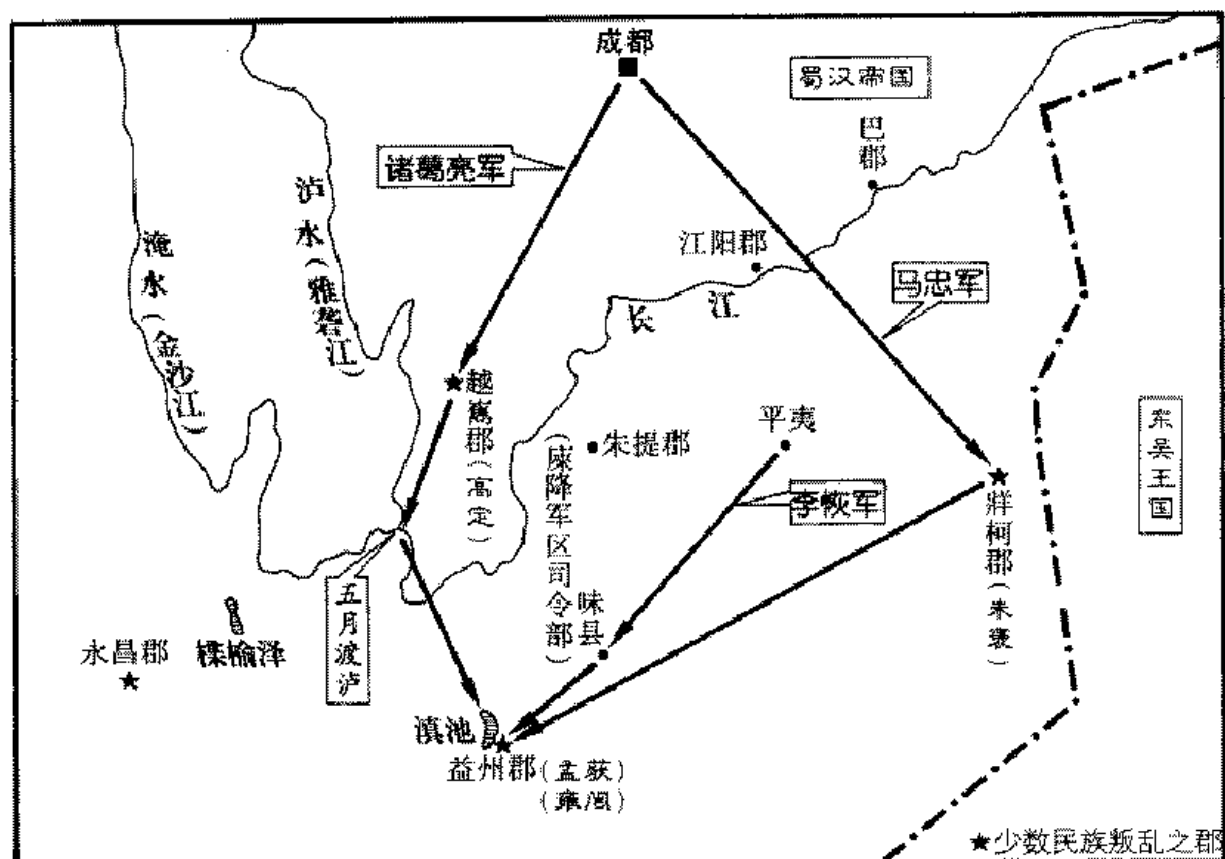
孟获集结雍闿余众，继续抵抗。孟获素来受少数民族和汉人的尊敬佩服；诸葛亮下令不准对他杀害，定要生擒。不久果然生擒，命他参观蜀汉兵团的营寨和阵地，问他说：“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说：“过去因为不知道虚实，所以战败。而今参观你的营阵，如果仅只如此，我们取得胜利，易如反掌。”诸葛亮笑起来，释放孟获，命他卷土重来。经过七次生擒和七次释放，最后一次，诸葛亮又要释放，孟获不肯再走，说：“你有上天的神威，南人（南中人民）从此不再造反。”诸葛亮遂挺进到滇池（益州郡政府所在县）。益州郡、永昌郡（云南省保山市）、牂柯郡、越嵩郡四个郡，全部平定。

诸葛亮分别任命少数民族酋长担任郡县政府首长，有人提出异议，诸葛亮说：“如果由中央委派官员，就必须留下军队保护。这些驻防军的粮秣供应，是一大难题，此其一。少数民族刚刚受到挫败，有的人老爹阵亡，有的人老哥丧命，怨恨仍在，仅派官员而不驻防军队，定有后患，此其二。少数民族多少年来，斩杀和驱逐的官员太多，自己知道罪名太重，当然猜疑不安，如果由中央委派首长，他们不会相信对他们不再报复，此其三。我所以不留军队、不运粮草，只不过盼望社会秩序粗略地复原，少数民族、汉人粗略地相安。”

诸葛亮于是网罗少数民族中所有有才干、有影响力的豪杰，以及孟获等，全都委派他们充当官员。而征收他们的金银、丹漆、牛马等，供应军事和国家的需要。从这个时候起，在诸葛亮有生之年，少数民族再没有叛变过。

二、五次北伐，都受挫败

二二六年，春季，正月，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六岁）准备从汉中郡



三世纪·二二五年七月 诸葛亮七擒孟获

(陕西省汉中市) 出军向曹魏帝国(首都洛阳) 攻击。命前将军李严当后勤司令官(知后事), 移驻江州(巴郡郡政府所在县, 重庆市), 命军事总监(护军) 陈到, 驻屯永安(即白帝城, 四川省奉节县东), 隶属李严。

二二七年, 春季, 三月, 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 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七岁), 准备率大军进驻汉中郡; 任命秘书长(长史) 张裔、军事参议官(参军) 蒋琬, 负责主持大本营留守府。临出发时, 上书(《前出师表》) 给蜀汉帝(二任) 刘禅(本年二十一岁) 说:

“先帝(刘备) 开创大业, 还没有完成一半, 便中途逝世。而今, 天下分裂为三个独立国家, 而我们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即蜀汉帝国版图), 更是民穷财尽, 百业萧条, 这正是危急存亡的关头。然而, 负责捍卫国家的官员, 在内部勤劳奋发, 毫不懈怠; 忠义的志士, 在疆场杀敌, 舍生忘死; 都只因身受先帝(刘备) 特别恩遇, 而全部回报给陛下(刘禅)。所以, 陛下应广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使先帝的恩德, 发扬光大; 使志士的豪气, 更加恢弘。不可以自己轻视自己, 引用跟事实不符合的譬喻, 用来阻塞忠良的规劝。



“宫廷和政府，虽是两个单位，却是一个整体。赏罚、奖惩、擢升、贬谪，不应该有所不同。如果发现作奸犯科之徒，或发现忠诚善良之士，都应交付有关机关，讨论如何惩罚，或如何奖赏，用以显示陛下的公平和明察，不应该因为私心之故，使宫廷跟政府执法时，有两种标准。

“高级咨询官（侍中）郭攸之、费祎，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董允等，都是人才，纯洁忠贞，先帝特地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中的事，无论大小，全都跟他们磋商，然后实施；必能够弥补缺失，有所裨益。将军向宠，性情平和，是一位军事专家，曾经受过考验，先帝赞扬他的能力（猓亭之败，只向宠率领的军队保持完整）。所以大家推举他当留守府司令官（督）；我认为军事方面的事，无论大小，都跟他磋商，然后实施；必能够使将领和睦，优秀的和拙劣的，各有恰当安排。

“亲近贤才，疏远奸佞，使先汉王朝兴隆；亲近奸佞，疏远贤才，使后汉王朝瓦解。先帝在世之时，每跟我谈到此事，没有一次不叹息痛恨桓帝（刘志）、灵帝（刘宏）。高级咨询官（侍中）郭攸之、费祎，政务署执行官（尚书）陈震、丞相府秘书长（长史）张裔、军事参议官（参军）蒋琬，都是忠贞纯正，能为国家死节的志士，盼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两汉王朝的复兴，可以计日而待。

“我本是一介平民，在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耕田务农，乱世之中，只求保全性命，不求扬名群雄。先帝不认为我出身卑贱，亲自屈驾三次，到舍下草屋之中，垂询当世时势，使我衷心感激，愿意为先帝奔走效力。后来天翻地覆，而就在大军溃败之际，危险疑难之时，我接受任命；从开始到今天，整整二十一年。

“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在逝世时委托我国家大事，受命之后，夜以继日，心情沉重忧虑，深恐没有成绩，那将伤害先帝，认为他缺乏知人之明。所以，五月盛暑，南渡泸水（金沙江），深入寸草不生的蛮荒。而今，南方已经平定，武装部队已经训练完成。自应激励三军，向北讨伐，平定中原。我当尽全力，铲除邪恶，消灭叛逆，使两汉王朝复兴，返回旧都（洛阳），这正是我报答先帝，尽忠陛下的本分。至于行政措施，斟酌利害，竭进忠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本分。

“请陛下授我全权，讨伐叛贼，复兴王朝，如果没有成绩，就处罚我，祭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郭攸之、费祎、董允等疏忽失职，就应该责备他们，显明他们的罪过。陛下也应不断检讨，访问垂询什么是正道，采纳忠

良们正当的建议，深思先帝的遗诏；能够如此，我已受恩，不胜感激。而今，就要远离，面对奏章，流汨泣涕，不知所言。”

大军随即出发（第一次北伐），进驻沔水（汉水上游）北岸阳平关（陕西省勉县西）石马城（即阳平关）。

诸葛亮延聘广汉郡（四川省广汉市）郡长姚伉（音 zhòu）当丞相府秘书（掾）；姚伉推荐不少文武官员。诸葛亮赞扬说：“对国家最大的忠心，使国家受到最大的裨益，莫过于推荐贤才。推荐的人在推荐时，往往受自己偏好局限。而今姚伉推荐的人，有刚有柔，有文有武，可以说博学正道。但愿各位秘书都以姚伉的做法作为榜样，完成我的愿望。”

曹魏帝曹叡，听到诸葛亮已到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打算作先发制人的大举反攻；询问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孙资，孙资说：“当年，武皇帝（曹操）南征南郑（汉中郡郡政府所在县），攻取张鲁；阳平关战役，陷入危境，靠运气才勉强成功（参考二一五年七月）。后来又亲自前往救出夏侯渊的部队（参考二一九年三月），曾经屡次谈及，说：‘南郑简直是上天为人间特设的地狱，褒斜谷简直是五百华里长的石穴！’指出地理形势的凶恶，并且庆幸夏侯渊的部队能够脱离险境。武皇帝（曹操）用兵如神，深刻了解：蜀汉盗贼在丛山里栖身，东吴匪徒在江湖上逃窜，都加以容忍，暂时躲开。从不责备将士不尽全力，也从不争一朝一夕的一口气，这正是知道可以胜利时才作战，知道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时，便主动撤退。如果我们大军深入南郑，讨伐诸葛亮，不但道路险阻，而且我们在南方镇守四州（荆州、徐州、扬州、豫州），遏阻东吴水贼的精锐部队，有十五六万人之多，必须征调参战；除此之外，恐怕还要征集更多的兵力。于是，天下势将一片混乱，费用也相对增加，陛下必须深切考虑。攻击方面的战斗力量，必须是守军的三倍（守军如果五万人，攻军就要十五万人）。所以，不如只用现有的部队，命各将领分别把守险要关卡，威力就足可以使强敌恐惧、疆场平安、将士在虎帐之中倒头大睡、人民不会受伤害。只要数年的时间，中国（曹魏）日渐强盛，东吴、蜀汉，自己就会疲惫萎缩。”曹叡遂停止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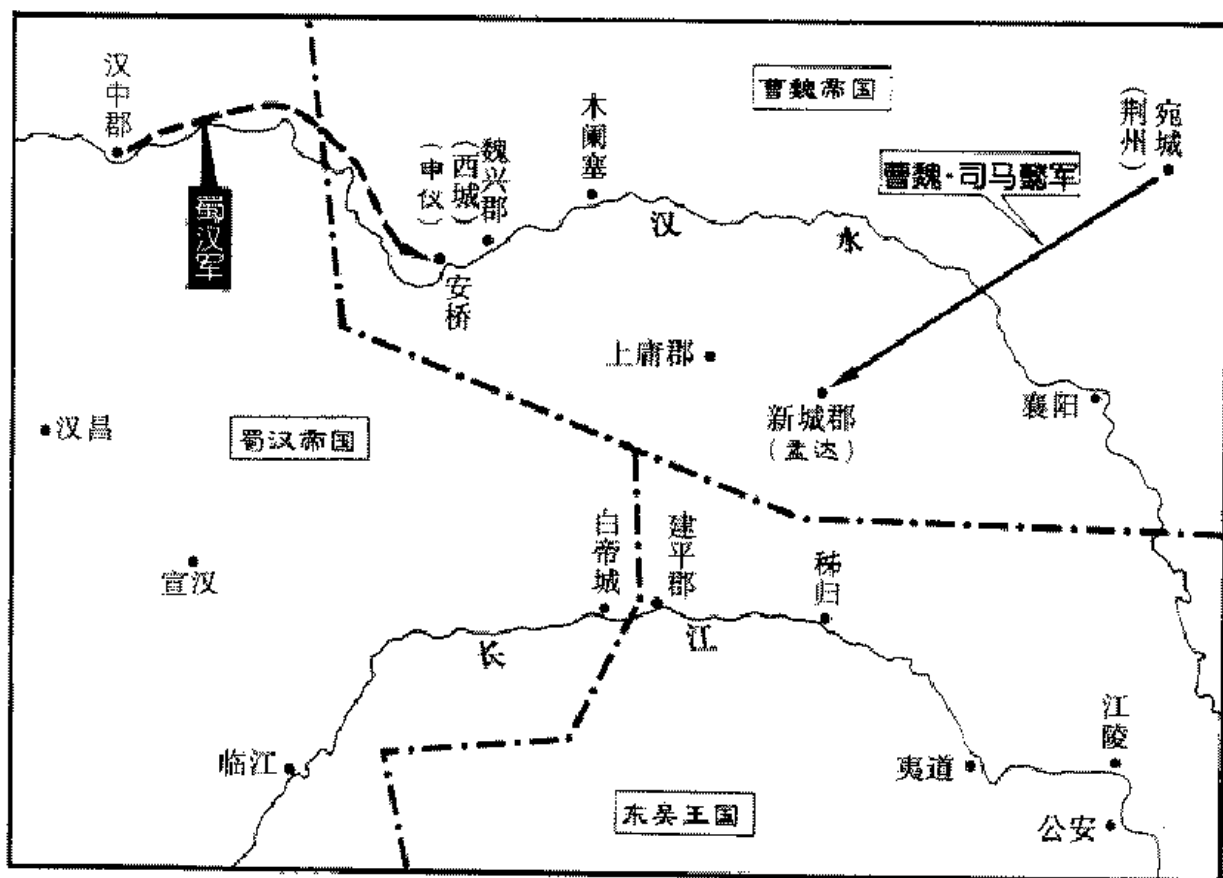
夏季，六月，曹魏帝国任命司马懿当荆豫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豫州诸军事），司令部设宛城（南阳郡郡政府所在城，河南省南阳市）。

最初，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新城郡（湖北省房县）郡长孟达，受到一任帝曹丕的宠信（参考二二〇年七月），又跟政务署长（尚书令）桓阶、



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友情很深。等到曹丕逝世，桓阶、夏侯尚也先后逝世，孟达开始感觉到孤单，而且失去安全感。诸葛亮得到消息，诱导他再回蜀汉帝国（首都成都），数次通信之后，孟达暗中接受。

孟达跟魏兴郡（陕西省安康市）郡长申仪，素有裂痕，申仪遂向中央检举。孟达得到消息，惶恐畏惧，打算即行起兵叛变。司马懿写信给孟达，宽解安慰，表示对他深信不疑；孟达犹豫，不能当机立断，而司马懿大军已秘密出动。各将领认为：孟达跟东吴、蜀汉，都已取得联系，应继续观察，再作决定。司马懿说：“孟达无信无义，现在他正犹豫不定，应该在他下定决心之前把他解决。”大军急行，用加倍速度挺进，八天就到新城郡城下。东吴王国、蜀汉帝国，都派出将领向西城安桥（陕西省安康市西南）、木阑塞（陕西省旬阳县东北）援救孟达，司马懿分别派将领拦截。



三世纪·二二七年至二二八年正月 司马懿斩叛将孟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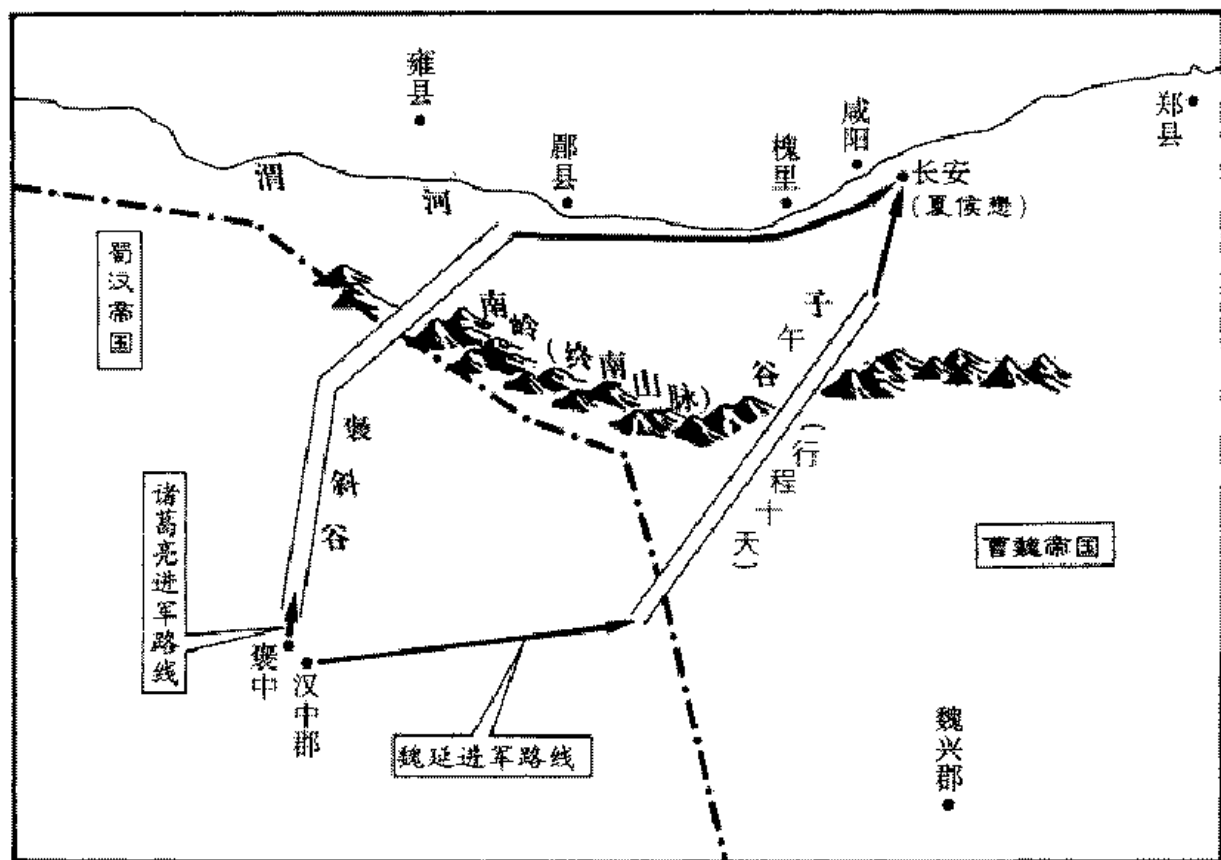
最初，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说：“宛城（河南省南阳市。时司马懿驻宛城）距首都洛阳八百华里，距我一千二百华里，听到我起兵的消息，当上书皇帝，等诏书询问，再上奏解释，这么一往一返，最快也要一个月时间，那时我的城垒已经坚固，各军已准备妥当。我这里地势凶险，司马懿一定

不会亲自出征；对于其他将领，我可是毫不担心。”等到司马懿大军突然抵达，孟达写信通知诸葛亮说：“我起兵才八天，敌人已临城下，竟如此神速！”

二二八年，春季，正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荆豫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豫州诸军事）司马懿，对新城郡（湖北省房县）开始攻击，十六天而城破，斩郡长孟达。

魏兴郡（陕西省安康市）郡长申仪，在魏兴的时间太久，自己擅自雕刻印信，声称代表皇帝，随意任官封爵。司马懿召见他，当场扣押，解回洛阳（申仪认为他有告密之功，一定获得奖赏，所以一召就来）。

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八岁），将对曹魏帝国发动攻击。军事会议上，丞相府军政官（司马）魏延建议：“听说，夏侯楙是曹魏皇家的女婿，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谋略。请交给我精锐部队五千人，另交给我五千人的后勤补给。从褒中（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褒河镇）出发，沿着秦岭南麓东行，到达子午谷（子午谷长三百三十公里，北起陕西省长安县西南，南至石泉县；北方出口称“子口”，南方



三世纪·二二八年 魏延子午谷奇袭长安大战略



出口称“午口”，悬崖绝壁，栈道桥梁无数，至为险要），即入谷北进，不过十天，就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听说军临城下，必然逃走。那时候，长安城里，只剩下作战监察官（督军御史）和西都长安市长（京兆太守）；曹魏政府的粮仓，以及民间粮食，足够维持我们部队给养。等到曹魏帝国在东方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天左右，而丞相的大军，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北上，也应抵达长安城下。如此，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以西，就可一举收复。”诸葛亮认为危险性太大，不如从平坦的大道进军，直接夺取陇右（陇山以西），可以有万全的把握取得胜利，却不必有任何冒险，遂拒绝魏延的计划。

诸葛亮扬言：大军将进入褒斜谷，直接攻击郿县（陕西省眉县）；并命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据守箕谷（陕西省太白县），故布疑阵。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二十五岁）果然派曹真当关右（函谷关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关右诸军），进驻郿县防堵。而诸葛亮已亲率大军，深入西北，进攻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军容整齐，军令严明。最初，曹魏帝国认为，刘备已经去世，数年之间，蜀汉帝国毫无动静，一片沉寂（诸葛亮巩固后方的七擒孟获之战，远在边陲蛮荒），所以对蜀汉帝国，毫不防备。忽然间听到诸葛亮开始北伐，无论政府与民间，同时感到恐惧。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都叛离曹魏，归附蜀汉帝国。关中（陕西省中部）像听到晴天霹雳，上下震动。曹魏帝国政府一时不知道如何因应。曹叡说：“诸葛亮一向依靠山势保护，今天自投罗网，正跟兵法上逼迫敌人上门的谋略相合（《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此时此地，曹叡不过说大话，安定民心），一定可以击破诸葛亮。”下令动员步骑兵五万人，命右将军张郃率领，西上阻截。

正月丁未日（正月辛酉朔，没有丁未），曹叡亲往长安（御驾亲征，鼓舞士气）。

最初，蜀汉帝国越巂郡（四川省西昌市）郡长马谡，才干器宇，超过常人，喜爱谈论军事，诸葛亮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十分器重。一任帝刘备临逝世时，告诉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以交给他重要任务，你要注意。”诸葛亮不同意，所以此次出兵北伐，命马谡担任军事参议官（参军），每次见面谈论，往往从白天谈到夜晚，甚为契合。等到攻击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诸葛亮不用沙场旧将魏延、吴懿当先锋，而命马谡统御各

军，进抵街亭（甘肃省张家川县北）。马谡却举动失常，琐碎苛刻，违背诸葛亮的指示，放弃水源和城垒，竟在山上筑营。曹魏右将军张郃大军抵达后，切断水源，等到蜀汉军渴得瘫痪时，张郃发动攻击，大破马谡兵团，蜀汉军崩溃。诸葛亮陷于进不能进，守不能守的窘境，只好撤退；裹胁西县（甘肃省礼县东北【祁山东北】）居民一千余家，返回汉中（陕西省汉中市），逮捕马谡下狱，处斩。诸葛亮亲自到灵堂祭奠，痛哭流涕，抚养马谡子女，跟他仍在世时一样。蒋琬对诸葛亮说：“从前，楚王国杀成得臣，姬重耳大喜过望（前六三二年，楚晋在城濮【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会战，楚军大败。然而晋国国君姬重耳，忧形于色，说：“楚军统帅成得臣仍在，我们的灾难恐怕难以结束。”不久，楚王国杀成得臣，姬重耳如释重负，喜不自胜）。天下还没有平定，先杀智囊，岂不可惜。”诸葛亮流泪说：“孙武所以能够无敌天下，在于执法公正严明。所以姬扬干违法，魏绛诛杀姬扬干的仆人（《左传》〈前五七〇年〉：晋国三十任国君【悼公】姬周，主持各国国君高阶层会议时，姬周的老弟姬扬干犯法，国务官【大夫】魏绛，处决姬扬干的仆人。姬周认为魏绛正直，命魏绛主持新军）。现在，四海分裂，战争不过刚刚开始，如果再不严格执行法纪，我们用什么讨伐盗贼（曹魏帝国）！”

马谡大败之前，裨将军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王平，一再警告马谡，马谡无动于衷。等到失败，士兵四散逃命，只有王平所率领的一千人，擂动战鼓，固守营寨；张郃疑心可能设有埋伏，不敢进逼。王平才慢慢集结各军的散兵游勇，向后撤退（王平没有受过叫育，认识的字不超过十个）。诸葛亮既斩马谡，又斩将军李盛，更剥夺将军黄袭等的部队。只王平受到明显的宠爱荣耀；任命王平当军事参议官（参军），接管警卫部队（统五部），兼大本营总监（当营事），晋级讨寇将军，封三等侯爵（一等县侯，二等乡侯，三等亭侯）。诸葛亮上书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二十二岁），自请贬降三等。刘禅贬诸葛亮当右将军，兼代丞相职务。

当大军在西方溃败之时，驻守箕谷（陕西省太白县）的赵云、邓芝，也受到攻击。赵云集中兵力，步步设防，损失不大，但也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问邓芝说：“街亭失利时，大军四散，各自逃生，将顾不了兵，兵也顾不了将。箕谷失利，大军仍能保持完整，是什么缘故？”邓芝说：“撤退之时，赵云亲自断后，輜重粮秣，没有任何损失，秩序井然，部队毫不紊乱。”赵云军仓库中有剩余的绸缎，诸葛亮命他拿出来赏给将士，赵云说：



“打了一场败仗，怎么还能有赏？请全缴进赤岸（陕西省留坝县北）粮仓，等到十月，用作冬季犒劳。”诸葛亮深为感动（箕谷是褒斜谷的北口，从箕谷南下，即进入褒斜谷的栈道。栈道横梁，一端凿进悬崖绝壁，一端悬空深谷之上，而由竖柱顶住——竖柱下端斜插谷壁，上端承住横梁。赵云撤退后，纵火烧毁这项艰巨的栈道一百余华里；以致数年之久，无法修复。后来好不容易修复，二三四五年诸葛亮病死五丈原，魏延又把它焚毁。栈道蜿蜒惊险，俗称：“千梁无柱”。当时赵云驻守箕谷的赤岸屯垦区，邓芝驻守箕谷的赤岸口，两军营地相距很近，可是山道艰难，也只能遥遥呼应而已。蜀汉帝国在赤岸设有粮仓，供应大军）。

有人建议诸葛亮，应征集更多的部队。诸葛亮说：“我们在祁山、箕谷的部队，都比敌人要多，不但不能击败敌人，反被敌人击败。关键不在兵少，而在将领的指挥能力。我还打算把部队更加精简，显明赏罚，反复检讨，厘定多种应变计划。如果这些做不到，部队人数再多，有什么用？从今之后，各位爱国忧时人士，但求指摘我的缺失，我可以保证：大事可以平定，敌人可以消灭，只需一抬脚时间，功业可以成就。”于是详细调查，连最微小的功劳，都不遗漏；对于为国牺牲的壮烈事迹，一一发掘。诸葛亮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深深责备自己，把这次错误，在国内公开宣布。加强军事训练，储蓄粮秣，准备再次出击。士气高昂，人民忘掉曾经遭受过挫败（胡三省注：善败者不亡，就是如此）。

诸葛亮大军攻击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时，曹魏帝国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郡政府军事参议官（参军）姜维，亲到大营归降。诸葛亮对姜维的胆识和智谋，有深刻印象，遂延聘他当粮食秘书（仓曹掾），但叫他主持军事业务。

曹魏帝国关右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关右诸军）曹真，讨伐归降蜀汉帝国的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等三郡，全部平定。曹真认为：诸葛亮检讨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之败，以后一定改变战略，攻击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命将军郝昭驻防陈仓，修筑城垣，加强防御工事。

冬季，十一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右将军、代理丞相诸葛亮，听到曹魏大将曹休在夹石（安徽省桐城县北夹山）被东吴击败，曹魏大军东下，关中（陕西省中部）空虚，打算北伐，文武官员都疑心军事行动不应频繁，表示反对（二月街亭之败，大家顿失信心，可能认为北伐不自量力。

而且不满一年，再动员大军，人民负荷沉重，最温和的见解也会认为：即令北伐，也要稍稍延后）。诸葛亮遂上书（《后出师表》）皇帝刘禅，说：

“先帝（刘备）深知：‘汉贼不两立’（汉是蜀汉，贼是曹魏），中央政府不能长期地流亡边陲，所以委托我担负起讨伐盗匪（曹魏）重任。以先帝的圣明，衡量我的才干，固然早已了解我的能力不足，而敌人正在强大。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去讨伐盗贼（曹魏），我们同样会被灭亡。与其坐在这里等待灭亡，为什么不主动出击？所以，毫不犹豫地交付我这项重任。我接受诏命那天，睡不能入寐、食不能下咽，唯一想到的事，就是在北伐之前，先安定后防。虽在五月盛暑，仍南下渡过泸水（金沙江），深入寸草不生的蛮荒。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想到，帝王大业，不可以偏安在蜀郡（四川省成都市）这么一小块地方。所以，身冒危险，冲破困难，恪奉先帝（刘备）的遗命。然而，议论纷纷，认为我们的政策错误。而今，曹魏西方已受到创伤（指二月北伐），东方又有军事上的挫折（指曹休之败）。兵法上所说的‘抓住时机’（乘势），而这正是进击的最好时机。恭敬地把我的见解，作一陈述：

“高帝（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的睿智，像日月一样光明，谋臣的策略，像大海一样难测，但仍要历经危险，身受创伤，才获得平安。现在，陛下不如高帝（刘邦），谋臣不如张良、陈平；而竟然打算用遥远漫长的计划，去博取胜利，坐在那里等尘埃落定，这是我所不解的现象之一。从前刘繇（扬州州长）、王朗（会稽郡郡长），都是州郡首长；平常日子，谈笑风生；口中全是安邦定国大计，引用的都是圣人的至理名言。然而对人怀疑，不肯信任；对事畏惧，不敢实行；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以致眼看着孙策，势力强大，吞并全部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刘繇事参考一九五年十二月，王朗事参考一九六年八月）。这是我所不解的现象之二。

“曹操智慧绝顶，谋略超人，指挥大军，可以媲美孙武、吴起。然而，在南阳被敌围困（被张绣击败，参考一九七年正月），在乌巢冒生死之险（攻击淳于琼，参考二〇〇年十月），在祁连身陷危境（祁连，当为祁山，在祁山围袁尚，参考二〇四年），在黎阳亲冒刀锋（应袁谭之邀北上，参考二〇三年十月），在白狼山面临溃败（跟乌桓对决，参考二〇七年八月），在潼关几乎丧生（马超之役，参考二一一年闰八月）；然后才缔造一个安定假象。何况，我的才干不够，却打算在百无一失，一点危险都没有的情况下，平定天下，这是我所不解的现象之三。曹操曾五次进攻昌霸（昌豨），



都不能使昌霸永远降服（参考二〇一年九月）；四次企图越过巢湖南下，一连遭受四次失败；信任李服（即王服），李服反咬一口（参考一九九年十二月）；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军败身亡（参考二一九年正月）。先帝对曹操的才智能力，由衷称赞，曹操都免不了这些困扰和失策，何况我不过只是一匹劣马，怎能保证百战百胜，这是我所不解的现象之四。自从我到汉中（陕西省汉中市），不过一年，而名将一连逝世：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以及大部队长、小部队长，有七十余人；还有突击队将领、冲锋队将领、賁人兵（賁，音 cóng，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流域一带少数民族）、青羌兵（指西羌）、游击骑兵（散骑）、正规骑兵（武骑），一千余人，也都先后死亡，这都是数十年内，集合的四方精英，不是一个州所能产生的人才。再过几年，势将不战而消耗三分之二，到那时候，我们用什么对付敌人？这是我所不解的现象之五。而今，人民穷困，士卒疲惫，军国大事，不可能停止运行。既不可能停止运行，则停在原地不动，这与出发进攻，人民辛劳和国家开支，完全一样，如果不乘曹魏正跟东吴兵连祸结，内部正在空虚，发动攻击，却打算用我们一个州（益州）的地区，跟曹魏作持久战，这是我所不了解的现象之六。

“世界上，最难判断的是天下大势和时事变局。昔日，先帝（刘备）在楚地（湖北省）兵败，当时，曹操拍掌大快，认为天下大乱终于结束。想不到先帝东连吴越（孙权。参考二〇八年十月），西取巴蜀（四川省。参考二一四年闰五月），挥军北征，斩下夏侯渊人头（参考二一九年正月），这正是曹操判断错误，汉王朝即将复兴的契机。然而，想不到东吴叛盟，关羽覆没（参考二一九年十二月），秭归挫败（参考二二二年闰六月），曹丕称帝（参考二二〇年十月）。任何事情都是如此，难以预知。我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功或失败，不是我所能预料。”（从这份《后出师表》，可知当时蜀汉帝国弥漫的苟安心理，只图目前享受，反对北伐，诸葛亮不得不一一解剖分析。“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更见心情沉重）

十二月，诸葛亮率军出散关（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第二次北伐），包围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而陈仓早有准备，诸葛亮不能攻克，命陈仓守将郝昭的同乡靳详，在城外向郝昭招降。郝昭登上城楼，回答说：“曹魏国法，你最熟悉。我的为人，你所深知。我受国家的深恩，而家中人口又多（如果归降，势将全门诛杀），你不必多说，我只有一死，请你回去向诸葛亮致谢，尽管进攻。”靳详回报诸葛亮，诸葛亮命靳详再

往，说：“你人马单薄，白白牺牲。”郝昭对靳详说：“我已把话说完，我认识老友，箭可不认识老友。”靳详只好告辞。

诸葛亮认为蜀汉远征军部众数万，而郝昭守军不过一千余人，又预料东方（曹魏首都洛阳）救兵不可能及时赶到，于是开始攻城，使用云梯、撞车，战况猛烈。郝昭用火箭（箭上捆绑火炬）密集射击云梯，云梯起火燃烧，梯上战士全都烧死。郝昭又用绳索拴上石磨，捶击撞车，撞车全毁。诸葛亮再制造百尺高架，用乱箭压制城中守军，一面运土填塞护城河，准备直接攀城而上。郝昭在城内再筑一道城墙阻挡。诸葛亮挖凿地道，打算派突击队从地道突入城中，郝昭又在城内挖掘横沟阻截。

诸葛亮猛攻二十余日，曹魏帝国关右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关右诸军）曹真，派将军费耀等赴援。曹魏帝曹叡又命驻屯方城（河南省叶县西南）的右将军张郃，率军攻击诸葛亮；曹叡驾临河南城（河南省洛阳市），摆下筵席，亲自给张郃饯行，问张郃说：“等到将军抵达，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会不会陷落？”张郃知道诸葛亮远征军深入敌人国境，缺乏粮秣；屈指计算，说：“等我抵达时，诸葛亮早已撤退！”张郃日夜挺进，还没有到，诸葛亮果然粮秣告罄，回军。曹魏帝国将军王双追击，诸葛亮反击，斩王双。

曹叡下诏，封郝昭当关内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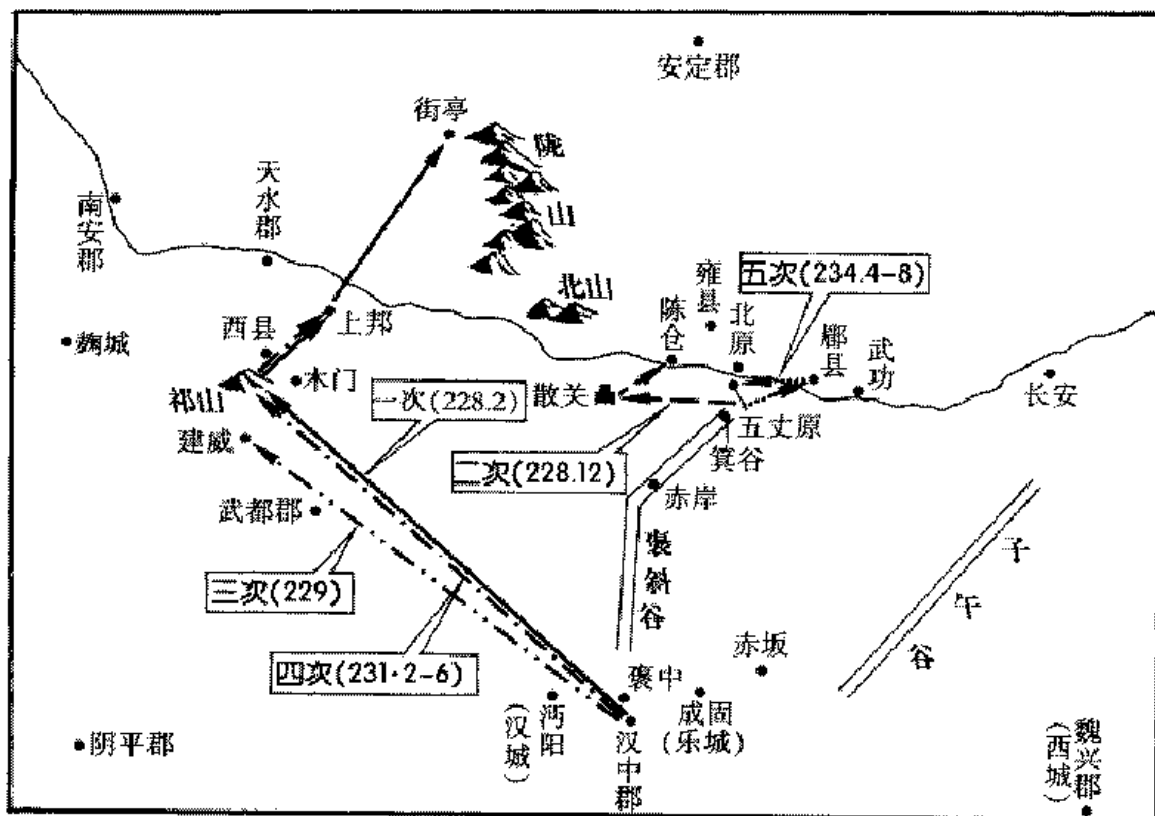
三、饮恨五丈原

二二九年，春季，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右将军、代理丞相诸葛亮（本年四十九岁），命部将陈戒，攻击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的武都郡（甘肃省成县）、阴平郡（甘肃省文县）二郡（第三次北伐）。曹魏帝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郭淮，率军救援。诸葛亮抵达建威（甘肃省西和县），郭淮向后撤退；诸葛亮攻陷二郡后，即行班师。

蜀汉帝国皇帝（二任）刘禅（本年二十三岁）擢升诸葛亮再任丞相。

冬季，十二月，蜀汉帝国丞相诸葛亮，把大本营迁到南山（秦岭）之下平原地带，在沔阳（陕西省勉县）兴筑汉城，在成固（陕西省城固县）兴筑乐城（以陕西省汉中市为中心，汉城在汉中市之西，乐城在汉中市之东）。





三世纪·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 诸葛亮五次北伐、二出祁山

二三〇年，秋季，七月，曹魏帝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曹真，认为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不断侵犯国境，请求出动大军，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深入，作惩罚性的讨伐；如果各将领数道同时进击，可以获得大胜。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批准这项军事计划，下诏：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而上，由西城（陕西省安康市）向西攻击，与曹真在汉中（陕西省汉中市）会师。其他将领，分别从子午谷（陕西省宁陕县北）、武威（应为建威，甘肃省西和县），同时并进。最高监察长（司空）陈群劝阻说：“当年，太祖（曹操）到阳平（陕西省勉县西）攻击张鲁（参考二一五年七月），尽量携带豆子小麦，增加粮食的存量。可是，还没有攻下张鲁，粮食已感不足。而今，我们既没有周密的准备，褒斜谷地形又非常凶险，无论进退，都十分困难。转运输送，敌人一定阻截抄掠，如果防止阻截抄掠，就必须多派部队防守险要，那么大军战斗力就会减弱，不可不精密思考。”曹叡采纳陈群的建议。

曹真再上书，要求从子午谷进击。陈群再陈述军事行动的缺点和军费的庞大负担。曹叡把陈群的奏章交给曹真参考，曹真不理睬陈群的奏章，随即出动。

八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丞相诸葛亮（本年五十岁），得到曹魏兵团入侵的消息，把大军集结在成固（陕西省城固县）、赤坂（陕西省洋县），严阵以待（曹魏兵团逆汉水而上，和从子午谷南下，一定在城固会师），另征召李严率两万人前来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增援；向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二十四岁）推荐李严的儿子李丰，当江州（巴郡郡政府所在县，重庆市）司令官（江州都督），办理后勤供应（李严本是江州都督，既率军北上，遗缺命他儿子接任）。

就在这时候，大雨不停，连降三十余日，栈道完全断绝，曹魏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神圣的品德，上比姬诵（周王朝二任王）、姬钊（周王朝三任王），但愿以专心治理国家为第一优先，其次再考虑征战。国家建立在人民基础之上，而人民必须穿得暖、吃得饱。如果能使中国（曹魏）没有饥寒的灾难，人民没有游离的心理，则两个盗匪集团（东吴跟蜀汉）的粉碎，可以马上看到。”曹叡回答说：“盗匪集团仗恃山川险要，我的父亲（曹丕）和祖父（曹操）曾经劳苦讨伐，还不能削平，我怎么敢自命不凡，肯定可以把他们消除？只是，各位将领认为，如果不试探一下，敌人不可能自己倒毙，所以展示军力，看看有没有可乘之机。如果时候仍没有到，姬发都曾经中途班师（前十二世纪七〇年代，周部落酋长姬发，打算向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总攻，在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举行结盟会议，参加的有八百个封国国君，都认为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姬发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天命还不是时候。”即行撤退）。这是历史的镜子，我不会忘记应该做什么。”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杨阜上书说：“从前，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渡黄河北伐子受辛（纣）的时候，有白色鲤鱼跳进姬发乘坐的御船。君王和臣僚的脸色，全都变得苍白。那本是一件祥瑞的兆头，他们还心怀忧虑恐惧；何况面对真正的天象变异，能不战栗？现在，东吴、蜀汉，都还没有平定，上天却屡显奇象，各军刚刚出发，便大雨不停，被隔绝在穷山恶水之中，已有多日，转运粮秣，肩挑背负，沉重劳苦，费用日渐增加；一旦接济中断，便完全违背当初的计划。古书说：‘有利便攻，有难就退，是最大的军事智慧。’（《左传》〈前五九七年〉）凭空使大军困处在山谷之间，前进毫无所获，后退又无决心，不像是王者之师。”

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王肃也上书说：“古人有言：‘千里转运粮秣，士兵们一定陷于饥饿；等候砍来的柴煮饭，临睡时还不能吃饱。’这还



是平原上军事行动的后果；何况深入险地，开山辟路，艰苦程度，高出百倍。而今，又加上霖雨不止，山道崎岖，又陡又滑，部众困在一起，有力难施，因道路太远之故，粮秣供应不上，这是军事行动最大的禁忌。听说曹真出动已经半月，子午谷（陕西省宁陕县北）才走一半，开山凿路，全部由战士负担，盗匪（蜀汉）兵团坐在那里，安逸地等待我们疲劳的部众，更是军事行动最怕遭遇到的危境。谈到前代，姬发（周王朝一任王）讨伐纣（商王朝末任帝），大军已出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中途仍然折返；谈到近代，武帝（曹操）、文帝（曹丕）南征孙权，虽到达长江，却不强渡（参考二二五年十月），岂不是上顺天意，下顺时机，知道如何变通？全国人民都相信：陛下会因大雨困苦，让他们休息；等到日后再次出击，再使他们效命。人民乐意于冒险犯难，才会不顾死亡，全力以赴。”王肃，是王朗的儿子。

九月，曹叡下诏曹真，命大军撤退。

冬季，十二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当丞相府秘书长（长史）。诸葛亮数度外出征战，蒋琬在后方筹划调度，使粮秣及兵源，十分充足。诸葛亮常说：“蒋琬忠心而又有雅量，他会跟我共同襄助帝王大业。”

二三一年，春季，二月，蜀汉帝国丞相诸葛亮，命李严以中央军事总监（中都护）身份，主持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留守府。李严改名李平（改名一定有原因，可惜没有说明）。诸葛亮统率各军，向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发动大规模攻击（第四次北伐），包围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当时守将是贾栩、魏平），制造“木牛”，用以转运粮秣（《通鉴》仅提“木牛”，以后才提“流马”。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迄今没有一个使人满意的答案。《诸葛亮集》所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更使人糊涂。《物事纪源》认为：“木牛就是有前辕的小车，流马就是一人推动的独轮车。”然而，山路不但忽高忽低，而且碎石满路，兽力拉动的小车，或许可以行走，人力推动的独轮车，恐怕寸步难行。西汉王朝初年，牛车已经盛行，何至历经三百年才有小车出现？不合常情。然而，木牛流马在史书上又言之确凿，我们只有等待专家考证）。这时，曹魏帝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曹真患病，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二十八岁）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西上接替，进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促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

蜀军事总监（征蜀护军）戴陵、雍州（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南部）州长（刺史）郭淮等阻截。

三月，曹真逝世。

曹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命费曜、戴陵，率精锐部队四千人，驻守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其他所有军队，全部出动，向西救援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张郃打算拨出一部分军队驻防雍县（陕西省凤翔县）、郿县（陕西省眉县）；司马懿说：“如果前方部队能够单独挡住敌人，你的主张是对的；如果前方部队没有这种力量，却把大军分成前后，兵力分散，楚国三军之所以被英布击破，原因在此（英布叛变，楚国出兵阻截，分为三军，打算一军败时，其他二军可以支援。结果，英布击溃一军，其他两军跟着瓦解。参考前一九六年）。”遂全军推进。诸葛亮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围攻祁山，而亲自前往上邽。郭淮、费曜等迎战，诸葛亮击破二军，乘势收割田野小麦，跟司马懿在上邽之东相遇。司马懿缩小防御面，依靠险要扎营，拒绝作战，诸葛亮向后撤退。

司马懿尾随蜀汉军，抵达卤城（地望在甘肃省天水市西北）。车骑将军张郃说：“敌人远来攻击，要求决战，无法达到目的，认为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不接受挑战，将用长远计划把我们困死。而且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守将，知道援军已经接近，人心自会安定。我们不妨把大军暂时驻扎，派出奇袭部队，绕到敌人背后。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只敢尾随，不敢逼进，使我们的威望丧失。诸葛亮一支孤军，粮食又少，眼看就走远了。”司马懿不接受，仍继续尾随，等到接近时，下令登山筑营，绝不接触。将领贾栩、魏平，不断要求出击，激愤说：“你害怕蜀汉像害怕老虎，如何不叫天下耻笑？”司马懿面对各将领坚持出击的情绪，十分焦虑。

夏季，五月十日，司马懿命张郃出奇兵攻击蜀汉军司令部守卫总监（无当监）王平（何平）的南围（围攻祁山部队的南方营堡），而司马懿大军跟诸葛亮正面对峙，作为牵制。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曹魏兵团大败，士卒死亡三千人，司马懿退回阵地。

六月，诸葛亮粮秣告尽，撤退，司马懿命张郃追击，抵达木门（甘肃省礼县东北【祁山东】），蜀汉军反击，利用高处地形，布置埋伏，箭石俱发，一块巨石击中张郃右膝，张郃伤重逝世。

诸葛亮进攻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时，李严（李平）主持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留守府，负责后方勤务，督运粮秣辎重。正好连绵降雨，





道路困阻，李严恐怕供应不继，遂派军事参议官（参军）狐忠（狐，姓。狐忠就是马忠，自幼在舅父家长大，从母姓狐，名笃。后来恢复父姓，改称马忠）、司令官（督军）成藩，声称奉皇帝（二任）刘禅（本年二十五岁）指示，命诸葛亮班师。

然而，当诸葛亮班师时，李严却假装大吃一惊，说：“粮秣如此充足，为什么回军？”又打算诛杀粮秣督运官（督运）岑述，以解脱粮秣事实上接济不上的责任。同时上书刘禅，说：“大军假装撤退，打算引诱敌人深入。”诸葛亮收集李严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和奏章，发现严重矛盾。诘问李严，李严无法解释，低头承认错误。于是，诸葛亮上书弹劾李严前后各种罪恶。皇帝刘禅下诏：李严免职，撤销封爵采邑，软禁梓潼郡（四川省梓潼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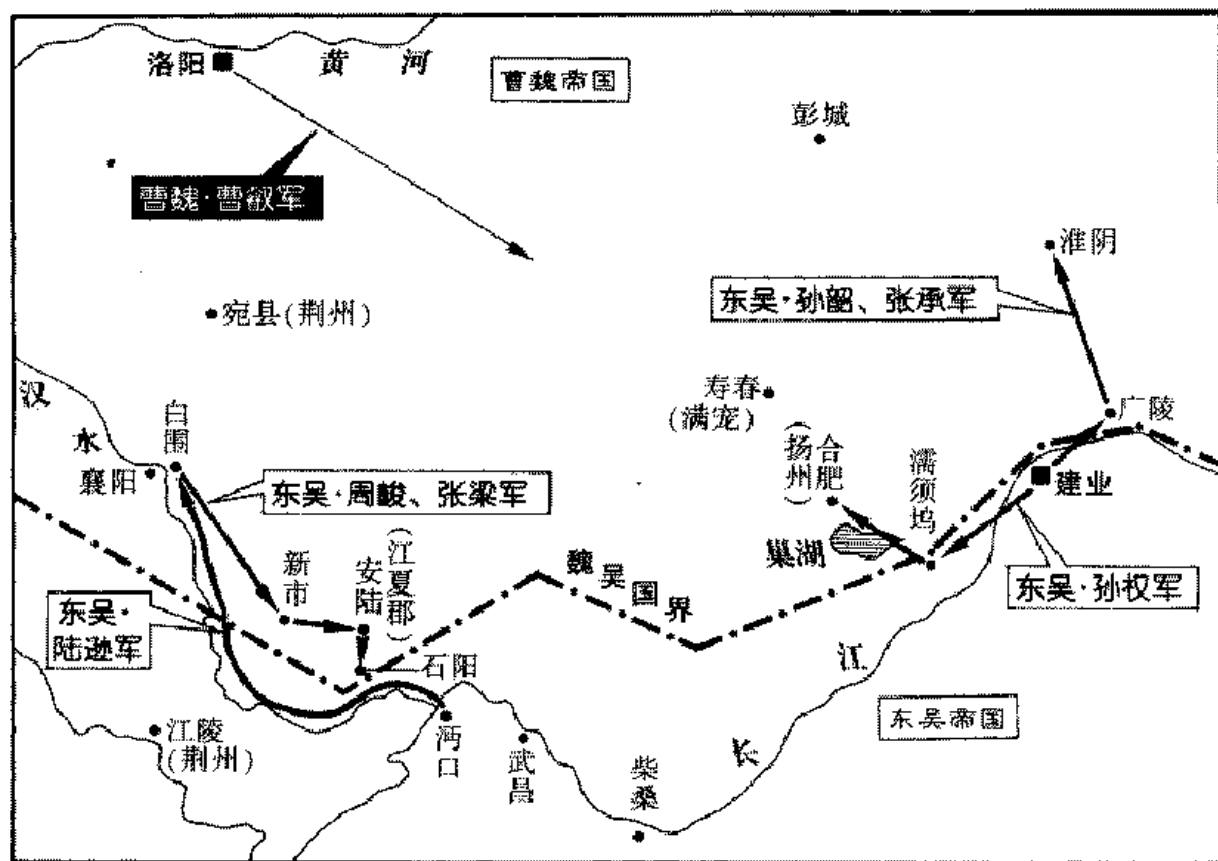
诸葛亮再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当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兼军事参议官（参军事），写信给李丰说：“我跟你们父子，同心合力，效忠汉王朝皇家。推荐老爹当中央军事总监，主持汉中留守府（都护典汉中），而委任你镇抚东关（重庆市，东方关隘），自认为至诚相待，公私友谊，可以保持到底，竟想不到中途发生变化！希望总监（李严）能想到他的过失，不再诡辩自解；也愿你跟蒋琬，推心置腹，共同效力。则阻塞可以开通，逝去可以复还（暗示仍将起用李严）。请细思劝诫，体会我心！”

诸葛亮又写信给蒋琬、董允，说：“孝起从前曾告诉我，说：‘李严腹中，诡计多端，大家都认为不可接近。’我认为只要不刺激他，诡计便没有地方使用。想不到苏秦、张仪之事重演（参考前三三三年），大出意外，这件事可告诉孝起。”孝起，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陈震的别名。

二三三年，蜀汉丞相诸葛亮推广农耕，充实军备，训练部队，为解决山区运输困难，制造“木牛”、“流马”（参考二三一年二月），把军粮运送到褒斜谷口（陕西省汉中市西北），修复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栈道，使人民获得充分休养，三年之后，再作运用（这是追叙前年【二三一】时的措施，明年【二三四】，休养已整三年）。

二三四年，春季，二月，诸葛亮（本年五十四岁），率十万人庞大北伐兵团，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向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第五次北伐），一面派使节前往通知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同时出兵。

夏季，四月，诸葛亮出褒斜谷，抵达郿县（陕西省眉县），在渭水南岸扎营布阵。曹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背靠渭水构筑营垒抵御，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攻击武功（陕西省武功县西），顺着山势向东挺进，将给我们造成压力；如果向西进入五丈原（陕西省眉县西），我们就平安无事。”诸葛亮果然推进到五丈原。曹魏帝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郭淮建议司马懿说：“诸葛亮一定要夺取北原（五丈原渭水之北部分），我们应先入据守。”将领们多不



三世纪·二三四五年五月 东吴呼应蜀汉北伐

同意。郭淮说：“如果诸葛亮横跨渭水，控制五丈原全区，再进击北山（汧山），就可以切断通往陇右（陇山以西）的交通线，会引起汉人、羌人、胡人的巨大动乱，不是国家之利。”司马懿遂命郭淮进屯北原，正在筑垒，蜀汉兵团已经涌到，郭淮迎击，遏止蜀汉兵团攻势。

诸葛亮因为以前数次出击，都因粮秣无以为继，不得不退，于是改变战略，决定军事屯田政策，沿渭水河岸，由武装战士开垦当地居民田亩外的荒田；当地农民乐于接受，战士也一切奉公，没有私弊。

夏季，六月，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命征蜀军事总监（征蜀护



军)秦朗,率步骑兵二万人,支援司马懿抵御诸葛亮,下诏司马懿:“我要你坚守营垒,摧毁敌人的士气,使他们想进攻无法进攻,想决战无法决战,用时间换他们的粮食,粮食耗尽,又没有地方可以抢夺,自然撤退,等他们撤退时进击,可以大获全胜。”

秋季,八月,司马懿跟诸葛亮,在五丈原(陕西省眉县西)僵持一百余日,诸葛亮不断挑战,司马懿坚守营垒不出,诸葛亮派人把妇女用的首饰衣服,送给司马懿(侮辱他怯懦如同妇女),司马懿大怒,上书皇帝曹叡,要求出军。曹叡命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辛毗,手拿皇帝符节,担任总参谋长(军师),前往大营,严厉制止。蜀汉帝国军事总监(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带着皇帝符节前来,司马懿再不可能应战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根本无心应战,所以大张旗鼓,坚决要求非应战不可,是摆出姿态,借皇帝的权威,堵大家的嘴。统帅在外,对天子的命令有时候都可以不接受。假如司马懿有能力击败我们,岂有千里之外请求准许他出军之理?”

诸葛亮派使节到司马懿军营,司马懿只问关于诸葛亮吃饭睡觉以及每天处理事务多少等小节,绝不谈及军情。使节回答说:“我们丞相一早便起床,很晚才就寝,二十板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饭量不过数升(“升”的大小不得而知,是“米”是“饭”不得而知,是“饭”是“面”不得而知,一顿或一天或一月不得而知)。”司马懿告诉别人说:“诸葛亮食少事烦,怎么能活得长久!”

诸葛亮病情沉重,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二十八岁)派政务署执行长(尚书仆射)李福,到前线探望病情,并询问国家大计方针。李福既到,跟诸葛亮磋商,在得到明确指示后,告辞返京(首都成都)。走了只几天,李福又匆匆赶回。诸葛亮说:“我知道你回来的意思,我们虽然长谈一天,仍然觉得有些事还没有谈到,特地要我决定。你所问的事,蒋琬是适当的人选。”李福道歉说:“以前实在忘记请示:先生百年之后,谁可以担当国家大事?所以中途匆匆折回。请再指示:蒋琬之后,谁可以继任?”诸葛亮说:“费祎。”李福再问费祎之后,诸葛亮不作答复。

是月(八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逝世(年五十四岁)。秘书长(长史)杨仪,率军撤退。当地居民跑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追击。姜维命杨仪采取紧急措施,大军突然战鼓雷鸣,本来向南的旌旗突然反转向北,直指司马懿。司马懿急行收军,不敢进逼。于是杨仪步步为营,直到进入褒

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之后，才为统帅诸葛亮发丧。当地居民遂有一句俗话：“死诸葛亮吓走活司马懿！”司马懿听到，笑说：“我能预料他活时的事，不能预料他死后的事。”司马懿视察诸葛亮留下的残营废垒，叹息说：“他真是天下奇才。”追到赤岸（陕西省留坝县北），追赶不上，方才回军。

最初，蜀汉帝国前翼总参谋长（前军师）魏延，勇猛超过常人，善待部属，受到战士爱戴。每次随诸葛亮出征，都向诸葛亮请求交付精锐部队一万人，另行出击，跟诸葛亮在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会师，仿效当年韩信跟刘邦分道并出前例（参考前二〇六年）。诸葛亮都不允许。魏延常认为诸葛亮懦弱胆怯，抱怨自己的才干无处施展。而秘书长（长史）杨仪，干练敏捷，诸葛亮每次出军，杨仪总揽全局，筹划粮秣，熟练而效率极高，从不拖泥带水，立刻就处理妥当。所以，军事上的调度，都由杨仪决定。魏延性情高傲，大家都让他三分，只杨仪对魏延心怀轻视，不假辞色，魏延对杨仪也深为愤怒，二人互相怀恨，势同水火；诸葛亮珍惜二人才干，不忍心偏袒。

费祎曾经出使东吴帝国，东吴帝孙权酩酊大醉，问说：“杨仪、魏延，不过两个放牛的家伙，对国家虽然有鸡叫狗吠一样普通的小小贡献，实际上并不重要。不过既然已经任用他们，就不能轻看。万一有一天没有了诸葛亮，恐怕将发生祸乱。你们这群呆瓜，不知道考虑这些，难道留给下一代解决？”费祎回答说：“杨仪、魏延之不和睦，不过是为了鸡毛蒜皮般一点私忿，并没有英布、韩信那种难以驾驭的野心。而今正在全力对付强大的敌人，希望统一天下；事业成功，需要人才；伟大事业成功，需要更多人才。如果不用他们，只不过为了防备后患，就跟为了防止惊涛骇浪，而放弃船只一样，不是长远的计划。”

诸葛亮病重时，跟杨仪以及军政官（司马）费祎等，共同商议一旦病故退军方案，命魏延负责断后，而姜维更在魏延之后；如果魏延不接受命令，大军仍依原计划进发。诸葛亮去世，杨仪秘不发丧，命费祎拜访魏延，探听他的意向。魏延说：“丞相不在，魏延还在，丞相府官属和眷属，可以运送棺柩返国，我当率各军继续攻击敌人，怎么为了一个人死亡，就废弃天下大事？何况，我魏延是什么人，怎能做杨仪的部下，当他的后卫？”于是，跟费祎共同拟具应变计划：决定谁应护灵南下，谁应留在前线拒敌；叫费祎亲笔书写，跟魏延联名，昭告所有将领。费祎骗魏延说：“我应该回



去向杨秘书长解释，杨秘书长是个文官，不太懂军事，一定不会反对你的部署。”费祎出营上马，狂奔而去。魏延后悔放掉他，但已来不及阻止。

魏延派人侦察杨仪行动，发现杨仪依照诸葛亮原先指示，各营开始陆续撤退。魏延暴跳如雷，在杨仪本人还没有动身之前，率领手下部队，抢先出发；为了阻延杨仪行程，魏延一进入褒斜谷，立即纵火焚烧栈道。于是，魏延、杨仪各自向皇帝刘禅上书，指控对方叛变，一天之内，十万火急军报，几次抵达京师（首都成都）。刘禅惊疑，询问高级咨询官（侍中）董允、留守府秘书长蒋琬；董允、蒋琬都保证杨仪，但不敢保证魏延。

杨仪既被栈道阻断，命士兵凿山开道，昼夜兼程，紧随魏延之后。而魏延已先出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据守褒斜谷南口，派军阻截杨仪等，杨仪命将军王平（何平）应战（王平初从母姓，后恢复父姓何，遂称何平），王平斥责魏延的先头部队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首还有余温，你们怎么敢如此！”魏延部属知道魏延理屈，拒绝为他效命，于是一哄而散。魏延无可奈何，单人独马，跟几个儿子逃亡，奔向汉中（陕西省汉中市），杨仪派将领马岱追击，捕获，父子一齐斩首，屠杀魏延三族。蒋琬率中央直属部队各营战士，向北迎丧赴难，已走数十华里，得到魏延已死消息，才行回军。开始时，魏延打算诛杀杨仪，希望大家公推他接替诸葛亮辅政，所以并不向曹魏帝国投降，根本没有反叛之意。

北伐大军返抵首都成都，蜀汉帝刘禅下诏大赦，封诸葛亮当忠武侯。最初，诸葛亮上书刘禅，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耕田十五顷，供给子弟饮食衣服，绰绰有余，我没有别的收入，所以财产不会增加。我死的那天，绝不让家里有多余的布匹，外面有多余的钱财，辜负陛下。”诸葛亮逝世后，果然如此。

丞相府秘书长（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说：“丞相奖赏时，再疏远的人，都不会遗漏；处罚时，再亲近的人，都不会因私心宽恕；没有功劳的人得不到官爵，权势再大的人不能逃避刑责。这就是使贤能的和愚劣的，都忘身报国的原因。”

3

两国扩张

一、东吴侵淮南

二二八年，夏季，五月，东吴王国（首都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国王孙权（本年四十七岁），命鄱阳郡（江西省波阳县）郡长周鲂（音 fáng）在山越（住在山区的江南土著）中，秘密物色一位北方（曹魏帝国）也知道的著名首领，命他引诱曹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曹休，跳进圈套。周鲂说：“山越首领，不过一些小丑，恐怕靠不住，事情万一泄露，曹休就不会上钩。我愿意充当这个角色，派我的亲人，拿我的信件去跟曹休联系，声称我受到谴责，恐怕被杀，打算献上全郡，归降曹魏帝国，求他派军接应。”孙权允许。于是，孙权不断派出政务署助理（郎官）到鄱阳郡，向周鲂查问各种事务，周鲂亲自到郡政府大门，剃光头发（自处髡刑），请求宽恕。情报立刻传到曹休那里，曹休率步骑兵十万人的混合兵团，南下皖城（东吴庐江郡郡政府所在城，安徽省潜山县），接应周鲂。曹魏帝曹叡，又命司马懿（时驻宛县）攻击江陵（东吴荆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江陵县），贾逵（时驻西阳【河南省光山县】）攻击东关（即濡须坞【安徽省含山县西南】）。三路大军，同时并进。

秋季，八月，东吴王孙权，抵达皖城（安徽省潜山县），任命陆逊当总司令官（大都督），把君王诛杀部属时特用的铜斧（黄钺），交给陆逊使用。孙权亲自拿着马鞭，晋见陆逊（这是一种殊礼，表示对统帅的尊敬，可看出孙权对此次战役，有过高的盼望。上古时代，君王任命统帅后，往往跪下来亲自推车）。任命朱桓、全琮当左右翼司令官（左右督），各率军



三世纪·二二八年五月 石亭之战

队三万人，迎击曹休。

曹休立刻发觉他中了圈套，但他仗恃自己的庞大兵力，不在乎圈套，决心继续前进。朱桓向孙权建议说：“曹休不过由于皇族关系（二任帝曹叡的族叔），才身负重任，并不是智勇双全的名将。一经接触，他必大败；一旦大败，他必逃走。逃走路线，一定经过夹石（安徽省桐城县北夹山）、挂车（桐城县西南挂镇），这是两条险恶的窄径，如果派出一万人，用树木石头，把它阻塞，可以把曹休的部众和曹休本人，全部俘虏。我请求率我手下的部队，负责把两路切断。如果靠大王神威，曹休能够归降，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夺取寿春（安徽省寿县），占领整个淮河以南土地，进而把目标定向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洛阳。这是万年难逢的良机，不可丧



失。”孙权转问陆逊，陆逊不同意，计划中止。

曹魏帝国政务署执行官（尚书）蒋济，上书皇帝曹叡，说：“曹休深入敌人国土，跟孙权的精兵对决，而东吴大将朱然等，据守长江上游，恰在曹休的背后，我看不到有利可图。”前将军满宠也上书说：“曹休虽然明智果决，但是很少机会指挥大兵团作战，这次进军路线，背靠群湖，面对大江，前进容易，后退困难，这正是军事上所谓的‘悬挂之地’（《孙子兵法·地形篇》：“有畅通之地，有悬挂之地。我可以往，他可以来，是‘畅通之地’；我可以往，但难以回军，是‘悬挂之地’。”指如同半空悬挂，吊下来易，拉上来难）。大军如果进入无强口（安徽省庐江县西），应该严密戒备。”满宠上书还没有批下，曹休大军已越过无强口，进抵石亭（安徽省潜山县东北），展开决战。陆逊自己面对敌人中央主力，而命朱桓、全琮担任左右两翼，三路并进，冲击曹休的埋伏部队，把埋伏部队逐出险要地带，大军尾追而前，直抵夹石（安徽省桐城县北夹山），斩杀及生擒万余人，俘虏牛马骡驴车一万辆，曹休的辎重武器粮秣，几乎完全丧失。

最初，曹休上书皇帝，要求接应周鲂，曹叡命贾逵率军向东方进发，跟曹休会师。贾逵说：“东吴在东关（濡须坞【安徽省含山县西南】）没有备战，说明各路大军，都集中皖城（安徽省潜山县）。曹休深入，必定失败。”遂对自己的部队，重新部署，水陆同时进发。约行二百华里，俘虏东吴人，得到曹休战败、东吴军已切断夹石（安徽省桐城县北夹山）噩耗。贾逵部下的将领们大为震动，不知道如何是好，打算停止前进，等待后备部队增援。贾逵说：“曹休溃败，道路断绝，进不能战，退不能归，命运险恶，恐怕支持不到天黑。东吴军没有后继，所以只能追击到夹石。我们如果迅速前进，出他们意料之外，正是先摧毁他们士气的办法。东吴部队发现我们后，一定撤退。如果等待援军，届时，东吴已据守关隘，切断道路，我们再多的兵有什么用？”于是，昼夜挺进，沿途分别布置旗帜和鼓声，作为疑阵。东吴军看到贾逵兵团，果然大吃一惊，即行撤退；曹休才脱离困境。贾逵据守夹石，供应曹休军粮秣，曹休军声势迅速恢复。

最初，贾逵跟曹休感情恶劣（曹魏一任帝曹丕，打算命贾逵“假节”【代表皇帝发号施令】，曹休说：“贾逵脾气暴躁，很容易欺侮其他将领，不可以使他手握大权。”曹丕遂打消此意，贾逵因此深怨曹休）；等到曹休失败，全靠贾逵，才得幸免。

九月，曹休上书皇帝曹叡，请求加罪，曹叡因曹休是皇族，不加追究。

但曹休惭愧气愤交集，背上生疮。

九月庚子日（九月丁巳朔，没有庚子），曹休逝世。曹叡命前将军满宠接替曹休遗缺，坐镇扬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

二三〇年，冬季，十二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皇帝孙权，扬言攻击曹魏帝国的合肥（扬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合肥市）。曹魏征东将军满宠，奏请征调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各军，在合肥集结。而东吴兵团不久即行退回，曹魏帝曹叡下诏复员。满宠认为：“东吴兵团既大规模出动，没有攻击就忽然撤退，定有诡计，必是等我们军队离开后，再乘虚而入。”上书请求暂不复员。十余天后，东吴兵团果然重来，攻打合肥，不能夺取，只好班师。

二三一年，冬季，十月，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命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孙布，向曹魏帝国（首都洛阳）诈降，企图引诱曹魏扬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刺史）王凌。孙权在阜陵（安徽省全椒县东南）设下埋伏，等待王凌进入。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道路太远，不能逃脱追兵，请出军迎接。”王凌把孙布的信呈报中央，请准予派军出迎。征东将军、扬州军区司令长官（扬州都督）满宠，认为其中定有阴谋，不肯拨付军队，而以王凌的名义，写一回信给孙布，说：“阁下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打算躲避灾祸，顺应天意，舍弃暴政，回归正统，非常值得嘉许。本打算派军迎接，可是，兵力太少，不足以保护你；如果出动大军，势必走漏消息，远近都会知道。请你先把这种志向，严格保密，等到时机成熟时，再作决定。”

正好满宠接到中央征召的命令，返回首都洛阳晋见皇帝，临走时，下令司令部秘书长（长史）：“如果王凌要迎接孙布，不可交给他军队。”王凌要不到军队，便单独行动，派出一个部队长（督将），率步骑兵七百人，南下迎接。走到埋伏阵地，孙布乘夜突击，部队长逃走，七百人死伤超过一半。王凌，是王允的侄儿（王允，东汉王朝宰相，参考一九二年）。

之前，王凌上书指控满宠：年纪老迈，又喜爱饮酒，不适合担任独当一面的大员。曹叡将召满宠回京，御前监督官（给事中）郭谋建议说：“满宠曾当过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郡长、豫州（河南省）州长（刺史），二十余年；在边疆建立功勋。等到镇守淮南（指扬州【安徽省中部】），东吴对他十分忌惮。如果情形并不像王凌指控的那样，突然召回满宠，反而暴露我们弱点。不如声称问他东方敌情，见面后再作决

定。”曹叡听从。满宠既到首都洛阳，曹叡发现他体格健壮，精神饱满，遂加以慰劳，命他回任。

二三二年，冬季，十二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上大将军陆逊，率军向曹魏帝国所属的庐江郡（安徽省寿县西南）进攻，曹魏帝国参与决策的人，都认为应发兵救援。征南将军满宠说：“庐江虽然是个小城，但是守将强悍，守军精良，可以抵抗一段时间。东吴兵团离开船舰，登上陆地，进军二百华里，没有后继部队，他们不来，还想引诱他们来，现在应随他们的意。只怕他们想撤退时，却无法撤退。”率军直驱杨宜口（即阳泉，庐江郡郡政府所在县），打算阻截东吴兵团的归路。陆逊得到消息，连夜回军。

这时，东吴帝国每年都有攻击曹魏帝国边境的行动。曹魏帝国征南将军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安徽省合肥市），南面是巢湖，更南是长江，北面跟寿春（安徽省寿县）又远（两地航空距离九十公里）。盗匪集团（东吴帝国）如果围攻，可以得到船舰帮助。我们往救，必须先击破他们主力，然后才能解围。他们攻击，极为容易，我们支援，却十分困难。我建议调出城内守军，在合肥城西三十华里，有奇险可以固守的地方，另行兴筑城寨，用以引诱他们上岸，我们就在平地切断他们的退路，应是上策。”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蒋济参加讨论，反对说：“调兵出城，是向天下显示我们脆弱，好像一望见敌人的烟火，就慌慌张张摧毁自己的堡垒，可以说是不战而先败。一旦到这种地步，我们将受到无限劫掠的苦难，势必被逼退到淮河以北。”曹叡遂批驳满宠计划。

满宠二度上书说：“《孙子兵法》说：‘战争，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明明有能力，偏偏显示没有能力。使敌人因我们的衰弱而骄傲，更使敌人认为我们内心恐惧。’这是故意使表里不一的策略。《孙子兵法》又说：‘引诱敌人，必须呈现足以使敌人动心的形势。’而今，敌人还没有来，我们就转移阵地，把部队后调，就是要造成使敌人动心的形势。目的在于引诱他们远离船舰水域，深入陆地，然后选择有利的时机，发动攻击，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自会得到利益。”政务署执行官（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谋略。曹叡遂下诏批准。

二三三年，东吴帝孙权，出兵打算包围曹魏帝国（首都洛阳）的合肥新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去年【二三二】满宠所建），但因新城距水太远，舰队停泊二十余日，不敢下船。曹魏帝国征南将军满宠对将领们说：



“孙权得到我们移城的报告，在大庭广众中，一定说过吹牛大话，今天进军到这里，希望建立功勋，虽然不敢攻击，但最后一定会登岸炫耀，展示实力。”遂秘密派出步骑兵六千人，在肥水隐蔽处埋伏。孙权果然率军登岸炫耀，满宠伏兵攻击，杀数百人，东吴军逃走，有人还坠水淹死。

孙权又命卫将军全琮攻击六安（安徽省六安市），也不能攻克。

二三四年，夏季，五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皇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三岁），呼应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北伐行动，率军推进到巢湖湖口（安徽省巢湖市），直指合肥新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二三年满宠所建），对外宣称大军十万。又派上大将军陆逊、左翼军事总监（左都护）诸葛瑾，率万余人，进入江夏郡（湖北省鄂州市）沔口（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入长江口），直指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淮阴（江苏省淮阴市）。

六月，曹魏帝国征南将军满宠，打算率各军救援合肥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东吴这次是一项大规模的攻击，并不是贪图一点小利，他们把合肥新城当做一块吸铁石，企图引诱我们大军集中。我建议：让他们放手攻城，挫折他们的锐气，而不应迎头痛击。坚城既无法夺取，他们将士却疲惫不堪，等他们士气低落时再反攻，就可以获得最大胜利。东吴这帮匪徒，如果有头脑的话，一定不敢攻城，自动撤退。我们如果立即进军，正好中了他们奸计。”

当时曹魏帝国东方的野战部队，正逢轮流休假，满宠上书请求派中央直属部队，并征召休假中的将士，集中力量迎战。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广平郡（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人刘劭建议说：“东吴部队人数众多，而又刚到，意志集中，气势正锐。满宠因守军太少，而又在自己防地上作战（兵法谓之“散地”），如果进击，一定劳而无功。他之请求支持，并没有错误。我认为，出动步兵五千人就行了，但应派精锐骑兵三千人，先行出发，扬言大军数道并进，造成先声夺人的震撼形势。骑兵抵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时，作扇面形状展开，多带旌旗，多擂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后，即行向东吴兵团的背后出发，切断他们退路和粮道。东吴兵团听到大军已动，而骑兵又要切断他们的退路和粮道，一定震惊逃走，不战自破。”皇帝曹叡批准。

满宠打算放弃合肥新城，引诱东吴兵团深入寿春（安徽省寿县。合肥、寿春，航空距离九十公里）。曹叡拒绝说：“从前，刘秀（东汉王朝一任

帝)派军占领略阳(甘肃省秦安县东北),终于击破隗嚣(参考三二年春季)。先帝(曹操和曹丕)东方固守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南方固守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西方固守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敌人进攻,每次都在城下把他们击败,因为地理上的形势,绝不许后退。即令孙权攻击合肥新城,一定不能攻克。各将领应该坚守,我当亲自出征,等我到时,恐怕孙权已经逃走。”

秋季,七月,曹叡乘御舟,亲自东征。

满宠募集敢死队,烧毁东吴军攻城武器,射死孙权的侄儿孙泰;而东吴将士很多染上疾病。曹叡御驾距合肥还有数百华里,扮演迷惑敌人角色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孙权最初认为曹叡不可能亲自出马,所以当得到曹叡亲率大军就要来到的消息时,即行班师。由淮河进击的孙韶部队,也跟着班师。

进攻襄阳的陆逊,派亲信韩扁,送奏章给孙权,中途被曹魏军巡逻队生擒,诸葛瑾大起恐惧,写信给陆逊说:“圣驾(孙权)已返,敌人又擒获韩扁,对我们的军情,了如指掌,而且水位将行降低,应该迅速撤退。”陆逊不作回答,反而继续督促部属种植蔓菁、豆子;跟各将领下棋,骑马射箭,游戏欢乐,一如平常。诸葛瑾说:“陆逊智足谋多,一定有他的道理。”亲自前去探望陆逊,陆逊说:“曹魏军知道圣驾(孙权)已回,不再担忧东方,势将全力对付我们。而且所有要害地方,都已把守。我们的军心,已经不稳,随时都会溃散。所以必须使军心安定,再施计谋,然后才能脱险。假定今天便开拔回军,曹魏军会看出我们的恐惧,对我们施加压力,结局不可收拾。”

于是,陆逊跟诸葛瑾密谋,由诸葛瑾统御舰队。而陆逊在岸上集结部众,向原目标襄阳进击。曹魏军素来敬畏陆逊,即行调回各军,回城守卫。诸葛瑾率舰队离开港口(直到现在,我们不知道陆逊、诸葛瑾身在何处?史书不曾叙明,读者必须自己推断),陆逊从容调动大军,虚张声势,前往江边登船;曹魏军不敢逼近。船舰抵达白围(湖北省襄樊市西北,白河【河水】跟汉水会合处营寨),声称打猎,暗中派将军周峻、张梁等,攻击江夏郡(曹魏帝国的江夏郡)所属的新市(湖北省京山县东北)、安陆(湖北省云梦县)、石阳(曹魏江夏郡郡政府所在县,湖北省汉川县),斩杀及俘虏一千余人而回。

曹魏帝国文武官员认为司马懿正跟诸葛亮在西方对峙难解,建议曹叡





御驾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曹叡说：“孙权逃走，诸葛亮胆都吓破，司马懿是可以克制他，我不用忧虑。”遂进抵寿春（安徽省寿县），根据各将领的功劳，分别等级赏赐和升官封爵。

二、曹魏夺辽东

二二八年，最初，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郡长公孙康逝世，儿子公孙晃、公孙渊年纪还幼，部属们遂拥立公孙康的老弟公孙恭；而公孙恭愚劣昏庸，根本不能处理政事。公孙渊逐渐长大，胁迫老叔公孙恭，交出郡长宝座；上书曹魏帝曹叡，陈述经过，请求批准。高级咨询官（侍中）刘晔说：“公孙家的官位，是东汉王朝时代任命（参考一九〇年），而竟然成了世袭。水路有大海阻隔，陆路有群山阻断，对外结交少数民族，距离中央绝远，难以控制。而他们一家，当权日久，今天如果不加以诛杀，定有后患。可是等到他已怀二心，发兵守险，我们再行讨伐，将有很多困难。不如乘他刚刚就位，固然有党羽，但也有仇敌。出其不意，大军突然压境，高悬赏额，可以不必战斗，即行平定。”曹叡不采纳，遂任命公孙渊当扬烈将军，兼辽东郡郡长。

二三二年，秋季，九月，曹魏帝国所属辽东郡郡长公孙渊，阴谋独立，跟东吴帝国（首都建业）不断交往。曹魏帝曹叡命汝南郡（河南省息县）郡长田豫，统率青州（山东省北部）各军，从海道北上；命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辽东郡属幽州）州长（刺史）王雄，从陆地西进，同时进军讨伐。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蒋济劝阻说：“凡不是威胁到生存的敌人（相吞之国），以及既不侵略又不叛变的藩属，不应该轻易地对他们讨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彻底制服，是强迫他们跟我们对抗。所以说：‘豺狼在路上挡道，不要去管狐狸。’把大害铲除之后，小害就会自行消失。而今，海边之地（指辽东），数世以来，都一直听命中央，每年都派人前来京师呈送工作报告，保荐该郡‘孝廉’，进贡从来不断，官员们对辽东都特别推崇。即令一举把辽东征服，获得的人民不能使我们强大，获得的财产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可是，万一失败，反而结下仇恨，自毁信誉。”曹叡不接受。田豫等果然劳而无功，曹叡只好下令回军。

二三三年，春季，二月，辽东郡郡长公孙渊，派指挥官（校尉）宿舒、宫廷警卫官司令（郎中令）孙综（公孙渊以一个郡长身份，而有“郎中

令”官属，可看出他自定的身价），携带奏章，前往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晋见东吴帝国皇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二岁），自己称“臣”。孙权高兴得手舞足蹈，下令大赦。

三月，孙权派祭祀部长（太常）张弥、首都建业警备区司令（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海军一万人的舰队，满载金银财宝，跟“九锡”（参考四年）所用的物品，从东海北上，赏赐给公孙渊，封公孙渊当燕王。政府全体官员，包括丞相顾雍，都竭力劝阻，认为公孙渊不可信赖，不可对他宠爱太厚。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顶多派遣一个低级官员和少数部队，护送宿舒、孙综返航就够了。孙权不接受。辅吴将军张昭说：“公孙渊企图背叛曹魏帝国，害怕曹魏帝国讨伐，所以向遥远的我们求援，他本来的意思，可绝不是要当我们的藩属。如果他忽然改变主意，用我们的人头，向曹魏帝国表态，派出去的两位使节，恐怕永远不会回来，到时候，只落得被天下耻笑。”孙权用各种方法想说服张昭，张昭越发坚持他的见解。孙权不能忍耐，手握剑柄，大怒说：“帝国上上下下，进皇宫参拜我，出皇宫参拜你，我尊敬你，已到极限，可是你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毫无忌惮地对我顶撞，我真怕我会做出我不愿做出的事。”张昭呆呆地凝视着孙权，说：“我虽然知道我的话陛下绝不会采用，但我仍竭尽忠心，不敢闭口。只因为太后仙逝的时候，把我这个老臣，呼唤到榻前，吩咐我辅佐陛下的话，犹在耳际。”不由痛哭流涕。孙权感动，把佩刀扔到地上，相对流泪，但仍派张弥、许晏出发。张昭对孙权拒绝听信他的劝告，十分恼怒，宣称有病，不再朝见。孙权深恨他骄傲不驯，下令用泥土把张昭家的大门塞住；张昭也大发脾气，在内部又加上一道土墙，表示誓死不出。

夏季，六月，公孙渊知道跟东吴帝国（首都建业）相距遥远，中隔大海，难以依靠。霎时间翻脸无情，逮捕东吴帝国派遣的封爵使节——昨天还是贵宾的张弥、许晏等，一齐斩首，把人头送到曹魏帝国京师（首都洛阳），表示忠心不变。东吴帝国所赏赐的金银财宝，以及武装部队一万人，全部吞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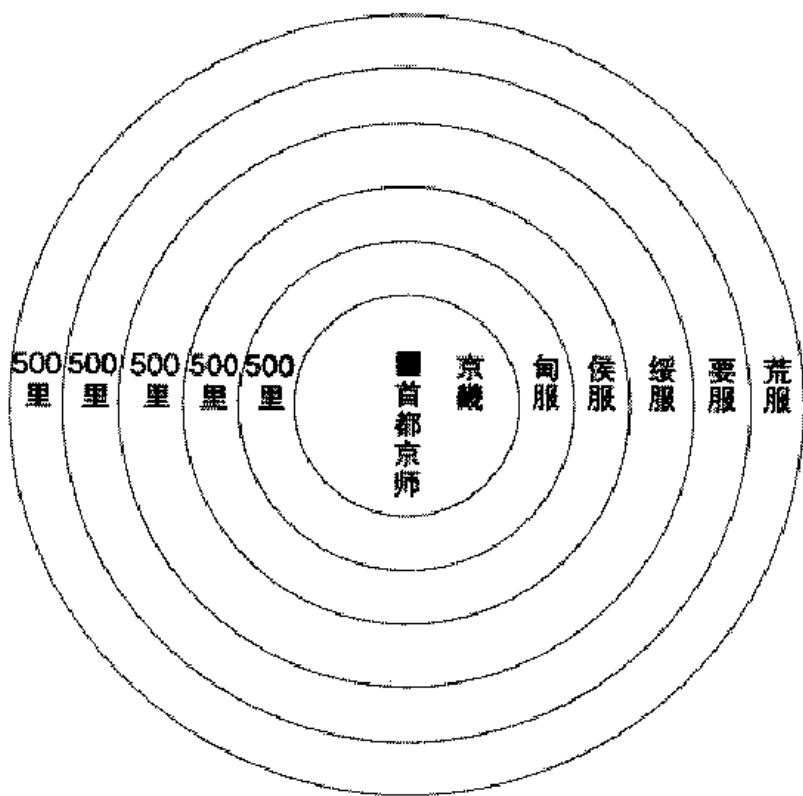
冬季，十二月，曹魏帝国回报公孙渊的忠心，擢升公孙渊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太司马），封乐浪公。

东吴帝孙权得到消息，几乎发疯，咆哮说：“我活到六十岁，人世间各种艰难困苦，全都尝过。想不到被鼠辈玩弄，栽到他手里，把人气死。我如果不能砍下那耗子的头扔到海里，就再没有脸君临万国；即令把国家搞



亡，我也要干。”

陆逊上书说：“陛下以神明威严的英姿，承受天命，开国立基。在乌林（湖北省洪湖市东北乌林镇，赤壁对岸）击败曹操，在西陵（湖北省宜昌市）击破刘备，在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击擒关羽；这三个敌人，都是盖世英雄，陛下给他们严重的挫折；圣明的教化抚育四方，连荒郊的野草，都跟着顺服。正要扫荡中原，统一天下，却因为不能忍耐小的气忿，发出雷霆万钧的震怒，违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古训，忽视身为君王的贵重身份，我感到万分困惑。我曾经听说：‘立志走万里路的人，绝不半途而废，停脚不前；立志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绝不因为细微的小事，而危害大局。’强大的敌人压在边境，荒服还没有称臣进贡（《书经·禹贡》，除“京畿”外，把天下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书经·禹贡》五服

每“服”五百里，“荒服”最远，另有“九服”之说，名称不同，意义则一。参考二〇〇年七月）。而陛下乘船，跨海远征，敌人必然会抓住这个机会。事到临头再去忧虑，后悔已来不及。如果皇家大业不断传出捷报，公孙渊那里，用不着讨伐，他自会臣服。而今为什么只为了贪图辽东（辽宁省）的人口和马匹；对江东（东吴帝国）安定的基石，却毫不珍惜！”

政务署执行长（尚书仆射）薛综上书说：“从前，刘奭（西汉王朝十

一任元帝）打算乘船，薛广德要用自刎的鲜血，阻止车辆前进（参考前四三年），为什么？只因为水火无情，十分危险，不宜于帝王接近。现在，辽东（辽宁省）不过一个蛮荒小国，没有坚固的城堡，没有备战的设施，所有的只是一些轻型武器，而又不夠锋利，当权的人像一群狗羊，不懂治国之道。如果发动攻击，一定可以克服，事情确如陛下诏书的指示。然而，辽东地方，贫苦寒冷，庄稼不能生长，人民熟悉骑马，移动无常。突然间听到大军压境，自知不能抵抗，一定像受惊了的鸟兽一样，四散逃亡，到时候连一个人一匹马都看不见，只不过占领了一片空地，毫无意义；这是不应出兵的原因之一。大海无际，惊涛骇浪，所以曾经发生‘成山之难’（参考去年【二三二】九月），海上航行，随时都有变化，巨风暴雨，谁都无法避免，于是刹那之间，人船全被吞没；即令有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高贵品德，孟贲、夏育的无敌勇敢，都没有地方施展；这是不应出兵的原因之一。沉重的浓雾，笼罩天空；咸苦的海水，在下面沸腾翻滚；将士们容易双腿发肿，并且互相传染，凡是航行海上的人，都难躲开这种灾难；这是不应出兵的原因之一。上天使陛下当我们的君王，陛下就应该运用时机，削平叛逆，使人民安居、社会富庶。而今，叛逆集团（曹魏帝国）就要消灭，四海之内，刚获得初步安定，竟违背既定的大计方略，去寻找不必要的危险；不考虑全国安全，只图出一时忍不住的气忿，既不是建国的重大方案，可却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所以群臣才紧张不安，呼吸不敢出声，饮食不知其味，入寝不能安席！”

政务署考选司司长（选曹尚书）陆瑁上书说：“北方曹魏盗匪集团，跟我国土地相接，我们决策上只要稍有错误，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机会。我们所以到万里重洋之外购买马匹，委屈自己，跟公孙渊结交，为的是急于解除眼前的马荒，永除心腹大患（指曹魏帝国）。现在反而要抛弃根本，而去追求末梢；看不见眼前，而去注意遥远的万里之外。因忿怒而改变正常轨道，因激动而发动大兵，这正是敌人巴不得我们去做的事，不是我们东吴帝国最好的国策。根据军事理论，只要比较双方投入战争的形势，谁疲惫？谁旺盛？谁劳苦？谁精力充沛？则谁胜谁败，就可一目了然。而且即令在辽东（辽宁省）沓渚（音 tà zhū，辽宁省大连市西旅顺）登陆，距公孙渊所在地辽东郡城（辽宁省辽阳市），仍相当遥远（航空距离三百二十公里）。而且登陆之后，大军势必分割，主力担任攻击，其次的保卫舰队，老弱的担任运送粮秣。所以大军人数虽多，并不能全部使用。加上徒步行



军，身上背着粮食，长途跋涉，深入敌境。敌人多的是战马，自然会不断发动截击。公孙渊老奸巨猾，跟曹魏帝国并没有完全决裂，那么，战争一旦发生，他们如同唇齿相依，一定互相援助。即令他陷于孤立，无依无靠，也会吓得向远方逃亡，不可能短期内把他消灭。诛杀还没有加到他头上，我们内部的山越（居住山区的江南土著）将乘我们空虚，纷纷起事；恐怕不是万全长久的谋略。”

孙权全不理睬。

陆瑁再上书说：“军事行动，古代用它对内镇压暴乱，对外威服四方少数民族。但是要在主要的敌人已经铲除，天下太平，政府官员从容不迫地反复讨论之后，才可出动。如果全国像滚水一样沸腾，九州各拥有强大兵力，互相为敌，大多数都会先求巩固自己的基地，珍惜人力，节俭开支，从来没有恰恰在这时候，不顾眼前，却好高骛远，削弱自己武装部队的战斗能力。从前，赵佗背叛，自称皇帝；当时天下安定，人民富足，然而，刘恒（西汉王朝五任文帝）仍认为大军远征，并不容易，而宁愿用政治手段解决（赵佗事，参考前一七九年）。而今，首恶元凶（曹魏帝国）还没有扑灭，边界之上，不时传来警报，不应该把公孙渊放到第一位，但愿陛下抑制盛怒，冷静思考，暂时停止动员。然后秘密策划，等待下一步的行动，这是天下人的福气。”

孙权这才停止（陆瑁最后一则奏章，疲弱无力，孙权所以接受，不过是盛怒的情绪已平，适可而止。他如果坚持北伐，恐怕舰队还没有抵达辽东【辽宁省】，曹魏帝国大军已在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大摆筵席，庆祝灭国之功）。

孙权屡次派人去安慰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坚称他确实患病，不能起床。孙权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唤张昭，张昭说他病重，就要断气。孙权放火烧他的大门，想把他烧出来，张昭仍然不动，孙权只好叫人把火扑灭，停在门口等候；很久之后，张昭的儿子们把张昭从床上扶起来出门相见，孙权请他上车，一同回宫，深切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以后才参加朝会。

二三七年，秋季，七月，雄踞辽东（辽宁省）、被曹魏帝国封为乐浪公的公孙渊，在他的宾客们面前，不断攻击曹魏帝曹叡，措辞狂妄。曹叡打算出兵讨伐，遂征调荆州（州政府设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州长（刺史）贯丘俭（贯丘，复姓），当幽州（州政府设蓟县【北京市】）州长（刺

史)。贯丘俭上书说：“陛下自从登极以来，没有丰功伟业值得史书记载，吴国（东吴帝国）、蜀国（蜀汉帝国），凭仗地理的险要形势，不可能马上削平，不妨运用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现在还没有战斗任务的军队，平定辽东。”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卫臻反对，说：“贯丘俭所作的建议，都是战国时代的枝节小事，不是帝王大业。吴国（东吴帝国）连年向我们攻击，扰乱边境，而我们仍然按兵不动，休养将士，没有出动大军讨伐，因为民穷财尽，再无力负荷。公孙渊生在海边，已传位三世（一世公孙度、二世公孙康、公孙恭、三世公孙渊），外面安抚少数民族，内部充实战备。而贯丘俭竟打算用一支孤军，长驱直入，早上到达，晚上席卷一空。如此轻率地就下结论，可看出他不过在说大话。”曹叡不理。命贯丘俭率各军，以及鲜卑部落（内蒙古东部中部及以北地区）、乌桓部落（河北省北部），进驻辽东（辽宁省）南界。

然后，曹叡下诏征召公孙渊前往京师（首都洛阳），公孙渊立即叛变，派军迎击贯丘俭，在辽隧（辽宁省海城市西北）接触。正好大雨连绵，十余天不停，辽河大涨，贯丘俭的攻击受到挫折，只好撤回右北平郡（河北省丰润县）。

公孙渊遂宣布独立，自称燕王，改年号绍汉，设立文武百官，派使节送给鲜卑部落（内蒙古东部中部及以北地区）酋长“单于”印信，对沿边英雄豪杰，或任官、或封爵，结合鲜卑部落，侵略骚扰曹魏帝国北方。

二三八年，春季，正月，曹魏帝（二任明帝）曹叡（本年三十五岁），把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召回首都洛阳，命他率军四万人，讨伐在辽东（辽宁省）宣布独立、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参与决策的官员中，有人认为四万人太多，军费难以筹措。曹叡说：“四千华里远征（首都洛阳跟襄平【公孙渊总部，辽宁省辽阳市】，航空距离一千一百公里），虽然要靠出奇制胜，但也要依靠实力，不应该计较费用。”曹叡问司马懿说：“公孙渊会有什么反应？”司马懿回答说：“公孙渊放弃根据地襄平，先行逃走，是上等策略。在辽东边界抵抗大军，是次等策略。坐在那里坚守襄平，我们会把他捕获到案。”曹叡说：“那么，公孙渊会怎么样？”司马懿回答说：“只有聪明智慧的人，知己知彼，才能够舍得放弃某些东西，公孙渊的聪明智能都不到这种层面。”又说：“现在，他判断我们孤军远征，不可能持久；所以一定先在辽河阻击，然后退守襄平。”曹叡说：“往返需要多少天？”司马懿说：“前进一百天，攻击一百天，回程一



百天，途中休息六十天。加在一起计算，不会超过一年。”

公孙渊得到消息，再一次派使节前往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向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七岁）称“臣”，请求救援。东吴政府打算诛杀派来的使节（报复杀张弥、许晏之仇。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羊道说：“不可以。这正是为发泄一个市井小民的怒气，而糟蹋了图霸的良机。不如乘这个机会，对使节特别厚待，然后派出特遣部队，对公孙渊施加压力，要他归附。如果魏国（曹魏帝国）不能取胜，而我们遥远地前往赴援，足使远方少数民族对我们感恩。我们这种救难扶危的义行，将传播万里之外。如果他们兵连祸结，胜负不能立见分晓，公孙渊的主力被吸引在心脏地区，我们就在他边陲郡县，抢劫他们的财物，掳掠他们的人民，满载而归，也足够代上天执行惩罚，雪昔日之耻！”孙权说：“好极！”下令动员，命武装部队集结待发，叫公孙渊的使节先行返回，说：“请你们大王固守待援，我会照着你们的盼望出兵，一定跟老弟（公孙渊）有福同享（称“弟”，表示亲热），有祸同当。”又说：“司马懿所向无敌，我深为老弟忧虑。”

曹魏帝曹叡问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蒋济说：“孙权会不会救援公孙渊？”蒋济说：“孙权知道我们已有万全准备，不可能从中得到利益。如果派军深入，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如果仅抵达边疆，势必徒劳无功。纵然是兄弟子侄陷于危境，孙权都不会有任何反应，何况公孙渊跟他漠不相关，而从前又受过公孙渊的戏弄羞辱（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现在所以盛传将出动大军，只不过是欺骗公孙渊的使臣，使我们产生疑惧，一旦我们不能攻克，好使公孙渊向他臣服。然而，沓渚（辽宁省大连市西旅顺）距襄平（公孙渊总部，辽宁省辽阳市）相当遥远（两地航空距离三百二十公里），如果我们远征军前进缓慢，不能速战速决，则孙权可能对我们作骚扰性的攻击，甚至派轻装部队，发动突袭，也不一定。”

曹叡问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谁可以担任宰相（司徒）？”卢毓推荐隐士管宁，曹叡不接受，再问还有没有别人？卢毓回答说：“敦厚诚实的有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韩暨，节操清高的有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耿直忠贞的有祭祀部长（太常）常林。”

二月十一日，曹叡任命韩暨当宰相（司徒）。

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皇帝（二任）刘禅（本年三十二岁），立张女士当皇后，是前任张皇后的妹妹（张飞的另一个女儿）。

封王贵人的儿子刘璇当皇太子，刘瑶当安定王。

农林部长（大司农）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人孟光，向皇家图书馆管理官（秘书郎）郤正（郤，音xì，姓），查问皇太子刘璇读书情形跟性格爱好倾向，郤正说：“皇太子侍奉双亲，恭敬孝顺；读书从早到晚，都不懈怠；有古代‘世子’（国君合法继承人）的风范。接待臣僚部属，用心宽厚。”孟光说：“像你所形容的，民间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会如此。我所关心的是皇太子的权术智谋如何？”郤正说：“教导太子的正道，是使他如何孝顺父母，不可以胆大妄为。权术到紧急时才会产生，智略又深藏在胸怀之内，到底有与没有，怎么可以预知？”孟光知道郤正谨慎，不敢畅所欲言，只说：“我口无遮拦，不知道忌讳，现在天下还没有定于一统，智谋自然占第一位；但智谋是先天秉性，后天是教不出来的。皇太子读书，怎么能跟我们一样，博闻强记，等待高位的人询问？好像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博士），要对皇帝所提的问题，写出答案，以谋求一官半职？你应该在最重要的关键上用功夫！”郤正认为孟光的论点正确。郤正，是郤俭的孙子（郤俭担任益州州长，被变民所杀。参考一八八年六月）。

夏季，六月，曹魏远征军，抵达辽东（辽宁省）。燕王公孙渊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卑衍（卑，姓）、杨祚，率步骑兵数万人，在辽隧（辽宁省海城市西北）阻截，构筑围墙及壕沟二十余华里。曹魏远征军各将领打算攻击，司马懿说：“敌人所以坚壁清野，就是想把我们拖死，现在攻击，正跳进他们圈套。而且，敌人主力在此，他们根据地（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必然空虚，我们直接攻击襄平，一定可以击破。”遂制作大量旗帜，表示要向南方迂回。卑衍等率所有的精锐，南下阻截，司马懿暗中渡过辽河，向北挺进，直扑襄平。卑衍等大为恐慌，乘夜撤退。曹魏远征军进抵首山（襄平西南），公孙渊再命卑衍等迎战。司马懿迎头痛击，大破卑衍兵团，遂进军包围襄平。

秋季，七月，大雨不停，辽河水位突然增高，运输粮秣船队，从辽口（辽宁省营口市，辽河注入渤海处）一直抵达襄平城下。可是，大雨降了一个多月，平地水深数尺，曹魏远征军恐惧，很多将领都准备把营垒撤退到较高地方，司马懿下令：“再有人谈论迁移，斩！”司令部参谋官（都督令史）张静违犯此项军令，立即诛杀，军心才告安定。襄平虽被曹魏远征军包围，但受到水势保护，人民照样出城砍柴、牧羊牧牛。曹魏远征军将领打算俘虏这些樵夫牧童，司马懿不准。军政官（司马）陈珪说：“从前，



进攻上庸（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时，八道同时进发，日夜不息，十五天就把坚城攻陷，砍下孟达人头（参考二二八年正月）。这一次我们跋涉的路程更远，却这么安闲，我实在想不通。”司马懿说：“孟达守城的部队少，可是粮食却足支持一年，我们军队人数比他多四倍，粮食不能支持一个月，用一月攻击一年，怎么能不速战速决！我们用四个人攻击一个人，即令大军死亡一半，只要能够攻克，都要去做，所以不顾死伤，是跟粮食竞争。现在，情形恰恰相反，敌人军队多，我们军队少；敌人粮少，我们粮多。何况大水泛滥，限制我们行动，即令想攻城，又如何攻法？自京师（首都洛阳）出发，不担心敌人攻击，只担心敌人逃走。现在，敌人粮食快要吃完，可是我们的包围圈还没有完成，如果掠夺他们的牛马，阻止他们砍柴放牧，势将逼他们逃走。战争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必须随机应变。敌人仗恃庞大的军力，又仗恃大雨不止，所以虽然饥困，不肯认输，我们当显示我们束手无策，使他们安心固守。贪图一点小利，使他们受到惊吓，弃城逃走，不是好的计谋。”这时，中央政府得到远征军被大雨困住的消息，一致主张撤退，皇帝曹叡说：“司马懿有能力控制危局，捉住公孙渊，指日可待。”

大雨终于停止，司马懿的包围圈完成，开始作灭国性攻击，高堆土山，挖掘地道，使用楼车监视城中动静，冲车撞击城墙。士卒用盾牌遮住头部，手执钩链，冒死攀登，日夜不停地猛烈攻击，射箭和投掷石头，密集如雨。公孙渊窘困紧急，而城中粮食已经吃光，人民互相格杀，煮食对方尸体（人间惨事），大量死亡，将领杨祚等出城投降。

八月，燕王公孙渊派相国王建、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柳甫，出城晋见司马懿，请求远征军暂时解围，稍向后退，公孙渊君臣当自己捆绑，出来投降。司马懿下令斩王建、柳甫，用公文通知公孙渊，说：“楚国和郑国，地位相等，郑国国君还要脱下上衣，光着脊背，手牵羊只，出城迎降（《左传》〈前五九七年〉：楚王【六任庄王】半侣攻击郑国，郑国国君【十三任襄公】姬坚，肉袒牵羊迎降）。而我，是天子（曹叡）的上公（司马懿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三公之一），而王建等却打算叫我解围后退，这是什么态度？对这两个传话错误的老糊涂，已经诛杀。你如果还有别的话要说，可派头脑清楚、年轻一点的来。”公孙渊再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卫演晋见，请求指定一个日期，愿送出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对决，大致上有五种结局：能战就战，不能战就守，不能守就逃；其

他两条路是：投降或死亡！公孙渊不肯自己捆绑投降，当然是决心死亡，不必送什么人质。”

八月二十三日，襄平（辽宁省辽阳市）陷落，公孙渊跟他的儿子公孙脩，在数百骑兵保护下，突围向东南逃走，曹魏远征军急行追击，在梁水（太子河，辽河支流）河边追及，斩公孙渊父子。

司马懿进入襄平，诛杀燕王国三公、部长级以下官员，以及士兵、小民等七千余人，筑成“京观”（把尸首累积在一起，再用土累积在群尸之上，堆成高丘，称“京观”）。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带方郡（朝鲜半岛沙里院城）、乐浪郡（朝鲜半岛平壤市）、玄菟郡（辽宁省沈阳市），四个郡全部收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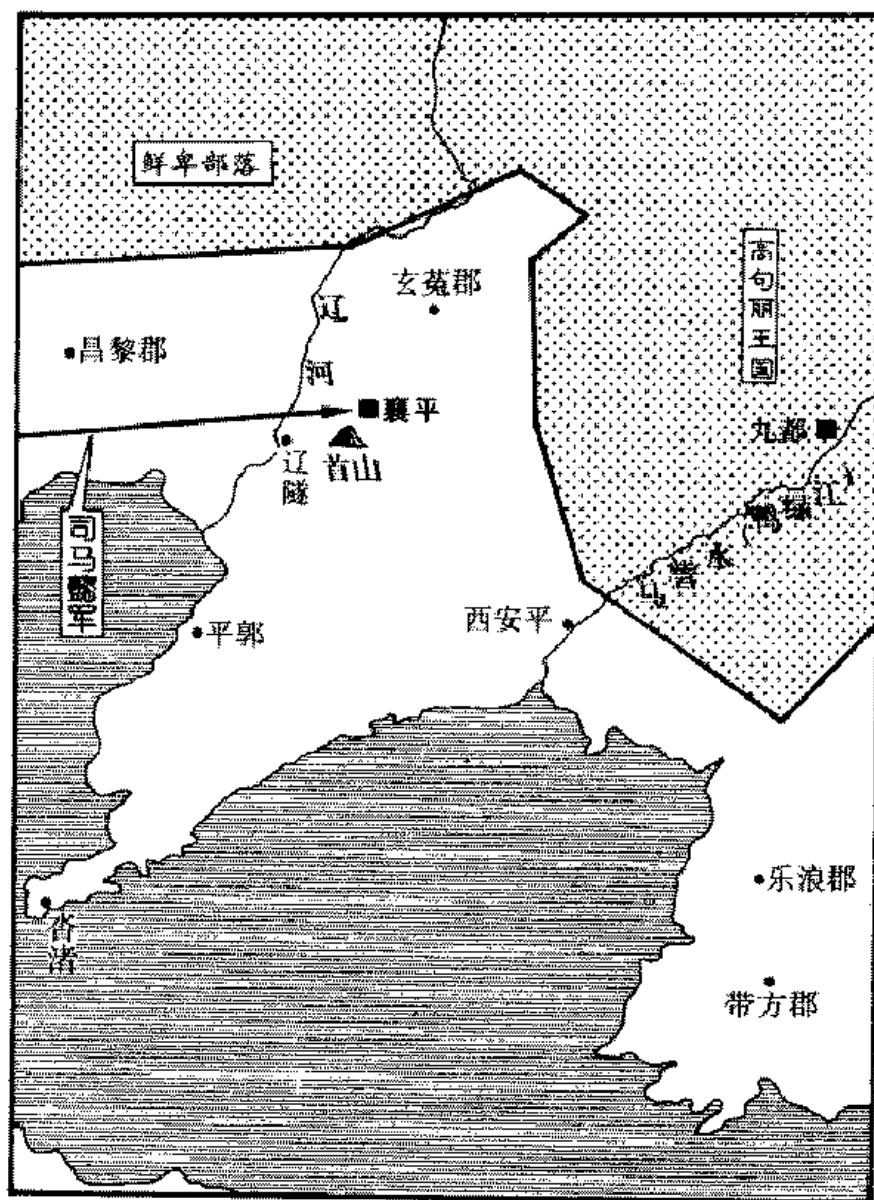
公孙渊将宣布独立时，将军纶直、贾范等苦苦劝阻，公孙渊把他们诛杀。司马懿特地加高（封）纶直等的坟墓，任命他们的子孙当官，释放被公孙渊囚禁的叔父公孙恭（公孙渊夺取政权时，《通鉴》并没有载明囚禁叔父公孙恭；参考二二八年十二月。或是遗漏，或是以后才囚禁；如是当年囚禁，公孙恭在狱已整十年）。汉人希望返回故乡的，随意返回，遂班师。

最初，公孙渊的老哥公孙晃，于公孙恭在位时，被派到京师（首都洛阳）充当人质。公孙渊没有宣布独立之前，公孙晃不断指出公孙渊可能发生变化，请曹魏政府出军讨伐。等到公孙渊正式表明态度，人质应受制裁，曹魏帝曹叡不忍心把公孙晃绑赴街市斩首，打算改在监狱中处决。

司法部长（廷尉）高柔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公孙晃有数次之多，向国家贡献忠心，检举公孙渊行将闯出大祸。虽然他是叛乱犯的家属，可是他的情形，实在应该宽恕。孔丘曾安慰桓牛，要桓牛不要忧惧（桓牛【司马牛】的老哥桓魋【音 chuí】，将要掀起一场变乱，桓牛忧惧交集，孔丘勉励他：“只要问心无愧，便无忧无惧。”参考《论语·颜渊》）。祁奚也指出羊舌肸（音 xī）没有过失（春秋时代晋国驱逐栾盈，杀栾盈同党羊舌虎，逮捕羊舌虎的老哥羊舌肸囚禁。元老祁奚向当权的范士臼说：“姬鲜【管国国君】、姬度【蔡国国君】，因叛变受到诛杀处分，可是姬旦【周公】却拥护姬发【周一任王】。为什么为了羊舌虎，而舍弃国家栋梁羊舌肸？”范士臼把这话告诉其他高官，遂赦免羊舌肸。参考《左传》〈前五五二年〉），这都是古时候美好的义行。我认为：公孙晃如果确实有过检举，应饶他一死；如果他并没有，应在街市





三世纪·二三八年六月至八月 司马懿击斩公孙渊

之上斩首。而今，既不赦他的命，又不公开他的罪状，只紧闭囚门，迫使他自杀。四方将对我们批评，认为我们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曹叡不接受，竟派人带着麝着金属的毒酒，强迫公孙晃跟他的妻子喝下。然后赏赐棺木寿衣，埋葬在公孙晃住宅。

4

曹魏衰败

一、曹叡生活糜烂

二三五年，曹魏帝曹叡，有一种建筑宫殿的狂热，既兴建许昌宫（参考二三二年九月），又兴建洛阳宫——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观高十余丈；而仍不断征调民夫，民间种桑耕田，几乎停顿。最高监察长（司空）陈群上书说：“从前，姒文命（夏王朝一任禹帝）继承伊祁放勋（黄帝王朝六任尧帝）、姚重华（黄帝王朝七任舜帝）的盛世，仍然住简陋的宫殿，穿朴素的衣服。何况今天，我们处在天下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全国人民，比起西汉王朝刘恒（西汉王朝五任文帝）、刘启（西汉王朝六任景帝）时代，不过一个大郡（西汉王朝人口最多时，有五千九百万。东汉王朝人口最多时，有五千万。三国鼎立后，曹魏帝国人口只四百四十三万，东吴帝国人口只二百五十万，蜀汉帝国最少，只一百零八万。三国人口合计，不过八百零一万。自黄巾民变到改朝换代大混战，四十余年间，人口锐减五分之四，四千余万人死亡。说明杀戮之惨和汉人灾难之重），加上边境正在对抗，将士劳苦，万一再发生水灾旱灾，更值得深忧。从前，刘备自成都到白水（关城，陕西省宁强县西北阳平关），沿途兴筑宾馆（《典略》：从成都到白水关，四百余华里，起馆舍，筑亭障）。太祖（曹操）知道刘备正在奴役他的人民，消耗他的人力资源。而今中国（曹魏）也如此做，恐怕正是东吴、蜀汉的盼望。这是安和危的契机，请陛下明察。”曹叡回答说：“帝王事业和帝王宫殿，应该并行。等到把敌人消灭之后，只要停止军事行动就可以了，那时候再不会大兴土木。这正是你的责任——萧何当初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督造未央宫（萧何建未央宫，豪华盖世。参考前二〇〇年二月）。陈群说：“从前，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高祖）的对手只有项羽，项羽亡后，而秦王朝旧有的宫殿，全都烧毁。萧何兴筑武器库、粮食库，都是因应紧急需要，而刘邦仍责备它过于华丽。现在，两个强大的盗匪集团（东吴、蜀汉）还没有平定，形势跟古代完全不同。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都会有一套摆在桌面上光明正大的理由。何况以皇帝之尊，谁敢违背？之前，陛下要拆掉武器库，说是不可以不拆掉；后来，陛下要重建武器库，又说是不可以不重建。陛下一定要兴筑宫殿，我们纵有万种理由，都没有用。如果陛下留意历史教训，回心转意，也不是我们做臣属的影响力。刘阳（东汉王朝二任明帝）要盖德阳殿，钟离意劝阻，刘阳立刻停止，可是后来仍继续兴筑，等到落成，对文武百官说：‘钟离意如果仍在，我这个殿可盖不成。’帝王岂怕一个臣属？只是为了造福人民而已。我没有能力使陛下听完我的话，自问不如钟离意。”曹叡稍稍俭省。

曹叡沉迷在美女阵中，皇宫小老婆群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政府文武百官（魏王曹操时，第一级“夫人”、第二级“昭仪”、第三级“婕妤”、第四级“容华”、第五级“美人”。一任帝曹丕时，第一级“贵嫔”、第二级“夫人”、第三级“淑媛”、第四级“昭仪”，第五级“修容”、第六级“婕妤”、第七级“容华”、第八级“美人”、第九级“顺成”、第十级“良人”。二任帝曹叡时，第一级“贵嫔”、第二级“夫人”，位爵极尊，无所比；第三级“淑妃”，位比相国，爵比亲王；第四级“淑媛”，位比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爵比公爵；第五级“昭仪”，比一级侯爵【县侯】；第六级“昭华”，比二级侯爵【乡侯】；第七级“修容”，比三级侯爵【亭侯】；第八级“修仪”，比关内侯；第九级“婕妤”，比中二千石；第十级“容华”，比真二千石；第十一级“美人”，比二千石；第十二级“良人”，比千石）。自贵人（应为贵嫔）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数千人之多。遴选读书识字的美女六人，担任“女秘书”（女尚书），授权给她们处理政府官员呈报的奏章；认为可行的，就代替皇帝批准。司法部长（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珍惜十家的费用，不去兴筑一个小小台殿。霍去病忧虑匈奴为害中国，不去盖房买屋（参考前一一九年）。何况今天的浪费，不仅两千两黄金（参考前一五七年）；所忧虑的，不限于北方少数民族。我建议，先粗略地完成现在正盖的这些宫殿，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使被征召充当工匠的民夫，返回家园，恢复农民工

作。等到两方面（东吴和蜀汉）平定，再继续兴建。《周礼》：天子后妃姬妾，共一百二十人（正妻“王后”一人、小老婆群“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御妻”八十一人），小老婆群的人数，已经够多。现在皇宫里的后妃姬妾数目，超过这数倍，皇上的子嗣未能昌盛（曹叡迄今没有儿子），恐怕跟这个有关。我愚昧地认为，只需要选择少数端庄贤淑的美女，留在皇宫，其他的都遣送她们回家。使陛下得以休息静养，清心寡欲。如此，《螽斯》多子多孙（参考一三一年）的征兆，可能出现。”曹叡回答说：“你分析得很清楚，其他的事情，也盼望你进言！”

这时，狩猎法令严峻而残酷，杀死皇家禁地一只鹿的人处死刑，财产没收。告密的人，加重赏赐。司法部长（廷尉）高柔，再上书说：“近年来，农民被强征民夫，充当各种劳役（如兴建宫殿之类），耕田人数，已大大减少。又加上狩猎禁令：麋鹿闯到民间农田之中，啃食庄稼嫩苗，到处伤害，农家损失，不可计算。农民虽然设立木栅障碍，但材料脆弱，仍阻挡不住。就在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一带，周遭数百华里之广，一年都没有收成。方今，天下粮食生产得很少，麋鹿蹂躏得却很多。万一仓促之间，爆发战争，要动员大军，或水旱天灾，寸草不长，我们将用什么抵御敌人侵犯？只有恳求陛下准许农民捕捉那些践踏他们庄稼的麋鹿。放宽狩猎禁令，人民才能维持生活，万家才能称颂。”

曹叡又打算铲平北邙山（河南省孟津县东南，首都洛阳城跟黄河之间的横亘山脉），在上面建筑高台，遥望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辛毗规劝说：“地形构造，天生的有高有低、有上有下，如果反其道而行，可是逆天行事。再加上耗费人力，人民无法负担这份苦役。而且，一旦九河（泛指天下河流）堤岸决口，洪水成灾，山脉五陵，全都铲成平地，将用什么阻挡！”曹叡才停止。

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谨奉武皇帝（曹操）开创的大业，固守文皇帝（曹丕）遵循的方向，实应该不断回溯古圣先贤的治绩，考察各王朝末代的暴政。假使当初刘志（桓）、刘宏（灵）不摧毁刘邦（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刘恒（文）、刘启（景）的谦恭节俭风气；那么，我们太祖（曹操）虽然神圣威武，也没有用处，而陛下又怎么会有今天这种尊贵？而今，东吴、蜀汉，都没有平定，大军仍羁留边疆。国内各种修建工程，只有请陛下一切节约。”曹叡用诏书回答，诏书上用辞谦敬。





杨阜再上书说：“伊祁放勋（尧）住在茅屋之中，万国升平。姒文命（禹）住在简陋的宫殿里，天下安居乐业。到了商王朝和周王朝，宫殿高度，也不过增高了三尺，宽度也不过只容纳九桌筵席。可是，到了姒履癸（桀），用玉石建造家屋，用象牙装饰走廊；而子受辛（纣）更兴筑倾宫、鹿台（方三华里，高千丈），遂把他们的王朝政权断送。半围（楚王国十任王灵王）因兴建章华台，而身受大祸（半围兴建章华台劳民伤财是事实，身受大祸也是事实，但身受大祸不由于章华台，而由于久游乾溪【安徽省亳州市东南】不归。前五二九年，王弟半弃疾突击首都郢都【湖北省江陵县】，半围的军队溃散，半围上吊自杀）。嬴政（秦王朝一任帝）因兴建阿房宫，只传位两代，便归消灭（事实上传位三代）。不顾人民劳动力的极限，只顾自己声色犬马的享受，没有一个逃过覆亡的命运。陛下应该效法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姒文命（禹）、子天乙（汤）、姬昌（文）、姬发（武）；不应该效法姒履癸（夏桀）、子受辛（殷纣）、半围（楚灵）、嬴政（秦皇）。然而，陛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只管自己的快乐舒适，只关心自己的宫殿楼台，势必招来政府倾覆、国家灭亡的灾难。君王是头，臣属是四肢，要活一齐活，要死一齐死，有福共享，有祸同担。我虽然愚劣卑怯，却不敢忘掉作一个直言忠臣的大义。言辞不激烈，便不能感动陛下，陛下如果不理会我的建议，恐怕皇祖（曹操）、烈考（一任帝曹丕）的福分，将坠落在地，跌成粉碎。假使我的一死能弥补错失的万分之一，则我死之日，仍是有生之年。手扶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递后，曹叡感动，亲手写诏书回答。

曹叡曾经头戴便帽，身穿短袖上衣（不仅古人而已，直到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中国才开始有人穿短袖，曾引起当时社会的震撼，尤其对女人的短袖【短仅及肘】，甚至破口大骂），杨阜问曹叡说：“在礼仪上，这是什么制服？”曹叡不作回答，但从此之后，不穿法定的衣裳，便不接见杨阜。

杨阜又上书要求遣散没有陪过宿的美女，遂召见宫廷御衣库（御府）官员，查问宫女人数，官员依照传统规定，回答说：“这是国家机密，不可以泄露。”杨阜大怒，下令责打一百大板，斥责说：“国家的机密，不信赖部长（九卿），难道只信赖你这个低级小吏？”曹叡听到报告，对杨阜更是敬畏。

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姒勾践鼓励人民生育，准备将来复国之用（前四九一年，被吴王国俘虏的越王姒勾践，释放回国

后，下令：年轻人不准娶年长妇女，年老人不准娶年少妇女。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二十岁不娶，惩罚他们的父母。将分娩时报告政府，由国家医生免费接生。生男孩，赏赐酒两壶、狗一只。生女孩，赏赐酒二壶、猪一只。生三个孩子，由政府供应乳母。生两个孩子，由政府供应食物）。姬平（燕王国四任王昭王）慰问人民的疾病贫苦，准备雪耻复仇（参考前三一二年）。所以贫穷的越王国终于灭掉强大的吴王国，弱小的燕王国也终于征服劲敌齐王国。而今，两个强大的敌人（东吴与蜀汉），如果不能在我们手中铲除，百世的后代，都会责备陛下。以陛下英明神武的策略，如果分别缓急，暂停可以缓办的事情，而专心讨伐盗匪（东吴与蜀汉），我认为并不困难。”

立法官（中书侍郎）东莱郡（山东省龙口市东黄城集）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譬喻人民：‘水可以使船航行，水也可以使船翻覆。’（《孔子家语》孔丘语）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已筋疲力尽，而仍拼命奔跑，一定把马跑死。’（《荀子》：鲁国国君姬宋【二十七任定公】向颜渊询问东野子的驾车能力，颜渊说：‘东野子的驾车技术太好了，但他会把马跑死。’姬宋说：‘你怎么知道？’颜渊说：‘从前，姚重华【舜】很会支配民众，造父很会驾驶车马。姚重华从不把民众的力量使尽，造父也从不把马匹的力量使尽。所以，姚重华不会丧失民众的拥戴，造父不会丧失马匹的生命。可是，今天观察东野子驾车，马力已尽，而他仍继续驱策，结果不问可知。’）现在，人民的劳役苦差，一个接连一个，男女分隔天涯，不能团聚。盼望陛下警惕东野子的错误措施，注意到水能覆舟的譬喻；使奔驰的马，在没有跑死之前，停下脚步；使人民在筋疲力尽之前，获得休息。从前，西汉王朝统治全国，到刘恒（五任文帝）时代，所有封国国君，都是刘姓皇家子弟，应该是一派升平，而贾谊洞烛机先，已经忧虑，他形容当时的局势说：‘把火苗放到柴堆之下，自己躺在柴堆上面，却认为十分安全！’（参考前一七四年）现在，贼寇（东吴与蜀汉）还没有消灭，勇猛的将领一个个手握重兵。加以限制则无法应付敌人，但手握重兵太久，一定尾大不掉，遗下祸患给子孙。正当王朝鼎盛的时候，不去倾全力铲除灾患，将来如果子孙软弱无能，恐怕是皇家最大的忧虑。假使贾谊从地下起来，比起他那个时代，将更要焦心痛哭。”曹叡听不进去。

宫廷事务管理官（殿中监），督促劳役苦工，擅自逮捕总监察署（御史台）所属的图书管理官（兰台令史）。政务署右执行官（右仆射）卫臻，



查办奏报，曹叡下诏说：“宫殿不能完成，我最关切，你查办此事，是何居心？”卫臻说：“古代有禁止官府互相侵犯的法令，并不是厌恶他们努力工作，而是收到的利益太小，而破坏制度的害处太大。我发现特务情报官（校事）作风，都类乎此（曹操当权后，设立“校事”，使调查臣属部下的言行）。如果宽恕不理，我恐怕各机关势将互相越权越职，甚至凌辱上级。”政务署执行官（尚书）涿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孙礼，乘势请求停工。曹叡下诏说：“我采纳你忠直的建议，立刻把民夫差役，遣送回乡！”监工官员要求再延长一个月，宫殿就可完成。孙礼不再重新奏请，而直接前往工地，声称奉到圣旨，民夫差役，一律释放。曹叡对孙礼的出奇制胜，大为欣赏，没有责备。曹叡对群臣的忠直言论，虽然不能完全听从，但都宽大包容。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失火。曹叡问高级咨询官（侍中）兼天文台长（太史令）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人高堂隆说：“这是什么过失引起的？古书上有没有祈求神灵的规定？”高堂隆回答说：“《易传》（京房著）说：‘在上位的人不知道俭省，在下面的人不知道克制，罪恶的大火焚烧他的房舍。’又说：‘君王增高他的楼台，天火生灾。’这正是君王一味修饰他的宫殿，不知道人民财力已经枯竭，上天降下大旱，火从高处烧起。”曹叡再下诏问高堂隆：“我曾经听说，刘彻（汉武）时候，柏梁台大火之后，刘彻反而兴建更多更大的宫殿，用来克制（参考前一〇四年），意义何在？”高堂隆回答说：“这是巫师的主张，不是圣贤的指示。《五行志》记载：‘柏梁台大火之后，发生江充巫蛊惨案（参考前九一年）。’从这项记载，说明巫师建议兴筑建章宫，并没有克制灾难的功能。现在要做的事是，应该释放民夫差役；宫殿规模，务求节约，把烧毁的崇华台清扫干净，不要立即再大兴土木，则瑞草、嘉禾，一定出现京师（首都洛阳）。如果仍继续耗尽人力体力，榨枯人民财产，不是招致祥瑞、安抚远方人民的方法。”

八月，曹魏帝曹叡，下诏重建崇华殿，改名九龙殿（当时各郡、各封国奏称看到真龙，前后九次，所以共看到九条龙），另行挖凿水道，使谷水流经九龙殿前（谷水，发源于河南省浉池县西，向东流经洛阳，于偃师县注入洛水），用白玉砌出水井，绸缎包住栏杆；水从巨大的玉雕蟾蜍口中流入，再从巨大的玉雕神龙口中吐出。命国立大学教授（博士）扶风郡（陕西省兴平市）人马钧，制造指南车，并制造其他百种游戏，都用水力推动

(有木人击鼓、木人吹箫、木人跳绳、木人斗剑、木人捣米、木人推磨、木人斗鸡，精巧百端)。

凌霄阁刚刚搭好鹰架，就有鹊鸟在上面筑巢。曹叡向高堂隆询问是什么预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喜鹊有巢/维鸠居之。’而今大兴宫殿，更筑凌霄阁，喜鹊在上面搭巢，应是宫殿不能完成，此身不能进住的预兆。上天的意思好像在说：‘宫殿没有完成之前，就落到其他姓氏的人手中。’这是上天的警告。天道不偏不私，只赐福给善良的人。子太戊（商王朝十任帝中宗）、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看到天变灾异（子太戊时，金匱宝殿上长出稻谷和桑树；子武丁时，野鸡飞到祭祀用的大锅把手上高啼；当时都认为是厄运），惶悚恐惧，所以上天改降福分。而今，如果能停止各种苦役，增施德政，则‘三王’可能增为‘四王’（三王：儒家学派歌颂的三个开创王朝的君王，夏王朝一任帝【禹帝】姁文命、商王朝一任帝【汤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武王】），‘五帝’可能增为‘六帝’（五帝：黄帝王朝一任帝【黄帝】姬轩辕、三任帝【高阳】姬颛顼、四任帝【高辛】姬亥、六任帝【尧帝】伊祁放勳、七任帝【舜帝】姚重华。儒家学派为什么单独挑出这五个人，而舍弃二任帝【金天】己摯、五任帝姬摯，原因不明），岂止子太戊、子武丁转祸为福而已。”曹叡十分感动，面色庄重。

曹叡性情严厉而急躁，监督宫殿工程的官员，在时限内不能完工，曹叡亲自召见查问，官员们正在陈述原因，话还在口中，卫士举刀一砍，人头已经落地。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兼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王肃，上书说：“到今天为止，宫殿仍没有完工，每天投入工程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容积庞大，足可以让陛下的圣体安居，也足够容纳六宫所有美女。只泰极殿前殿，工程浩大，仍在兴建，希望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而目前并没有担任紧急任务的工程部队，遴选体格健壮的一万人，担任这项工作。期限一年，一年后派下一梯次的工程部队接替。明确地告诉他们交接日期，他们就能愉快地工作；即令劳苦，也不会怨恨。计算起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万个工作天，不能说少。本来一年可以完成的，不妨三年完成。遣散所有由自己负担饮食费用的民夫差役，让他回家耕田种桑，这才是国家长远计划。政府在人民中有崇高的信用，是国家最珍贵的珍宝。从前，陛下前往洛阳时，征集民夫兴建营垒，有关机关明确地向农民保证，营垒一成，立刻遣送回家。可是，营垒成后，贪图他们的无偿劳力，硬是不肯



遣送，有关官员只看到眼前一点小利，不顾国家的大信。我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如果一定要征集民夫，应明确地宣布时限，并严格地遵守时限。遣送之后，如果再有其他需要，宁可作第二次征集，也不可以失信延长。陛下临时决定诛杀的人，当然都是有罪的人，应该诛杀。然而人民不知道详情，反而认为死者罪不至死，只是陛下一时暴起杀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请求陛下一律交给法官处理，同样是处死，不要使罪犯的血，污染宫廷，而又被外人猜疑。而且，人命至重，使他活下去难，杀他却十分容易，盖一旦断气，不能复续，所以圣贤最是慎重。从前刘恒（西汉王朝五任文帝）打算诛杀冒犯戒严的莽汉，司法部长（廷尉）张释之说：‘当时，陛下如果就杀掉他，也就罢了。现在既交给司法部，司法保护天下公平，不可以使它不公平。’（参考前一七七年）我以为张释之这段话，完全失去立场，不是忠臣应该说的话。试想，司法部长是天子的属官，都不可以不公平，天子怎么就可以不公平？这是看重自己，轻视君王，严重的不忠，可以不特别考虑。”

二、拒谏饰非

二三六年，冬季，十月十五日，大辰星旁，出现孛（音bèi）星；东方天际，也出现孛星。

曹魏帝国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高堂隆上书说：“帝王无论迁移国都，或兴筑城池，都要恭恭敬敬，先选定祭祀天神地神，以及祭祀祖先的地方。而兴建宫殿时，也都要先兴建皇家祭庙，其次再兴建马厩、仓库，最后才兴建住宅。而今，圜丘（首都南郊圆形祭天神坛）、方泽（首都北郊方形祭地神坛），以及皇家大会堂（明堂）、社稷（“社”是土神，“稷”是农神），各种神位，还没有安置。皇家祭庙也没有依照传统礼教，完善规划。而陛下却大肆兴筑宫殿，使人民不能从事他们的正常生产（农夫一旦被征集为无价劳工，便无人耕田）。外边的人认为：‘皇宫美女们的费用，跟全国总预算，几乎相等。’人民已无力负担，充满怨恨愤怒。《书经》说：‘上天聪明，事实上是人民聪明；上天威严，事实上是人民威严。’（《书经·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指出上天的赏罚，完全根据人民的心意，也就是顺应民心。用砍下来从不曾削刨过的原木做梁做椽，故意使宫殿简陋，正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

(虞)、姒文命(大禹),所建立永垂千秋的美好风范。用美玉兴筑高台和装饰房舍,正是姒履癸(夏癸)、子受辛(商辛)所做出的冒犯皇天的恶行。而今,宫殿的过分兴建,使彗星明显地在天空照耀,这是仁慈的天父恳切的训诫,陛下当竭尽孝子恭谨接受的本分,不应该忽视它,刺激上天更增愤怒。”

高堂隆多次向皇帝直言劝谏,曹叡大不高兴。高级咨询官(侍中)卢毓进言说:“我曾经听说:领袖圣明,则干部正直。古代圣明君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我不如高堂隆的地方。”曹叡怒意才算化解。卢毓,是卢植的儿子(卢植,参考一六八年六月)。

二三七年,秋季,九月,曹叡宠爱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人郭夫人,对皇后毛女士的爱情,逐渐消失。曹叡游逛后花园,听曲唱歌,尽兴狂欢。郭夫人要求邀请毛皇后参与,曹叡拒绝,并下令左右,不准让毛皇后知道;但仍有小报告悄悄传到毛皇后耳朵。第二天,毛皇后看到曹叡,说:“昨天北园(宫廷后花园在洛阳城北)的宴会,快乐不快乐?”曹叡反应激烈,认为左右竟敢不遵守他的禁令,逮捕十余人,全部诛杀,而且忽然间火上加油,怒不可遏。

九月二十二日,下令毛皇后自杀。

本年(二三七),曹魏帝国政府(首都洛阳)把原来设置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巨钟和悬钟巨架(钟虞(音jū))、铜骆驼(铜驼)、铜人、承露盘(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在柏梁台用铜铸“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上铸神仙手掌。法术师誓言,用神仙手掌上的露水,搅拌美玉粉末,喝下去可以不死),全都运到洛阳。承露盘拦腰折断,响声传到几十华里之外(势将造成伤亡)。而铜人太重,勉强运到霸城(陕西省西安市东北),无法再运,只好留在那里。

曹叡下令搜括天下铜器铜矿,另行熔铸两个铜人,命名“翁仲”,分别安置在首都洛阳皇宫司马门外。又熔铸黄龙一条,凤凰一只,黄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余,放在皇宫内殿之前。又在景阳山芳林园(三任帝曹芳登极后改名华林园)西北角,堆积土山,下令全体高级官员,都去搬运泥土,并在上面种植松树、竹子、杂木和美丽的花草;捕捉山中飞禽和奇异野兽,送到丛林豢养。

宰相府军事秘书(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阻说:

“我听说过,古代正直官员,把应说的话,全部奏报告君王,不恐惧君





王的诛杀。所以，周昌把刘邦比作姁履癸（桀）、子受辛（纣）；刘辅把赵飞燕比作婢女（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时，周昌进宫有所报告，刘邦正抱着戚懿。周昌急行退出，刘邦追出来拉住，骑到周昌脖子上，问说：“我是个什么样的君王？”周昌仰起头说：“你是个姁履癸、子受辛之类君王。”刘邦大笑。十二任帝刘骃时，想擢升赵飞燕当皇后，刘辅上书说：“腐烂了的木头不可以当梁柱，卑贱的婢女不可以当女主人。”参考前一六年四月）。他们天性忠直，虽面前放着利刀白刃和滚水沸腾的巨锅，都不畏惧，只不过是当时的君王，珍惜他的政权。

“自从惠帝（司马衷）永熙到现在（已四十年），战争不断，人民或全家死亡，或一门尽灭，即令有活着的，也不过只剩下老弱孤寡。陛下如果因为宫殿狭小，必须扩建，也应该利用不妨碍农耕的适当时机，何况还有比扩建宫殿更没有必要的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都是圣明君王所不愿兴建的东西，它们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三倍于兴建宫殿。陛下既然尊重你的部属，让他头戴官帽、身穿绣服，走路都坐车轿，跟对待一些平民，完全不同。可是，却忽然间叫他们挖掘泥土，再把泥土背上假山，风吹日晒，面目又黑又脏，官帽华衣，破破烂烂，丢尽国家的颜面，为的只不过装饰那个对国家毫无裨益的林园，实在不可。

“孔丘说：‘君王对臣属应尽礼，臣属对君王应尽忠。’君王对臣属不尽礼，臣属对君王不忠心，国家如何存在？我知道我一旦说出这话，一定会死。然而，我不过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而已，生对国家无益，死对国家无损。提笔流泪，此心已先与世长辞。我有八个儿子，我被诛杀之后，连累陛下抚养。”

奏章呈递前夕，董寻作全身沐浴，等待皇帝反应。曹叡果然说：“董寻真不怕死？”主管官员听到这句话，立刻提出弹劾，要求逮捕董寻；曹叡批示：“不必。”

高堂隆上书说：“现代一些肤浅的小人物，总是夸张秦王朝和两汉王朝的那种奢侈淫靡生活，迷惑陛下的圣心，去寻求搬运那些足使人丧志亡国的东西（指巨钟、铜驼、铜人、承露盘），人民劳苦，金钱浪费；伤害德政，这不是提倡礼仪、制作圣乐，使国家祥和、神明保佑的美好方法。”

曹叡不理。高堂隆再上奏说：

“从前，洪水暴发，波浪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姁鯀治水九年，姁文命治水十三年），君王伊祁放勋（尧）和臣属姚重华（舜），仍面朝南方，安

然上坐，并没有到工地亲自操作。而今，情况并没有当时那么紧急，却叫三公、部长、国务官等高级官员，跟工匠奴仆混杂在一起，去挑土堆山，这件事如果传播到四方少数民族，不是美好的声誉；记载在历史上，也不是美好的赞誉。吴（东吴帝国）、蜀（蜀汉帝国）两个盗匪集团，还没有消灭，他们不是北方沙漠地带那些最多不过占据村落、劫掠城池的小贼，而是僭越地自称皇帝，打算跟中国（曹魏）争霸的强大势力。

“如果有人向陛下报告：‘孙权、刘禅，都在改革内政，减轻赋税，一举一动，听取年纪大的或贤能人才的意见，事事遵守国家法令制度。’陛下听到后，岂不是十分震惊，而厌恶他们如此？认为更难马上把他们消灭，深为国家忧虑。相反的，如果有人向陛下报告：‘两个匪酋，都不走正路，横行霸道，奢侈淫乐，丝毫不能节制；辖区内的赋税沉重，人民不能忍受，怨恨的声音日益高涨。’陛下听到后，岂不高兴他们筋疲力尽，认为消灭他们十分容易？假定是如此的话，请陛下换一换位置去想，是非善恶，便十分明显。

“每一个亡国的君王，都坚信不会亡国，而最后竟然亡国。每一个圣明的君王，都兢兢业业，认为随时都会亡国，而最后却没有亡国。今天，全国一片萧条，家家户户，没有一石（音 dàn）以上的存粮，国库之内，也没有维持一年以上的积蓄。外有强大的敌人，使大军暴露在贫苦蛮荒之地，不能休息；内部又大兴土木，各州各郡全陷骚动。万一遇到敌人突击，边疆告警，我恐怕投身大兴土木的壮士，不能分身战场。同时，官员将士们的俸禄薪资，逐渐减少，比起从前，不过五分之一；对退休的官员，也不再发给生活费用；从前完全免除赋税的，而今也要缴纳一半。政府收入，比从前超过两倍；国家军政正式开支，比从前减少三分之一，国库应有丰富的盈余才对。

“可是，国库不但没有盈余，反而年年不够，甚至连牛肉都要抽税。那么，政府所有收入，既不在国库，一定在其他地方（指用来大兴土木、搬运巨钟等）。官员们的薪俸、谷米、布匹，都是君王们因他们辛劳而发给的报酬，官员赖以维生，一旦废除，是断绝他们的生路，他们应该得到的，却被无情地剥夺掉，怨恨自然兴起。”

曹叡看到后，对立法署长（中书令）、总立法长（中书监）说：“看到高堂隆的奏章，使我恐惧！”

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卫觊上书说：





“发表议论的人，多数都说一些陛下耳朵听起来十分舒服的话。谈到政治，一口咬定陛下是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谈到战争，一口咬定孙权、刘禅不过是两只老鼠。我却以为不然。四海之内，分裂为三个国家，英雄豪杰，各人贡献各人的智力，各人效忠各人的君王，跟当初六国分治的情势（战国时代，七国并存，不知六国指哪六国）没有两样。现在，千里荒凉，没有人烟；残存下来的人民，贫苦穷困。陛下如果再不留心照顾，国家将更凋零，永不能复兴。武皇帝（曹操）时，皇宫每餐，不过一盘肉而已，衣服不穿锦绣，坐垫边缘不加任何修饰，所用器具，不用朱砂油漆。因为如此节俭刻苦，才终于平定天下，把福分留给子孙，这都是陛下亲眼看到的。

“当前的重要工作，应请陛下跟臣僚，上下同心，检查国库，控制预算，不作额外开支。量入为出，还怕不够；工程不断，奢侈一天比一天升高，国家财政，终会枯竭。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相信神仙，认为必须用云端的露水，调和玉石粉末，喝下才可长生；所以铸成神仙手掌，伸到半空，承受高处云露。陛下通达聪明，对刘彻的行为，每每嗤笑。刘彻希望得到露水，人们还对他抨击；陛下并不希望得到露水，却去把承露盘运来，摆在那里，毫无用处；却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这些，陛下都应该深思，自我克制。”

这时，曹叡下诏，调查天下美女，已经结婚而丈夫不过是普通平民或低级官吏的，一律改嫁给出征战士。但夫家如果缴纳相当数目的牛马牲口，也可以把妻子赎回。而就在这批美女中，挑选更漂亮的，送入皇宫，供皇帝娱乐。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沛国（江苏省沛县）人张茂，上书规劝说：

“陛下，是上天之子；平民、战士，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平民的妻子，给予战士，无异于夺取嫂嫂，给予弟弟，对一个当父母的而言，爱心就有偏私。而且，诏书上说：准予用年龄、毛色，跟妻子的年龄、容貌相当的牛马牲畜代替。于是富有的人倾家荡产，贫穷的人典当借债，用高价购买牛马，去赎回妻子。陛下用许配出征战士的美名，拆散民间夫妇，实际上不过征集到皇宫内院，而把宫中原有色衰的宫女，放出来嫁给战士。得到妻子的战士，未必欢喜，而失去妻子的平民，一定悲哀。或穷困（赎得妻子，债台高筑）、或愁苦（失去妻子，家破人亡），大家都心怀怨恨。一个拥有天下的君王，得不到人民的欢心，很少不陷于危险。

“而且，大军驻屯原野，有数十万人，每天的费用，不少于千斤黄金。把全国所有田赋税捐的收入，都当做军费，还不够用，何况皇宫内院那么多编制外的美女？再加上皇后妃妾跟皇太后的娘家，随便赏赐，内外浪费，开支超过军费的一半。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挖掘土地，凿成湖泊（太液池），堆积泥土，建成假山（瀛洲，渐台等。参考前一〇四年）。庆幸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对手跟他对抗。自从天下大乱（黄巾民变之后），四五十年以来，马不离鞍，人不解甲，强大的敌人，在边疆虎视眈眈，企图消灭曹姓皇族。陛下不战战兢兢、刻苦节约，却用全副精力，追求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宫廷御库房（中尚方）制造游戏玩物，后花园竖立承露盘，这固然可使耳目舒服愉快，但也正是以鼓励敌人大举侵犯的野心。舍弃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节俭美德，去追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毫无节制的恶行，我暗中为陛下惋惜。”

曹叡不理。高堂隆病重，口述最后建议，呈递皇帝，说：

“曾参有言：‘人快要死的时候，言谈充满宽厚。’（《论语·泰伯》）我的病有增无减，常恐怕突然去世，忠心无法表达，一片赤诚，请陛下稍稍察看。我曾经观察，三代（夏、商、周）政权建立后，英明的君王，上下相传，长达数百年，每一尺每一寸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人民，都是他的臣僚。然而，他们的后裔姒履癸、子受辛两个恶徒，随心所欲，终于皇天震怒，君王宝座，被摧毁成为废墟。姒履癸（桀）被放逐到鸣条（河南省封丘县东。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在鸣条击败姒履癸，把姒履癸放逐到南巢【安徽省桐城县】。放逐到鸣条，误记）。子受辛（纣）的人头悬挂在白旗之上（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攻陷朝歌【河南省淇县】，向子受辛的尸体，发射三箭，然后下车，先用轻佩剑击刺，再用铜斧砍下子受辛人头，悬挂大白旗上。又向摇尾分子恶来的嘴巴发箭解恨，再向子受辛的两位宠姬【其中之一可能是苏妲己】的尸体，也发三箭，用轻佩剑击刺，用铁斧砍下三人人头，悬挂小白旗上），他们所坐的天子尊位，被子天乙（汤）、姬发（武）夺取，难道姒履癸、子受辛跟普通人不同？他们固然也是圣明君王的后裔！文帝（曹丕）黄初时，上天曾发出警告，燕子巢中，发现一只怪鸟，嘴部、脚爪、胸前，全是赤红颜色，这是帝国最大的奇事（《晋书·五行志》：二二〇年，未央宫有燕生鹰，口爪俱赤）。应该严防凶猛飞扬的将领，在萧墙（自己院墙）之内发难。我建议：最好命所有亲王，在他的采邑封国之内，设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重镇，维护首都所



在的京畿，保卫皇家。上天不特别亲爱某一个人，而只看谁有德行。人民歌颂德政，政府寿命自然延长；人民怨恨，上天自然收回对旧王朝的宠爱，鼓励新王朝兴起。由这个观点可知：天下，是全国人民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

曹叡亲手书写诏书，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逝世。

三、罢黜司马懿

二三八年，冬季，十二月，最初，曹操还是东汉王朝魏公的时候，任命鄴县（河南省永城县西鄴城乡）县长刘放、军事参议官（参军事）孙资，同当皇家图书馆管理官（秘书郎）。曹丕（曹魏帝国一任帝）建立帝国后，改名为立法署（中书），任命孙资当立法署长（中书令），刘放当总立法长（中书监。“令”、“监”官级都是“第三品”，职掌相同，可能是双头马车制，都是首长。古代官制模糊，“令”、“监”地位又变化无常，有时有令无监，有时有监无令，有时并存，姑且称“立法署长”、“总立法长”，增加印象），二人遂同时掌握机要（情势演变：“尚书”既逐渐脱离宫廷，成为政府机关，“中书”遂代替“尚书”之职）。

曹叡登上宝座，对刘放、孙资，更是宠爱信任，全加衔高级咨询官（侍中）、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封本县侯爵（刘放是涿郡【河北省涿州市】方城县【河北省固安县】人，封方城侯。孙资是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中都县【山西省平遥县】人，封中都侯）。当时，曹叡亲自处理国事，几次对外作战，中枢筹划，全由二人负责。每遇到重大决策，召集高阶层官员会议，常命二人作最后裁决。当时还是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的蒋济，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高级官员权力太大，宝座一定危险；左右助理关系太过亲密，耳目一定蒙蔽；这是古代最重要的鉴戒。从前，高官当权，内外不安（曹魏帝国建立迄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不知指的什么？可能指东汉王朝末年），陛下亲自处理国事，政治自然纳入正轨。并不是高官不忠，只是权威下移之后，人们对君王一定怠慢，这是正常现象。陛下既然有能力防止高级官员发生这种流弊，希望不要忘记左右亲信造成的另一种流弊。

“左右亲信的忠心和见解，以及深谋远虑，未必超过高级官员；但是，钻营奔走，谄媚逢迎，可比高级官员更有独到功夫。现在外面动辄就说：

立法署（指刘放、孙资）如何如何。他们虽然恭敬谨慎，不敢结交政府官员。但仅只‘立法署’（中书）一个虚名，就能使世俗如此注意；何况手握权柄，整天侍奉在皇上眼前的人。万一乘着皇上困倦之时，窃弄权威，大家发现他能够影响皇上的决定，自会趋炎附势，顺着他们的意向行事。

“这种现象一旦开始，摇尾系统立刻建立，招朋引类，诋毁赞扬，也跟着兴起；功过赏罚，就会颠倒。走正规渠道上进的或许根本走不通，而攀附左右亲信的反面一帆风顺。由小而大，逐渐形成一种力量，陛下对他们的信任已成为习惯，也不再有任何警觉。这些，以陛下的英明，当然早就考虑周详；如果再加留意，行迹会更明显呈现。

“有些高级官员恐怕所作的建议，不蒙采纳，反而招致陛下左右亲信的怨恨报复，所以不敢反映。但我认为，陛下圣心自会考虑沉思、垂听舆论、观察迹象，如果有不合情理，或事实上有无法执行的事情，就应该随时改变修正。这样做，远的将跟姬轩辕（黄）、伊祁放勋（唐）贡献相等，近的也会完成武帝（曹操）、文帝（一任帝曹丕）交付陛下的重责大任，岂止不受左右亲近控制而已。

“当然，君王不可能一个人处理天下全部事务，工作必须有人分担。不过，绝不可以托付给一个人，除非他有姬旦（周公）的忠心、管仲的正直无私。否则，就必然会玩法弄权，败坏国家。现在，栋梁之材虽然很少，但有能力负责一个州或一个单位，尽忠职守的人，还是很多，盼望能够并列于朝，不要使圣明的帝国政府，发生一人专政的丑闻。”

曹叡不理（胡三省原注：“这些都不是本年的事。《通鉴》因刘放、孙资患得患失，误导曹叡托孤，加以追叙。”）。

等到曹叡病重卧床，深为忧虑身后之事，遂任命曹操幼子燕王曹宇（曹叡叔父），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和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真，参考二二二年九月）。曹肇，是曹休的儿子（曹休，参考二一八年三月）。曹叡自小跟燕王曹宇友善，所以托付后事。

刘放、孙资，长久地主管政府机要，夏侯献、曹肇心里一直不服，宫殿中有专供公鸡晚上栖止、早上啼鸣的树，两人互相说：“公鸡占这棵树也够久了，看它还能再占几天？”刘放、孙资听到耳朵里，恐怕二人当权后对自己不利，阴谋反击。而燕王曹宇，性情谦恭温和，向老侄曹叡恳切推辞。



曹叡把刘放、孙资唤到卧室，问说：“燕王（曹宇）究竟是什么意思？”刘放、孙资回答说：“燕王（曹宇）有自知之明，知道负担不了这么重大的责任。”曹叡问说：“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当时，只有曹爽在旁，刘放、孙资遂顺便推荐曹爽，并且建议：“最好叫司马懿也参与。”曹叡问：“曹爽行不行？”曹爽汗流浹背，紧张得不知道如何回答。刘放暗中用脚踢他，附到他耳朵上，悄悄告诉他：“快说：‘我愿用生命保护皇家。’”曹叡采纳，决定命曹爽、司马懿辅政。可是，不久又中途改变，下诏收回前令。刘放、孙资晋见曹叡，再作请求，曹叡再度接纳。刘放说：“最好由陛下亲笔书写诏书。”曹叡说：“我手脚发软，不能提笔。”刘放爬上御床，握着曹叡的手，勉强写下遗嘱，遂拿出宫，高声宣布说：“有圣旨，燕王曹宇等，一律免职，不准在宫廷停留。”曹宇等大为惊愕，流泪退出。

十二月二十七日，擢升曹爽当最高统帅（大将军）。曹叡担心曹爽能力不足，再擢升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孙资，当最高统帅府秘书长（大将军长史），作曹爽的助手。这时，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懿正在汲县（河南省卫辉市。司马懿东征公孙渊回军，刚抵达汲县）；曹叡派随身仆役辟邪，拿着手令，前往征召。之前，燕王曹宇建议，认为关中（陕西省中部）防务重要，最好命司马懿直接从轹关（河南省济源市西，太行山八陉之一）返回原防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诏书已经发出。司马懿先后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怀疑京师（首都洛阳）发生变故。于是，紧急上路。

二三九年，春季，正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懿，抵达首都洛阳，晋见生命垂危的皇帝（二任明帝）曹叡。曹叡握着司马懿的手，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由你跟曹爽，辅佐幼儿。死怎能忍？但我强忍不死，就是等你！能够相见，没有余恨。”把两个幼儿曹芳、曹询，叫到床前，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你看清楚，不要看错。”又叫曹芳去抱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叩头，悲戚流泪。

当天，封曹芳当皇太子；曹叡随即逝世（年三十六岁）。

曹叡聪明坚强，反应迅速，但纵情任性，毫无忌惮。处理事情时，常能掌握重点，化繁为简，追求工作成果。不喜爱虚伪，厌恶浮华不实。每逢动员发兵，论断国家大事，参与决策的谋略之士和将领，都佩服他卓越的见解。而且记忆力特别强，即令左右卑微的小官，以及登载在官员名簿

上，有关性格、品德，以及做过什么事，甚至父子兄弟是谁，只要看过一遍，终身不忘。

皇太子曹芳，继位登极（三任帝），年才八岁，大赦；尊皇后郭女士为皇太后，曹爽、司马懿加衔高级咨询官（侍中）、“假节钺”（“节”是代表皇帝的符节，“钺”是代表皇帝诛杀的巨斧）、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古代官制，往往因人设官，事权混乱，“太尉”“大司马”“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实际上都是一码子事，所以名称不同，大概关系实权。曹爽本是“大将军”【全国最高统帅】，司马懿本是“太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理论上全都控制全国军权，何必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官衔，当是必须再有此一加，才能有实权）。曹叡生时兴建宫殿工程，以“遗诏”名义，全部停工。

曹爽、司马懿各率军三千人，轮流值班，住宿宫内。因司马懿年龄辈分以及官位，一向都高过曹爽，曹爽把司马懿当做父执辈侍奉，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不敢专断独行。

最初，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东平国（山东省东平县西南）人毕轨，跟邓颺、李胜、何晏、丁谧，都以才干闻名于世。但心浮气躁，趋炎附势，急于攫取财富和官位。二任帝曹叡在位时，厌恶他们浮华不实，都排除政府之外，不予录用。可是曹爽却跟他们十分亲善，等到曹爽辅政，立即延聘擢升，当做心腹智囊。何晏，是何进的孙儿（何进，参考一八九九年八月）。丁谧，是丁斐的儿子（丁斐在潼关战役中，纵放牛马以救曹操，参考二一一年八月）。何晏等全心全意拥护曹爽，认为大权不可以分割给别人（指司马懿）；丁谧更替曹爽设计，使曹爽奏报皇帝，由皇帝下诏，擢升司马懿当皇家师傅（太傅）；外表上使司马懿有尊贵的名号，实际上剥夺司马懿的权力。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启奏时，先行呈报曹爽过目，曹爽就可先行裁决。曹爽同意这个办法。

二月二十一日，曹芳下诏，擢升司马懿当皇家师傅（太傅）。任命曹爽的老弟曹羲当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曹训当武卫将军、曹彦当散骑侍从讲书官（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老弟，都以侯爵身份，担任皇家侍从，出入宫廷，权力和受到的尊敬，无与伦比。曹爽对待司马懿，虽然外貌上仍保持毕恭毕敬，但政府一切决定，曹爽都自己做主，不再请示司马懿。

曹爽擢升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当政务署执行长（仆射）。任命何晏接任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又任命邓颺、丁谧当政务署执行官





(尚书)，毕轨当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何晏等仗恃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事务；依附他们的，升迁；不依附他们的，排斥；官员们都要顺着风向转舵，不敢抗拒。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老弟曹羲说：“何晏表面上清静无为，实际上却热衷名利；伶俐乖巧，不在根本上下功夫，我恐怕他会先迷惑引诱你们兄弟。正直而有见识的人，将远离而去，政府功能，将陷于停顿。”

何晏听到这话，跟傅嘏友情破裂，抓住一件小事，把傅嘏免职，又把卢毓逐出政务署（尚书省），去担任司法部长（廷尉）；毕轨再诬陷卢毓（史书不应不记载内容），向皇帝提出弹劾，卢毓遂被免职。舆论对何晏等的行动，反应强烈，何晏等只好再请卢毓回来，担任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

最高统帅府秘书长（大将军长史）孙礼正直不屈，曹爽感到办事仍不够称心快意，遂把孙礼逐出最高统帅府（大将军府），去当扬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刺史）。

二四三年，冬季，十一月，皇族曹冏（音 jiǒng。曹冏，曹腾老哥曹叔兴的曾孙；皇帝曹芳远房族祖父），上书说：

“古代帝王，对同姓皇族，一定任官封爵，表示血缘上的亲密；同时，对非同姓皇族的有功人士，也一定任官封爵，表示尊崇贤能。太倚靠同姓皇族，政权将逐渐衰微；太倚靠非同姓贤能，政权可能被强行夺取。圣人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对于皇族和非皇族，同时并用，才能保持政权长久不坠。

“今天，帝国政府关于尊崇皇家的规定，十分明白；但关于任命皇族分担国家责任的办法，却不完备。有的虽获任命，但没有权柄，有的甚至谋求不到一官半职。这种现象，使我每次想到，都心中焦虑，无法安寝。谨就记忆所及，讨论历代王朝成败的关键。

“从前，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君王宝座都传数十世代，而秦王朝只传两代（事实上传三代），就被灭亡，原因何在？因为三代（夏、商、周）的君王，跟封国国君，共同管理人民，所以封国国君跟天子，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而秦王朝则由君王单独统治人民，一旦危急，没有人伸出援手。秦王朝深知周王朝封建的流弊，认为弱小的封国终会被强大的封国并吞，这才废除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全心全意倚靠郡县政府首长。在内没有皇族子弟辅佐天子，在外没有封国国君捍卫中央。好像砍

断手脚，只依赖胸腹。旁观的人寒心，只有嬴政（秦王朝一任帝）一个人洋洋得意，自以为可以把宝座传到千世万世，岂不荒谬。

“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提三尺宝剑，集结乌合之众，五年时间，便建立帝王大业，为什么会这样？只因砍伐盘根错节难，摧枯拉朽易，于理于势，都是如此。西汉王朝看出秦王朝的缺点，遂大封皇族子弟。后来吕姓家族控制政府，危害刘姓皇族，刘姓皇族却安如泰山，毫不动摇，在于封国国君力量强劲，好像用胶黏在一起的磐石。

“然而，刘邦的封建制度，封国面积太大，超过古代规定，所以贾谊认为，要想维持长久的和平安定，必须大量增加封国，用以分散强大封国的力量（参考前一七四年），可惜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不能采纳。等刘启（西汉王朝六任帝）当政时，参考晁错的设计，削减封国土地，遂爆发七国之乱（参考前一五四年正月）。刘邦时埋伏下的种子，刘恒、刘启时恶化到表面，都是因为当初的宽厚超过古代制度，而削减行动又太急躁。

“古人说：‘末梢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就摆不动。’（《左传》田无宇【陈桓子】语：“末大必折，尾大难掉。”）尾巴跟身子同体，还不受控制，何况不属于自己身子的尾巴，岂能摆得动？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令推恩（参考前一二七年），从此之后，封国力量衰退，国君后裔，逐渐微弱，除了收取租税，维持生活外，不参与政治。到了刘欣（西汉王朝十三任帝）、刘箕子（西汉王朝十四任帝）时代，王莽家族当权，假冒姬旦（周公）辅佐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的美名，却去干田恒夺取齐国政权的勾当（参考前三九一年）；身为皇族的封国国君，甚至制造祥瑞，歌颂王莽功德（参考八年），岂不可哀。

“从这可以看出，并不是皇族子弟在刘盈（西汉王朝二任帝）、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时代，都忠孝双全，到了刘欣（西汉王朝十三任帝）、刘箕子（西汉王朝十四任帝）时代，都变成叛逆。只不过后来权力太小，势力太弱，无法施展。幸而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以不世的英姿，王莽虽已当了皇帝，仍把王莽擒获，汉王朝虽已断绝，仍使汉王朝延续，岂不是皇族子弟的力量？可是他的后裔却忘了秦王朝的错误决策，不知道恢复周王朝旧有的制度，以致到了刘志（东汉王朝十一任帝）、刘宏（东汉王朝十二任帝）主政，宦官当权，君王孤立于上，臣僚弄权于下。天下像滚水一样地沸腾，奸邪互相争夺，皇家祭庙烧成灰烬，皇宫廷殿变作一片林木荒野。



“太祖皇帝（曹操）龙飞凤翔，扫除叛徒，帝国兴起，到今天已二十四年（曹丕于二二〇年夺取政权），检查五代的存亡原因（五代：夏、商、周、秦、两汉），却不采取它们的优点，目睹前面车辆翻覆惨剧，却仍然不变换车道。亲王侯爵被架空在他的封国之上，对封国人民，没有支配的权力。皇族子弟流窜在大街小巷，不参与国家大计方针；权力声势，如同一介小民。君王内缺盘根错节般的稳固，外缺皇族磐石般的襄助，这不是保卫皇家，建立万世大业的方法。

“而且，现在的州长、郡长，跟古代的封疆大臣（方伯）、封国国君一样，都拥有千里以上的广大土地，身兼文武百官首长，有的一家数人担任这种高官，有的兄弟们同时负责此项重任。唯独没有一个皇族子弟，厕身于这个重要职务的行列，跟他们互相牵制。这不是使主干强大，枝梢微弱，以备万一事变的措施。

“现在所谓‘任用贤能’，有的擢升到著名都市（如长安、许昌）的首长，有的充当私人部队的统帅。皇族子弟再有文才，不过当一个小县县长；再有武略，不过当一个一百人的军官；这都不是奖励贤能，褒扬皇族的正常道理。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为扶持躯干的脚太多之故；这虽然是一句平凡的话，却可以比喻国家大事。所以，圣明的君王，在安全的时候，不忘记危机；在生存的时候，不忘记灭亡。如果一直保持这种警觉，天下即令发生变化，也不会有倾覆的灾难。”

曹同希望能够感动曹爽，使曹爽觉悟；但曹爽不能采纳（胡三省原注：“以曹叡的聪明，还不能醒悟曹植的建议【参考二三一年七月】，何况曹爽愚劣。”）。

四、洛阳政变

二四七年，春季，二月，日蚀。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政务署执行官（尚书）何晏等，围绕在最高统帅（大将军）曹爽四周，不断更改国家的法令和制度。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蒋济，上书曹魏帝（三任）曹芳（事实上是上书给辅政的曹爽），说：“从前，姚重华（舜帝）辅佐伊祁放勋（尧帝）时，特别禁止官员们结成党羽。姬旦（周公）辅佐姬诵（成王），特别注意某些人集结在一起，包围君王（《书经·洛诰》：姬旦告诫姬诵：“娃儿，小心那伙人！娃儿，小心

那伙人，不要跳进圈套！”原文：“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国家的法令制度，只有世界上智慧最高的人才，才能建立，永垂后世。一群中等低等才智的普通官员，怎么有能力改变？不但对治理国家没有贡献，而且恰恰足以伤害人民。我建议，应告诫文武百官，各人严守各人的岗位，按部就班做事，才可感动上天，祥和之气，才可以降临。”

最高统帅（大将军）曹爽，接受何晏、邓飏、丁谧的建议，把皇太后郭女士，迁移到永宁宫。曹爽遂完全控制政府，独断独行，树立亲党，屡次改变国家制度。皇家师傅（太傅）司马懿不能禁止，乃跟曹爽决裂（胡三省原注：“陈寿《三国志》说‘把郭太后迁徙到永宁宫’不是事实，因为郭太后本来就住在永宁宫，只是司马家族摇尾系统为了打击曹爽，杜撰罪状，故意栽赃。《晋书·五行志》载：‘曹爽强迫郭太后迁到永宁宫，郭太后跟皇帝曹芳，流泪而别。’也是照抄司马家族摇尾系统所记。”）。

夏季，五月，司马懿声称有病，不再参与政府事务（曹爽集团咄咄逼人，司马懿陷于孤立，只有暂时退出战场自保，冷眼旁观）。

二四八年，最高统帅（大将军）曹爽，骄傲奢侈，纵情任性，毫无限度，饮食衣服，跟皇帝一样。皇家御库房（尚方）的稀世珍宝，充满了家宅。又暗中把二任帝（明帝）曹叡的歌女、舞女，带回家中作乐。构筑地下室，四周全是雕刻的花纹。时常跟他的亲信何晏，在其中纵酒欢宴。老弟曹羲深感忧惧，几次向老哥流泪规劝；曹爽全不理睬。曹爽兄弟经常聚集在一起出游，农林部长（大司农）沛国（江苏省沛县）人桓范告诉他：“你们曹家兄弟，总揽中央大权，又手握重兵，不应该一起离开岗位。万一发生变化，有人关闭城门，岂能再进来？”曹爽冷笑说：“谁敢！”

最初，清河国（山东省临清市）跟平原国（山东省平原县）发生边界纠纷，八年之久，不能解决。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州长（刺史）孙礼，要求皇家档案署（天府）找出二任帝曹叡封平原王时的地图，作为标准（曹叡最初封平原王，参考二二二年三月。曹魏帝国封亲王时，都附有封国地图）。曹爽偏袒清河国，坚持地图不能作为证据。孙礼上书反复说明，措辞刚直强烈。曹爽暴跳如雷，指控孙礼心怀怨恨，判处孙礼五年有期徒刑，但暂时缓刑。不久，再任命孙礼当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孙礼前往晋见皇家师傅（太傅）司马懿，满面怒容，沉默不语。司马懿说：“你是嫌并州太小？还是对分界的事不平？”孙礼说：“先生说话，怎么这样离谱？我虽然没有才能，岂会为官位的事和从前的事烦恼。我认





为先生可比伊尹、姜子牙（吕尚），辅佐帝国皇家，上报先帝（曹叡）托孤，下建万世勋业。而今国家已陷危境，人心激动，我不高兴的原因，在此。”不禁涕泪交流。司马懿说：“不要伤心，我们要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事。”

冬季，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李胜，出任荆州（湖北省北部）州长（刺史），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由两位婢女扶持着出来见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病容满面，婢女拿衣服给他，司马懿双手颤抖，接都接不住，竟滑到地上；言语已不太清楚，指着嘴巴说口渴，婢女拿来稀饭，司马懿不接粥碗，就用嘴伸出去吃，稀饭沾染胡须，流得胸前全是。李胜说：“大家都知道先生风湿复发，但再也想不到会这样！”司马懿呻吟，上气不接下气，衰弱地回答说：“年老病重，随时会死。你这一趟去并州（山西省中部），并州跟胡人接近，要好好戒备，恐怕再不能见面，把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托付给你，求你照顾。”李胜说：“我被派回本州（李胜是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南阳郡属荆州），不是并州（山西省中部）。”司马懿梦呓般说：“你已去过并州了？”李胜重述一遍：“我要去的是荆州。”司马懿迷惘说：“年纪太老，注意力不能集中，听不懂你的话，你回到本州，以你的名望能力，一定会建立大功。”李胜告辞后，向曹爽报告说：“司马懿苟延残喘，神魂业已离体，不久就要断气，不值得我们担心。”过了几天，李胜跟曹爽谈到司马懿，忍不住流泪说：“司马懿的病，百药罔效，使人悲怆！”于是曹爽对司马懿不再防备。

何晏等听说，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人管辂，精于占卜，请人介绍。

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辂前往晋见何晏，何晏跟他谈论《易经》，当时，邓颺在座，对管辂说：“你自认为了解《易经》，可是谈话内容，并没有涉及《易经》的精义，是什么缘故？”管辂说：“真正了解《易经》的，绝不轻易谈论《易经》。”何晏含笑赞扬说：“先生真是要言不烦！”遂问管辂说：“请你替我占卜一卦，看我能不能升到三公官位？”又说：“一连做了同样的梦，梦见苍蝇数十只，聚集在鼻子上，赶也赶不走，不知是什么意思？”管辂说：“从前，‘八元’‘八凯’辅佐姚重华（‘八元’‘八凯’解释，参考一八四年五月注），姬旦（周公）辅佐周王朝政府，都十分温和谦恭，然后才享后福，这在占卜上看不出来。先生现在地位高贵、权势尊重，可是人民感念你恩德的，少之又少，畏惧你权势的，却多之又多，这不是小心求福的道路。至于那个奇异的梦，在相书上，鼻子被称为‘天中’

之山’，俗话说：‘居高位而没有危险，才可以长久保持富贵。’苍蝇是一种肮脏的东西，而竟聚集在鼻子之上。居高位而太凌厉，一定跌倒；做事轻率粗心，一定覆亡；不可以不三思！但愿阁下舍弃你膨胀的一面，补充你欠缺的一面；不合道理，不合礼仪的事，不要去做；三公自会得到，苍蝇也自会飞散。”邓颺说：“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管辂说：“老生常看到不能老生的人，常谈到不能常谈的人。”

管辂回家，把经过情形告诉舅父，舅父责备他言语太直而且偏激。管辂说：“跟死人说话，怕些什么？”舅父大怒，认为管辂是个疯子。

皇家师傅（太傅）司马懿，同他的儿子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司马师、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司马昭，密谋诛杀曹爽。

二四九年，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爆发政变。

春季，正月六日，曹魏帝（三任）曹芳（本年十八岁），出城晋谒老爹二任帝（明帝）曹叡墓园（高平陵，洛阳城南二十公里）。最高统帅（大将军）曹爽，跟老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曹彦，全体随从护驾。

皇家师傅（太傅）司马懿迅速采取行动；宣称奉郭太后命令，关闭首都洛阳所有城门，占领军械库，分发武器给所统军队，出城据守洛阳城南洛水浮桥（阻止曹爽回军）。请宰相（司徒）高柔，“假节”，代理最高统帅（行大将军事），进驻最高统帅司令部；交通部长（太仆）王观，代理中央禁军总监（行中领军事），进驻中央禁军总监部。一切布置妥当后，遂上书曹魏帝曹芳，弹劾曹爽的罪行，说：

“我从前自辽东（辽宁省）回军，先帝（二任帝曹叡）让陛下（曹芳）、秦王（曹询），以及我，同登御床，用手握着我的手臂，对身后之事，深感忧虑（参考二三九年正月），当时，我就报告说：‘太祖（曹操）、高祖（一任帝曹丕），也曾经把后事托付给我（按：曹丕托付过后事，参考二二六年五月；但曹操并没有）。陛下（曹叡）都亲眼看到，请不要悲愁。万一有不如意的事，我当用一死完成旨意。’

“而今，最高统帅（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曹叡）遗命，败坏国家典章，对内自比皇帝，对外专制独裁；破坏军事体制，控制所有的禁卫部队；文武百官中重要职位，都任命他的亲信担任；宫廷中的皇家卫士，也全部换成他的私人，像树根一样，蔓延缠绕，越来越无法无天。





“不但如此，曹爽又用禁宫侍从（黄门）张当，当宫廷总监（都监），监视陛下（曹芳），挑拨陛下母子感情（指曹芳及郭太后），离间骨肉，天下动荡，人心恐惧。陛下等于暂时借用宝座，岂能保持久安？这不是先帝（曹叡）命陛下跟我，到御床上接受遗命的本意！我虽年老力衰，岂敢忘记从前誓言。”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臣、蒋济等，一致认为：曹爽心目之中，已无君王；曹家兄弟，不适合再统御禁卫部队，已经奏报皇太后（永宁宫）批准，命我负责执行。我已下令主管官员，及禁宫侍从署总管（黄门令）：‘免除曹爽、曹羲、曹训的官职，剥夺他们的军权，各以侯爵身份，返回家宅。不准继续在政府逗留，阻挠御驾返宫。胆敢阻挠御驾返宫，便交付军法处分。’我率军进驻洛水浮桥，监视他们下一步行动。”

奏章送到曹爽手里，犹如巨雷轰顶，他慌张失措，不敢马上转呈曹魏帝曹芳，不知道如何是好。姑且把曹芳留在伊水之南过夜，命军队砍伐树木，构筑“鹿角”阵地，征调屯垦的武装部队数千人，担任警卫。

司马懿派高级咨询官（侍中）高阳（河北省高阳县东）人许允，跟政务署执行官（尚书）陈泰，前往游说曹爽，要曹爽承认他的罪行。又派曹爽最信任的殿中指挥官（殿中校尉）尹大目，前往向曹爽保证：司马懿的目的只在免除曹爽的官职而已，并指洛水发誓。陈泰，是陈群的儿子（陈群，参考二一三年十一月）。

最初，曹爽认为农林部长（大司农）桓范，是乡亲中的长辈（桓范是沛国【江苏省沛县】人，曹家是谯县【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王朝时，谯县属沛国），所以在部长阶层官员中，对桓范特别礼敬，但并不亲近。司马懿发动政变时，用郭太后的诏令，征召桓范，准备任命他代理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桓范打算接受，他的儿子阻止他说：“皇上在城外，不如出城！”桓范遂奔向南门，到平昌门（洛阳南城西头第三门），城门已经关闭。守门官（门候）司蕃，是桓范从前的部属，桓范举起木版，对司蕃说：“皇上诏书征召，快快开门。”司蕃要求查验诏书（胡三省原注：“从这件事考察，三国时代，仍用版诏。到晋王朝，才用纸诏。”）。桓范呵责说：“你是不是我的老部下，怎么敢这样？”司蕃遂打开城门。桓范出城后，回头对司蕃说：“司马懿谋反，还不跟我快走！”司蕃步行，追赶不上，遂逃到路旁躲藏。司马懿对桓范的逃走，大吃一惊，对蒋济说：“糟了，智囊去了。”蒋济说：“桓范固然智谋超人，可是，劣马依恋槽头那点黑豆草料，



曹爽绝不能采纳他的意见。”

桓范既到曹爽大营，劝曹爽兄弟，带着皇帝，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征调四方军队勤王，曹爽迟疑不决。桓范对曹羲说：“这件事十分明显，你们读那么多书，读到什么地方去了！今天，像你们这种权势地位，想当一个平民，怎么能够？而且，一介小民劫持一个人质，还打算求生，你们兄弟有天子在手，号令天下，谁敢不从？”曹家兄弟待在那里，不发一言。桓范又对曹羲说：“你的一支部队，就在城南；洛阳屯垦部队，也在城外；只要下令征调，立刻可以集结。今天前往许昌，中途不过只住一夜。许昌军械库，足够武装新军。担心的只有粮食不足，可是，农林部长（大司农）的印信，就在我身上。”曹羲兄弟沉默不语，完全听不进去，从初夜到天亮，曹爽把刀掷到地上，说：“不当官没有关系，仍然可以当一个富翁！”桓范见势不能挽救，放声大哭说：“曹真一代英雄，生你们兄弟，一群蠢猪！想不到今天，陪你们全族屠灭。”

曹爽遂把司马懿奏章转呈曹魏帝曹芳，请曹芳下令免除自己官职，然后陪同曹芳，返回洛阳皇宫。曹爽兄弟，则回自己家宅。司马懿派洛阳地方政府官员及士卒，包围曹家，在四角建立高楼，叫人在高楼上监视曹爽兄弟行动。曹爽带着弹弓到后花园走动，楼上士卒就高声大喊：“前任最高统帅，东南行走！”曹爽忧愁烦闷，束手无策。

正月十日（距六日出城，不过四天），主管官员奏称：“禁宫侍从（黄门）张当，私自挑选宫中美女，献给曹爽，可能有奸诈阴谋。”于是，逮捕张当，交付司法部（廷尉）调查审讯。张当在口供中承认：“曹爽跟政务署执行官（尚书）何晏、邓飏、丁谧，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毕轨、荆州（湖北省北部）州长（刺史）李胜等，阴谋叛变，准备在三月中旬发动。”于是，逮捕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以及桓范，收押监狱；上书皇帝，弹劾他们“大逆不道”，跟张当同时斩首，并屠杀三族（《魏氏春秋》载：“司马懿最初命何晏主持这件巨案，何晏对昔日友好同党，穷追猛查，希望获得宽恕。司马懿告诉他，要屠杀八族。何晏呈报丁谧等七人，司马懿说：‘还不够。’何晏恐惧说：‘莫非还有我？’司马懿说：‘你答对了。’遂逮捕何晏。”果然如此，司马懿对何晏，可是更恨入骨髓）。

最初，曹爽出城时，军政官（司马）鲁芝，在最高统帅府留守。得到政变消息，率骑兵部队砍开津门（洛阳南城西头第一门），投奔曹爽。后

来，曹爽免职，解下印信，要出门时，主任秘书（主簿）杨综阻止说：“你手中有天子，又有军权，为什么全部抛掉，前往刑场？”现在，有关单位奏请逮捕鲁芝、杨综治罪。皇家师傅（太傅）司马懿说：“人，各为其主，赦免他们。”不久，任命鲁芝当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杨综当政务署助理（尚书郎）。

鲁芝出奔之前，招呼军事参议官（参军）辛敞一起行动。辛敞，是辛毗的儿子（辛毗，参考二〇三年八月）。辛敞的姐姐辛宪英（参考二一七年十月），是祭祀部长（太常）羊耽的妻子。辛敞跟姐姐商议：“天子在城外，司马懿紧闭城门，传言说将对国家不利，会不会如此？”辛宪英说：“我的推测是，司马懿这么做，不过是为了诛杀曹爽！”辛敞说：“会不会成功？”辛宪英说：“不可能不成功，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辛敞说：“那么，我又何必出城？”辛宪英说：“怎么可以不出城？尽忠职守，是人生最大的道义。一个陷在困境中的陌生人，我们还要伸出援手。做人家的部属，而不尽忠职守，可是一件最大的不祥。不过，普通的部属应尽到的是责任，亲信的部属应献出生命（《左传》〈前五四八年〉：晏婴说：“君王为国家而死，臣属应同时牺牲；君王为他自己的私事而死，如果不是他私人亲信，便没有同时牺牲的义务”），你应该看大家怎么做。”辛敞遂出奔城外。等到政变结束，辛敞叹息说：“我要是不跟姐姐商量，可能大义有亏！”

之前，曹爽延聘王沈，跟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人羊祜，王沈劝羊祜接受官位。羊祜说：“委身去侍奉别人，谈何容易！”王沈遂单独应征。曹爽失败，王沈因当过司马懿部属的缘故，得以免除诛杀。王沈对羊祜说：“我不会忘记你讲过的那句话。”羊祜说：“这件事，我当初并没有想到。”

曹爽堂弟曹文叔的妻子夏侯令女，早就守寡，而膝下又没有子女。老爹夏侯文宁打算叫她再嫁，夏侯令女用刀割掉自己两个耳朵，表明拒绝的决心。平常依靠曹爽，曹爽既死，她家人上书政府，声称跟曹爽家断绝姻亲关系，把夏侯令女强迫迎接回娘家，旧事重提，要她再嫁；夏侯令女暗中进入寝室，用刀割下自己鼻子；家人惊骇怜惜，对她说：“人生在世，好像一粒轻尘，落到微弱的小草上面，何必自己这么苛待自己？而且，丈夫家已全屠灭，一个人都没有留下，你又为谁守节？”夏侯令女说：“有爱心的人，不因对方的盛衰，改变态度；有义行的人，不因对方的存亡，改变心意。曹家从前鼎盛之时，我还要守节，而今衰亡，我怎么忍心抛弃？这

种禽兽行径，我不能做。”司马懿得到消息，顿起敬意，任凭她领养孩子，作曹家的后裔。

何晏等正当权时，自以为盖世俊杰，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曾经对当时名人，作一系列的评价，说：“‘因为思虑深远，所以能了解天下大势’（《易经·大传》语），夏侯玄是这种人。‘因为洞察人生，所以能完成天下大业’，司马师是这种人。‘因为出神入化，所以不费力气，就可以疾如闪电；不用走路，就可悠然抵达。’我听到过这种形容，但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人。”他认为他是这种人。

考选司助理官（选部郎）刘陶，是刘晔的儿子（刘晔，参考一九九年十一月），自幼能言善辩。邓飏之辈称赞他可比伊尹、姜子牙。刘陶曾经对傅玄说：“孔丘算不上是什么圣人！我怎么知道？智慧之士，面对一群愚劣，就跟手掌里玩一团泥一样，能把大家玩得团团转。孔丘竟不能控制天下，圣他妈的圣！”傅玄不作回答，只告诉他：“天下之事，变化无常，今天这番议论，充分显示出你并没有给自己留余地！”等到曹爽失败，刘陶被剥夺官职，退隐到自己家宅；为他从前说过的话，深感惭愧。

何晏有自恋狂，经常用粉把双手擦得又白又嫩，走路时顾影自怜。特别喜爱《老子》、《庄子》道家学派书籍，跟夏侯玄、荀粲、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王弼等，竞相“清谈”，崇拜虚无，讥嘲儒家学派的“六经”是圣人的垃圾。天下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在职官员或退职士绅），争着仿效，成为一种风气，无法制止。



5

东吴权臣当道

一、更换太子

二四一年，春季，五月，东吴帝国皇太子孙登逝世（年三十三岁）。

二四二年，春季，正月，东吴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六十一岁），封他的儿子孙和（本年十九岁）当太子，大赦。

秋季，八月，又封皇子孙霸当鲁王。孙霸，是太子孙和的亲弟（都是王夫人所生）。孙权对这个儿子特别宠爱，待遇跟孙和没有差别。政务署执行长（尚书仆射）是仪（是，姓），兼鲁王师傅（傅），上书警告说：

“我暗中认为，鲁王（孙霸）天姿英俊，文武全才；目前赋予的任务，应是命他出镇四方边境，作为中央屏藩；宣扬政府美德，传播国家威望；这是政治上运转的正常法规和全国人民一致的盼望。而且，太子和亲王之间，应有等级差别，用以奠定上下秩序，显明礼教基础。”

奏章呈报三四次，孙权不理。

二四五年，春季，正月，皇太子孙和，跟老弟鲁王孙霸，同住在一个宫殿，二人所受待遇，完全相同。政府很多官员（包括是仪），向东吴帝孙权（本年六十四岁）指出措施失当。孙权遂命二人分开居住，分别建立各人的僚属；于是，亲兄弟之间，感情转恶（僚属既分，就成了相吞之局；摇尾系统各自做出自以为对主子忠心耿耿的事，灾祸遂不可收拾）。

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全琮，命他的儿子全寄侍奉孙霸（全琮已看准孙霸夺嫡必可成功），把此项决定，写信告诉丞相陆逊（陆逊仍留武昌【湖北省鄂州市】），陆逊回答说：“子弟如果有才能，不必担心不受到重

用，不必用建立私人友谊的方法，预约荣华富贵，子弟如果没有才能，这样做反而会招来灾难。我听说，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现在势均力敌，但将来一定会分出高下，这是古人认为最危险的形势，不可以介入。”全寄攀附孙霸，说太子孙和的坏话，增加孙霸对孙和的怨恨。陆逊写信给全琮说：“你不效法金日磾如何侍奉刘彻（参考前八七年），却放纵全寄去走偏锋，恐怕终会为你家门惹下滔天大祸。”全琮不满意陆逊的态度，既不理睬，也不回信；而且更进一步扩大孙和、孙霸间的裂痕。

孙霸用尽心机，结交当时知名人士。偏将军朱绩，以胆量和勇力受到赞扬，孙霸亲自到他的司令部，挨近他落座，打算建立友情。朱绩立即走下座位，站在一旁，坚决表示不敢承当。朱绩，是车骑将军朱然的儿子。

夺嫡斗争进入白热化，从皇宫侍婢，到太子跟亲王的宾客，分成两派。两派各结党羽，互相猜忌仇视，并逐渐蔓延到高级官员。于是，东吴帝国一分为二，太子派跟亲王派，尖锐对立。东吴帝孙权得到消息后，借口要他们专心求学，下令二人不准跟外界来往。军事视察官（督军使者）羊道上书警告说：“奉到陛下诏书，剥夺太子（孙和）、鲁王（孙霸）的禁卫部队，断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能呈献。这项决定，引起远近震骇，无论高官或小民，都感到失望。有人说，这是因为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不知道遵守国家制度。其实，即令他们有不遵守国家制度的嫌疑，也应秘密考察，想办法补救，不应该使外人议论纷纷。我深怕猜忌的话说得太多，就成为恶意抨击，时间一久，必然传播四方。西方（蜀汉帝国）、北方（曹魏帝国），距离我们不远，可能认为太子（孙和）、鲁王（孙霸），有背叛的行为，不知道陛下如何解释？”

孙权长女孙大虎，嫁给左翼军事总监（左护军。此是兼职，本职是首都卫戍司令）全琮。幼女孙小虎，嫁给骠骑将军朱据（二女均步夫人所生）；孙大虎（全公主）跟太子孙和的娘亲王夫人，素不和睦。孙权打算封王夫人当皇后，孙大虎（全公主）曾竭力阻止；过后又怕太子孙和怀恨在心，将来报复；心中不安，于是在老爹面前，不断陷害孙和。孙权正好有病，命孙和去孙策庙（朱雀桥南）祈祷。孙和的岳叔父张休，住在孙策庙附近，邀请孙和祭祀完后，顺道到家稍坐。孙大虎（全公主）派人跟踪，遂报告老爹：“孙和根本不在庙里，到他老婆娘家商议大事去了。”又说：“王夫人看到皇上卧病在床，满脸高兴。”孙权被刺激得大发雷霆，王夫人在震恐中，忧愁而死。而太子孙和的宠爱，更为减退。



孙霸的摇尾系统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不断在孙权面前，抨击太子孙和，孙权深受他们谗言的影响。丞相陆逊上书说：“皇太子（孙和）是国家的正统，地位该像磐石般稳固。而鲁王（孙霸）不过藩属亲王，所赐给他的宠爱，应该有所差别，则彼此都得到适当的位置，上下才能平安。”奏章连上三四次，情辞激切，又准备亲自到首都建业，当面陈述嫡子与庶子的大义，孙权大不高兴。

祭祀部长（太常）顾谭，是陆逊的外甥，也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无论你是国君，或是家长，一定要明显地划分嫡子庶子；嫡子地位尊严，庶子地位卑微。高下有差别，等级不可超越。必须如此，骨肉的恩情才可保全，夺嫡的邪念才可以消灭。从前，贾谊呈献《治安策》（参考前一七四年），讨论封国的形势，认为：‘权力太大，即令血缘再亲，一定叛逆。权力较小，关系虽然疏远，也会保全。’淮南王刘长，是皇帝（西汉王朝五任文帝）刘恒的亲弟弟，不能享受他采邑的奉养，因为刘长的势力太大（参考前一七四年）。长沙王吴芮，既非皇族，又不同姓，可是王位代代相传，因为他的权力较小（参考前一五七年）。刘恒曾叫他的小老婆慎夫人跟皇后同坐一桌，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搬开，刘恒怒不可遏，可是等到袁盎解释他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不但上下应有分别，而且也可避免‘人猪’惨祸；刘恒欣喜，慎夫人醒悟（参考前一七八年）。我今天的陈述，并不偏袒任何一人，目的只要使太子（孙和）平安，并保全鲁王（孙霸）性命。”孙霸遂把顾谭记恨在心。

芍陂（安徽省寿县西南安丰塘）之役（参考二四一年四月），顾谭跟老弟顾承以及张休，都有功劳。而当时指挥官全琮的儿子全端、全绪，跟他们争功，向东吴帝孙权打小报告诬陷，孙权受到摆弄，把顾谭、顾承、张休，一齐贬到交州（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而且越想越生气，下令强迫张休自杀（张休是故辅吴将军张昭的儿子，死年四十一岁）。

太子师傅（太子太傅）吾粲（吾，姓），请求派鲁王孙霸，镇守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并请命杨竺等离开京师（首都建业），并不断把各种消息，告诉陆逊。孙霸、杨竺反击，共同诬陷吾粲，孙权再被激怒，下令逮捕吾粲，就在狱中处死。接着一连串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追问很多事情。陆逊愤怒怨恨交集，竟行逝世（年六十三岁）。他的儿子陆抗当建武指挥官（建武校尉），暂时接管老爹的军队，把老爹的棺柩运回故乡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安葬。回程时，晋见孙权，孙权把杨竺所指控陆逊的二十条项目，

——质问，陆抗——说明，孙权的怒意才稍稍化解。

二五〇年，当初，孙权（本年六十九岁）对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潘夫人极为宠爱，生下孙亮，孙权年老，对这位幼儿，百倍怜爱。孙权大女儿孙大虎（全公主），早年曾跟皇太子孙和结怨（参考二四五年正月），为了防范后患，阴谋夺嫡。于是，不断在老爹面前，称赞孙亮的美德，并把丈夫全琮侄儿全尚的女儿，嫁给孙亮。孙权对鲁王孙霸成群结党陷害哥哥，早感到厌恶，对高级咨询官（侍中）孙峻说：“子弟不和睦，部属分帮派，将使袁家的灾难（参考二〇二年五月），在帝国重演，落得天下耻笑。任何一人坐上宝座，都会生乱。”遂有罢黜孙和，改封孙亮当太子之意，拖延了好几年，一直犹豫，不能下定决心。孙峻，是孙静（孙权老爹孙坚的亲弟）的曾孙（孙峻是孙权的族孙）。

秋季，孙权下令逮捕太子孙和，囚禁。骠骑将军朱据（孙权幼女孙小虎的丈夫）劝阻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而孙和性情温和，天生至孝，全国人民，一致归心。从前，姬诡诸（晋国十九任国君献公）宠爱骊姬，除掉姬申生（前六七二年，晋国国君姬诡诸【十九任献公】攻击骊戎部落，俘虏酋长二女，大女儿骊姬生姬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姬卓子，掀起夺嫡斗争。前六五六年，骊姬诬陷太子姬申生打算毒死老爹，姬申生自缢死，次子姬重耳，三子姬夷吾分别出奔。前六五一年，姬诡诸逝世，姬奚齐继位【二十任国君】，被国务官【大夫】里克诛杀。姬卓子再继位【二十一任国君】，再被里克诛杀，并诛杀骊姬以及骊姬的妹妹。迎立姬夷吾【二十二任国君惠公】。前六三七年，姬夷吾逝世，儿子姬圉继位【二十三任国君】。前六三六年，秦国用强大兵力护送姬重耳回国，斩姬圉，姬重耳继位【二十四任国君文公】。历时三十年之久的夺嫡斗争，才告结束）。刘彻信任江充，而太子刘据冤死（参考前九一年）。我暗中恐惧太子（孙和）无法承受这种忧愁恐惧，发生意外。到那时候，陛下即令再兴筑思子宫（参考前九〇年），后悔已来不及。”孙权不理。朱据和政务署执行长（尚书仆射）屈晃，率将领以及大小官员，用泥涂到头上，自行捆绑双手（自居囚犯），连续不断前往皇宫，请求宽恕太子孙和。孙权登上建业宫白爵观（高台），遥遥看见，大为厌恶，斥责朱据、屈晃等人说：“你们没事找事！”无难禁军司令（无难督）陈正、五营禁军司令（五营督）陈象，分别上书规劝；朱据、屈晃也坚持不可以罢黜太子。孙权大怒若狂，下令诛杀陈正、陈象全族；用绳索捆绑朱据、屈晃，像牵狗一样牵到殿中；朱据、屈晃，



下跪叩头，头碰地面，鲜血横流，但口中仍据理力争，不肯屈服。孙权下令各打一百军棍，贬朱据到新都郡（浙江省淳安县）当郡政府主任秘书（郡丞），贬屈晃当平民，逐回故乡；其他凡提出规劝意见的官员，诛杀或放逐的几十人。

于是，孙权正式行动，罢黜太子孙和，贬作平民，放逐故郛（浙江省安吉县北）。下令鲁王孙霸自杀；孙权霎时间痛恨杨竺从中挑拨离间，于是，再诛杀杨竺，把尸首抛入长江。又诛杀全寄、吴安、孙奇，都是孙霸的党羽打手（孙霸党羽，皆参考二四五年正月），专门陷害太子孙和。

最初，杨竺自幼就有很好的名誉，只陆逊认为他终会失败，劝杨竺的老哥杨穆向政府登记，跟老弟分开门户；等到杨竺处决，杨穆因为曾经不断规劝杨竺，得以免死。

朱据还没有到他的贬所（新都郡），立法署长（中书令）孙弘发下诏书，命朱据自杀（如无孙权命令，孙弘绝不敢诛杀皇帝女婿，否则便是矫诏，祸不可测。而孙弘事后并没有受到矫诏处分，证明是孙权命令，既是孙权命令，便不应强调孙弘发下诏书，暗示孙权并不知情）。

冬季，十一月，孙权封皇子孙亮当太子。

二五一年，夏季，四月，东吴帝孙权（本年七十岁），封潘夫人当皇后（孙权当皇帝二十三年，只有夫人，没有皇后，这是第一位皇后）。大赦，改年号太元（之前是赤乌十四年，之后是太元元年）。

二五二年，春季，正月，东吴帝孙权（本年七十一岁），封前任太子孙和当南阳王，居长沙（湖南省长沙市）；仲姬生的儿子孙奋当齐王，居武昌（湖北省鄂州市）；王夫人生的儿子孙休当琅邪王，居虎林（安徽省贵池市西）。

二月，潘皇后性情暴戾，孙权病势日重，潘皇后派人向立法署长（中书令）孙弘，询问吕雉（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正妻）临朝主政前例。皇宫左右侍从人员，不能忍受她的暴虐，乘她熟睡之际，把她勒死，宣称脑出血突发。后来事情泄露，诛杀六七人（胡三省原注：“这是东吴帝国当权臣僚们下的毒手，潘皇后如果要临朝主政，左右马屁精一定会更维护她，岂有因不能忍受暴虐而缢杀她之理。东吴帝国自己撰写史书，嫁祸掩饰，后人照抄不误。孟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然。”）。

孙权病危，召见诸葛恪、孙弘、滕胤，以及将军吕据、高级咨询官（侍中）孙峻，进入卧室，嘱咐后事。

夏季，四月，孙权逝世（年七十一岁）。孙弘跟诸葛恪素来都不和睦，各自负气，不向对方低头；孙弘恐怕诸葛恪当权后，对自己不利，于是秘不发丧，打算假传圣旨，诛杀诸葛恪；孙峻得到消息，暗中通知诸葛恪。诸葛恪邀请孙弘商谈公事，就在座位上，斩孙弘。这才发布丧讯，追称孙权绰号大皇帝。太子孙亮（年十岁）即皇帝位（二任），大赦，改年号建兴（之前是神凤元年，之后是建兴元年）。

闰四月，擢升诸葛恪当皇家师傅（太傅）、滕胤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吕岱当全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诸葛恪下令撤销所有特务（校官。孙权广设“校官”，充当耳目，监视部属），免除人民所欠的田赋捐献，赦免逃犯，撤销关隘过路税，普遍推行德政。一片欢腾，万民归心。诸葛恪每次经过街头，人民都等候道旁，伸长脖子，想一见他的风采。

诸葛恪不想让各亲王居于沿江重要的军事要塞基地，于是，把齐王孙奋迁到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把琅邪王孙休，迁到丹阳郡（郡政府设首都建业）。孙奋拒绝，诸葛恪写信给孙奋说：

“帝王的尊贵，跟上帝的地位相等。所以把天下当做家庭，把父兄当做臣属。仇人有善行，不能不奖赏；亲人有恶行，也不能不诛杀。这是秉承上帝旨意，国事第一优先，家事处于次要。圣人立下的制度，百代不变。从前，西汉王朝初年，子弟们全都封王，后来逐渐强大，竟图谋叛变，有的几乎颠覆国家，有的骨肉互相残杀，虽都受到惩罚，但亲王的势力太强，已成禁忌。

“自从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以来，有特别关于亲王的规定：只可以在自己的王宫内玩乐，不可以当地方政府首长，直接管理人民，干预政治，更严禁跟外界交往；于是，亲王们的生命才没有危险，富贵才可以保持。这是前世得失的例证。

“大行皇帝（孙权）鉴于古事，戒于今世，为了防止嫩芽的初发，考虑千载的忧患，卧病在床之时，分别遣送各亲王，各往封国，诏书不断颁下，规定十分严格，细节无微不至。主要目的在于对上安定国家，对下保护各位亲王，使各人在各人的封国之内，世代相传，永不发生伤害国家之事。

“大王（孙奋）应该想到上古姬太伯顺承老爹的愿望（古书上说：公元前十二世纪，商王朝末年，周部落酋长姬亶（音 dǎn）父【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姬太伯、次子姬仲雍、幼子姬季历【王季】。姬季历的儿子姬



昌【文王，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的老爹】，有盛大的美誉，姬亶父打算把酋长位置传给幼子姬季历，以便传给姬昌。可是，上有长子姬太伯、又有次子姬仲雍，在宗法制度下，无法这样做。姬太伯、姬仲雍体谅老爹的苦心，遂一起逃亡，逃到当时尚是蛮荒地带的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把酋长位置让给幼弟姬季历，完成老爹的愿望。对于这项记载，我们无法相信；周部落基地岐山【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到江东，航空距离一千二百公里，当中全是原始森林、毒蛇猛兽、野蛮民族、穷山恶水，连小径都没有，弟兄二人怎么逃法？而且，岐山五十公里外，便是犬戎部落，同样可以投靠，何必逃得那么远？这显然是历史上最早一桩残忍的夺嫡斗争。极有可能的是，二人已被杀害，由摇尾系统捏造一则上述根本无法查考的故事。如果说他们逃到犬戎部落，有人一去调查，便会泄底），或想到近世的刘德（西汉王朝河间【献】王）、刘强（东汉王朝东海【恭】王）恭顺的事迹（刘德事参考前一三〇年十月，刘强事参考四三年闰四月）。至少，大王（孙奋）也应想到过去那些骄傲任性、荒淫昏乱亲王们的下场，自我警惕。

“可是，听说大王（孙奋）自到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之后，很多行为，违背诏令，不受制度约束，擅自征调各将领的士兵，修建宫殿。左右卫士（常从）有犯过失的，应该奏报中央，公开地交付有关单位处理，而大王（孙奋）却自行诛杀，也不向中央说明理由。立法官（中书）杨融，亲自送达皇上诏书，大王理应恭敬接受，可是你却说：‘我偏不听这一套，又能把我怎么样？’听见这些话的人，大为震惊，无不寒心。

“俗话说：‘从明镜看出面貌，从古事看出今事。’大王应该切记鲁王（孙霸）的前例，作为鉴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尊敬中央政府。如果能这样的话，你所要求的，没有一样不可以得到。如果抛弃先帝（孙权）的法条和叫训，怀着满不在乎的心理，我就宁愿辜负大王（孙奋），也不敢辜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怨恨，也不敢忘记维护皇上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无法执行！

“当初，鲁王（孙霸）如果早就采纳忠直的逆耳之言，心怀惊惧，则富贵无穷无尽，何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参考前年【二五〇】秋季）？有功效的药使口腔苦涩，但有病的人却认为它香甜；忠直的话听来都不顺耳，但心胸豁达的人却能坦然接受。现在，我，诸葛恪等，恭敬谨慎，有心替大王铲除危机的种子，使它不致萌芽；开拓幸福，使它奠定根基；因之不知不觉，言语激切，请大王三思！”

孙奋收到这封信，大为紧张，赶快迁到南昌（豫章郡郡政府所在县，江西省南昌市）。

二、再侵淮南

二五一年，东吴帝孙权开始醒悟到前太子孙和清白无辜。

冬季，十一月，孙权在南部祭祀天神返京（首都建业），突然中风瘫痪，打算征召孙和回来；女儿孙大虎（全公主）跟高级咨询官（侍中）孙峻、立法署长（中书令）孙弘，竭力劝阻（他们不允许孙和出现，万一再被封太子，可是后患无穷）。孙权只好停止。

孙权知道太子孙亮年纪太小（本年九岁），跟左右商讨托孤大事，孙峻推荐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诸葛恪（胡三省原注：“这时东吴帝国，上上下下，都认为诸葛恪才堪胜任，孙峻因而推荐，说明孙峻本没有杀诸葛恪之心。诸葛恪死于孙峻之手，罪在诸葛恪。孙峻当权之后，任由老弟孙琳扰乱帝国，罪在孙峻。读史的人，应分辨清楚。”），孙权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政府官员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诸葛恪。”于是，命诸葛恪从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回首都建业。诸葛恪临行时，上大将军吕岱警告他说：“世界上的事，步步艰难，你每做一事，希望十思。”诸葛恪说：“从前，季孙行父三思而后行，孔丘说：‘再思就够了。’（《论语》）先生叫我十思，明明说我愚劣！”吕岱回答不出，当时的人都认为吕岱失言。

诸葛恪抵达首都建业，在皇宫的寝殿卧室，晋见东吴帝孙权，床前接受辅政诏书，以最高统帅（大将军）身份，兼太子师傅（太子太傅）；孙弘则兼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孙权下诏：中央各单位事务，全由诸葛恪裁决；只有诛杀大事，仍奏报孙权。并特别制定文武百官晋见诸葛恪时的参拜礼仪，依官位高低，分别等级（胡三省原注：“诸葛恪本来就盛气凌人，孙权既交给他重任，又为他制定文武百官晋见他时的参拜礼仪，他的盛气凌人就更变本加厉，即令没有东关之捷、合肥之败，诸葛恪也没有能力担当帝国大业。”），又任命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人滕胤当祭祀部长（太常）。滕胤，是孙权的女婿。

二五二年，春季，二月，东吴帝孙权病危，召见诸葛恪、孙弘、滕胤，以及将军吕据、高级咨询官（侍中）孙峻，进入卧室，嘱咐后事。

夏季，四月，孙权逝世（年七十一岁）。孙弘跟诸葛恪素来都不和睦，





各自负气，不向对方低头；孙弘恐怕诸葛恪当权后，对自己不利，于是秘不发丧，打算假传圣旨，诛杀诸葛恪；孙峻得到消息，暗中通知诸葛恪。诸葛恪邀请孙弘商谈公事，就在座位上，斩孙弘。这才发布丧讯，追称孙权绰号大皇帝。太子孙亮（年十岁）即皇帝位（二任），大赦，改年号建兴（之前是神凤元年，之后是建兴元年）。

闰四月，擢升诸葛恪当皇家师傅（太傅）、滕胤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吕岱当全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

孙权兴筑东兴堤（安徽省巢湖市东南），遏阻巢湖的水。后来，攻击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淮南郡（安徽省寿县。指芍陂之役，参考二四一年四月），曹魏的巢湖舰队反而趁水涨南下攻击东吴；遂放弃东兴堤，不再修护。

冬季，十月，皇家师傅（太傅）诸葛恪，征集部众，重建东兴堤，使它更高更大；并夹着濡须水，依傍高山，兴筑两座城池，命将军全端率一千人守西城，民兵司令（都尉）留略（留，姓）率一千人守东城；然后，率大军返京（首都建业）。

曹魏帝国镇东将军诸葛诞（时驻寿春【安徽省寿县】），向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师建议：“吴国（东吴帝国）已侵入我们领土，我们正好找到借口，发动反攻。命王昶进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贯丘俭进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牵制他们长江上游的部队。然后遴选精锐，袭击东兴两城（安徽省巢湖市东南），等到救兵到达，我们已大获全胜。”这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贯丘俭等，纷纷提出作战计划。中央政府因三个计划完全不同，下诏询问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傅嘏意见。傅嘏回答说：

“在拟定的作战计划中，有的主张以舰队为主，强渡长江。有的主张四路大军，同时并进，攻击城池。有的主张在边界扩大实施武装屯垦，等待时局变化。这些全都是克制盗匪集团（东吴帝国）的正常谋略。然而，自从我们发起战争（参考前年【二五〇】十二月），前后三年，都是正规军的战斗，不能认为是偶尔发动的奇袭。而盗匪集团（东吴帝国）侵略边境，也将近六十年（自二〇八年赤壁之战算起，到本年只四十五年），他们的君王和臣属之间，一直团结无间，吉事凶事，共同承担。如今，他们的元首刚刚去世，上下同心，假如用船舰防守重要港口，用重兵据守坚城险要，我们横行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

“我们的边防部队，跟盗匪（东吴帝国）相距很远，而盗匪岗哨密布，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难以施展，耳目遂失去功能。军事行动没有耳目，侦查不清楚，就贸然用大军去面对不可预测的巨大危险，就不得不全靠运气，希望侥幸成功。先动手打仗，再思考如何胜利，不是保存实力的长远谋略。

“在各项作战计划中，只有扩大武装屯垦，比较完善，陛下（曹芳）可以下令王昶、胡遵等，选择险要地区，筹备设施，命三位将领的部队，同时进驻。这样做有七项利益：夺取敌人肥沃土壤，压迫他们退到贫瘠地区，这是其一。武装部队在边境农村外围，盗匪不能侵犯，这是其二。广为招收附近居民，归降的会日益增加，这是其三。设立警卫岗哨，暗探无法进入，这是其四。盗匪退到最后防线，纵深配备一定缩短，可让出很多可耕农田，这是其五。我们军队就停在原地，吃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必由后方运输补给，这是其六。一旦时机到来，动员出击，十分迅速，这是其七。

“而这七项，全是军事上急切的要务。不实施武装屯垦，则肥沃土地在盗匪之手，盗匪就可以利用当地资源。所以，实施武装屯垦，当地资源便归我们，对我们有利，不应该不察。一旦开始屯垦，堡垒连绵交错，形势已经完成，智勇可以施展，无论是灵巧或是笨拙，都可以凭借运用。根据情报，就能判断敌人的得失；出动攻击，就可了解敌人的强弱。盗匪集团的实情，逃不过我们的掌握。他们以小敌大，一定差役沉重，筋疲力尽；以穷敌富，一定加重田赋捐税，财政破产。所以说：‘敌人安逸，使他疲劳；敌人温饱，使他饥寒’（《孙子兵法》），正是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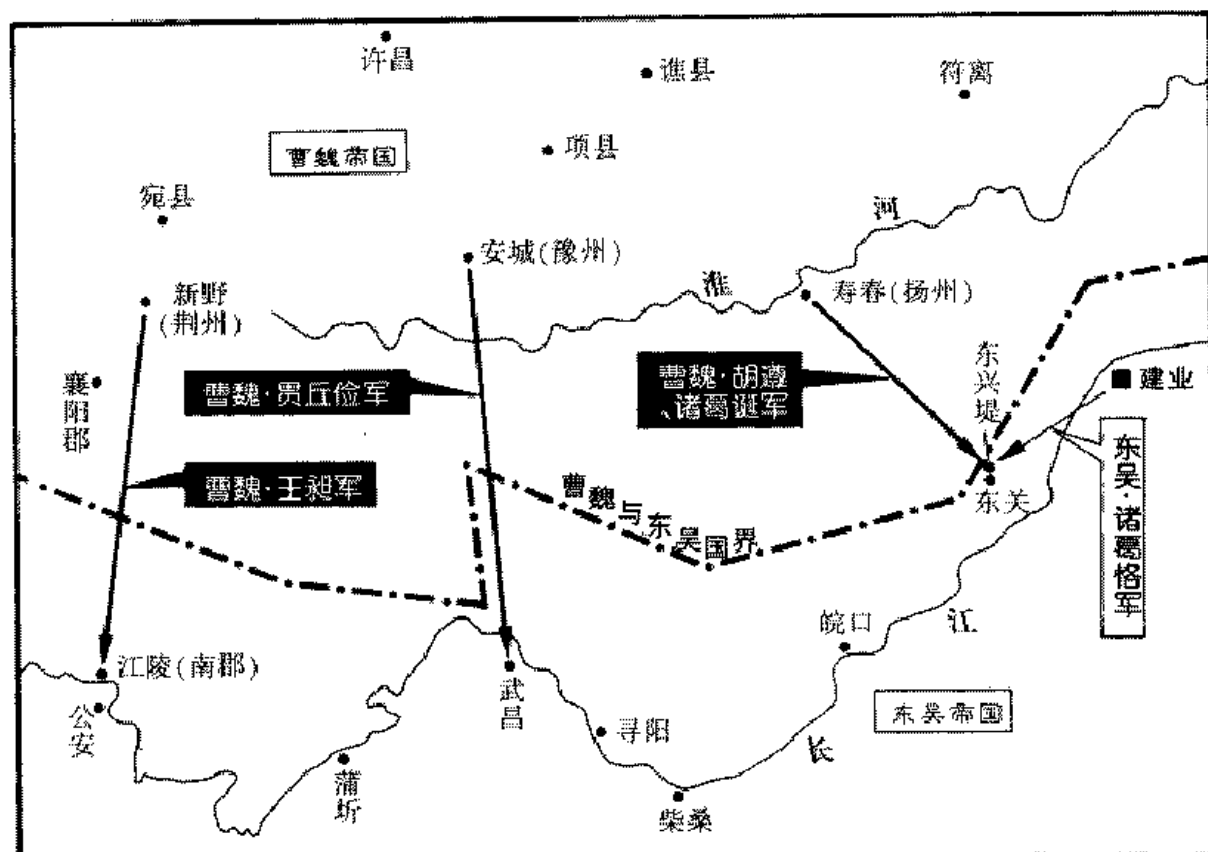
司马师不接受。

十一月，曹魏帝国向东吴帝国，发动大规模攻击，王昶等三路大军，分头并进。

十二月，征南大将军王昶（时在新野【河南省新野县】）攻击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镇南将军贯丘俭（时在安城【河南省正阳县东北】）攻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时二人皆在寿春），率军七万人攻击东兴（安徽省巢湖市东南）。

十二月十九日，东吴帝国皇家师傅（太傅）诸葛恪，率军四万人，昼夜不停，兼程赴援东兴。胡遵、诸葛诞下令各军，搭建浮桥，连接濡须水两岸，在堤上扎营布阵，向东西两城，分别攻击；城高墙厚，一时不能攻





三世纪·二五二年十二月 东关之战

取。诸葛恪命冠军将军丁奉，率吕据、留赞、唐咨，担任前锋，沿山西上。丁奉对各将领说：“我们的行动，太过缓慢，如果盗匪（曹魏帝国）占领有利地形，便很难对抗，现在，由我抢先！”命其他各舰离开航道，丁奉率领直属部队三千人，强行向前挺进。当时，正逢北风，丁奉张帆鼓浪，只有两天，便到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立刻进据徐塘（东关东）。天气寒冷，大雪纷飞，千里冰封，一片银白；胡遵、诸葛诞等正在司令部摆设酒筵，欢乐痛饮。丁奉发现曹魏军的警卫部队人数不多，对部下说：“夺取侯爵，领取赏赐，正在今日。”命士卒脱下铠甲，扔掉枪矛，只头戴铁盔，手拿大刀、盾牌，赤身露体，沿着堤防而上。曹魏军远远看见，忍不住放声大笑，没有立即戒备。东吴军遂攀上堤岸，杀声震天，直砍曹魏军前哨各营。这时，吕据各军也已抵达，立即投入战场，曹魏军大吃一惊，四散逃走，争先奔向浮桥，浮桥承受不住人马奔腾，忽然中断，曹魏军跌落水中；没有跌落水中的，互相践踏，前锋指挥官（前都督）韩综、乐安郡（山东省邹平县东北苑城乡）郡长桓嘉等，全被斩杀，曹魏军死亡数万人。

韩综，是东吴帝国的叛将（参考二二七年闰十二月），屡屡侵害东吴，一任帝孙权恨他恨得咬牙切齿。诸葛恪命砍下韩综人头，送到首都建业，

呈献孙权祭庙。

诸葛恪俘获曹魏帝国车辆、牛马、驴骡等以千为计算单位；辎重武器，堆积如山，凯旋而归。

三、诸葛恪嚣张

二五三年，春季，正月，曹魏帝国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缉告诉司马师说：“诸葛恪虽然有东关之捷（参考去年【二五二】十二月），但我预料他不久就会被杀。”司马师说：“为什么？”张缉说：“威震君王，功盖全国，要想不死，怎么能够？”

二月，东吴帝国大军，从东兴（安徽省巢湖市东南）返抵京师（首都建业）。东吴帝（二任）孙亮（本年十一岁）晋封皇家师傅（太傅）诸葛恪当阳都侯，兼荆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扬州（江南地区）两州全权州长（牧）、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

诸葛恪认为曹魏帝国（首都洛阳）不堪一击，打算再度出兵，各高级官员则认为数年以来，大军屡动，兵力财力，都不堪负荷，纷纷劝阻，诸葛恪全不接受。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蒋延，坚持不可以，诸葛恪叫人把他逐出大门。为了解释他出兵的原因，撰写一篇论文，通告大众，说：

“敌对的国家打算互相吞食，跟仇人互相要铲除对方一样。如果任由仇人增强力量，大祸或许轮不到我们的自身，但一定轮到我们的后代，不可以不深谋远虑。从前，秦王国不过占有关西（函谷关以西）的一隅之地，还可以兼并六国。而今，魏国（曹魏帝国）比当时的秦王国，土地大数倍，大吴（东吴帝国）加上蜀国（蜀汉帝国），面积都没有六国一半大。我们所以仍能够跟它对抗，只因为曹操时代的将领和战士，现在已快死亡罄尽，新生代的将领，还没有培养出来，正是盗匪集团（曹魏帝国）老的太老、小的太小青黄不接的时代。加上司马懿先杀王凌，接着自己突然毙命（参考前年【二五一】四月至八月）。他的儿子（司马师）年纪幼小，能力薄弱，但是却身负重责大任。虽然也有智谋之士，并不能任用他们施展长才。而今发动攻击，正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

“圣人最急切的任务是把握时机，今天，时机已经成熟。如果顺从大家的盼望，怀着苟且偷安的心理，认为长江的险要，可以保护帝国，直至我们的后代。不去思考曹魏将来的发展，只根据他们今天的衰弱现象，认为





将一直衰弱，徒使我长叹。听说有的人考虑到人民贫穷，打算使他们获得休息，这正是没有想到大的危机，而只想到小的痛苦。从前，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侥幸地据守三秦（陕西省中部）作为根据地，他为什么不紧闭关隘，阻塞险要，自寻快乐？反而抽空所有人力，攻击西楚王国？身受创伤，铠甲头盔都生出虱子，将士更厌倦苦闷；难道是他喜欢刀锋，不喜欢安宁？只是考虑到长久下来，他跟项羽（西楚王国一任王）不能共存，如此而已。

“我每次看到荆邯向公孙述（成家帝国一任帝）提出的建议（参考三〇年正月），最近又拜读我叔父（诸葛亮）讨伐盗匪（曹魏帝国）的奏章（《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参考二二七年三月、二二八年十一月），未尝不喟然伤感，早晚不能安心，考虑的结果是，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大略地把我的见解，写出来送给一二位正直君子。我如果不幸失败，志向不能完成，也希望后世的人，知道我的忧虑，作为怀思。”

大家心里都知道不可以出军，但是没有人敢再提出不同的意见。

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聂友，跟诸葛恪是老友，写信劝阻说：“大行皇帝（孙权）本来有切断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的计划，还没有实施，而盗匪集团从远处前来送死，将士在你英明领导之下，奋不顾身，一天之间，建立非常的功勋，岂不是皇家祭庙神灵的保佑，跟国家万年之福？应该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作决定。而今想乘战胜声威，再次大举出击，天时不见得对我们有利，这样任情纵性，心中深感不安。”诸葛恪在信上批几个字给聂友说：“你虽然懂得普通道理，但不了解国家胜负兴亡的基本原则，仔细研读我的言论，就可醒悟。”

祭祀部长（太常）滕胤对诸葛恪说：“阁下所受的是伊尹、霍光所受的重托：回到京师（首都建业），安邦定国；出征远方，摧毁强敌。名声传播海内，天下震动，万民归心，都盼望得到你的恩典，稍作休息。而今，在差役征战之后（差役，指兴筑孙权墓园；征战，指东关之役），再度兴师，民力已疲，财力已竭，而敌人已有准备。如果攻城不能攻克，村野又劫掠不到粮秣，不仅丧失前面的功劳，而且招来无穷的后患。不如按兵不动，充分休养，等待有利机会，再行攻击。而且，军事行动，是一件大事，大事必须由大众共同完成，大众如果都不高兴，你一个人怎么能办得到？”诸葛恪回答说：“大家都说不可以，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谋略，只想苟且偷安。想不到你也如此主张，我还指望什么？敌人现在的情势是：曹芳（曹

魏现任皇帝)昏庸拙劣,政府大权操在私人之手(指司马师),人民离心离德。我凭借帝国的力量,乘着战胜的余威,大军所指,攻无不克。”

三月,诸葛恪下令全国动员,集结武装部队二十万人(东吴帝国适合兵役年龄的青年,不过一百余万人,十人之中即有二人入伍,应是自古迄今,最大的征兵率之一。正是诸葛恪所盼望的倾国而出,充分显示他的心理状态,想一举击溃曹魏帝国,建立万世功勋),由滕胤当首都建业防卫司令(都下督),统御后方留守部队。

夏季,四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最高统帅(大将军)诸葛恪,率大军向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淮南郡(安徽省寿县)发动大规模攻击,驱逐及俘虏当地住民。各将领建议说:“我们深入敌人国境,沿途人民必然逃跑一空,恐怕所有后勤任务,都要由我们自己部队负担,战斗力一定削弱,难以建立功勋。不如仅围攻合肥新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合肥新城被困,救兵必来赴援,然后会战,才可以获得大胜。”诸葛恪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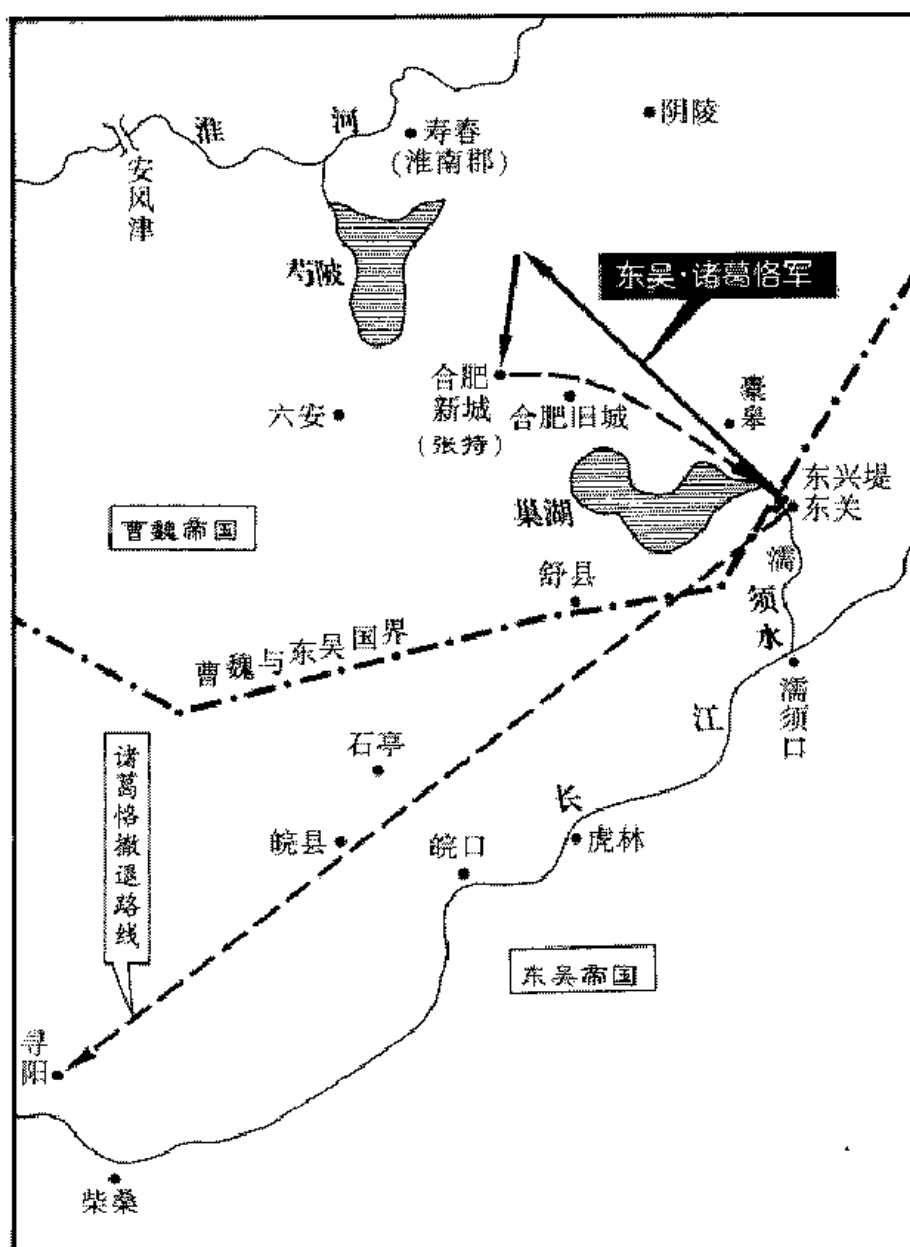
五月,诸葛恪回军围合肥新城。

曹魏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孚,率军二十万人,南下救合肥新城。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师问虞松说:“现在,东西两地,都受到攻击(东方诸葛恪,西方姜维),将领们意气沮丧,应该怎么办?”虞松说:“从前,周亚夫固守昌邑(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而吴楚联军自行失败(参考前一五四年正月),军事形势,有时看起来衰弱,却实际强大,不可以不注意。诸葛恪出动全部精锐,足可以横冲直撞,给我们很重伤害。想不到却集中力量,围困一个据点(合肥新城),目的在吸引我们野战军主力,作一决定性的会战。如果攻城攻不破,会战不可得,战斗力衰退,势必撤退。将领们没有出城迎击,对我们有利。姜维大军深入,跟诸葛恪呼应,目的不过夺取我们的麦田,不是顽强的大敌,不必重视。姜维认为我们正在东方有事,西方必定空虚,所以长驱直入,如果命关中(陕西省中部)各将领,急行赴援,出其不意,姜维一定逃走。”司马师说:“好极!”下令车骑将军郭淮、雍州(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南部)州长(刺史)陈泰,出动关中所有部队,西上解救狄道(甘肃省临洮县)之围。再下令贯丘俭集中兵力,死守寿春(安徽省寿县),不准出击,而把合肥新城丢给东吴帝国。

陈泰进抵洛门(甘肃省武山县东北洛门乡),姜维粮秣已尽,班师。

合肥新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守将、扬州营门官(牙门将)涿郡





三世纪·二五三年四月至七月 合肥之战

(河北省涿州市)人张特，艰苦支持；东吴大军围攻三个多月，而守军总共才三千人，病死战死的，已超过一半。诸葛恪在城外堆起土山，猛烈攻击，合肥城墙倒塌，无法修护，眼看就要陷落。张特在城上大喊：“我们已无心再打下去。然而，帝国军法，被围攻一百天，救兵不到，虽然投降，家属不受连坐处分。自从被攻，已九十余日，城中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已超过一半，城如陷落，剩下的一小半人绝不肯投降，我下城之后，就会向他们宣布，分别登记他们的志愿，明天早晨送出名册！我用我的印信，作为我诚心的见证。”把印信投到城外。诸葛恪下令暂停攻击，但也不捡印信。张特遂在黑夜掩护下，拆下民房木材器物，把城墙缺口补上两层。第二天，

张特告诉攻城的东吴军：“我只有战斗到死！”东吴军这才发现被骗，大为愤怒，攻势更猛，但无法攻克。

正逢夏季炎热，东吴军长期战斗，疲惫劳苦，水土不服，泻肚、浮肿，患病的超过一半，尸体跟卧病的伤兵，躺满地面。大本营值日官（诸营吏）每天都向诸葛恪报告日增的患病人数，诸葛恪认为诈欺，要斩值日官，从此，再没有人敢向他报告。诸葛恪已经发现他的策略错误，但他不肯承认错误；偏偏又无法把城攻下，情绪遂失去控制，忿恨恼怒，满脸怒容。将军朱异，因军事上的见解，冒犯诸葛恪，诸葛恪立刻剥夺朱异的部队，把朱异逐回首都建业。民兵司令（都尉）蔡林，屡次贡献军事计策，诸葛恪全不理睬，蔡林遂骑马投奔曹魏帝国。曹魏帝国知道东吴军已经精疲力竭，各路救兵遂同时出动。

秋季，七月，诸葛恪率军撤退。士兵们有的受伤，有的患病，流离失散，或倒在路旁呻吟，或走在道上踉跄跌撞，或仆卧在地，或坠入山涧，或被曹魏帝国的追兵俘虏；死的死，伤的伤，一片哭声哀号。可是，诸葛恪却好像没有这回事，神态安详，跟平常一样；住在江中小岛之上，一住就是一个月（撤退路线不明，住江中小岛，大概是折回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后之事），并打算在寻阳（湖北省武穴市东北）武装开荒屯垦。东吴帝孙亮接二连三下诏召见，诸葛恪迫不得已，才从容不迫地回军。从此，全国失望，对诸葛恪由崇敬转为痛恨。

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汝南郡（河南省息县）郡长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新君即位，大臣还没有完全心服。吴国（东吴帝国）著名的家族，都有私人军队，手握重兵，依仗社会上的号召力，连皇帝都不在乎。诸葛恪刚刚接管政府，在中央没有获得重要官员的支持；而他又不知道珍惜部下，建立根基；却对外挑战，浪费民力，出动全国所有部队，困顿在坚城之下，死亡数万人之多，满载大祸而归，这正是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从前，伍子胥、吴起、公孙鞅、乐毅，都受当时君王的信任，君王一旦逝世，仍不免失败（伍子胥受吴王国六任王吴光信任，前五〇六年，攻陷楚王国首都郢都【湖北省江陵县】，莫立霸权；吴光逝世后，孙儿吴夫差即位；前四八四年，吴夫差诬称伍子胥谋反，诛杀伍子胥。吴起事，参考前三八一年。公孙鞅事，参考前三三八年。乐毅事，参考前二七九年）。何况，诸葛恪的才能，又不如四位前贤，而竟不考虑到后患，他的灭亡，就在眼前。”



八月，东吴大军返抵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诸葛恪大张旗鼓，严密戒备，直接到统帅府，召见立法署长（中书令）孙嘿，厉声呵责说：“你是什么东西，怎么敢随便下那么多诏书？”孙嘿惶恐，告辞后，声称有病，回家休养。

诸葛恪出征后，政务署考选司（曹）奏准皇帝所任用的官员，诸葛恪下令一律撤职，另行考选。态度更为严厉，对部属不断惩罚，凡是晋见他的人，一个个战栗恐慌，不敢大声呼吸。诸葛恪又撤换皇家禁卫军军官，用他自己的亲信充任。而且不断下达动员令，打算攻击曹魏帝国的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

武卫将军孙峻，因民怨沸腾，众怒所集，阴谋政变，向东吴帝孙亮打小报告，指控诸葛恪行将弑逆。

冬季，十月，孙峻跟孙亮布置妥当，摆下酒筵，宴请诸葛恪。前一天晚上，诸葛恪心神不宁，通宵不能入睡，而家中屡次发生怪异（《三国志·诸葛恪传》：诸葛恪洗脸时，闻到水有腥味，侍从拿衣服给他，衣服有臭味。换水换衣，腥味臭味依旧。临出门，家狗咬他的衣服，不放他走），诸葛恪心中疑惑。天亮，诸葛恪坐车到皇宫大门，而孙峻早已在帷帐之后，埋伏杀手。唯恐诸葛恪万一不肯入宫，事情便非泄露不可；遂亲自出来迎接，对诸葛恪说：“阁下如果身体不适，不妨改天晋见，我代你启奏皇上。”用以试探诸葛恪的反应。诸葛恪说：“不必改期，我可以强打精神。”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送给诸葛恪一封密函，警告说：“今天宴会情形，气氛特别，可能有变！”诸葛恪拿给滕胤看，滕胤劝诸葛恪回家，诸葛恪说：“这些娃儿能干什么？只怕他们在酒里动手脚。”于是，连靴子也不脱掉（古代席地而坐，必须脱鞋），身带佩剑，进入宝殿（这就是“剑履上殿”，一种殊荣和一种特权），向皇帝孙亮拜谢后，回到他的座位。既分别斟酒，诸葛恪疑虑，不肯沾唇，孙峻说：“阁下病还没有完全康复，如果有常用的药酒，自应饮服。”诸葛恪的戒备顿时松懈，饮用自己的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亮先回后宫，孙峻起身也到洗手间，就在洗手间，脱下长袍，换穿短装，提刀而入，大喝说：“奉皇上圣旨，逮捕诸葛恪！”诸葛恪大吃一惊，一跳而起，急拔佩剑，还没有拔出来，孙峻跟助手已双刀齐下，诸葛恪顿时毙命（年五十一岁）。张约在旁直击孙峻，砍伤孙峻左手，孙峻反刀攻击，砍下张约右臂。武卫将士（孙峻部属）听到杀声，奔上宝殿，孙峻宣布说：“我们的对象只有一个诸葛恪，已经诛杀。”

命将士把刀插回刀鞘，把诸葛恪尸体拖出去，洗清地上血迹，继续欢宴。

诸葛恪的两个儿子诸葛竦、诸葛建，得到事变消息，立刻用车带着娘亲，打算投奔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孙峻派人追杀，斩首。孙峻用草席包住诸葛恪尸体，竹片缚住尸体腰部，投到石子冈（建业城南）。又派无难禁军司令（无难督）施宽，前往荆州（湖北省北部及湖南省），指示将军朱绩（朱绩，时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孙壹（时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击杀驻防公安（湖北省公安县）的诸葛恪的老弟奋威将军诸葛融，以及他的三个儿子（诸葛融镇守公安，参考二四一年闰五月）。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散骑侍从官（常侍）朱恩，全都屠灭三族。

诸葛恪自幼就有盛名，东吴帝国一任帝（大帝）孙权，对他非常器重，但老爹诸葛瑾却常常担心，说：“他不是保护我们家族的孩子！”诸葛瑾的朋友奋威将军张承，也认为诸葛恪一定会给诸葛家带来灾难。陆逊曾经对诸葛恪说：“在我前面的人，我一定扶助他，同登台阶；在我下面的人，我一定弯腰拉他一把。可是，看你的作风，对上傲气凌人，对下又一派轻视，谁都看不到眼里，这绝不能奠定恩德基础。”诸葛恪果然由于这个原因覆败。

四、孙峻孙琳肆虐

二五四年，东吴帝国（首都建业）丞相孙峻，骄傲荒淫，凶残暴戾，人民对他怀恨，不敢正眼相看。军政官（司马）桓虑，阴谋诛杀孙峻，另行拥立前任太子孙登的儿子吴侯孙英，继任皇帝；失败，参与的人全被诛杀。

二五五年，秋季，七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将军孙仪、张怡、林恂，阴谋诛杀丞相孙峻，失败，处死的有数十人。孙大虎（全公主）陷害她妹妹孙小虎（朱公主），告诉孙峻说：“孙小虎跟孙仪同谋。”孙峻遂斩孙小虎。

二五六年，秋季，九月，丞相孙峻命文钦与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从江都（江苏省邗江县西南瓜洲镇）进入淮河、泗水（春秋时代吴王国，曾挖凿运河，称邗沟【邗，音 hán。也称韩江】，连接淮河、长江。舰队即由邗沟运河，进入淮河，转入泗水），准备攻击曹魏帝国的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



孙峻在石头城（建业城西北）设宴饯行，突然得了急病，把后事交付给堂弟偏将军孙綝。

九月十四日，孙峻逝世（年三十八岁）。东吴帝国政府任命孙綝当高级咨询官（侍中）、武卫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召吕据班师。

北征大军统帅吕据，听到孙綝接管堂兄权柄，继续辅政，勃然大怒，跟各将领联名上书，推荐宰相（司徒）滕胤继任丞相。孙綝遂改命滕胤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接替吕岱的职务，派往镇守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吕据率北征大军班师，使人通知滕胤，要求联合罢黜孙綝。

冬季，十月，孙綝反击，命堂兄孙宪，率军北上，据守江都（江苏省邗江县西南瓜洲镇）阻截；又派宦官送达皇帝的诏令给文钦、刘纂、唐咨等，命他们共同讨伐吕据；又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左将军华融、立法署主任立法官（中书丞）丁晏，劝告滕胤立即离开首都建业，前往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就任。滕胤认为灾难临身，不敢行动；于是乘势留下华融、丁晏，命部属备战，用以保护自己；一面召唤中央禁军司令官（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诉他们孙綝发动政变；一面强迫华融写信给孙綝，劝告孙綝退位；孙綝不接受，上书东吴帝孙亮，指控滕胤谋反。命将军刘丞率骑兵攻击滕胤，允许事情平定之后，封他爵位。

滕胤又劫持华融、丁晏，使他们假传圣旨，征召各军，华融等不接受，滕胤遂斩华融、丁晏。这时有人建议滕胤：“率军进据苍龙门（皇城【宫城】东门），将士们看到你，一定舍弃孙綝，前来投奔。”但时正半夜，滕胤仗恃跟吕据已约定好会师时刻，而又不肯进逼皇宫。于是，只昭告部属：“吕据大军已经接近。”部属欢腾，都愿为滕胤效死，没有人离开，滕胤面色不变，言笑一如平日。夜间大风突起，等到天亮，吕据大军不到，而孙綝征召的各军已经集结，突围而入，斩滕胤跟部属数十人，屠灭滕胤三族。

有人建议吕据投奔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吕据说：“我不做叛徒！”遂自杀（吕据，是吕范的儿子，参考二五〇年十月）。

十一月，东吴政府擢升孙綝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綝认为他地位高贵，开始倨傲骄慢，盛气凌人。

孙峻堂弟孙宪，曾参与诛杀诸葛恪的阴谋；孙峻待孙宪非常优厚，擢升到右将军、无难禁军司令（无难督），总揽九部事务（平九官事）。孙綝当权后，待孙宪淡薄，远不如孙峻时代。孙宪大怒，跟将军王惇，阴谋诛

杀孙继，事情败露，孙继斩王惇；孙宪服毒自尽。

二五七年，夏季，四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二任）孙亮（本年十五岁），出临正殿，大赦，开始亲自处理国事。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继的奏章，孙亮常常查问；又挑选士卒子弟十八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壮士三千余人，再挑选年轻勇敢的将领子弟，使他们统领，每天在御花园军事训练，孙亮说：“我创立这支部队，打算跟他们一起长大。”又时常到立法署（中书），翻阅老爹一任帝（大帝）孙权时的档案，问左右侍从说：“先帝（孙权）经常有独断的决定，而今，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继）管事，只不过叫我签字，为什么？”有一次吃生梅，叫禁宫侍从宦官（黄门）到皇家钱币库（中藏）取蜂蜜，发现蜂蜜中有一粒老鼠屎。孙亮召见钱币库官员询问，钱币库官员除了叩头外，无法解释。孙亮说：“侍从宦官（黄门）是不是向你要过蜂蜜？”官员说：“曾经要过，但我不敢给他。”禁宫侍从宦官（黄门）坚决否认。孙亮命剖开老鼠屎，中间仍然干燥，笑着对左右说：“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里，里面当是湿润的。而今，外面湿，里面干，一定是侍从宦官（黄门）干的勾当。”盘问侍从宦官（黄门），果然如此，左右大为惊骇。

故最高指挥官（太司马）滕胤的妻子、故骠骑将军吕据的妻子，都是夏口（湖北省武汉市）防卫司令（夏口督）孙壹（孙静【一任帝孙权老爹孙坚的老弟】的孙儿）的妹妹。

六月，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继，派镇南将军朱异，从虎林（安徽省贵池市西）率军，突击孙壹。朱异军抵达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孙壹不能抵御，率领私人部队投奔曹魏帝国（首都洛阳）。

二五八年，秋季，八月，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继，因皇帝孙亮亲自主持国政，常向他查问很多事情，大为恐惧，遂返镬里（安徽省巢湖市西北）基地，宣称有病，不到京师（首都建业）朝见，命老弟威远将军孙据，进驻皇宫苍龙门（皇城【宫城】东门），担任宫廷警卫；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孙闾，分别进驻各营基地，保护自己。孙亮愤愤不平，于是，下令调查二姐孙小虎（朱公主）的死因（参考二五五年七月），大姐孙大虎（全公主）紧张，说：“我实在不知道，都是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陷害（依此推定，孙小虎当是二人嫡母）。”这时朱熊当虎林（安徽省贵池市西）防卫司令（虎林督），朱损当京师外围防卫司令（外部督），孙亮诛杀二人。朱损的妻子是孙峻的妹妹，



孙琳劝阻，孙亮不接受。孙琳更为畏惧。

孙亮跟大姐孙大虎（全公主）、将军刘丞，密谋诛杀孙琳。全皇后的老爹全尚，当祭祀部长（太常），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孙亮吩咐全尚的儿子、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全纪说：“孙琳专权弄势，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寿春之役时，我下令给他，叫他火速上岸前进，作为唐咨后援，可是他却留在巢湖船上，不肯登陆一步；又把罪状推到朱异头上，事先没有任何报告，便擅自妄杀功臣；又在朱雀桥南，兴筑高宅大院，不再朝见；自由自在，毫无顾忌，不能再忍，我打算采取行动。你老爹主管首都卫戍部队，告诉他秘密集结人马，我当亲自到朱雀桥，率领虎骑禁卫军及左右两翼无难禁军营（左右无难），包围孙琳住宅。用诏书告谕孙琳部属放下武器解散，不准动手。果能如此，一定可以达到目的。你传话之后，千万保守秘密。更要特别叮咛老爹，不可叫你娘亲知道。女人没有见识，不晓得事态的严重性。而且她又是孙琳的堂姐，见面时万一透露风声，可是毁了我。”全纪把皇帝命令，转告老爹全尚。全尚性情疏阔，没有远虑，竟告诉全纪娘亲，全纪娘亲派人秘密通知孙琳。孙琳立即反应。

九月二十六日，孙琳发动政变，在夜色掩护下，出军袭击全尚，生擒。孙琳派老弟孙恩在苍龙门外，击斩刘丞。等到拂晓（九月二十七日），遂包围皇宫。孙亮愤怒得要爆炸，跳上马背，执弓带箭，打算出战，说：“我是大皇帝（孙权）的嫡子，在位已有五年，谁敢不听命令？”高级咨询官（侍中）、左右亲信以及乳母，一齐上前紧紧抱住，哭泣劝阻，不让他出去。孙亮悲痛叹息，拒绝接受；诟骂皇后全女士说：“你老爹这么昏头，坏了我的大事。”叫人传唤全纪，全纪说：“我老爹接到命令后，不够谨慎，辜负陛下，没有脸晋见。”自杀身死。

孙琳命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孟宗，前往皇家祭庙，禀告他所作的决定：罢黜孙亮，改封会稽王。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说：“皇上年轻，得了精神错乱的毛病，不可以继续占据君王宝座，侍奉皇家祭庙。我已经禀告先帝（孙权）在天之灵，罢黜皇上，贬作会稽王。各位有不同意的，尽管提出。”大家震动恐怖，不敢多说，只说：“我们全听从将军命令。”孙琳派立法官（中书郎）李崇，进宫夺取孙亮的皇帝印信，并把孙亮的罪状，昭告全国。政务署执行官（尚书）桓彝不肯签名，孙琳大怒，斩桓彝。

中央禁军司令官（典军）施正，建议迎立琅邪王孙休，继承帝位，孙



琳接受。当天（九月二十七日）孙琳派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孙楷，跟立法官（中书郎）董朝，前往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迎接孙休，并派将军孙耽，护送孙亮到封国（会稽郡），孙亮本年十六岁。孙琳把全尚贬逐到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再派杀手追斩全尚，把孙大虎（全公主）放逐到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

冬季，十月二十七日（原文“戊午”误），琅邪王孙休抵达曲阿（即云阳，江苏省丹阳市），有位老翁拦住马头，叩见说：“事情耽误太久，就会发生变化，天下苍生，渴望太平。”当天（十月二十七日），孙休赶到布塞亭（今地不详）。孙琳在等待孙休大驾期间，打算住进皇宫。召开文武百官会议，宣告他的决定。全体官员惊恐，面无人色，不敢大声说话。政务署（尚书）考选司助理官（选曹郎）虞汜说：“明公（孙琳）担任伊尹、姬旦（周公）的重任，处于将相的高位，手握罢黜皇帝和拥戴皇帝的权威。对上安慰皇家祭庙，对下施恩人民，全国一片欢呼，认为伊尹、霍光，重见于今日。现在，君王还没有迎接回来，而明公却住进皇宫！如果一定要做的话，文武官员会陷于混乱，大家将互相猜忌。这并不是忠孝双全，扬名后世的措施。”孙琳大不高兴，但也停止行动。虞汜，是虞翻的儿子（虞翻，参考一九六年八月）。

孙琳命老弟孙恩，代理丞相，率政府文武官员，引导皇帝专用的车队（法驾），到永昌亭（今地不详）迎接孙休。孙恩呈递皇帝印信；孙休辞让三次才接受。文武官员依照官职大小，顺序参见，孙休坐上御车，百官陪列两旁。孙琳率禁卫军一千人，在半途迎接，路旁下拜，孙休下车答拜。当天（十月二十七日），孙休（本年二十五岁）正式登极（三任景帝），出临金銮宝殿，大赦，改年号永安（之前是太平三年，之后是永安元年）。孙琳上书：“草莽贱臣孙琳，谨呈递奏章，缴还印信、符节、斧钺，请求准许辞职，避开贤才上进之路。”孙休接见孙琳慰留，下诏任命孙琳当丞相、荊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全权州长（牧），增加他侯爵（永宁侯）采邑五个县；任命孙恩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中央禁军总督（中军督），封一等侯爵（县侯）；孙据、孙干、孙闾，全当将军，封侯爵（孙据“右将军”县侯。孙干杂号将军，亭侯。孙闾也封亭侯）；又任命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张布当辅义将军，封永康侯。

最初，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李衡，不断没事找事，欺凌孙休

(孙休封国原在虎林【安徽省贵池市西】，二五二年闰四月，诸葛恪当权，迁到丹阳郡)。李衡的妻子习女士劝止他，李衡不理。孙休不能忍受，上书请求迁移到其他地方，当时皇帝孙亮命他迁移到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现在，孙休当了皇帝，李衡想起当初自己的恶行，不禁大起恐惧，对妻子说：“不听你的劝告，才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打算投奔魏国(曹魏帝国)，你以为如何？”习女士说：“绝对不可。你本是一个平民，先帝(一任帝孙权)厚恩，把你提拔到高位，你却对他的后裔，做出无礼之事，而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要受到报复，叛变逃亡，但求活命。在这种情形下，投奔北方，有什么面目见中国(曹魏帝国)人？今上皇帝(孙休)喜爱善行，追求荣誉，正要向天下展示他的胸襟，绝不会因私人一点怨恨，把你杀掉，事理至为清楚。我建议你前往首都，自动向监狱报到囚禁，上书承认以前所犯的错误，请求陛下处刑。这样做的话，我推测你可能受到更好的待遇，不仅活命而已。”李衡接受。孙休用诏书回答说：“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李衡，因过去的过错，自投司法部监狱。姜小白曾被管仲射中带钩(公元前七世纪初，齐国内部危机日益升高，国务官鲍叔牙陪同国君的老弟姜小白投奔莒国。另一国务官管仲，陪同国君另一位老弟姜纠，投奔鲁国。不久，国君姜诸儿被杀，儿子姜无知继位，姜无知又被杀。国务官高傒，召请姜小白继位，而鲁国也出动大军，护送姜纠回国，管仲打算谋杀姜小白，先到前面埋伏，一箭射中姜小白腰带上的铜钩，姜小白幸得不死。回国即位后，任用管仲当宰相，称霸天下)，姬重耳也曾被披宦斩下衣袖(公元前七世纪四〇年代，晋国国君姬诡诸迷恋骊姬，想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当太子，于是诬杀太子姬申生。次子姬重耳投奔蒲国，老爹派名披【姓不详】的宦官，前往行刺；姬重耳翻墙逃命，披用刀猛砍，砍下一只衣袖。六〇年代时，姬重耳回国继任国君，宽恕披；当吕郤发动政变，要推翻姬重耳前夕，披暗中报信，姬重耳得以脱险)；既当君王，君王有君王的立场；李衡仍回到你的郡长位置，不要自己惊疑。”又加李衡威远将军，颁发象征权威的衣戟。

十月二十八日，孙休封故南阳王孙和的儿子孙皓当乌程侯(何姬抚养孙皓事，参考二五三年)。

文武百官奏请选立皇后、皇太子，孙休说：“我自问品德不够，而继承大业；临朝的时间太短，恩信还没有普及；后妃封号，太子人选，不是当前急务。”有关单位坚决请求，孙休不许。

孙綝亲自带着牛肉美酒，晋见孙休，孙休不肯接受。孙綝就带到左将军张布家欢宴，孙綝酒醉，抱怨说：“当初，罢黜少皇帝（孙亮）时，很多人都劝我自己登极。我认为陛下（孙休）贤能聪明，所以才迎接他。要不是我，他怎能坐上宝座？而今呈献礼物，却被拒绝，只把我当成一个普通官员罢了，我想我得改变计划。”张布报告孙休，孙休怀恨在心，但恐怕孙綝再发动政变，遂对孙綝不断地表示宠爱，再三颁下赏赐。

十一月七日（原文误置于十月，据《三国志》改），孙休下诏：“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綝，统御全国军政大事，事务繁多。特命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孙恩，兼任高级咨询官（侍中），与孙綝共同处理政府机要。”

有人向孙休告密说：孙綝心怀怨恨，侮辱皇上，企图谋反。孙休把告密的人交给孙綝，孙綝把他诛杀，但是更感到恐惧。请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孟宗，转奏皇帝，要求离开京师（首都建业），驻防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孙休批准。孙綝把他直辖的中央禁卫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全部装上船舰；又取出军械库的各种武器。孙休下令：全部照付。孙綝请求派两位立法官（中书郎），随他前往，主持荆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军事。主管官员（应是中书令【立法署长】）抗议说：“立法官不可以担任地方官职。”孙休特别允许。凡是孙綝所作请求，没有一样批驳。

将军魏邈报告孙休：“孙綝据守外地重镇，一定叛变。”武卫军官施朔也密告：孙綝正准备政变。孙休将对孙綝下手，跟辅义将军张布密商，张布说：“左将军丁奉，虽不识字，但智谋超过常人，可以担当大事。”于是召见丁奉，告诉他这项决定，丁奉说：“孙綝兄弟党羽太多，恐怕人心有变，不容易控制，最好是等到‘腊八大祭’（十二月【腊月】八日祭灶君），有‘皇宫卫士’（陛兵）拱卫时，使他措手不及。”孙休听从。

十二月七日，首都建业谣言四处传播，说明天“腊八”大祭时，将有巨变，孙綝听到消息，大不高兴。当夜，狂风突起，尘沙扑面，摧树败屋，一片阴沉，孙綝内心恐惧。

十二月八日，举行腊八大祭，孙綝宣称有病，不肯参加。孙休勉强他前往，派出使节十多人，前后相接敦请，孙綝无法推辞，只好进宫。左右亲信阻止他，孙綝说：“皇上屡屡下令，不能不往。你们可在外动员备战，计算我进宫时间，在我家纵火，我就可借口救火，提前回来。”遂入宫。不久，果然火起，孙綝告辞，孙休说：“外面的部队很多，一点小火，丞相何





必挂心？”孙琳坚持要走，离开座位。丁奉、张布用眼色向左右示意，皇宫卫士（陛兵）闪电突击，逮捕孙琳，捆绑结实。孙琳叩头哀告说：“我愿放逐交州（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孙休说：“你为什么不把滕胤、吕据放逐交州（二人事，参考前年【二五六】十月）？”孙琳再哀告说：“我愿当官奴！”孙休说：“你为什么不叫滕胤、吕据当官奴？”遂斩孙琳（年二十八岁）。把人头拿出来向孙琳的部属展示，下令说：“凡是孙琳的党羽，一律赦免！”一时放下武器的，有五千人。孙闾乘船逃走，打算投奔曹魏帝国（首都洛阳），被迫及诛杀（胡三省原注：孙琳的其他老弟孙据、孙恩、孙千，都已处决，剩下孙闾逃亡），屠灭孙琳三族。掘出孙峻棺材，取出殉葬印信，再砍薄棺木掩埋（古代棺木，因死者政治地位不同，厚薄也有差别，把棺木砍薄，显示贬黜）。

十二月九日，孙休任命张布当中央禁军总督（中军督），改葬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凡因受诸葛恪牵连而被放逐到远地的，一律召回。有人建议，应为诸葛恪立碑纪念，孙休下诏说：“在炎热的夏季，出动大军，士卒死伤惨重，却没有一点功绩，不能算有才能；受先帝（一任帝孙权）托孤的重任，却死在一小撮无赖之手，不能算有智谋。”事遂中止。

6

三帝国相继覆亡

一、曹魏灭蜀汉

二五三年，蜀汉帝国（首都成都）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姜维，自认为了解西方（甘肃省）国土人情，兼备智谋和勇敢，打算煽动羌人、胡人归附，作为助力，则陇山以西（甘肃省），可以夺取。每想采取军事行动，最高统帅（大将军）费祎，总是加以约束，不接受他的计划，即令拨给他军队，也不会超过一万人，说：“我们的才能，比起诸葛亮，相差太远，诸葛亮都不能平定中原（曹魏帝国），何况我们！不如保国安民，谨守疆土，等待有能力的人才出现，再完成大业，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更不要想用一次战役，决定胜负。万一不能成功，后悔已来不及。”（诸葛恪激进得冒过了头，费祎退缩得成了一摊烂泥；过之或不及，都是病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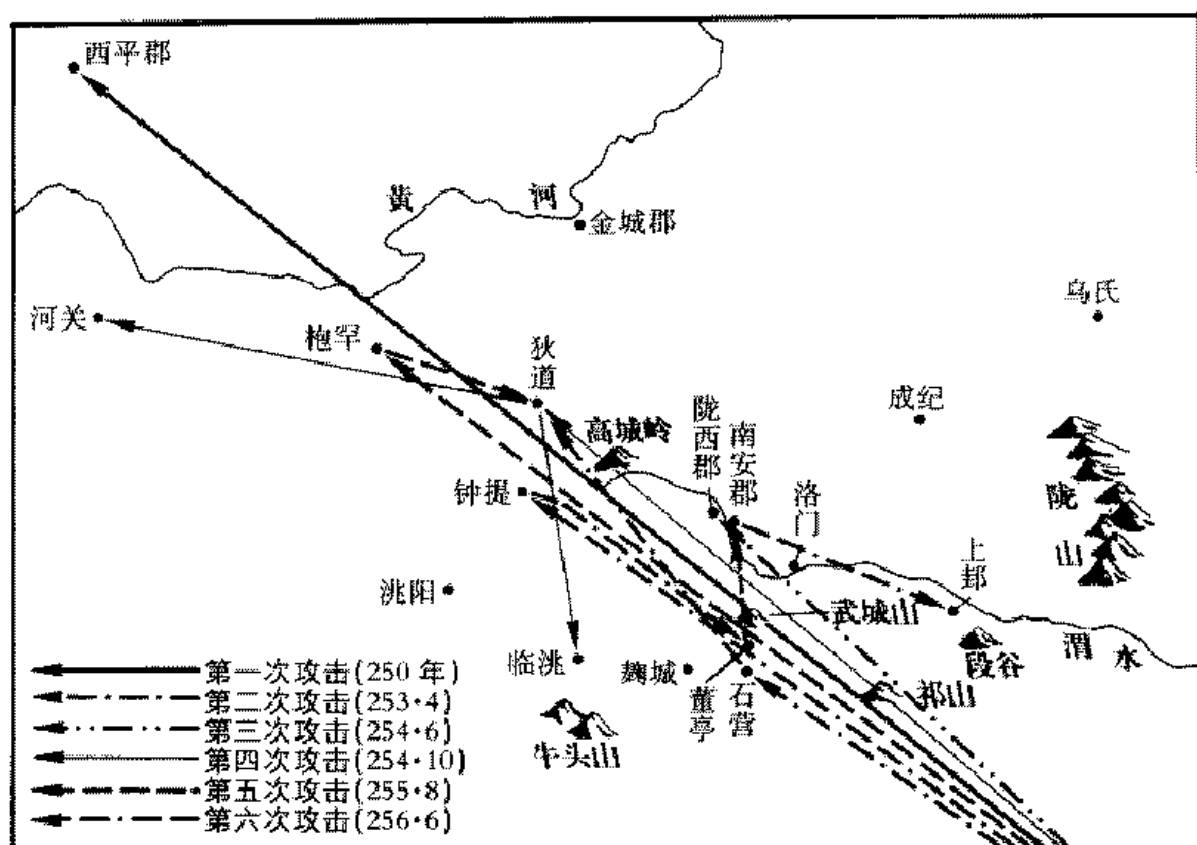
等到费祎逝世，姜维才不再受到约束；遂率数万人，从石营（甘肃省礼县西北）出击，包围曹魏帝国所属的狄道（甘肃省临洮县）。

二五四年，夏季，四月，曹魏帝国狄道县长李简，秘密修书，请求归降蜀汉帝国。

六月，蜀汉帝国首都卫戍司令姜维，进军陇西（甘肃省陇西县）。

蜀汉帝国首都卫戍司令姜维，从狄道出军，攻陷河关（甘肃省积石山县北）、临洮（甘肃省岷县）。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将军徐质迎战，斩蜀汉帝国荡寇将军张嶷，姜维只好撤退。

二五五年，秋季，七月，蜀汉帝国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姜维，讨论再出军北伐。在金銮宝殿上，征西大将军张翼，当着皇帝（二任）刘禅



三世纪·五〇年代 蜀汉姜维六次攻击陇右示意图

(本年四十八岁)的面，跟姜维争辩，认为：“帝国面积太小，民力太弱，不应该不断发动战争。”姜维不接受，率车骑将军夏侯霸以及张翼，一同出军。

八月，姜维率数万人，抵达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直指狄道（甘肃省临洮县）。

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征西将军陈泰，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王经，进驻狄道；约定等陈泰援军抵达时，东西结合呼应，同时出击。陈泰大军时在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王经统御各军，沿洮水东汉王朝时代旧有边塞一带扎营，跟蜀汉兵团接触，情况不利，王经并不能忍耐，遂强渡洮水。陈泰得到情报：王经并没有据守狄道（甘肃省临洮县）；判断事情将发生变化，立即率领各部队，前进赴援，而王经跟姜维已在洮水西岸会战，王经大败，急率残军一万余人退保狄道，其他部队，全都四散逃命，死亡的达一万人。张翼对姜维说：“现在应该停止了，不应继续攻击，否则可能使我们的战果化为乌有，岂不是画蛇添足？”姜维对张翼屡次不断地阻挠，大为震怒，下令包围狄道。

八月二十二日，曹魏帝曹髦，擢升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邓艾，

代理安西将军，会同陈泰，合力抗拒姜维。

八月戊辰日（戊辰日是十九日，有误），再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孚，统率大军作为后继。陈泰进军到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各将领都说：“王经刚刚受到挫败，盗匪（蜀汉军）气势正盛，将军（陈泰）率领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全是乌合之众，在战败之后，面对胜利者的高昂士气，恐怕非失利不可。古人说：‘毒蛇咬手，壮士砍断手腕。’《孙子兵法》说：‘对敌军，有时候不必攻击；对城池土地，有时候不必固守。’因为小的损失，会换来大的利益。我们不如据守险要，先保安全，严密监视敌人的变化，抓住机会，再发出救兵，这应是上计。”

陈泰说：“姜维用少数轻装备部队，深入我们国境，就是希望跟我们在大平原上决战，以求歼灭我们的野战军，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王经早就应该固守城垒，挫败他们的锐气，而竟跟他们野战，正好跳进盗匪（姜维）圈套。王经既被击败，姜维就应乘战胜余威，向东挺进，据守栝阳（应是略阳，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夺取那里丰富存粮，然后派军四出，招降纳叛，引诱羌人、胡人归附，向东争夺关中（陕西省中部）、陇西（陇山以西），向四郡发动政治号召（四郡：陇西郡、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广魏郡【甘肃省天水县东】），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他不这样做，反而把战胜的部队，摆在坚固的城池之下，把士气高昂的兵卒，委屈在攻城之战上送命。攻和守的形势不一样，主军和客军的地位更不相同。《孙子兵法》说：‘制造盾牌和撞车，要三个月。构筑土山，三个月之后才可能完成。’（言攻城不易，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攻城。）这对孤军深入的敌人，绝不是有利的形势。而姜维正是孤军深入，自己的粮秣供应都有问题，却去攻城。我们迅速前进，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定可破敌。洮水在姜维背后，姜维被夹在当中，我们攀登高山，占据险要，正好扼住对方脖子，姜维连抵抗都不敢，必然逃走。对贼寇（蜀汉兵团）不可放松，对围城不可使敌人持续太久，你们怎么会有那种看法？”

陈泰进军，越过高城岭（甘肃省渭源县西），于深夜时分，秘密攀上狄道（甘肃省临洮县）东南高山，遍山燃起烽火，擂动战鼓，吹起号角。狄道城中发现救兵已到，跳跃欢腾。姜维却想不到救兵会这么快来临；沿着山麓，向陈泰部队急攻，陈泰竭力抵挡，姜维无法攻克，只好撤回。陈泰集结部队，扬言要攻击姜维的退路，姜维恐惧。

九月二十五日，姜维拔营逃走，狄道城中守军才得出城，王经叹息说：





“粮食不能再支持十天，如果救兵不来得这么快，全城人民都会被杀光，一州全部丧失（一州，指稍后设立的秦州【甘肃省南部】，此时还没有秦州）。”陈泰慰劳将士，使守军复员，派出新军接防，重建城池，回军驻屯上邽（甘肃省天水市）。

陈泰看多了虚报军情的现象，每一次发生情况，都虚张声势，使全国受到震荡。陈泰很少做这种事，驿马车呈递军事文书，最快速度不过每天六百华里。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说：“陈泰沉着勇敢，遇事能作正确判断。负担封疆的重责大任，拯救快要陷落的城池，却不要求增兵，又很少虚报军情，是一个克制盗匪的能手。司令长官（都督）、高级将领（大将），难道不该如此？”

姜维撤退到钟提（甘肃省临洮县南）。

二五六年，春季，正月，蜀汉政府（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擢升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姜维当最高统帅（大将军）。

夏季，六月，姜维驻防钟提。曹魏帝国决策人士多数认为姜维军力已经枯竭，不能再发动攻击。安西将军邓艾说：“洮西之役（参考去年【二五五】八月），我们受到的不是小损失：军队崩溃，仓库空虚，人民流离失所，如果评估双方形势，他们有乘胜进击的斗志，而我们的士气不振；这是其一。他们的将领和士兵，互相了解信任，武器锋利；我们的将领是新任命的将领（邓艾接替王经），士兵是新征集的士兵，武器补充还没有完成；这是其二。他们可以利用船舰（钟提【甘肃省临洮县南】附近有黑龙河、永宁河，可逆水而上），我们则全靠徒步；劳逸不同，这是其三。狄道（甘肃省临洮县）、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都要防御，兵力分散，他们则可以集中军队，专攻一点，我们却要四点全守；这是其四。从南安郡、陇西郡，沿途征收羌人粮食，直攻祁山，那一带的麦田已结穗成熟，有千顷（百亩为一顷）之多，可以供姜维收割，这是其五。贼寇（姜维）狡狴，一定发动攻击。”

秋季，七月，姜维率军直指祁山，听说邓艾已有准备，于是舍弃祁山，回军董亭（甘肃省武川县南），转攻南安郡。邓艾在武城山（甘肃省武山县西南）扼守，姜维发动攻击，企图占领险要，不能取胜。当夜，姜维渡过渭河，沿山东进，转攻上邽（甘肃省天水市）。邓艾追击，在段谷（天水县西南）赶上；姜维跟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日期在上邽会师，胡济不

能依时抵达，姜维孤军难支；邓艾发动攻击，大破姜维军。曹魏帝国擢升邓艾当镇西将军、陇右（陇山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陇右诸军事）。

姜维军既败，士卒四散逃亡，死伤惨重，蜀汉帝国人民，从此怨恨姜维。姜维上书请求处罚，被贬为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代理最高统帅（行大将军事）。

二五七年，冬季，十二月，代理最高统帅（行大将军事）姜维，听到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抽出关中（陕西省中部）的兵力，调往淮南（淮河以南），打算乘敌人内部空虚，攻击秦川（即关中，陕西省中部），遂率数万人，从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出击，抵达沈岭（周至县西南）。这时，长城（曹魏帝国沿边所筑的御敌要塞）存粮很多，而守军太少，征西将军、雍凉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及安西将军邓艾，进兵据守。姜维在芒水（周至县南里水谷）扎营，屡次挑战，司马望、邓艾坚守不出。

姜维不断进攻曹魏帝国，使蜀汉全国忧愁悲苦。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警告说：

“有人问：‘古代曾经有过弱国战胜强国，用的是什么方法？’回答说：‘我曾经听说，强大而没有外患，戒备会逐渐松懈。弱小而有忧患意识，常发愤振作。戒备松懈一定发生变乱，发愤振作一定万事治理，这是正常轨道。所以，姬昌（周部落酋长）教养人民，用少数击败多数。蚍勾践（越王国一任王）爱护人民，用弱势击败强势，原因在此。’

“有人问：‘从前，项羽强而高祖（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弱，最后，以鸿沟为界，各自班师。张良认为，如果民心一有归属，便不易动摇，高祖（刘邦）遂发动追击，终于斩杀项羽（参考前二〇三年九月），岂不是跟姬昌不一样？’回答说：‘当商王朝跟周王朝交替之际，君王世代相传，跟臣属的关系，已经凝固，人民习惯于这种君臣关系。根部太深，不容易拔掉；盘踞太固，不容易移动。当那个时候，即令高祖（刘邦）出世，怎能单枪匹马，取得天下？

“‘等到秦王朝撤除封国，改设郡县之后，人民不堪承受秦政府的苦役，天下土崩瓦解。有的政权每年换一个君王，有的政权每月换一个领袖，人民像吓破了胆的鸟兽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英雄豪杰，纷纷崛起争夺，凶狠的程度，如同虎狼，行动迅速的得到的多，行动迟缓的则被并吞。而现在的形势是：敌我两国（曹魏及蜀汉）的君王宝座，已传到后世，





不是秦王朝末年那种滚水沸腾般的形势，却类似战国七雄并峙。所以，我们只可以效法姬昌，不可以效法高祖（刘邦）。

“‘人民的负担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骚动扰乱的预兆就会出现；在上位的人不关心人民，在下位的人行为凶暴，瓦解覆亡的形势就会出现。俗话说：“每次都射不中，不如看准了再射。”所以，睿智的人不会因为一点小利转移目标，也不会因为大概可能，就去碰碰运气。机会来临时才行动，形势推演时才出击，所以子天乙（汤）、姬发（武）的讨伐大军，只要一次决战，就可以克制对方（子天乙攻击姒履癸【夏王朝末任帝桀帝】，鸣条一战而灭夏。姬发攻击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牧野一战而灭商）。因为他们都重视人民的承受能力，又能把握时机。如果无限制地不断发动战争，犹如土块崩裂，只要有小小的震撼，即令有大智之人，也束手无策。’”

二五八年，春季，二月，蜀汉姜维得到诸葛诞死亡消息，遂返首都成都，再被擢升为最高统帅（大将军）。

最初，一任帝（昭烈帝）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陕西省汉中市），沿边险要关卡的营垒，都有实力坚强的部队驻防，敌人攻击时，不能进入。兴势（陕西省洋县北）之役，王平抗拒曹爽，仍承袭这项制度（参考二四四年三月）。等到姜维当权，建议说：“分别防守各地险要，只能消极抵抗，不能积极进取。不如诱敌深入，各据点储存粮秣，加强守卫，主力退守汉城、乐城（诸葛亮所建，参考二二九年十二月）。敌人一旦进入平原，我们各城严密防守，再派出机动部队乘虚攻击，敌人攻城攻不下，郊野抢不到粮食，千里之长的供应线，自然不能长久维持。等他们撤退之日，我们各城同时出击，加上机动部队的力量，这是一项大歼灭战略。”

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五十二岁）接受这项建议，命汉中防卫司令（督汉中）胡济，撤退到汉寿（四川省广元市西南）；监军官（监军）王含据守乐城（陕西省城固县），军事总监（护军）蒋斌据守汉城（陕西省勉县）。

二五九年，蜀汉帝国政务署长（尚书令）陈祗（音 zhī），工于心计，而又精于谄媚，深受刘禅宠爱信任。最高统帅（大将军）姜维，虽然官位在陈祗之上，但姜维经常率军在外作战，很少过问中央政事，权力和被信任的程度，反而不如陈祗。

秋季，八月二十日，陈祗逝世。刘禅擢升政务署执行长（仆射）义阳



(湖北省枣阳市南)人董厥，当政务署长(尚书令)；政务署执行官(尚书)诸葛瞻，当政务署执行长(仆射)。

二六一年，冬季，十月，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五十五岁)，任命董厥当辅国大将军；诸葛瞻当总督(都护)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共同处理政府机要(共平尚书事)，擢升高级咨询官(侍中)樊建当政务署长(尚书令)。当时，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黄皓，正受皇帝宠信，董厥、诸葛瞻，都没有能力阻止。高级知识分子及在职官员和退休士绅，大多数都巴结黄皓，唯黄皓之命是从；只有樊建不跟黄皓来往。皇家图书馆长(秘书令)郤正，长久地在皇宫之内供职，跟黄皓比邻而居，接触三十余年。郤正性情淡泊，不追求官爵，读书是唯一娱乐；黄皓对他既不喜爱，也不憎恨；所以郤正的官位一直不超过六百石；但也不受黄皓祸事牵累。蜀汉帝刘禅的老弟甘陵王刘永，讨厌黄皓，黄皓从中挑拨，使刘永十年之久，不能朝见。

东吴帝国(首都建业)皇帝(三任景帝)孙休(本年二十八岁)，命高级警卫指挥官(五官中郎将)薛翊(音 xǔ)，访问蜀汉帝国。回来后，孙休询问蜀汉帝国情况。薛翊回答说：“主上昏庸，不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部下苟且敷衍，只求不惹祸上身。到了他们政府，听不到正直的言论；经过的原野，人民脸上呈现饥饿菜色。我曾经听说，燕子、麻雀停留在华屋高堂之上，母子们欢乐相聚，认为真是天下最安全的乐园。然而烟囱已经冒火，栋梁已经焚烧，而燕子、麻雀，却仍兴高采烈，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大概正是指的这种景观。”(薛翊观察入微，虽是指的蜀汉帝国，但也是说给孙休听，使孙休反省东吴帝国也是如此。)薛翊，是薛综的儿子(薛综事，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

二六二年，秋季，八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最高统帅(大将军)姜维，打算再度出军攻击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右车骑将军廖化说：“不停地燃起战火，一定把自己烧死，正是姜维的写照。智谋不高过敌人，力量又小过敌人，而永无止境地攻击，怎么能使自己生存？”

冬季，十月，姜维进攻曹魏帝国洮阳(甘肃省临潭县)；曹魏帝国征西将军邓艾，在侯和(甘肃省卓尼县东北)迎战，击破蜀汉军，姜维退守沓中(甘肃省舟曲县西北。沓，音 tā)。

最初，姜维以一个异乡人，投奔蜀汉帝国(参考二二八年正月，迄今

三十五年)，身受国家的重任，连年来不断出兵，却不能建立功勋。而宦官黄皓掌握帝国政府大权，跟右翼最高统帅（右大将军）阎宇，感情亲密，打算贬逐姜维，任用阎宇。姜维得到消息，报告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五十六岁）说：“黄皓奸诈伶俐，一意孤行，会倾覆我们国家，应该诛杀。”刘禅说：“黄皓不过是台阶前听候差遣的小小宦官；从前，董允一提起黄皓就咬牙切齿（参考二四五年十二月），使我深感遗憾；你何必也把黄皓挂在心上？”姜维发现黄皓的势力网已经完成，到处都是党羽心腹，像一座丛林一样，枝叶互相攀连。而自己的力量毕竟有限，却说不应该说出的话，势将难逃报复，遂马上向皇帝婉言道歉，仓皇退出。刘禅命黄皓亲自晋见姜维，感谢他的宽恕。姜维更加惊恐，不能安枕（以上追叙出军之前情势）。洮阳之役失利后，姜维遂请求在沓中武装屯垦，种植小麦；不敢返回首都成都。

曹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对姜维不断侵犯边境，十分忧烦。骑兵军官路遗（姓路名遗），建议派遣刺客，刺杀姜维。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荀勖说：“明公（司马昭）是天下主宰，应依仗正义，讨伐叛乱集团。不此之图，却用刺客铲除盗贼，不是使四海尊敬的办法。”司马昭认为正确。荀勖，是荀爽的曾孙（荀爽，参考一八九九年十二月）。

司马昭预备大举进攻蜀汉帝国，政府官员多数认为不可能成功，只有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钟会，极力赞成。司马昭告诉大家说：“自从平定寿春（安徽省寿县）反叛（参考二五八年二月），我们休养士卒，已有六年（事实上只有四年），加强训练和补充装备，为的是要对付两个盗匪（东吴帝国及蜀汉帝国）。东吴（东吴帝国）面积辽阔，地势低洼潮湿，进攻他们，吃力而难以收到功效。不如先平定巴蜀（蜀汉帝国），三年之后，再顺长江东下，水陆并进。这是要想消灭虞国（山西省平陆县），却先行消灭虢国（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形势（《左传》〈前六五五年〉：晋国【山西省翼城县】十九任国君【献公】姬诡诸，用璧玉名马，向虞国借道攻击虢国，在回军途中，再灭虞国，取回璧玉名马。司马昭意：灭蜀汉后，乘胜再灭东吴）。统计蜀国（蜀汉帝国）武装部队九万人，保卫首都成都，以及驻防其他边境的，不少于四万人，剩下的不过五万人。只要把姜维困在沓中（甘肃省舟曲县西北），使他无暇照顾东方，我们大军直指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出其不意地突入他们防务空虚地区，袭击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像刘禅那种昏君，遇到边城陷落，人心震恐引起的危机，非

亡不可。”于是任命钟会当镇西将军，主持关中（陕西省中部）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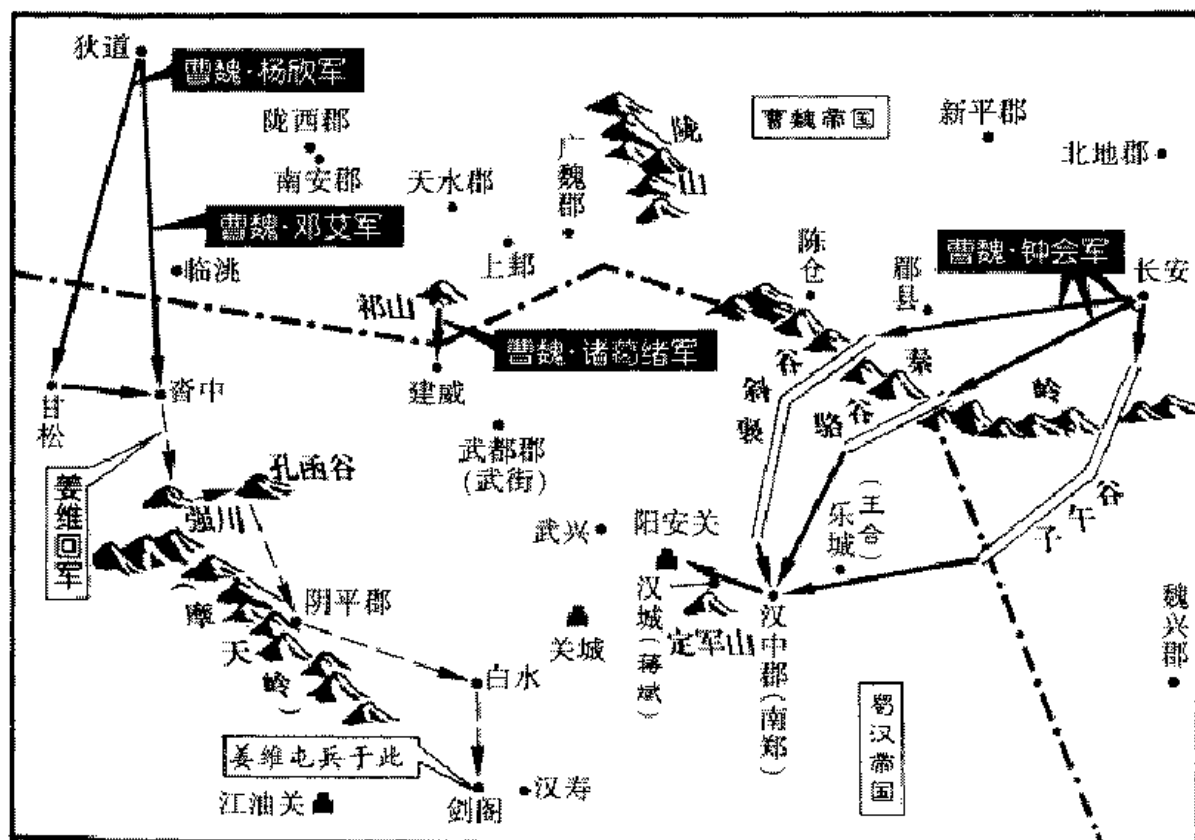
征西将军邓艾，认为蜀汉帝国并没有可乘之机，不断上书表示反对。司马昭命主任秘书（主簿）师纂（师，姓），当邓艾的军政官（司马），就近解释（也是就近监视），邓艾才接受命令。

蜀汉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姜维，上书蜀汉帝刘禅，说：“钟会在关中（陕西省中部）集结部队，储存粮秣，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请同时派出左车骑将军张翼、右车骑将军廖化，统率各军，分别保护阳安关口（陕西省勉县西）及阴平郡（甘肃省文县）的桥头（文县东南），防备突击。”黄皓相信巫师鬼神，巫师鬼神指示：“敌人（曹魏军）不会傻瓜到把自己投入险地（阴平关及阴平道至为险恶）。”黄皓遂报告刘禅，不作理会。政府官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二六三年，夏季，五月，曹魏帝国向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发动灭国性空前庞大的攻击，曹魏帝（五任元帝）曹奂（曹奂。本年十八岁）下诏，命征西将军邓艾，率三万人由狄道（甘肃省临洮县）出发，攻击甘松（甘肃省迭部县）、沓中（甘肃省舟曲县西北），以牵制姜维。雍州（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南部）州长（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人，由祁山（甘肃省礼县西北）出发，攻击武街（甘肃省成县）桥头，切断姜维退路。镇西将军钟会亲统十余万人，分别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子午谷（陕西省宁陕县），直指汉中（陕西省汉中市）。任命司法部长（廷尉）卫瓘，“持节”，当邓艾、钟会两军的监军官（监军），兼任镇西将军府参谋长（行镇西军司）。卫瓘，是卫觐的儿子（卫觐，参考一九九年十一月。历事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

钟会前往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州长（刺史）王雄的孙儿王戎军营（王雄以派刺客刺死鲜卑部落酋长軻比能，使鲜卑势力衰退而闻名；参考二二五年），请王戎提供作战方略，王戎说：“道家学派有句话：‘尽量去做，但不要逞能。’（李耳《道德经》：“为而不恃”。）成功不难，保持成果难。”有人问相国府军事参议官（参相国军事）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人刘寔：“钟会、邓艾，能不能击破蜀国（蜀汉帝国）？”刘寔说：“一定可以击破，但二人却不会回来。”问他根据什么，刘寔微笑，不作回答（从三世纪开始，史书上这种未卜先知的事迹，层出不穷。五〇年代后，越来越盛，几乎每一个稍大的事件，或每一个倒霉的人物，事前都有人肯定





三世纪·二六三年五月至九月 曹魏大举进攻蜀汉

它的下场，而且全部应验，好像都是半仙之体。不过大多数都是事后有先见之明，否则的话，不可能准确得百无一失，连上帝都不可能预知的事，一个凡夫俗子，都能预知）。

秋季，八月，远征军在首都洛阳集结完成，大肆赏赐将士，誓师出发。将军邓敦反映说：“蜀国（蜀汉帝国）不可能征服。”司马昭斩邓敦示众。

蜀汉帝国得到曹魏远征军即将来临的消息，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前往沓中（甘肃省舟曲县西北），援助姜维；再派左车骑将军张翼、董厥等率军进驻阳安关口（陕西省宁强县西北阳平关），作为各战略要塞的支援基地。大赦，改年号炎兴（之前是景耀六年，之后是炎兴元年）。蜀汉帝（二任）刘禅（本年五十七岁）下令：各战略要塞不准出战，其他各军全部退保汉城（陕西省勉县）、乐城（陕西省城固县。采用姜维的战略，参考二五八年十二月），各城守军五千人。张翼、董厥军北上进抵阴平郡（甘肃省文县），得到曹魏帝国雍州州长（刺史）诸葛绪将进军建威（甘肃省西和县）的消息，遂留在阴平，一月有余，等待迎战。而钟会三路大军，同时南下，平安抵达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城下。

九月，钟会命前将军李辅，率领一万人，包围乐城，乐城守将王含。



曹魏远征军军事总监（护军）荀恺，包围汉城，汉城守将蒋斌。而钟会主力，径行西进，直扑阳安关口（阳平关）；派人到诸葛亮墓园致祭（诸葛亮葬陕西省勉县西南定军山）。

最初，蜀汉帝国武兴（陕西省略阳县）防卫司令（武兴督）蒋舒，能力平庸，毫无建树。帝国政府派人接替，命蒋舒协助将军傅佥，固守阳安关口（阳平关），蒋舒大为怨恨。钟会命军事总监（护军）胡烈当前锋，攻击阳安关口。蒋舒心怀诡诈，对傅佥说：“盗匪（曹魏远征军）逼到门口，不出城迎战，却闭城自守，不是好的计谋。”傅佥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准出城迎战，只要能够固守，就是功劳。如今违反军令，万一丧师辱国，纵是一死，也无法挽救。”蒋舒说：“你以保守城池不陷落是功劳，我以出城克敌是功劳，请各人照各人的志愿行事。”遂率领他的部队出城。傅佥认为蒋舒将向敌人发动攻击，所以毫无应变戒备，想不到蒋舒却迎上胡烈，向胡烈投降；并回军作为前导，乘虚袭击阳安关口（阳平关）；傅佥格斗，阵亡。傅佥，是傅彤的儿子（傅彤殉职事，参考二二二年闰六月）。钟会听到已夺取关口，长驱而下，获得蜀汉帝国所储存的大量粮秣。

邓艾命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郡长王颀，直接攻击姜维大营；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郡长牵弘在姜维前方拦截。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东）郡长杨欣则攻击甘松（甘肃省迭部县）。姜维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急率军东还。杨欣等尾追不舍，追到强川口（甘肃省舟曲县南），发动攻击，姜维败退；姜维又得到情报说，诸葛绪扼守桥头（甘肃省文县东南），已把退路堵死；姜维遂进入孔函谷（甘肃省舟曲县南），扬言从北道袭击诸葛绪背后，诸葛绪急向后撤退三十华里。姜维在进入北道三十华里后，确知诸葛绪撤退，立即回军，通过桥头；诸葛绪发现上当，再回军拦截，姜维已过去一天。姜维回到阴平郡（甘肃省文县），集结部队，打算前往阳安关口（陕西省宁强县西北阳平关）赴援，而听到阳安关口（阳平关）陷落噩耗，急退到白水（四川省青川县东沙州乡），遇到廖化、张翼、董厥等，各军合并，进入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抗拒南下的钟会兵团。

冬季，十月，蜀汉向东吴帝国（首都建业）告急求援。

十月甲申日（十月癸巳朔，没有甲申），东吴帝孙休，命最高统帅（大将军）丁奉，统各将领，率军向曹魏的寿春（安徽省寿县）推进；派将军留平，前往南郡（湖北省江陵县）询问朱绩意见，应向什么地方进军？



再派将军丁封、孙异，率军向沔中（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援救蜀汉危局（这不但是远水救近火，而且是一杯远水）。

十月十一日，远征军征西将军邓艾，进抵阴平郡（甘肃省文县），挑选精锐，打算跟诸葛绪穿过江油（四川省平武县东南南坝），进攻成都。诸葛绪认为他受到的指令是阻截姜维，并没有叫他进入蜀汉帝国本土；遂率军到白水关（四川省青川县东沙州乡），跟大军统帅钟会会合。钟会阴谋扩张自己的部队，遂秘密报告中央，指控诸葛绪畏敌不进，中央命把诸葛绪装入囚车，押回京师（首都洛阳）。诸葛绪的军队，全部隶属钟会。

姜维在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扎营，据守险要；钟会兵团进攻，不能攻克，而运输线拖得太长，完全暴露在易受攻击的敌国国土之上，十分危险；粮秣逐渐缺乏，不能支持，打算班师。邓艾上书司马昭说：“盗匪集团（蜀汉帝国）已受到挫折，最好是乘势前进。如果从阴平（甘肃省文县）抄小路南下，可到德阳亭（四川省江油市东北），以后就是一片平原，直扑涪县（四川省绵阳市）。德阳亭东距剑阁一百华里（航空距离五十公里），南距成都三百华里（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我们奇兵突然攻击他们的核心，剑阁的守军一定回头救援涪县。此时，钟会兵团可以大摇大摆前进。如果剑阁的守军不回头救援涪县，则能救援涪县的部队，就寥寥无几。”邓艾于是从阴平（甘肃省文县）进入山区（阴平道），凡七百余华里，没有人烟。邓艾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山高谷深，危险艰苦。而且没有多久，粮食不继，大军随时都会覆没，情势十分危险。邓艾用数层毛毯把自己包裹起来，翻滚而下。将士们攀着树木，沿着悬崖绝壁，成单行鱼贯前进，终于到达江油。江油守将马邈，开城投降。

蜀汉帝国政务署执行长（仆射）诸葛瞻，率大军迎击邓艾，抵达涪县，停止不再前进。政务署助理（尚书郎）黄崇，是黄权的儿子（猊亭之败后，黄权北投曹魏帝国，参考二二二年八月），屡次劝诸葛瞻迅速前进，控制山口险要，不要使敌人进入平地，诸葛瞻犹豫不决；黄崇再三建议，恳切痛心处，声泪俱下，但诸葛瞻仍拒绝接受。邓艾大军遂长驱直入，进入平地，击败诸葛瞻的先头部队；诸葛瞻向后撤退，固守绵竹（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邓艾写信引诱诸葛瞻，说：“你如果投降，我一定上书中央，请求封你琅邪王。”（诸葛瞻老爹诸葛亮，本琅邪郡【山东省临沂市】人，因故乡大乱，逃难到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所以邓艾用琅邪王作饵。）诸葛瞻大怒，斩邓艾所派的使节，严阵以待。邓艾派他的儿子、惠唐亭侯邓

忠，攻击东线，军政官（司马）师纂等攻击西线，遇到强力抵抗，不能攻克，同时撤退，说：“贼寇（诸葛瞻）防御严密，无懈可击。”邓艾咆哮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什么叫无懈可击？”对邓忠、师纂大声斥责，要军法从事。邓忠、师纂出军再战，大破蜀汉军，斩诸葛瞻（年三十七岁）及黄崇。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叹息说：“父子同受国家大恩，却不能早早诛杀黄皓，使他败坏国家，贻害人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纵马直闯敌阵，战死。

蜀汉政府再也想不到曹魏大军能迅速攻入国土，所以只遣军调将到前方抵御，大后方并没有任何戒备。邓艾军突然进入平原，逼近首都（成都），消息传出，人民震动，陷于混乱，扶老携幼，逃入深山，或逃到沼泽地带；政府严厉禁止，已禁止不住。蜀汉帝刘禅召集紧急御前会议，文武官员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蜀汉帝国跟东吴帝国，是兄弟之邦，不如投奔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有人认为南中（云南省）还有七郡（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朱提郡【云南省昭通市】、牂柯郡【贵州省福泉县】、云南郡【云南省姚安县】、兴古郡【云南省丘北县】、建宁郡【云南省曲靖市】、永昌郡【云南省保山市】），山险水恶，悬崖绝壁，容易守卫，不如迁都南中。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谯周认为：“自从开天辟地，从没有寄住别国，而仍能当皇帝的事。如果投奔吴国（东吴帝国），不可避免地要当他们的臣属。而且，吴国（东吴帝国）跟汉国（蜀汉帝国），立国的条件相同，大国之吞并小国，是自然趋势。可以看出，魏国（曹魏帝国）既有能力吞并我们，就有能力吞并吴国（东吴帝国）。而吴国（东吴帝国）没有能力吞并魏国（曹魏帝国），则至为明显。反正要低头称臣，与其向小国低头称臣，何如向大国低头称臣？与其要受两次羞辱，何如只受一次羞辱（投降曹魏，只不过受一次羞辱。如果投奔东吴，等到东吴亡时，便要再受第二次羞辱）？如果迁都南中（云南省），必须早早筹划，才可以实行。大敌已经当前，大祸已经临头。小人们心里想些什么，没有人可以保证。恐怕陛下抬脚要走的那天，就可能发生难测的巨变，怎么能到南中（云南省）？”有人说：“邓艾大军已经接近，如果不接受我们投降，又该怎么办？”谯周说：“吴国（东吴帝国）仍然存在，所以邓艾非接受我们的投降不可，并且非对陛下有盛大的礼遇不可。陛下投降之后，魏国（曹魏帝国）如果不肯封陛下采邑，我愿前往京师（曹魏首都洛阳），根据大义力争。”文武百官全都同意谯周的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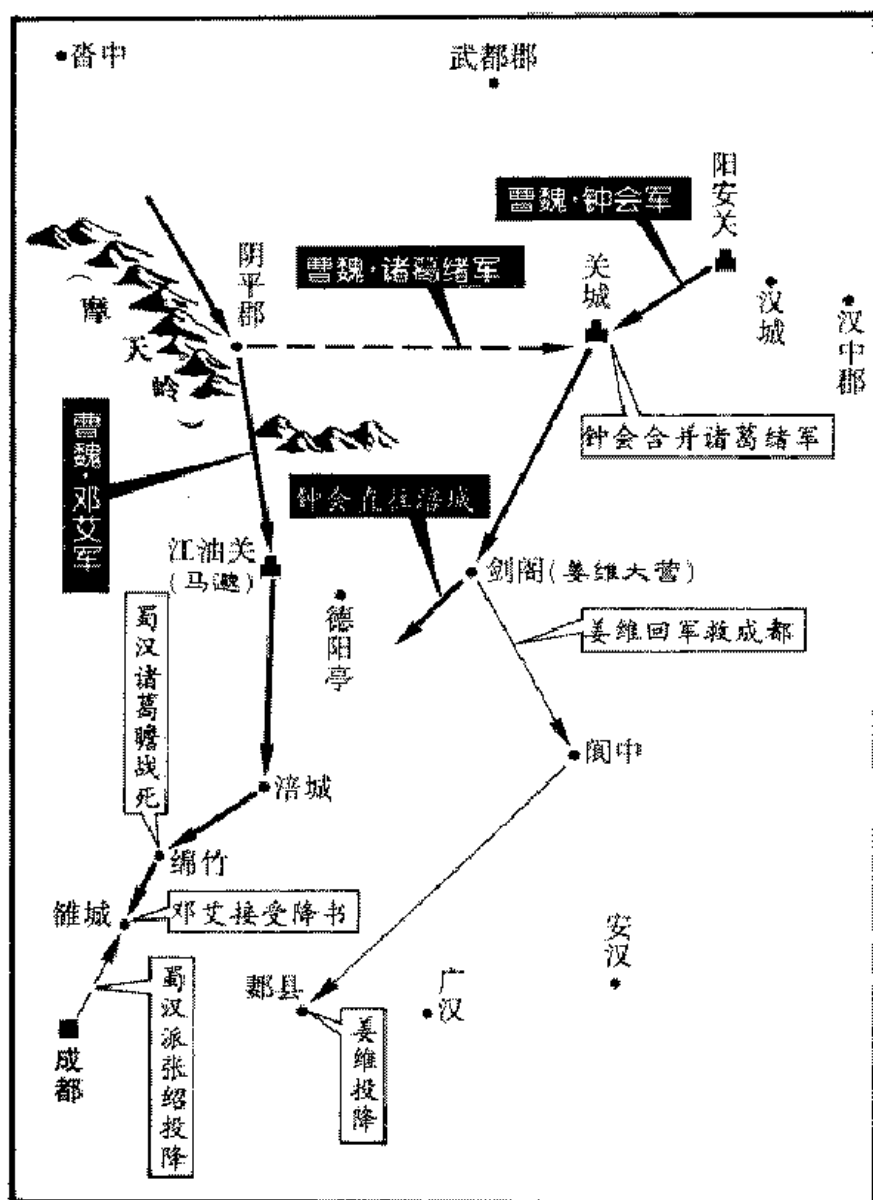




刘禅仍考虑迁都南中（云南省），迟疑不决。谯周再上书说：“南中（云南省）是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承平时代，既不缴纳田赋捐税，又不供应民夫差役，对国家没有一丝贡献，还要不断反叛。幸而丞相诸葛亮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制，势穷力尽，才算服从（参考二二五年七月）。而今如果迁都，对外要抵抗强敌，对内又要负担政府官员开支。这么大的耗费，没有其他的财源，只有依靠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一定叛变，不可避免。”刘禅遂决定投降。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张绍等，带着皇帝印信，前往迎接邓艾。皇子北地王刘谌大怒说：“如果真到了穷途末路，不可避免，就应该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时用死殉国，到地下去见先帝（刘备），为什么投降？”刘禅拒不接受。当天，刘谌到刘备祭庙，哀哀痛哭，先杀妻子，而后自杀。

张绍等北上，在雒城（四川省广汉市）遇到曹魏军，遂晋见邓艾。邓艾大喜，回信给刘禅，表示嘉许及欢迎。刘禅派交通部长（太仆）蒋显，带着诏书，命姜维就近向钟会投降，又派政务署助理（尚书郎）李虎，把全国军民户籍档案，送给邓艾。计：户口二十八万，人民九十四万；武装部队十万二千人，政府官员四万人。邓艾抵达成都北郊，刘禅率太子刘璇，及所有亲王、文武官员，共六十余人，双手捆绑背后，带着棺木（“面缚舆榇”，表示接受诛杀），前往邓艾大营。邓艾“持节”，解开他们的捆绑，焚毁棺木，请进帐相见（蜀汉帝国建立四十三年【二二一至二六三】，共二任君，本年覆亡）。邓艾约束战士，不准抢劫掳掠，安抚人民，使恢复正常生活。一切措施，完全仿效邓禹当年行事（邓禹曾“承制”任命隗嚣当西州最高统帅，参考二五年十二月），代表皇帝（承制）任命刘禅代理骠骑将军、太子宫御车总监（太子奉车）、亲王府御马总监（诸王驸马都尉）；旧有官员，以原来地位高低，分别重新任命，有的则收作邓艾的部属。并任命师纂兼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州长（刺史），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郡长牵弘等分别兼任各郡郡长。邓艾听说黄皓奸邪险恶，下令逮捕羁押，打算斩首；黄皓贿赂邓艾左右亲信，得以不死。

姜维等得到诸葛瞻战败消息，不知道皇帝行止，遂从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撤退到巴中（即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钟会推进到涪城（四川省绵阳市），另派胡烈等追击姜维。姜维南下援救成都，抵达郫县（四川省中江县东南广福乡），接到刘禅命他就近投降钟会诏书，遂放下武器，把皇帝符节等送给胡烈，自己在东方跟廖化、张翼、董厥等会合，同



三世纪·二六三年十月 曹魏灭蜀汉

到钟会大营投降。将士们得到投降命令后，激愤悲哀，拔出佩刀，乱砍山石。各郡县各据点，都在接到刘禅诏书后，复员投降。钟会厚待姜维等降将，暂时把他们所缴出的符节、印信等发还。

二六四年，春季，三月，刘禅全家被迁往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当时一片混乱，高级官员中没有人同行，只有皇家图书馆长（秘书令）郤正和金殿防卫司令（殿中督）汝南郡（河南省息县）人张通，抛妻弃子，单身随侍左右。刘禅在郤正引导帮助下，谈吐应对，都能恰当，举止也没有犯错。这时才感慨叹息，深恨认识郤正太晚。

最初，蜀汉帝国建宁郡（云南省曲靖市）郡长霍弋，兼南中（云南省）总督，听到曹魏帝国将发动攻击，要求北上增援。刘禅认为备战工作，



已经完善，不准。等到成都陷落，霍弋身穿白色丧服，登高向北凝望成都三天。各将领劝霍弋赶快向曹魏帝国归降，霍弋说：“而今，道路断绝，不知道皇上（刘禅）的安危，归降是一件大事，不可以不慎重。如果魏国（曹魏帝国）对皇上很是优厚，我们保护境内安定，再归降不晚。万一主上受到凌辱，我将誓死抵抗，有什么早晚？”后来，得到刘禅举家北迁消息，才率领六郡郡长（南中【云南省】共七郡【参考二六三年十月】，此时越嵩郡已降），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人生在世，有三位尊长：父、母、君王，而侍奉他们的道理，完全一样。三者有难，则为他们效死。而今，我的国家败亡，主上归附；牺牲性命，已无对象。所以，向陛下（曹魏帝国皇帝曹璜【曹奂】）投靠，忠心不二。”晋王司马昭嘉许他的节操，任命霍弋当南中（云南省）民兵司令（都尉），仍兼建宁郡郡长。

三月二十七日，曹魏帝国封刘禅公爵——安乐公，刘禅的儿子和孙儿，以及部属官员，封侯爵的五十余人。司马昭曾设筵款待刘禅，故意上演巴蜀（四川省）歌舞，刘禅左右的人都感到凄凉，只刘禅谈笑风生，毫不在意。司马昭对贾充说：“一个人之没有心肠，竟到如此地步，即令诸葛亮仍在，也无法辅佐他长久不坠，何况姜维？”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是不是很想念巴蜀（四川省）？”刘禅说：“这里快乐得很，不想巴蜀（四川省）！”郤正听到，对刘禅说：“以后晋王（司马昭）再问的时候，你应该流泪回答：‘先人（刘备）坟墓，远在巴蜀（四川省），西望悲怆，每天都在思念。’同时请你紧闭双眼，表示哀恸。”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这个问题，刘禅依照郤正的话回答，司马昭说：“你这话怎么跟郤正的话一样？”刘禅大吃一惊，睁开眼说：“你怎么知道？”左右哄堂大笑。

二七一年，晋王朝安乐公（思公）、前蜀汉二任帝刘禅逝世（年六十五岁）。

二、邓艾事件

二六三年，冬季，十二月，曹魏帝国擢升邓艾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增加采邑二万户。擢升钟会当宰相（司徒），增加采邑一万户（酬庸二人灭蜀汉帝国功劳）。

邓艾进入成都后，对自己建立的这场灭国功勋，非常满意，渐渐自夸



自大，对蜀汉遗老高级知识分子们说：“各位幸好是遇到我邓艾，才能有今天。如果遇到吴汉之辈，早已血流成河了。”（吴汉灭成家帝国后，屠成都【参考三六年十一月】，距今二百二十七年，人们的恐怖记忆仍新）邓艾上书晋公司马昭，说：“军事行动有一种情势是：先声夺人，就可使敌人屈服，战斗实力不过放在第二位。我们如果利用削平蜀国（蜀汉帝国）的声威，东下攻击吴国（东吴帝国），吴国人民震恐，正是席卷之时。问题是，一场巨大的战役之后，将士疲劳，无法立即投入战场，所以不妨稍稍延后。所以我建议，大军撤退时，应留下陇右（陇山以西）兵团二万人，巴蜀（四川省）兵团二万人，用食盐和矿产的收入，作为军事及屯垦费用（四川省有盐井，可大量制盐；而银矿【有名的朱提银】、铜矿、铁矿，都十分丰富）。同时建造船舰，为将来顺长江而下的军事行动，预作准备。然后派出使节到吴国，告诉他们利害分际，吴国势将屈服归化，可以不必经过战争，即行平定。而今，应厚待刘禅，使作为孙休投降后的榜样。我建议封刘禅当扶风王，赏赐给他财产，供应他左右侍从。扶风郡（陕西省兴平市）有当年董卓修筑的营寨（郿坞，参考一九二年正月），作为他的宫舍；封他的儿子公爵或侯爵，把扶风郡及所属各县，作为他的采邑，显示顺从天命后的荣耀。然后，把广陵郡（江苏省淮阴市）、城阳郡（山东省诸城市）改成封国，等待封吴国的皇帝。则他们既畏惧威势，又感怀恩德，一定望风迎降。”

司马昭命监军官（监军）卫瓘，通知邓艾说：“任何事情，都应该先行呈报核准，不可擅做主张，想到就做。”邓艾不肯停止，再上书说：“奉命征伐，遵照指示行事。元凶（指刘禅）既已顺服，至于‘承制’（代表皇帝）任命降人担任官职，只不过为了安定刚刚归附的人心，自认为是一种合于权宜的措施。蜀汉全国归顺，疆域扩张到南海（此“海”可能指滇池），东接吴会，应该早日求它安定。如果等待中央命令，道路往返，势将拖延时日。《春秋》大义：‘国务官（大夫）在外，只要能安定人民，有利国家，可以自己做主，断然施行。’（《公羊传》语）而今，吴国还没有臣服，国土跟蜀中（四川盆地）相连，不应该拘泥常态，失掉时机。《孙子兵法》：‘前进不求名，后退不避罪。’我虽然没有古人那种伟大的节操，但绝不敢为了躲避嫌疑，而使国家受损。”

宰相（司徒）兼远征军总司令官钟会，阴谋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叛离曹魏帝国。姜维发现这项秘密，打算使钟会早日发动，掀起混乱，于是



挑拨钟会说：“我曾经听说，自从淮南（安徽省寿县）事变（参考二五五年正月）以来，你的谋略和计策，没有一次失误，晋公（司马昭）力量的成长，都是你的贡献。而今再削平蜀国（蜀汉帝国），威望震动世界，人民认为你有最高的功劳，可是，主人却恐惧你的智谋。在这种情形下，什么地方是你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不效法范蠡，泛舟江湖，用以保全你的功业，和自己的生命！”（前五世纪二〇年代，越王国消灭吴王国，越王姒勾践的患难密友范蠡【在姒勾践被拘禁的几年中，范蠡一直在旁陪伴】，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信给宰相文种，说：“飞鸟射尽，良弓收藏。狡兔死尽，猎狗被杀。姒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像鹰嘴，这种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文种不相信。不久，姒勾践亲自送一把佩剑给文种，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你预备对付谁？”文种自杀。而范蠡乘一叶扁舟，泛游江湖，最后在陶邑【山东省定陶县】定居，改名陶朱公，经营商业，成为富翁。）钟会说：“你陈义太高，我办不到。而且，时代不同，现在或许还有其他方法？”姜维说：“其他方法，你的智力足可以完成，我就不多担心了。”因此之故，二人情投意合，出则同车，坐则同席。

钟会因邓艾“承制”（代表皇帝）任官封爵，心中大不高兴，遂和监军官（监军）卫瓘，联名密告邓艾有叛变迹象。钟会精于模仿别人笔迹，此时驻军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常拦截邓艾的奏章书信（奏章呈曹魏帝曹璜【曹奂】，书信呈晋公司马昭），改动其中词句，故意显出桀骜不驯和自负自夸。对于司马昭给邓艾的信，也改动语气，故意凌厉苛责，使邓艾疑惧。

二六四年，春季，正月壬辰日（正月壬戌朔，没有壬辰），曹魏帝（五任元帝）曹璜（曹奂。本年十九岁），下诏逮捕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邓艾，用囚车押返京师（首都洛阳）。晋公司马昭恐怕邓艾抗命，下令宰相（司徒）钟会向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前进；命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贾充率军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南下；司马昭则亲统大军，侍奉曹魏帝曹璜（曹奂），御驾亲征，进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因各亲王都住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更任命山涛当戒严司令（行军司马），镇守邺城。

最初，钟会因才干卓越，受到信任。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王肃的女儿，生司马炎、司马攸）对司马昭说：“钟会这个人，见利忘义，好生事

端，宠爱他太过，一定发生问题，不可以交给他重要任务。”等到钟会率军进攻蜀汉帝国，相国府行政助理官（西曹属）邵悌，对司马昭说：“钟会率十余万大军，进行灭国性战争。他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单身汉，没有儿子留作人质，不如改派别人。”司马昭笑说：“我何尝不知道，只为蜀国（蜀汉帝国）不断侵犯边疆，已经精疲力竭，我今天大军征伐，易如反掌，可是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成功。人，一旦犹豫畏怯，智慧和勇气，便同时枯竭。智勇枯竭而勉强叫他们作战，正好送给敌人当俘虏。只有钟会跟我的意见相同，派他出征，必然消灭顽敌。消灭顽敌之后，即令发生你所想象的变化，也不必担心不能解决。因为，蜀国亡国之后，遗民震恐，心神不安，不是合作的好对象；而远征军将士，每人都想早回家乡，也不会跟他同心合力。钟会如果叛变，只不过自找灭族大祸。你不必忧虑，但要保守秘密，不可告诉别人！”等到司马昭出发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邵悌再对司马昭说：“钟会手下部队，超过邓艾五六倍，只要命他逮捕邓艾就可以了，你何必亲自出征？”司马昭说：“你忘记你从前说的话了，怎么忽然又不要我亲自出征？虽然如此，我们谈话内容，却不可泄露。我自应一片诚心待人，认为人也不会负我，我怎么可以先疑心别人有诈！最近，贾充问我：‘是不是有点怀疑钟会？’我回答说：‘现在我派你率军出征，难道也怀疑你？’他无法驳倒我的话。我到了长安，自会处理。”

钟会派监军官（监军）卫瓘，先到成都（四川省成都市）逮捕邓艾。钟会另有阴谋，他了解卫瓘手下军队单薄，打算叫邓艾诛杀卫瓘，然后用这个罪名，坐实他对邓艾的指控。卫瓘知道钟会用的是借刀杀人的毒计，但又没有理由推辞，遂乘夜进入成都，召集邓艾所属各将领，宣布：“奉到皇上诏书，只逮捕邓艾一人，其他任何人没有牵连。所有将领，都应在天亮之前，来此集合，如果遵守命令，官爵赏赐，仍保持原样；如果抗拒，屠灭三族。”等到鸡声初啼，大家已集合完毕，只有邓艾司令部的人还不知道。等到黎明，营门已开，卫瓘乘坐钦差专车（使者车），直入邓艾住所。邓艾还高卧在床，没有起身；遂逮捕邓艾父子，装入囚车。司令部各将领悲愤交集，要用武力抢劫，集结军队，直指卫瓘营帐。卫瓘穿着便装，从容不迫地出来迎接他们，宣称他正在撰写奏章，为邓艾申冤，证明邓艾绝没有谋反情事。各将领相信卫瓘，才停止行动。

正月十五日，钟会抵达成都，派军押解邓艾前往京师（首都洛阳）。钟会心中最畏惧的，只有邓艾一人；邓艾父子既被排除，十余万人庞大的远



征军，完全落到自己掌握之中，声威震慑西土（四川省），遂决心叛变。钟会计划：命姜维率五万人当先锋，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出击，自己率主力继进；占领长安后，骑兵从陆路，步兵从水路——由渭水进入黄河；计算五天时间，就能抵达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然后，步骑兵在首都洛阳城下会师，一夕之间，就可推翻以司马昭为首的中央政府，平定天下。

然而，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的信，信上说：“我深恐邓艾抗拒征召，特派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贾充，率步骑兵一万，进入褒斜谷，驻防乐城（陕西省城固县，诸葛亮所兴建），我亲统主力部队十万，驻屯长安。相见的日子，已经很近。”钟会大吃一惊，对亲信说：“仅只逮捕邓艾，司马昭知道我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却亲率重兵压境，定是看出什么异样。我们应该马上发动，事情成功，可以控制天下；事情不成功，退回蜀汉（四川省及陕西省南部），仍可当刘备（蜀汉帝国一任帝）第二。”

正月十六日，钟会召集全体高级将领，包括军事总监（护军）、郡长（郡守）、营门官（牙门）、骑兵司令（骑督），以及蜀汉帝国时代官员。在故蜀汉帝国金銮宝殿上，为郭太后发丧举哀（郭太后于去年【二六三】十二月逝世），宣称：“接到郭太后遗诏，命钟会起兵罢黜司马昭。”把该项遗诏交给在座的人传阅，要大家讨论。大家被这项晴天霹雳的巨变，吓得目瞪口呆，讨论的结果在意料之中，一齐签名拥护。钟会任命他的亲信接管在座将领们的部队，然后把在座将领全数软禁在益州（四川省中南部及云南省）州政府各单位（诸曹）官舍之中，禁闭城门宫门，派军严密看守。卫瓘惊魂甫定后，假装病势沉重，要求出来住在外边，钟会相信，批准，遂更肆无忌惮。

姜维建议钟会把曹魏远征军的将领，全部诛杀。姜维的阴谋是，在钟会大诛杀之后，他再诛杀钟会，然后坑杀曹魏远征军所有士卒，复兴蜀汉帝国，再拥立刘禅（蜀汉帝国二任帝）称帝；秘密写信给刘禅说：“愿陛下再忍耐几天羞辱，我准备使国家由危而安，日月由暗而明。”钟会打算采用姜维的建议，谋杀各将领，但又犹豫考虑，不能立刻决定。

钟会司令部作战官（帐下督）丘建，本是军事总监（护军）胡烈的旧部，受到钟会的宠爱信任。丘建看到老长官胡烈孤独地坐在那里，心中不忍，请求钟会准许胡烈派一个亲兵出外去取饮食，钟会允许；各营门官（牙门）也援例叫亲兵出外去取饮食。胡烈编造了一套话，告诉亲兵，并写

信告诉儿子胡渊，说：“丘建秘密泄露消息给我，说钟会已挖好一个大坑，准备数千根白木棍，打算传唤外面士兵进帐，每人赏赐一顶初级军官官帽（白帽），声言擢升他们当初级军官（散将），然后在晋见叩谢时，一个接一个用木棍敲杀，丢到大坑之中。”其他营门官（牙门）的亲兵也到处传播这项消息。一夜之间，大家奔走相告，全城皆知，群情惊恐激愤。

正月十八日，中午，胡渊率领老爹胡烈的部队，擂动战鼓，闯出营门；其他各军听到声音，也都擂鼓出营；事先没有人联络布置，事发也没有人出面领导，却不约而同，直向皇城进发。这时，钟会正发给姜维刀枪武器，有人报告外面人声喧哗，好像什么地方失火；一会工夫，报告说军队正奔向皇城，钟会大为震惊，问姜维说：“看情形军心有变，应该怎么办？”姜维说：“迎头痛击！”钟会派军前往诛杀被软禁的全部将领、郡长、营门官；将领们在内紧闭房门，用桌子顶住；钟会军用刀砍门，一时不能砍开。刹那之间，胡渊等外军攀梯登城，纵火焚烧，像蚂蚁一样，一拥而进，箭如雨下。被软禁的将领乘机冲出，沿墙逃跑，跟他们的部队会合。姜维率钟会左右卫士出战，亲手格杀五六人，外军太多，拥上来击斩姜维（年五十三岁）。

外军击杀姜维后，再争先击杀钟会（年四十岁），钟会部属死亡的有数百人。外军更斩杀故蜀汉帝国太子刘璠跟姜维的妻子，然后奸淫烧杀，大肆抢劫，死伤遍地，惨不忍睹。监军官（监军）卫瓘出面收拾乱局，约束各将领，几天之后，才告平定（这“几天”之中，多少人丧生受辱）！

邓艾司令部将领，追赶邓艾囚车，准备把邓艾接返成都。卫瓘得到消息，因为自己曾经跟钟会共同陷害邓艾，恐怕邓艾一旦返回成都，向他报复；于是，派军事总监（护军）田续等，率军追击邓艾。田续等星夜北上，在绵竹（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西郊，遇到已成自由之身、正庆幸逃过一劫、欢欣南下的邓艾；田续等遂击斩邓艾父子。原先，邓艾攻击江油（四川省平武县东南南坝）之役，田续畏缩，不敢前进，邓艾要斩田续，但等怒气消失时，又把他赦免。卫瓘命田续追击邓艾时，说：“你可以报复江油那次羞辱了。”镇西将军府秘书长（镇西长史）杜预，在大众面前，公开谴责这种行为，说：“卫瓘恐怕难逃灾难！身为知名的道德君子，地位声望，都到高峰，既没有品德，又不能用正直行为作部下的表率，却用公权力满足私欲，他怎么承受得住这种重担！”卫瓘听到，等不及备车，便立刻拜会杜预，向他承认自己错误。杜预，是杜恕的儿子（杜恕，参考二三二



年十二月)。邓艾留在首都洛阳的其他儿子，全被诛杀。把邓艾的妻子及孙儿，放逐到西城（陕西省安康市）。

二六九年，春季，二月，晋王朝济阴郡（山东省定陶县）郡长、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文立，上书说：“故蜀国（蜀汉帝国）名臣们的子孙，流亡在内地的，最好察看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担任官职，以安慰巴蜀（四川省）的人心，并刺激吴国（东吴帝国）臣民的倾心。”司马炎接受。

二月己未日（二月壬戌朔，没有己未），下诏说：“诸葛亮在蜀国（蜀汉帝国）时代，竭尽忠心，他的儿子诸葛瞻，又为国战死（参考二六三年十月），他的孙儿诸葛京，应该依照他的才能，安置官职。”又下诏说：“蜀国（蜀汉帝国）大将傅金，父子为主牺牲（傅金老爹傅彤战死事，参考二二二年闰六月；傅金事，参考二六三年九月）。只要是一片忠心，天下到处尊敬，怎么会因为他们身处敌国，而另眼看待！傅金的儿子傅著、傅纂，之前被送入仆役管训署（奚官），应该赦免，恢复自由人身份。”

二七三年，最初，曹魏帝国征西将军邓艾之死（参考二六四年正月），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受到陷害，死得冤枉，可是政府中没有一位官员，为他申辩。等到晋王朝政府建立，司马炎称帝，参议官（议郎）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人段灼，上书说：

“邓艾心怀至忠，却蒙上叛逆的恶名，一手征服巴蜀（蜀汉帝国），三族反而受到屠灭。邓艾性情刚直急躁，自负他的功劳，炫耀他的贡献，不能跟朋友同僚和睦相处，所以没有人肯为他申冤诉屈。我心中认为，邓艾本来是屯垦区农家的一个牧童（邓艾，义阳郡棘阳县【河南省南阳市南】人，从小就是一个孤儿，曹操击破荆州时【参考二〇八年九月】，流亡到汝南郡【河南省平舆县西北射桥乡】，给当地农家牧牛），被擢升到征西将军，官职地位和受到的恩宠，已到巅峰；功勋和名望，也都有成就；七十岁的高龄老翁，他还追求什么？只是因为刘禅（蜀汉帝国二任帝）刚刚投降，边远郡县，还没有归附，所以才假传圣旨，代表皇帝发号施令（承制），目的只在安抚人心而已。钟会已有叛变阴谋，恐惧邓艾威名，遂夸大他的非常措施，编织网罗，证明他确实谋反。邓艾接到诏书，立即放弃所率领的精锐部队，甘心接受捆绑，不敢回头一看。因为他明知道，只要面见先帝（司马昭），绝没有一死之理。钟会伏诛之后，邓艾部将，愚蠢地自相聚集，共同追赶，打破囚车，把人释放。邓艾面对这项突变，情况狼狈，

进退都失去凭借。他从没有跟他的亲信心腹，有什么阴谋；然而，这项突变，却使他陷于前进也被杀，后退也被杀的绝境，岂不可哀。陛下真龙兴起，宽宏大度，请准许邓艾归葬祖坟，发还他的田产家宅，酬庸他消灭蜀国（蜀汉帝国）的功劳，提拔他的后裔；使邓艾这场冤狱，盖棺论定，再赐给谥号，使他死无遗恨。而天下追求荣誉的人士，想要建立功业的官员，必会赴汤蹈火，乐于为陛下效死。”

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三十八岁）认为他说得有理，但不能付诸行动。正好，司马炎问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樊建，关于诸葛亮治理蜀汉帝国的情形，叹息说：“我怎么得不到像诸葛亮这样的官员？”樊建叩头说：“陛下明知道邓艾身负奇冤，却不能为他申雪，就算得到诸葛亮，恐怕也会像冯唐所说的那样！”（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希望得到廉颇、李牧名将，冯唐说：赏轻罚重，即令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用。参考前一六六年。）司马炎笑说：“你的话给我很大启示。”遂任命邓艾的孙儿邓朗当初级禁卫官（郎中）。

三、曹魏最后三忠臣

二五四年，最初，曹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春【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文钦，骁勇剽悍，超过常人；故最高统帅（大将军）曹爽因他是同乡（谯郡【安徽省亳州市】）的缘故，甚为敬爱。文钦仗恃曹爽后台，常常欺压凌辱同僚。等到曹爽被杀（参考二四九年正月），而文钦作战，又总是虚报杀敌及俘虏的人数，邀功邀赏，司马师常常加以抑制，文钦遂心生怨恨。镇东将军贯丘俭，一向跟夏侯玄、李丰友善；夏侯玄等被杀（参考本年【二五四】二月），贯丘俭警惕到随时都会来临的危机，遂千方百计，厚待文钦。贯丘俭的儿子、诉讼监察官（治书侍御史）贯丘甸，对老爹说：“您负有国家独当一面的重责大任，皇帝受到罢黜，却像没事人一样，守住自己的高位，将受天下人的责备。”贯丘俭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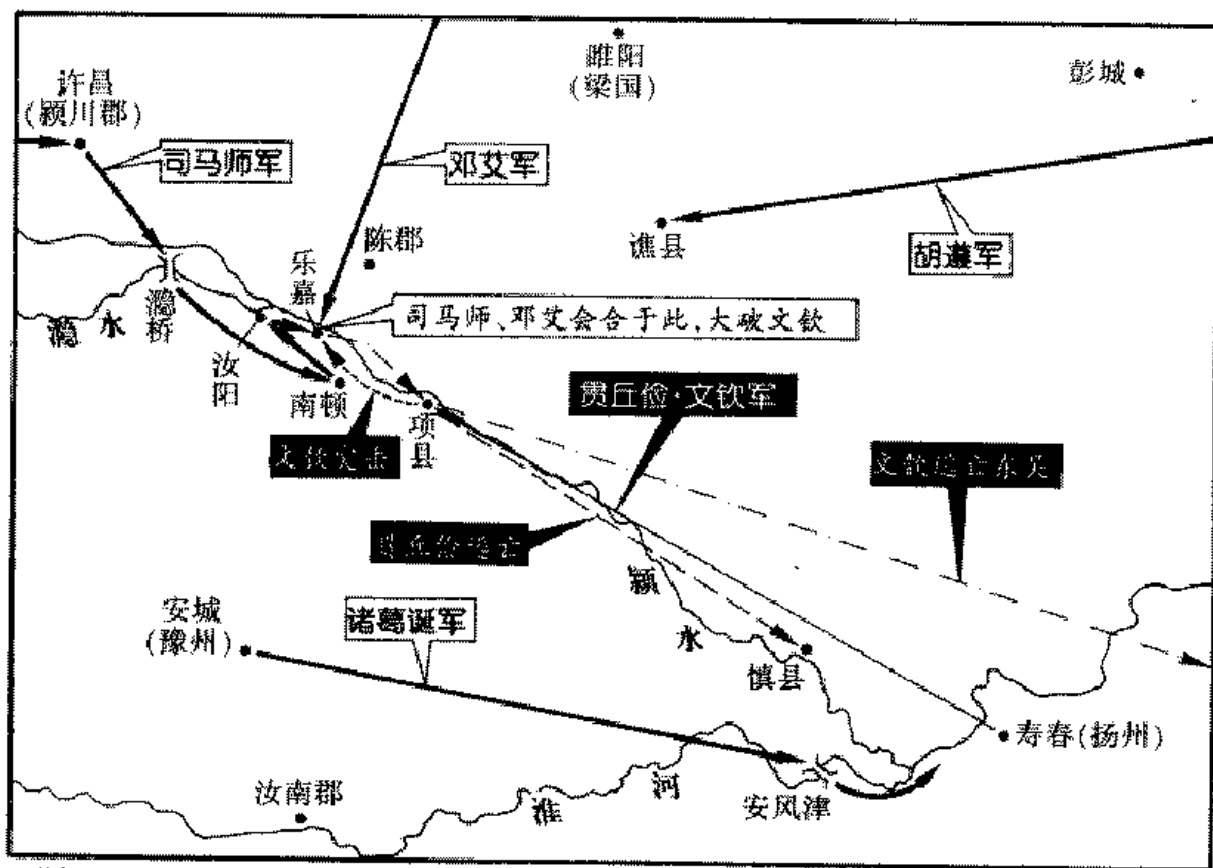
二五五年，春季，正月，贯丘俭和扬州（安徽省中部）州长（刺史）文钦宣称：奉郭太后密诏，在寿春（扬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寿县）起兵，通告全国各州郡，讨伐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师。上书曹魏帝（四任）曹髦（事实上只是一篇文告，不可能抵达皇帝面前）说：“相国司马懿忠贞公正，对国家有重大功勋，应宽恕他的后嗣。谨请撤除司马师的官



职，仅以侯爵身份，返回家宅，而用他的弟弟司马昭接替他的职务。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孚，忠孝谨慎；军事总监（护军）司马望，奉公守法，都应特别宠信，赋给他们重要职位。”司马望是司马孚的儿子。

贯丘俭又派人邀请镇南将军诸葛诞参与，诸葛诞把派去的使节斩首（时诸葛诞在安城【河南省正阳县东北】）。贯丘俭、文钦率大军五六万人，渡过淮河，向西挺进，抵达项县（河南省沈丘县）。贯丘俭坚守，文钦出击。

司马师得到情报，向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王肃询问对策。王肃说：“从前，关羽在汉水俘虏于禁，有北上争夺天下的大志；后来，孙权发动偷袭，俘虏关羽将士们的家属，关羽大军，遂霎时瓦解（参考二一九年十月）。贯丘俭、文钦所率淮南兵团将士们的父母妻子，全在内地（曹魏帝国制度：将领出征，或担任驻防以及独当一面的司令官，都有人质留在首都。时驻防淮南的将士，都从内地各州派出，所以眷属仍留内地各州）。我们必



三世纪·二五五年正月至闰五月 贯丘俭、文钦叛曹魏

须紧急行动，一面出军阻截，一面保护叛军将士们留居内地各州的家属，只要使叛军不能前进，必然发生关羽模式的土崩瓦解。”当时，司马师因眼

中生瘤，刚动过手术，痛苦异常。有人认为不可亲自出动，由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孚统军，足可应付。王肃跟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傅嘏、立法官（中书侍郎）钟会，劝司马师必须亲征，司马师犹豫不决。傅嘏说：“淮南兵团骁勇善战，贯丘俭等正仗恃这种优势，长驱直入，不易抵挡，我们的将领万一有个差错，主动的形势一旦消失，你就全盘都输。”司马师一身冷汗，跳起来说：“我躺到车子上去！”

正月五日，司马师率中央及地方联合大军，出发讨伐贯丘俭、文钦。任命老弟司马昭兼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留在首都洛阳镇守，征召东西北三方各州郡驻屯军，在陈郡（河南省淮阳县）、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会师。

司马师再向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郑袤请教，郑袤说：“贯丘俭有智谋，但分析不够深入；文钦有勇气，但缺少头脑。我们的行动必须迅速，使他们大出意外。淮南兵团虽然锐不可当，但不能持久。应该挖深护城河床，增强城防，打击他们的士气，这是周亚夫在七国之乱时取胜的战略（参考前一五四年正月）。”司马师认为对极，任命荊州（州政府设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州长（刺史）王基，代理大本营监军官（行监军），“假节”（持节），统御陪都许昌军区各军（曹魏帝国奠都洛阳后，把东汉王朝故都许县，改名许昌，仍保留宫殿，作为陪都，驻屯重兵，是东方及南方的重要军事基地）。王基向司马师建议说：“淮南兵团叛变，并不是官民叛变。贯丘俭等欺骗胁迫，官兵们恐怕受到杀害，才勉强聚集在一起。我们大军一临，他们一定四散逃走。贯丘俭、文钦的人头，用不了一天就会悬挂营门！”

司马师同意，命王基担任前锋；但不久又命王基停止前进。王基认为：“贯丘俭等的兵力，足可以继续挺进，可是却一直停留在项县（河南省沈丘县），一定有他的原因。大概假传圣旨的行为已经泄露，军心不稳。我们如果不展示威力，收拾民心，却困守不动，给人一种畏惧怯懦的印象，军事上将丧失优势。如果贯丘俭、文钦，大肆裹胁人民入伍，扩大部队；或者我们州郡地方民兵的家属，落到盗匪（贯丘俭及文钦）之手（贯丘俭、文钦攻陷一郡，该郡民兵家属就被劫持；攻陷一州，该州民兵家属便被劫持），我们军心可能离散。贯丘俭等所裹胁的部属，自己知道已犯下叛逆滔天大罪，不敢回归中央。我们却停顿在丝毫不能发生作用的空地之上，徒使奸恶之徒壮大。一旦东吴那些盗匪（东吴帝国）乘势动手，则淮河以南，



不再是帝国领土。谯郡（安徽省亳州市）、沛国（江苏省沛县）、汝南郡（河南省息县）、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都将陷于混乱，这是一项最大的错误。我们应火速占据南顿（河南省项城县），南顿大邸阁仓库，有足供大军四十天的存粮；坚守南顿，利用充足的粮秣，先声就足以使敌人心怀不安，这是消灭盗匪（贯丘俭等）的重要一步。”经过不断请求，司马师才接受，王基遂进抵颍水（石梁河）。

闰正月一日，司马师进抵颍桥（石梁河桥）。贯丘俭部将史招、李续，先后投降。王基再向司马师建议：“军事行动，慎重迅速第一，从没有听说可以长期地依赖投机取巧。而今，外有强大的盗匪（东吴帝国跟蜀汉帝国），内有叛变的大臣，如果不能迅速解决，事情如何变化，难以预料。参与决策的人，都说：‘将军应该慎重。’慎重是对的，但停止前进，却是错误。慎重，不是停止前进之意，而是不要给敌人侵犯的机会。现在这种困守城堡，把各地存粮送给盗匪，而自己却从后方运输，不是上等计谋。”司马师仍不允许。王基说：“将领在战场上，不接受君王的命令（《孙子兵法》语）。他们夺到手对他们有利，我们夺到手对我们有利，这是兵法上的‘必争之地’（《孙子兵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必争之地】、有交地、有冲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这个‘必争之地’，就是南顿。”于是，迅速进驻南顿。贯丘俭等从项县（河南省沈丘县）出军，也准备进驻南顿，行军十余华里，听说王基先一步到达，遂回军退保项县。

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丞相孙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留赞，袭击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寿春（曹魏扬州及淮南郡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寿县）。

司马师下令各军：加强防御工事，等待东方各州部队会师（东方各州，指青州、徐州、兖州），各将领要求向项县发动攻击。司马师说：“各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兵团将士，本没有叛变之意，贯丘俭、文钦，威迫利诱，一定向他们保证说：全国各地，会纷纷响应。可是起事之后，淮河以北州郡，却没有人追随。史招、李续，反而先后出降。内部离心，外部背叛，自己知道定会失败。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还要挣扎撕咬，我们如果逼得太紧，速战速决，可是正符合他们的愿望。虽然一定可以攻取，但伤亡也一定惨重。而且，贯丘俭等欺骗将士，诡诈百出，只要时日稍久，真实情况，自会明显，这是用不着厮杀就可以克制敌人的方法。”命诸葛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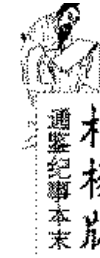


统御豫州（河南省）所有部队，从安风（安丰郡郡政府所在县，安徽省霍邱县）出军，攻击寿春（安徽省寿县。贯丘俭、文钦根据地）。命征东将军胡遵，统御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所有部队，前返到谯郡（安徽省亳州市）、睢阳（梁国首府，河南省商丘县）之间集结，切断淮南兵团退路；司马师则进屯汝阳（河南省商水县）。

贯丘俭、文钦陷入窘境，进攻则敌人拒不应战，撤退回寿春（安徽省寿县），恐怕受到袭击。智谋枯竭，不知道如何是好。淮南兵团将士家属，都在北方，军心沮丧，纷纷逃走，向政府军投降；只有新归附的屯垦新兵，还维持斗志。

贯丘俭初起事时，派人星夜送信到兖州（州政府设廩丘【山东省鄆城县西北】），兖州州长（刺史）邓艾，诛杀送信使节，亲率一万余人，兼程南下，直到乐嘉城（河南省周口市东南），建立浮桥，等候司马师。贯丘俭命文钦迎击，而司马师率军暗中移动，从汝阳秘密到乐嘉城，跟邓艾会师（司马师大军如今才出现于颍河）。文钦突然发现中央军主力，大吃一惊，惊骇发呆，手足失措。文钦的儿子文鸯，年十八岁，勇力超人，对老爹说：“在他们还没有安定下来之前，可以击破。”于是分为两队，在深夜对司马师大营发动前后夹攻，文鸯率敢死队首先冲入，杀声鼓声，震动天地，大营仓促应战，一片混乱，司马师紧张恐惧，刚动手术的眼睛，伤口崩裂，眼珠爆出，唯恐怕将士知道他的狼狈，用牙齿咬住被子，强忍剧痛，连被子都被咬破。可是，文钦大军在约定时刻，却不能及时赶到会合，而天色已明，文鸯见中央军人数众多，只好撤退。司马师急令各将领：“贼（文鸯）已逃走，立即追击。”各将领说：“文钦父子骁勇，并没有受到打击，为什么逃走？”司马师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前六八四年〉，曹刿语），文鸯失去接应，声势已屈，不逃走还等什么？”文钦大军向后撤退，文鸯说：“不先给他们一个痛击，我们就摆不脱。”率十余个勇猛骑兵，直冲追军，深入阵地，马蹄所及，势如摧枯拉朽，无人敢当，然后回军。司马师命左秘书长（左长史）司马班，率精锐骑兵部队八千人，左右包抄，紧追不舍。文鸯单枪匹马，反身杀入八千骑兵中，击斩及击伤一百余人，扬长而出，然后再突然杀人，再扬长而出，反复攻击六七次之多，追兵不敢逼进。

殿中指挥官（殿中人）尹大目（参考二四九年正月），自幼在曹家当奴仆，一直是皇帝的跟班，不离皇帝左右，司马师要求跟随一同出征。尹



大目知道司马师一只眼珠已经爆出，报告说：“文钦本是您的心腹，只是被贯丘俭引入歧途。他又是天子的同乡（文钦是谯郡【安徽省亳州市】人），跟我感情至好，请准许我追上去化解误会，说服他反正，使他再跟明公（司马师）合作。”司马师同意。尹大目单身匹马，穿上铠甲，去追文钦；追到之后，遥遥对话。尹大目一心效忠曹姓皇家，但又不能明言，只好胡乱说：“您为什么不能多忍耐几天？”（预料司马师病故后，必当有变。）希望文钦领悟话中含意，而文钦不能领悟，反而厉声诟骂尹大目说：“你是先帝（历任皇帝）的家人，不图报恩，反而跟司马师同当叛徒，不顾天理良心，天不饶你！”拔箭张弓，要射尹大目，尹大目哭泣说：“大势已去，你自己多保重！”

当天，贯丘俭得到文钦败退消息，大为惊骇，六神无主，连夜撤出项县（河南省沈丘县），向东退走，一时之间，全军崩溃，四散逃亡。文钦回到项县，只看到一座空城，孤军无依，不能自立，打算回寿春（安徽省寿县），寿春已被诸葛诞攻陷，只好投奔东吴帝国（首都建业）。东吴帝国丞相孙峻率军进抵东兴（安徽省巢湖市东南），接到贯丘俭兵败消息。

闰正月十九日，再进抵橐皋（安徽省巢湖市西北）；文钦父子向东吴大营归降。

贯丘俭向北逃亡，逃到慎县（安徽省颍上县北），左右卫士亲信，不断溜走，贯丘俭人困马乏，躲藏在水边草丛之中。

闰正月二十一日，安风津口（颍上县南淮河渡口）平民张属，发现行踪，击斩贯丘俭，把人头送到京师（首都洛阳）；曹魏帝国政府封张属侯爵。

诸葛诞将入寿春（安徽省寿县），寿春城居民十余万人，魂飞天外（二五一年，王凌胎死腹中的兵变，司马懿在寿春大肆流血，很多人被屠灭三族，惊魂未定），恐怕再一次屠杀，纷向城外逃亡，有的逃到深山荒野，有的逃到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曹魏帝（四任）曹髦（本年十五岁）下诏：任命诸葛诞当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权力、部属、派头等一切，跟三公完全一样。参考一〇六年三月），扬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府及扬州军区司令部同设寿春）。

屠灭贯丘俭三族；贯丘俭同党七百余，人，羁押监狱，执法监察官（侍御史）杜友主持审讯，只诛杀重要人物十余人，其他的全都奏请免死。贯丘俭孙女，嫁给刘姓人家，身在“三族”之内，只因怀有身孕，暂时囚禁

司法部监狱（廷尉狱），等生下娃儿后，再行斩首。京畿总卫戍司令部主任秘书（司隶主簿）程咸建议说：“女儿出嫁，如果已生育子女，则已成为别人的娘亲，在效果上，杀了她不足以阻吓娘家人邪恶的行为；在情理上，杀了她徒伤孝子孝女的恩情。当一个男人，不会因别族的人犯罪，自己受到牵连；当一个女子，则不论娘家犯罪或夫家犯罪，都会被杀，这不是怜悯弱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本意。我认为，没有结婚的女儿，在‘三族’之内，随父母而死，已经结婚的女儿，在‘三族’之外，只随丈夫而死。”政府批准，并正式成为法律。

司马师病重，返回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命警卫指挥军事参议官（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留驻许昌统御各军；贾充，是贾逵的儿子（贾逵，参考二二〇年七月）。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司马昭从首都洛阳，赶到许昌探望老哥司马师，司马师命司马昭接管全国军权（总统诸军）。

闰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师在许昌逝世（年四十八岁）。立法官（中书侍郎）钟会，担任司马师的机要秘书。曹魏帝曹髦主动下诏给政务署执行官（尚书）傅嘏，说明东南变乱，刚刚平定，命司马昭暂驻许昌，监督内外，命傅嘏率大军班师。钟会跟傅嘏密谋对付这一新的情况，决定由傅嘏上书，陈述司马昭必须回京（首都洛阳）的理由，奏章发出后，不等批示，傅嘏、司马昭，立即率军出发，进入洛水南岸基地（皇帝曹髦主动下诏留司马昭镇守许昌，是最厉害的一击，如非钟会献计：由司马昭强行回军，则大权可能会滑出掌握，司马昭变成一个拥有有限兵力的方面大员而已，局面将全部改观。首都洛阳如果有野心家崛起，效法当年司马懿行径，司马昭立陷危境，这是司马昭最脆弱的时刻）。

二月五日，擢升司马昭当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钟会从此对他自己的智谋，十分欣赏，脸上时常流露自负神色。傅嘏警告他说：“你的志向太大，但心胸不够宽厚，人生在世，建立功勋事业，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容易，怎么能不谨慎？”

东吴帝国（首都建业）丞相孙峻，听说诸葛诞已据守寿春（安徽省寿县），即行班师。任命文钦当总督（都护）、镇北大将军、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全权州长（空头官衔。此时幽州属曹魏）。

二五六年，秋季，九月，孙峻逝世（年三十八岁）。东吴帝国政府任命孙琳当高级咨询官（侍中）、武卫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主持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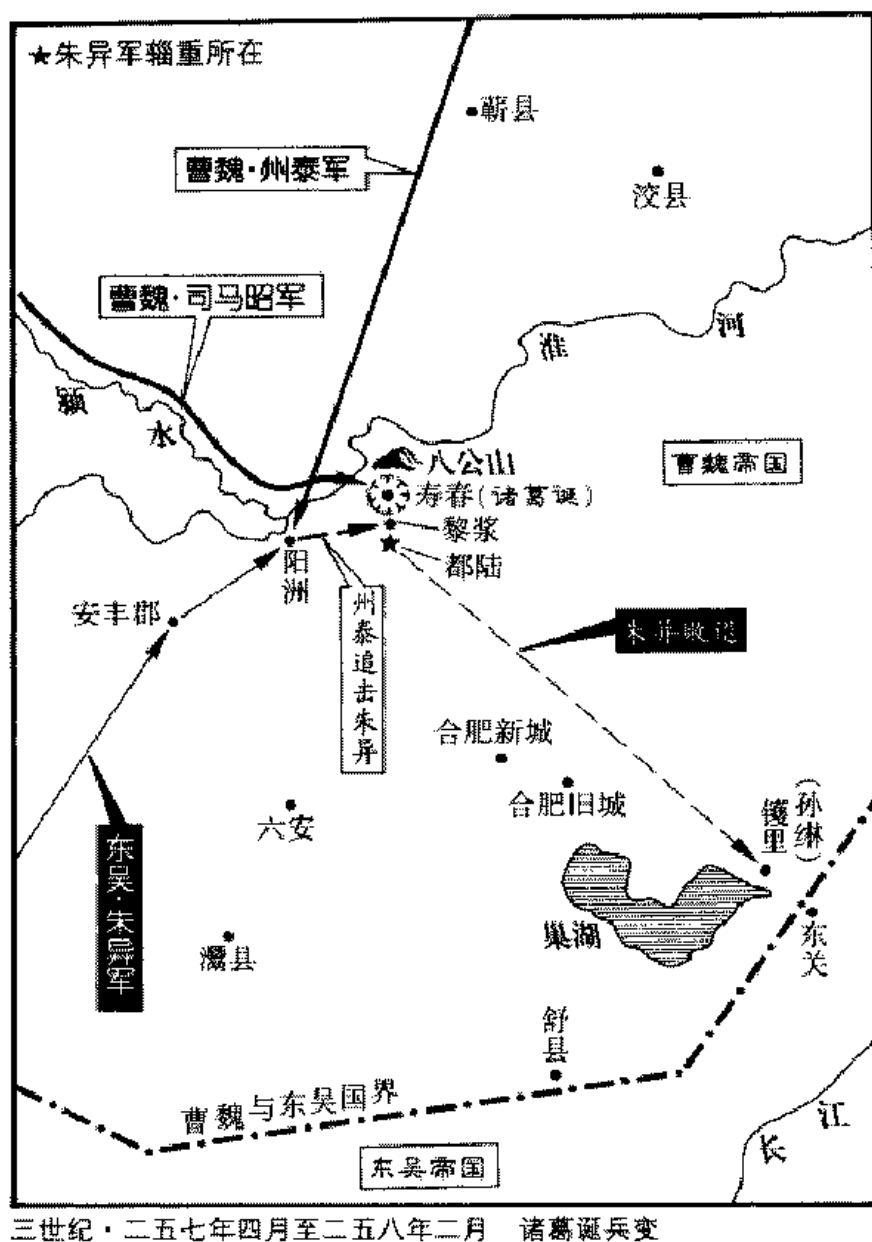




二五七年，夏季，四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跟夏侯玄、邓颺，交情素厚。夏侯玄等被杀（夏侯玄事参考二五四年二月，邓颺事参考二四九年正月），王凌、贯丘俭，相继屠灭（王凌事参考二五一年四月，贯丘俭事参考二五五年正月），诸葛诞内心不安。于是，变卖所有财产，赈济施舍，救难解困，赦免一些不应该赦免的人，用来收买民心；又训练扬州（安徽省中部）年轻的侠义之士数千人，作为贴身卫队。正好东吴帝国打算向徐塘（即徐塘，在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之东）进军，诸葛诞向中央请求增援十万人固守寿春（征东大将军司令部所在县，安徽省寿县），又请准许沿淮河兴筑城堡，以防东吴帝国突击。

司马昭刚刚接管帝国政权，最高统帅府秘书长（长史）贾充，请派亲信前往驻防各地的四征将军，询问试探他们的反应（四征：曹魏帝国设置征东大将军，驻防寿春；征南大将军，驻防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征西大将军，驻防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征北大将军，驻防蓟县【北京市】；都拥有重兵）。司马昭命贾充前往淮南郡（郡政府设寿春），贾充晋见诸葛诞，谈论时事世局，贾充说：“洛阳各阶层人士，都愿意皇帝禅让，你的意见如何？”诸葛诞厉声斥责说：“你是不是贾逵的儿子？世代都受帝国恩惠，怎么能把政权白白送给别人？如果洛阳政变，我当以死报答。”贾充不再多说。回京（首都洛阳）后，告诉司马昭说：“诸葛诞是第二度镇守扬州（扬州州政府亦设寿春【安徽省寿县】）。诸葛诞当镇东将军时，曾镇守扬州；东关之役后，二五三年，改当镇南将军，调任豫州【河南省】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州】。贯丘俭兵变失败，二五五年，诸葛诞当镇东大将军，再镇守扬州），非常受部属及人民爱戴，这是一项隐忧，不如征召他回京师（首都洛阳），剥夺他的军权。在意料中的，他一定叛变。然而，今天叛变，灾祸较小；今天不征召，他会延迟叛变，但灾祸大不可测，不如今天了断。”司马昭接受。

四月二十四日，曹魏帝（四任）曹髦（本年十七岁）下诏，擢升诸葛诞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命返京师（首都洛阳）就职。诸葛诞接到诏书，感到恐惧，疑心是扬州州长（刺史）乐綝告发，遂斩乐綝，集结淮河以南及淮河以北各郡县从事屯垦的武装部队十余万人，以及扬州（安徽省中部）新近征召的精兵四五万人，积存粮秣足够供应大军一年食用，准备闭城自守，作持久抗战。一方面派秘书长（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音 jìng），前往东吴帝国（首都建业），向东吴帝国称“臣”，请求派出援



军，并用营门官（牙门将）子弟，作为人质。

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侍奉皇帝曹髦和郭太后，出发讨伐诸葛诞（司马师病重，司马昭前往探病，皇帝曹髦下诏命令司马昭留守许昌，几乎被排出中央【参考二五五年闰正月】。而老爹司马懿当初闭城政变【参考二四九年正月】，印象犹深，所以司马昭从此不使皇帝和皇太后离开掌握）。

诸葛诞特使吴纲，抵达东吴帝国（首都建业）。东吴政府大喜过望，派将军全怱、全端、唐咨、王祚，率三万人，跟文钦同时出发，增援诸葛诞。东吴帝孙亮下诏任命诸葛诞当左翼总督（左都护）、“假节”、宰相（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各国都任命对方的叛将当对



方境内的州长)，封寿春侯。全怱，是全琮的儿子；全端，是全琮的侄儿。

六月二十五日，曹魏帝国皇帝、皇太后，抵达项县（河南省沈丘县）。司马昭统帅各路大军二十六万，进抵丘头（沈丘县东南）；任命镇南将军王基兼代镇东将军、扬豫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豫诸军事），会同安东将军陈騫等，包围寿春（安徽省寿县）。王基军刚到，包围圈还没有完成；东吴帝国援军文钦、全怱等，已经抵达，从城池东北，沿八公山（寿县北）挺进，全体入城。

司马昭命王基固守营垒，可是王基屡屡请求出战；正好东吴帝国镇南将军朱异（时在武昌【湖北省鄂州市】），率三万人推进到安丰郡（安徽省霍邱县），跟寿春遥遥呼应，互作声势。曹魏帝曹髦下诏（事实上是司马昭下诏），命王基率军进据八公山。王基对各将领说：“包围圈已经完成，营垒坚固，大军云集，只需要加强工事，严密防守他们逃走就够了。如果转移阵地，据守险要，使他们得以出城，以后就是再有智慧的人，都无法收拾结局。”一面拒绝命令，一面上书说：“跟贼寇对峙，应该像大山一样，毫不动摇。如果迁到险要之处，军心震荡，声势已居下风。各军已经进入深沟高垒之中，人心笃定，不应使他们受到打击，这是作战的要领。”奏章上去后，批准。于是，王基四面八方，加强包围，里外数重，壕沟深陷，营垒坚固。文钦等数次突围，王基迎头痛击，把他们再驱回城内。司马昭又命奋武将军、青州（山东省北部）军区司令（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统率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州泰、徐州（江苏省北部）州长（刺史）胡质，挑选精兵，在外围发动游击，切断东吴帝国援军。州泰在阳渊（安徽省寿县西南）大破东吴朱异兵团；朱异撤退，州泰追击，杀伤两千人。

秋季，七月，东吴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孙綝，亲率大军，推进到钭里（安徽省巢湖市西北）。再命朱异率将军丁奉、黎斐等五将领，前往解救寿春（安徽省寿县）。朱异把辎重粮秣，留在都陆（安徽省寿县南），挺进到黎浆（寿县南【都陆北】），曹魏石苞、州泰机动部队，又击破朱异。曹魏帝国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郡长胡烈，用奇兵五千人，袭击都陆（安徽省寿县南），焚烧朱异所有辎重粮秣。朱异率残兵败将，沿途摘吃树叶，投奔孙綝大营。孙綝命朱异再出军死战，朱异因士卒饥饿疲惫，四肢无力，需要休养，不肯接受命令，孙綝七窍生烟。

九月一日，孙綝就在钭里（安徽省巢湖市西北），斩朱异。

九月三日，孙綝率大军返首都建业。孙綝既不能把诸葛诞救出重围，而又丧师辱国，诛杀名震国际的高级将领，全国上下，开始对孙綝怀恨。

司马昭说：“朱异不能推进到寿春（安徽省寿县），孙綝把他杀掉，不是朱异的过错，孙綝只是为了向寿春表示歉意，坚定诸葛诞的意志，使诸葛诞的希望不致破灭。现在更要加强包围圈，防备他们突围，我们要用谋略，使他们作出错误的决定。”遂散播谣言说：“吴国（东吴帝国）援军就要抵达，围城大军粮秣不继，已把部分老弱残兵送到淮河以北有粮食的郡县，可能就要解围。”诸葛诞等信以为真，对粮食消耗，更不加限制。不久，粮食开始缺乏，而救兵毫无消息。

将军蒋班、焦彝，都是诸葛诞的心腹智囊，向诸葛诞建议说：“朱异等大军虽已到了附近，却不能前进，孙綝杀掉朱异而竟自折回，宣称将集结大军，再来解围，实际上已无能为力，只在那里坐看我们成败。现在士气正旺，军心坚定，应抓住这个机会，向敌人一个据点，发动一次殊死决战，虽然不能大获全胜，但是总会有人突围而出。呆坐在这里，等候死亡，没有意义。”文钦反对孤注一掷，说：“阁下率十余万大军，归附吴国（东吴帝国）。我和全端等，同时陷在必死之地，父母兄弟子女都在江表（江东，指东吴帝国），即令孙綝不打算援救，皇上（孙亮）跟全端等将士们的亲戚，岂能接受？何况，中国（曹魏帝国）没有一年不发生巨变，军民辛劳疲惫。我们坚守一年，他们内部势将发生变化，为什么放弃这项决策，去行险侥幸？”但蒋班、焦彝坚持二人的主张，文钦大为愤怒。诸葛诞打算诛杀蒋班、焦彝，二人恐惧。

十一月，蒋班、焦彝翻墙出城，投奔曹魏围城军。

全恂的侄儿全辉、全仪，因为家庭纠纷，带着娘亲，率领私人部众数十家，自建业（东吴首都，江苏省南京市）投奔曹魏帝国（首都洛阳）。这时，全恂跟另一侄儿全靖，全端的老弟全翮、全缉，都率军协防寿春（安徽省寿县）。司马昭采纳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钟会的计策，暗中模仿全辉、全仪的笔迹，写了一封信，派全辉、全仪亲信的人，带到寿春城里，交给全恂等，说：“政府因全恂等不能解救寿春，打算把各将领们的家属，全部屠杀，所以我们才逃亡。”

十二月，全恂等率领他们的部属数千人，打开城门，投降曹魏围城军。寿春城内震动恐慌，不知道如何是好。曹魏帝国任命全恂当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也依照顺序任命和封爵。





二五八年，春季，正月，寿春（安徽省寿县）围城之中，文钦对诸葛诞说：“蒋班、焦彝，说我们不能突围。全端、全恽又率他们的部队投降。这正是敌人戒备松懈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动。”诸葛诞和唐咨，也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准备攻垒武器，开城出击，战况猛烈，一连五六天，日夜不断，向南门外的围城军，实行继续不断的进扑，打算突围。曹魏围城军攀登高墙，用炮车发出巨石以及火箭（燃烧的箭），迎击突围军，烧毁突围军的攻击武器，巨石跟火箭像大雨一样，倾盆而下，突围军死伤累累，躺满地面，鲜血横流，几乎流满防御壕沟，而围城营垒，坚固如初；文钦、诸葛诞等只好退回城中（这场突围之战，跟长平赵括突围之战相似【参考前二六〇年】，死伤惨重，使人鼻酸）。寿春城中粮食快要吃完，出城投降的有数万人。文钦建议：把原居民全部送走，只留下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派遣的协防兵团，坚守待援。诸葛诞不接受，于是互相怨恨。文钦跟诸葛诞一向仇视，只因目标一致，大敌当前，被迫合作。可是，一旦形势危急，猜疑之心又起。文钦晋见诸葛诞磋商公事，诸葛诞就在座位上，击斩文钦。

文钦的儿子文鸯、文虎，率军驻屯寿春小城，得到消息，征召部属复仇，可是部属不再听命，二人遂匹马出城，投降曹魏围城军。曹魏军法官要求把他们处决，司马昭说：“文钦罪不容诛，他的儿子当然也应一死。然而，文鸯、文虎，穷途末路，弃逆归顺。而且城还没有攻破，杀了二人，将更坚定守城军的决心。”下令赦免文鸯、文虎，命二人率数百人的骑兵，绕城巡查，向城上大喊说：“文钦的儿子都不受处罚，别的人还怕什么？”司马昭又上书保荐文鸯、文虎，都当将军，封关内侯（没有采邑的侯爵）。城中守军大为欢喜，军心动摇，而又加上饥饿；司马昭亲自到城外视察围城军阵地，看见城上守军手拿弓箭，却不发射，司马昭说：“可以发动攻击！”于是，四面八方，同时进攻，杀声鼓声中，围城军进逼城墙，攀城而上。

二月二十日，寿春（安徽省寿县）城破。诸葛诞窘困急迫，只身匹马，率领卫士，自小城突围，打算出奔。曹魏军政官（司马）胡奋的部将，击斩诸葛诞，屠灭三族。诸葛诞手下数百人，赤手空拳，排列成行，拒绝投降。曹魏行刑队，每斩一人，就问下一人是不是投降？一直杀到最后一人，都不改变态度。东吴部队将领于诠说：“大丈夫奉领袖命令，率军救人，既救不出人，连自己也被敌人擒获，我不做这种事。”脱下头盔，杀入敌阵，

战死。唐咨、王祚等投降（唐咨本是曹魏帝国人，从海道投奔东吴帝国，已三十四年。参考二二五年六月）。东吴协防兵团一万余人也跟着投降，武器堆积如山。

最初，司马昭包围寿春，王基、石苞，都主张立即攻击，司马昭认为：“寿春城池坚固，而守军众多，攻城一定会受到挫折，如果外援再来，正好腹背受敌，这是危险的策略。而今，三个叛徒（指诸葛诞、文钦、唐咨），聚集在一座孤城之中，可能是上天的旨意，使他们同时受到诛杀，我当想办法一网打尽。紧密包围三面，如果东吴盗匪从陆地赴援，粮食携带不便，数量一定有限，我们用轻装骑兵发动截击，切断他们粮道，可以不必作战，就能破敌。东吴盗匪既破，文钦等必然被擒。”下令各军严阵以待，果然获胜。有人建议：“淮南郡（寿春，安徽省寿县）不断发生叛变，东吴军的家属，仍在长江以南，不可以放回，应该全体坑杀。”司马昭说：“古代用兵作战，不破坏他们的国家，只诛杀作乱首领而已，东吴军队，即令逃走，也正可以显示中国（曹魏帝国）的宽大胸襟。”一个人都不处决，而把他们送到邻近首都的“三河地区”安置（三河地区，包括河南郡【首都洛阳】、河东郡【山西省夏县】、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任命唐咨当安远将军，其他将领，都按照等级，给予官位称号，大家高兴顺服。淮南郡将领士卒及平民，受到诸葛诞裹胁的，一律赦免。准许文鸯兄弟收殮老爹文钦的尸体，拨付给他牛车，把棺柩送回故乡祖坟安葬（文钦，是谯郡【安徽省亳州市】人）。

四、司马炎灭曹魏

二五四年，春季，二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诛杀立法署长（中书令）李丰。

李丰十七八岁时，已有清高名声，社会人士一致称赞。只有他老爹交通部长（太仆）李恢，不愿意这种情势继续发展，命李丰闭门读书，断绝宾客。曹爽专政期间，司马懿宣称有病，隐居在家（参考二四七年五月）；李丰当时担任政务署执行长（尚书仆射），对两位巨头，保持同等距离，所以四〇年代政变时，李丰没有牵连进去。李丰长子李韬的妻子是二任帝（明帝）曹叡的女儿齐长公主（现任曹魏帝曹芳的姐姐）。司马师当权后，擢升李丰当立法署长（中书令）。当时，祭祀部长（太常）夏侯玄名震天



下，但因他跟曹爽的亲戚关系（他是曹爽姑妈的儿子），不能掌握实质权力（夏侯玄原任征西将军，驻防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于二四九年召回京师），一直愤愤不平。皇后的老爹张缉，居于闲散之地（张缉本是东莞郡【山东省沂水县东北】郡长，前年【二五二】召回京师，任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也不得意；而李丰跟二人非常友好。所以司马师虽擢升李丰的官位，李丰内心却归附夏侯玄。

李丰在立法署二年，曹魏帝（三任）曹芳（本年二十三岁），经常召见他谈话，谈话内容，外界不详。司马师知道一定是讨论如何对付自己，遂请李丰相见，诘问他谈些什么，李丰不肯吐露。司马师霎时间大怒如狂，用刀柄猛烈撞击，把李丰捣死，拖出尸首，送到司法部（廷尉）。随即扩大打击面，逮捕李丰的儿子李韬以及夏侯玄、张缉，全羁押司法部监狱。命司法部长（廷尉）钟毓主持审判。

于是，钟毓指控：“李丰跟禁宫侍从署副总监（黄门监）苏铄、太后宫总管（永宁署令）乐敦、禁宫护卫执行官（冗从仆射）刘贤等，自动招认：‘等陛下（曹芳）封贵人（曹魏帝国小老婆群编制，无“贵人”）的日子，各营军队担任宫门守卫，陛下亲登前殿，乘此机会，包围陛下，发动兵变，诛杀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师）。陛下如果拒绝支持，就强加劫持。’”又指控：“他们阴谋推举夏侯玄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张缉当车骑将军。夏侯玄、张缉，都知道这项阴谋。”

二月二十二日，斩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全屠灭三族。

夏侯霸逃亡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时（参考二四九年正月），邀请夏侯玄一齐行动，夏侯玄不肯。等到司马懿逝世（参考二五一年八月），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高阳（河北省高阳县东）人许允，对夏侯玄说：“用不着再担心了。”夏侯玄叹息说：“老兄，你怎么不懂事？司马懿是前辈长者，仍把我们看成老朋友家的年轻晚辈。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恐怕不会包容。”夏侯玄既被捕下狱，拒绝答复任何问题。身为审判长的钟毓，亲自审问，夏侯玄严肃地对钟毓说：“我有什么罪？你身为部长级高官，却屈身当丞相府的一名职员审讯别人！一定要口供的话，你替我写好了。”钟毓知道夏侯玄一代名士，节操高尚，不可能使他屈服；可是，又不能不迅速结案；只好连夜代夏侯玄撰写一份坦承不讳的口供笔录，使笔录跟所指控的罪名相符。在送给夏侯玄过目时，忍不住流泪满面，

夏侯玄看后，点头而已，不再说话。等到绑赴东街处决，面色不改，举动如同平时（年四十六岁）。

曹魏帝曹芳，为了李丰惨被诛杀，愤愤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守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接奉诏书，出军迎战姜维。

九月，司马昭率军经过京师（首都洛阳），晋见曹魏帝曹芳，曹芳亲自到平乐观（洛阳城西）检阅西上大军。曹芳左右建议曹芳，乘司马昭入见拜辞之时，把他诛杀，然后就使用他的部队备战，攻击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师。诏书已经写好，放在曹芳面前，对这种雷霆万钧般的孤注一掷，曹芳恐惧，不敢执行，但消息立刻走漏。

司马昭大军立即折返，进入首都洛阳（大军已越过洛阳，抵达城西平乐观，现在因应紧急情况，回军入城）。司马师决定发动第二次政变，撤换皇帝。

九月十九日，司马师用郭太后的名义，下令文武百官集会，宣称：“皇帝（曹芳）荒淫无道，迷恋戏子及歌舞女郎，没有资格当皇家继承人。”文武百官没有人敢表示反对。于是决议：“奏请太后，收回皇帝印信，命曹芳回到他原来的封国（齐国【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曹芳原封齐王）。”司马师派郭太后的叔父郭芝，进宫报告郭太后。

郭太后跟曹芳，还不知道发生巨变，正在对坐谈话。郭芝报告曹芳说：“最高统帅（司马师）要罢黜陛下，另立彭城王曹据（曹操的儿子）。”曹芳立刻站起来离开现场，郭太后大不高兴。郭芝说：“太后对儿子不能管叫，而今，最高统帅（司马师）已作最后决定，军队又在宫外戒严，防备非常变化，你只有顺着他的意思，还能再做什么？”郭太后说：“我想见最高统帅（司马师），有话对他说。”郭芝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见最高统帅（司马师）？你要做的是，快去拿出皇帝印信。”郭太后只好屈服，叫身旁伺候的人去拿皇帝印信，放在座位一旁。郭芝出宫报告司马师，司马师大喜。又派使节把齐王的印信交给曹芳，命曹芳前往西宫。曹芳跟郭太后流泪诀别，登上亲王专用的车辆，从太极殿南方出宫。给曹芳送行的高级官员数十人，其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孚悲痛不能克制，其他多数流泪不止。

司马师又派使节向郭太后索取皇帝印信，郭太后说：“彭城王（曹据）在辈分上，是我的叔父，如果当皇帝，我往哪里去？而且明皇帝（二任帝曹叡、郭太后丈夫）难道永远断子绝孙？高贵乡公（曹髦）是文皇帝（一





任帝曹丕)的长孙,明皇帝(二任帝曹叡)弟弟(东海王曹霖)的儿子(二二二年,曹魏帝国制定封建顺序:“初封亲王”的庶子封公爵【乡公】，“嗣位亲王”的庶子封侯爵【亭侯】，公爵的庶子封伯爵【亭伯】)，在礼法上,小宗(庶子系统)有人继大宗(嫡子系统)的义务,请再商议考虑。”

九月二十二日,司马师第二次召集文武百官会议,宣示郭太后的旨意,于是,决定派人前往元城(河北省大名县东北)迎接曹髦(王凌兵变失败后,所有亲王集中居住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现在先把曹髦送到元城,再去元城迎接)。曹髦,是东海王(定王)曹霖的儿子,本年十四岁。司马师命祭祀部长(太常)王肃,“持节”(皇太后的符节),前往迎接。司马师又请郭太后交出皇帝印信,郭太后说:“曹髦小时候,我见过他,我打算亲自把印信交到他手上。”

冬季,十月四日,曹髦抵达首都洛阳城北玄武馆。文武官员请曹髦下榻前殿,曹髦认为先帝(前数任皇帝)曾住过前殿,不敢进住,暂时在西厢房止宿。文武官员又请使用法驾(参考前一八〇年闰九月),曹髦不接受。

十月五日,曹髦进入首都洛阳,文武百官在皇宫西掖门南,集体参见,曹髦下车答拜,陪同人员说:“天子不应答拜。”曹髦说:“我现在仍是臣属。”遂答拜,到了止车门(皇宫内门),曹髦下车,左右侍从说:“依照规定,天子乘车一直进去。”曹髦说:“我接到皇太后征召,并不知道要我做什么?”遂步行到太极殿东堂,参见郭太后。当天,就在太极殿前殿,正式登极称帝(四任帝),参与典礼的人,都十分欣慰。

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嘉平六年,之后是正元元年)。

在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兴筑宫殿,供被罢黜的皇帝曹芳居住。

二五五年,春季,文钦、贯丘俭在寿春起兵,司马师率军讨伐,被箭射中,在许昌逝世。弟司马昭继任。

二五六年,夏季,四月,曹魏帝曹髦,赏赐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龙袍(袞)皇冠(冕),跟一双赤色长靴(这些都是只有君王才能穿戴的东西。司马家族跟摇尾系统,已开动禅让列车,这一站不过是“三锡”,不久就是“九锡”【九赐】了)。

二五七年,司马昭讨伐诸葛诞。

二五八年,夏季,五月,曹魏帝(四任)曹髦(本年十八岁)下诏,擢升司马昭当相国(相国权位高过丞相,丞相权位高过宰相【司徒】;宰

相【司徒】不过是“三公”之一，相国、丞相则在“三公”之上，称“上公”，封晋公，采邑八个郡（并州【山西省中部】的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上党郡【山西省长治市北】、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乐平郡【山西省和顺县西北】、新兴郡【山西省忻州市】、雁门郡【山西省代县】。司州【京畿卫戍区】的河东郡【山西省夏县】、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加九锡（九赐）。司马昭坚决辞让；总共辞让了九次，才算辞让成功。

二五九年，春季，正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宁陵（河南省睢县）水井中，发现两条黄龙。之前，顿丘（河南省清丰县西）、冠军（河南省邓州市西北冠军寨）、阳夏（河南省太康县）等地水井中，不断发现黄龙，文武官员一致认为是一种吉祥预兆。曹魏帝（四任）曹髦（本年十九岁）说：“龙，象征君王，可是他不但不能升天，还不能停在农田，却委屈地掉到深井之中，根本不是什么吉祥。”作《潜龙诗》，自我嘲弄（《潜龙诗》：“可怜龙被困孤寒/不能跳出深渊/不能上冲九天/也不能降落农田。”“可怜龙坠入井底深处/泥鳅都在面前歌舞/它藏牙缩爪/叹息/我也是这么苦。”）。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见到，大不高兴。

二六〇年，夏季，四月，曹魏帝（四任）曹髦（本年二十岁），命有关部门遵照前年（二五八）的诏书，擢升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当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曹髦眼睁睁看着权威从手中滑走，忍不住心头愤恨；累积多年的怒火，突然爆发。

五月七日，曹髦召集高级咨询官（侍中）王沈、政务署执行官（尚书）王经、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候被他罢黜的羞辱。今天，跟你们共同行动，我要亲自讨伐。”王经说：“从前，姬裯（鲁国二十六任国君昭公）不能忍受季姓家族专权，起而奋战，终于失败逃走，引起天下讥笑（季姓家族世代相传，把持鲁国政府，姬裯忍无可忍，于前五一七年，和国务官【大夫】郈姓家族、臧姓家族，联合进攻季孙如意；季孙如意反击，姬裯军败逃走，投奔齐国，从此流亡在外，而于前五一〇年，在乾侯【河北省成安县东南】逝世）。而今，权柄握在司马家族之手，为时已久，无论中央及地方，都愿为司马家效死，他们不懂得逆顺的道理，并不是最近才如此。而且，皇家禁卫军为数寥寥，武器盔甲，都十分脆弱，陛下用什么讨伐？一旦发动，



岂不是本来要铲除他，结果反而使他的势力，更为强大？大祸深不可测，请再作考虑。”曹髦从怀中掏出写在黄色绸缎上的诏书，投到地上，说：“我的主意已定，即令身死，有什么可惧？何况不一定死！”于是进宫报告郭太后。王沈、王业乘空溜走，向司马昭报信，临溜时招呼王经同行，王经拒绝。

曹髦遂拔出佩剑，登上辇车，率领金銮宝殿皇家禁卫武士，以及奴仆、侍从，擂鼓呐喊而出，直指司马昭处所。司马昭老弟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司马佃（音 zhòu），在东止车门，跟曹髦相遇，曹髦左右大声呵责，司马佃部众一哄而散。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贾充率军从外面入，在南宫门下阻截迎击，双方混战。曹髦挥剑前进，贾充部众不敢冒犯皇帝，打算后退，骑兵司令（骑督）成倅的老弟、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情势紧急，应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有什么可问的？”成济抽出长矛，直刺曹髦，曹髦倒在辇车之前，气绝身死。

司马昭得到报告，大吃一惊，从床上滚到地下。皇家师傅（太傅）司马孚飞奔而往，把曹髦抱到自己腿上，放声大哭，极为悲痛，说：“刺杀陛下，是我的罪！”司马昭入宫，在金銮宝殿召集文武百官会议。政务署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陈泰，不肯参加。司马昭叫陈泰的舅父、政务署执行官（尚书）荀颀（音 yǐ），去叫陈泰。陈泰说：“一般舆论，都认为我可以上比舅父，看起来舅父不如我。”陈泰的子弟和家人宾客，逼迫陈泰，陈泰遂晋见司马昭，十分哀恸，司马昭也对他哭泣，问说：“玄伯（陈泰别名），你看我应该怎么办？”陈泰说：“只有诛杀贾充，才可以略平天下公愤！”司马昭迟疑了很久，说：“你再往下面想想？”陈泰说：“我只能说到这里，不知道还有下面！”司马昭不再继续讨论。荀颀，是荀彧的儿子（荀彧，参考一九二年正月）。

郭太后下令，宣布曹髦罪状，撤销他的皇帝称谓，贬成平民，用平民的礼仪安葬；逮捕王经跟王经的家属，交付司法部（廷尉）审判。王经向娘亲叩头，请原谅他惹下大祸，娘亲面色不变，微笑说：“人，谁能不死？只怕死得不是地方。为皇帝丧命，有什么遗憾？”等他们被诛杀时，旧部属向雄，在刑场痛哭，感动街市。而王沈，因通风报信之功，封安平侯。

五月八日，皇家师傅（太傅）司马孚上书，请求用王爵的礼仪安葬曹髦；郭太后批准，命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司马炎，前往邺城（河北省

临漳县西南邺镇)迎接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璜,当二任帝(明帝)曹叡的继承人(曹璜是曹叡的堂弟,一任帝曹丕仍有后裔,不应离谱至此。然而此时非昔时,郭太后已不敢发言,其他人全唯命是听)。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

五月九日,群公奏请郭太后(群公:除“三公”外,皇家师傅【太傅】称“上公”;最高统帅【大将军】,有名号的大将军【如征东大将军等】,称“从公”),太后所颁发的命令,改称“诏制”。

五月二十一日,司马昭坚决辞让相国、晋公、九锡;郭太后批准。

五月二十六日,司马昭上书,指控成济兄弟大逆不道,屠杀全族。

六月一日,曹魏帝国郭太后下诏,命常道乡公曹璜,改名曹奂。

六月二日,曹璜(曹奂)进入首都洛阳。当天,坐上皇帝宝座(五任元帝),年十五岁,大赦,改年号(之前是甘露五年,之后是景元元年)。

六月四日,曹魏帝国擢升司马昭当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一如从前;司马昭坚决辞让,遂止。

二六一年,秋季,八月甲寅日(八月丙子朔,没有甲寅),曹魏帝曹璜,再晋封司马昭去年(二六〇)所封的爵位;司马昭仍拒绝接受。

二六三年,春季,正月,曹魏帝曹璜,再下达二六〇年诏书,擢升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官爵,司马昭再坚决辞让。

冬季,十月,曹璜(曹奂),因为讨伐蜀汉帝国各将领纷纷传出捷报,重提二六〇年前诏(参考该年五月),擢升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昭官爵(相国、晋公、九锡);司马昭才接受。

晋公司马昭延聘任城郡(山东省济宁市东南)人魏舒,当相国府军事参议官(相国参军)。

二六四年,春季,三月,曹魏帝国晋封司马昭当晋王,增加采邑十个郡(原采邑只十郡,参考二五八年五月;如今增至二十郡。禅让列车到达“封王”,下一站便是终站。参考一世纪初王莽夺取西汉政权、三世纪初年曹操夺取东汉政权的程序,可发现司机和乘客虽然不同,而禅让列车所走的仍是同一轨道,甚至连站台的名称都没有改换)。

王祥、何曾、荀颢,共同晋见晋王司马昭。荀颢对王祥说:“相国身兼国王,至为尊贵,何曾以及政府所有官员,都大礼参拜。今天相见,我们二人也要如此,应该没有异议。”王祥说:“相国虽然尊贵,但仍是帝国宰相,我们则是帝国三公。王爵跟三公,相差只一个等级,岂有天子的三公,



随便向人行叩头之礼？不但有损帝国的威望，也伤害晋王（司马昭）的盛德，君子爱人，要合礼仪，我不会这么做。”进去之后，荀顗叩头，王祥只作了一揖。司马昭对王祥说：“今天才知道你对我是何等的爱护。”

夏季，五月，晋王司马昭，奏准恢复五等封爵（周王朝封爵五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采邑以土地大小作为等差。西汉王朝时废除，仅留侯爵，侯爵中再分三等：县侯、乡侯、亭侯，采邑以户口多少，作为等差。二一五年十月，东汉政府设立“名号侯”，有爵位而没有采邑，称“虚封”。本年【二六四】，曹魏帝国政府恢复周王朝五等爵位，仍然是虚封），骑兵司令（骑督）以上六百余人，都封爵位（酬庸灭蜀汉帝国之功）。

曹魏帝追封舞阳侯（文宣侯）司马懿当晋宣王，舞阳侯（忠武侯）司马师当晋景王。

秋季，八月，曹魏帝任命中央抚军将军（中抚军）司马炎（司马昭的儿子），当副相国。

九月，曹魏帝国擢升副相国司马炎当抚军大将军。

最初，曹魏帝国晋王司马昭，娶王肃的女儿（王元姬），生司马炎、司马攸。因司马师没有儿子，遂命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当儿子。司马攸性情善良，孝顺友爱，多才多艺，和平稳健，声望高过老哥司马炎；司马昭爱他至深，常说：“我们的这个天下，是我老哥司马师打出的天下，我虽然居于相国高位，但我死之后，位置应交给司马攸（因司马攸已成司马师之子）。”司马炎站立时，头发可到地面，双手垂下来，超过膝盖；曾经从容地问裴秀说：“人是不是可以在外表上看出贵贱？”把他的特点展示给裴秀看。裴秀认为是极贵之相，从此归附拥护。羊琇跟司马炎感情至好，常替司马炎拟定计划，观察时政，提出改革意见，叫司马炎熟记，准备老爹询问时回答。司马昭打算命司马攸当世子（王位合法继承人），但山涛说：“排除长子，擢升幼子，违背礼法，是不祥之兆。”贾充说：“中央抚军将军（中抚军司马炎）有人主的品德，不可以更换。”何曾、裴秀说：“中央抚军将军（中抚军司马炎）聪明英勇，有超过当世的能力，拥有最高的人望，天生一表人才，不是做臣属的相貌！”司马昭遂下决心。

十月二十日，指定司马炎当晋王世子（合法继承人）。

二六五年，夏季，五月，曹魏帝（五任元帝）曹奂（曹奂。本年二十岁），再对晋王司马昭加特殊的礼敬（旗帜、车马、歌舞、音乐、皇冠、龙

袍，跟皇帝完全一样)；王妃改称王后，世子改称太子。

秋季，八月，晋王（文王）司马昭逝世（年五十五岁），太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王位，仍担任曹魏政府相国。

九月七日（原文“戊子”，据《晋书》改），司马炎任命曹魏帝国宰相（司徒）何曾，当晋国丞相。

九月十二日，任命曹魏帝国骠骑将军司马望，当晋国宰相（司徒）。

冬季，十二月十三日，曹魏帝曹奂（曹奂），把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曹魏帝国亡（曹魏帝国于二二〇年建立，共五任君，立国四十六年，于本年【二六五】被司马炎篡夺）。

十二月十五日，曹奂（曹奂）出宫，暂住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皇家师傅（太傅）司马孚叩拜送别，握住曹奂（曹奂）的手，呜咽流泪，无限悲恸，说：“我死的那一天，仍是帝国忠心不二的纯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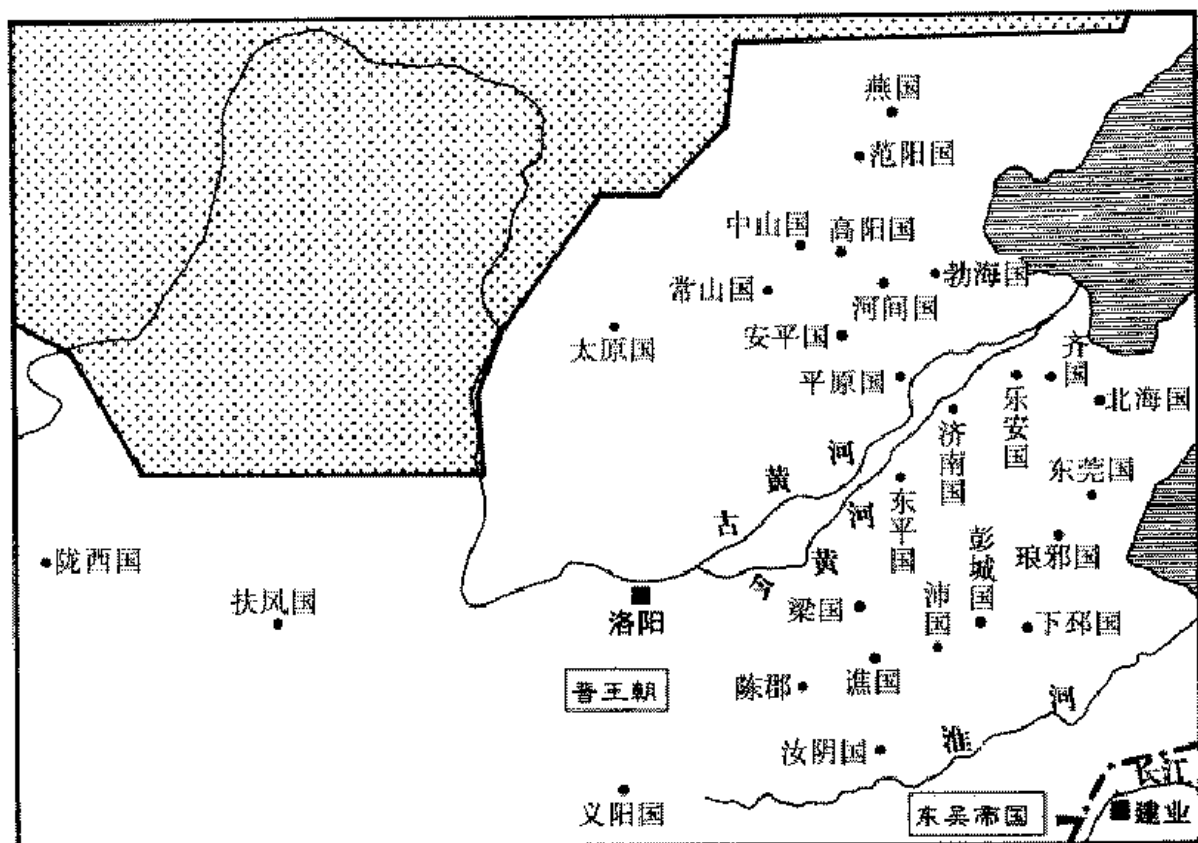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七日，晋王司马炎（本年三十岁）登极（一任武帝），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咸熙二年，之后是泰始元年。年号既改，晋王朝建立【此时中国仍是分裂之局，我们不称晋帝国，而称晋王朝，因为不久就征服东吴帝国，全国又归统一。对统一全国的政府，称为王朝】）。

十二月十八日，司马炎封曹奂（曹奂）当陈留王，王宫就建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曹魏帝国所有亲王，全集中那里），对待崇敬的礼仪，跟当初曹魏帝国对待东汉王朝末任帝（十四任献帝）刘协，完全一样（参考二二〇年十一月）。曹魏帝国所有亲王，全降封侯爵；追尊祖父司马懿为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景皇帝、老爹司马昭为文皇帝；尊王太后王元姬女士为皇太后。封叔祖司马孚当安平王，叔父司马干当平原王、司马亮当扶风王、司马佃当东莞王、司马骏当汝阴王、司马彤（音 róng）当梁王、司马伦当琅邪王；老弟司马攸当齐王、司马鉴当乐安王、司马机当燕王；宰相（司徒）司马望等堂叔伯兄弟十七人，都封亲王（堂伯父司马望当义阳王、堂叔父司马辅当勃海王、司马晃当下邳王、司马瓌当太原王、司马珪当高阳王、司马衡当常山王、司马文当沛王、司马泰当陇西王、司马权当彭城王、司马綏当范阳王、司马遂当济南王、司马逊当谯王、司马睦当中山王、司马凌当北海王、司马斌当陈王，堂兄司马洪当河间王，堂弟司马琳（音 mào）当东平王。各亲王所封的郡，就是封国。二万户人家的大国，设上、中、下三军，武装部队五千人；一万户人家的次国，设上、下二军，武装部队三千人；五千户人家小国，只设一军，武装部队五百人。





亲王不住封国，集中京师【首都洛阳】。曹魏帝国的亲王，孤单一身，既无法为善，也无法为恶。晋王朝亲王统率劲旅，外斗不足，内斗有余）。



三世纪·二六五年十二月 晋王朝开始二十七个封国

二七四年，晋王朝邵陵公（厉公）曹芳（曹魏帝国三任帝）逝世（年四十三岁）。

最初，曹芳被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时，太宰府警卫官（太宰中郎）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镇）人范粲，一身素白衣服，前往叩拜送行，哭声感动左右。遂宣称有病，辞职回家，不再出来当官；在家假装疯癫，再不讲一句话，就睡在他平常乘坐的车辆上，脚不下地。子孙有人婚嫁，或有人担任政府官职，家人就在他耳旁低声报告，合意时脸上没有表情，不合意时翻来覆去，不能安眠，妻子儿女从此推测他的心意。儿子范乔等三人，同时也不再读书，跟外界绝不来往，只待在家里看顾老爹患病之身，足迹不出他所住的那个村庄。等到司马炎建立晋王朝，坐上帝王宝座（参考二六五年十二月），下诏赏赐范乔二千石俸禄以及绸缎一百匹。范乔因老爹病重，推辞不敢接受。

范粲不说话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岁，死在他所睡觉的车辆之中（曹芳于二五四年被罢黜，迄本年【二七四】，不过二十一年）。

三〇二年，陈留王曹璜（曹奂，曹魏帝国末任【五】帝）逝世（年五十八岁）。晋政府追尊他为曹魏帝国元皇帝。

五、孙皓肆暴

二六二年，东吴帝国（首都建业）皇帝（三任景帝）孙休，任命濮阳兴当丞相；擢升司法部长（廷尉）丁密当左最高监察长（左御史大夫）；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孟宗当右最高监察长（右御史大夫）。

最初，濮阳兴当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时，孙休身在会稽郡，濮阳兴对他侍奉得十分周到。左将军张布，曾担任孙休王府的带兵官。所以孙休当了皇帝之后，二人都跟着升官，受到宠爱，并掌握权柄。张布主持宫廷，濮阳兴主持政府，奸诈谄媚，互相支持包庇，帝国臣民大为失望。

二六四年，秋季，七月，孙休病重，不能言语，但仍能写字，于是手书召见丞相濮阳兴进宫，命太子孙湾出来拜见；孙休握住濮阳兴的手臂，指指孙湾，托孤给濮阳兴。

七月二十五日，孙休逝世（年三十一岁），绰号景皇帝。文武百官尊称朱皇后为朱太后。

高阶层人士认为，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刚亡，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又发生叛变（去年【二六三】五月郡政府官员吕兴起兵），全国动荡，人心震恐，希望能有一个年纪较长的君王，主持国政。左翼禁军司令官（左典军）万彧，曾当过乌程（浙江省湖州市）县长，跟乌程侯孙皓（故太子孙和的儿子，参考二五三年）友善，赞扬孙皓：“才能见识，都很卓越，英明而有决断，可以跟长沙（桓）王（孙策）相比；而且好学不倦，奉公守法。”屡次向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推荐。濮阳兴、张布，报告朱太后，打算请孙皓继承帝位。朱太后说：“我是一个寡妇人家，怎么知道国家大事？只要帝国不受伤害，皇家祭庙有所依靠，我就满意。”于是，迎接孙皓登极（四任帝。本年孙皓二十三岁），改年号元兴（之前是永安七年，之后是元兴元年），大赦。

九月，新皇帝孙皓，贬朱太后为景皇后。追称老爹孙和为文皇帝，尊称娘亲何女士为何太后。

最初，孙皓刚刚登极时，发布宽大的诏书，抚恤人民，打开仓库，赈济穷苦，把大批宫女遣送出宫，使她们婚配，御花园中豢养的禽兽，都放





它们回归山野。全国上下，一致庆幸他们遇到了明主。想不到孙皓在确实掌握了权柄之后，兽性立刻发作，骄傲粗暴，不可一世，而且自卑感太重，所以忌讳也特别多，又好饮酒、好女色。全国上下，十分失望。濮阳兴、张布，也深为后悔；自有人打小报告给孙皓。

十一月一日，濮阳兴、张布入朝，孙皓把二人逮捕，放逐广州（广东及广西），走到中途，就被诛杀，屠灭三族。

二六五年，春季，三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命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纪陟、高级警卫指挥官（五官中郎将）洪璆（音 qiú）和徐绍、孙彧（音 yù），前往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报聘（徐绍、孙彧事，参考去年【二六四】十月）；一行人走到濡须（安徽省含山县西南），有人向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二十四岁）打小报告说：徐绍对中国（曹魏帝国）有赞美的言论。孙皓大怒，下令全体折返首都建业，斩徐绍。

秋季，七月，孙皓逼嫡母朱太后（三任帝孙休正妻）自杀；把她的四个儿子（参考二六二年八月），全体放逐到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不久，又诛杀前太子孙湾、孙湾大弟孙躬。

冬季，东吴帝国（首都建业）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防卫司令（西陵督）步阐，上书请东吴帝孙皓迁都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孙皓批准。派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留守建业。步阐，是步骖的儿子（步骖，参考二四七年五月）。

二六六年，春季，三月，东吴帝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王蕃，气宇轩昂，高风亮节，不会逢迎谄媚，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二十五岁）大不高兴。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万彧、主任立法官（中书丞）陈声，察言观色，便顺势打小报告陷害。丁忠出使晋王朝回国，孙皓召集文武官员欢宴，王蕃沉醉，跌倒在地。孙皓疑心他故意装假，用轿把他送走。停了一会，再召见他；王蕃性情矜持，仪态庄重，晋见时态度从容，如同平日。孙皓气得吼起来，大喝左右动手，卫士遂把王蕃拖到殿下，立即处斩。然后，孙皓率群臣出宫，登到来山之上（湖北省鄂州市西三公里，也称樊山、西山、寿昌山、樊冈），命亲信扮成一群虎狼，把王蕃的人头抛来抛去，争抢啃食；人头血肉模糊，完全粉碎。

丁忠向孙皓建议：“北方敌人（晋王朝）边界，完全没有戒备，我们如果袭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克弋阳（河南省潢川县）。”孙皓询问文武官

员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北方敌人（晋王朝）新近吞并巴蜀（蜀汉帝国），派人前来我国求和，并不是求我们援助，只是为了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敌人势力正强，而我们竟想侥幸胜利，恐怕看不到利益。”孙皓虽不出兵，但也从此和晋王朝断绝邦交。陆凯，是陆逊的堂侄（陆逊事，参考二四五年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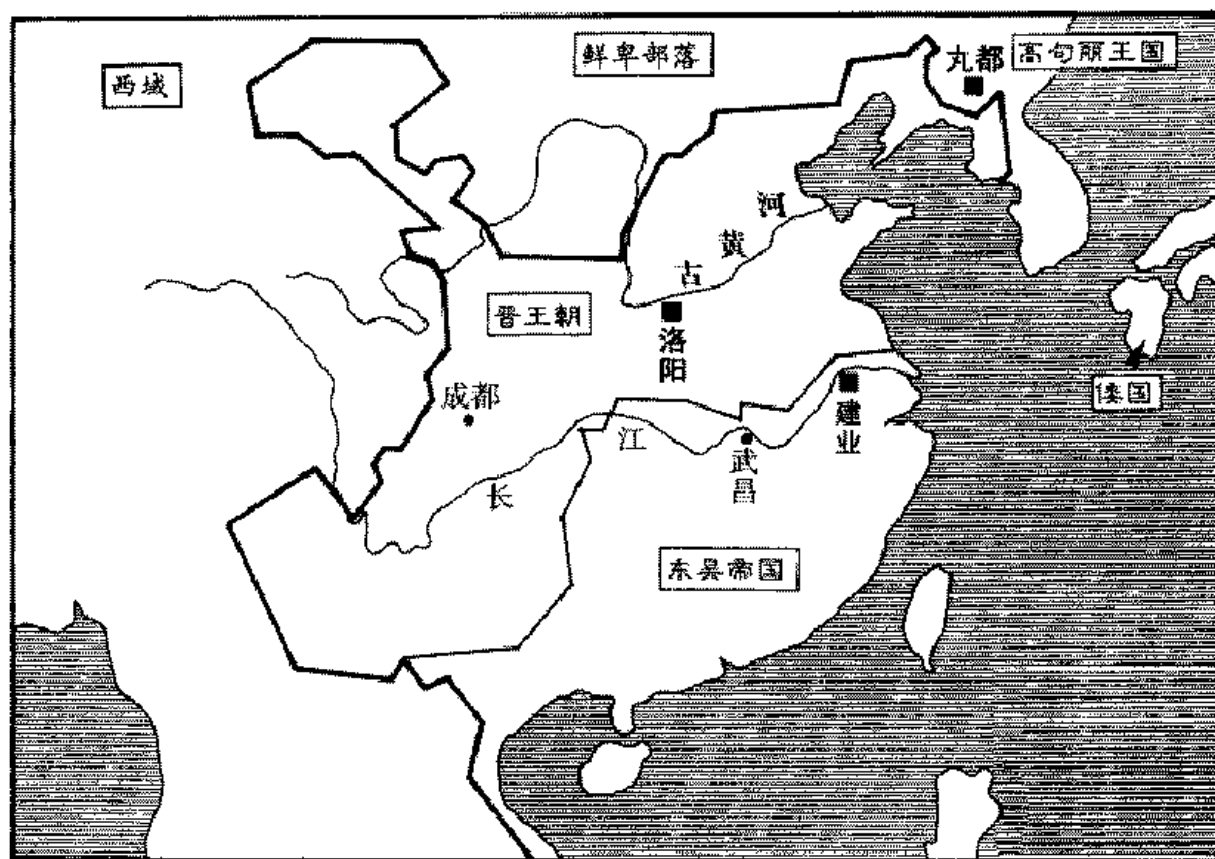
秋季，八月，东吴帝孙皓，任命陆凯当左丞相，万彧当右丞相。孙皓讨厌别人注视自己（孙皓可能长相猥琐，才有如此严重的自卑）。文武百官朝见时，都不敢抬头。陆凯说：“君王和臣属，没有见面不认识的道理。万一有非常的变化，臣属们就不知道要保护谁？”孙皓特别准许陆凯看他，但其他官属照旧。

孙皓迁都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之后，扬州（江南地区）人民供应首都用品，逆长江而上，万分劳苦（武昌属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扬州州政府设故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而孙皓奢侈豪华，毫无限度；政府国库，及民间储蓄，全都困乏。陆凯上书说：

“现在，四境平安，没有战事，我们应该使人民获得休养，积存财富。而今，不但不能如此，反而更追求享受，只图称心快意，没有灾难而人民将要死尽，没有战争而国家财库一空，使我私下忧虑。从前，东汉王朝既败，三国鼎立。现在曹家（曹魏帝国）和刘家（蜀汉帝国），都已灭亡，政权被晋国（晋王朝）夺取，这都是看得见的眼前的事实。我十分愚昧，但是，却为陛下（孙皓）珍惜我们的帝国。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土壤贫瘠，地势坎坷，不够资格作君王的首都，而且我听见童谣说：‘宁喝建业（江苏省南京市）的水/不吃武昌（湖北省鄂州市）的鱼/宁愿回到建业死/不愿留在武昌居。’由此可看出人心天意所显示的倾向。国库没有一年的积蓄，人民却有离散的怨恨。国家的深根已逐渐露出地面，官员反而更加苛刻暴虐，没有一个人关心民间疾苦。大帝（一任帝孙权）时，后宫美女跟皇家纺织缝纫妇女，不超过一百人。景帝（三任帝孙休）以来，竟增加到一千余人，对国家是一项最大的消耗。而左右亲信，又多不是正人君子，结党营私，互相掩护，陷害忠良，阻塞贤能人才上进，这都是腐蚀政府，伤害人民的事。我盼望陛下停止各种劳役，废除各种苛刻扰民的法令；挑选宫女，送出宫外，使她们婚配；再公正地任用官吏，则上天喜悦，民心归顺，帝国永安！”

孙皓虽然大不高兴，但因陆凯德高望重，特别包容。





三世纪·二六六年 晋与东吴

冬季，十二月，孙皓还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命滕皇后的老爹、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滕牧，留守武昌（湖北省鄂州市）。高级官员认为滕牧是皇帝的尊长至亲，所以遇到事情，总是推举他向孙皓进言规劝。孙皓大起反感，迁怒到滕皇后身上，对她的宠爱渐渐减退。于是，有一天，孙皓下令，命滕牧前往遥远的苍梧郡（广西梧州市）定居，虽然仍保持他的爵位，事实上是一种放逐；滕牧在中途，忧愁过度而死。何太后一直保护滕皇后，天文台长（太史）又奏称：“皇后宫主人不可改变。”孙皓相信巫术，所以滕皇后得以免除罢黜的命运，只经常住升平宫（何太后宫），不再跟孙皓见面。很多小老婆佩带皇后的印信，滕皇后不过仅只接受朝贺和例行奏章而已。

孙皓派禁宫侍从（黄门）走遍各州各郡，挑选民家美女。郡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家的女儿，每年都要把名字呈报孙皓，年龄到了十五六岁时，即进行挑选；落选的女儿，才准出嫁，以致后宫美女有千余人，可是挑选美女的工作，继续不停。

二六七年，夏季，六月，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二十六岁），兴

建昭明宫。部长级（二千石）以下官员，都亲自入山，督导砍伐木材。大肆开辟御花园和狩猎场，堆积土山，建筑高楼大厦、亭台观阁，精巧豪华，到了极端。工程费用，以亿万钱为单位计算。左丞相陆凯规劝，孙皓不理。主任立法官（中书丞）华核上书说：

“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时代，全国九州，一派升平，只有贾谊指出：情势在柴堆底下已经燃烧，人们却躺在柴堆上面一样。而今，强大的敌人据有古代九州地方，拥有天下一半以上的人口，目的在消灭我们，不仅仅把我们当做他的淮南国和济北国而已（《汉书·贾谊传》：“当时，淮南王及济北王，都阴谋叛变。”）。比之贾谊那个时代，哪一个紧急？现在，仓库空虚，人民大批失业，而我们的北方敌人（晋王朝），却正在积蓄粮秣，休养人民，一心要向南方进展。而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沦亡，岭南（南岭以南）动摇（参考二六三年五月）；前胸和后背，同时都有麻烦，头部和尾部，一齐发生灾难，正是帝国危险的时候。如果不理睬这些紧急情况，却尽力大兴土木，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巨变，就只有焚烧筑墙的夹板，当做烽火，驱逐满腔怨恨的人民，去对抗刀锋，而这正是强敌所盼望发生的事情。”

这时，东吴帝国到处浪费，华核再上书说：“现在，工程太多，差役太重，人民十分穷苦，可是风俗却非常奢侈。所有工匠都在制造对人民没有用处的器物，妇女们一个个身穿绫罗绸缎，头戴珠宝首饰，互相炫耀，如果不能胜过别人，就认为是一种羞耻。广大的民间和士卒之家，也染上这种习气。家里连一小罐米都没有，出门却服装华丽（浮夸势利的社会，毛病千古如一，谚语说：“不怕家里火烧，只怕出门跌跤。”家宅是租来的，而又空空无物。如果跌跤，尤其是下雨跌跤，则他就只有这一套像样的服装，第二天便出不了门），既显不出尊卑的差异，又损耗人民财富。这样的生活，却希望财政宽裕，怎么可以达到目的。”

孙皓不理。

二六九年，春季，二月，晋王朝皇帝（二任武帝）司马炎，有消灭东吴帝国（首都建业）的大志。

二月壬寅日（二月壬戌朔，没有壬寅），任命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羊祜，当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征东大将军卫瓘（音 guàn），当青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守临菑（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镇东大将军、东莞王



司马佃，当徐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

羊祜安抚远近郡县，获得长江、汉水一带人民好感。跟接壤的东吴帝国边防官员，开诚布公相待。归降的人要回东吴的，一律尊重他们的决定。减少边境巡逻部队，把裁减下来的士卒，命他们开垦荒田，计开垦荒田八百余顷。羊祜初到任时，部队没有一百天的存粮，后来竟积存足够十年之久的粮秣。羊祜在军旅中，常常穿着宽大的皮袍便装，不披铠甲，司令长官办公室（铃阁），警卫不过十几个人。

最初，汝南郡（河南省息县）人何定，曾经在东吴一任帝（大帝）孙权跟前当差。等到孙皓即位，上书说明自己是旧属，请求调回皇宫服务。孙皓任命他当楼下禁卫司令（楼下都尉），主管采购（典知酤糴事），何定遂作威作福。孙皓对他极为信任，更命他当事务总管。左丞相陆凯当面责备他说：“你亲眼看见，前前后后，侍奉君王不忠，败坏政府威信的臣属，有谁是寿终天年的？为什么一定要专门为非作歹，蒙蔽天子耳目？你应该痛改前非，不然，你会招来难以预测的大祸！”何定把陆凯痛恨入骨。

陆凯对国家尽忠，待人诚挚，出自天性，奏章都就事论事，直言直语，不加修饰。后来病重卧床，孙皓派立法署长（中书令）董朝，前去问他的遗言，陆凯强调：“何定不可亲信，应派他到地方政府任职。奚熙那个低级职员，主张挖凿浦里塘（可能是继续完成当年未完之工，参考二六〇年六月），也不应批准。文武官员中，姚信、楼玄、贺邵、张悌、郭遑、薛莹、滕修，跟我的堂弟陆喜、陆抗，有的廉洁勤奋，有的才能出众，都是国家的栋梁，请陛下多多留意，向他们垂询时政，使他们能各尽忠心，补救国家万分之一的缺失。”贺邵，是贺齐的孙儿（贺齐是孙权时代大将，参考二〇三年十月）。薛莹，是薛综的儿子（薛综，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楼玄，是沛郡（江苏省沛县）人。滕修，是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

陆凯不久逝世，孙皓心里一直愤恨他的正直，而且又日夜听到何定的诬陷。到了后来，怒火终于爆发，把陆凯全家放逐到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

二七〇年，夏季，四月，东吴左翼最高指挥官（左大司马）朱绩逝世。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二十九岁）任命镇军大将军陆抗，当信陵（湖北省秭归县东）、西陵（湖北省宜昌市）、夷道（湖北省枝城市）、乐乡（湖北省松滋县东北）、公安（湖北省公安县）等地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信



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驻防乐乡（湖北省松滋县东北）。

陆抗因孙皓政事上太多缺失，上书规劝说：“我曾经听说，恩德相同时，人口多的国家战胜人口少的国家；力量相等时，内部安定的国家战胜内部混乱的国家。六国被秦王国并吞，西楚被西汉消灭，原因在此。而今，敌人（晋王朝）所盘踞的，不仅仅是关右（函谷关以西）地方（指秦王国），也不仅仅是鸿沟以西地方（指西汉王朝）。而我国外没有可以援救的盟邦，内没有西楚的强大。而且，政治腐败，人民不安。参与决策的人所仗恃的，不过是长江天险、高山势恶，倚靠它们保护国境。这是一种退守的下策，明智人士认为并不妥当。我每念到此事，午夜惊醒，抚枕难眠，白日饮食，无心下咽。侍奉君王的大义，宁可冒犯，不可欺骗，谨陈述十七项对时局的建议，请求赐阅。”孙皓不理。

出击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的监军官（监军）李勖（参考去年【二六九】十月），因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水道艰难，斩担任向导的将领冯斐，撤退。最初，何定曾替自己的儿子，向李勖求婚，李勖拒绝。何定遂抓住这个机会，向孙皓报告说：李勖诬杀冯斐，而又擅自回军。孙皓遂诛杀李勖，又诛杀统军司令（督军）徐存与他们的家属；并焚烧李勖的尸体。

何定又命各将领呈献御犬，于是，一条狗的价格，高到数十匹绸缎，一条牵狗用的绳索，高达一万钱。用呈献的御犬捕捉野兔，供应御厨房烹饪。人民知道都是何定出的主意，深为痛恨，可是孙皓却认为何定忠心耿耿，封他侯爵。陆抗上书指摘说：“卑贱小人，不明道理，见识浅陋，即令竭尽忠贞，还不可以信任，何况奸诈之心，已根深蒂固，而憎恶和喜爱，又经常改变！”孙皓不理。

冬季，十一月，东吴帝孙皓的堂弟、前将军孙秀，当夏口（湖北省武汉市）防卫司令（夏口督），孙皓对他十分厌恶，民间流传一种谣言说，终有一天会对孙秀下手。正好孙皓派何定率军五千人前往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打猎，孙秀惊恐，就在入夜之后，带着妻子和亲信卫士数百人，投奔晋王朝（首都洛阳）。

十二月，晋王朝政府任命孙秀当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会稽公。

二七一年，东吴帝国星象家刁玄，在一本神秘预言书上，增加几句神秘预言：“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刁玄前曾出

使蜀汉帝国，得到一本司马徽著的《论运命历》残篇【司马徽，参考二〇七年】，遂加上这几句话，用以博取富贵。公元前的神秘预言书，文字深奥艰涩，多不可解。习玄所增的这几句话，浅显明了。“黄旗紫盖”只皇帝才有，“荆州扬州的君王”，当然指东吴帝国皇帝。）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三十岁）深信不疑。

春季，正月三十日，孙皓动员大军攻击晋王朝（首都洛阳），御驾亲征，在华里（建业城西）誓师，还带着娘亲何太后、正妻滕皇后，以及皇宫美女数千人，先到牛渚（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继续西上。皇家书库管理官（东观令）华核等劝阻，孙皓不理。偏偏天降大雪，道路崩毁，士兵身披铠甲，手拿武器，每百人共拉一辆皇家座车（美女宦官数千人，如果以最低的两千人计算，平均每五人乘车一辆，则仅皇家就需要四百辆，而由战士四万人充当车夫），寒冷入骨，冻得要死，都愤怒地喊：“如果遇到敌人，我们就倒戈，枪头向内。”孙皓得到报告，才返京师（首都建业）。

晋帝司马炎派义阳王司马望，率中央禁卫军两万人、骑兵三千人，进驻寿春（扬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省寿县）戒备，听到孙皓撤退才班师。

二七二年，最初，益州（四川省中部）州长（刺史）王浚，当羊祜的军事参议官（参军），羊祜对王浚了解最深。羊祜的侄儿羊暨，提醒羊祜说：“王浚这个人，志向很大，但生活奢侈无度，不可以担当重大责任，应该加以约束。”羊祜说：“王浚的才能很高，足够成就他的欲望，不妨由他尽力发展。”王浚后来调任车骑将军府参谋指挥官车骑（从事中郎，时羊祜任车骑将军），在益州（四川省中部）州长（刺史）任内，建立威严信誉，少数民族多数归附。不久，调升中央农林部长（大司农）。当时，司马炎跟羊祜秘密计划攻击东吴帝国，羊祜认为：对东吴的军事行动，应该利用长江上游的力量。遂秘密上书，请命王浚回任益州州长（刺史），使他负责建立长江舰队；司马炎同意，更加王浚“龙骧将军”（龙骧之号始于此），兼益梁军区司令（监益梁诸军事。晋王朝制度，军区统帅，分为三级，一级：都督诸军事【司令长官】。二级：督诸军事【司令官】。三级：监诸军事【司令】）。

司马炎下诏，命王浚撤销屯垦，把人力用来建造船舰。州政府总务官（别驾）何攀认为：“屯垦部队，不过五六百人。而建造船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如果人数过少，后面的船舰还没有造成，前面的船舰已经朽烂。

我建议征召各郡民兵，集合一万余人，合力赶工，一年就可完成。”王浚打算先行奏报，何攀说：“中央一听说一下子就召集一万大军，一定不准，不如独断独行。万一批驳，公文一来一往，我们已经开工，势不能中止。”王浚采纳，命何攀主持。于是，庞大的造舰计划，付诸实施。最大的战舰长一百二十步，可以装载步兵二千余人；用坚硬的木材在舰上兴筑城堡，城堡上兴筑瞭望台，四边开门；甲板上能够奔驰战马（这项庞大的造舰工程，历时七年；舰成之日，也就是东吴帝国灭亡之时）。

当时，造舰砍下来或锯下来的短木碎片，满布长江水面，顺流而下，东吴帝国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郡长、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吾彦（吾，姓），收集这些短木碎片，报告东吴帝（四任）孙皓，说：“晋国（晋王朝）一定有进攻我们的计划，最好增加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的防卫部队，堵住敌人的要冲。”孙皓（本年三十一岁）不准，吾彦遂用粗大铁链，横跨两岸，封锁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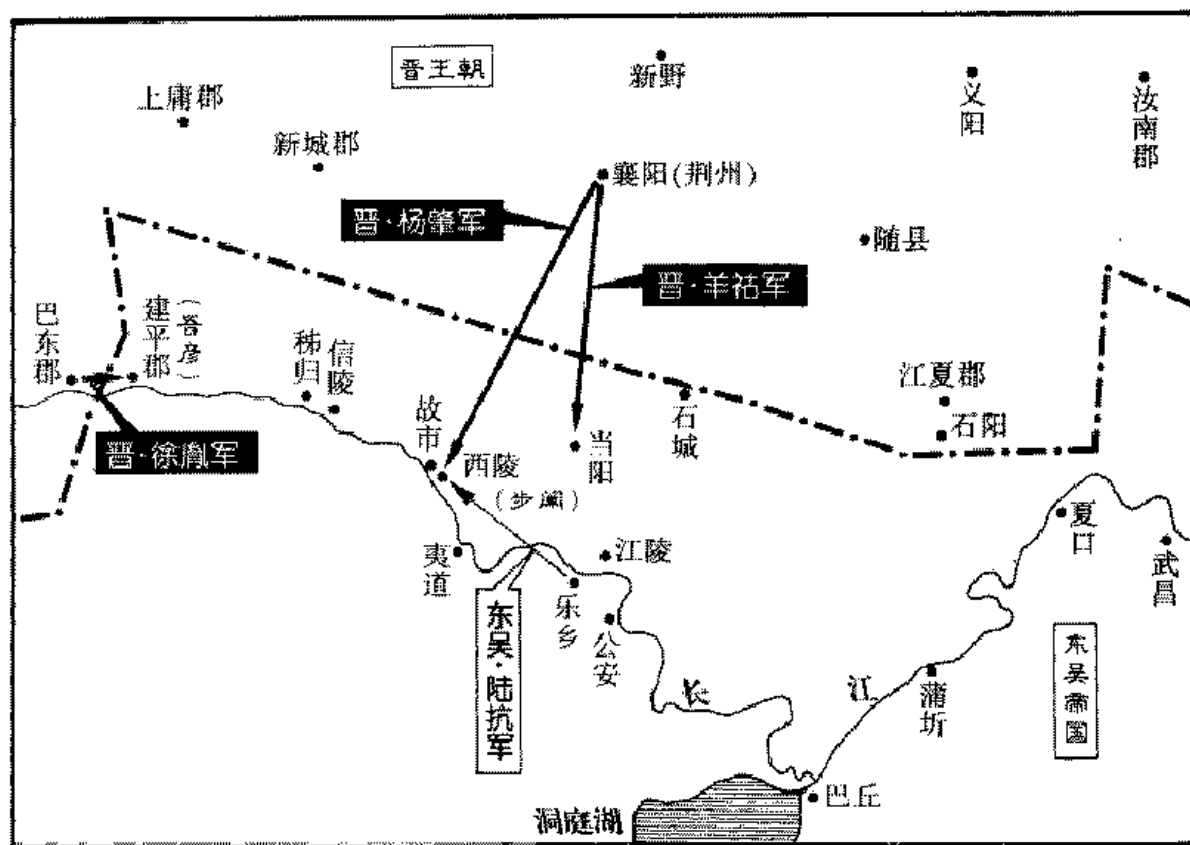
王浚虽然奉诏募兵，可是没有虎符。广汉郡（四川省射洪县南柳树镇）郡长、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人张斡（音 xiào），逮捕王浚的参谋官（从事），列出条条罪状，奏报中央。司马炎征召张斡回京（首都洛阳），责备他说：“为什么不秘密奏报，就先行逮捕参谋官（从事）？”张斡说：“蜀汉（四川省及陕西省南部）距首都洛阳，十分遥远，刘备（蜀汉帝国一任帝）曾经用它建立过一个局面。先逮捕参谋官（从事），我还认为太轻。”司马炎大为赞许。

八月，东吴帝孙皓，征召昭武将军、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防卫司令（督）步阐回京（首都建业）。步阐世代都在西陵（老爹步骖在一任帝孙权时代，就当西陵防卫司令【西陵督】；步骖逝世后，儿子步协继位；步阐是步协的老弟），突然接到征召的命令，大为惊慌，认为一定是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又恐惧有人在孙皓那里，说下诬陷的谗言。

九月，步阐宣布归附晋王朝政府（首都洛阳），派步协的儿子步玠、步璇，前往洛阳充当人质。晋政府任命步阐当西陵（湖北省宜昌市）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西陵诸军事），兼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待遇）、高级咨询官（侍中），兼交州（越南北部）全权州长（空头官衔），封宜都公。

冬季，十月，东吴帝国镇军大将军陆抗（时驻乐乡【湖北省松滋县东北】），接到步阐叛变报告，立即命将军左奕、吾彦讨伐。晋王朝皇帝司马





三世纪·二七二年九月至十二月 东吴步闾叛变

炎，命荊州（湖北省北部）州长（刺史）杨肇，率军前往西陵（湖北省宜昌市）迎接步闾；另派车骑将军羊祜（时驻襄陽【湖北省襄樊市】），率步兵直指江陵（东吴荊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江陵县）；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监军官（监军）徐胤，率舰队顺长江而下，攻击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援救步闾。

陆抗下令：各路大军火速包围西陵（湖北省宜昌市），从赤谿（今地不详）到故市（西陵城西北），构筑工事；对内包围步闾，对外抵抗晋王朝援军。军令紧急，日夜不停赶工，好像敌人已到面前，上下一片愁苦。各将领建议说：“现在正应乘三军的锐气，急行发动攻击。等到晋国（晋王朝）援军到时，我们已克服西陵（湖北省宜昌市），为什么用包围的方法，白白伤害自己人民和士卒！”陆抗说：“西陵（湖北省宜昌市）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粮食又十分充足。而且，所有抵抗外敌的防御工事，都是我从前当西陵防卫司令时策划设置（陆抗于二五九年驻防西陵）。今日反转过来，由我攻击，恐怕不能马上攻取。晋国（晋王朝）援军来到而我们却没有防御措施，腹背受敌，如何抵抗？”但各将领坚决请求发动攻击，陆抗为了要大家心服，下令作一次攻击，果然一无所获。于是，各将领才专心构

筑围城工事。

晋王朝车骑将军羊祜大军五万人直指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而陆抗却率军西上。东吴将领们认为陆抗应留在防地（乐乡，湖北省松滋县东北），就近指挥，不应该亲自围攻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陆抗说：“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用不着担心。而且，即令江陵陷落，晋军得到江陵，也不能据守，我们的损失微乎其微。可是，晋军一旦夺取了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长江南岸山区少数民族，一定大为震动，后患无穷。”遂率军西上，直指西陵（湖北省宜昌市）。

最初，陆抗认为江陵之北，地势平坦，道路四通八达，命江陵防卫司令（江陵督）张咸，在各河建立水坝，阻截河水，灌入平地，用来切断两国交通；一则防止叛徒逃走，一则抵抗晋军侵入。羊祜打算利用这个人工水道，用船运粮，唯恐东吴帝国破坏水坝，于是扬言他要破坏水坝，用步兵进击。陆抗得到报告，下令张咸立即把水坝破坏；各将领大为困惑，一再劝阻，陆抗全不接受。羊祜大军推进到当阳（湖北省当阳市东）时，水坝已被破坏，只好放弃船舰，改用车辆运送粮秣，万分艰苦。

十一月，晋王朝荆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刺史）杨肇，抵达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陆抗命公安（湖北省公安县）防卫司令（公安督）孙遵，沿长江南岸，迎战羊祜；江防舰队司令（水军督）留虑，逆长江西上，迎战徐胤；陆抗自统主力部队，进入西陵围城军营垒阵地，迎战杨肇。东吴围城军将军朱乔的大营司令（营都督）俞赞，逃亡，投奔杨肇。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对我们军力配备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常担心我们的少数民族部队，平常没有严格训练，如果敌人进攻，一定先攻击少数民族军营垒。”连夜把少数民族军调走，用精兵代替。第二天，杨肇果然向少数民族军营垒发动攻击，陆抗下令反击，利箭巨石，如同雨下，杨肇兵团死亡相继。

十二月，杨肇计穷力竭，放弃阵地，在夜色掩护下撤退。陆抗打算进击，但又怕步阐抓住机会突围，自己的兵力不能两面作战。于是，下令狂擂战鼓，传递口号，作出要大举进击的姿态，杨肇兵团恐慌过度，抛盔擐甲，扔下武器，盲目逃跑。陆抗派出轻装备部队，从后边衔尾追赶，杨肇兵团大败，瓦解。羊祜各军，也只好撤退。

陆抗遂克服西陵（湖北省宜昌市），诛杀步阐以及同谋的将领官员数十人，全都屠灭三族；其他数万人，都由陆抗请准赦免一死。陆抗回军乐乡



(湖北省松滋县东北)，脸上没有一点自负的颜色。谦卑虔敬，跟过去一样。东吴帝孙皓加陆抗“总督”（都护）官衔。羊祜被晋政府贬作平南将军，杨肇贬作平民。

孙皓自从克服西陵，自认为得到上天帮助，意气轩昂，志向更大，命法术师尚广算卦，看他什么时候可以统一天下，当全中国的皇帝。尚广用法术占卜之后，告诉孙皓说：“大吉大利，庚子之岁（二八〇年），青盖（皇帝御用阳伞）进入洛阳（晋王朝首都）。”孙皓大为兴奋。不去施行德政，而只计划征服方案。

孙皓，于去年（二七一）折返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途中，右丞相万彧，跟右翼最高指挥官（右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秘密磋商：“如果走到华里（建业城西）而仍不肯回京（首都建业），国家重要，我们不得不自己回京。”孙皓也稍稍听到一点风声，只因万彧等都是国家的老臣（孙皓之能当上皇帝，乃万彧之力；参考二六四年五月），所以一直把怒火埋在心头，没有发作。

本年（二七二），孙皓乘宴会的机会，把毒酒传给万彧，传酒的人暗中减少分量，万彧得以不死。孙皓如法炮制，留平饮下后，发觉有异，急急服下解药，总算得救。但在发现是孙皓下毒后，知道无法抗拒，万彧自杀；留平悲愤，月余也丧生。孙皓下令，把万彧的子弟，放逐到庐陵郡（江西省泰和县）。

最初，万彧请求遴选忠贞清廉人士，补足皇帝左右侍从的名额。孙皓命农林部长（大司农）楼玄，当皇宫总监（宫下镇），主持宫殿事务。楼玄公正耿直，一切遵守法令规章，回答皇帝询问时，言语直率，全是实情；孙皓越来越对他讨厌。立法署长（中书令）兼太子师傅（太子太傅）贺御，上书规劝说：

“近年来，政府官员党派林立，成分复杂；忠良被排除，贤正臣僚受到陷害。耿直方正人士变得圆滑，庸碌佻俗之辈精于谄媚，仰望人主颜色，先行奉承迎合，竟成了时代潮流。一般人用违犯人性的道理，批评是非；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及在职官员或退休士绅）用奇异特殊的逻辑，发表论断，遂使清澈的溪水，变成混浊，赤胆忠心之士，闭嘴不言。

“陛下（孙皓）身居九天之上，隐居深宫之中，一言出口，天下服从；一令下达，反应之快，好像影子之跟随四肢。所亲近的，都是受到宠爱、专会说顺耳话的官员；所听到的，全是令人心情愉快的声音，自然会认为



他们才真是天下贤才，而天下已经太平。

“我曾经听说：振兴国家的君王，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伤害国家的领袖，乐于听到别人喊他‘万岁’。喜爱听到批评的，错误日渐减少，福分日渐增多。喜爱听到歌颂的，美德日渐亏损，灾祸日渐逼面。陛下用严厉的刑法，禁止人民的正直言论；罢黜公正人士，来封锁所有规劝的建议。只不过杯酒之类小事，便立刻诛杀。政府官员都认为：能够辞职是一件幸事；不能辞职，则以离开京师（首都建业）是一种福气。这绝不是宏扬祖先大业，推广圣人教化的做法。

“何定，本是一个卑贱的奴仆，既无品德，又无能力，可是，陛下喜爱他的谄媚，让他作威作福。小人为了谋取权力，一定会先抛出小忠小信。何定隔些时总要出一个主意，劳师动众，曾经征调长江沿岸边防部队，去猎狩麋鹿，老弱大小，挨饿受冻，同声怨恨叹气。

“《左传》说：‘国家兴旺时，人民像婴儿般受到保护；国家灭亡时，把人民当成野草。’现在法令越来越苛，田赋捐税，更是繁重。宦官和陛下的亲信官员，所到之处，一定兴风作浪。而地方政府首长，畏惧他们的后台，只有用暴力对付人民，来满足宦官和亲信的要求。人民已再没有力量负担，家离户散，向天悲呼，伤害国家的祥和之气。现今，国库没有可以支持一年以上的存粮，民家没有可以维持一月以上的储蓄。而皇宫之中，坐在那里接受供养的美女和宦官，竟有一万余人。

“不仅如此，北方的敌人（晋王朝），正在对我们虎视眈眈，严密注视我们的盛衰。长江天险，不可能永久依恃，如果我们不能妥善防守，一条像芦苇一样的小船，就可征服我们。但愿陛下加强国家基本建设，割弃私人情欲，顺从正规法则，则姬诵（成）、姬钊（康）时代的盛世，可以再现，而圣明祖先（指一任帝孙权）的国运，可以昌隆。”

孙皓看到后，把贺邵痛恨入骨。于是，左右亲信，共同打击楼玄、贺邵，百般诬陷，说：“楼玄、贺邵二人在路上相遇，停下车来，附到耳朵上叽里咕噜，然后放声大笑，明显地诽谤政府。”孙皓下诏责问他们讲些什么？然后把楼玄放逐广州（广东及广西）；贺邵受到宽恕，官复原职。不久，孙皓对楼玄的余恨发作，再把楼玄放逐到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最后索性处死。

何定的奸恶和贪赃事件，终于被发觉，也被诛杀。

孙皓采用各将领的献计，不断侵扰晋王朝边境。陆抗上书规劝，说：

“从前，夏王朝末任帝姒履癸，浑身罪恶，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殷汤）才发动大军。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横肆暴虐，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才挥出征伐的战斧。假定没有那种机会（假定姒履癸和子受辛是两位英明君王），即令是最伟大的圣贤，也只有自己培养威望，保护自己，不可以轻举妄动。现在我们不知道努力农耕，使国家和民间，同时富有；不知道遴选官员，任用才能，公平升降；不知道慎重刑罚和奖赏，激励政府官员的品德；不知道安抚人民，用爱心相待，却听信一些为了争夺名利的将领，穷兵黩武。费用开支，动不动就是以万为计算单位，士卒憔悴，贼寇（晋王朝）却没有什么损伤，而我们已经病入膏肓。我们争夺的是帝王资产，竟去贪图十钱百钱的小利，这对献计的官员有好处，对国家却不是良好谋略。昔日，齐王国跟鲁国三次会战，鲁国连胜两次，而于第三次时，全盘都输，为什么？为的是大小形势不同（《战国策·齐策》张仪语）。何况，我们进击所收获的，还不如我们所丧失的多？”孙皓不理。

二七三年，春季，三月，东吴政府擢升陆抗当最高指挥官、荊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全权州长（牧）。

二七四年，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最高指挥官陆抗患病，上书东吴帝孙皓，说：

“西陵（湖北省宜昌市）、建平（四川省巫山县），都是国家的藩篱，位置在长江上游，两面受到敌人压力。敌人长江舰队如果顺流而下，疾如流星，迅如闪电；两郡绝没有时间等得及援军来解倒悬。这是国家安危的契机，不仅仅是敌人边防军的小小侵扰。我的父亲陆逊，从前在西部边陲时，曾经奏报说：‘西陵（湖北省宜昌市）是国家西方的大门，虽然说容易坚守，同时也容易失陷。如果失陷，不只是丢掉一个郡，而是丢掉一个州；荊州（湖北省南部及湖南省）之地，将不再属于帝国所有。如果遇到非常情况，应倾全国之力争夺。’

“我从前请求增加三万人的精锐部队驻防，可是，主管部门依照旧有规章，不肯派兵。自从步阐事件（参考前年【二七二】九月）之后，部队人数，更为减少。我所统辖的疆土，有一千华里之广，对外抵抗强敌，对内安抚少数民族；可是，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现有的军队，不过数万，又久在战场，疲惫不堪，难以应付紧急事变。

“我愚昧地认为，各位亲王的年纪，都还幼小，没有统御兵马的必要，反而妨碍国家重要防务（去年【二七三】九月晋封十一位亲王，每位拥有

军队三千人，共达三万三千人之多，对人口稀少的东吴帝国而言，是一个庞大的兵力）。同时，禁宫侍从宦官（黄门）广为招募卫士，人民逃避兵役，纷纷要求列入招募名册。请陛下特别调查其中弊端，剔出逃避兵役分子，送入军营，用来增援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地方，使我的部队，能有八万人的足额，不做别的事情，只专心军事防御，才有保全的可能。如果不这样，实在可忧。我死之后，请注意西疆。”

陆抗（年四十九岁）逝世后，东吴帝孙皓，命陆抗的儿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别率领老爹的部队（陆抗大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分割，是孙皓猜忌之故）。陆机、陆云，对文学都有成就，喜写文章，名重当世。

二七六年，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施但之乱时（参考二六六年十月），有人向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三十五岁）陷害京下（江苏省镇江市）防卫司令（督）孙楷，说：“孙楷没有立刻出军讨伐，却在那里观望风向，脚踏两条船。”孙皓几次查问孙楷当时情形，后来征召孙楷回京（首都建业）担任防卫区（宫下镇）驃骑将军。孙楷惊惶，疑心调回京师（首都建业）后，会受诛杀。

夏季，六月，孙楷带着妻子儿女，投奔晋王朝（首都洛阳）。晋王朝任命孙楷当车骑将军（一级上将），封丹阳侯。

秋季，七月，有人告诉孙皓：“临平湖（浙江省余杭市）自汉王朝末年淤塞后，成为一片烂泥沼泽。父老前辈们传说：‘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最近不知道什么缘故，临平湖对外水道忽然开通，湖水复活，这正是全国将要统一，‘青盖入洛阳’（参考二七二年十二月）的祥瑞预兆。”孙皓询问宫廷保安司令官（奉禁都尉）历阳（安徽省和县）人陈训，陈训回答说：“我只会望气，不懂湖水学问。”出宫后，陈训告诉他的朋友说：“‘青盖入洛阳’，恐怕是‘口衔璧玉’（君王投降时的形状），不是吉祥之兆。”

有人呈献一个石头，上面刻有“皇帝”二字，说是在临平湖边捡到的，孙皓越发高兴，大赦，改年号天玺（之前是天册二年，之后是天玺元年）。

湘东郡（湖南省衡阳市湘水东岸）郡长张咏，拒绝缴纳人口税，孙皓派人就在郡政府斩首，把人头送到所属各县巡回展示。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车浚，公正清廉，政绩优良，正好遇到大旱，田野枯焦，人民无粮，饥饿悲苦，车浚请求赈济拯救，孙皓认为他收买民心，派人就在郡



政府斩首。政务署执行官（尚书）熊睦，稍微说几句规劝的话，孙皓用刀柄把他捣死，熊睦满身都是捣出的伤口，没有一片完整肌肉。

历阳（安徽省和县）山上，发现并列着七个一模一样的山洞，山洞石壁全是赤黄色，民间把它称为“石印”，传言说：“石印开，天下太平。”历阳县长奏报东吴帝孙皓说：“石印确已突破尘封。”孙皓派人去用太牢（羊猪牛各一）祭祀。这位钦差大臣，制造长梯，爬到上面，用红漆在石头上写：“楚王国九州变沙洲，吴王国九州变城池；扬州人，当天子；第四世，太平始。”回来奏报，孙皓兴高采烈，把管理该山的神灵，加封王爵。大赦。改明年（二七七）年号为天纪。

冬季，十月，晋王朝（首都洛阳）任命镇西大将军汝阴王司马骏当征西大将军（将军府仍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平南将军羊祜当征南大将军（将军府仍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全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高位）。

羊祜上书，请求进攻东吴帝国（首都建业），说：

“先帝（司马昭）西边铲平巴蜀（蜀汉帝国，参考二六三年十月），南边跟吴会（东吴帝国）媾和（参考二六四年十月），希望四海之内，能够得到休息。可是东吴却首先背信（参考二六六年三月），使边疆战争，重新兴起。命运和时机，虽是上苍安排，但成功业，却必须靠人的努力。如果不能一举把敌人扫除，则战争就永不会停止。蜀汉灭亡的时候，天下人都认为东吴会跟着灭亡。然而，到了现在，已拖延了十三年之久。各种谋略方案，虽然很多，但最后的决定，仍在君王。

“历史可以证明，凡是因为边防险恶而获得保全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它跟敌人的力量相等。如果内政混乱，国势衰败，纵然是再险恶的屏障，都不能拯救自己。蜀汉的国境，并不是不险恶，大家一致认为：只要一个人拿着武器站在那里，一千个人都无法前进。可是大军攻击的时候，却看不见藩篱的限制，乘胜而入，如同卷席，直接抵达成都（蜀汉首都，四川省成都市），汉中（陕西省南部）各重要据点（指汉城【陕西省勉县】、乐城【陕西省城固县】），都像归巢的夜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作战，并不是没有作战之心，而是力量不够，无法抗拒。等到刘禅（蜀汉帝国二任帝）投降，各据点跟着星散。

“而今，长江、淮河的险恶，不如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孙皓的残暴，远超过刘禅；东吴人民的痛苦，更胜于蜀汉。我们晋王朝政府

的兵力，却比往时强大，不在此时扫平四海，却只固守边界，使天下人被困在不断出征的窘境之中，战士由壮年直到衰老，势不可能长久支持。现在，如果命梁州（四川省东北部及陕西省南部）、益州（四川省中部）的部队，水陆齐进，顺长江而下；荆州（湖北省北部）及故楚王国之地的部队，进逼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平南将军胡奋、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王戎，直指夏口（湖北省武汉市）；而徐州（江苏省北部）、扬州（安徽省中部）、青州（山东省北部）、兖州（山东省西部）部队，则在建业（东吴首都，江苏省南京市）会师。

“局促墙角小小地区的东吴，抵抗从四面八方进攻的大军，不可能集中力量，使每一寸边疆，都紧急戒备。巴蜀（四川省）、汉中（陕西省南部）的奇兵乘他们的空虚而入，只要有一处突破，上下震动，纵然有大智慧的人出现，也不能拯救覆亡。东吴依靠长江建国，长江东西长达数千华里，承受敌人攻击的地方太多，永远不能休息。而孙皓又纵情任性，跟部属互相猜忌。中央不信任将领，士兵被困在荒野；没有保卫疆土的计划，也没有安定国家的忠心；平常日子，还三心二意；大兵一旦临头，必然有响应的人，绝对不会上下同心，为国一死，可以断言。

“而且，东吴的军队，攻势凌厉，却不能持久；弓箭盾牌，以及枪戟等武器，都不如中国（晋王朝）坚固锐利，只有水上作战，是他们的长处；可是，我们大军一旦跨过边境，他们就无法保住长江，必须退守城池，则长处无所用，反得使用短处，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我们大军深入敌人国土，因处处是敌，所以一定人人死拼，斗志高昂；东吴士兵却是在自己乡土之上作战，担心家人安危，每人都有离散之心，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取得胜利。”

司马炎深深赞同，但是政府官员却正在忧虑秦州（甘肃省南部）、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的战事（时鲜卑秃发树机能势力正盛）。羊祜再上书说：“东吴削平之后，少数民族叛乱自然解决。现在的问题，在于急速完成大功。”但参与决策的人仍不同意，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贾充、高级咨询官（侍中）荀勖、左卫将军冯紵，更坚决反对。羊祜叹息说：“天下不如人意的事，十件之中，常有八九。上天赏赐的东西，拒绝接受，岂不为后世的英雄豪杰，留下遗憾！”只有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杜预、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张华，跟司马炎的意见相合，赞成羊祜的计划。

二七七年，夏季，五月，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将



领邵颢、夏祥，率军七千余人，投降晋王朝（首都洛阳）。

冬季，十二月，东吴夏口（湖北省武汉市）防卫司令（夏口督）孙慎，率军侵入晋王朝（首都洛阳）的江夏郡（湖北省云梦县）、汝南郡（河南省息县），掳掠居民一千余家而返。晋帝司马炎派侍从官质问羊祜，责备他为什么不派军追击？并打算把荆州州政府由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迁回南阳（河南省南阳市）。羊祜回答说：“江夏（湖北省云梦县）距襄阳八百华里（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等得到贼寇（东吴帝国）的消息，贼寇已撤退很多天，步兵怎么能追赶得上？兴师动众，只不过为了免除上级责备，不是我的本意。从前，曹操设置司令官（都督），大多数都和州政府所在地相近（如扬州州政府设寿春【安徽省寿县】，扬州军区司令部也设寿春），因为兵力最好集中，不应分散。疆场之上，一来一往，谨慎防守而已。如果因此把州政府迁走，而贼寇（东吴帝国）出没无常，将来不知道再迁到什么地方？”

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三十六岁），因为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张儵，精于打别人的小报告，说别人的坏话，所以对他极为宠爱信任，步步高升，最后升到国家安全警卫官（司直中郎将），封侯爵。张儵的老爹在山阴（会稽郡政府所在县）县政府当一名民兵，深知他儿子品行不良，作恶多端，上书说：“如果命张儵主持国家安全工作，以后如果犯罪，请求不受连坐处分。”孙皓批准。

张儵奏准设置特务侦察官（弹曲）二十人，专门负责调查并指控官员们的不法行为。于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爱恨，互相检举告发，监狱爆满，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张儵既掌握权柄，乘机大肆搜刮，作奸犯科，骄傲奢侈，蛮横凶暴。而事情终于败露，张儵和他的老爹，一齐绑赴刑场，用五马分尸（车裂）酷刑处死。

六、晋王朝灭东吴

二七八年，夏季，六月，晋王朝征南大将军羊祜患病沉重，要求到首都洛阳朝见。既到洛阳，司马炎特准他乘软轿到金銮宝殿，不行叩拜之礼，即行落座。羊祜当面报告进攻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计划，司马炎完全赞同。因羊祜病重，不能常到金殿面商，司马炎遂派最高立法署长（中书令）张华，到羊祜家请叫战略。羊祜说：“孙皓（东吴帝）



的暴虐，已到极点，我们进攻，用不着战争，就可以征服。万一孙皓死掉，吴国（东吴帝国）出现英明的君王，我们纵有百万精锐大军，连看一眼长江都不可能，那可是最大的后患。”张华完全同意。羊祜说：“完成我志愿的，那就是你！”司马炎打算请羊祜带病出征，卧在车上指挥，羊祜说：“对付吴国，不一定非我亲自前往不可。问题在全盘取得胜利之后，陛下恐怕要多多思虑。功名利禄的事，我没有兴趣。只是盼望：对那一片新征服的广大土地，任命官员管理时，要谨慎选择。”

秋季，九月，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三十七岁），憎恨能力超过自己的人。高级咨询官（侍中）、立法署长（中书令）张尚，是张纮的孙儿（张纮，参考二二九年九月），口才流利，反应敏捷，言谈幽默，结论每每出人意表。孙皓因嫉妒而生愤恨。后来，孙皓问张尚说：“我的酒量可以比谁？”张尚奉承说：“陛下有百觚酒量。”（觚，音 gū。古代大酒杯，容积二升）孙皓说：“你明知道孔丘连个王爵都没有，却把我比作孔丘！”（《孔丛子》：战国时代，赵王国平原君赵胜，跟孔子高对饮，强迫孔子高饮酒：“俗话说：‘伊祁放勋【尧】可以喝千盅，孔丘可以喝百觚，仲由勉勉强强，也可喝十杯。’古代圣贤，没有一个不能喝酒的，你推辞什么？”）于是，孙皓借机大发雷霆，逮捕张尚。三公、部长级以下一百余位官员，到皇宫叩头哀请，张尚总算免死，送到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当造船奴工；但不久，仍在造船厂被诛杀。

冬季，十月，东吴在皖城（庐江郡郡政府所在城，安徽省潜山县）扩大武装屯垦，打算对晋王朝（首都洛阳）发动攻击。晋王朝扬州（安徽省中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派扬州（州政府设寿春【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应绰，击破屯垦军，杀五千余人，焚烧存粮一百八十余万斛，践踏破坏稻田四千余顷，摧毁船舰六百余艘。

十一月，晋王朝征南大将军羊祜病重，推荐杜预继任自己的官职。

十一月二十六日，司马炎下诏任命杜预当镇南大将军、荊州（湖北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荊州诸军事）。

羊祜逝世（年五十八岁），司马炎哭泣，十分哀伤；当天，天气严寒，司马炎涕泪流到胡须上，都凝结成冰。羊祜遗命：不准把“南城郡侯”（参考去年【二七七】八月）的印信随棺殉葬。司马炎说：“羊祜几年以来，一直拒绝郡侯封爵，身没亡故，此情仍存，现在仍恢复他原有的县侯封爵（巨平县侯），彰显他高贵的美德。”南州（荊州）人民听到羊祜逝世

消息，大街小巷，一片哭声，店门自动关闭。东吴帝国（首都建业）边防军将士，也都落泪。羊祜在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荆州军区司令部所在）时，喜爱游览岘山（又名岘首山，湖北省襄樊市南四公里。岘，音 xiàn）。襄阳人在上面建立纪念碑和祭庙，每年节日，按时祭祀，看到纪念碑的人，都忍不住呜咽流泪；遂称该碑为“坠泪碑”。

杜预到襄阳接任后，遴选精锐部队，袭击东吴帝国西陵（湖北省宜昌市）防卫司令（西陵督）张政，大破东吴军。张政，是东吴帝国名将，对自己竟没有戒备而被击败，引为奇耻大辱，不愿把实际受到的损失，报告东吴帝孙皓。杜预打算挑拨离间，遂上书中央，把所有俘虏，完全送回东吴帝国。东吴帝孙皓果然把张政免职，召回京师（首都建业），另派武昌（湖北省鄂州市）防守司令（武昌监）留宪接任。

二七九年，东吴帝国工人黄苟家中，发现“鬼目菜”；另一位工人吴平家中，发现“买菜”。皇家书库管理官（东观令）查看图书，证明鬼目菜就是灵芝草，买菜就是平虑草。东吴帝孙皓大为高兴，任命黄苟当侍芝官，吴平当平虑官，都颁发青色绣带的银质印信（以两汉王朝官制，这是中二千石，部长级以上高级官位）。

孙皓每次宴会，都要命文武官员全体沉醉。特别指定禁宫侍从宦官（黄门郎）十人，担任执法。宴会结束后，叫他们分别奏报官员们有什么过失，连抬头看一眼，或说一句醉话，都要一一列出。情节严重的，立即诛杀；情节轻微的，记录下来。有的活剥脸面，有的挖凿眼珠。于是，上下离心，没有人再肯效忠。

晋王朝（首都洛阳）益州（四川省中部）州长（刺史）王浚，上书说：“孙皓荒淫凶暴，我们应该迅速讨伐。万一孙皓死掉，他们拥立贤明的君王，就会成为强敌。我造船舰，已经七年（参考二七二年夏季），每天都有朽烂。我今年七十岁，随时都会死亡；这三个条件中，如果缺一（东吴立明主、船毁、王浚死），事情就难以发动。恳求陛下，不要丧失时机。”晋帝司马炎于是下定决心向东吴帝国用兵。但是，恰恰安东将军王浑，上书告警说：“孙皓打算北上攻击我国，沿边守军已进入备战状态。”中央政府遂决定改成明年（二八〇）发动。王浚的军事参议官（参军）何攀，奉派正在首都洛阳，上书说：“孙皓绝对不敢出兵，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种备战形势，使袭击更为容易。”

杜预也上书说：“自从闰七月以来，盗匪（东吴帝国）只是下令戒严，



可是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的主力军队，并没有西上。依常理判断，他们已束手无策，不能东方西方两全，只有全力保护夏口（湖北省武汉市）以东地区，苟延残喘。不可能增援西部，使首都陷于真空。陛下误会奏报，遂舍弃百年大计，纵容敌人，留下后患，至为可惜。假如说有失败的可能，不出兵还有可说。而我的筹备计划，十分周密，如果成功，则可奠定天下太平的基础；即令不成功，不过浪费一些岁月罢了，又有什么舍不得，不试一试？如果再往后延缓，天时人事，恐怕不像今日，将更为困难。而今，有万分安全，没有一分危险，我已准备妥当，不敢用模棱两可的暧昧之词，为国家招来后患，请陛下明察。”

整整一个月，不见批示。杜预再上书说：“羊祜当初并没有跟政府其他官员，广泛地交换意见，只秘密跟陛下共同确定讨伐大计，所以引起某些人的议论纷纭。任何事情，都应对它的利害，加以比较。此次大军南下，利有八九，害不过一二，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是徒劳无功而已。一定要那些反对的官员，说出我们为什么会被击败，他们也说不出理由。只因为这项谋略，没有由他们提出，功勋没有由他们建立，为了掩饰从前错误的言论，不得不顽强到底（指贾充、荀勖、冯统等）。近来，政府中任何一件措施，都会引起一窝蜂般的反对，虽然各人的看法不一样，但也是因为仗恃陛下宽容，使他们不必忧虑发言的后果，所以才处处表示和别人不一样。自从入秋以来，全国动员的迹象，已经显露，如果突然中止，孙皓可能因恐惧而采取因应行动，把首都迁到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再坚壁清野，加强长江以南各城池的防御，使人民远离村庄。我们大军渡江之后，攻城攻不下，乡村又无处掠夺粮食，则明年（二八〇）再采取行动，恐怕一切都晚。”

杜预的奏章到时，司马炎正跟张华在下围棋，张华推开棋盘，垂下双手，说：“陛下圣明，国家富庶，兵力强大。恰恰相反的，孙皓凶暴淫乱，诛杀贤才。现在征讨，可以轻易平定，请不要迟疑。”司马炎遂再下决心，任命张华当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负责军粮运输。贾充、荀勖、冯统仍坚决反对，声嘶力竭地反复提出种种困难；司马炎勃然大怒，贾充等才脱下冠帽请罪。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山涛退朝后，告诉别人说：“除非是圣人，没有外患时，一定会有内忧。今天，饶了吴国（东吴帝国），使它存在，作为我们的警惕，岂不合算！”

冬季，十一月，晋王朝发动对东吴帝国大规模灭国性总攻击，各路大

军，同时开拔。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时驻下邳）攻击涂中（安徽省滁州市东南滁河中游），安东将军王浑（时驻寿春）攻击江西地区（安徽省和县一带），豫州（州政府设安城【河南省正阳县东北】）州长（刺史）、建威将军王戎攻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平南将军胡奋攻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镇南大将军杜预（时驻襄阳）攻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龙骧将军王浚，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监军官、鲁国（山东省曲阜市）人唐彬，从巴蜀（四川省）顺长江而下；六路大军，东西并进，总共二十余万人。

司马炎命贾充当钦差大臣，“持节”（晋王朝授节制度有三等：上等“使持节”，权最重，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可诛杀郡长【二千石】以下。中等“持节”，权次重，平时不可以诛杀官员，只可诛杀平民，但战时可诛杀郡长【二千石】以下。“假节”，权最轻，只可在战时诛杀违犯军法的人），“假黄钺”，兼远征军总司令官（大都督）；并由冠军将军杨济做他的副总统司令官。贾充仍坚持反对，再一次指出：对东吴帝国的讨伐，绝对不利；同时说自己已经衰老，元帅重任，没有能力承担。司马炎下诏说：“阁下如果不去，我就自己亲征。”贾充不得已，才接受符节、铜斧（黄钺）；率领中央禁卫军，进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节制调度各路兵马。

二八〇年，春季，正月，晋王朝（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镇南大将军杜预，开始攻击东吴帝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安东将军王浑，直指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渡口），攻击东吴帝国沿边城池、军营；势如摧枯拉朽，所向无敌。

二月一日，王浚、唐彬，击破东吴帝国丹阳（湖北省秭归县东）防守司令（丹阳监）盛纪。东吴帝国在长江要塞处，用铁链横断封锁（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郡长吾彦铸铁链横断长江事，参考二七二年夏季），又铸铁锥，一丈余长，沉入长江中游，阻挠船舰通过。王浚建造纵横各百余步的方形大船，满载用稻草做的假人，身披铠甲，手拿武器，命精于游泳的将士，乘小艇开路，铁锥撞到小艇，附着艇底，就被小艇带着顺流而下，沉没在下游河床深处。王浚又制造庞大无比的火炬，长十余丈，直径数十人才可以抱住，灌满麻油，放在船舰前面，遇到截江铁链，燃起火炬熔烧，一会工夫，铁化成汁，铁链中断，航道完全清除。

二月三日，王浚攻克西陵（湖北省宜昌市），斩西陵防卫司令（西陵督）留宪等。

二月五日，攻克荆门（湖北省枝城市西北长江西岸）、夷道（湖北省枝城市），斩夷道防守司令（夷道监）陆晏（陆抗的儿子，年三十一岁）。

杜预派营门官（牙门）周旨等，率突击部队八百人，利用夜色掩护，乘船渡过长江，袭击乐乡（湖北省松滋县东北），沿途遍插旗帜，在巴山（松滋县西北）纵火，东吴帝国司令官（都督）孙歆恐惧，写信给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防卫司令（江陵督）伍延说：“晋军从北方到此，好像飞过长江。”周旨在乐乡外设下埋伏，孙歆派军出战，大败回城；周旨伏兵尽出，尾随败军，进入乐乡，孙歆还不知道，晋军一直冲进司令部，把孙歆俘虏后，撤退。

二月八日，王浚击斩东吴舰队司令官（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

二月十七日，攻克江陵，斩江陵防卫司令（江陵督）伍延。于是沅江、湘江以南（湖南省），直到交州（越南北部）、广州（广东和广西）边界，东吴帝国各郡县，纷纷缴出印信投降。杜预“持节”，传达圣旨，予以安抚。计斩杀及俘虏东吴司令官（都督）、监军官（监军）十四人，营门官（牙门）、郡长等一百二十余人。胡奋也攻克江安（即公安，湖北省公安县）。

二月十八日，晋王朝皇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四十五岁）下诏：“王浚、唐彬，既已攻克巴丘（湖南省岳阳市），应和胡奋、王戎，一同夹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再顺长江而下，直指秣陵（东吴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杜预应镇抚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招降衡阳郡（湖南省湘潭市西南古城乡）。大军临境之后，荆州南部（湖南省）境内，一纸政治号召的文告，便可全部平定。然后，杜预应分出一部分军队，增援王浚、唐彬。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贾充，即行移驻项县（河南省沈丘县）。”

王戎派军事参议官（参军）襄阳郡（湖北省襄樊市）人罗尚、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刘乔，率军跟王浚会师，进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东吴帝国江夏郡（郡政府设武昌）郡长刘朗、武昌军区司令官（督武昌诸军事）虞晴，同时投降。虞晴，是虞翻的儿子（虞翻，参考一九六年八月）。

杜预召开军事会议，有人提议：“累积百年之久的贼寇（东吴帝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瓦解。而今，春冰融化，各河水势将造成泛滥，大军难



以行动，应该等到冬季来临，再行进军。”杜预说：“从前，乐毅济西（山东省西部）一战获胜，遂长驱直入，吞并强大的齐王国（参考前二八四年）。而今，大军声威已经传播，好像刀劈竹竿，几节之后，以下就迎刃而解，用不着再使什么劲。”指示进军方略，率军直指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

东吴帝（四任）孙皓（本年三十九岁）听到王浑大军顺长江而下的消息，命丞相张悌，率丹阳郡（郡政府设建业）郡长沈莹、军事总监（护军）孙震、副总参谋长（副军师）诸葛靓，率军三万人，逆长江而上，迎战晋军。舰队抵达牛渚（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沈莹说：“晋国（晋王朝）在巴蜀（四川省）训练水军，时日已久。我们防守长江上游的部队，一向没有戒备，著名的将领都已死亡，年轻人掌握军权，恐怕不能抵抗。依我的预测，晋军舰队，定会到达此地（牛渚），我们应在此布防，养精蓄锐，等待他们前来，决一死战。如果幸而获胜，长江北岸的敌人，自会清除。而今放弃船舰，北上跟晋军对决，不幸失利，大势就不可挽回。”张悌说：“帝国（东吴帝国）一定灭亡，无论贤明或愚劣，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用不着等到今天证实。我恐怕巴蜀舰队到此之后，我们的军心震恐，一哄而散，不能重新集结。乘此时机登岸，还可以选择对决时机，如果失败，一同殉国，死无遗恨；如果胜利，敌人逃走，我们的士气高昂，再乘胜西上，在长江中游阻截，不愁不破来敌。假设照你的战略，只恐怕部众逃走一空，束手无策，敌人一到，君臣除了投降外，没有第二条路。连一个死难的人都没有，岂不是帝国的羞辱。”

三月，张悌等登陆，包围王浑部将城阳郡（山东省莒县）民兵司令（都尉）张乔占领的杨荷（安徽省和县北）。张乔占领军才七千人，紧闭城门，请求投降。诸葛靓打算屠城，张悌说：“强敌逼面而来，不应该把力量消耗在一支小部队上。而且，诛杀已经投降的人，不是吉祥。”诸葛靓说：“他们只因救兵不能及时赶到，力量不能抵抗，所以假装投降，用以拖延我们前进的速度，并不是真的屈服。如果不理他们，定有后患。”张悌不肯接受，只对张乔嘉许安抚，仍留他们驻屯杨荷，大军继续前进。不久，跟晋王朝扬州（安徽省中部）州长（刺史）汝南郡（河南省息县）人周浚遭遇，两军各自构筑营垒阵地，南北对抗。东吴帝国丹阳郡（郡政府设建业）郡长沈莹，亲率精锐部队和敢死队（刀楯）五千人，发动猛烈攻击，一连作三次冲锋，晋军营垒阵地，坚守不动。沈莹只好撤退，而部伍散乱，晋

王朝将军薛胜、蒋班，看到东吴军不成行列，急行追击，东吴军节节败退，将领们无法阻止，霎时崩溃。而已投降的张弢，再从背后攻击。东吴军团在板桥（江苏省江宁县西长江东岸），全部覆没。诸葛靓率亲兵数百人逃亡，派人往迎张弢，张弢拒绝。诸葛靓亲自去接，说：“国家兴亡，自有天意，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支持，为什么自己找死？”张弢流泪说：“仲思（诸葛靓别名），今天，就是我殉国之日。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受到你家丞相（指诸葛瑾）赏识提拔，时常恐怕死得不是地方，辜负先贤知遇之恩，现在用此身报答国家，还有什么犹豫！”诸葛靓再三拉他，都拉不动，只好流泪辞别，走了一百余步，回头再看，张弢已被晋军斩首。孙震、沈莹等七千八百人，全被击杀，东吴帝国上下震动。

最初，晋王朝皇帝司马炎，命王浚经过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时，受杜预节制；攻击建业时，受王浑节制。杜预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对各将领说：“如果王浚攻克建平（四川省巫山县），顺流而下，长驱直入，威名已经建立，不应叫他受我的节制；如果不能攻克建平（四川省巫山县），距我那么远，我又怎么节制？”王浚舰队挺进到西陵（湖北省宜昌市），杜预写信给他说：“你既已摧毁坚强的边城，就应直接攻击建业（东吴首都，江苏省南京市），讨伐累积几代的贼寇（东吴帝国），拯救东吴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后凯旋回京（首都洛阳），将是历代难得一见的大事。”王浚大为高兴，把杜预的信，呈报皇帝。等到张弢战败阵亡，晋王朝扬州州政府总务官（别驾）何惔，对州长（刺史）周浚说：“张弢统率东吴全部精锐，在这里被我们歼灭，东吴全国，谁不恐惧？现在，王浚已攻陷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正乘胜东下，军锋所指，东吴军望风迎降，土崩瓦解之势，已经开始。我建议我们应迅速率军过江，直扑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大军突然出现，敌人胆都吓破，用不着战斗，就能生擒孙皓。”周浚欣赏这项谋略，命他去报告安东将军王浑。何惔说：“王浑不懂得事情缓急，唯一的作为是谨慎小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定不会听从。”周浚坚持要报告王浑，王浑果然说：“皇上指定我驻防长江北岸，抗拒东吴军，并没有叫我轻率前进。周浚虽然武略盖世，怎么能够孤军平定江东（东吴帝国）？如果违背诏令，胜利不值得称赞；万一失败，罪过可十分严重。而且，皇上命王浚接受我的节制，现在只要你把船舰准备妥当，等王浚舰队到时，一齐出发。”何惔说：“王浚出征万里，战胜强敌，手握已经完成的功业，却来受你节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而且，明公（王浑）位



居上将，抓住机会，自应前进，岂能一件一件，都要皇上指示？现在就渡长江，十拿九稳，有什么怀疑顾虑，而停留在这里不动？这正是敝长官（周浚）所以深感遗憾的原因！”王浑仍不接受。

王浚的巴蜀舰队已过武昌（湖北省鄂州市），直航建业（江苏省南京市）。东吴帝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残余的江防舰队一万人西上迎战，张象在望见王浚舰队先头船只的大旗时，立即投降。王浚船舰布满江面，铠甲武器，照耀白日，旌旗插天，迎风招展，军威壮观。东吴人民，大为恐惧。

东吴帝孙皓最亲信的官员岑昏，因为阴险谄媚，被擢升部长高位，喜爱土木兴建，政府民间，对他十分痛恨，可是，又无可奈何。晋军快要抵达时，宫廷其他亲信数百人，向孙皓叩头请求：“晋军日渐逼近，我们的军队却拒绝拿起武器，陛下将怎么办？”孙皓说：“什么缘故？”大家回答：“都是为了岑昏！”孙皓自言自语说：“既然如此，只有叫这奴才向人民请罪。”大家乘势说：“遵命！”一拥而上，抓走岑昏；孙皓一连派人追赶阻止，岑昏已被剁成几段。

东吴帝国徐陵（江苏省镇江市京口里）防卫司令（督）陶浚，奉命讨伐广州郭马（参考去年【二七九】八月），走到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听见晋王朝大举进攻消息，即行回军，返抵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孙皓接见他，询问敌人船舰动向。陶浚回答说：“巴蜀船只都小（王浚船舰，庞大无比，说明东吴帝国一团混乱，对敌情毫无所知），如果给我二万人的部队，乘大型战舰迎击，足能把他们击破。”孙皓遂集结所有部队，命陶浚“持节”、“假黄钺”，预定第二天出发。当天夜间，部队全体逃亡，只留下空营。

当时，王浑、王浚，及琅邪王司马伷，三路大军，齐向建业推进。东吴宰相（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都送出印信符节，往王浑大营投降。孙皓发现众叛亲离，听从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薛莹、最高立法长（中书令）胡冲的意见，派出使节，把降书分别送给王浑、王浚、司马伷。又写信给臣属，深刻责备自己，并且强调：“而今，大晋王朝，平定四海，正是英雄豪杰献身报国之日，不要因政府改变，年号不同，感到沮丧。”使节先把皇帝印信送给司马伷。

三月十五日，王浚的巴蜀舰队经过三山（江苏省江宁县西南长江东岸），王浑派人带着函件，邀请王浚暂停前进，前来大营举行军事会议。当

上书说：“东吴地区，不可能完全平定；而今，正是夏季，天气酷热，长江、淮河一带，地势低下，十分潮湿，一定发生瘟疫，最好是召回各路大军，以后再作打算。今天面临险境，即令把张华腰斩，也不足以向天下赎罪。”司马炎说：“这是我的意思，张华不过跟我相同罢了。”荀勖再上奏章，要求批准贾充的请求；司马炎不理。杜预听到贾充要求停战的消息，急急上书反对，信差刚到轩辕（河南省偃师县东南），东吴帝国已经投降。贾充既惭愧又恐惧，亲自到宫门请罪，司马炎安慰他，不作追究。

夏季，四月二十八日，晋王朝政府封孙皓当归命侯。

四月二十九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之前是咸宁六年，之后是太康元年），特准全国人民大吃大喝五天。派使节分赴荆州、扬州（指东吴帝国故地）宣慰。东吴帝国时代州长、郡长以下官员，全不改动；废除东吴帝国时代的苛政，一切要求精简。

故东吴帝国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全权州长（牧）滕脩，率军讨伐郭马，还没有攻克（参考去年【二七九】八月），听到晋王朝大举进攻消息，即回军赴难，抵达巴丘（湖南省岳阳市），孙皓已经投降，遂换上白色衣裳，流涕不止，再回广州，跟广州州长（刺史）闾丰（闾，姓）、苍梧郡（广西梧州市）郡长王毅，把印信送缴晋王朝政府，请求投降。孙皓命交州（州政府设龙编【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全权州长（牧）陶璜的儿子陶融，携带他的信件给陶璜，陶璜流泪数日，也送缴印信给晋王朝政府，投降。司马炎命他们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王浚舰队东下时，东吴帝国各城池守军，望风而降。只建平郡（四川省巫山县）郡长吾彦，据城固守。最后，听到国亡消息，才出城归附。司马炎任命吾彦当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东）郡长。

最初，晋王朝政府为了向东吴帝国发动政治号召，对归降的人，都特别优待。所以孙秀（参考二七〇年十二月）、孙楷（参考二七六年六月），都受到殊荣。等到东吴帝国既亡，遂把孙秀降级当伏波将军，孙楷降级当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

琅邪王司马伷，派人护送孙皓和孙姓皇族，前往首都洛阳。

五月一日，孙皓抵达，跟他的太子孙瑾，用泥涂到头上，再把双手绑在背后，到洛阳东阳门（洛阳东城中门）。司马炎派皇家礼宾官（谒者）解开他的绳索，赏赐给他衣服、车辆，以及农田三十顷；每年还赏赐米谷、薪饷、绸缎，相待很厚。任命孙瑾当皇家警卫官（中郎），其他封亲王的皇

子，都当初级禁卫官（郎中）。东吴帝国素有声望人士，也都以他们的才干，分别擢升任职。孙姓皇族随同渡江的，免除田赋捐税十年，江南（长江以南）人民免除田赋捐税二十年。

五月四日，晋帝司马炎亲自出临金銮宝殿受降，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邻国使臣，以及国立大学学生，全体出席典礼，传见归命侯孙皓和东吴帝国归降的高级官员。孙皓登殿，叩头，司马炎对孙皓说：“我设这座位，等你很久！”孙皓说：“我在南方，也设有座位，等待陛下。”贾充问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挖人眼珠，剥人面皮，这算什么刑法？”孙皓说：“做人的臣属，谋杀他的君王，奸邪不忠的，就用这种刑法对付他。”贾充说不出话，十分羞愧；而孙皓一点也不觉难堪。

龙骧将军王浚进入建业（东吴故都）之后，第二天，安东将军王浑才过长江，对王浚不等待他而竟敢先行接受孙皓投降，惭愧悔恨，化成无名怒火，就要攻击王浚。王浚的总务官（别驾）何攀，劝王浚把孙皓送给王浑，王浑才打消念头。扬州（州政府设寿春）州政府总务官（别驾）何惔，看到王浑跟王浚争功，写一份备忘录给他的上司扬州州长（刺史）周浚说：“《书经》重视谦让，《易经》表扬退避。从前，我们击破张悌，吴国（东吴帝国）士气丧失，王浚抓住这个时机，攻陷它的心脏。如果探讨前因后果，我们的行动实在太慢。现在，既然失去时机，时机就永不会再来，如果此时去争夺这项功劳，王浚绝不会忍气吞声，不发一言；他一定会全力反击，那就白白伤了感情。而且会引起各自夸耀、互相负气的丑态，在我而言，实在认为不该如此。”周浚看到这份备忘录，即行劝阻王浑。

王浑不采纳周浚的建议，决心报复。于是，上书司马炎，指控王浚违抗诏令，拒绝接受节制；捏造王浚种种罪行。王浑的儿子王济，娶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名不详）；高贵的亲戚和当权的朋友，以及部属党羽等，满布政府，势不可当。于是，主管官员立即奏请：用囚车把王浚押解回京（首都洛阳），接受军法审判。司马炎不准，仅下诏责备王浚：“不遵从王浑命令，只贪小利，违抗诏令。”

王浚上书申辩说：

“最初，接到诏书，命我直指秣陵（建业），又命我受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贾充节制。我于三月十五日，抵达三山（江苏省江宁县西南长江东岸），而王浑驻防长江西岸，送信叫我前往，而我的舰队正顺风张帆，疾如流星，直扑贼寇（东吴帝国）巨城，无法使舰队在江心停止，再回头晋





见王浑。

“我于当天（十五日）中午抵达秣陵（建业），黄昏时分，才接到王浑发下的应受他节制的虎符，命我于第二天（十六日）回军包围石头（建业城西北），又命我把我直属的巴蜀兵团名册，以及镇南兵团名册，立即呈报（镇南兵团，镇南大将军杜预所属，随王浚东下的部队）。我当时认为：孙皓已派来使节，请求投降，没有理由再回军去包围石头。至于士兵名册，数万人之多，不可能仓促之间，编造完竣；而且也不是眼前的紧急任务，不应分心，绝不是轻视圣明制度。

“当时，孙皓众叛亲离，只剩下他一个匹夫，像贪生怕死的麻雀、老鼠一样，只求饶他一命。可是，长江以北各军，不知道虚实，不能乘机进军生擒，自是一项小小的失误。我适时地抵达，伸手便把孙皓俘虏。想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更受他们怨愤痛恨，说：‘我们看守敌人一百天之久，竟落到别人之手！’我愚昧地认为，侍奉君王的态度，只要对国家有利，不管是生是死，都要全力以赴。如果为了不愿使自己蒙受嫌疑，逃避责任，免得受到处罚，这是臣僚为了自私，不肯尽忠的做法，不是君王和国家之福。”

王浑再打击王浚，公布周浚的信件，宣称：“王浚军队弄到不少吴国（东吴帝国）的金银财宝。”又指控：“王浚的营门官（牙门将）李高，放火焚烧孙皓皇宫。”王浚再上书皇帝，说：

“我孤单一身，已和强大的皇亲家族，结下深仇大恨。我深知道，冒犯君王，还有挽救的可能；冒犯当权贵官，祸事难以预测。前伪政府（东吴政府）皇家警卫指挥官（中郎将）孔攄说：二月间，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失守，我们舰队即将抵达，孙皓巡视石头城（建业城西北）后，回到建业，左右侍从人员，都手拿刀斧，跳跟呼喊，说：‘我们要为陛下决一死战。’孙皓大为高兴，认为一定可以做到，便拿出所有金银财宝，赏赐给他们。可是奸佞小人，有他们的打算，得到金银财宝后，都乘机溜走。

“孙皓这时才感到恐惧，想到投降。使节刚刚派出，左右亲信便抢劫宫中珠宝，掠夺宫中美女，并放火焚烧宫殿。孙皓到处逃窜，唯恐不能免死。我抵达之后，才急命主管军官把火扑灭。周浚第一个进入孙皓的皇宫，王浑又是第一个登上禁闭孙皓的囚船。我进孙皓皇宫和上孙皓囚船，都在他们之后。而孙皓皇宫之中，连可以坐下的一席之地都找不到，如果还有残存的金银财宝，周浚、王浑，早已到手！

“周浚等指控我：‘集结巴蜀（四川省）士卒，不立即把孙皓交出，准

备叛变。’而又挑拨吴国（东吴帝国）遗民，说我就要展开屠杀，夺取他们的妻子儿女；希望激起他们暴力反抗，造成混乱，就可坐实我的罪行，来报复他们的私恨。谋反大逆这么严重的罪名，都可以加到我头上；其他的恶言诽谤，自然更顺理成章。今年（二八〇）削平吴国（东吴帝国）的盘踞，实在是国家最大的喜事。但在我身上，却受到不少诬陷。”

王浚返抵京师（首都洛阳），主管官员仍不放松，再提弹劾：“王浚违抗诏令，犯‘大不敬’之罪（满门处斩），请下令交付司法部（廷尉）严办。”司马炎下诏不准。主管官员又奏报：王浚在中央颁布大赦令之后，焚烧贼军（东吴军）船舰一百三十五艘，应交付司法部（廷尉）调查。司马炎下诏：“不必调查。”

王浑、王浚不停地争功，司马炎命司法部长（廷尉）广陵郡（江苏省淮阴市）人刘颂调查。刘颂调查的结果是：王浑是“上功”、王浚是“中功”。司马炎认为刘颂枉法不公，贬刘颂当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郡长。

五月庚辰日（五月丁亥朔，没有庚辰），大封功臣，贾充采邑增加八千户；擢升王浚当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杜预封当阳县侯；王戎封安丰县侯；琅邪王司马伷的两个儿子封亭侯；京陵侯王浑采邑增加八千户人家，晋封公爵；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关内侯张华，晋封广武县侯，采邑增加一万户人家；总立法长（中书监）荀勖因专心主持诏书的功劳，封他一个儿子亭侯。其他三公、部长以下官员，依照等级，各有赏赐。司马炎派人到羊祜家庙，宣读庆祝削平东吴帝国的诏书，封羊祜正妻夏侯女士当万岁乡君（男封“侯”，女封“君”），采邑五千户。

王浚认为自己的功劳大，而竟被王浑父子跟他的亲友党羽压制；每次晋见皇帝，都要陈诉他的功劳和被冤枉的情形，有时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竟口不择言，说出不应该说出的话。司马炎每次都大度包容。益州（四川省中部）兵团军事总监（益州护军）范通对王浚说：“你的功劳，当然很高，可是你处理这么高功劳的态度，似乎还不能尽善尽美。当初凯旋回京（首都洛阳）之日，就应该脱下军衣，改穿便服，回到自己家宅，一句都不提及削平吴国（东吴帝国）的事。如果有人问你，就回答说：‘这是领袖（皇帝司马炎）的英明领导，将帅的同心合力，我这个年纪老迈的人，有什么贡献！’这是蔺相如使廉颇终于屈服的办（参考前二七九年），王浑难道不惭愧？”王浚说：“开始时，我恐惧邓艾事件重演（邓艾之死，由于钟会对中央的蒙蔽，诬以谋反【参考二六三年十二月】；当时情形，王浑正是



使用钟会当年手段)，大祸可能临头，不能不陈述当时实情。后来越想越无法承受，这是我的度量不够宽宏。”

当时的人，全都认为王浚的功劳最高，而政府对他的酬庸最轻，替他愤愤不平。国立大学教授（博士）秦秀等，更上书皇帝，申诉王浚的冤屈，司马炎遂再擢升王浚当镇军大将军。

王浑曾经拜访王浚，王浚下令卫士武装戒备，然后相见（当年周勃在他的封国，也是令家人全副武装，才会见郡政府官员【参考前一七六年】）。周勃、王浚，力足以定天下之难，智足以谋取一国。然而一旦身陷鲨鱼群，惧谗畏讥，方寸都乱，智勇都竭，使人心情沉痛）。

镇南大将军杜预，回到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认为全国虽然统一，天下太平；但是，忘掉战争的国家，必定危险；所以仍照常进行军事训练，命各城池严加守卫。引导潢水（沙河，东流至河南省叶县东北，注入汝水）、涇水（白河，南流至襄樊市注入汉水）的水，灌溉一万余顷农田。从扬口（湖北省江陵县长江南岸）开始，凿开通往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的水道，便利粮食运输；政府与人民，都受到益处。杜预是一个文弱书生，不会骑马，不会射箭，但指挥作战，取得胜利，各将领都赶不上他。杜预在襄阳，不断赠送礼物给首都洛阳当权的高官和贵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贿赂，杜预说：“我只是防止对我陷害，不求对我帮助！”

王浑升任征东大将军，仍镇守寿春（安徽省寿县）。

故东吴帝国副总参谋长（副军师）诸葛靓，自逃亡后便没有消息（诸葛靓是诸葛诞的儿子，被送往东吴帝国当人质；参考二五七年四月），晋帝司马炎和诸葛靓，自幼就是好友。诸葛靓的姐姐是琅邪王司马伷的王妃。司马炎知道他一定藏在姐姐家里，就亲自去看他；诸葛靓逃到洗手间，司马炎又追到洗手间，才把他堵住，对他说：“想不到今天，才能相见。”诸葛靓流泪说：“我不能像豫让那样身上涂漆（参考前四〇三年），聂政那样自己剥下面皮（参考前三九七年），却再看到圣上，实在惭愧自恨！”司马炎下诏，任命诸葛靓当高级咨询官（侍中），诸葛靓坚决拒绝，回到故乡（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南），终身不面向晋王朝中央政府所在地落座。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五部

10 十三王之乱

司马皇族骨肉相杀，犹如杀猪

导 读

三、四世纪之交，三十年间，晋王朝的司马皇族，爆发惨烈窝里斗。那些高不可攀的王爷们，忽然间更往上蹿，有的蹿成宰相，有的蹿成皇上，集荣耀权力于一身，好不贵重威严。又忽然间，被他的兄弟叔侄之辈，踢下宝座，钢刀起处，人头在地下乱滚，家属们刚才还是金枝玉叶，立刻就成为残花败柳，读史至此，更叹息人生无常。

这场姓司马的窝里斗，史称“八王之乱”，只因八位王爷的传记，恰巧都挤在《晋书》的一卷之中——《列传》第二十九卷。现在，我们把它改为“十三王之乱”。一则：《通鉴》上，总共有十三个亲王露过面，“十三”比“八”更接近史实。二则：“十三”是基督教的不祥数字，而任何形式的窝里斗，都是不祥。“十三王”，更是不祥，有太多的人丧生，有太多的人流离失所，最后连国都亡。

不过，做一个小民，眼睁睁看着多如驴毛的王爷，互相残杀，似乎在那里努力为民除害，又不禁鼓掌称快。

柏杨

一九九九年六月九日

官逼民反

一、鲜卑人秃发树机能

二六九年，春季，二月，晋王朝（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分割雍州（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南部）、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梁州（陕西省南部及四川省东北部）各一部分，设立秦州（辖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县东】、武都郡【甘肃省成县】、阴平郡【甘肃省文县】）。州政府设冀县【甘肃省甘谷县】），任命胡烈当州长（刺史）。最初，邓艾招降鲜卑部落（河西鲜卑，分布在今甘肃省中西部及内蒙古西部）数万人，散布在雍州、凉州之间，跟汉人杂居在一起。晋王朝政府恐怕时间长久之后，发生问题，认为胡烈在西部拥有威名，所以派他镇守安抚。

二七〇年，夏季，六月，晋王朝所属鲜卑人酋长秃发树机能（秃发，复姓），在万斛堆（甘肃省靖远县）起兵叛变，秦州州长（刺史）胡烈，出军攻击。

六月四日，胡烈兵败被杀。雍凉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扶风王司马亮，派将军刘旗救援；刘旗畏缩观望，不敢前进。晋帝司马炎下诏：司马亮贬为平西将军，刘旗依军法应行处斩。司马亮上书承认都是自己决策错误，请求赦免刘旗一命。司马炎说：“如果刘旗没有罪，自有人有罪。”司马亮被免职。

司马炎再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乐陵郡（山东省阳信县东南）人石鉴，代理安西将军，兼秦州（甘肃省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秦州诸军



事)，讨伐秃发树机能。秃发树机能兵力强盛，石鉴命秦州州长（刺史）杜预攻击。杜预认为，鲜卑部落初获胜利，战马肥壮，而政府军劳苦疲惫，应集中力量，运输积存粮秣，等到明年（二七一）春季，才可以进军。石鉴弹劾杜预延误军机；中央下令用囚车把杜预押返京师（首都洛阳），送司法部（廷尉）审判；准许赎罪（杜预娶司马懿的女儿【司马炎的妈妈】，所以才得以用他的侯爵【丰乐亭侯】，赎出一命）。

但石鉴讨伐秃发树机能，始终不能取胜。

二七七年，春季，三月，平虏军事总监（平虏护军）文鸯，统御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秦州（甘肃省南部）、雍州（陕西省中部）各军，攻击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树机能，大破变民集团，各部落少数民族二十万人归降。

二七八年，春季，正月，宫廷保安司令（司马督）东平郡（山东省东平县南）人马隆，上书说：“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长（刺史）杨欣，失去羌人、胡人的支持，必然失败。”

夏季，六月，杨欣跟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树机能的党羽若罗拔能等，在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会战，杨欣大败，阵亡。

冬季，十二月，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树机能，长久以来，一直是西部边疆的灾难（二七〇年起兵到本年【二七八】，已整九年）。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李惠，请求出动大军讨伐，政府认为：出动大军，是一件大事，叛变的少数民族并不值得担心。

二七九年，春季，正月，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树机能，攻陷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四十四岁）后悔没有出动大军，金銮宝殿主持朝会时，叹息说：“谁能为我讨伐这个叛徒？”宫廷保安司令（司马督）马隆报告说：“陛下如果能交给我，我负责把他们平定。”司马炎说：“只要能够平定贼寇（秃发树机能），为什么不能交给你？只看你的谋略如何？”马隆说：“由我亲自招募勇士三千人，不管他们的出身；率领他们西征，不必忧虑那些寇贼不能消灭。”司马炎批准。

正月一日，任命马隆当讨虏军事总监（讨虏护军），兼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郡长。政府高级官员全不赞成，提出异议说：“现有的军队，已经够多，不应该节外生枝，另行招兵。马隆不过一个低级军官，信口开河，不能相信。”司马炎不理。马隆招募标准：力量能拉开一百二十斤巨弓，或

能拉开一千零八十斤巨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的，才有资格录取。设立标杆考试，从早晨到中午，得到三千五百人，马隆说：“够了。”请求亲自到军械库（武库）挑选兵器。军械库管理官（武库令）跟马隆发生争执，愤怒咆哮，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弹劾马隆，马隆说：“我们就要战死沙场，可是军械库管理官（武库令），发给我们的却是曹魏帝国时代已经锈烂了的兵器，绝不是陛下派我们出征的本意。”司马炎命马隆随意挑选，拨付给马隆远征军三年的辎重，动身出发。

二八〇年，自东汉王朝及曹魏帝国以来，羌人、胡人（匈奴人）、鲜卑人等少数民族，归降中原王朝的，多数都使他们进入塞内中原本部各郡定居。以后，因为怨恨和愤怒的缘故（不知怨恨愤怒的原因，有些当然是罪有应得而仍怨恨；但恐怕大多数都是因为暴官的虐待，观察石勒的遭遇，当可了然），不断杀害郡长县长，逐渐成为民间祸害。执法监察官（侍御史）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人郭钦上书说：“少数民族强横，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大患。曹魏帝国时代，人口稀少，西北各郡居民，几乎全是少数民族，甚至心脏地区各郡，如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也都有少数民族。现在虽然服从政府，可是，百年之后，万一风吹草动，少数民族骑兵从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出发，用不了三天，便到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于是北地郡（陕西省耀县）、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上郡（陕西省韩城市），将全部陷入少数民族之手，成为他们的庭院。现在正应该乘着我们削平吴国（东吴帝国）的声威，运用谋臣猛将的方略，逐渐把内地和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迁移到边疆地带，严格限制各地少数民族的交通，恢复从前圣明君王所定的‘荒服’制度（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这是万世的长远计划。”司马炎不理。

二九四年，夏季，五月，匈奴部落酋长郝散叛变，进攻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击斩郡长。

秋季，八月，郝散率领部众归降，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政府民兵司令（都尉）诛杀郝散。



二、氐人齐万年

二九六年，夏季，匈奴部落酋长郝散的老弟郝度元，跟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北地郡（陕西省耀县）马兰羌部落、卢水胡部落，一齐起兵叛变，击斩北地郡郡长张损，击败冯翊郡郡长欧阳建。

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信出身卑贱的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人孙秀；与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人解系（解，姓），为了军事上的歧见，互相向中央控告；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欧阳建，也上书皇帝，指控司马伦种种罪行。中央政府认为司马伦在关右（陕西省中部）只能制造混乱，遂调司马伦回首都洛阳，担任车骑将军。改派梁王司马彤（音 róng）当征西大将军，兼雍凉二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解系和老弟、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解结，都上书请求诛杀孙秀，用以安抚被逼反的氐人、羌人。张华告诉梁王司马彤，命他诛杀孙秀，司马彤承诺。可是孙秀的朋友辛冉游说司马彤说：“氐人、羌人是自己要造反，跟孙秀何干？”孙秀遂免一死。

司马伦抵达首都洛阳，用孙秀的策略，倾心结交贾谧、郭彰，皇后贾南风对司马伦大为欣赏，十分信任。司马伦遂要求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又要求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张华、裴颀坚决认为不可以，司马伦、孙秀由于这些原因，心怀怨恨。

秋季，八月，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解系，被匈奴酋长郝度元击败；于是，一时之间，秦州（甘肃省南部）、雍州（陕西省中部）各地氐人、羌人，全部叛变，拥立氐部落酋长齐万年当皇帝，包围泾阳（甘肃省平凉市西北）。

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周处，对犯法的权贵豪门，毫不留情。梁王司马彤曾经犯法，周处调查清楚，提出弹劾。冬季，十月，皇帝下诏，任命周处当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隶属安西将军夏侯骏，讨伐齐万年。最高立法长（中书令）陈准，向中央警告说：“夏侯骏和梁王（司马彤），都是皇亲国戚（司马师的第一任正妻，是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夏侯骏当是外戚），并不是大将元帅的材料；胜利，声名不能增高；败退，也不畏惧刑罚。而周处，原是东吴（东吴帝国）臣民（参考二七四年七月），忠直



勇敢，人单势孤；在政府之中，只有仇人，没有援手。最好是命积弩将军孟观，率精锐部队一万人，当周处的先锋，就一定可以消灭贼寇（齐万年）。不然的话，梁王（司马彤）命周处当先锋，而故意不发援军，把他陷于死地，结果一定失败。”中央批驳（孟观在诛杀杨骏政变中，担任主要角色，是皇后贾南风的宠信，如当先锋，司马彤不敢不倾全力保护，而对周处的用心，昭然若揭，却无法阻止，当权官员竟公开允许一个权贵把国家军队、人民生命，当做私人报仇工具，晋王朝的衰机，已入内脏）。齐万年听到周处前来消息，说：“周处先生曾当过新平郡（陕西省彬县）郡长，文武全才，如果他能全权指挥，势不可当。如果受到别人牵制，不过送死。”

二九七年，春季，正月，自称皇帝的齐万年，驻屯梁山（陕西省乾县西北），部众有七万人。晋王朝（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梁王司马彤、安西将军夏侯骏，命建威将军周处率五千人攻击。周处说：“孤军深入，没有后继部队，一定失败，不但身死，而且给国家带来羞辱。”司马彤、夏侯骏不理，强迫周处进军。

正月四日，周处和振威将军卢播、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解系，挺进到六陌（陕西省乾县东）。周处士兵还没有吃饭，司马彤下令迅速前进，周处不得已，发动攻击，从早晨血战到傍晚，杀伤敌人很多，而自己部队的弓弦折断，箭矢已尽，而救兵不到。左右劝周处撤退，周处手握剑柄，说：“这正是我尽忠报国之日。”力战，被杀。

中央政府虽然责备司马彤，但不能有任何处分。

二九八年，秋季，九月，最高监察长（司空）张华、最高立法长（中书令）陈准，认为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相继镇守关中（陕西省中部），态度悠闲，骄傲蛮横，出兵已久，却毫无功绩。遂推荐积弩将军孟观：沉着坚毅，有文武方略。中央命孟观讨伐齐万年，孟观勇往直前，身先士卒，不避弓箭飞石，大战十数回合，接连击破变民。

二九九年，春季，正月，积弩将军孟观在中亭（陕西省武功县西）大破齐万年的氐部落军，生擒齐万年。

太子左庶子（太子洗马）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人江统，认为少数民族扰乱中国，应该早日断绝根源，把他们从内地迁出。遂撰写《徙戎论》，向政府提出警告，说：

“夷人、蛮人、戎人、狄人（《周礼》：东方少数民族称“夷”，南方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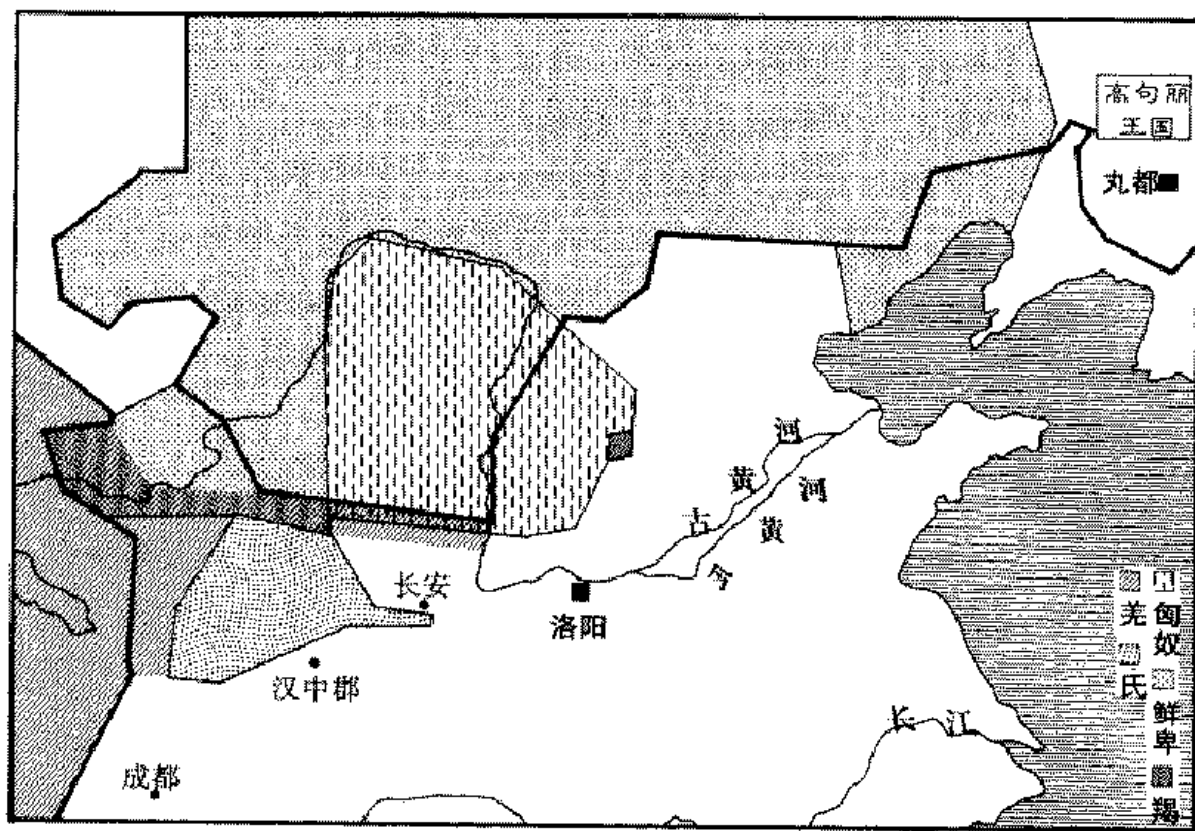


数民族称“蛮”，西方少数民族称“戎”，北方少数民族称“狄”），都居住在距中国本土三千华里外的‘荒服’地带（参考二三三年十二月）。姒文命（禹）平定九州，而四方少数民族归服（上古时代的全国疆域，分为九州：青州、兖州、冀州、雍州、徐州、豫州、梁州、扬州、荊州。疆界不明，因《书经·禹贡》上，记载此九州名称，所以又称“禹贡九州”），少数民族性情贪婪，凶悍残忍，而四方少数民族之中，尤以西方少数民族（戎）和北方少数民族（狄），更为卑贱。势力弱的时候，对中国敬畏臣服；势力强的时候，即行背叛侵扰。当他们强大之际，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高祖）被困于白登（参考前二〇〇年十二月）、刘恒（西汉王朝五任文帝）被迫在霸上驻防军队（参考前一五八年）。等到他们衰弱，正是刘奭（西汉王朝十一任元帝）、刘骘（西汉王朝十二任成帝）在位，汉朝国势中落，可是匈奴的单于，却到汉朝朝见（参考前三三年正月、前二五年正月），这是明显的例证。所以圣明的君王，对待少数民族，唯一的方法是：使我们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经常严密防守，即令他们叩头臣服，进贡宝物；而沿边要塞城镇的备战行动，也不放松（侯应反对匈奴取代边防军事，参考前三三年正月）。少数民族对中原攻击，中原只把他们击退，从不穷追（指周王朝十一任宣王姬靖，讨伐北方猃狁少数民族，把他们驱逐出太原【山西省太原市】边境之后，即行班师。参考前七九四年），只盼望国境平安，边疆不受侵扰，就心满意足。

“等到周王朝瓦解，各封国国君纷纷独立，疆界不能固定，而利害又不相同，少数民族遂利用这种机会，深入中原。有时候，中原也招抚他们，作为自己的力量。从此，四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侵，跟中原汉人，混合杂居。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军力远达四方，北方击败胡人（匈奴人），南方征服越人，在那个时候（公元前三世纪八〇年代），中原四方，再没有少数民族（指少数民族全部并入中原王朝）。汉王朝光武帝（刘秀）建武时，任命马援当陇西郡（甘肃省临洮县）郡长，击败叛变的西羌人，把他们迁移到关中（陕西省中部）开垦冯翊郡（陕西省高陵县）、河东郡（山西省夏县）一带空地荒田（参考三五年十月）。若干年后，人口繁衍，既仗恃自己的强大，又不能忍受汉人对他们迫害的痛苦。汉和帝（刘肇）元兴时期，西羌各部落遂起兵叛变，政府官员被杀，军队溃散，城池不断陷落，人民遭到屠戮。邓骘之败（参考一〇八年冬季），叛羌兵锋，进入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十年混战，少数民族跟汉民族，力量同时耗尽；任尚、

马贤，仅能使他们平静一阵而已（任尚事，参考一一七年九月；马贤事，参考一二六年二月）。从此之后，少数民族的残余力量仍在，只要遇到机会，即行背叛侵扰，东汉王朝中期的灾难，以羌人的反抗最为严重。

“曹魏帝国兴起之时，跟巴蜀（四川省）分隔，西方少数民族（戎）的压力，由两国分摊（曹魏帝国及蜀汉帝国）。曹操把武都郡（甘肃省成县）的氐人部落，迁移到秦川（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南部；参考二一九年五月），为的是要减少敌国（蜀汉帝国）的人口，加强本国的实力，并用以捍卫边疆。这只是一时的变通之计，没有考虑到它的后遗症。到了今天，我们正承受这项后果。



三世纪·二九九年 晋王朝“五胡”分布

“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代帝王（周王朝、秦王朝、西汉王朝、新王朝），都在那里建都，从没有听说少数民族适合那片土地。不是我们的族类，永不会跟我们同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前人乘他们衰弱之际，强迫他们迁移到首都一千华里之内的‘京畿’地区，政府官员和普通平民，都轻视他们、欺侮他们，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使他们的愤恨和怨毒，深入骨髓。等到他们人口够多，力量够大之时，不可避免地，自会产生反抗之心。以他们贪婪凶悍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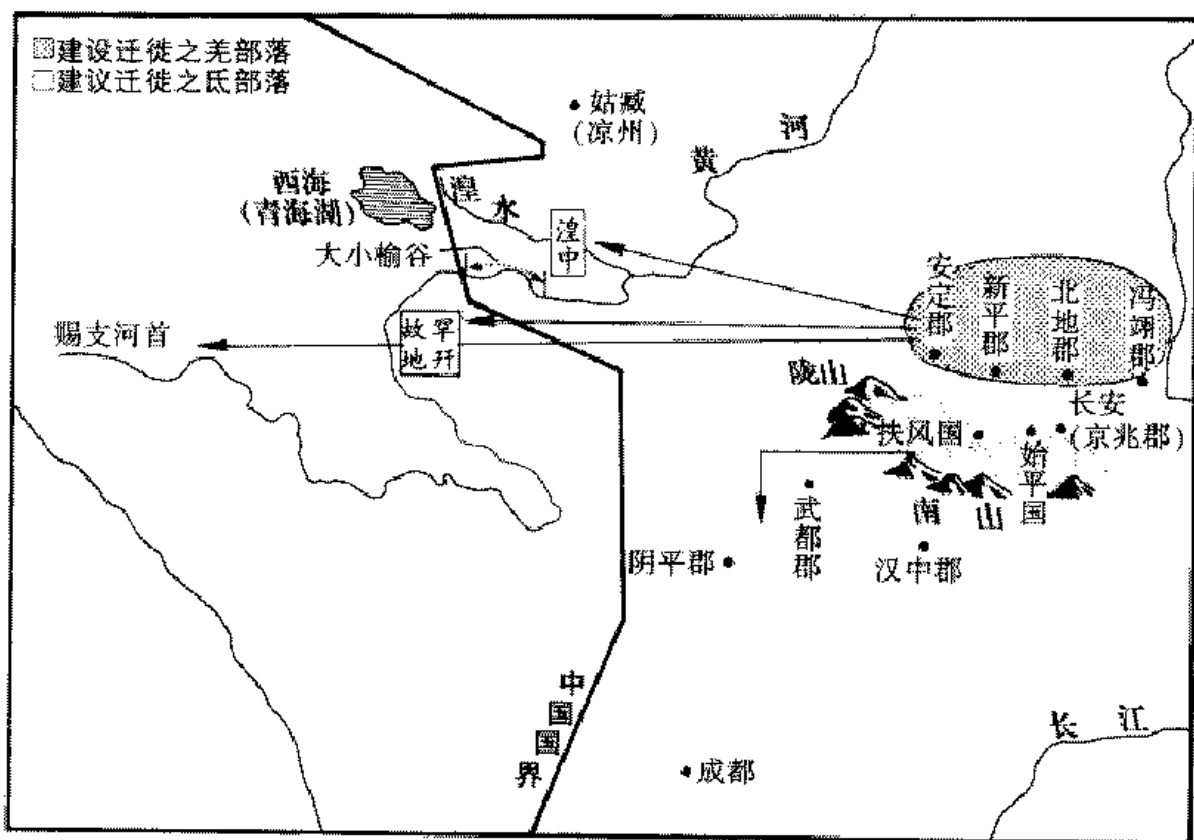


加上累积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他们身在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关卡要塞的阻拦，袭击毫无防备的人民，抢夺散布在田野间的仓库粮食，所以才会造成广大的灾害，发生不测的暴行，这是必然的后果，前例俱在，斑斑可考。

“目前最紧急的事是，应乘政府的军事力量，正达高峰，军事措施，还没有懈怠，把冯翊（陕西省大荔县）、北地（陕西省耀县）、新平（陕西省彬县）、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各郡的西羌少数民族，迁徙到先零部落（大小榆谷一带，今青海省贵德县至尖扎县一段黄河河谷）、罕部落、开部落（开，音 qiān）、析支部落故地（黄河上游，直至赐支河首一带，今青海省玛多县）。把扶风（陕西省眉县）、始平（陕西省兴平市）、京兆（陕西省西安市）等郡的氏民族，迁徙到陇山以西，安置在阴平（甘肃省文县）、武都（甘肃省成县）两郡之间。发给迁徙途中所需的粮秣，足够他们到达目的地，使他们回到祖先的故土。命移民区驻军司令（属国都尉）跟安抚军事总监（抚夷护军），就近照顾。少数民族跟汉民族不再混杂在一起，各族住在各族土地之上，则少数民族纵然有侵略汉人的野心，纵然想掀起战争，但距中原太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即令有凶恶的行动，伤害的程度也不可能太大。

“反对的人会说：‘氏民族部落的叛乱刚刚平息，关中（陕西省中部）正逢饥馑，又瘟疫流行，人民愁苦，都盼望得到休息安静，却忽然驱使这些疲惫憔悴的部众，迁移这些心里仍猜疑恐惧的叛徒，恐怕我们的力量不够，功业不能完成。前面的大祸还没有完全平定，后面的大祸又跟着爆发。’我的回答是：‘你认为现在屈服的氏民族部落，还有潜在的反抗能力？他们后悔过去作恶，放下武器，难道是感谢政府的恩德，诚心降服？或者是不能再战，走投无路，智慧和力量全都枯竭，恐怕我们的大军屠杀，才不得不归顺？’答案是：‘当然是不能再战，走投无路之故。’那么，我们既可以控制他们的生命，自可以控制他们的进退。欢喜他所从事工作的人，不会改变他的工作；欢喜他居住地方的人，不会考虑搬家。现在，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疲惫憔悴和猜疑恐惧的心理，用兵威震慑，使他们听从我们的指使，而不敢违抗。现今，他们死的死、散的散，流亡各地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全部集结，关中（陕西省中部）人民，家家户户，对他们都怨恨入骨，所以要他们迁往远处时，他们不会留恋脚下乡土。

“圣贤计划一件事情，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就看到事情发生；要在



三世纪·二九九年 江统《徙戎论》

变乱还没有爆发前，使它不会爆发。看不出任何痕迹，道路已经修平；看不出惊天动地的举动，事情已经完成。其次，也能转祸为福，反败为胜，使难关得以渡过，艰苦可以突破。现在，我们面对一场大难的终局，却不去筹划一个好的开始。畏惧改变车道的困难，而坚持仍在翻过车的旧路上奔驰，这是为什么？关中人口，多达一百余万，大约估计，少数民族占有一半，让他们留下来也好，要他们迁出去也好，都必须有充分的粮食。如果粮食缺乏，不能供应，必须搜索关中所有的储存，去保全他们活命；这样做，他们才不会为了恐惧饿死，而出来抢掠。而今，政府命他们迁移，沿途供应饮食，让他们回到祖先故土，依附他们的同族，互相照顾。秦地（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部南部，均是秦王国故地）汉族，还可以得到少数民族留下的粮食——占平常总收入的一半（因少数民族占全人口的一半），这正是给行人谷米，给居民仓储，减轻关中所受的压力，肃清盗匪的来源；免除不断侵害，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案。如果畏惧短时间的辛劳，而抛弃可以使万世太平的良策，只不过不愿付出几天几月的代价，反而留下几代都逃不脱的灾难。这可不是所谓开创大业，流传万世，为子孙打算的长远谋略。



“并州（山西省中部）少数民族，本是凶恶的匈奴贼寇，汉献帝建安时期，当时汉王朝的魏王曹操，命右贤王栾提去卑，引诱单于（四十二任）栾提呼厨泉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因而被留作人质，遂分割他的部众，散布六个郡之内（参考二一六年七月。六郡：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新兴郡【山西省忻州市】、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乐平郡【山西省和顺县西北】）。到了曹魏帝国末年，因为‘部’太强大，每‘部’遂再分为三支。晋王朝建立之后，增加到四支。于是，右贤王刘猛叛变，结合其他民族的叛徒（参考二七一年十一月）。最近又有郝散起兵，在谷远（山西省沁源县）发难（参考二九四年五月）。而今，五部加在一起，已有数万户，人口之多，超过西方少数民族（戎），而匈奴人天性骁勇，精于骑马射箭，战斗力之强，远超过氏人和羌人。如果不认清有一天终有掀起战火的可能性，则并州（山西省中部）区域，使人寒心。

“魏明帝（曹叡）景初时，贯丘俭攻击高句丽王国（参考二四六年二月），把高句丽人民，强迫移居荥阳（河南省荥阳县），开始时，不过数百户人家，子孙繁衍，而今已多到以千为单位计算。再过几代，人口将更兴盛。汉人一旦失去土地，不能耕种，还要反叛逃亡；狗和马一旦肥胖强壮，还要咬人；何况少数民族，能不发生变化？目前只是不够茁壮，力量不允许他们如此而已。

“主持国家大计的人，所面对的事，不应只忧虑国家贫困，而应忧虑国家不安。中原有四海之大，人民富庶，难道非把少数民族留在中原，然后才能立国？对这些少数民族，政府应明白宣布，耐心解释，送他们返回故土，一方面解除他们的思乡之苦；一方面也解除中原内部的小忧。《诗经》说：‘爱护中国/安抚四方’（《大雅·民劳》）。功德永留于世，在谋略中应属最好的计策。”

然而，政府不能采用。

三、汉人张昌、陈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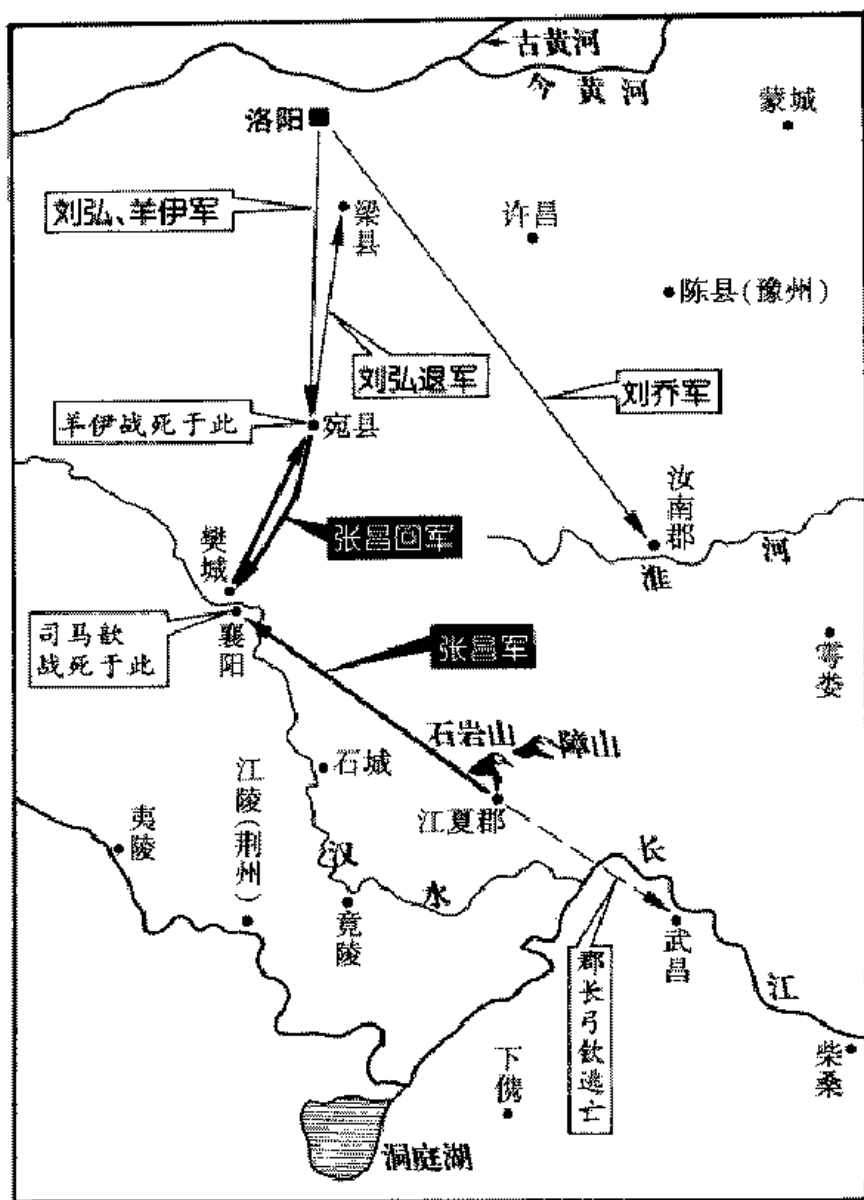
三〇三年，晋王朝新野王（庄王）、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司马歆（时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法令严苛急迫，失去境内少数民族对他的信心。义阳郡（河南省信阳市）少数民族首领张昌，集结党

羽数千人，准备起事。正逢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接到“壬午诏书”（正月八日颁布的诏书），命征召民兵前往益州（四川省中部）讨伐李流，号称“壬午兵”。民兵恐惧长途远征，都不愿前往，而诏书严厉，强迫立即出发。沿途经过的地方，逗留五天以上的，郡长免职；郡县政府首长官员，都亲自出马，督促催逼。民兵勉强上道，一面走一面逃亡，再分别聚集，成为强盗。当时，江夏郡（湖北省云梦县）庄稼丰收，谋生的难民有数千人。张昌遂从中运用，百般引诱；改姓名为李辰，在安陆县石岩山（湖北省安陆市南），招兵买马，逃荒的难民跟逃避兵役差役的住民，多来投奔。江夏郡郡长弓钦（弓，姓），派军讨伐，不能取胜。张昌遂反击郡城（安陆，湖北省云梦县），弓钦大败，跟部将朱伺，逃奔武昌（湖北省鄂州市）。

司马歆派骑兵司令（骑督）靳满，讨伐张昌，靳满也被击败。张昌遂占领江夏郡（湖北省云梦县），制造谣言说：“当有圣人出，当人的主。”物色到山都（湖北省谷城县东南）县政府雇员丘沈，改姓名为刘尼，说他是汉王朝刘家皇族的后裔，遂拥戴他当皇帝，宣称：“他就是圣人！”张昌（李辰）自己当相国，假造凤凰、玉玺等祥瑞，改年号神凤；郊外祭祀天地仪式，以及官员衣服颜色，都依照汉王朝规定。有拒绝征集的，全族处死，无论知识分子或一般平民，不敢不接受命令。张昌又散布谣言说：“长江、淮河以南地区，全都叛变，政府军大批出动，将全部诛杀。”互相传播，人心惶恐，长江、沔水（汉水）一带，很多地方聚众起兵，响应张昌，不到一个月，部众聚集到三万人，都头戴红帽，用马尾巴当做假胡须。晋帝（四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五岁）下诏，派监军官（监军）华宏讨伐，在障山（湖北省孝昌县西）被张昌击败。

司马歆上书：“妖贼狗羊之辈，以万为单位计算，头上发红，脸上满是毛发，舞刀弄戟，锐气不可抵挡，请国务院（台）下令各军，分三道救助！”中央政府任命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刘乔，当豫州（时州政府应在陈县【河南省淮阳县】）州长（刺史），宁朔将军沛国（安徽省淮北市）人刘弘，当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州长（刺史）。皇帝又下诏，命河间王司马颙派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沈，率州政府武装部队一万人，和征西将军府（司马颙是征西将军）直属武装部队五千人，出蓝田关（陕西省蓝田县东南二十五公里，秦王朝时代的峽关），讨伐张昌；司马颙对诏令拒不接受。刘沈率军走到蓝田（陕西省蓝田县），司马颙阻止他，





四世纪·三〇三年三月至七月 张昌民变

逼他交出军队。于是，援军只有：刘乔驻屯汝南郡（河南省息县），刘弘和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驻屯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张昌派他的将领黄林，率两万人进攻豫州（河南省东部），被刘乔击退。

最初，司马歆跟齐王司马冏友善，司马冏失败被杀（参考去年【三〇二】十二月），司马歆震恐，转向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靠拢，倾心结交。等到张昌起兵，司马歆上书中央，请求讨伐；这时长沙王司马乂已和司马颖，暗中不睦，疑心司马歆和司马颖共同进行阴谋，因之禁止司马歆出兵。而张昌的势力越来越大，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孙洵，对司马歆说：“你的地位，类似古代的‘岳牧’（上古时代，“四岳”是中央派赴四方统御各封国的贵族，“十二牧”是中央派赴十二个地区治理人民的高

官。后人遂用以称呼独当一面的大员)，受皇家委托，负责一个地区的安全。奏章一旦发出，接着就立即行动，有什么不对？而今，叛逆动乱，不断扩张，灾难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可预测，这岂是保护皇家，安定中国的大义？”司马歆准备亲自出征。亲信王绥说：“张昌等不过一撮小偷，派一个将领去就足够了，何必违抗诏令，亲自去冒乱箭飞石？”于是，一直拖到张昌进攻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司马歆才出城迎战，所统军队溃散，司马歆被张昌击斩（司马歆是死于变民之手的第一个亲王）。

晋帝司马衷下诏，命宁朔将军刘弘接任司马歆的镇南将军、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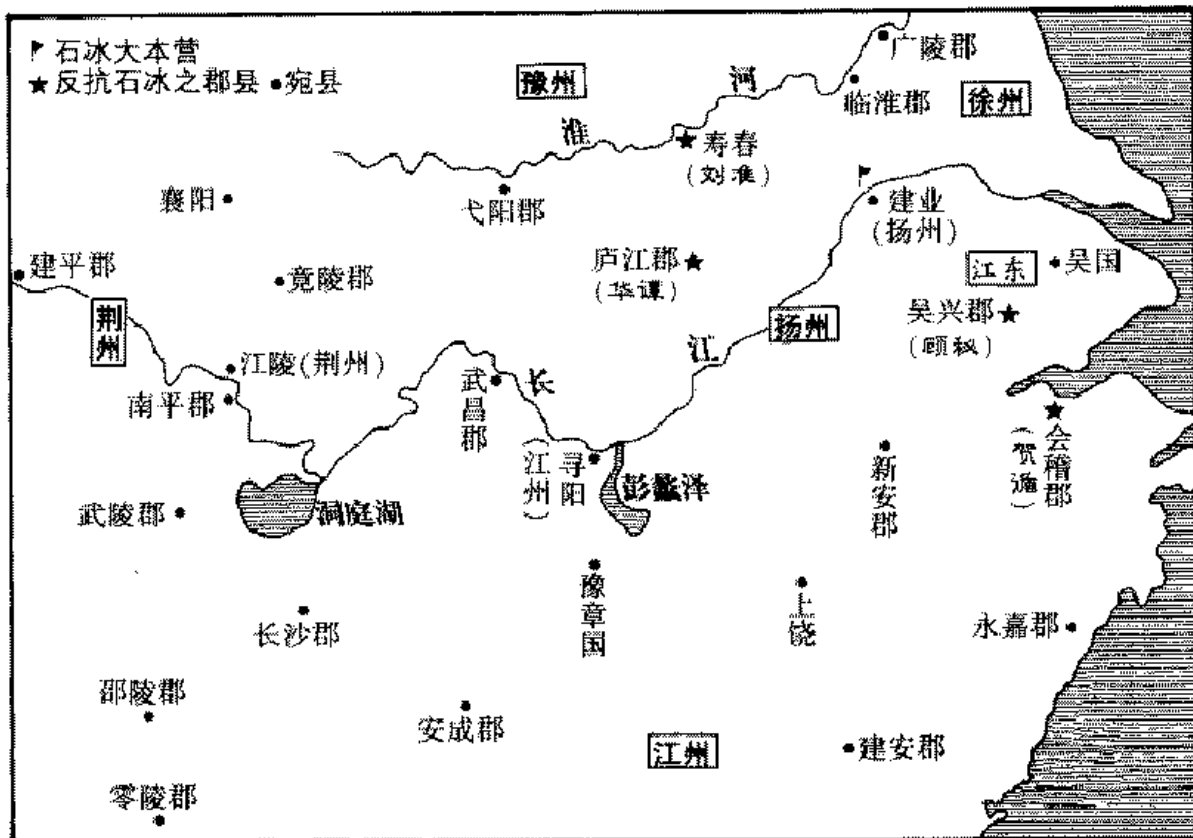
六月，刘弘任命南蛮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南蛮长史）陶侃，当大营总指挥官（大都护）；军事参议官（参军）蒯恒，当民兵大营指挥官（义军督护）；营门官（牙门将）皮初，当总指挥（都战帅），据守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张昌集结所有部队，包围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击败前将军赵骘，斩平南将军羊伊。刘弘退守梁县（河南省汝州市），张昌乘胜进攻襄阳（荆州军区司令部所在，湖北省襄樊市），不能攻克。

秋季，七月，已称汉帝国相国的变民集团首领张昌所属将领石冰，攻击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击败扬州（州政府设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州长（刺史）陈徽，各郡全被占领，又攻陷江州（州政府设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另一将领陈贞，接连攻陷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武昌郡（湖北省鄂州市）、长沙郡（湖南省长沙市）。临淮郡（江苏省盱眙县）人封云，聚众起兵，攻击徐州（江苏省北部），响应石冰。于是，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徐州（江苏省北部）、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豫州（河南省东部），五州境内，大多数郡县，都被张昌占领。张昌改派州长郡长，全是一些强盗匪徒小人，只知道抢劫掠夺。镇南将军、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命大营总指挥官（大都护）陶侃等，攻击张昌所在地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豫州（州政府陈县）州长（刺史）刘乔，派他的将领李杨等，攻击江夏郡（湖北省云梦县）。陶侃等屡次跟张昌会战，大破张昌，前后斩杀数万人；张昌逃到下隲山（湖北省通城县境），所有部众，全都投降。

变民首领张昌虽然逃亡，但部将石冰的势力，仍然强大（时石冰占据建业【江苏省南京市】）。



冬季，十二月，参议官（议郎）周玘（音 qǐ）、前南平郡（湖北省公安县）郡长（内史）、长沙郡（湖南省长沙市）人王矩，先后在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聚众起兵，讨伐石冰，公推前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顾秘，当扬州九郡军区司令长官（都



四世纪·三〇三年十二月 江淮一带反抗石冰

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号召各郡，命斩杀石冰所派任的官员。于是，前执法监察官（侍御史）贺循，在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起兵，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郡长（内史）广陵郡（江苏省淮阴市）人华谭，以及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人葛洪、甘卓，也都先后起兵，响应顾秘。周玘，是周处的儿子（周处之死，参考二九七年正月）。贺循，是贺邵的儿子（贺邵，参考二七五年）。甘卓，是甘宁的曾孙（甘宁，参考二〇八年正月）。

石冰派他的将领羌毒（羌，姓），率军数万人抵御周玘，周玘击斩羌毒。石冰从临淮郡（江苏省盱眙县）向寿春（安徽省寿县）推进，驻防寿春的征东将军刘准，得到情报，惊慌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广陵郡（江苏省淮阴市）粮运官（度支）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人陈敏，正巧率后勤部队在寿春，对刘准说：“石冰的部众，都因为不愿长途远征之故，才被迫当盗贼，不过一群乌合之众，容易瓦解，我愿率后勤部队，替你破敌。”

刘准更增加陈敏的部众，命他迎击石冰。

三〇四年，春季，二月，广陵国（江苏省淮阴市）粮运官（度支）陈敏（时驻寿春【安徽省寿县】），攻击变民首领石冰（参考去年【三〇三】十二月），石冰部众十倍于陈敏的后勤部队，陈敏连战连捷，最后，和参议官（议郎）周玘所率的人民自卫军，联合进攻石冰所占领的建业（扬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苏省南京市）。

三月，石冰向北逃走，投奔另一变民首领封云；封云的军政官（司马）张统，斩石冰、封云，归降。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徐州（江苏省北部）全部平定。

人民自卫军首领周玘、贺循，都解散他们的部众，返回家宅，口中从不提他们的功劳，更不提政府没有给他们奖赏。中央调升陈敏当广陵国（江苏省淮阴市）郡长（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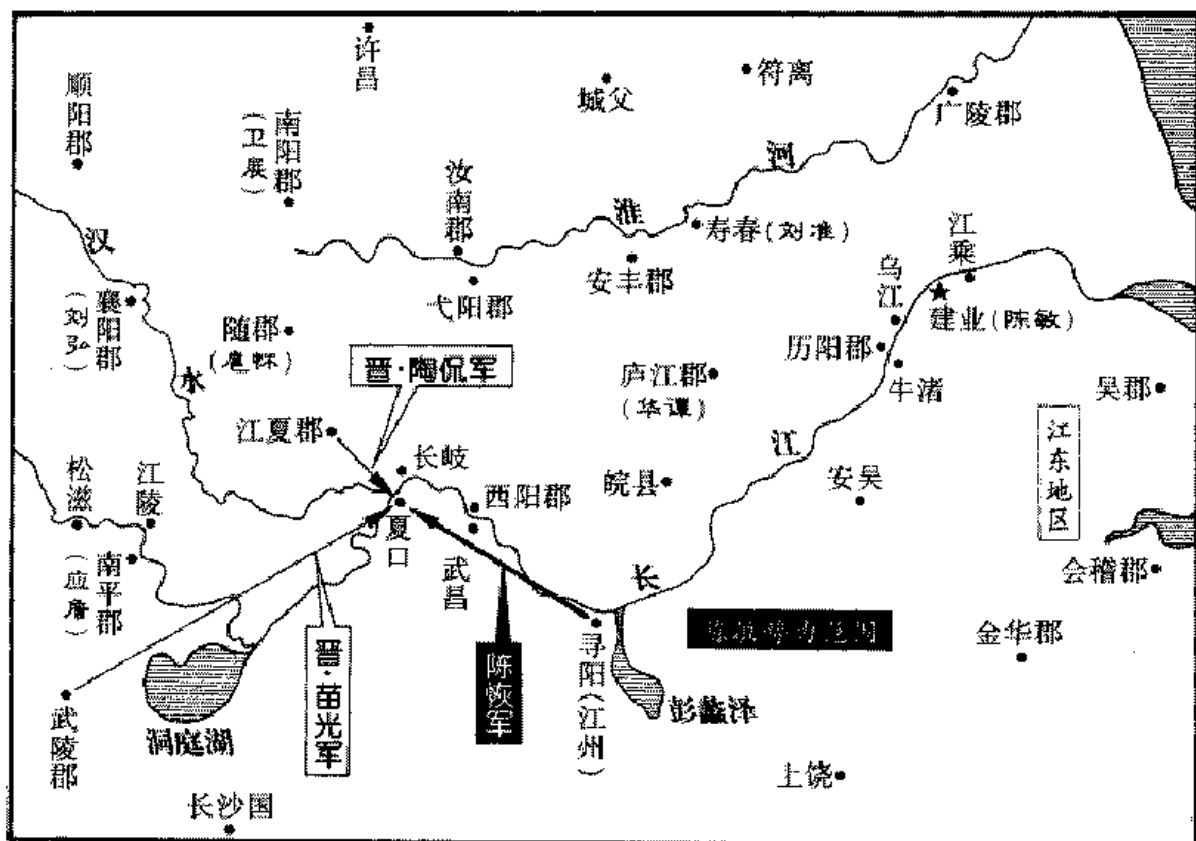
秋季，八月，荊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州政府军，擒斩变民首领张昌（张昌逃下佛山事，参考去年【三〇三】七月）；同党全都屠灭三族。

三〇五年，最初，陈敏击败变民首领石冰（参考去年【三〇四】二月），遂自认为勇力盖世，谋略万无一失，有割据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的野心。他老爹愤怒说：“屠灭我们满门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忧愁而死。陈敏因父丧之故，离职（这就是儒家系统坚持的“守三年之丧”，一旦直系血亲尊亲属死亡，当事人就得有官辞官，有职辞职，回到家中，披麻衣、穿孝服，三年不说一句话）。

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征召陈敏当右将军、前锋司令官（前锋都督）。司马越被刘祐击败，不能前进时，陈敏要求回东方集结军队，遂占领历阳（安徽省和县）叛变。吴王府侍从官（吴王常侍，当时吴王是司马晏）甘卓，辞职东回（从何处来？回何处去？说不清楚），抵达历阳。陈敏替儿子陈景，娶甘卓的女儿，命甘卓诈称奉皇太弟（司马炽）的命令，任陈敏当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州长（刺史）。陈敏命老弟陈恢，和将领钱端等，南下夺取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另一老弟陈斌，东下夺取其他郡县。晋帝国扬州州长（刺史）刘机、丹阳郡郡长王旷，放弃州郡政府所在的秣陵（即建业，江苏省南京市），逃亡。陈敏遂占领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

陈敏任命顾荣当右将军，贺循当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内史），周玘当安丰郡（安徽省寿县西南）郡长。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





四世纪·三〇五年十二月至三〇七年二月 陈敏叛变

域)英雄豪杰、知名之士,全都被招揽,十分敬重,当将军、郡长等的,有四十余人。对于年老多病的,就增加俸禄和官位。贺循假装疯癫,得以免除当官。陈敏遂命顾荣兼任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周玘也说他有病在身,不能前往郡长任所。陈敏开始感觉到不可能获得知名之士的效忠,打算全部屠灭。顾荣劝阻说:“中原祸乱不断,少数民族已欺负到中原心脏(指氐人建立的成汉帝国和匈奴人建立的汉赵帝国),观察今天形势,中原已没有能力复兴,人民恐怕要死亡罄尽。江南(长江以南)虽然经过石冰的骚乱(参考去年【三〇四】二月),可是社会的核心人物,还都保全。我常常感叹,遇不到孙权(东吴帝国一任帝)、刘备(蜀汉帝国一任帝)那样的领袖,拯救苍生。而今,将军(陈敏)英明神武,盖世无双,显著的勋业,已经建立,战斗部队数万,船舰像重重山峦,如果能够亲信正人君子,使他们尽量贡献才能,化解细微的误会,杜塞挑拨离间的利口,则长江上游各州,可以靠一纸文告平定。不然的话,恐怕不能完成大业。”陈敏命他的部属推举自己当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江东诸军事)、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楚公,加九锡,联名呈报国务院(尚书)。陈敏声称,他接到皇后羊献容颁发的诏书,将从长江西上,

进入沔水（汉水上游）、汉水，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迎接晋帝司马衷圣驾。

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任命张光当顺阳郡（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郡长，率步骑混合兵团五千人，前往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报到，讨伐陈敏。镇南大将军、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时驻襄阳），派江夏郡（湖北省云梦县）郡长陶侃、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郡长苗光，进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又命南平郡（湖北省公安县）郡长、汝南郡（河南省息县）人应詹，统御长江舰队，作为后援。

陶侃和陈敏同郡（都是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人），又在同一年被保荐当官，同往京师（首都洛阳）。随郡（湖北省随州市）郡长（内史）扈怀，警告刘弘说：“陶侃身居大郡（江夏郡），手握强兵，万一怀有二心，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就没有了东门！”刘弘说：“陶侃忠贞干练，我早就知道，绝对没有这回事。”陶侃听到消息，派他的儿子陶洪、侄儿陶臻，晋见刘弘，留作人质，博取信任。刘弘任命二人当军事参议官（参军），送给很多礼物，叫他们回去，说：“你（陶臻）叔父出征远行，你们祖母年纪已老，应该亲自奉养。一介匹夫相交，还不忘恩负义，何况大丈夫！”

陈敏命他的老弟陈恢当荆州州长（刺史），攻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刘弘擢升陶侃当前锋大营指挥官（前鋒督护）阻截。陶侃把运粮船改建成战舰，大家都认为不可以，陶侃说：“用国家的船只，攻击国家的贼寇，有什么不可以！”两军接战，陶侃不断击破陈恢。又跟皮初、张光、苗光，在长岐（湖北省黄陂区西南）联合击破陈敏部将钱端。

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郡长卫展，警告刘弘说：“张光是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的心腹，阁下既倾心东海王（司马越），站在勤王军这一边，最好诛杀张光，表明立场。”刘弘说：“太宰（司马颙）的行为，岂是张光的罪状。杀别人而谋求自己安全，正人君子不会做这种事。”上书皇帝，赞扬张光的贡献，请求擢升。

三〇七年，占领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的变民首领陈敏，行政司法，杂乱无章，英雄豪杰多不肯归附；陈姓子弟又十分凶暴，所到之处，都带给人民灾难；被陈敏任命当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郡长的顾荣，和当安丰郡（安徽省寿县西南）郡长的周玘等，十分忧虑。晋帝国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郡长华谭，写信给顾荣等，说：“陈敏盘踞吴会（江东），





性命像早上的露珠。各位先生，有的被皇帝分封著名的大郡，有的名列皇帝亲信，而今，竟沦落成为盗匪党羽，岂不可羞！东吴帝国孙坚父子，都是英雄俊杰，才能继承大业。试看陈敏的凶暴狡狴，七个弟弟的顽劣，却打算效法孙策的事迹，遵循孙权（东吴帝国一任帝）的轨道，我想你们心里，也不会认为他们有此能力。皇上（司马炽）已回到洛阳，俊杰人才，充满政府，势将动员六军，扫荡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各位还有什么颜面，再见中原人士？”顾荣一直有背叛陈敏的想法，接到华谭的信，十分惭愧，遂派密使晋见征东大将军刘准（时驻寿春【安徽省寿县】），请刘准出动大军，逼近长江，自己则作为内应，剪下头发，作为信誓。刘准命扬州（州政府设建业）州长（刺史）刘机，率军攻击历阳（安徽省和县），讨伐陈敏。

陈敏派他的老弟广武将军陈昶，率数万人驻防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乌江镇），历阳郡（安徽省和县）郡长陈宏，驻防牛渚（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陈敏老弟陈处，知道顾荣怀有二心，建议老哥诛杀顾荣，陈敏不肯。

陈昶的军政官（司马）钱广，是周玘的同郡（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周玘密令钱广袭斩陈昶，宣称：“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已诛杀陈敏，胆敢乱动的，屠灭三族。”钱广率军在朱雀桥（建业城南，秦淮河上）备战。陈敏命他的儿女亲家甘卓，讨伐钱广，把所有锋利武器和精锐部队，全部交付给他。顾荣恐怕陈敏疑心，故意晋见陈敏，陈敏说：“你应该到各地安抚镇压，岂可以逗留在我身边？”顾荣退出后，跟周玘共同劝说甘卓：“如果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大业可以建立，我们当同心完成。然而，你观察当前形势，还有没有希望？陈敏不过一个普通人才，政令反复无常，没有固定的奋斗目标，而子弟们个个骄傲自负，结局必然失败。我们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接受他的官职俸禄，等到瓦解的那天，使江西（巢湖流域）各军，把我们的人头装到匣子里送到首都洛阳，上面写：‘逆贼顾荣、甘卓首级。’这可是万世的羞辱。”甘卓同意，遂假装有病，派人把女儿接回（甘卓女嫁陈家事，参考前年【三〇五】十二月），然后破坏朱雀桥，把船舰全部调到秦淮河南岸集结，跟周玘、顾荣，以及前松滋国（安徽省霍邱县东）县长（相）、丹阳郡（江苏省南京市）人纪瞻，联合攻击陈敏。

陈敏既悲又愤，亲率一万余人，讨伐甘卓，甘卓部下士卒，隔秦淮河

向陈敏部众高喊：“我们所以效忠陈公，正因为有顾荣、周玘领导。现在形势大变，你们还想干什么？”陈敏部众迟疑不决，顾荣挥动白羽毛扇，叫他们逃走，全军遂一哄而散。陈敏单身匹马北走，在江乘（江苏省南京市东北）被捕，叹息说：“大家误了我，以至到了今天。”对老弟陈处说：“我辜负你，你没有辜负我。”（指不听陈处之劝杀顾荣）陈敏被押回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处决，屠灭三族。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等郡把陈敏所有的弟弟，全都诛杀。

当时，平东将军周馥，代替征东大将军刘准，镇守寿春（安徽省寿县）。

三月九日，周馥把陈敏的人头，送到京师（首都洛阳）。晋帝（五任怀帝）司马炽（本年二十四岁）下诏：任命顾荣当高级咨询官（侍中），纪瞻当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征召进京（首都洛阳）。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延聘周玘当军事参议官（参军），陆玩当秘书（掾）。陆玩，是陆机的堂弟（陆机之死，参考三〇三年十月）。顾荣等走到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看到北方战乱越发扩大，迟疑不再前进，司马越大不高兴，通知徐州州长（刺史）裴盾，说：“如果顾荣等观望，用军礼护送。”顾荣等恐惧，逃回故乡（吴县，江苏省苏州市）。裴盾，是裴楷的侄儿，司马越正妻裴妃的老哥。



2

十三王之乱

一、乱源一任帝司马炎

二六四年，最初，曹魏帝国晋王司马昭，娶王肃的女儿（王元姬），生司马炎、司马攸。因司马师没有儿子，遂命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当儿子。司马攸性情善良，孝顺友爱，多才多艺，和平稳健，声望高过老哥司马炎；司马昭爱他至深，常说：“我们的这个天下，是我老哥司马师打出的天下，我虽然居于相国高位，但我死之后，位置应交给司马攸（因司马攸已成司马师之子）。”司马炎站立时，头发可到地面，双手垂下来，超过膝盖；曾经从容地问裴秀说：“人是不是可以在外表上看出贵贱？”把他的特点展示给裴秀看。裴秀认为是极贵之相，从此归附拥护。羊琇跟司马炎感情至好，常替司马炎拟定计划，观察时政，提出改革意见，叫司马炎熟记，准备老爹询问时回答。司马昭打算命司马攸当世子（王位合法继承人），但山涛说：“排除长子，擢升幼子，违背礼法，是不祥之兆。”贾充说：“中央抚军将军（中抚军司马炎）有人主的品德，不可以更换。”何曾、裴秀说：“中央抚军将军（中抚军司马炎）聪明英勇，有超过当世的能力，拥有最高的人望，天生一表人才，不是做臣属的相貌！”司马昭遂下决心。

冬季，十月，指定司马炎当晋王世子（合法继承人）。

二六五年，夏季，五月，曹魏帝国（首都洛阳）皇帝（五任元帝）曹璜（曹奂。本年二十岁），再对晋王司马昭加特殊的礼敬（旗帜、车马、歌舞、音乐、皇冠、龙袍，跟皇帝完全一样）；王妃改称王后，世子改称太子。



秋季，八月，晋王（文王）司马昭逝世（年五十五岁），太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王位，仍担任相国。

二六五年，冬季，十二月十三日，曹魏帝国皇帝曹奂（曹奂），把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曹魏帝国亡（曹魏帝国于二二〇年建立，共五任君，立国四十六年，于本年【二六五】被司马炎篡夺）。

十二月十七日，晋王司马炎（本年三十岁）登极（一任武帝），大赦。

十二月十八日，司马炎封叔祖司马孚当安平王，叔父司马干当平原王、司马亮当扶风王、司马佃当东莞王、司马骏当汝阴王、司马彤当梁王、司马伦当琅邪王；老弟司马攸当齐王、司马鉴当乐安王、司马机当燕王；宰相（司徒）司马望等堂叔伯兄弟十七人，都封亲王（堂伯父司马望当义阳王、堂叔父司马辅当勃海王、司马晃当下邳王、司马瓌当太原王、司马珪当高阳王、司马衡当常山王、司马文当沛王、司马泰当陇西王、司马权当彭城王、司马綏当范阳王、司马遂当济南王、司马逊当谯王、司马睦当中山王、司马凌当北海王、司马斌当陈王，堂兄司马洪当河间王，堂弟司马楙当东平王。各亲王所封的郡，就是封国。二万户人家的大国，设上、中、下三军，武装部队五千人；一万户人家的次国，设上、下二军，武装部队三千人；五千户人家小国，只设一军，武装部队五百人。亲王不住封国，集中京师【首都洛阳】。曹魏帝国的亲王，孤单一身，既无法为善，也无法为恶。晋王朝亲王统率劲旅，外斗不足，内斗有余）。

司马炎对曹魏帝国不分封皇族致使孤立无援，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大肆分封皇族，使他们担任政府官员，并掌握实权。又下诏：亲王都可以在他的封国之内，自行任命郡长、县长和其他地方政府官员。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齐王司马攸，独独不敢擅自做主，全都请求中央派遣。

二六七年，春季，正月丁卯日（正月甲戌朔，没有丁卯），晋王朝（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皇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三十二岁），封皇子司马衷当皇太子。

二七一年，高级咨询官（侍中）、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车骑将军（一级上将）贾充，在司马昭时代，便受到宠爱信任，掌握权柄；司马炎之能够当上太子，贾充曾竭尽全力（参考二六四年十月），所以司马炎对他更是尊崇。贾充这个人，奸恶险诈，头脑灵活，精于谄媚，跟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太子师傅（太子太傅）荀诩；高级咨询官（侍中）兼总立法长（中书监）荀勖；南越兵团指挥官（越骑校尉）安平国（河北省冀



县)人冯统(音 dǎn), 结成一个坚固的小圈圈, 成为好友; 无论官员或民间, 对他们都十分憎恨。

司马炎曾询问另一高级咨询官(侍中)裴楷有关政治上的得失, 裴楷回答说: “陛下接受天命, 四海归心, 但是所以还不能跟伊祁放勋、姚重华相比, 原因是象贾充这一类人, 仍留在政府! 最好是延揽天下贤能人才, 推广恩德, 不应该只满足帝王一人的私心!” 高级咨询官(侍中)乐安国(山东省邹平县东北苑城乡)人任恺、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人庾纯, 都跟贾充敌对。贾充打算解除任恺亲近皇帝的机会, 遂上书赞扬任恺忠贞正直, 应辅佐太子司马衷(希望免去任恺的高级咨询官【侍中】)。司马炎任命任恺当太子教师(太子少傅), 但仍保持高级咨询官(侍中)职位。正好, 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树机能扰乱秦州(甘肃省南部)、雍州(陕西省中部), 司马炎深为忧虑。任恺说: “这是一个大患, 应该派一位德高望重, 素有威名, 而又有谋略的大臣, 前去镇压安抚。” 司马炎问: “你看谁可以?” 任恺乘机推荐贾充; 庾纯在旁, 也对贾充的道德能力, 表示钦敬。

秋季, 七月二十六日, 司马炎任命贾充当秦凉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 仍保留高级咨询官(侍中)、车骑将军官职。贾充无法推辞, 忧心如焚。

冬季, 十一月, 贾充出发前往防地(七月发表新命, 十一月才成行, 拖延四月有余, 无计挽回, 不能再拖), 高级文武官员在夕阳亭(洛阳城西)为他摆下盛筵饯行, 贾充暗中再向荀勖求救, 荀勖说: “你身居宰相之尊, 竟被那个匹夫(指任恺)摆弄成这个样子, 岂不丢脸? 可是, 这次出征, 实在难以开口推辞。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把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 到时候, 用不着推辞, 自然会留下来。” 贾充说: “谁能进行这件事?” 荀勖说: “我去试试。” 遂对冯统说: “贾充远出在外, 我们就势单力孤, 很难立足。太子(司马衷)的婚事还没有决定, 为什么不劝皇帝为太子娶贾充的女儿?” 冯统完全赞成。

最初, 司马炎打算娶卫瓘的女儿当太子妃; 贾充的妻子郭槐, 用大批金银财宝, 贿赂皇后杨艳的左右侍从, 请杨艳求司马炎娶贾充的女儿。司马炎说: “卫瓘的女儿有五项好处, 贾充的女儿有五项缺点: 卫家男丁兴旺, 卫家女儿秉性贤淑, 容貌美丽, 身材修长, 肌肤雪白; 贾家男丁衰微(贾充没有儿子), 贾家女儿又秉性嫉妒, 容貌丑陋, 身材短小, 肌肤较

黑。”然而，杨艳竭力推荐贾充女儿。而荀颢、荀勖、冯紞，又都异口同声，保证贾充的女儿不但美貌绝伦，而且有才有德，司马炎最后终于应许。

于是，征召西征已到中途的贾充回京（首都洛阳），仍任旧职。

二七二年，春季，二月，太子司马衷，娶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当太子妃。贾南风本年十五岁（应是十六岁之误），比司马衷年长二岁，妒心强烈，但伶俐机诈，司马衷对她既怕又爱。

秋季，七月，晋政府任命贾充当最高监察长（司空）、高级咨询官（侍中），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仍统率军队。

二七四年，秋季，七月六日，皇后杨艳逝世（年三十七岁）。

最初，司马炎发现太子司马衷有一点早期痴呆症，恐怕他没有能力继承皇帝，曾秘密探询皇后杨艳的意见，杨艳对自己亲生之子，当然支持，说：“传统宗法礼叫，只传位给长子，不管他是贤是愚，怎么可以改换！”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芬当“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正受司马炎的宠爱。杨艳病势转重，唯恐怕司马炎擢升胡芬当皇后，可能对亲生儿子有不利行动，于是在司马炎探病时，她枕着司马炎的腿，哭泣说：“我叔父杨骏，有个女儿杨芷，有才有德，更美貌不凡，请你娶她。”司马炎伤感，泪流满面，一口承诺。

二七六年，最初，齐王司马攸，受到老爹司马昭的非常宠爱。司马昭每次看到司马攸，就拍着座位，呼叫司马攸的乳名说：“这应是桃符的座位！”（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当儿子，而夺权大业，在司马师手中完成，自应由司马师的儿子继位）几次都要指定司马攸当太子（参考二六四年十月）。司马昭临死时，向司马炎述说西汉王朝淮南王刘长和曹魏帝国陈王曹植的往事（刘长事参考前一七四年，曹植事参考二二〇年二月），忍不住哭泣咽哽；拉着司马攸的手，交给老哥司马炎。娘亲太后王元姬临死时，泪流满面，对司马炎说：“桃符（司马攸）性情急躁，而你这个哥哥又不仁慈，我死之后，深怕你不能容他。特别嘱咐你，不要忘记我的话。”

这次司马炎病危，无论官员或民间，都希望司马攸能继承帝位。司马攸的正妻，是最高监察长（司空）贾充的长女。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你的两个女婿，跟你的关系，完全一样（二婿：齐王司马攸、太子司马衷），选立皇帝，应看他的品德。”贾充不作回答（贾充所以不作回答，固然是不敢回答。同时，贾充的前妻是李丰的女儿，生长女贾荃、次女贾浚；贾荃嫁司马攸。李丰被杀【参考二五四年二月】，贾充



跟李女士离婚。再娶郭槐，生幼女贾南风，嫁司马衷，贾充畏惧郭槐，自影响他的决定)。

司马攸一向讨厌高级咨询官(侍中)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统对上谄媚、对下陷害的态度。荀勖遂叫冯统向司马炎进言说：“陛下前些时患病，如果不能痊愈，齐王(司马攸)众望所归，太子(司马衷)即令谦让，恐怕也难逃劫数，应该送齐王(司马攸)回他的封国，安定国家。”司马炎留下深刻印象，先调任夏侯和当宫廷警卫官司令(光禄勋)，再解除贾充的军权；但官位和待遇，并没有减少。

冬季，十月二十一日，晋帝司马炎，娶杨芷当皇后。大赦。杨芷，是司马炎前妻杨艳(武元皇后)的堂妹，美丽而又有德行。最初司马炎下聘礼时，杨芷的叔父杨珧(音 yáo)上书说：“自从古代起，一家之中，有两位皇后，没有一个能保全她的家族。请求把我这份奏章，藏到皇家祭庙，有一天真的发生我所恐惧的事情，凭此免除灾祸。”司马炎批准。

十二月，司马炎擢升杨芷的老爹、镇军将军杨骏，当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褚翥(音 lüè)、郭奕，上书说：“杨骏器宇太小，目光如豆，不可以托付给他国家重任。”司马炎不理。而杨骏遂扬扬得意，骄傲不可一世。平南将军胡奋警告杨骏说：“你自从有了女儿当后台，就忽然变了嘴脸，是也不是？观察历代史迹，凡是跟皇帝结亲，没有不满门屠灭的，只看来得早，来得晚罢了。”杨骏说：“你的女儿还不是也在皇宫？”胡奋说：“我的女儿只不过给你的女儿当婢女而已，既不会带给家人好处，也不会带给家人坏处。”

二七七年，秋季，七月，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杨珧等建议，认为：“古代各封国国君(诸侯)，主要的目的在于散布全国，捍卫中央。而今所有亲王、公爵，都集中京师(首都洛阳)，已失去捍卫的原意。而且非皇族的将领们，驻防边疆时，最好加派皇亲国戚，作为助理。”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四十二岁)同意，遂以采邑人口的多少，把封国分为三等，大国设三军，五千人；次国设二军，三千人；小国设一军，一千一百人(平原国、汝南国、琅邪国、扶风国、齐国，属“大国”。梁国、赵国、乐安国、燕国、安平国、义阳国，属“次国”。其余属“小国”)。亲王而身兼司令官(都督)的，把封国迁到司令部附近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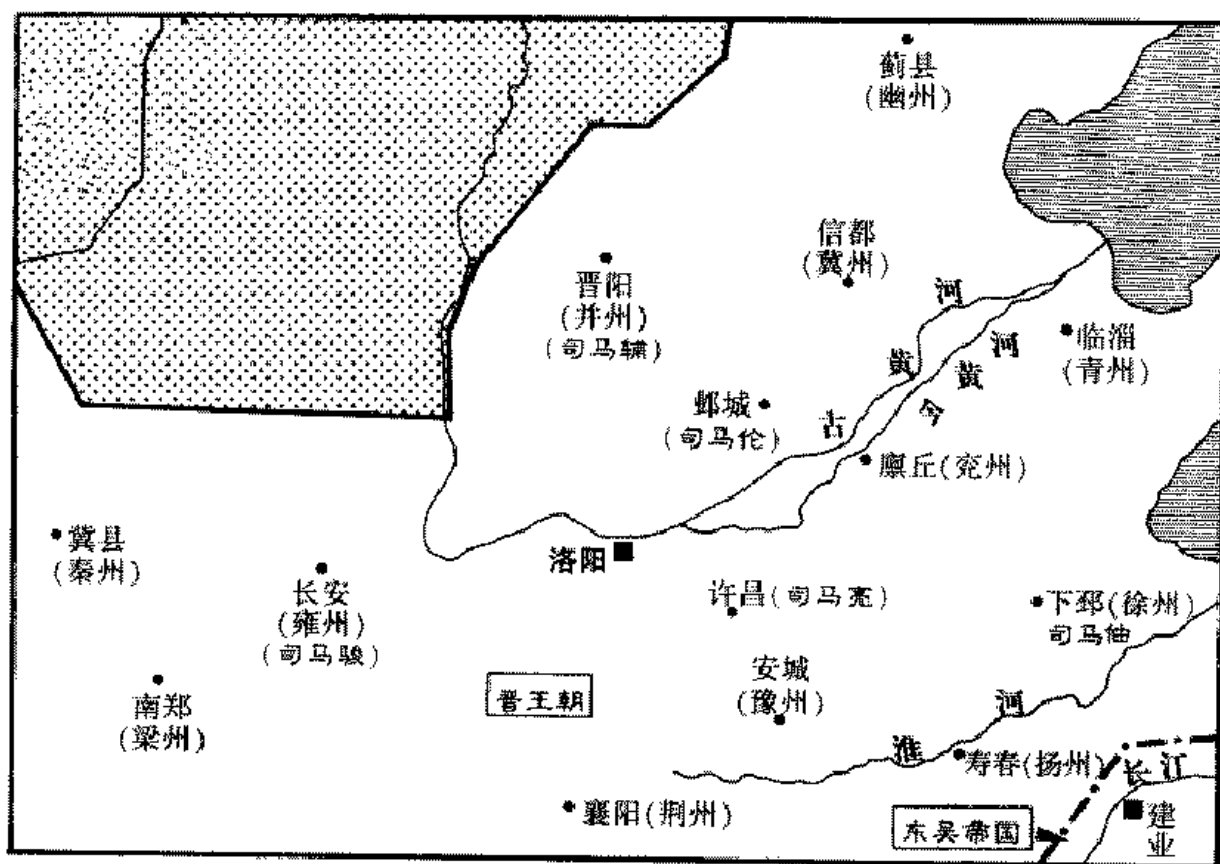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一日，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当镇南大将军，兼豫州(河南省东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州诸军事。军区司令部设许昌【河

南省许昌市东】)；琅邪王司马伦改封赵王、当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留守司令官（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太原王、当并州（山西省中部）军区司令（监并州诸军事）；东莞王司马伉驻防徐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改封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驻防关中（陕西省中部），改封扶风王；又改封太原王司马颙为河间王、改封汝南王司马柬为南阳王。司马辅，是故安平王司马孚的儿子；司马颙，是司马孚的孙儿。凡是不兼政府官职的亲王，全部遣送回国；各亲王、各公爵，留恋京师（首都洛阳）繁华，但又不能不走，每人都哭泣流泪，依依而去。

司马炎又封皇子司马玮当始平王、司马允当濮阳王、司马该当新都王、司马邕当清河王。

非皇族官员有大功的，都封郡级公爵，或郡级侯爵。封贾充当鲁郡公，追封王沈当博陵郡公。

二七八年，冬季，十月，晋王朝征召征北大将军卫瓘，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



三世纪·二七七年八月 晋王朝五王出镇

当时，无论政府或民间，都知道太子司马衷昏庸愚蠢，不能担负帝王



重任。卫瓘每次都提醒晋帝司马炎，可是不敢出口。正好，有一天，司马炎在陵云台设筵，跟高层次官员聚会，卫瓘假装酒醉，跪到司马炎床前（古人席地而坐），低声说：“我有事报告。”司马炎说：“阁下报告什么？”卫瓘想说而又临时止住，吞吞吐吐两三次，最后，用手抚摸司马炎坐的御床，叹息说：“这个座位可惜！”司马炎立刻领悟，把话岔开，说：“阁下真是醉了。”卫瓘从此不再多口。

司马炎设下筵席，命太子宫大小官员，全体进宫欢宴，然后，把国务院呈报的若干请示的疑难案件，密封起来，送给司马衷裁决。太子妃贾南风大为恐慌，急请外人代为回答，答案全都引经据典，文情都合古人的原意。随从员（给使）张泓说：“太子（司马衷）不喜爱读书，陛下深知，而回答的文件，却如此深刻华丽，一定会追究代笔的人是谁？反而更加重罪责。不如简单明了，有什么直说什么。”贾南风大喜，对张泓说：“就由你回答，将来富贵，跟你同享。”张泓随即撰写草稿，命司马衷照抄。

司马炎看到这些文件，十分高兴，首先送给卫瓘过目，卫瓘大为狼狈，这时大家才知道卫瓘一定说过什么话。贾充派密使告诉女儿贾南风：“卫瓘那个老不死的奴才，差一点破了你家！”

二八一年，春季，三月，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四十六岁）下诏，挑选孙皓（东吴帝国末任帝）后宫美女五千人进宫。

司马炎既征服东吴帝国，更沉迷欢宴游乐，对国家大事，感到厌倦，为了寻找刺激，把全副精力，放到美女身上。后宫美女，将近一万人，一个个貌美如花，以致司马炎不知道找哪一个上床才好，于是乘坐山羊拉的小车，随山羊的高兴，它停在谁的门口，他就下车找谁陪宿。美女们为了争夺这个唯一的男人，纷纷把竹叶插到门口，把盐水洒到地上，引诱山羊上门（据说，山羊喜吃竹叶，又喜吃咸味）。

皇后杨芷的老爹杨骏、杨骏的老弟杨珧、杨济，利用司马炎的懈怠，开始接管大权，内外来往，互相请托，威势之盛，无论宫廷或政府，没有人能够相比，当时人士称之为“三杨”；旧有的臣属，多数都被疏远。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山涛数次规劝，司马炎虽然知道，但是不能改正。

二八二年，春季，正月一日，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四十七岁）亲自到首都洛阳南郊，祭祀天神；典礼完成后，感慨地问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刘毅说：“你看，我可以比汉王朝哪些君王？”刘毅说：“刘志（东汉王朝十一任帝桓帝）、刘宏（东汉王朝十二任帝灵帝）。”司马

炎说：“怎么会糟到这种程度？”刘毅说：“刘志、刘宏卖官的钱流入国库，陛下卖官的钱流到权贵私人口袋。从这一项来说，陛下恐怕还不如刘志、刘宏。”司马炎大笑说：“刘志、刘宏时代，听不到这种直率的话。我有你这样正直的官员，比他们可好得多了。”

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华，他的文学、才干、见识，都十分卓越，拥有盛大的声名；议论的人都认为张华应担任“三公”高官。总立法长（中书监）荀勖、高级咨询官（侍中）冯统，因为张华坚持讨伐东吴帝国（参考二七九年八月），使他们丢脸，所以对张华厌恶到极点。正好有一天，司马炎问张华说：“我如果死了，谁可以托付后事？”张华说：“品德高尚，又是皇家至亲，不如齐王（司马攸）。”司马炎失望，心里恼怒。荀勖抓住这个机会，加以挑拨。

正月十八日，司马炎任命张华当幽州（河北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幽州诸军事）。

齐王司马攸的德行声望，日益升高；荀勖、冯统、杨珧，对这种现象，深为厌恶。冯统问司马炎说：“陛下曾下令所有的爵爷，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参考二七七年八月），自应该从最亲近的王爷开始，而最亲的齐王（司马攸），却单独留在京师（首都洛阳）不走，怎么可以？”荀勖说：“政府文武百官，都归心齐王（司马攸），陛下逝世之后，太子（司马衷）恐怕不能继承帝位。陛下不妨试一试：下令齐王（司马攸）回到他的封国（齐国，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我敢保证，全体官员都会反对。到那时候，就可验证我的判断。”司马炎认为有理。

冬季，十二月十三日，下诏：“上古时代，官分九级，最高的是封国领袖（伯。《周礼》：一级，接受委任【一命受职】；二级，接受官服【再命受服】；三级，接受官等【三命受位】；四级，接受印信【四命受器】；五级，接受法令规章【五命赐则】；六级，接受官位【六命赐官】；七级，接受采邑【七命赐国】；八级，担任地方长官【八命作牧】；九级，担任独当一面的封国领袖【九命作伯】），或到中央主持政府，或到地方镇守山川；但无论在哪里，都居于主宰的地位。高级咨询官（侍中），兼最高监察长（司空）、齐王司马攸，辅佐君王，建立功勋，为皇家任劳任怨。现在任命他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青州（山东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州诸军事）；仍保留高级咨询官（侍中）职位。特别加重崇敬的礼仪，主管部门依照先例执行。”又任命汝南王司马亮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



尉)，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兼太子师傅（太子太傅）；擢升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山涛当宰相（司徒）；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卫瓘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认为：“司马攸是陛下的至亲兄弟，而又有美德，地位正如周王朝的姬旦（周公），最好是留在中央，辅佐皇家，参与国家大事。而今，把司马攸逐出首都（洛阳），给他一个司令长官的虚名，实际上却又不交付给他军权；亏损兄弟间深厚的情义，恐怕不是陛下遵从先帝（司马昭）以及文明太后（司马炎娘亲王元姬）对司马攸的眷恋之情（参考二七六年）。如果说他是同姓的皇族子弟，宠爱太过时，可能发生刘濞、刘戊等‘七国之乱’的变化（参考前一五四年正月），那么，汉王朝的吕家班（吕雉）、霍家班（霍显）、王家班（王莽），难道他们也是同姓的皇族子弟（王浑之意，认为司马攸不应疑，而“三杨”不应信）？考察古今政治，只要权势过重，一定发生灾难，并不分皇族或非皇族；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走正当道路，寻求忠良。如果用小聪明疑神疑鬼，至亲固然有问题，难道疏远的就能保证没有问题。我愚昧地建议：‘太子太保’（此时未设太子太保）一职，应由司马攸担任，跟汝南王司马亮，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杨珧，共同辅政。三个人地位相等，足可以互相纠正。既没有偏重一方，互相倾轧的可能，又没有失去仁慈的亲情大恩，应是最完美的措施。”

接着，扶风王司马骏，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李惠，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羊琇，高级咨询官（侍中）王济、甄德，都恳切劝阻，司马炎全不采纳（因有冯统的话在先，所以劝阻的人越多，赞扬司马攸的人越多，司马炎的立场也越坚定；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冯统赢得一次漂亮的胜利）。王济叫他的妻子常山公主（司马炎的女儿），甄德叫他的妻子长广公主（也是司马炎的女儿），都进宫哭泣请求，请老爹留下叔父司马攸。司马炎大发脾气，对高级咨询官（侍中）王戎说：“我跟司马攸是至亲兄弟，今天叫他前往青州（州政府设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是我们的家务事。可是王济、甄德，却叫他们的妻子来哭我这个活人！”把二人逐出宫廷（免除高级咨询官【侍中】），任命王济当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祭酒），甄德当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

羊琇跟中央禁军总监（北军中候）成粲，打算设法跟杨珧见面，亲自把他刺死。杨珧得到消息，声称患病，不出家门，一面暗示主管官员弹劾

羊琇；司马炎遂贬降羊琇当交通部长（太仆）。羊琇又气又恨，一病而死。李憺也以年纪老迈的理由，辞职，病故在自己私宅。

二、下愚与上智对决

二八三年，春季，正月，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本年四十八岁）命祭祀部（太常）讨论尊崇齐王司马攸，应赏赐什么尊贵器物？国立大学教授（博士）庾敳、太叔广（太叔，复姓）、刘噉、繆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书说：

“从前，周王朝挑选德行高贵的大臣，辅佐皇家，皇弟姬旦（周公）、姬封（康叔）、姬载（聃季），都被延揽主持国事，担任三公（姬旦当太宰，姬封当警察部长【司寇】，姬载当工程部长【司空】），留在中央时，责任重大；出守封国时，地位轻微。汉王朝时，亲王、侯爵的地位，超过丞相，在京师（首都）进入政府，兼任官职；但返回自己封国，官职即行取消，用不着再加任何官衔虚号，作为荣耀。

“假定齐王（司马攸）是一位贤能的人才，则他以皇弟的尊贵身份，不应该当一个像鲁国、卫国那种普通封国的国君；假定他不是一位贤能人才，就根本不可能在东方大海之滨，给他一大片土地，建立势力。上古礼仪，三公没有一定的职责，只是坐在君王身旁，跟君王研讨国家大计方针，从来没有人去地方上独当一面。只有姬靖（周王朝十一任王宣王）在时局最紧张的时候，命召（穆）公（名不详）出军讨伐淮河一带的少数民族（参考前八二七年），所以《诗经》上说：‘徐方（淮河平原）叛乱/君王说/“镇压它/早早凯旋。”’因为，身为宰相的人，不能长久地逗留首都之外。现在天下太平，四海一家，正需要深入地探讨三件大事：如何敬畏上天，进修品德？如何开发土地，物尽其用？如何治理人民，使家给户足，接受教化？共同奠立万年不坠的基础。而竟把齐王（司马攸）逐出中央，到首都二千华里之外，跟旧有的典章制度，并不符合。”庾敳，是庾纯的儿子。刘噉，是刘毅的儿子。庾敳事先把奏章草稿请老爹庾纯过目，老爹不表反对。

庾敳曾经有事拜访祭祀部长（太常）郑默，跟国立大学校长（博士祭酒）曹志。曹志伤感叹息，说：“怎么会把如此贤才，如此亲近的人，不留在中央在根本上协助君王推广教化，反而被放逐海边！晋王朝的锦绣前程，



莫非就要变化！”于是上书，说：“古代君王的左右大臣，辅佐皇家，跟君王同姓的有姬旦（周公），跟君王异姓的有姜子牙（太公），都身留中央政府，五世之后，灵柩才运回封国安葬（《礼记·檀弓》：姜子牙的封国在营丘【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五世之后，灵柩从首都镐京【陕西省西安市西镐京镇】运回营丘安葬），等到周王朝中衰，虽然‘五霸’兴起，社会秩序，岂能跟姬旦（周公）、姬奭（召公）时代同日而语？自从伏羲氏（羲皇）以来（中国神话时代最早的神祇是盘古，汉人的祖先。其次则是“三皇”“五氏”。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氏：有巢氏、燧人氏【燧皇】、伏羲氏【羲皇或太皇】、女媧氏【女帝】、神农氏【炎帝，汉人自称“炎黄子孙”，“炎”指的就是神农氏】。伏羲氏位于神话时代君王群中第七位），天下岂是一姓所能霸占？只有秉至公之心，跟人民利害一致，才能使政权的生命长久。所以秦王朝和曹魏帝国，打算一人独享，君王身死而国亡；周王朝和汉王朝愿意分出一部分利益，无论亲近的和疏远的人才，都肯效忠，这是当代的例证。我认为，应接受国立大学教授们的建议。”

司马炎看到后，咆哮起来：“连曹志都不了解我，何况别人！（胡三省原注：“曹志是曹植的儿子，昔日曹丕待曹植，正如同今日司马炎待司马攸，所以才说：‘你怎么还不能体谅我的苦心！’”）那些教授（庾敳等）没有回答我问的问题，反而回答我没有问的问题，言论怪诞。”下令有关部门，把祭祀部长（太常）郑默免职。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朱整、褚翥，遂弹劾曹志等：“行为超出职掌范围，迷惑政府，把邪恶的言语，披上美德的外衣，假装正直，毫无忌讳。请准予逮捕曹志等，交付司法部（廷尉）定罪。”司马炎下诏：“曹志撤职，保留爵位（郾城县公），返回私宅；其他官员全体移送司法部（廷尉）惩处。”

庾纯前往司法部（廷尉）自首：“庾敳曾把奏章草稿给我过目，我见识愚昧浅陋，竟没有阻止。”司马炎下诏：“赦免庾纯。”司法部长（廷尉）刘颂，奏报判决：“庾敳等犯了‘大不敬’法条，当在街市斩首。”国务院（尚书）请求准予司法部（廷尉）执行死刑。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夏侯骏说：“中央政府设立‘八座’官位，正是为了今天。”（总理【尚书令】、执行长【仆射】、国务院所属六部部长【六曹尚书】，世称“八座”）单独提出异议；左执行长（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也赞同夏侯骏的异议。奏章在皇宫搁置了七天，司马炎才下诏说：“庾敳是领头的人，自应第一个诛杀，但他的家人已经自首；现在，连同太叔广等七人，都赦免一死，一律

撤职。”

二月，司马炎下诏：把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并入齐国（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

二月十九日，封齐王司马攸的儿子、长乐亭侯司马寔当北海王，命司马攸拥有皇家特有的器物荣耀；赏赐“轩悬”乐器（天子用的乐器称“宫悬”，四面悬挂；亲王用的乐器称“轩悬”，三面悬挂）、六佾舞蹈（佾，音 yì。佾舞是一种方块形状的舞，纵横都是八人，称“八佾舞”，君王专用。纵横都是六人，称“六佾舞”，封国国君专用）、黄铜巨斧（黄钺），朝见时可以乘坐皇帝出门时“法驾”的备用车队。

三月，齐王司马攸对自己被放逐，怨恨愤懑，一病不起，上书请求准予他留在京师（首都洛阳）陪伴娘亲（王元姬，也是司马炎的娘亲）坟墓，司马炎不许，只派御医前往诊病。御医们知道，如果证明司马攸并没有患病，上级将会回报他们的忠心。于是，异口同声说司马攸根本没有病。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向雄，上书皇帝说：“陛下的老弟和儿子，虽然很多，但是有品德、有声望的却很少。齐王（司马攸）即令在京师（首都洛阳）睡觉，国家也会受到益处，不可不三思。”司马炎不理，向雄愤怒愤恨，逝世。而司马攸的病更为沉重，但司马炎仍催促他马上动身。司马攸勉强打起精神，进宫告辞；司马攸素来重视衣着仪容，所以病虽沉重，仍然竭力支撑，行动一如常人，司马炎越发认为他根本没有病。司马攸出宫后，只有几天，便大口吐血，遽行逝世（年三十六岁）。司马炎亲自前往祭悼，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冏（音 jiǒng），痛哭哀号，控诉老爹有病，而御医们却诬称没有病，延误治疗。司马炎下诏诛杀御医；命司马冏继承老爹爵位。

最初，司马炎跟司马攸，兄弟至为亲爱；但受到荀勖、冯统的挑拨（参考二七六年），使司马炎考虑到身死之后太子的安全，才决定放逐老弟。司马攸既死，司马炎哀恸不已。冯统在身旁伺候，说：“齐王（司马攸）名过其实，天下人无不归心。今天他自然死亡，正是国家的福气，陛下何必那么难过？”司马炎才不再流泪；下诏：司马攸的丧礼，依照安平王（献王）司马孚的前例（参考二七二年二月）。

司马攸一举一动都规规矩矩，很少有过失，连皇帝老哥司马炎对他都很敬畏，每次在一起时，都不随便发言。

二八九年，晋帝司马炎全力追求美女胴体的享受，无止境的性爱，使



他患病不起。皇后杨芷的老爹、车骑将军杨骏，厌恶汝南王司马亮，决心把他逐出中央。

冬季，十一月，司马炎下诏任命司马亮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兼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假黄钺”（皇帝诛杀专用的铜斧），兼总司令官（大都督），兼豫州（河南省东部）军区司令官（督豫州诸军事）；司令部设于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改封南阳王司马柬当秦王，兼关中（陕西省中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关中诸军事）。改封始平王司马玮当楚王，兼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改封濮阳王司马允当淮南王，兼扬州（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军区司令长官（原文是“扬江二州”，后年【二九一】七月才设江州；本年还没有江州），一律“假节”（三级权力）。

封皇子司马乂当长沙王、司马颖当成都王、司马晏当吴王、司马炽当豫章王、司马演当代王。封皇孙司马遹（音 yù）当广陵王。

封淮南王司马允的儿子司马迪当汉王、楚王司马玮的儿子司马仪当毗陵王。改封扶风王司马畅当顺阳王，封司马畅老弟司马歆当新野公；司马畅，是扶风王（武王）司马骏的儿子。又封琅邪王司马觐的老弟司马澹当东武公，另一老弟司马繇当东安公；司马觐，是琅邪王（武王）司马但的儿子（司马骏、司马但都是司马懿的儿子）。

最初，司马炎把他的小老婆才人（小老婆群第十四级）谢玖，赏赐给太子司马衷，生皇孙司马遹。有一天晚上，皇宫失火，司马炎上楼观察火势。司马遹时年五岁，拉住爷爷的衣襟，拉到黑暗的地方，说：“半夜时分，突然发生事变，应该特别戒备才对，火光那么强，不应该叫它照到人主。”司马炎对五岁孙儿的智慧，大为惊奇，曾经对文武官员称赞这位皇孙：很像自己的祖父司马懿。天下人对这位小娃，寄予很大期许。司马炎也知道他那个当太子的儿子司马衷是个蠢才，可是，孙儿司马遹却如此聪明，遂把希望寄托到第三代，所以始终没有改换太子的意思。为了巩固司马衷的地位，采用王佑（参考二八五年正月）的建议，命司马衷同一个娘亲的弟弟司马柬，以及司马玮、司马允，分别镇守军事重地。为了防范皇后娘家杨姓家族的威胁，再任命王佑当中央禁军总监（北军中候），统御首都所有禁卫部队。再用心给皇孙司马遹挑选侍奉官属，认为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寔清廉高尚，任命他当广陵王（司马遹）师傅（王傅）。

二九〇年，春季，三月，司马炎病势转重，但仍没有准备遗诏。元老

级的开国功臣，大多数已经死亡，只有皇后杨芷的老爹、高级咨询官（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单独在寝殿照顾汤药，高级官员都不准留在左右。杨骏遂依照他自己的心意，改换亲近侍从，安置心腹。稍后，司马炎病势稍微转轻，看到杨骏所任命的一些新面孔，严肃地质问杨骏：“你怎么这样做！”当时，汝南王司马亮，还没有出发（去年【二八九】十一月派司马亮出镇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司马炎吩咐立法部门（中书）缮写诏书，命司马亮跟杨骏，共同辅政；又打算在政府中遴选几位有名望的官员，做司马亮、杨骏的助理。杨骏去立法部门（中书）要求借看一下诏书，乘主管官员不注意，把诏书藏到口袋里告辞。总立法长（中书监）华廙（yì）发觉之后，吓得浑身冷汗，亲自找杨骏索取，杨骏不肯交还。而恰恰就在这时候，司马炎神志又陷昏迷，皇后杨芷请求由她老爹杨骏辅政，司马炎已不能言语，只点点头。

夏季，四月十二日，皇后杨芷召见总立法长（中书监）华廙和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司马炎的命令，叫他们发布诏书：任命杨骏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太子师傅（太子太傅），兼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兼高级咨询官（侍中），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诏书缮写完后，杨芷当着华廙、何劭的面，呈递给司马炎过目，司马炎呆呆地看着，不说一句话。华廙，是华歆的孙儿（华歆，参考一八八年六月）。何劭，是何曾的儿子（何曾，参考二七八年十二月）。

诏书发布后，杨骏催促汝南王司马亮立刻上道。而司马炎回光返照，忽然清醒，问一声：“汝南王（司马亮）来了没有？”左右侍从说：“还没有！”接着司马炎人事不省。

四月二十日，司马炎在含章殿逝世（年五十五岁）。司马炎胸襟恢宏，禀性敦厚，聪明豁达而有谋略，能接受直率的批评和建议，从没有对人发过脾气，板过面孔。当天（四月二十日），太子司马衷（本年三十二岁）登极继位（二任惠帝），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太熙元年，之后是永熙元年）。尊皇后杨芷为皇太后，封太子妃贾南风当皇后。

杨骏入宫，住太极殿。司马炎的棺木从含章殿抬到太极殿，皇太后杨芷率后宫数千美女，出来哭别；而杨骏却不出殿门，由虎贲武士一百人，严密戒备。

司马衷下诏，命最高监察长（司空）石鉴，及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张劭，负责司马炎墓园工程（皇帝如果是无能之辈，无论是年幼、白





痴，或权力被剥夺，“诏书”都另有主人。此时诏书，可称之为杨骏诏书；稍后则可称之为贾南风诏书）。

汝南王司马亮，畏惧杨骏的庞大势力，不敢进宫，只敢到最高指挥部（大司马府）门外哭祭，然后把大营撤出洛阳，在城外驻扎。上书晋帝司马衷，请准许他在丧事过后，再动身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任所。有人告诉杨骏：司马亮可能发动武装政变。杨骏大为恐慌，禀告他的皇太后女儿杨芷，叫司马衷亲笔写诏，下令石鉴、张劭，率领修建墓园的工兵部队，攻击司马亮。张劭，是杨骏的外甥；接到圣旨，立即集结部众，并催促石鉴迅速出发。石鉴不认为司马亮会发动政变，拒绝行动。司马亮已得到消息，征求司法部长（廷尉）何劭的意见。何劭说：“而今，无论政府跟民间，都以你马首是瞻，你为什么不去攻击别人，反而怕被别人攻击？”司马亮胆小，不敢反应，连夜奔向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才免掉一场变乱。杨骏的老弟杨济，跟外甥、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李斌，都劝杨骏把司马亮留下来，杨骏拒不接受。杨济对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傅咸说：“我老哥如果征召司马亮回京（首都洛阳），自己辞职退避，杨家可能保全。”傅咸说：“皇帝家族跟皇后家族，和平共存，互相牵制，家国都会平安。只要征召司马亮回京（首都洛阳），共同辅佐君王就够了，不必逃避责任！”杨济又命高级咨询官（侍中）石崇，规劝杨骏。杨骏仍不接受。

杨骏知道自己没有美好的声望，打算仿效曹魏帝国二任帝（明帝）曹叡刚即位时的手段，对政府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希望博取大家好感。左军将军傅祗，写信给杨骏说：“从来没有君王刚死，臣属就论功行赏的怪事。”杨骏不理。傅祗，是傅嘏的儿子（傅嘏，参考二二七年）。

五月十八日，晋帝司马衷下诏：无论中央或地方，所有官员，都擢升一级；参与治理丧事的，则擢升二级。郡长级（二千石）以上官员，都晋封关中侯（没有采邑的爵位），免除田赋捐税一年。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石崇、散骑顾问官（散骑侍郎）何攀，联名上书，认为：“陛下（司马衷）在东宫当皇太子二十余年，而今继承帝位，所作的升官晋爵，幅度之广，远超过王朝建立之初和削平吴国（东吴帝国）之时，轻重厚薄，对比强烈。王朝政府，将传递千年万世，永远不衰，今天首先开此先例，势将作为后世的法则。如果所有爵位，一律晋级，则几代之后，大家全都成了公爵侯爵，不复再有平民。”奏章呈上后，没有下文。

晋帝司马衷下诏（杨骏诏），擢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杨骏

当太傅（上三公之二）、总司令官（大都督），赐予诛杀专用铜斧（假黄钺），主管政府机要（录朝政），督导任免全体文武百官。傅咸对杨骏说：“闭口不言（谅暗）的守丧制度，早就不能实行。而今，圣上（司马衷）谦虚，把政府大权，托付给你，天下人心不服，阁下面对这种局势，恐怕不容易承当。姬旦（周公）是伟大的圣人，还引起谣言，何况，圣上（司马衷）的年龄，并不像当年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那么幼小（姬诵登基时才十二岁，司马衷本年已三十二岁）。我心里忖量，等到先帝（司马炎）的丧事过了之后，阁下最好审慎地考虑自己的进退。如果能够体会到我的忠心，就用不着我再多言。”杨骏不理。傅咸不断规劝，杨骏渐渐不胜其烦，打算把傅咸逐出中央，派到地方上担任郡长。李斌说：“如果贬谪正直的人，恐怕伤害你的声望。”杨骏才停止。杨济写信给傅咸，威胁说：“有一句谚语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生个儿子是白痴，可以一辈子不吃官司。’其实，不吃官司谈何容易？恐怕你头破血流，所以先行通知。”傅咸复信说：“卫公（其人不详）有言：‘醇酒美女，杀人之多，远超过言行正直。’可是，死于醇酒美女，虽死也不后悔；却一味担心言行正直招来灾祸，只因为自己并不正直，只求苟且偷生，明哲保身。自古以来，凡是言行正直招来灾祸的，往往由于疾恶太深，反应太强，或者连自己都不敢肯定自己，故意厉声高叫，出出气、泄泄愤罢了。岂有一片赤诚，反而受到仇视之理？”

杨骏因皇后贾南风阴险凶悍，富于权术，对她深为忌惮。所以任命自己的外甥段广，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负责处理宫廷及政府机密；再任命另一外甥张劭，当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控制首都所有禁卫部队。所有诏书，晋帝司马衷批准后，再呈递皇太后杨芷批准，才可颁布。

杨骏当权以来，严厉苛刻，做事琐碎，独揽大权，而又刚愎自用，无论中央及地方，对他都十分厌恶。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孙楚，对杨骏说：“阁下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居于跟伊尹、霍光相同的高位，应该大公无私，至诚至信，虚心谦让。而今，皇族力量强大，阁下却不跟他们共同主持政府，对内猜疑嫉妒，对外树立亲信私党，大祸临头，指日可待。”杨骏不理。孙楚，是孙资的孙儿（孙资，参考二二七年三月）。

弘训宫供应官（弘训少府）蒯钦，是杨骏姑妈的儿子，屡次冒犯杨骏，言语直率，别人都替蒯钦担心。蒯钦说：“杨骏虽然昏庸，仍然知道不可以妄杀无罪之人。他最多不过跟我疏远而已。我能跳出他的是非圈，才可以



逃出灾祸。不然的话，跟他一起灭族。”

杨骏延聘匈奴东部（左部，山西省汾阳县）人王彰当军政官（司马），王彰逃避，不肯接受。他的朋友新兴郡（山西省忻州市）人张宣子奇怪，问他原因，王彰说：“从古到今，一家出了两个皇后，没有不失败的前例。何况杨骏亲近小人，疏远正直人士，独揽大权，随他兴之所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失败就在眼前。我穿州过海逃到塞外躲开他，还恐怕灾难降临到我头上，怎么会接受他的邀请。而且，武皇帝（司马炎）没有想到国家的百年大计，继承人（司马衷）没有能力承担国家的重大责任，辅佐大臣又不是适当的人选，天下动乱，站在这里就可等到。”

秋季，八月二十六日，晋帝司马衷封广陵王司马遹当皇太子。任命总立法长（中书监）何劭当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皇城保安司令（卫尉）裴楷当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戎当太子太傅（太子三师之二），前任祭祀部长（太常）张华当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杨济当太子太保（太子三师之三），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和峤当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以上合称“东宫六傅”）；擢升司马遹娘亲谢玖当“淑媛”（小老婆群第五级）。皇后贾南风为了隔绝他们的母子之情，常把谢玖赶到别的宫殿，不准跟司马遹见面。

最初，和峤曾经从容不迫地告诉司马炎，说：“皇太子（司马衷）有古代淳厚朴实的气质，可是到了现代，处处奸诈虚伪，恐怕办不了陛下的家事。”司马炎沉默不作回答。后来，和峤跟荀勖一同在司马炎左右，司马炎说：“太子（司马衷）近来入朝见面，看他的样子，多少有点进步，你们可去看看他，谈谈世事。”二人回来后，荀勖等一帮人异口同声，称赞司马衷见解高明，气度优雅，跟皇上所昭示的，完全相同。和峤却说：“太子（司马衷）的气质还是跟从前一样。”司马炎大不高兴，起身而去。等到司马衷登极，和峤随从太子司马遹入朝，皇后贾南风叫司马衷问话：“你从前认为我办不了家事，今天怎么说？”和峤说：“我侍奉先帝（司马炎）时，确实说过这话，如果我说错了，正是国家之福。”

三、杀南阳王司马亮·杀楚王司马玮

二九一年，最初，皇后贾南风当太子妃时，因妒火中烧，曾经亲手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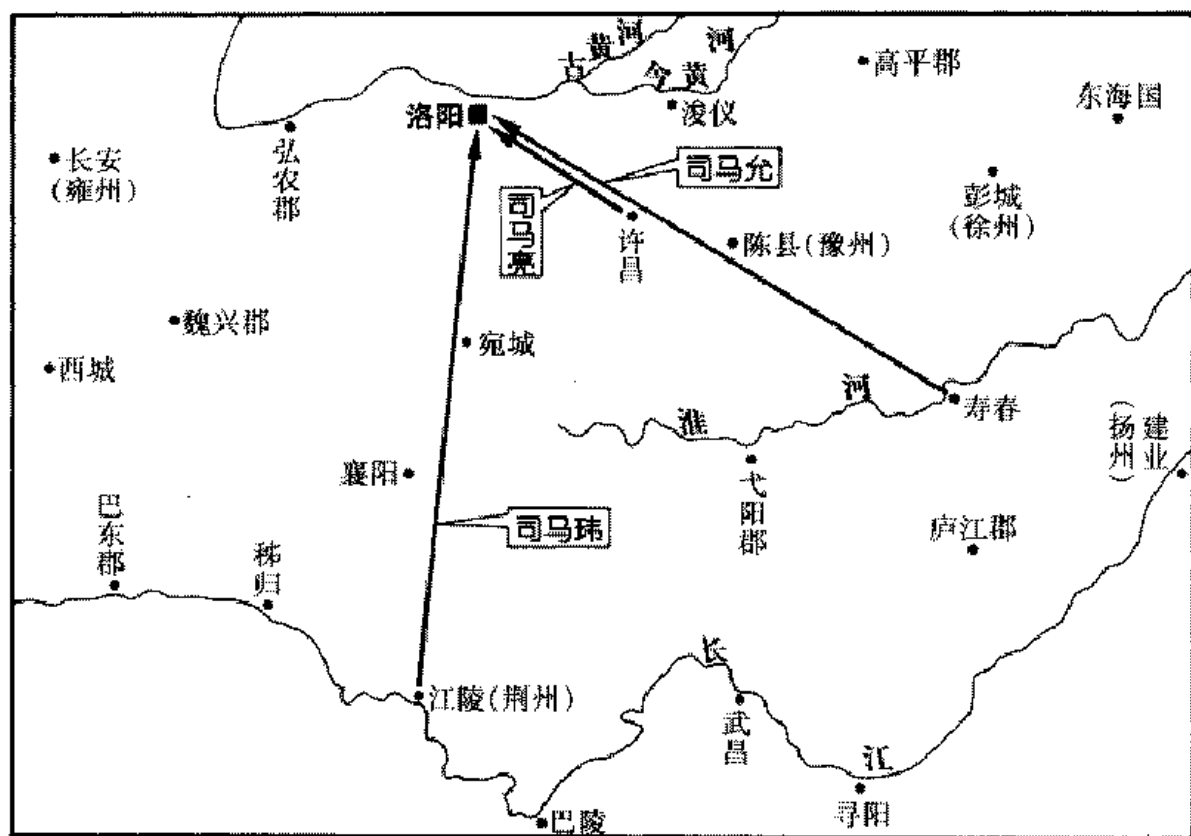
杀了几个人。又用铁戟投掷怀孕的美女，刀刃划破肚腹，胎儿立即随着哀号 and 崩血落地。晋帝（一任武帝）司马炎得到报告后，怒火冲天，下令整修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打算囚禁贾南风，并撤除她太子妃的封号。荀勖、冯统、杨珧，以及充华（小老婆群第十二级）赵粲，共同求情营救，说：“贾南风年纪还小，嫉妒是女人们的正常心态，等年龄大一点，自会改过。”皇后杨芷也说：“贾充对国家建立大功，贾南风是他的亲生女儿，不过年纪太轻，容易吃醋罢了，怎么可以忘记她先人的恩德！”贾南风才没有被废。

杨芷很多次严厉地告诫贾南风，贾南风不知道这位婆母帮助自己，反而认为杨芷在公司司马炎面前，说自己的坏话，所以对杨芷十分痛恨。等到司马衷即位，贾南风当了皇后，不肯尽儿媳的本分，侍奉皇太后杨芷。打算干预政治，而又受到太傅（上三公之二）杨骏的压制，更怒不可遏。宫廷警卫官（殿中中郎）勃海郡（河北省南皮县）人孟观、李肇，杨骏对二人一向轻视，态度傲慢，二人私下向贾南风抨击杨骏，坚称杨骏将危害国家。禁宫侍从宦官（黄门）董猛，过去在东宫（太子宫）供职，担任宦官总管（寺人监），贾南风秘密命董猛跟孟观、李肇，阴谋诛杀杨骏，罢黜皇太后杨芷。又命李肇通知豫州（河南省东部）军区司令官（督豫州诸军事）汝南王司马亮（时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命司马亮起兵讨伐杨骏，司马亮认为不可以这么做。可是，当李肇通知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时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时，司马玮大为高兴，满口承诺；于是，请求进京（首都洛阳）朝见。杨骏一向畏惧司马玮勇敢生猛，打算夺取他的兵权，召他回京，却一直不敢，唯恐怕激起变故。因之在得到司马玮请求进京的奏章后，心中大喜，立刻批准。

二月二十日，司马玮跟扬州（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司马允（时驻寿春【安徽省寿县】），抵达首都洛阳。

三月八日，政变爆发。孟观、李肇，报告晋帝（二任惠帝）司马衷（本年三十三岁），诬称杨骏谋反，深夜写下诏书：宣布首都洛阳城内外，全部戒严。派人把诏书送给杨骏，撤销他所有官职，而仍保留侯爵（临晋侯）的爵位，返回私宅。一面下令东安公司马繇，率金殿警卫军四百人，向杨骏发动攻击。楚王司马玮驻防司马门。任命淮南国（安徽省寿县）郡





三世纪·二九一年二月 三王进京

长（相）刘颂当国务院法务部长（三公尚书），率军保护金殿。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段广（杨骏外甥），跪在皇帝司马衷面前，求情说：“杨骏孤孤单单，一个老翁，而又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但愿陛下深思！”司马衷不作回答。

当时，杨骏住曹爽的故宅，位于皇家军械库之南，得到皇宫发生变化消息，紧急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太傅府主任秘书（太傅主簿）朱振，劝杨骏说：“皇宫突然有军事行动，目标是谁，不问可知。定是一些宦官小人之辈，替皇后（贾南风）设计阴谋，对你不利。你最好纵火焚烧云龙门（皇宫南门），用火势威胁，要他们交出主谋。再打开万春门（皇宫东门），率领东宫（太子宫）卫士及驻防城外的警备部队，拥护皇太子（司马遹）进宫，搜捕奸党，宫内震动恐惧，一定斩杀主谋，送出人头。不这样的话，无法逃出此难。”杨骏胆小懦弱，不能立即决定，推托说：“云龙门，是曹叡（曹魏帝国二任帝）建造的，富丽堂皇，花了不少工夫不少钱，怎么能烧掉它！”高级咨询官（侍中）傅祗知道杨骏不能成事，立即报告杨骏，请准许他和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武茂，一同进宫观察形势，遂对在座官员说：“皇宫不该成为没有人的真空！”作揖行礼，走下台阶。大家一看大

势已去，也跟着走出来。只武茂还呆坐在那里，傅祗回头叫他：“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属？如今，宫内宫外，受到隔绝，不知道皇上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心安理得，坐着不动？”武茂蓦地一惊，才一跳而起。

杨骏的党羽左军将军刘豫，在门外布防，遇到右军将军裴颢（音wěi），刘豫问杨骏在哪里？裴颢骗他说：“我刚才在宫城西掖门碰到他，坐着一辆小车，带着两个人从西门出去了。”刘豫说：“我怎么办？”裴颢说：“最好是去司法部（廷尉）报到。”刘豫听裴颢的话，放弃军队逃走。不久，晋帝司马衷下诏：命裴颢兼任左军将军，驻屯万春门（皇宫东门）。裴颢，是裴秀的儿子（裴秀事，参考二六四年十月）。皇太后杨芷把诏书写在丝绢上，射出宫中，说：“救太傅（杨骏）的，有赏。”贾南风遂宣布：“皇太后谋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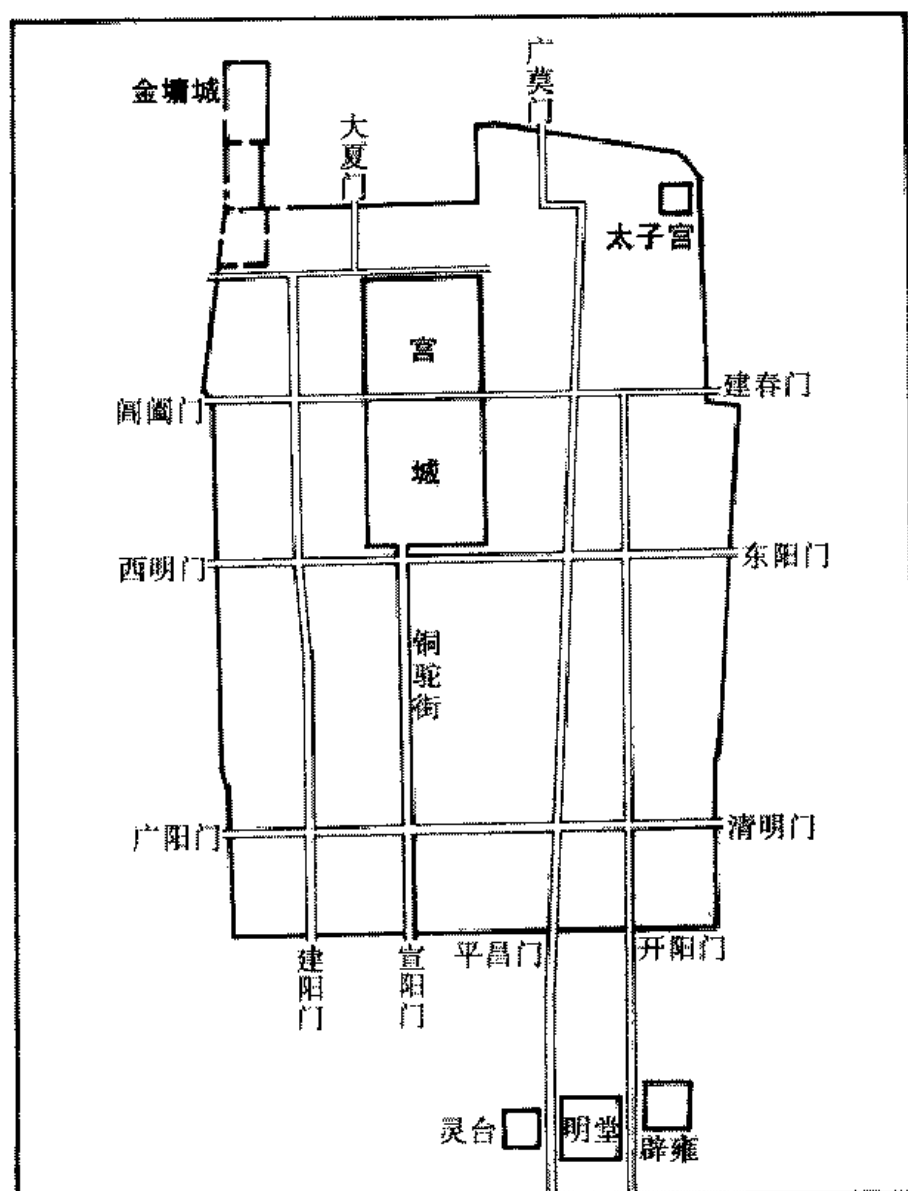
顷刻之间，皇宫集结的军队，开始出动攻击，焚烧杨骏住宅，又命弓箭手在附近楼上作威力镇压，交叉射击。杨骏的卫队被封锁，不能出战。杨骏惊慌失措，逃到马厩里躲藏，被发现后，当场诛杀。主角既死，形势一泻而下，孟观等遂逮捕杨骏的老弟杨珧、杨济，以及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还有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杨邈、最高立法长（中书令）蒋俊、东夷保安司令（东夷校尉）文鸯，全都屠灭三族；一夜之间，杀戮数千人。杨珧临斩首时，报告东安公司马懿说：“我的奏章，收藏在皇家祭庙石柜（参考二七六年十月），可以查问张华。”大家都认为应该援照钟毓前例，为他请求宽恕（钟会叛变，老哥钟毓家属不受连坐；参考二六四年正月）；司马懿深恨杨家班，拒不接受，而贾家班人员又在一旁催促行刑。杨珧挣扎哀号，刽子手无法砍准脖颈，遂用刀直劈头颅，杨珧遂脑浆崩裂而死。司马懿，是诸葛诞的外孙，所以也深恨文鸯，硬把文鸯列入杨家班名单中，予以诛杀（诸葛诞、文鸯事，参考二五八年正月）。当天（三月八日）夜晚，奖赏、诛杀，全由司马懿一人独断独行，权威震撼首都内外。王戎对司马懿说：“办完这件大事之后，最好远离权势。”司马懿不理。

三月九日（政变次日），赦天下，改年号（之前是永平元年，之后是元康元年）。

贾南风用皇帝名义下诏：命后军将军荀诜，押送皇太后杨芷到永宁宫；特别饶恕杨芷娘亲、高都君（男封“侯”，女封“君”）庞女士一命，准许她跟女儿同住。然而，贾南风衔恨至深，不久，就叫三公级高官跟主管单位，上书弹劾：“皇太后（杨芷）奸谋，一直暗中进行，打算危害国家，



用飞箭传书，招募将士，跟杨骏共同作恶，自己斩断上天的照顾。从前，姬同（鲁国十六任国君庄公）放逐娘亲文姜，受到《春秋》的赞扬（鲁国十五任国君桓公姬允，娶齐国十四任国君襄公姜诸儿的妹妹文姜【古代女子的名字，跟现代不同，她如生在现代，便是姜文】。前六九四年，姬允夫妇回齐国，文姜跟姜诸儿，兄妹私通，奸情泄露，姬允大怒，立即启程回国。姜诸儿决心杀他灭口，派公子姜彭生，就在车上，猛击姬允的肋骨，姬允号叫惨死。文姜的儿子姬同继位，文姜不敢回国，就留在齐国。《公羊传》〈前六九三年〉，对文姜加以贬斥）。只因尊奉祖宗，用大公对待天下人民，陛下虽然心怀无尽的孝思，但我们做臣下的，不敢遵奉诏令。”晋帝司马衷下诏说：“这是一件大事，应慎重讨论。”主管部门遂奏称：“应罢黜皇太后，当峻阳平民（峻阳陵，司马炎墓园）。”总立法长（中书监）张



晋王朝洛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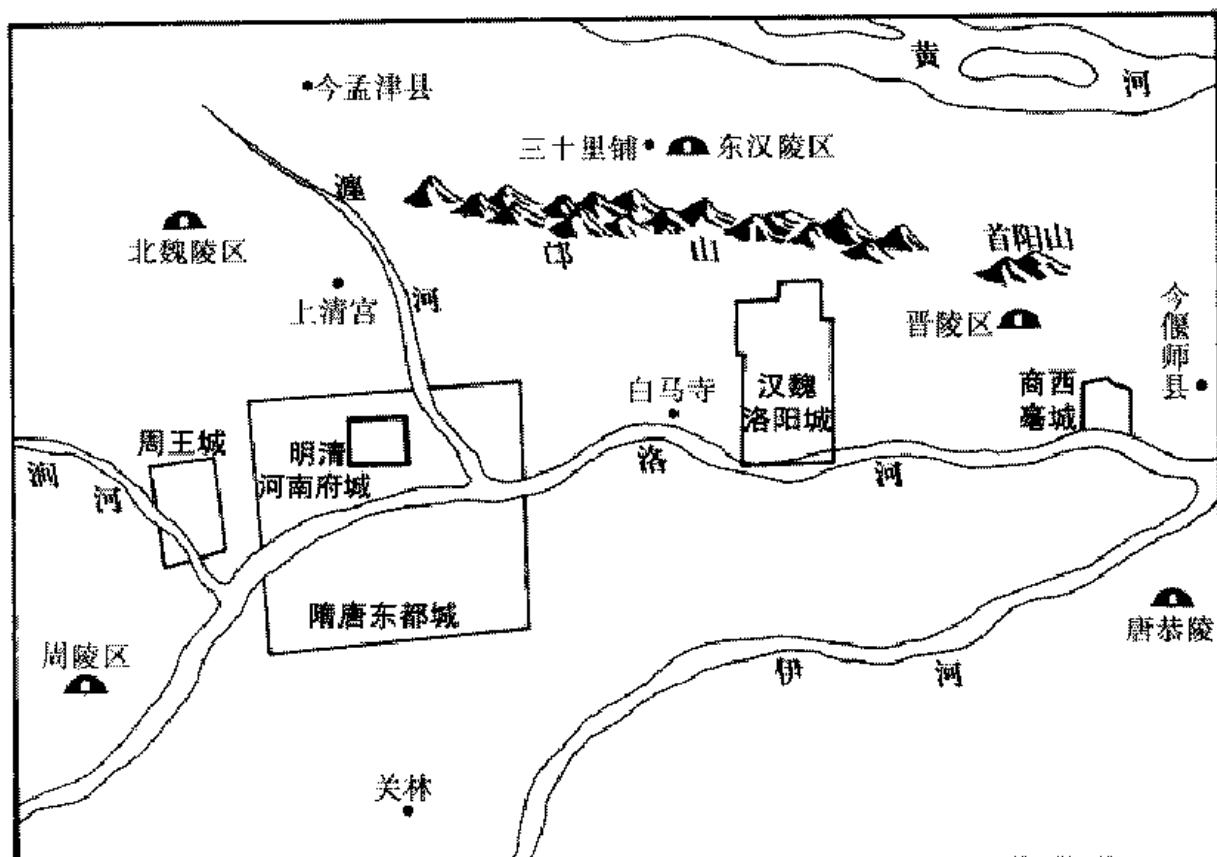
华的意见是：“皇太后并没有得罪先帝（司马炎），而今她跟她的亲人，结成党羽，在盛世中做出不应该是母亲应该做出的事。最好是依照汉王朝罢黜皇太后赵飞燕的前例（参考前一年八月），贬降皇太后的名号，仍称‘武皇后’，送她居住离宫，使恩情有始有终。”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荀恺，跟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下邳王司马晃等的意见是：“皇太后阴谋伤害国家，不可以再匹配先帝（司马炎），应撤销所有的尊号，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主管部门复奏，认为应采纳司马晃等的意见：“把皇太后贬成平民。”皇帝批准。主管部门又奏称：“杨骏叛国，家属应该受连坐诛杀，在此之前，颁下圣旨，饶恕他妻子庞女士一命，用以安慰皇太后之心。现在，皇太后既被贬作平民，庞女士已没有活命的理由，请准许把庞女士交付司法部（廷尉）行刑。”皇帝下诏不许。主管部门坚决要求，皇帝这才批准。

庞女士被绑赴刑场斩首时，太后杨芷抱住娘亲哭号哀叫，剪下头发，在地上叩头，上书给皇后贾南风，自称“小妾”，恳求保全娘亲一命。贾南风不理，遂斩庞女士。浚仪（河南省开封市）隐士董养，正在国立大学进修，登上讲台，叹息说：“政府兴建讲台，目的何在？（胡三省原注：“学校在于教导孝悌，而今摧毁母子天伦！”）每次看到赦书，谋反叛乱的大逆重罪，都可赦免，独对杀祖父母、杀父母的，却不赦免，因为圣王的法律不容许有这种恶行。既已决定诛杀，为什么还交给三公级以及部长级官员讨论？表面文章，竟做到如此地步，天理人情，全被灭绝，大乱将起。”（董养后来跟妻子挑着行李，进入益州【四川省中南部及云南省】，不知下落。）

有关单位逮捕杨骏的部属，打算全都处死。高级咨询官（侍中）傅祗上书说：“从前，鲁芝当曹爽的军政官（司马），砍开城门，投奔曹爽（参考二四九年正月），宣帝（司马懿）却任命鲁芝当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刺史）。杨骏的部属，不可以全部定罪。”司马衷下诏赦免。

三月十九日，晋帝司马衷征召汝南王司马亮当太宰（上三公之一），跟太保（上三公之三）卫瓘，同时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掌权辅政。任命秦王司马柬当最高统帅（大将军），东平王司马楙当抚军大将军，楚王司马玮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兼中央禁军总监（北军中候），下邳王司马晃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东安公司马懿晋升王爵（东安王），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司马楙，是司马望的儿子（司马望，一任





历代洛阳城及附近皇陵位置图

帝司马炎的堂伯父)。封董猛当武安侯，三位老哥也都封三等侯爵（亭侯）。

司马亮为了收买人心，评定诛杀杨骏的功劳，司令官（督）、将军，晋封侯爵的，多达一千零八十一人。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傅咸，写信给司马亮，抗议说：“这次因功而升官晋爵的，人数之多，多到震动天地，从古到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事情。没有功劳而受赏赐，人们谁不喜欢国家发生灾乱？是培养无穷的灾乱之源。这些措施，都是东安公司马繇出的主意。人人都认为，殿下（司马亮）抵达京师（首都洛阳）后，自会纠正，纠正合乎正道，大家怎么会愤怒？而大家所以愤怒，在于不能公平。而今奖赏之滥，比司马繇所做的，更加两倍，没有人不感到失望。”司马亮掌握权势，有时独断独行，傅咸再劝告他：“杨骏拥有使人主震动的威望，因为只信任亲戚，所以天下哗然，人心离散。而今，殿下身负国家重任，最好是一切跟杨骏相反。平常清心寡欲，遇到严重的大事，才亲自裁决；其他种种小节，不妨交付别人。可是，近来我经过你的门前，戴官帽的人和华丽的车马，塞满大街小巷。这种奔走钻营的风气，最好消除。而且，夏侯骏没有一点功劳，竟旱地拔葱，突然跃到宫廷供应部长（少府）高位，大

家都说：因为他是你的姻亲，所以才有此奇迹。谣言传播四方，并不是一件好事。”司马亮拒不接受。

皇后贾南风的族兄、车骑将军府军政官（车骑司马）贾模，堂舅父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郭彰，妹妹贾午的儿子贾谧（音 mì），楚王司马玮，跟东安王司马繇，共同参与中央政府决策。贾南风凶暴乖戾的程度，一天比一天升高。司马繇阴谋罢黜贾南风，贾家班深为畏惧。司马繇老哥东武公司马澹，素来讨厌司马繇，不断向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亮打小报告说：“司马繇想杀便杀，想赏就赏，打算独霸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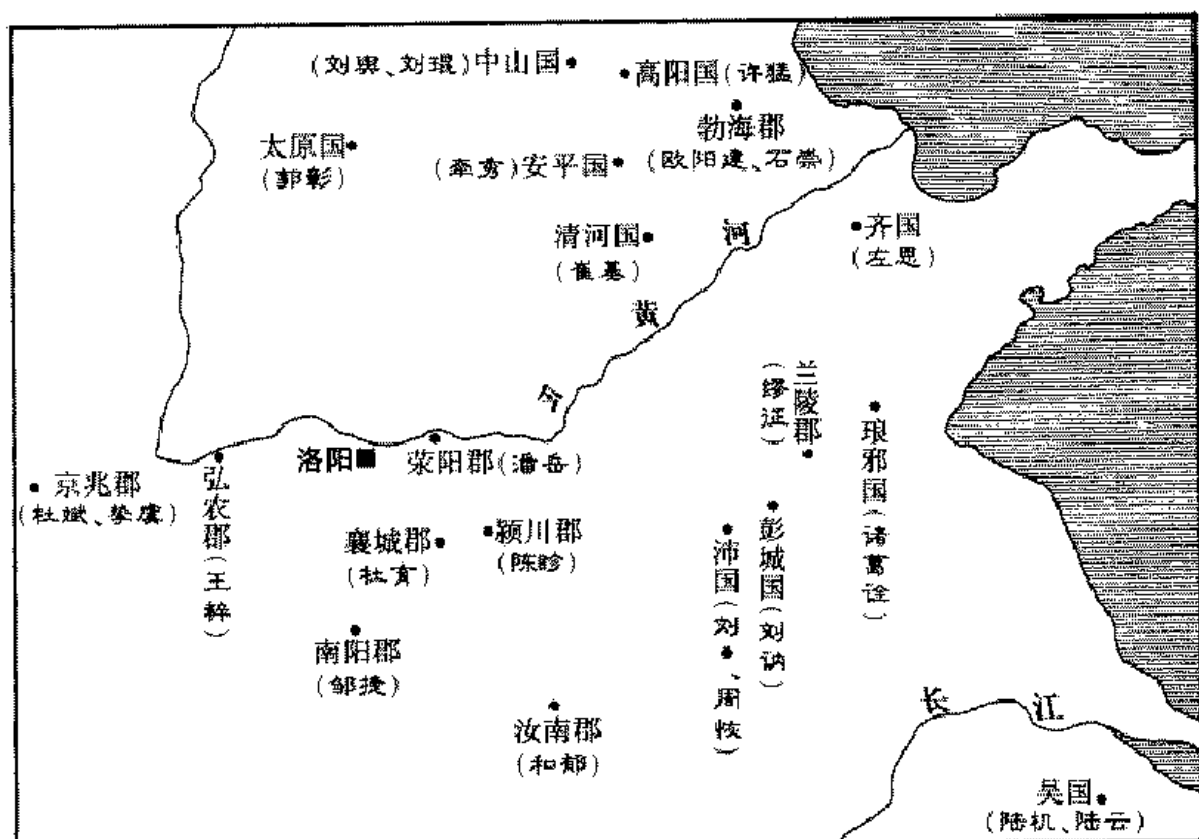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七日，晋帝司马衷下诏，撤销司马繇所有官职。又有人指控司马繇口出恶言，遂放逐司马繇到遥远的带方郡（朝鲜半岛沙里院城）。于是，贾谧、郭彰，权势膨胀，宾客盈门。贾谧虽然骄傲奢侈，但是喜爱读书，喜爱结交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及现任官员和退休士绅）；郭彰、石崇、陆机、陆机的老弟陆云、和郁、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人潘岳、清河国（山东省临清市）人崔基、勃海郡（河北省南皮县）人欧阳建、兰陵郡（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缪征、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人杜斌、犍为郡（四川省犍为县）人杜育、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邹捷、齐国（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人左思、沛国（安徽省淮北市）人刘瓛、周恢、安平国（河北省冀县）人牵秀、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人陈旻（音 zhèn）、高阳国（河北省博野县东南）人许猛、彭城国（江苏省徐州市）人刘讷、中山国（河北省定州市）人刘舆、刘舆的老弟刘琨，都奉承贾谧，号称“二十四友”。和郁，是和峤的老弟（和峤，参考二八五年正月）。

石崇、潘岳，尤其谄媚贾谧。每每故意等到贾谧与贾谧祖母、广城君郭槐外出时，来到门前，跳下车子，躲到道路一侧，望着贾谧等车后卷起的尘土，当街叩拜。

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亮、太保（上三公之三）卫瓘，认为楚王司马玮刚愎横暴，喜爱诛杀，十分讨厌，打算剥夺他的军权。遂任命临海侯裴楷，接替司马玮的中央禁军总监（北军中候）。司马玮暴跳如雷，裴楷得到消息，不敢受命。司马亮再跟卫瓘商议，采取全面性解决策略，命各亲王一齐离开京师（首都洛阳），返回各人的封国；司马玮更大怒如狂。司马玮的秘书长（长史）公孙宏、随从官（舍人）岐盛（岐，姓）都受司马玮



的宠信，于是劝司马玮主动向皇后贾南风靠拢，贾南风凭空得到一个亲王助手，大为高兴，遂留下司马玮担任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岐盛一向跟杨骏交情很好，现在又帮助司马玮图谋卫瓘，卫瓘对这个反复无常的小



三世纪·二九一年三月 晋王朝“二十四友”籍贯

人，至为厌恶，打算逮捕他。岐盛遂跟公孙宏秘密定计，透过积弩将军李肇，假称奉司马玮之命，向贾南风打小报告，诬陷司马亮、卫瓘，说二人打算罢黜皇帝，另立新君。贾南风一直怨恨卫瓘（参考二七八年十月），而且对二人主持政府，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也感到难以忍耐。于是，决定发动第二次政变。

夏季，六月，贾南风叫她的丈夫皇帝司马衷亲手写下诏书，下达司马玮：“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瓘），打算效法伊尹、霍光。你可宣布诏令，命淮南王（司马允）、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率军驻屯各宫门。司马亮及卫瓘的官职，全部撤销。”当天夜晚，派禁宫侍从宦官（黄门），把诏书送给司马玮。司马玮对这项造成巨变的诏令，认为事体重大，打算再行奏报，加以证实，禁宫侍从宦官（黄门）说：“那样做可能使消息走漏，就不是密诏本意。”而司马玮正好也想利用这项密诏，公报私仇，遂紧急动员中央禁军（北军），再假传圣旨，召集首都城内城外三十六

军，宣布：“司马亮、卫瓘，阴谋叛逆，我奉命担任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正在岗位上值班的警卫，加强戒备，其他所有武装部队，立即前来指挥部报到，讨伐叛逆。”再假传圣旨说：“司马亮、卫瓘部属，一概不问，全体解散，各回私宅。如果抗拒诏书，便军法从事。”命公孙宏、李肇，率军包围司马亮王府，命高级咨询官（侍中）、清河王司马遐逮捕卫瓘。

司马亮的作战官（帐下督）李龙，急向司马亮报告：“外边有变，请火速调兵抵抗。”司马亮不肯。转眼之间，公孙宏、李肇军队已攀上院墙，大声呼喊。司马亮惊骇说：“我没有二心，为什么这样相待，如果有诏书，请把诏书见示！”公孙宏不理，督促军队攻击。司马亮的秘书长（长史）刘准，对司马亮说：“看情形定是一场奸谋，王府中英雄才俊，多如树林，仍可以一决生死。”司马亮仍不肯，遂被李肇生擒，叹息说：“我一颗赤心，可以剖给天下人看。”连同他的世子（王位合法继承人）司马矩，同被斩首（当时天气炎热，士兵们把司马亮拖到一辆车子底下，其他人怜悯这位王爷的下场，用扇子给他搧凉，直到第二天，还没有人敢向他下手，司马玮下令：“砍下司马亮人头的，赏布一千匹。”才有人挥刀。人头被抛到宫门北墙外，胡须头发、耳朵鼻子，全部损毁。传统史书称为“八王之乱”的第一王结束，司马亮自本年【二九一】三月入京，直到六月，当权四个月）。

卫瓘那里也同样情况，当司马遐率军包围时，卫瓘左右也疑心诏书有假，要求抗拒，上书分辩，等到证明诏书是真的时候，再死不迟，卫瓘不接受。最初，卫瓘当最高监察长（司空）时，所属作战官（帐下督）荣晦，犯法有罪，卫瓘诟骂他，逐出最高监察府（司空府）。而今，荣晦随司马遐前来逮捕，利用机会，报复过去羞辱，遂斩卫瓘（年七十二岁），并斩卫瓘的儿子跟孙儿九人；司马遐禁止不住。

岐盛建议司马玮，说：“正可以利用现在的形势，诛杀贾谧、郭彰，保护皇家，安定天下。”司马玮犹豫不决。而这时天色已亮，另一个同样无情的阴谋，也在进行，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张华，通过董猛，建议贾南风，说：“楚王（司马玮）一连诛杀二位上公，天下权威将全到手，人主怎么能够平安？最好乘他的权力还没有稳固，指控他擅自杀戮，把他除掉。”贾南风也正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排除司马玮；对张华的建议，完全同意。这时内外乱成一片，政府民间，人人恐惧，不知道如何才好。张华报



告皇帝，于是开始行动，派殿中将军王宫，手举“驺虞幡”，出宫向司马玮集结的部队宣布：“楚王（司马玮）假传圣旨，大家不要受他欺骗。”（驺，音 zōu。虞，音 fān。晋王朝皇帝符节中，有“白虎幡”和“驺虞幡”。幡，是一种长条形状的旗帜，上面绣白虎，称“白虎幡”，用来督战。驺虞，又名“驺吾”、“驺牙”，是古代民间传说中一种奇异的野兽，长得像老虎，身上有黑色条纹，尾巴比身子还长，性情仁慈，不吞吃有生命的东西，不践踏青草。旗帜上绣驺虞，称“驺虞幡”，用来化解及阻止战争）将士们看到“驺虞幡”出动，大为震动，放下武器，一哄而散。

曹魏帝国 京兆尹 司马防												
宣帝 司马懿												第一代
曹魏东武 城侯 司马馗												
安平王 司马孚												
文帝 司马昭	①汝南王 司马亮	琅邪王 司马伷	③赵王三任帝 司马伦	梁王 司马彤	高密王 司马泰	范阳王 司马绥	太原王 司马瓌					第二代
一任帝 司马炎	齐王 司马攸							东安王 司马繇	⑧东海王 司马越	南阳王 司马模	副王 司马颙	第三代
二、四任帝 司马衷 皇后贾南风	②楚王 司马玮	⑤长沙王 司马乂	淮南王 司马允	⑥成都王 司马颖	④嗣王 司马冏							第四代
副王 司马保												

三四世纪之间 八王之乱关系位置

霎时间，只剩下司马玮一个人，左右侍从卫士也都逃光，他窘困紧张，手足失措，不知道应该如何。不久，军队包围，捆绑起来，送到司法部（廷尉）。

六月十三日，斩司马玮（年二十一岁）。临刑之前，司马玮从怀中拿出皇帝司马衷亲笔写在青纸上的诏书，痛哭流涕，请监斩官、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颂过目，说：“我有幸是先帝（一任帝司马炎）的亲生之子，而

竟受到这种冤枉！”（司马玮要求刘颂代向皇帝申诉，刘颂伤感歎，不能抬头。“八王之乱”第二王结束，司马玮自本年【二九一】三月诛杀杨骏，直到六月，当权四个月）公孙宏、岐盛，同时屠灭三族。

司马玮出动军队时，陇西王司马泰集结部队，打算帮助司马玮，王府总监（祭酒）丁绥劝阻说：“你身为宰相级官员（司马泰当时任最高监察长【司空】），不可以轻率行动。而且事情发生在深夜，行动仓促情况不明，应先派人查问清楚。”司马泰才停止。

故太保（上三公之三）卫瓘的女儿，写信给政府各高级官员，说：“我父亲身后的绰号（谥），还没有公布。奇怪的是，以全国之大，竟没有一人发言。《春秋》所指责的过失，责任在谁身上？”（《公羊传》：“《春秋》上说：君王被杀，叛徒不受制裁，没有资格当臣下。”）于是，太保府主任秘书（太保主簿）刘繇等，手拿黄幡（为什么拿黄幡，意义不明），擂动“登闻鼓”（古代放在皇宫、司法部【廷尉】，以及各地方政府门前的皮鼓，遇有紧急事件【像检举叛逆】，鼓声一响，主管官员必须上堂审问。现代法院门口“按铃申告”，似乎仍是古意），上书说：“最初，假传圣旨的人到达，卫瓘立刻呈上印信，只身一人，听候命令。即令像假诏书上所说的，也不过只免除官职而已。可是，过去在帐下当差的荣晦，却逮捕卫瓘父子以及孙儿，一律斩首。请求查明真伪，公平处罚。”皇帝下诏：屠灭荣晦全族，恢复司马亮爵位，绰号文成。追封卫瓘当兰陵郡公，绰号成。

皇后贾南风大权独揽，所有障碍都被排除，把政府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遂大肆委派亲信党羽，担任重要官职。任命堂兄贾模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兼高级咨询官（侍中）。贾谧跟姨妈贾南风密商，认为张华出身平民，没有威胁在上位人的力量，而且温文柔雅，又富有谋略，大家都对他都十分敬佩，打算叫他主持政府；但犹豫不能决定。询问裴颢意见，裴颢赞成。于是，皇帝下诏，任命张华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兼总立法长（中书监）；裴颢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又任命安南将军裴楷当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兼高级咨询官（侍中）；与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王戎，共同主管政府机要。

张华尽忠皇家，弥补缺失；贾南风虽然凶恶奸险，但仍知道敬重张华。贾模跟张华、裴颢，同心合力，处理政务。所以，数年之间，虽然皇帝昏庸，但政府和民间，都能平静无事，全是张华等的功劳。

二九二年，春季，二月一日，前皇太后杨芷，在金墉城（洛阳城西北





角离宫)逝世(年三十四岁)。最初,杨芷左右还有侍奉她的婢仆十余人,皇后贾南风把她们全部调走,并断绝所有供应,杨芷没有饮食八天,饿死。贾南风恐怕这位婆母死后有灵,可能向先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控诉,就把她面部朝下入棺,连同种种镇压鬼魂的符咒、药物,一同埋葬,使她在地下万劫不复。

二九六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信出身卑贱的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人孙秀;与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济南郡(山东省章丘市)人解系(解,姓),为了军事上的歧见,互相向中央控告;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欧阳建,也上书皇帝,指控司马伦种种罪行。中央政府认为司马伦在关右(陕西省中部)只能制造混乱,遂调司马伦回首都洛阳,担任车骑将军。改派梁王司马彤(音róng)当征西大将军,兼雍凉二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解系跟老弟、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解结,都上书请求诛杀孙秀,用以安抚被逼反的氐人、羌人。张华告诉梁王司马彤,命他诛杀孙秀,司马彤承诺。可是孙秀的朋友辛冉游说司马彤说:“氐人羌人是自己要造反,跟孙秀何干?”孙秀遂免一死。

司马伦抵达首都洛阳,用孙秀的策略,倾心结交贾谧、郭彰,皇后贾南风对司马伦大为欣赏,十分信任。司马伦遂要求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又要求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张华、裴颢坚决认为不可以,司马伦、孙秀由于这些原因,心怀怨恨。

二九七年,王衍当国务院总理,而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乐广当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都精于“清谈”(旁嚼蛆),对他们职务上的工作,全不关心,认为那是“俗事”,而把所有精力,用到“俗事”之外。但名望震动天下,不论政府官员和乡野小民,对他们都十分敬慕,争相仿效。王衍跟他的老弟王澄,喜爱批评人物,全国一致认为是公平的定论。王衍一表人才,眉清目秀,小时候,山涛看到他,感叹很久,说:“谁家老太婆,生下这么漂亮的儿子!可是,误尽天下苍生的,可能也就是他。”

四、杀皇太子司马遹·杀皇后贾南风

二九九年,夏季,六月,皇后贾南风,淫荡暴虐,一天比一天升高。跟御医管理官(太医令)程据等通奸,仍不能满足,又把街上年轻人装入

竹筴，运进皇宫，享乐取欢；事后，怕他们泄露机密，都不再送回，而杀人灭口。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贾模深怕一旦有事，将牵连自己，感到忧惧。高级咨询官（侍中）裴颢（音 wǎi）和贾模，以及最高监察长（司空）张华，秘密讨论罢黜贾南风，另立淑妃（小老婆群第四级）谢玖（太子司马遹生母）当皇后，但贾模、张华说：“主上（司马衷）自己没有罢黜的意思，我们专断专行，万一主上不同意，我们怎么办？那可是闯下滔天大祸。而且，各亲王的力量十分强大，互相结党，立场不同，一旦有人反对，灾难就要临头。身死国危，对国家毫无裨益。”裴颢说：“你分析得完全正确。问题是，宫里的人（指贾南风），随心所欲，无恶不作，变乱爆发，就在眼前。”张华说：“你们二位，跟皇后都是至亲（贾模是贾南风堂兄，裴颢是贾南风表兄），所作建议，或许能被采纳，最好是不断陈述祸福的契机，盼望她不要犯下太大错误，则天下可能不会大乱，使我们优游岁月，度过这一辈子，如此而已。”裴颢遂日夜向姨妈郭槐，分析利害，请郭槐转嘱女儿贾南风，叫她好好对待太子司马遹。贾模也经常向贾南风进言，谈论做人做事的道理，劝她克制自己。贾南风对这些意见，全听不进去，反而认为贾模吃里爬外，对她诽谤，因而跟贾模开始疏远。贾模不能完成志愿，忧虑愤恨而死。

秋季，八月，任命高级咨询官（侍中）裴颢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裴颢虽然是皇后贾南风的亲属（贾南风的表兄），然而，拥有很高声望，人们唯恐怕他不居高位，不掌大权。不久，皇帝又下诏，命裴颢专门主持“门下”事务（“门下”第一次出现，此时“门下”仍设有“侍中省”及“散骑省”，参考二六五年十二月注。至于中央政府权力机构的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要到下下世纪【五】南北朝中叶，才算完备，译“尚书省”为“国务院”，名实俱符，译“中书省”为“立法部门”、“门下省”为“监督院”，就十分勉强，但想不出更切近的名词），裴颢上书坚决辞让，认为：“贾模逝世不久，又叫我接替他的职位，使皇后娘家人的声势，更为增高，显示私心，已成为圣明王朝的污点。”皇帝下诏不准。有人对裴颢说：“你有什么建议，应该全部告诉皇后，皇后如果不接纳，就应该辞去官职，保持距离。如果这两件事，一件都办不到，即令上十次奏章，一旦大局生变，并不能教你逃出灾难。”裴颢感慨叹息很久，竟不能听从。

晋帝（二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一岁）是一位智商不足的白痴。



有一次，在华林园（御花园之一）听见青蛙叫声，问左右说：“这些乱叫的东西，是别人要它叫？还是它自己高兴叫？”当时，天下灾荒饥谨，人民大批饿死，司马衷知道了之后，大惑不解，说：“没有树皮吃，为什么不吃肉？”因为如此，国家大权，握在群臣之手，每人都是可以发号施令。权势豪门，互相推荐拜托，跟菜市场上做生意买卖一样。贾谧、郭彰，随心所欲，对什么人都不在乎，贿赂贪污，完全公开。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鲁褒，遂作《钱神论》，讥讽当时的政治黑暗，说：

“钱的样子（古代钱币，为了便利绳索串起来携带或储存，中间有一圆孔或方孔，后来，圆孔的被淘汰【但日本硬币，一直保留圆孔】，而只剩下方孔），有天地阴阳两面，人们亲它爱它，把它当做老哥，所以称它‘孔方’。它没有丝毫德行，但地位尊贵；它没有一点权势，但碰到它却浑身发烧。它的力量可以直闯宫门，抵达内庭。危险的，可以使之平安；死亡的，可以使之复生；尊贵的，可以使之卑贱；应该活的，可以使之丧命。所以，官司诉讼，有理还不行，非钱不能取胜；埋没下层，有才干还不行，非钱不能擢升；深仇大恨，靠法律还不行，非钱不能申雪；声名令誉，靠品德还不行，非钱不能建立。洛阳高官贵爵、当权人士，亲它爱它，把它当做家兄，索求没有止境。握住它的手，拥到怀抱之中，始终不变。当今之世，只要有钱，什么人都可收买。”

皇帝下诏：“国务院助理官（郎）及初级助理（令史），如果再有人超出法律范围，批驳刑事案件，有关单位应列举事实，随时纠举。”然而，并不能革除。

刘颂不久调任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建立九级官阶制度，打算使全体官员了解升迁调补的顺序和工作考绩的标准，使赏罚分明。然而，贾谧、郭彰掌握实际大权，任用官员，不愿受任何约束；九级官阶制度，竟不能实行。

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裴颢，推荐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人韦忠给最高监察长（司空）张华，张华延聘韦忠任职；韦忠声称有病，拒绝。有人问他缘故，韦忠说：“张华华而不实，裴颢贪得无厌，舍弃礼义，阿附奸诈的贾南风，岂是大丈夫行径？裴颢总是盼望结交我，可是我却一直怕他掉到深海淹死时，波浪把我吞没；怎么能够使我反而拉起长袍，飞奔到他那里？”

关内侯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人索靖，知道天下将要大乱，指着洛

阳皇宫门前的铜骆驼（曹魏帝国二任帝曹叡把铜骆驼、铜人等，从长安运到洛阳事，参考二二七年），叹息说：“我会看见你埋到荆棘之中。”

最初，皇后贾南风的娘亲、广城君（女侯爵）郭槐，因为贾南风没有儿子，所以时常劝她爱护太子司马遹（音 yù）。然而，贾谧骄横傲慢，放纵任性，压根没把司马遹看到眼里，不断给他侮辱。郭槐对这个孙儿，一直严厉地教导责备。郭槐想化解太子的仇恨，打算把韩寿的女儿（贾谧的妹妹）许配给司马遹当太子妃，而司马遹也盼望这场婚事成功，使自己的地位稳固。可是韩寿的妻子贾午（贾谧的娘亲），跟皇后贾南风，坚决反对，替司马遹聘娶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王衍的幼女当太子妃。之前，司马遹听说王衍的长女美艳超群，可是贾南风却替她侄儿贾谧聘娶长女，司马遹感到委屈，常为这件事表示不满。后来，郭槐患病，临死之前，握住女儿贾南风的手，一再叮咛：要善待她的庶子司马遹；心情沉重，言语恳切。警告贾南风说：“赵粲（一任帝司马炎的小老婆，参考二九一年正月）、贾午（贾南风的妹妹），定把你的家事搞乱；我死之后，不要再听她们摆布，切记！切记！”（胡三省原注：“郭槐心狠手辣，但在临死之时，告诫女儿的话如此，因她历事多而谋略深，可看到长远利益。”）贾南风不但不能接受娘亲的遗言，反而更进一步，跟赵粲、贾午，谋害司马遹。

司马遹自幼就有美好声誉（参考二八九年），可是，年龄稍长，不肯求学，只喜爱跟左右游戏。贾南风又命禁宫侍从宦官（黄门）之辈，故意引诱他挥金如土，作威作福。美好的声誉遂告衰退，越来越骄傲怠慢，恶名四处传播，甚至早上也不出席金銮宝殿上的朝会，专事欢乐游宴。并在太子宫中，做起生意买卖，命人切肉卖酒；只需用手称量，便知道几斤几两，分毫不差。因他的娘亲谢玖，本是屠户家的女儿，所以司马遹特别喜爱这个行当。（用父母的职业，认定子女的质量，应是一大惊奇。流氓之子刘邦当皇帝，皇帝之子司马衷是个白痴，贵族之女贾南风更凶悍昏暴，不知又有何解释？）太子宫每月预算五十万钱，司马遹常在一个月中，消耗两个月的用度，而仍不够挥霍。又命太子宫御花园（西园）向民间出售葵菜、蓝菜（菜汁可以作蓝色染料）、鸡鸭、面粉等，收取钱财。又喜爱算命卜卦，阴阳巫术，所以禁忌特多。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江统，上书司马遹，规劝五件事：

“一、虽然有小的病痛，仍应勉强入朝侍奉。二、应常常召见太子太傅（太子三师之二）等，请教做人道理。三、停留画室的时间，应尽量减少；



后花园雕刻等工匠的事务，应立即停止（可看出司马邈对绘画、雕刻爱好的艺术气质）。四、御花园（西园）出售葵菜、蓝菜之类，伤害国家体面，有损你美好的声誉。五、修墙盖瓦，不必听信巫术。”

司马邈都不听从。太子宫贴身侍从官（中舍人）杜锡，恐怕司马邈不能保持他的位置，每每尽心直言，劝他砥砺品德，保持声誉，言语至为恳切。司马邈对他讨厌到极点，有一次把针藏在杜锡常坐的毛毯之中，针尖向上，杜锡坐下去，屁股鲜血直流。杜锡，是杜预的儿子（杜预，参考二六四年正月）。

司马邈性情刚烈，深知贾谧仗恃皇后贾南风的支持，不会宽容自己。贾谧当高级咨询官（侍中），每次到太子宫，司马邈看见他就逃掉，躲到后院游戏。太子宫总管（詹事）裴权规劝说：“贾谧，是皇后至爱的亲信，一旦跟他结怨，你就陷入险境。”司马邈不理。贾谧果然在贾南风面前，陷害司马邈，说：“太子聚敛金银财宝，结交不三不四的小人，箭头恐怕正对准我们贾家。如果皇上（司马衷）逝世，他坐上宝座，依照我们对付杨家班的手段（参考二九一年三月），把我诛杀，把你罢黜，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可是易如反掌。不如早日下手，另行选立性情温顺的，才能保护自己。”贾南风认为他的考虑周密深远。于是，开始宣传司马邈的缺点短处，使远近皆知。而贾南风又诈称她已怀了身孕，下令供应稻草等以及其他分娩时的用具（民间生子，怕血污床铺，所以都生在稻草之上；皇宫是否也用稻草，使人怀疑）。然后暗中把妹夫韩寿的婴儿韩慰祖，抱进皇宫，打算接替太子地位。

这时，文武百官，全都看出贾南风要害死太子。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赵俊，密请太子司马邈罢黜皇后，司马邈不接受。太子宫左翼卫队长（左卫率）、东平国（山东省东平县西北）人刘卞，把所听到的阴谋，询问张华，张华说：“我一点都不知道。”刘卞说：“我本是须昌县（东平国首府）一个小小雇员，受你的提拔，才有今天的官职。感激知遇之恩，所以毫不隐讳，难道你还疑心我？”张华说：“假定有这回事，你准备怎么办？”刘卞说：“太子宫豪杰像树林一样多，四翼卫队（四率）拥有精兵万人。你身居伊尹（阿衡）高位，如果你能够同意，则皇太子就可以利用朝会时机，发动政变，接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至于把皇后送到金墉城囚禁，只要两个禁宫侍从宦官（黄门）就够了。”张华说：“如今，皇帝在位；太子，是皇帝的儿子。而又从没有对我有伊尹（阿衡）的诏命，忽然鼓励太

子做此大事，不但违背君王，复又违背父亲，岂不是向天下显示忤逆不孝？何况贵族豪门，以及皇亲国戚，布满政府，我的威望和权柄，两者都缺，岂能一定成功？”贾南风常使她的党羽，在宫外布置密探，明察暗访，消息灵通。对这件事稍稍听到风声，遂调任刘卞当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卞知道事情泄露，服毒自杀（胡三省原注：“贾南风凶悍，假使她听到刘卞曾经跟张华磋商，而张华没有检举，张华必死在贾南风之手。而张华竟平安无事，猜测是张华告密。”）。

十二月，太子司马遹的长子司马璘患病，司马遹请求封司马璘一个王爵，皇帝下诏不准。司马璘病势沉重，司马遹为儿子请巫师向上天祈祷求福。贾南风得到消息，认为下手的时机已到，声称皇帝老爹司马衷身体不适，命司马遹进宫请安。司马遹进宫之后，见不到贾南风，却被引导到一个房间。贾南风派宫女陈舞，说是奉皇帝老爹之命，送来美酒三升，要司马遹全部喝光。司马遹告诉陈舞说，他没有三升的酒量。陈舞施加压力说：“你是不是忤逆不孝？老爹赏赐你酒，你竟然抗拒，难道酒里有毒？”司马遹不得已，只好勉强饮下，遂酩酊大醉。贾南风命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潘岳，拟就一份草稿，派宫女承福，带着笔墨纸砚，乘司马遹半昏迷状态，说是奉皇上指令，叫司马遹照抄一遍。潘岳拟就的草稿是：“陛下应自己了断，不自己了断，我当进去了断；皇后也应自己了断，不自己了断，我当亲手了断。并跟谢妃（娘亲谢玖）共同约定日期，同时发动。不要再犹豫不决，以免招来后患，吞毛饮血，在日月星三光之下，上苍已准许扫除祸害，立道文（司马璘乳名）当王，蒋俊保林当皇后（“保林”是太子小老婆称号，蒋俊是司马璘的娘亲。写出这么多人，是要一网打尽），愿望达成，杀猪牛羊，祭谢北君（北帝神祇）。”司马遹神志不清，不能分辨，遂照抄一遍；字迹歪斜潦草，一半不能成形，贾南风把它修补之后，呈送给晋帝司马衷过目。

十二月三十日，司马衷驾临式乾殿，召集文武百官，命禁宫侍从署总管（黄门令）董猛，拿出司马遹照抄的信笺，跟已在青纸上写妥的皇帝诏书，说：“这是司马遹的信笺，内容如此，应该处死！”把信笺交给出席的亲王、公爵和高级官员传阅；大家目瞪口呆，没有人敢说话。张华说：“这是国家最大的灾难，自古以来，常因为罢黜嫡子，引起变乱。而且，晋王朝建立的日子还短，请陛下三思。”裴颢认为，应先查明传递这份信笺的人，又请对照司马遹平常的字迹，不然的话，可能有假。贾南风遂拿出司





司马邕平常所写的报告启事十余张，大家对照之下，没有人敢说不是司马邕的笔迹（张华、裴颢显然并无预谋，裴颢提出“查明传递书信的人”，击中要害，但贾南风既一手遮天，遂含糊过去，裴颢大概发现内幕，不敢坚持）。贾南风命董猛出面，宣称长广公主（一任帝司马炎的女儿，嫁给甄德）有话：“事情应马上决定，文武百官却在你说一言、我一语！有不接受诛杀诏书的，应军法从事。”然而，大家仍议论纷纷，直到太阳西下，不能作出结论。

贾南风看张华等不肯屈服，恐怕事情发生变化，遂改变手段，建议撤销死刑，仅罢黜太子，成为平民，司马衷批准。于是，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和郁等，“持节”（二级权力），前往太子宫，把太子贬作平民；司马邕遂改穿平民服装，叩拜诏书，步行走出太子宫承华门，然后乘上一辆破旧的牛车。贾南风命东武公司马澹，率武装部队护送司马邕和太子妃王女士，三个儿子：司马斑、司马臧、司马尚，一齐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王衍上书跟司马邕断绝姻亲关系，皇帝允许，太子妃王女士放声恸哭，辞别司马邕而回。于是，诛杀司马邕的娘亲谢玖和司马斑的娘亲蒋俊。

三〇〇年，春季，正月，西戎保安司令部（西戎校尉）军政官（司马）阎纁，带着棺木，前往皇宫上书，认为：“汉王朝戾太子刘据，起兵背叛，抗拒皇命，进言的人仍认为罪状不过打一顿板子（参考前九一年、前九〇年）。而今太子司马邕受到责罚的时候，不敢有违礼的行为，他的过失，远轻于刘据。现在要做的是，为他慎重地选择师傅，再严加教诲，如果仍不能悔改，再摒弃不晚。”奏章呈上之后，没有下文。阎纁，是阎圃的孙儿（阎圃是张鲁的智囊，参考二〇一年）。

皇后贾南风命一个禁宫侍从宦官（黄门）向政府自首，自动招认打算和太子司马邕，阴谋杀害皇帝。皇帝下诏，把禁宫侍从宦官（黄门）的口供笔录，送给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传阅；命东武公司马澹率武装部队一千人，押解司马邕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行宫囚禁；又命诉讼监察官（持书御史）刘振，“持节”（二级权力），严密看守；下令司马邕上道之日，任何官属，都不准送别。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江统、潘滔，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王敦、杜蕤（音 ruí）、鲁瑶等，冒犯禁令，远到伊水（洛水在首都洛阳之南，伊水又在洛水之南），向司马邕哭泣送别。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满奋，逮捕江统等，分别羁押洛阳市监

狱（河南狱）和洛阳县监狱（洛阳狱）。羁押洛阳市监狱的，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乐广，立即把他们全部释放；羁押洛阳县监狱的，仍继续囚禁。京畿总卫戍司令部纠察官（都官从事）孙琰劝贾谧说：“所以罢黜太子，放逐许昌，只因为他犯法有罪。太子官属冒犯禁令，送行告别，也是人情之常，如果加以重刑，消息传播四方，恐怕反而显示太子的德行深厚，岂不是反而为他宣传，不如宽恕！”贾谧遂命洛阳县长曹摅释放，乐广因之也没有受到处分。王敦，是王览的孙儿（王览是王祥的异母弟，参考二五六年十月）。曹摅，是曹肇的孙儿（曹肇受曹爽排斥事，参考二三八年十二月）。

太子司马遹被押解到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后，写信给被迫离婚的太子妃王女士，细述被诬陷经过，但是岳父王衍不敢为他奏报申雪。

太子司马遹被罢黜后，全国人心，一片怨恨愤怒。皇城保安部队右卫司令（右卫督）司马雅、近卫司令（常从督）许超，都曾在太子官任职，和宫廷警卫官（殿中中郎）士猗等，阴谋罢黜皇后贾南风，扶立太子司马遹复位。因张华、裴颢安于常态，只知道保全官位，不可能领导震撼天下的大事。认为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这时掌握军权，性情贪婪，可以借他的手，达到目的，于是向司马伦的亲信孙秀建议：“皇后（贾南风）凶恶嫉妒，行事邪恶，跟贾谧等共同诬害太子。而今，皇帝没有合法的继承人，国家势如累卵，高级官员中，将有人起事。而赵王（司马伦）侍奉皇后（贾南风），天下皆知，又跟贾谧、郭彰亲善友好，太子（司马遹）之被罢黜，人们都认为赵王也曾经参与，一旦发生变化，大祸一定波及，为什么不自己安排，先行动手？”孙秀承诺，报告司马伦，司马伦接受，告诉立法部门初级助理官（通事令史）张林（黑山变民集团首领张燕【褚飞燕】的曾孙【张燕，参考一八五年二月】），跟国务院秘书（省事）张衡等，命他们作为内应。

政变就要发动，孙秀告诉司马伦说：“太子（司马遹）聪明而性情刚猛，如果返回东宫（太子官），恐怕不会接受别人的控制。明公（司马伦）一向是皇后（贾南风）的亲信党羽，关系亲密，连路上行人都知道。现在虽然为太子（司马遹）建立大功，太子可能认为你受到人民的压力，翻云覆雨，只不过为自己脱祸罢了。即令克制对你的愤恨，但对你也绝不会有感恩报德之情。万一有小的差错，恐怕难逃诛杀。不如稍稍向后延期，依我的观察，皇后终于要害死太子。到那时候，你再号召起事，罢黜皇后



(贾南风)，为太子报仇。这不仅仅是免掉灾难而已，更可以达到掌握大权的目的。”司马伦同意。

孙秀遂用反间计，散布谣言说：金殿禁卫军打算罢黜皇后贾南风，迎接太子（司马遹）复位。贾南风不断派出宫女，改穿平民服装，到民间打探消息，听到这项传闻后，十分恐惧。司马伦、孙秀乘机建议贾谧等，早日除掉司马遹，根绝人民的盼望。

三月二十二日，贾南风命情夫御医管理官（太医令）程据，配制毒药。以皇帝名义，命禁宫侍从宦官（黄门）孙虑，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毒杀司马遹。司马遹自放逐后，深恐受到谋害，常在床前自己煮饭。孙虑把来意告诉负责看守的诉讼监察官（持书御史）刘振，刘振遂把司马遹迁移到一个小院，断绝饮食，希望把他活活饿死，但宫女仍在暗中从墙上递进饭菜。孙虑不能等待，直接强迫司马遹服毒，司马遹不肯，孙虑遂用捣药的铁杵，把司马遹击毙（这是一件撼人心弦的谋杀，孙虑乘司马遹在洗手间时，突然闯入，用铁杵猛击司马遹，哀号之声，传到墙外）。主管部门请求以平民的身份埋葬司马遹，贾南风上书，请用广陵王的王礼安葬（司马遹未当太子前，封广陵王【参考二八九年十一月】。死年二十三岁）。

夏季，四月，赵王司马伦、孙秀，将发动政变，密邀宫廷右卫饮飞司令（饮飞督。饮飞，古代善于射箭的勇士，西汉王朝以来，作为卫士称号）闾和参加，闾和应许。定于四月三日夜三更，第一声鼓响时起事（在时钟还没有普及前，甚至二十世纪四〇年代，人们仍把一夜分为五段：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称“初更”；二十三时至一时，称“二更”；一时至三时，称“三更”；三时至五时，称“四更”；五时起称“五更”，直到天亮。宫廷用滴漏或击鼓分辨，民间用敲锣的声音或两根木板相击的声音分辨。初更一声，二更二声，五更五声。打更人除了在深夜走遍大街小巷，为晚睡中乡民报时外，还等于安全巡逻，用“更声”向人传报平安信息），到时候，由闾和在宫中击鼓作为信号，外军即行攻击。事发的当天（四月三日），孙秀仍作最后努力，命司马雅秘密禀告张华，说：“赵王（司马伦）打算跟阁下共同拯救国家，为天下除害，叫我向你报告。”张华拒绝。司马雅怒气冲冲说：“钢刀已砍到脖子上，你还和稀泥！”不理张华的挽留，站起来就走。

三更时候（午夜一时）已到，行动开始。司马伦把假的皇帝诏书，下达给京师“二卫”（皇城保安部队【卫尉所辖】及首都卫戍军【卫将军所

辖】) 所属皇城三区禁卫营 (三部司马。即: 前驱禁卫营、由基禁卫营、强弩禁卫营): “皇后 (贾南风) 和贾谧等, 谋杀我的太子。今天, 命车骑将军 (司马伦) 入宫, 罢黜皇后。各将领应听从命令, 事情完毕后, 晋封关中侯, 如果拒绝, 诛杀三族。” 大家遵从。司马伦再假传圣旨, 打开宫门; 武装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入宫, 御道之南布防。命翊军指挥官、齐王司马冏, 率一百人, 击破宫门, 冲入后宫, 华林园管理官 (华林令) 骆休在内接应, 把皇帝司马衷迎奉到东堂。用诏书召见贾谧, 贾谧来到殿前, 发现事情有变, 挣脱武士包围, 狂奔到西厢之下, 哀叫: “姨妈, 救我!” 武士追及, 砍下人头。

贾南风突然看到齐王司马冏, 大吃一惊, 问说: “你来有什么事?” 司马冏说: “奉到诏书, 逮捕皇后。” 贾南风说: “只有我才可以下诏书, 你哪里来的诏书?” 然后跑到楼上, 向晋帝 (二任惠帝) 司马衷 (本年四十二岁) 遥遥呼喊: “陛下的妻子, 被人废掉, 你不久就会废掉自己!” 当时, 梁王司马彤也参与阴谋, 贾南风问司马冏: “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说: “梁王 (司马彤)、赵王。” 贾南风说: “拴狗当拴脖子, 我却去拴尾巴, 怎么会不到这种地步?” (后悔全副精力对付司马遹, 不知大祸另有所在) 司马衷下诏, 把贾南风贬作平民, 羁押建始殿。逮捕赵粲、贾午等, 交付宫廷监狱 (暴室), 就在狱中诛杀。司马衷下诏国务院执行官 (尚书) 搜捕贾家班党羽; 传唤总立法长 (中书监)、高级咨询官 (侍中)、禁宫咨询官 (黄门侍郎)、八座 (国务院八位高官, 参考二八三年正月), 乘夜在金銮宝殿集合。国务院 (尚书) 起初疑心诏书是假的, 助理官 (郎) 师景用不封口的奏章, 上书请求皇帝亲笔写下诏令; 司马伦等斩师景, 宣告全国。

司马伦跟孙秀密商夺取帝座, 因之必须先扫除政府中有声望的官员, 并且也借机报复私仇, 遂逮捕张华、裴颢、解系、解结等 (司马伦、孙秀跟各人结怨事, 参考二九六年), 到金殿审问。张华对立法部门初级助理官 (通事令史) 张林说: “你们打算谋害忠臣, 是不是?” 张林以皇帝名义质问: “你身居宰相高位, 太子被罢黜, 不能死节, 什么原因?” 张华说: “式乾殿上, 我的言论, 以及我所上的奏章, 事实俱在, 可以查考。” 张林说: “进谏不被接受, 为什么不辞职?” 张华回答不出。于是一律斩首, 屠灭三族 (张华年六十九岁, 裴颢年三十四岁)。解结的女儿跟裴家有婚约, 第二天 (四月四日) 就要结婚, 裴家打算承认她已经结婚, 救她一命, 女儿说: “一家人都成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独活?” 拒绝营救, 也被斩首。



四月四日（天亮之后），司马伦亲自坐镇端门（皇宫正南门），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和郁，“持节”（二级权力），押送贾南风到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又斩刘振、董猛、孙虑、程据等。宰相（司徒）王戎，以及中外官员，受牵连被指控为张华、裴頠亲党，罢黜免职的很多。阎缵抚着张华的尸体，恸哭说：“我早劝你辞职，你硬是不肯，今天果然不能避免，只能归诸天意！”

四月九日，相国司马伦假传圣旨，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弘，携带掺有黄金碎末的毒酒（金屑苦酒），到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强迫贾南风喝下，贾南风遂死（年四十四岁）。

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淮南王司马允，性情稳重，宫廷警卫将士，对他都敬畏佩服。司马允看出相国司马伦跟孙秀，野心勃勃，于是，秘密集结可以同生共死的武士，打算对付。司马伦、孙秀深感恐惧。

秋季，八月，晋帝司马衷下诏：擢升司马允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外表看起来特别优待，实际上是把架空，剥夺军权。司马允宣称有病，不肯到职。孙秀派监察官（御史）刘机，强迫司马允交出印信，并逮捕司马允的官属，上书弹劾司马允抗拒诏令，犯“大逆不敬”之罪。司马允拿起诏书过目，发现竟然是孙秀笔迹，不禁大怒，囚禁刘机，将行诛杀，刘机觑空溜掉，于是司马允斩刘机初级助理（令史）二人，对左右咆哮说：“赵王（司马伦）要摧毁我家！”遂率淮南兵团（封国军队）及司令部卫士七百人，冲出大门，大声呼叫：“赵王谋反，我要讨伐叛乱，听我的跟我来！”一时集结很多人。司马允将入皇宫，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王舆，关闭左右旁门，司马允不能进入，遂包围相国府。司马允部队精悍善战，相国府卫队屡战屡败，死亡一千余人，势不能支持。而太孙宫左翼卫队长（左率）陈徽，率东宫（太孙宫）卫队，在相国府内擂动战鼓，高声呐喊，声援司马允（时司马伦把东宫当做相国府），司马允在承华门（太孙宫东门）前布置阵地，万箭齐发，如倾盆大雨，直射司马伦住处。文书官（主书司马）眭秘（眭，姓。音 suī），用身体遮蔽司马伦，背部中箭死亡。司马伦官属都躲在大树之后，每棵树都被射中数百箭。

攻防战自上午六时僵持到下午二时，最高立法长（中书令）陈准，是陈徽的老哥，打算响应司马允，报告晋帝司马衷说：“应该用白虎幡，使他们解斗。”（“白虎幡”用以督战，此时应用“驺虞幡”才对。胡三省注：“司马衷白痴，陈准打算骗得白虎幡支持司马允，使司马伦军自行崩溃。”）

遂命宫廷保安指挥官（司马督护）伏胤，率骑兵四百人，持白虎幡出宫。而司马伦的儿子、高级咨询官（侍中）、汝阴王司马虔，正在“门下”（咨询署【侍中省】及顾问署【散骑省】），跟伏胤秘密盟誓说：“荣华富贵，你我同享！”伏胤遂身怀一份空白诏书出宫，宣称：“皇帝有诏，协助淮南王（司马允）作战。”司马允毫不提防，大开营门迎接，下车拜受诏书，伏胤手起刀落，斩司马允（年二十九岁），并斩司马允的儿子秦王司马郁、汉王司马迪。受司马允牵连灭族的有数千人。

最初，孙秀当一个低级雇员，服侍禁宫咨询官（黄门郎）潘岳，潘岳屡次鞭打孙秀（潘岳的老爹潘花当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郡长【内史】，潘岳仗恃老爹的权势，对孙秀屡次殴打，殴打倒地后，还用脚猛踢，把孙秀当成犬马）。皇城保安司令（卫尉）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一向跟相国司马伦有仇（欧阳建弹劾司马伦事，参考二九六年）。石崇有一位最心爱的小老婆，名梁绿珠（广西博白县双角山下，有绿珠井。梁家女儿绿珠，美丽盖世。石崇曾出使交州【州政府设龙编，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用珍珠三斛，买梁绿珠而回。井在梁家庭院，传说：凡饮井水的，一定生下美女。后来乡里人士发现美女并没有好处，遂用石块把井填平）。孙秀派人索取梁绿珠，石崇拒绝。

等到淮南王司马允失败，孙秀乘机扩大打击面，指控石崇、潘岳、欧阳建，拥戴司马允为主，共同叛乱。于是，全体逮捕（石崇正在楼上欢宴，军队抵达大门时，石崇对梁绿珠说：“我为了你，犯下大罪。”梁绿珠哭泣说：“我当死在你之前。”跳楼丧生）。石崇叹息说：“那些奴才，只是贪图我的家产！”逮捕他的军官说：“既知道财富是祸根，为什么不早散掉它？”石崇不能回答（石崇任荊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州长【刺史】时，时常抢劫来往旅客商贩，又杀人灭口，财产遂上比王侯）。

最初，潘岳的娘亲，总是讥诮呵责他的儿子：“你应该知道满足，为什么搜刮没有止境？”等到被捕，潘岳向娘亲忏悔说：“辜负阿母。”遂跟石崇（年五十二岁）、欧阳建，全族被屠，石崇家产全部没收（潘岳的娘亲、潘岳的老哥执法监察官【侍御史】潘释、老弟燕县【河南省延津县东北】县长潘豹、宰相府秘书【司徒掾】潘据、潘据的老弟潘诜，以及他们的儿子，甚至已出嫁的女儿，不论男女老少，全体诛杀。只有潘释的儿子潘伯武，逃亡在外。潘豹的女儿，跟娘亲拥抱哭号，行刑队怎么拉都拉不开，这时候恰恰赦令颁布，也逃一死。当初潘岳殴打一个下贱的小吏，认为他



绝没有反击力量，怎会想到竟有如是之酷的回报！怨毒于人，深入骨髓）。

相国司马伦，逮捕淮南王司马允同一个娘亲的老弟吴王司马晏，打算诛杀。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傅祗，在金銮宝殿上，据理力争，大家一齐劝阻；司马伦遂把司马晏贬为宾徒县王。

齐王司马冏，因功擢升到游击将军（第四品）；司马冏大不满意，愤恨之情，形于脸色。孙秀察觉，而且畏惧他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危险性，遂再擢升司马冏当平东将军，派出镇守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

孙秀提议，皇帝应赏赐司马伦“九锡”（即“九赐”，参考四年）。文武百官没有一人表示反对。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刘颂说：“从前，东汉王朝把‘九锡’赏赐给曹家，曹魏帝国把‘九锡’赏赐给晋王朝，都是一时的过渡措施，并不是国家正常的制度。周勃、霍光，功业都十分盛大（指罢黜皇帝，另立新君），可是从没有听说他们受到‘九锡’的赏赐（二人事，参考前一八〇年、前七四年）。”立法部门初级助理官（通事令史）张林，对刘颂的新怨旧恨，一齐爆发，认为刘颂是张华的同党，打算斩刘颂。孙秀说：“诛杀张华、裴颢，已伤害了大家对我们的信心，不可以再诛杀刘颂。”张林才罢手。遂调任刘颂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于是，皇帝下诏，赏赐司马伦“九锡”，擢升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华当抚军将军，司马虔当中央禁军总监（中军将军），司马诩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又擢升孙秀当高级咨询官（侍中）、辅国将军、相国府军政官（相国司马），仍兼任太孙宫右翼卫队长（右率）。张林等也同时居于显要高位。相国府直属部队增加到两万人，数目跟皇宫禁卫军相等。如果加上没有公开的隐秘部队，数目超过三万人。

九月，取消宰相（司徒），改称丞相；命梁王司马彤担任，司马彤坚决不接受。

司马伦跟他的儿子们，顽劣愚昧，没有见识。唯一的智囊孙秀，狡猾多端，贪财淫乱；在一起共事的，不过一群邪恶的马屁精，只知道追求眼前荣华富贵，没有深远的谋略，而各人又只为各人打算，互相嫉妒憎恨，乱成一团。孙秀的儿子孙会，当射击兵团指挥官（射声校尉，第四品），身材短小，容貌丑陋，连最卑贱奴仆的长相，都比他好。孙秀通过司马伦，使孙会娶皇帝司马衷的女儿河东公主（孙会本年二十岁，正跟一群富家子弟在洛阳西城买马，民间忽然听到公主下嫁给孙会消息，大为震惊）。

冬季，十一月七日，晋帝司马衷娶羊献容当皇后，赦天下。

羊献容，是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人羊玄之的女儿，外祖父是平南将军、乐安国（山东省邹平县东北苑城乡）人孙旂。孙旂跟孙秀感情至好，所以孙秀从中做主，选中羊献容。擢升羊玄之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特进”（朝会时位置仅次三公），兼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封兴晋侯。

五、杀三任帝司马伦

三〇一年，春季，正月，相国司马伦篡夺帝位。

司马伦跟高级咨询官（侍中）孙秀，命营门官（牙门）赵奉，宣称梦见司马懿（宣帝）传话：“司马伦应早日入主皇宫（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皇帝司马衷的叔祖父）。”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是司马望的孙儿，一向谄媚司马伦；司马伦命司马威兼任高级咨询官（侍中），负责夺取晋帝（二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三岁）的玉玺，并撰写禅让诏书。又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满奋，“持节”（二级权力），代表皇帝把玉玺呈献给司马伦，正式让出宝座。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王舆、前军将军司马雅等，率武装部队进入金銮宝殿，向皇城三区禁卫营（三部司马）宣布禅让经过，并明确表示如何赏罚，没有人反抗。张林等率军驻防宫城各门。

正月九日，司马伦乘坐皇帝专用的车队（法驾）入宫，正式登极（三任帝），赦天下，改年号建始（之前是永康二年，之后是建始元年）。被罢黜的二任帝司马衷，从华林园西门出宫，居住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司马伦派张衡率军看守。

正月十日，司马伦尊称司马衷为太上皇，改金墉城为永昌宫，罢黜皇太孙司马臧，改封濮阳王。擢升世子司马华当皇太子，改封其他儿子：司马馥当京兆王、司马虔当广平王、司马诩当霸城王，全被任命为高级咨询官（侍中），并掌握军权。又任命梁王司马彤当“宰衡”（合“太宰”与“阿衡”，位更高过太宰、相国），何劭当太宰（上三公之一），孙秀当高级咨询官、总立法长（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义阳王司马威当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张林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其他党羽，都当高级官员，超越官阶和超越官位升迁的，数都数不完。甚至最卑微的奴仆士兵，都享有爵位。每天金銮宝殿上朝会时，帽上绣着蝉形图案，





帽侧挂着貂尾的高级亲信官员，黑压压坐满座位（原文：“貂蝉盈座”。貂，音 diāo。古代皇帝对特准进宫的亲信官员，在冠帽上绣一蝉形图案，并在帽侧悬挂一条貂尾，高级咨询官在左侧，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在右侧）。当时人们有句谚语说：“貂尾不够，狗尾代替。”（当时，高级咨询官及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共九十七人）

本年（三〇一），各州郡所保荐的“贤良”、“秀才”、“孝廉”，一律免除考试，全体录用。各郡各封国雇员及国立大学学生，超过十六岁的，全体委任官职。大赦令颁布之日，仍在岗位上的郡长、县长，全体晋封侯爵。郡政府主任秘书（纲纪）全体入选“孝廉”，县政府主任秘书（纲纪）全体入选“廉吏”。政府仓库储存，不能供应庞大的赏赐。封侯爵的人数太多，来不及铸造印信，就发给他们一张空白诏书，叫他们自己填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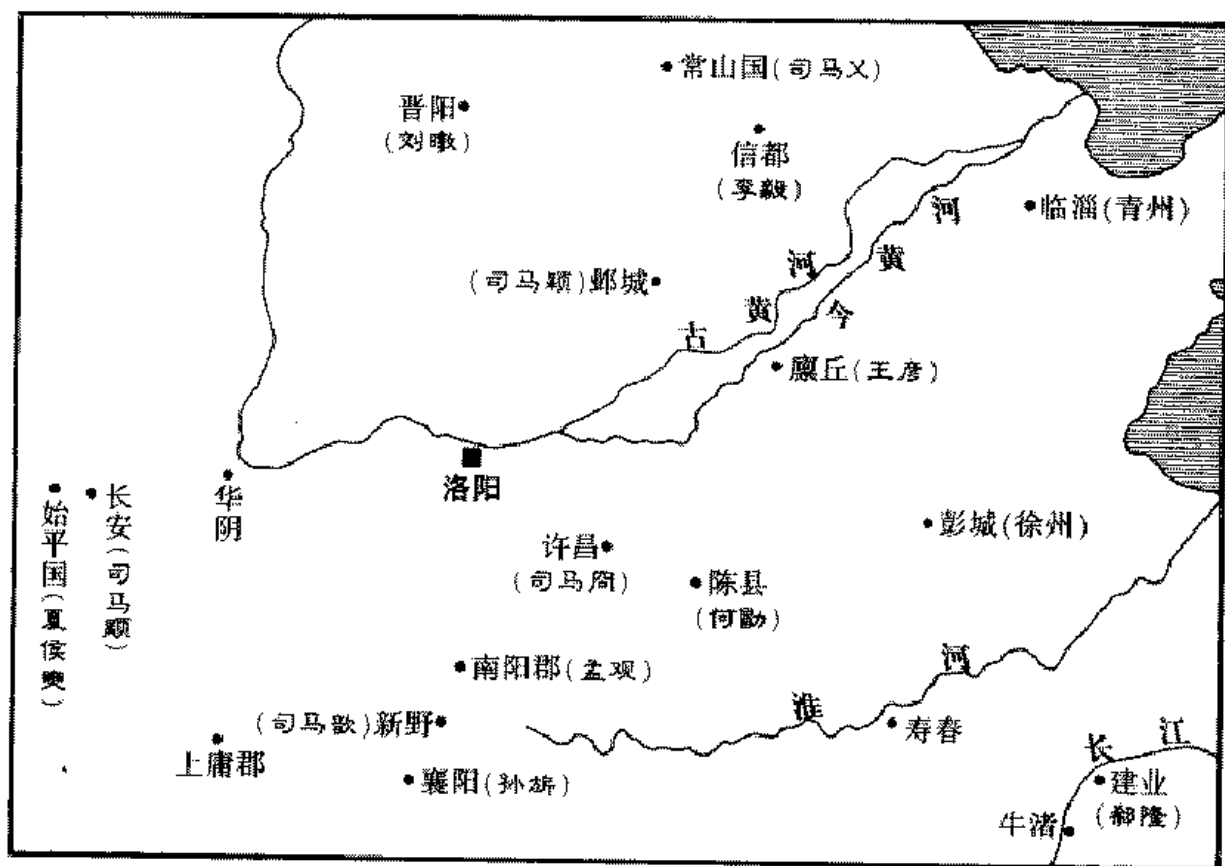
最初，平南将军孙旂（时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的儿子孙弼，侄儿孙髦、孙辅、孙琰，逢迎攀附，走孙秀的路线，跟孙秀家合成一族，所以，不到一月时间，每人都登上明显的高位。等到司马伦称帝，四位子侄，全晋升将军，封郡侯；擢升孙旂当车骑将军（一级上将），开府（开府仪同三司）。孙旂认为子侄们接受司马伦的官爵，超过正常制度，一定会为家族招来大祸；派幼子孙回，去责备他们，孙弼等不接受，孙旂无法制止，只有痛哭而已。

正月十七日，诛杀濮阳王（哀王）司马臧（生在帝王之家，身不由己，父子先后毙命）。

总立法长（中书监）孙秀，完全控制中央政府，皇帝司马伦所颁布的诏书，孙秀认为不合适时，经常更改，或者把司马伦的诏书作废，自己在诏书专用的青纸上，另写诏书。有时候，早上颁布的命令，晚上就加以更改，文武官员职位，变动之快，好像流水。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张林，跟孙秀结怨已久，而又不满足赏赐，埋怨自己没有享有“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遂写密函给太子司马华，说：“孙秀独断专行，违反大家愿望，不得民心。而所谓的功臣，不过一群无赖小人，扰乱政府，应该全部诛杀。”司马华把密函呈送给老爹司马伦，司马伦拿给孙秀过目，孙秀建议逮捕张林。司马伦遂斩张林，屠灭三族。

孙秀认为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每人都拥有强大的军队，独当一面（司马冏镇守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司马颖镇守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司马颙镇守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心

中不安，十分厌恶，遂派自己的亲信党羽，当三位王爷的助理官员。一面擢升司马冏当镇东大将军，司马颖当征北大将军，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作为对他们的安抚。



四世纪·三〇一年三月 讨伐司马伦前夕，全国军事形势

齐王司马冏准备用武力讨伐篡夺帝位的司马伦，还没有发动，正巧，离狐（河南省濮阳市东南）人王盛、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人王处穆，在洹泽（河南省临颍县）招兵买马，集结部众，人民前往投靠的，每天都以一万人为单位计算。司马伦任命他的部将管袭，当司马冏的参谋长（军司），管袭攻击，斩王盛、王处穆。司马冏立即逮捕管袭，处死。遂跟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派使节分别通知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常山王司马义，以及南翼警卫指挥官（南中郎将）新野公司马歆，并通报全国四征四镇（四征：征南、征北、征东、征西将军。四镇：镇南、镇北、镇东、镇西将军），以及各州、各郡、各县、各封国，宣布：“逆贼孙秀，迷惑误导赵王（司马伦），当共同出兵讨伐，如有抗命，屠灭三族。”

使节抵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成都王司马颖召见邺县（邺城）县长卢志，共商对策。卢志说：“赵王（司马伦）篡夺帝座，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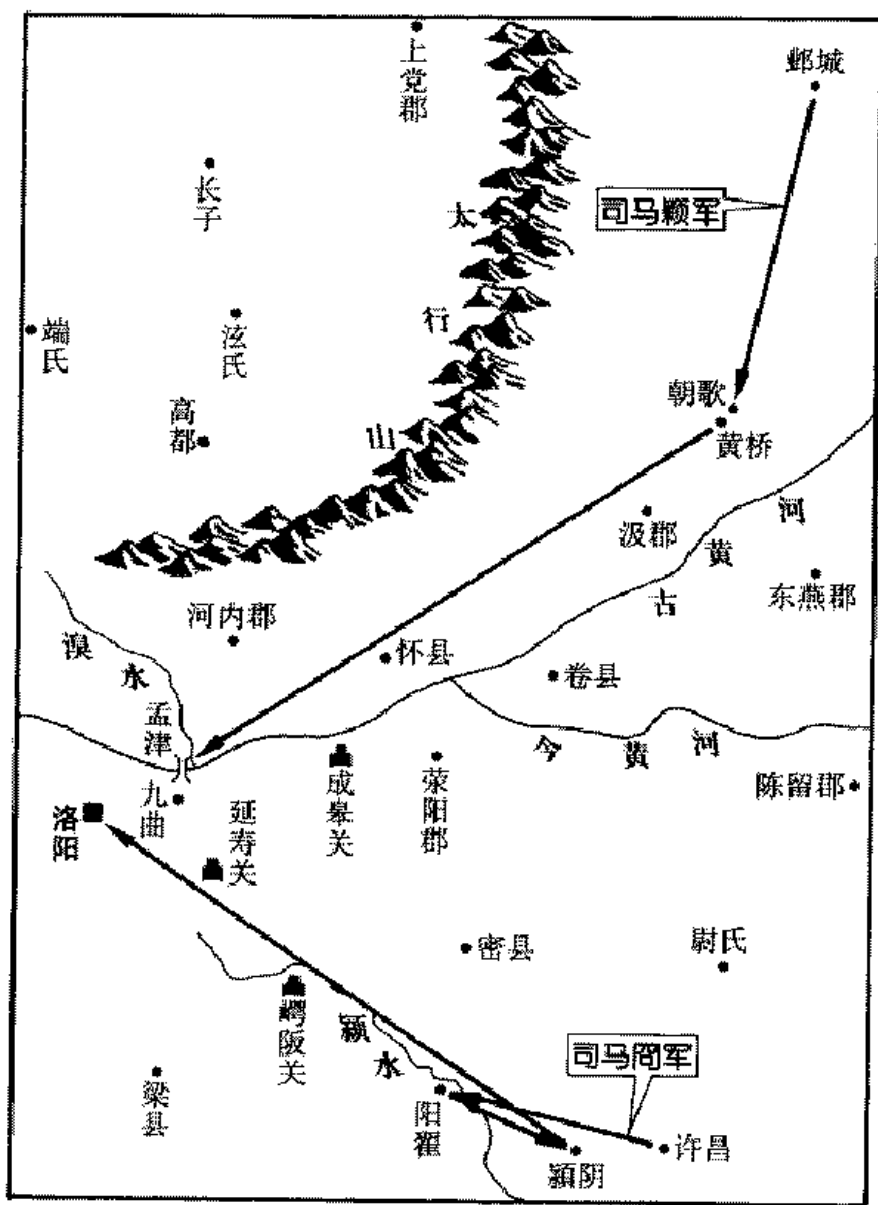
人民和天上神祇，同感愤怒。殿下（司马颖）集结英雄贤能，顺从人民盼望，依仗大义，讨伐叛逆，人民用不着征召，都会加入战斗，卷起袖子，高举手臂，奋勇争先，没有不可以克服的事。”司马颖同意。任命卢志当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仍兼左秘书长（左长史）。卢志，是卢毓的孙儿（卢毓事，参考二二七年）。司马颖再任命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王彦、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州长李毅、大营指挥官（督护）赵骘、石超等当前锋。消息传出，远近响应。军队到了朝歌（河南省淇县），部众已达二十余万。石超，是石苞的孙儿（石苞事，参考二六八年九月）。

常山王司马义，在他的封国（常山国，河北省正定县），和太原国（山西省太原市）郡长（内史）刘瓛，各率军队南下，作司马颖成都兵团的后援。

新野公司马歆，接到司马冏的文告后，不知道如何决定，亲信王绥说：“赵王（司马伦）血缘最亲，而且强大；齐王（司马冏）血缘疏远，而又微弱，你应该拥护皇上（司马伦）。”（司马伦是司马歆的亲叔父，司马冏则是司马歆的堂侄）军事参议官（参军）孙询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质问：“司马伦是一个凶恶的叛逆，天下人应当联合起来把他诛杀，谈什么亲疏强弱？”司马歆才决定响应司马冏。

前安西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安西参军）夏侯爽，在始平国（陕西省兴平市）集结数千人，响应司马冏，派人邀请河间王司马颙同举义兵。司马颙接受秘书长（长史）李含的建议，命振武将军河间国（河北省献县）人张方，出军攻击，生擒夏侯爽跟他的党羽，腰斩。不久，司马冏文告送到，司马颙逮捕司马冏的使节，用囚车送往中央，派张方率军东下，支援皇帝司马伦。张方抵达华阴（陕西省华阴市），司马颙得到情报：司马冏、司马颖军力强大；于是，立即改变立场，召回张方，转为响应司马冏、司马颖。

司马冏文告传到扬州（州政府设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州政府官员都打算响应。州长（刺史）郗隆，是郗虑的玄孙（郗虑，参考二〇八年八月），因为他的儿子和侄儿郗鉴，都在首都洛阳，恐怕受到屠杀，疑惧交集，不敢决定，召集全体官员共同磋商。主任秘书（主簿）淮南郡（安徽省寿县）人赵诱、前秀才虞潭，都说：“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四海之内，无不痛恨，而今，勤王军四面八方起事，他一定失败。为阁下（郗隆）设计，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直指许昌（司马冏根据地，河南省许昌市）



四世纪·三〇一年三月至四月 讨伐司马伦

东)，是上策。派将领率军前往许昌会师，是中策。酌量派出象征性的军队，观看形势，哪一方面获胜，就帮助哪一方面，是下策。”散会后，郗隆跟总务官（别驾）顾彦秘密商量，顾彦说：“赵诱等的下策，恰恰是上策！”人事官（治中）留宝、主任秘书（主簿）张褒、行政管理官（西曹）留承，得到消息，请求晋见郗隆，说：“不知道你现在怎么决定？”郗隆说：“我身受二位皇帝厚恩（二帝，指二任帝司马衷及三任帝司马伦），所以不偏不倚，对谁都不帮助，只求保全本州（扬州）。”留承说：“晋王朝政权，是世祖（一任帝司马炎）创业。太上皇（司马衷）在位已久，今上皇帝（司马伦）篡夺到手，事理至不公平（帝位应传子孙，而司马伦是司马炎的叔父）。齐王（司马冏）顺应天心人事（司马冏是司马炎的侄儿），成功



失败，显而易见。阁下如果不出军响应，推托搪塞，灾变会随时发生，本州怎保得住？”郗隆不回答。虞潭，是虞翻的孙儿（虞翻，参考一九六年八月）。郗隆把司马冏的文告，搁置六天，还不表明态度，将领们愤怒怨恨。军事参议官（参军）王邃（音 sui）镇守石头城（建业城西北），将领们纷往投奔。郗隆派参谋官（从事）在牛渚（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拦截（牛渚更在石头城之西南，地理位置似误），但不能阻止。将领们遂奉王邃为主，攻击郗隆，斩郗隆父子跟顾彦，砍下人头，呈送给司马冏。

安南将军、沔北军区司令（监沔北诸军事）孟观（时驻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夜观天象，发现代表皇帝的紫宫星，毫无变化。认为司马伦一定不会失败，遂决心固守。

晋帝（三任）司马伦、总立法长（中书监）孙秀，听到三位亲王起兵消息（三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大为恐惧，遂伪造一份司马冏的奏章，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盗匪，突然向我进攻，我力量有限，不能自保，请求派中央禁卫军援救，我只盼回到封国（齐国，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接受死刑。”司马伦把这份伪造的奏章，正式公布。派上军将军孙辅、折冲将军李严，率军七千人出延寿关（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征虏将军张泓、左军将军蔡璜、前军将军闾和，率军九千人出嵎阪关（河南省登封县东南）；镇军将军司马雅、扬威将军莫原，率军八千人，出成皋关（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以上三路兵马，南下抵抗司马冏。又派孙秀的儿子孙会，统御将军士猗、许超，率中央禁卫军三万人，北上抵抗司马颖。征召东平王司马楙（司马孚的孙儿，司马颙的堂兄，皇家血统疏远），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诸军）。又派皇子京兆王司马馥、广平王司马虔，率军八千人，作为后援部队。

司马伦、孙秀，日夜祈祷上天，用种种诅咒、法术，压制敌人，祈求赐下福祉，又命巫法师选择作战的日子，又派人登上嵩山（河南省登封县北），身穿飞鸟羽毛编成的衣服，宣称：得到神仙姬乔写的书笺，指出司马伦帝位长久，用以迷惑人心（姬乔，又名姬晋；是周王朝二十七任王【灵王】姬泄心的儿子，时当公元前六世纪。姬乔好吹笙，口中能发出凤凰叫声，游逛伊水、洛水之间，一位名叫浮丘公的有道之士，把姬乔接上嵩山。三十年后，姬乔突然在山顶出现，对游客桓良说：“告诉我的家人，七月七日，在缑氏山头【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等我。”届时，姬乔乘坐白鹤，从

天际飞来，向家人挥手，再行飞走)。

中央政府军征虏将军张泓，推进到阳翟（河南省禹州市），跟司马冏的齐兵团接触，击败齐兵团，齐兵团向后撤退。司马冏返抵颍阴（河南省许昌市）。

夏季，四月，张泓乘胜攻击，司马冏派军迎战。中央其他部队在旁袖手不动，而上军将军孙辅、徐建所统的部队，忽然发生夜惊（军中夜惊情形，参考一九二年五月），二人遂逃回首都洛阳，向皇帝司马伦自首说：“齐王（司马冏）兵力强盛，勇不可当，张泓等已经阵亡。”司马伦惊恐失措，秘而不宣，只命皇子司马虔跟许超，急速回军保卫京师（首都洛阳）。正好张泓击败司马冏的捷报传到，司马伦遂再派司马虔返防。张泓率各路兵马，渡过颍水，向司马冏发动总攻。司马冏反击张泓的侧翼，负责侧翼的将领孙髦、司马谭等抵挡不住，张泓只好跟着撤退。孙秀诈称：“已经击破齐兵团，生擒司马冏。”命文武百官向皇帝司马伦祝贺。

司马颖的成都兵团抵达黄桥（河南省淇县西南）。中央政府军孙会、士猗、许超迎击，成都兵团大败，死伤一万余人，全军震恐。司马颖准备退保朝歌（河南省淇县），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卢志、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王彦劝阻说：“我们军队出师不利，而敌人刚刚获胜，对我们有轻视之意，如果撤退，士气沮丧，恐怕再不能作战。何况，任何战争，都有胜有败，失利并不稀奇。不如挑选精锐，乘夜急行进军，兼程南下，出敌人意料之外，这才是军事上的奇计。”司马颖同意。司马伦对黄桥有功将士，颁发赏赐，孙会、士猗、许超，都分别“持节”，于是，谁都不听谁的命令，互相不服，军令紊乱，而且仗恃胜利，瞧不起已被击败的成都兵团，不作戒备。司马颖率军反攻，在溴水会战（溴，音 ji。溴水，源出河南省济源市，流经孟县，注入黄河），孙会等大溃，抛弃军队，向南逃亡。司马颖乘胜渡过黄河。

自从司马冏等起兵，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都打算乘机诛杀司马伦及孙秀，孙秀恐惧，不敢出立法部门（中书省）一步，等到接获大军溃败消息，忧愁愤怒，不知道如何是好。孙会、许超、士猗等从黄河之北逃回，跟孙秀会商对策。有的主张集结残兵败将，作最后一战；有的主张纵火焚烧宫殿，诛杀不肯归附自己的人，然后挟持司马伦南下，投奔孙资（时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孟观（时驻宛县【河南省南阳市】）；有的主张乘船顺东下，入东中国海；议论纷纷，不能决定。





四月七日，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舆，跟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广陵公司马灌，率所属部队七百余人，从南掖门（南侧门）进入皇宫，三区禁卫营（三部司马）在内响应，攻击立法部门，逮捕孙秀、许超、士猗，一齐斩首，并诛杀孙奇、孙弼，以及前将军谢悛等。司马灌，是琅邪王司马伷的儿子。王舆驻军云龙门（皇宫南门），召集“八座”进殿（八座：国务院部长级以上八位官员，参考二八三年正月），命司马伦写下诏书：“我受到孙秀的误导，触怒三位亲王。而今孙秀已经伏诛，应该迎接太上皇（司马衷）复位，我将回到乡里，度过晚年。”派人传布这项诏书，并用“驒虞幡”命各路将领停止战斗。

禁宫侍从宦官（黄门）押解司马伦从华林园东门出宫，连同太子司马华，一齐送回洛阳汝阳里司马伦的私宅。另派武装部队数千人，到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迎接前任（二任惠帝）皇帝司马衷，人民夹道欢呼万岁。司马衷从端门（皇宫南门）入宫，升金銮宝殿（在顺序上，司马衷此时已是第四任帝），文武官员叩头请罪。司马衷下诏：逮捕司马伦、司马华，送金墉城。司马伦的儿子广平王司马虔，从黄河北回军，抵达九曲（河南省巩县西南），得到政变消息，抛弃军队，率数十人奔回洛阳私宅。

四月九日，赦天下，改年号（之前是建始元年，之后是永宁元年）。特准全国人民大吃大喝五天，分别派出使节慰劳三位亲王（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梁王司马彤等上书说：“赵王司马伦父子，凶恶叛逆，应该伏诛。”

四月十三日，中央政府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袁敞，“持节”（二级权力），命司马伦自杀（司马伦被迫饮下金屑苦酒，羞愧难当，用手帕盖到脸上，连连叹息：“孙秀害我，孙秀害我！”“八王之乱”第三王结束，司马伦自去年【三〇〇】四月诛杀贾南风，到本年【三〇一】四月服毒，当权一年零一月）。逮捕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华、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全部诛杀。文武百官，凡司马伦任用的，一律免职，国务院（尚书）、总监察署（御史台）、皇家礼宾署（谒者台。以上称“台”）；“门下”（咨询署【侍中省】及顾问署【散骑省】）、立法部门（中书）、皇家图书馆（秘书。以上称“省”），以及三公府、皇城保安司令部（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部（卫将军。以上称“二卫”），几乎全空，留下的官员绝无仅有。当天（四月十三日），成都王司马颖入城。

四月十五日，河间王司马颙抵达。司马颖派赵骧、石超，率军南下阳

翟（河南省禹州市）协助齐王司马冏攻击张泓等，张泓等投降。自从起兵，混战六十余日，死亡将近十万人。遂把张衡、闾和、孙髦绑赴洛阳东街，斩首；蔡璜自杀。

五月，再诛杀义阳王司马威（司马威本来不会死，但新复位的皇帝司马衷，对他印象深刻，指控说：“就是这个人逼我退位，夺取玉玺【参考本年正月】，把我的手指都弄伤了。”遂不得不死。这恐怕是司马衷自当皇帝以来，唯一的一项出于自己意志的命令）。襄阳郡（湖北省襄樊市）郡长宗岱，执行司马冏的命令，斩孙旂。永饶（河南省南阳市南）矿务总监（冶令）空桐机（空桐，复姓），斩孟观。孙旂、孟观的人头都被送到首都洛阳，屠灭三族。

六月二日，齐王司马冏，率大军进入洛阳，在皇宫通章署前，举行检阅。战士数十万，威震京师（首都洛阳）。

六月二十一日，晋帝（四任惠帝）司马衷下诏，擢升齐王司马冏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加授“九锡”（即“九赐”，参考四年），一切器物 and 制度，比照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当初辅佐曹魏帝国皇帝时前例。成都王司马颖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皇帝专用的诛杀铜斧），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也加授“九锡”，朝见时不用碎步慢跑，入殿时可穿鞋袜，仍带佩剑（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河间王司马颙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加授“三赐”（《礼记·王制》：“对封国国君，赏赐弓箭，然后有权出征。赏赐刀斧，然后有权诛杀。赏赐璧玉，然后可以饮酒。”赏赐给司马颙的，当是弓箭、刀斧、璧玉）。常山王司马乂当抚军大将军，统领左军将军所辖部队。晋封广陵公司马灌当广陵王，兼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加授高级咨询官（侍中）。晋封新野公司马歆当新野王，担任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加授镇南大将军。齐王府、成都王府、河间王府，都拥有官属四十余人，而以武官为主，文官不过充数而已。有远见的人士，知道战乱还不可能停止。

六月二十六日，任命梁王司马彤当太宰（上三公之一），兼宰相（司徒）。

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蕃的女儿，嫁给前太子司马华当太子妃。所以，刘蕃跟他的两个儿子：散骑顾问官（散骑侍郎）刘舆、冠军将军刘琨，都受司马伦的信任。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司马冏，因为刘琨父子有





才干和声望，特别赦免；任命刘舆当立法部门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刘琨当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又起用前任宰相（司徒）王戎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暉当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王衍当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

新野王司马歆，将往他的任所（荆州军区司令部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跟司马冏同乘一车，晋谒皇家墓园，乘机劝司马冏说：“成都王（司马颖）是今上皇帝（司马衷）的亲弟，跟你共同建立伟大勋业，现今应留他在中央，跟你同时辅佐皇上。如果你办不到，就应该剥夺他的军权。”而在另一辆也是晋谒皇家墓园的车上，常山王司马乂跟成都王司马颖在一起，司马乂对司马颖说：“王朝政府，是先帝的大业（先帝，指一任帝司马炎，司马乂跟司马颖同父异母），你应该保护它。”消息传出，听到这些话的人，都预料到将会再生灾难，无不忧虑恐惧。成都兵团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卢志对司马颖说：“齐王（司马冏）部队，号称百万。可是跟张泓等在战场上僵持，不能取胜。大王（司马颖）却抢先渡过黄河，功劳之大，天下没有匹敌。而今，齐王打算跟你共同辅佐皇上，我听说：两位英雄不能同时存在。最好用太妃（司马颖娘亲程才人。才人，小老婆群第十四级）患病作为理由，请求返回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早晚侍奉。把责任全推给齐王，用来收揽四海人心，这是上等计谋。”司马颖同意。

不久，晋帝司马衷在皇宫东堂，接见司马颖，慰劳他的勤王功劳，司马颖叩谢说：“这都是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司马冏）的贡献，我并没有份。”遂上书称赞司马冏的功德，建议最好委任他处理国家大事。并报告说娘亲有病，请求回去侍奉。奏章呈上之后，即辞别出宫，不回司令部，直到皇家祭庙晋谒，然后出东阳门（洛阳东城中门），返回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仅留一封信给司马冏道别。司马冏大吃一惊，急奔出送行，赶到七里涧（洛阳城东）才赶上。司马颖停下车子，跟司马冏告辞，泪流满面，悲不自胜，只念念记挂娘亲病势，没有半句话谈到时事。于是，高级知识分子跟一般平民，对司马颖称誉备至。

成都王司马颖回到邺城，皇帝司马衷派使臣前来，重申封爵诏令。司马颖仅接受最高统帅（大将军），而辞让“九锡”等特别礼遇；上书论列勤王功臣，皇帝都封他们公爵侯爵。司马颖再上书，说：“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司马冏）前在阳翟（河南省禹州市），跟贼寇（张泓等）发生拉锯战，



人民贫穷困苦，请准许把黄河以北政府仓库存粮，运送十五万斛，前往赈济饥饿的农民。”又制造八千多副棺木，用成都国（四川省成都市）官员的俸禄，缝制衣服，收殓安葬黄桥（河南省淇县西南）阵亡将士的尸体，褒扬他们的遗族，比照阵亡将士抚恤条例规定，加两级优待。又命温县（河南省温县西）拨出土地，掩埋司马伦所属阵亡将士一万四千多人（洹水战役）。这一切都是卢志的建议。

司马颖容貌英俊，但智商不足，神志混浊，不喜读书，知识有限，不过性情敦厚，把封国大事，全交给卢志，所以博得全国一致称道的美好名誉。皇帝司马衷再派使臣前来催促司马颖到中央辅政，并接受“九锡”殊荣。司马颖亲信孟玖不想去洛阳，而程太妃（司马颖的娘亲）又留恋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所以司马颖始终不接受诏令。

最初，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司马冏，怀疑立法部门主任立法官（中书郎）陆机，替司马伦撰写禅让帝位的诏书（司马伦禅让诏书，在王舆及“八座”监视下写出，当时是不是陆机执笔，十分明确，用不着怀疑。如指司马伦登极诏书，则不应称禅让。原文说不清楚），遂逮捕陆机，打算处死。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出面替陆机申辩，陆机才被释放。司马颖向中央推荐并任命陆机当平原国（山东省平原县）郡长（内史），又任命陆机的老弟陆云当清河国（山东省临清市）郡长（内史）。陆机的朋友顾荣，跟广陵国（江苏省淮阴市）人戴渊，看出中国本土多难，劝陆机回他的故乡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陆机顾念身受司马颖救命之恩，而且认为司马颖拥有当时极高声望，正可借此建功业，遂留下来任职。

秋季，七月，皇帝下诏，恢复常山王司马乂的长沙王封爵（楚王司马玮被诬杀【参考二九一年六月】，司马乂因跟司马玮是同一娘亲所生，贬常山王），擢升司马乂“开府”（宰相级）、骠骑将军。

东莱王司马蕤（音ruí。司马冏的老哥），性情凶暴，而又酗酒，平常总是凌辱司马冏，又向司马冏要求“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遭到拒绝，大为怨恨。遂秘密上书皇帝，指控司马冏专权横行；又跟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舆，阴谋罢黜司马冏，事情泄露。

八月，皇帝下诏：司马蕤贬作平民，屠灭王舆三族。

又把司马蕤放逐到上庸郡（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上庸郡郡长（内史）陈钟，执行司马冏命令，把司马蕤秘密处死（司马冏失败后，诛杀陈钟）。

冬季，十二月，司马冏的三个儿子：司马冰当乐安王、司马英当济阳王、司马超当淮南王。

六、杀齐王司马冏

三〇二年，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司马冏，打算长期控制中央政府。因晋帝（四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四岁）的子孙全都死亡（儿子司马遹、孙儿司马璠、司马臧、司马尚，都已逝世），而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司马衷的老弟），依照顺序，可能成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而清河王司马覃，是司马邕（皇帝司马衷的老弟）的儿子，年才八岁，这是一个容易摆布的年龄。于是，司马冏上书，请求指定司马覃当法定继承人。

五月二十五日，封司马覃当皇太子，任命司马冏当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再任命东海王司马越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兼总立法长（中书监）。

司马冏既掌握权柄，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丝毫约束，遂骄傲奢侈，专横独断，更大肆兴建房舍，铲平公私建筑物数百栋，使齐王府规模之大，跟皇宫相等；无论中央及地方人士，都大感失望。高级咨询官（侍中）嵇绍，上书给皇帝司马衷说：“生存的人，不忘死亡，是《易经》提出的最好劝告。我盼望陛下不忘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的屈辱，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司马冏）不忘颍上（河南省禹州市一带）的苦战，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不忘黄桥（河南省淇县西南）的失败，则祸乱的嫩芽，就不可能产生。”又写信给司马冏，说：“从前，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虞）用茅草搭建房屋，姒文命（夏禹）居住最简陋的宫殿。而今，却大兴土木，又给三位亲王（指司马冏三个刚封亲王的儿子；参考去年【三〇一】十二月），兴建私宅，这岂是当前的急务？”司马冏道歉，但不能接受。

司马冏沉湎在欢宴淫乐之中，从不到金銮宝殿参加朝会、晋见皇帝，而只坐在齐王府内，接受文武百官参拜。任何决定，从不奏请皇帝批准，而直接交付“三台”执行（三台：国务院【尚书台】、总监察署【御史台】、皇家礼宾署【谒者台】）。用人行政，纯出私心，选拔不公，亲信的弄臣，当家做主。金殿监察官（殿中御史）桓豹，向皇帝呈递奏章，事先没有呈报齐王府核定，司马冏命逮捕桓豹，就在监狱中诛杀。南阳郡（河

南省南阳市)隐士郑方,上书司马冏,规劝说:“而今,大王身处平安之地,从不考虑会有危险之时,荒淫欢宴,都超过限度;是第一失策。皇族都是骨肉至亲,相互间应该没有丝毫芥蒂才对,现在却不然;是第二失策。少数民族变乱纷起,可是大王却认为功成名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是第三失策。兵荒马乱之后,人民穷困,政府从没有办过救济;是第四失策。大王当初起义时,跟起义官员,曾有誓言:事情过去之后,立刻奖赏,可是到今天为止,仍有建立功勋的人,得不到回报;是第五失策。”司马冏致谢说:“若不是你,我不知道我的错误。”

民政秘书(户曹掾)孙惠上书司马冏,说:“天下有‘五项危难’、‘四种不可’,而明公全部兼备。冲锋陷阵,一难;招揽英雄豪杰,二难;跟将士同甘共苦,三难;弱小战胜强敌,四难;使君王由退隐而复出,五难。盛大的名望不可长期享有,伟大的功业不可长期独占,最高的权力不可长期掌握,强有力的威势不可长期保持。大王面对危难,并不认为危难;面对不可,却认为没有什么不可,我心中深感不安。明公应精密考虑功成身退的道理,推荐跟皇上血缘亲近的官员,把重责大任,转移给长沙王(司马义)、成都王(司马颖),然后辞别中央,回到自己封国(齐国,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则姬太伯、曹欣(子臧)的谦虚让国的美名,将不会没有匹配(姬太伯事,参考二五二年闰四月注。曹欣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曹国,详情不明)。而今,如果忘记高位的危险性,贪恋权力威势,继续被人猜疑,虽然游逛于高台之上,逍遥在层层墙垣之中,我认为危亡的程度,远超过在颍川(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阳翟(河南省禹州市)战场之时。”司马冏不能接受,孙惠遂声称有病,辞职而去。司马冏问主任记录官(记室督)曹摅说:“有人劝我放弃权力,返回封国,你以为如何?”曹摅说:“事物的发展,最好不要达到巅峰。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在高位上,想到高位所面临的危险性,提起衣襟就走,这是美好智慧中最美好的智慧。”司马冏听不进去。

人事管理官(东曹掾)张翰、主任秘书(主簿)顾荣,都忧虑到一旦变化发生,将大祸临头。正逢秋风初起,张翰思念故乡(吴国,江苏省苏州市)的茭白菜、睡莲粥和肥嫩的鲈鱼,叹息说:“人生,不要太勉强自己,何必一定富贵?”随即辞职。顾荣故意酗酒,沉醉不省人事,不能处理公务。秘书长(长史)葛旂(音 yú)认为他不能胜任工作,报告司马冏,把顾荣逐出齐王府,去当立法部门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颍川郡(河



南省许昌市东) 隐士庾袞, 听到司马冏一年之久都不朝见皇帝, 叹息说: “晋王朝已经没落了, 大乱将起。”带着妻子儿女, 逃到林虑山中 (林虑山, 河南省林县西)。

另一主任秘书 (主簿) 王豹, 向司马冏提出一份备忘录, 说: “自从惠帝 (司马衷) 永熙以来, 在位的宰相, 没有一个自然离世, 全都死于非命 (指杨骏、卫瓘、司马亮、张华、裴頠), 形势逼人如此, 并不一定因为他们都有什么恶行。明公 (司马冏) 削平内乱, 安定国家, 却又走到翻车的老轨道之上, 而竟希望保持长治久安, 岂不太难? 现在, 河间王 (司马颙) 把关右 (陕西省中部) 当做根本, 成都王 (司马颖) 在曹魏帝国当年基地 (邺城, 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建立权力中心, 新野王 (司马歆) 位于长江、汉水之间, 拥有广大疆土 (司马歆任荆州军区司令长官, 驻守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三位亲王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而同时手握重兵, 身处有险可守的要地。而阁下功劳太高, 高到无法再赏, 权威太大, 大到足以使君王震动, 单独留在京师 (首都洛阳), 控制中枢, 进一步‘亢龙有悔’ (《易经·乾卦》: “亢龙有悔, 盈不可久也。”即令是一条神龙, 趾高气扬, 处于巅峰太久, 也会后悔), 退一步‘据于蒺藜’ (《易经·困卦》: “困于石, 据于蒺藜,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困在满是针刺的蒺藜之中, 进屋不见家人, 凶险)。希望求得平安, 恐怕是永远没有这种福分。”遂建议遣送所有亲王回到各自封国, 依照周王朝初期姬旦 (周公)、姬奭 (召公) 分割王国的前例, 命司马颖当“北方总督” (北州伯), 驻防邺城; 司马冏当“南方总督” (南州伯), 驻防宛县 (河南省南阳市)。以黄河为界, 分别统御所属的亲王和公爵侯爵, 共同辅佐皇帝。司马冏写信答复, 嘉许他的见解。可是不久, 长沙王司马乂看到这份备忘录, 大为愤怒, 对司马冏说: “这小子花言巧语, 离间我们兄弟骨肉之情, 为什么不拖到铜驼下面扑杀!” 司马冏遂上书皇帝, 检举王豹谗言挑拨, 离间内外, 制造猜忌嫌疑, 不忠不义。司马衷下令用皮鞭活活打死。王豹断气时, 说: “把我的人头挂在最高指挥部门上, 使我看见外军进攻齐王 (司马冏)。” (王豹遗言模仿昔日伍子胥)

司马冏认为河间王司马颙本来依附司马伦, 心里一直对此痛恨。最初, 梁州 (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 州长 (刺史) 安定郡 (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 人皇甫商, 跟司马颙的秘书长 (长史) 李含, 素不和睦。后来, 中央政府征召李含当翊军指挥官 (翊军校尉)。当时, 皇甫商已

早回中央，担任司马冏的军事参议官（参军事）；而夏侯爽的老哥也在齐王府供职（夏侯爽被李含害死事，参考去年【三〇一】三月）；李含深感不安。不久，又跟司马冏的右军政官（右司马）赵骧结怨，更加恐惧，遂单人匹马，从首都洛阳逃出，投奔司马颙，诈称带来皇帝司马衷的密诏，命司马颙起兵讨伐司马冏，李含劝司马颙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上亲弟，建立大功，却有功不居，返回防地（邺城），得到天下称赞。齐王（司马冏）越过皇上亲弟，手执大权，政府每人都对他十分痛恨。我们传达密诏，命长沙王（司马乂）讨伐司马冏，司马乂力量单薄，司马冏一定诛杀司马乂，我们就用此当做司马冏的罪状，起兵讨伐，一定可以胜利。排除齐王（司马冏），拥戴成都王（司马颖），解脱逼迫，树立近亲，安定国家，可是一件大功。”司马颙同意。

当时，一任帝（武帝）司马炎的族弟范阳王司马虓（音 xiāo），当豫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州诸军事。司令部设许昌）。司马颙遂上书皇帝，指控司马冏罪行，宣称：“集结大军十万，准备跟成都王司马颖、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虓，同在洛阳会师。现在，请长沙王司马乂，罢黜司马冏，使他返回私宅，由司马颖代替司马冏的官位，在中央辅政。”司马颙动员武装部队，任命李含当司令官（都督），率振武将军张方等，向首都洛阳出发，一面再派出使节，邀请司马颖参与。司马颖打算响应，卢志劝阻，司马颖不接受。

十二月二十二日，司马颙奏章抵达首都洛阳，司马冏大为惊恐，紧急召集文武百官会商，说：“我首先倡导勤王，发动义军，做臣属的节操，可以请神明作证。两位亲王（司马颙、司马颖）听信谗言，兴风作浪，我们将如何因应？”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王戎说：“阁下建立的勋业，诚然伟大。可是，应该奖赏的人，却得不到奖赏，所以人心不服。两位亲王的兵力强盛，不可抵挡，如果能以王爵身份返回私宅，把政府大权推让给别人，或许可以平安。”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葛旆咆哮说：“‘三台’主管中枢，不处理国家大事（国务院是‘三台’中主要的一台，反驳王戎），延误对有功人员的奖赏，责任不在王府。奸人挑拨离间，犯上作乱，应当共同讨伐诛杀，怎能凭空接受一份伪造的诏令，就放弃权力，返回私宅？汉王朝和曹魏帝国以来，无论王爵或侯爵，回到私宅，有谁能保住妻子？发表这种言论的，应该斩首。”文武百官面无人色，浑身发抖。王戎恐惧过度，在洗手间里，假装药性发作，掉到粪坑之中，得逃一死。



李含推进到阴盘（陕西省临潼县），张方率军两万人抵达新安（河南省浍池县），传令长沙王司马乂，要他就在京师（首都洛阳）行动，讨伐司马冏。司马冏先发制人，派部将董艾袭击司马乂；司马乂率左右一百余人，飞奔进入皇宫，关闭所有宫门，把皇帝司马衷请出来，反攻最高指挥部（大司马府）。董艾军队集结在皇宫西边，放火烧千秋神虎门（皇宫西门）。司马冏派人手拿鹞虞幡（用作停战的符节，参考二九一年六月），大声号召：“长沙王（司马乂）假传圣旨。”司马乂则宣布：“最高指挥官（司马冏）谋反。”

当天（十二月二十二日），入夜之后，首都洛阳城内，巷战惨烈，箭如雨下，火光直冲云霄。皇帝司马衷登上皇城上东门，流箭和飞石，就落到他面前，左右陪驾的官员，被击中死亡的前后相接。天亮之后，巷战更烈，一连三天三夜，司马冏部众崩溃。最高指挥部秘书长（大司马长史）赵渊，格杀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何劭，生擒司马冏，投降。司马冏被押解到金銮宝殿，皇帝司马衷哀怜他的狼狈，打算赦免一死。但司马乂呵责左右：“快拉出去！”遂在阊阖门（洛阳西北头第一门）外斩首（“八王之乱”第四王结束。司马冏自去年【三〇一】四月推翻司马伦，到本年【三〇二】十二月被杀，当权一年零九个月）。砍下司马冏人头，传递各军；党羽全部屠灭三族，被杀的有二千余人。刚封王爵的司马冏的儿子司马超、司马冰、司马英，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撤销司马冏老弟北海王司马寔的王爵。

赦天下，改年号（之前是永宁二年，之后是太安元年）。李含等接到司马冏已被斩首的消息，率军返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中央政府大权落到长沙王司马乂之手，但事情不论大小，全送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请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裁决。司马颖任命孙惠当军事参议官（参军），陆云当右军政官（右司马）。

三〇三年，最初，李含的计划是（参考去年【三〇二】十一月）：长沙王司马乂孤单微弱，一定会被齐王司马冏诛杀，然后用这件事作为司马冏的罪名，出动大军讨伐，等大军进入首都洛阳，就罢黜晋帝司马衷，拥戴成都王司马颖登极，由河间王司马颙当宰相，而李含也可以乘机掌权。想不到司马冏却被司马乂诛杀，司马颖和司马颙仍停留在地方岗位上；希望全部落空，一时想不出来用什么方法突破这个困局。

司马颖仗恃他诛杀司马冏的功劳，突然间，骄傲不可一世，奢侈浪费，

更无限度；国家机能，几乎全部瘫痪，比司马冏时代，还要腐败黑暗。虽司马乂大小事件都呈报他裁决，但司马颖仍嫌司马乂身在中央，碍手碍脚，不能称心如意，打算把司马乂排除。这时，原来当司马冏军事参议官（参军）的皇甫商（皇甫商跟李含之间不睦事，参考去年【三〇二】十一月），转任司马乂军事参议官（参军），皇甫商的老哥皇甫重，当秦州（甘肃省南部）州长（刺史）。李含向河间王司马颙建议说：“皇甫商正受司马乂信任，皇甫重自然不会听你的差遣，应该早日下手消灭。不妨上书皇帝，推荐调升皇甫重到中央任职，等他前往洛阳上任，经过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时，把他逮捕。”

皇甫重得到消息，先发制人，向国务院（尚书）呈递一份不封口的紧急控告书（所以不封口，希望事情公开），一面动员秦州（甘肃省南部）武装部队，指名讨伐李含。司马乂因战乱刚刚平息，不希望事态扩大，派使节携带皇帝的诏书，命皇甫重复员，并征召李含出任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李含接受诏书，而皇甫重不接受。司马颙命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东）郡长游楷、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郡长韩稚等，集结四郡的兵力，攻击皇甫重（时秦州州政府设冀县【甘肃省甘谷县】）。

司马颙密令李含，跟高级咨询官（侍中）冯荪、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卞粹，谋杀司马乂。皇甫商警告司马乂，司马乂遂逮捕李含、冯荪、卞粹，一齐诛杀。骠骑将军府参谋官（骠骑从事）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人诸葛玫、前宰相府秘书长（司徒长史）武邑郡（河北省武邑县）人牵秀（“二十四友”之一，参考二九一年三月），逃出洛阳，投奔邺城（司马颖根据地，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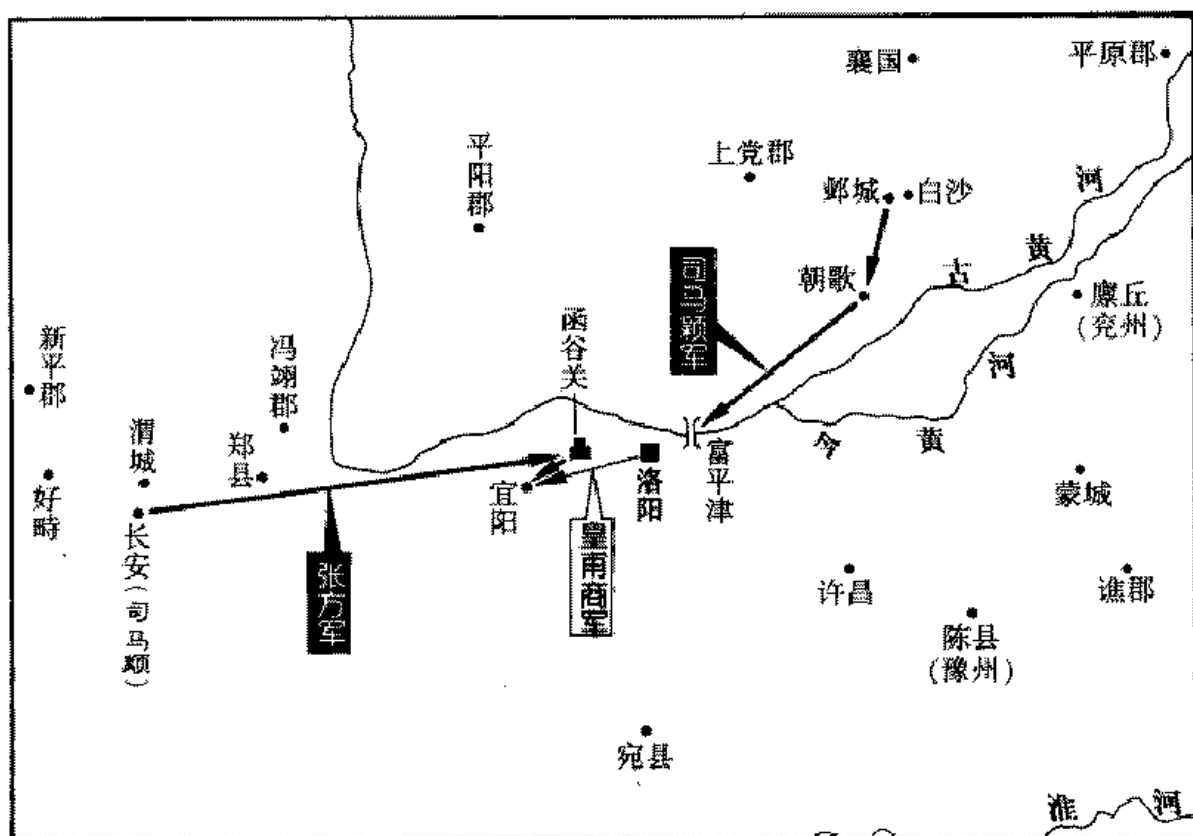
河间王司马颙（时驻长安）得到李含等被杀的消息，立即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时驻邺城）上书请求南下讨伐张昌，中央政府批准；不久，张昌之乱平定，司马颖遂打算联合司马颙，共同攻击司马乂。智囊卢志劝阻说：“殿下从前建立伟大的勋业，却抛弃权力，辞让荣耀，声望美好。现在如果把军队驻扎城外，身穿文官衣服，前往中央，这是霸主的事业。”军事参议官（参军）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人邵续说：“人之有兄弟，犹如左手之有右手，殿下的目标是天下，却先砍下一手（司马颖跟司马乂是同父兄弟，而司马颙不过疏远的族兄），怎么可以？”司马颖听不进去。

八月，司马颙、司马颖，联合上书皇帝司马衷，指控说：“司马乂处理



功劳，偏私不公，和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横行专断，把持中央政权，杀害忠良（指李含等）。请诛杀羊玄之（皇后羊献容的老爹）、皇甫商，遣送司马乂返回他的封国（长沙国，湖南省长沙市）。”司马乂迅速反应，命皇帝司马衷下诏：“司马颢竟敢擅自兴起大军，侵犯京师（首都洛阳），我当亲率六军，诛杀奸逆叛徒！兹任命司马乂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率军抵御。”

司马颢任命振武将军张方当司令官（都督），率精锐部队七万人，出函



西世纪·三〇三年八月 两王讨伐司马乂

谷关（河南省新安县），向东直指首都洛阳。司马颢率军，进驻朝歌（河南省淇县），任命平原国（山东省平原县）郡长（内史）陆机当前将军、前锋司令官（前锋都督），统御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石超等，率军二十余万，向首都洛阳推进。陆机以一个流亡寄居的客卿地位，忽然间作为统帅，位在旧有将领之上，王粹等人心中不服。白沙（邺城东南）防卫司令（督）孙惠，跟陆机感情亲密，劝陆机把司令官让给王粹，陆机说：“那样做，他们可能抨击我摇摆不定，不敢挺身而出，恰恰使大祸提前爆发。”遂率军南下。司马颢

从朝歌列军到黄河富平津（即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大桥，战鼓不绝，声闻数百华里。

八月二十四日，晋帝司马衷御驾到十三里桥（首都洛阳城西六公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司马乂，命皇甫商率军一万余人，西上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抵抗张方。

八月二十八日，司马衷御驾返宣武场（首都洛阳城北）。

八月二十九日，司马衷御驾住宿石楼（宣武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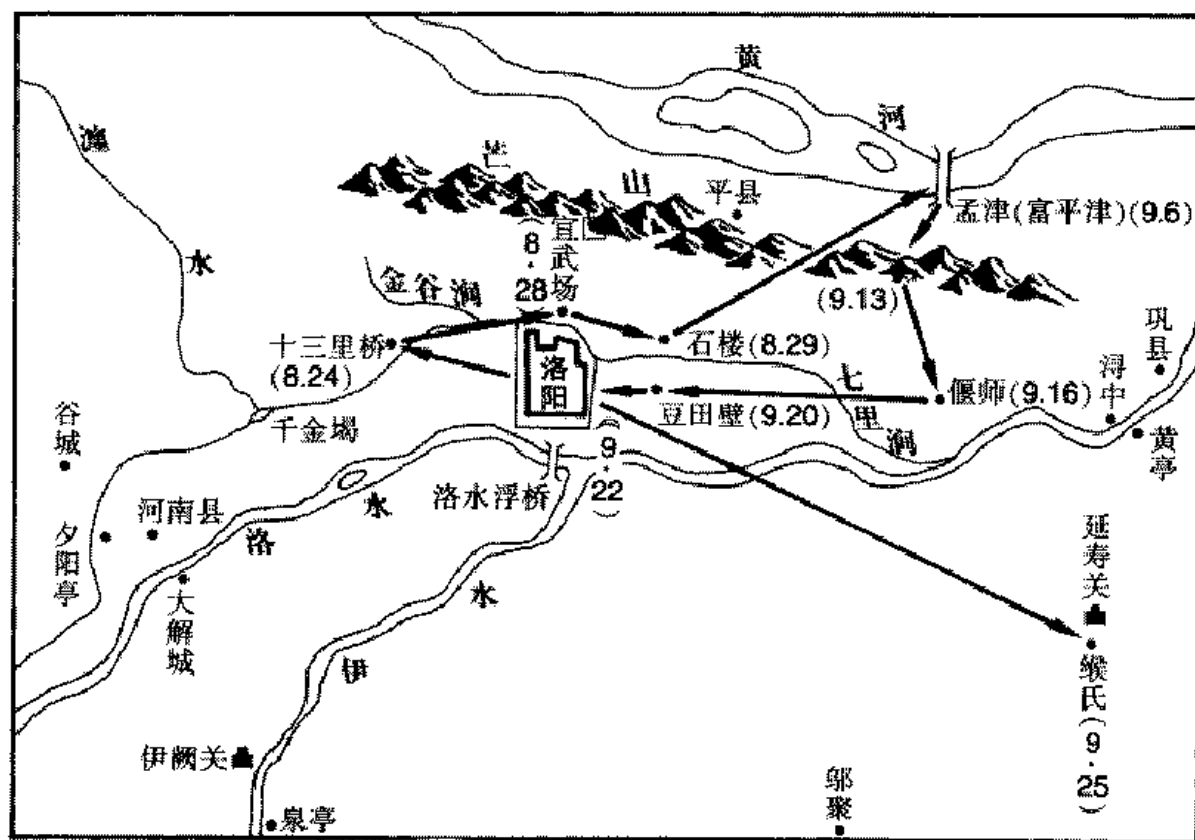
九月六日，司马衷御驾率军进驻黄河富平津大桥。

九月十一日，张方袭击皇甫商，大胜。

九月十三日，司马衷御驾往芒山（洛阳城与黄河之间的小山脉）。

九月十六日，司马衷御驾前往偃师（河南省偃师县）。

九月二十日，司马衷御驾住宿豆田（洛阳城东）。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抵达黄河南岸，面对清水（河南省孟津县东）构筑营垒。



四世纪·三〇三年八月至九月 皇帝司马衷移驻京郊

九月二十二日，羊玄之忧愁恐惧，逝世；司马衷御驾返回洛阳城东。

九月二十五日，司马衷前往缙氏（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缙，音 gōu），反击成都兵团将领牵秀，逐退攻势。



司马衷下诏大赦天下。

河间兵团司令官（都督）张方，突入首都洛阳，奸淫烧杀，大肆抢掠，杀人以万为单位计算。

成都兵团将领石超，逼近缑氏（河南省偃师县东南）。

冬季，十月二日，晋帝司马衷回宫（张方既已入京，司马衷怎能回宫，前项记载恐有错误）。

十月七日，中央部队在洛阳东阳门（东城中门）外，击败成都兵团将领牵秀。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派将军马咸，协助陆机。

十月八日，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乂，陪同晋帝司马衷，在洛阳建春门（东城北门）外，迎战陆机，司马乂军政官（司马）王瑚，派出数千骑兵，在战马两侧，捆绑长戟，突击马咸阵地，马咸军大乱，马咸被俘，斩首。陆机军大败，逃向七里涧（洛阳城东），尸首堆积如山，涧水被阻，不能下流。中央军斩成都兵团大将贾崇等十六人，石超逃走。

最初，宦官孟玖，受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的宠爱（参考前年【三〇三】六月）；孟玖打算用他的老爹当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县长，左秘书长（左长史）卢志等，都不敢违抗。右军政官（右司马）陆云，坚决反对，说：“当过这样大县县长，就具有宰相府秘书的资格，岂可以用宦官之父？”孟玖心中怀恨。孟玖的老弟孟超，领一万人，担任部队长，还没有跟敌人接触，孟超就放纵他的手下，大肆抢掠，陆机逮捕肇事士卒，孟超得到消息，率强悍骑兵一百余人，一直冲进陆机司令部，把犯人抢走，回头诟骂说：“狗蛮子，看你这司令官能干几天？”陆机的军政官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孙拯，劝陆机诛杀孟超，陆机不能接受。孟超遂向大家宣布：“陆机就要叛变。”又写信给他老哥孟玖，指控陆机脚踏两条船，观望风向，所以无法迅速取得胜利。建春门会战时，孟超不接受陆机命令，轻率地单独前进，兵败身死。孟玖疑心陆机杀害，遂在司马颖面前诬陷说：“陆机跟长沙王（司马乂）勾结，已有二心！”冠军将军牵秀，一向谄媚孟玖，而将军王闾、郝昌，作战官（帐下督）阳平郡（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人公师藩（公师，复姓），都是孟玖引荐任用，遂一同挺身作证。司马颖大发雷霆，命牵秀率军逮捕陆机。军事参议官（参军事）王彰劝阻说：“今天的事，强弱相差太大，连傻子都知道我们一定胜利，何况陆机通晓事理？可是，陆机是南方人（陆机是故东吴帝国将领，参考二七四年七月），殿下突然把他擢升到统帅高位，北方旧有将领，由嫉妒而生怨恨，都不肯服从，不过

如此而已。”司马颖不理。

陆机听到牵秀率军抵达，脱下军服，戴上素色白帽，接见牵秀，写信向司马颖告辞，一切完毕后，叹息说：“华亭（上海市松江县西）白鹤叫声，会不会再听到？”牵秀遂斩陆机（年四十三岁）。

司马颖又逮捕陆机的老弟清河国（山东省临清市）郡长（内史）陆云、平东将军府总监（平东祭酒）陆耽、军政官（司马）孙拯，全下监狱。记录官（记室）江统、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人蔡克、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人枣嵩等，上书司马颖，认为：“陆机谋略差错，招致失败，诛杀他已经足够。至于说他叛逆，所有的人，都知道并无其事。应该先列举出陆机叛逆的证据，如果有证据，再诛杀陆云等不晚。”江统等恳求不已，司马颖迟疑不决，拖了三天。正巧，蔡克晋见，走到司马颖面前，叩头流血，说：“孟玖把陆云痛恨入骨，远近无人不知，而今果然遭到毒手，深替明公惋惜。”僚属随蔡克晋见的有数十人，都哭泣落泪，坚决恳请。司马颖也感到悲伤，脸上呈现宽恕陆云的表情。孟玖正在一旁侍奉，立刻把司马颖扶进去，出来后催促火速诛杀陆云（年四十二岁）、陆耽，屠灭陆机三族。

审问官对孙拯苦刑拷打数百次，血肉模糊，脚踝骨都露到外面，而孙拯誓言陆机冤枉。审问官知道孙拯壮烈，对他说：“两位陆先生冤枉，谁不知道？先生怎么能够不爱惜自己的身子？”孙拯仰天长叹，说：“陆家兄弟，是当世奇才，我受他们信任爱护，虽然不能救他们一命，但我不忍心对他们诬陷！”孟玖等知道孙拯不可能屈服，遂命审问官撰写一份假的口供。司马颖既诛杀陆机，常感到后悔，等见到孙拯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的笔录，大喜，对孟玖等说：“要不是你这么忠心，追究不出来这件邪恶勾当。”下令屠灭孙拯三族。孙拯的门徒费慈、宰意二人，前往监狱为孙拯呼冤，孙拯叫他们快走，说：“我执著正义，为了不辜负二位陆先生，死自应该，你们为的什么？”费慈、宰意说：“你不辜负二位陆先生，我们又怎么可以辜负你？”坚持为孙拯申辩，孟玖又斩费慈、宰意。

七、杀长沙王司马乂

三〇四年，春季，正月，长沙王（虓王）司马乂（乂，音 yì）不断击败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颖的攻势，前后斩杀六七万人，在战况最紧张





之时，司马乂对皇帝（四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六岁）的礼敬，一点都没松懈，首都洛阳城中粮食日渐缺乏，可是士卒毫无离心。河间兵团司令官（都督）张方，认为不可能攻陷洛阳，打算回军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而洛阳城内突然发生政变。东海王司马越（皇帝司马衷的堂叔）认为这场战争不可能获得胜利。

正月二十五日，司马越暗中跟金殿禁卫军将领，突入大营逮捕司马乂，送到其他处所羁押。

正月二十六日，司马越报告皇帝司马衷，下诏免除司马乂所有官职，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太安三年，之后是永安元年）。可是等打开城门，发现攻城军疲惫凌乱，根本不是对手，将领们大为后悔，打算救出司马乂，重新对抗。司马越恐怕司马乂出狱后的报复，决定诛杀司马乂，断绝大家的念头。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潘滔说：“你不必亲自动手，自会有人替你把障碍肃清。”遂派人秘密通知张方。

正月二十八日，张方到金墉城带走司马乂，回到大营，燃起烈火，把司马乂活活烤死（年二十八岁），哀哭之声，传播营外，连张方的士兵，都痛哭流涕（“八王之乱”第五王结束。司马乂自前年【三〇二】十二月取代司马冏，到本年【三〇四】正月被杀，当权一年零二个月）。

中央政府三公级及部长级以上官员，都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向成都王司马颖请罪，司马颖遂入京师（首都洛阳），但立即又回邺城。晋帝司马衷下诏，任命司马颖当丞相，加授东海王司马越代理国务院总理（守尚书令）。司马颖派奋武将军石超等，率军五万人，把守洛阳十二个城门（洛阳东城：建春门、东阳门、清明门；西城：广阳门、阊阖门、西明门；南城：开阳门、津阳门、平昌门、宣阳门；北城：大夏门、广莫门）。金殿禁军将士，司马颖从前所忌恨的，全部诛杀，剩下的也都调走，由成都兵团接替。推荐并任命（表）卢志当总立法长（中书监），但仍留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负责主持丞相府业务。

河间王司马颙驻军郑县（陕西省华县），作为张方的声援。听到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沈起兵消息（参考去年【三〇三】十一月），回军渭城（陕西省咸阳市），派大营指挥官（督护）虞夔，进抵好畤（陕西省乾县）迎战，大败。司马颙惊慌失措，退入长安，急命张方回军。张方掳掠洛阳官府的和私人的奴仆婢女一万余人西返，中途，粮食告尽，

就用人代替，杀人之后，把人肉掺杂在牛肉、马肉中吞吃（杀什么人？如果不是沿途居民，定是掳掠的奴仆婢女，一恻）。

刘沈渡过渭水攻击，司马颙屡战屡败。刘沈命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衙博、人事官（功曹）皇甫澹，率精锐部队五千人袭击长安，突入城门，奋战而前，直冲到司马颙营帐之下。可是，约定的刘沈援军，却不能及时抵达会师。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张辅，发现突击部队无以为继，率军拦腰攻击，斩衙博、皇甫澹，突击部队大败，收拾残兵，退出长安。当晚，张方派他的将领敦伟（敦，姓）夜袭，刘沈军崩溃。刘沈跟他的部属，向南逃亡，被追兵拿获。刘沈告诉司马颙说：“知遇之恩轻（司马颙留刘沈当总参谋长【军师】，继作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事，参考去年【三〇三】三月），君臣之义重，我不能违背天子的诏书，盘算强弱利害，以求活命。起兵之日，已知道必死，纵然被剁成肉酱，心甘情愿。”司马颙气得发狂，下令先施鞭打，然后腰斩。新平郡（陕西省彬县）郡长、江夏郡（湖北省云梦县）人张光，是刘沈的智囊，屡次向刘沈提供计策。司马颙搜捕到他，向他责问，张光说：“刘沈不用我的谋略，大王才有今天。”司马颙佩服他的胆量，请他饮酒欢宴，向中央推荐并任命（表）他当右翼皇城城门护卫官（右卫司马）。

二月十七日，丞相司马颖，上书罢黜皇后羊献容（第一次罢黜），囚禁金墉城（羊献容当皇后事，参考三〇〇年十一月）；罢黜皇太子司马覃（参考前年【三〇二】五月），仍当清河王。

河间王司马颙上书皇帝司马衷，请封司马颖为皇太弟，当帝位合法继承人。

三月十一日，司马衷下诏，封司马颖为皇太弟、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仍兼丞相。大赦。皇帝专用的车辆、轿舆、服装以及御用器物，全部迁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一切依照东汉王朝末年魏王曹操前例。又任命司马颙当太宰（上三公之一）、总司令官（大都督）、雍州（陕西省中部）全权州长（牧）。再任命前太傅（上三公之二）刘寔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寔因年纪太老（本年八十五岁），坚决辞让，不肯接受。

皇太弟司马颖，骄傲奢侈，一天比一天严重，亲信弄臣们当权，全国大失所望。最高监察长（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和首都洛阳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陈眕（眕，音 zhěn），以及长沙王司马乂旧部上官巳等，密谋



反抗。

秋季，七月一日，陈旌率军突入云龙门（皇宫南门），用皇帝诏书，征召三公、文武百官及金殿警卫军将士，下令戒严，讨伐司马颖。奋武将军石超逃回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七月三日，中央政府大赦天下，恢复皇后羊献容、皇太子司马覃原位。

七月四日，司马越陪同皇帝司马衷，御驾亲自北征。任命司马越当总司令官（大都督）；征召前高级咨询官（侍中）嵇绍，前往御营（行在）报到。另一高级咨询官秦准对嵇绍说：“此去前线，安危难以预料，你有没有好马？”嵇绍严肃回答说：“身为臣属，护卫圣驾，生死不变，要好马干什么？”

司马越通令全国，征召四方兵马，各地军队像浓云涌起，越集越多，抵达安阳（河南省安阳市），已集结十余万人，邺城震恐。司马颖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东安王司马繇说：“天子御驾亲征，就应该解除武装，改穿素色衣服，出城迎接认罪。”司马颖拒绝，派石超率军队五万人拒战。折冲将军乔智明也劝司马颖出城迎接，司马颖大怒说：“你号称明白事理，投靠于我，今天，主上被一群宵小之辈逼迫，你怎么打算叫我自己绑住双手，去受诛杀？”

陈旌的两位老弟陈匡、陈规，从邺城逃奔御营，说：“邺城人心已经离散。”司马越的戒备，因之松懈。

七月二十四日，石超大军突然发动攻击，司马越不能抵挡，撤退到荡阴（河南省汤阴县），全军崩溃。皇帝司马衷脸部受伤，被射中三箭，文武百官和左右侍卫，各自逃命，只剩下嵇绍。嵇绍身穿正式官服，跳下马背，登上司马衷的坐车，用身体阻挡士兵的攻击，士兵抓住他，抓到辕下，挥刀就砍，司马衷呼叫：“他是忠臣，不要杀！”士兵说：“皇太弟（司马颖）有令，只不冒犯陛下一人。”遂斩嵇绍（年五十二岁），鲜血溅到司马衷衣服上。司马衷受到惊骇，从车上跌下，滚到路旁乱草之中，惊恐过度，以致身上所携带的六颗皇帝印信，全都遗失。

石超终于找到司马衷，把他带回大营。司马衷又饥又渴，石超端上一杯水，左右端上已过时的秋桃。司马颖派卢志迎接司马衷。

七月二十五日，司马衷抵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大赦天下，改年号建武（之前是永安元年，之后是建武元年）。左右准备洗司马衷的衣服，司马衷说：“上面有嵇绍的血，不要洗掉。”

陈旌、上官巳等，拥戴太子司马覃，固守首都洛阳。司马越逃到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徐州（江苏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拒绝他人城，司马越只好逃回他的封国（东海国，山东省郯城县）。皇太弟司马颖认为司马越兄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在皇族中都具有声望，下令征召前往行宫，司马越不理。前奋威将军孙惠，上书建议司马越：尽量结交其他亲王和独当一面的军政大员，共同效忠皇家。司马越任命孙惠当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共同策划。中央禁军总监（北军中候）荀晞，投奔征南将军（将军府设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范阳王司马虓（音 xiāo），司马虓代表皇帝任命（承制）荀晞兼代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

最初，三位亲王联军讨伐篡夺帝位的司马伦时（参考三〇一年三月），安北将军、幽州（河北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手握重兵，却站在一旁观望风向，不表明立场，而且禁止辖区人民响应三位亲王的号召投效从军。皇太弟司马颖早就打算讨伐他，一直不能实现；而王浚同样也一直打算图谋铲除司马颖。司马颖派他的右军政官（右司马）和演，当幽州（州政府设蓟县【北京市】）州长（刺史），密令和演谋杀王浚。

和演跟乌桓单于审登密谋：陪同王浚到蓟县（北京市）南方的清泉出游（清泉河，流经蓟县城南），就在出游时，击斩王浚。想不到那天忽然大雨倾盆，武器弓弦，全被雨水沾湿，无法发动，空手而回。审登认为王浚得到上天神灵帮助，敬畏交集，遂把密谋告诉王浚。王浚转而跟审登结盟，联合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共同包围和演，诛杀，自己接管幽州州政府军队。司马腾，是司马越的老弟。皇太弟司马颖教皇帝司马衷下诏，征召王浚返回中央。王浚遂和鲜卑段家部落（首府令支【河北省迁安县】）酋长段务勿尘（王浚女婿）、乌桓酋长羯朱，以及东嬴公司马腾，共同起兵，讨伐司马颖。

司马颖派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王斌，以及石超，率军迎击。

司马颖对东安王司马繇（司马颖的堂叔父）前次所作迎接皇帝御驾的建议，痛恨至深。

八月三日，逮捕司马繇，斩首。

最初，司马繇的老哥琅邪王（恭王）司马觐逝世，儿子司马睿继承王位。司马睿稳重沉着，反应敏捷，而又有气度，被任命当左将军，跟东海





王司马越的军事参议官（参军）王导，十分友好。王导，是王敦的堂弟，有见识、有远见；因中央政府不断发生惨剧，建议司马睿返回他的封国（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正巧，叔父司马繇被杀，司马睿侍奉皇帝司马衷，留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恐怕灾难临到自己头上，打算逃走。司马颖早已下令各地关卡渡口，严禁贵族或高官通过。所以司马睿逃到河阳（河南省孟县）时，被检查人员拦住。随员宋典从后面赶到，用鞭梢照司马睿身上轻轻一抽，大笑说：“看房子的！人家禁止贵官，你什么时候也成了贵官啦？”检查人员遂放他过去。司马睿到了洛阳，带着娘亲太妃夏侯女士，一同回到封国。

丞相府参谋指挥官（丞相从事中郎）王澄，揭发宦官孟玖作奸犯科事实，劝司马颖诛杀孟玖。司马颖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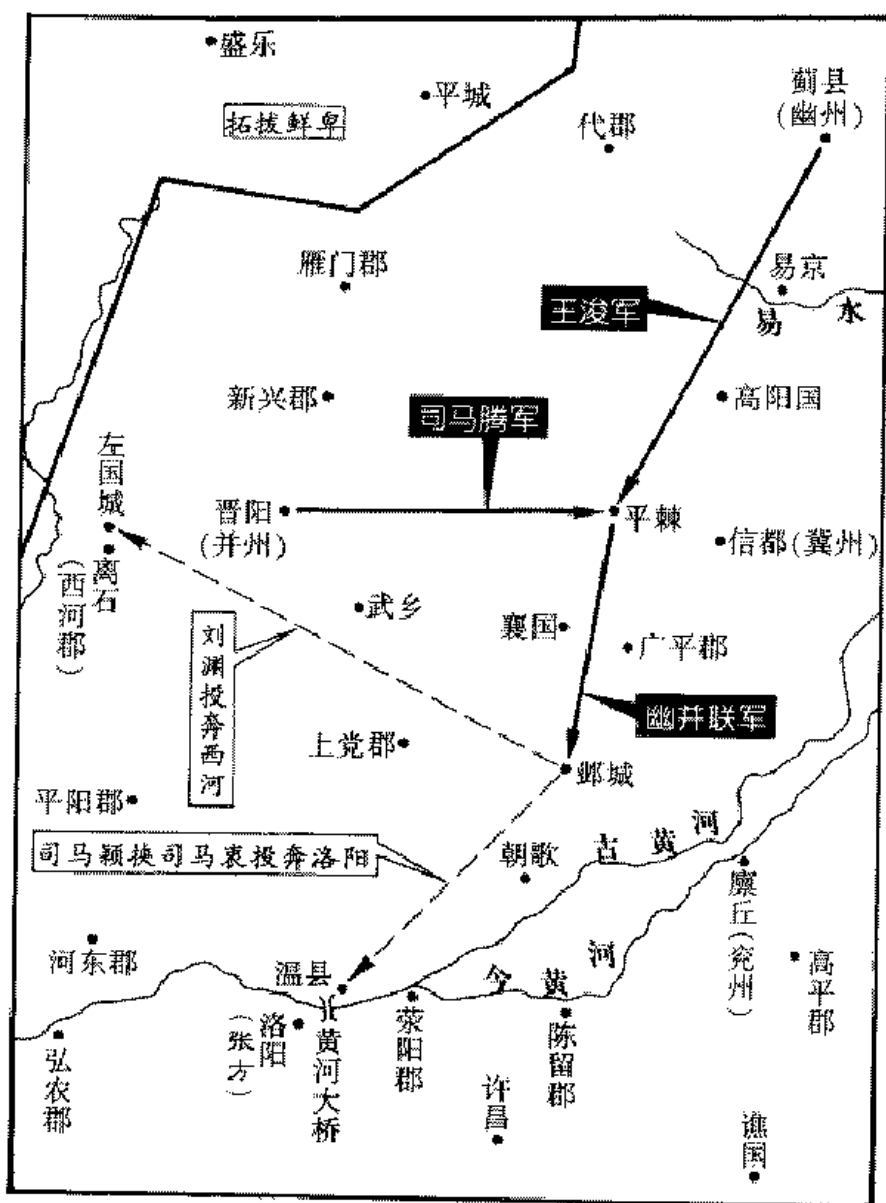
留守洛阳的上官巳，凶暴残忍，随心所欲。代理首都洛阳市长（守河南尹）周馥，是周浚的堂弟（周浚，参考二八〇年三月），和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满奋等，阴谋诛杀上官巳。事机不密，消息走漏，满奋等身死，周馥逃走，得以免此一难。

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讨伐皇太弟司马颖时，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派右将军、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张方，率军二万人赴援。后来听到皇帝已被俘虏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遂命张方镇守首都洛阳。上官巳跟另一将领苗愿，出兵抗拒，大败，撤回回城。皇太子司马覃乘夜袭击上官巳、苗愿，上官巳、苗愿出洛阳逃走。

张方进入洛阳，皇太子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洛阳西城南门）迎接，望见张方，就在路旁参拜；张方下车扶起。

罢黜皇后羊献容（第二次罢黜）及皇太子司马覃。

最初，皇太弟司马颖，推荐并任命（表）匈奴左贤王刘渊，当冠军将军，兼匈奴五部军区司令（监五部军事），率军驻防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晋王朝二任帝司马衷初即位时，任命刘渊当建威将军，兼匈奴五部总司令官【五部大都督】，参考二九〇年十月。三世纪九〇年代末期，因部众叛变，逃出塞外，撤除官职。刘渊向司马颖请假回去主持一项族人的葬礼，司马颖不准。等到安北将军王浚（时驻蓟县）、东嬴公司马腾（时驻晋阳）起兵，刘渊乘机向司马颖提出建议：“如今，两个军区（二镇）强梁跋扈，军队十余万之多，皇家禁卫军和附近各郡将士，恐怕不能阻止。我请求为殿下回去一趟，说服五部，共赴国难。”司马颖大为高兴。



四世纪·三〇四年八月 幽并联军攻陷邺城，皇帝司马衷返回洛阳

王浚、司马腾，联军攻击成都兵团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王斌，大破王斌。王浚命主任秘书（主簿）祁弘当先锋，在平棘（河北省赵县）击败石超，大军乘胜南下，斥候抵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邺城震动，文武官员纷纷逃走，士兵也四分五散。智囊卢志劝司马颖陪同皇帝司马衷，早日前往首都洛阳。当时，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还有一万五千人。卢志彻夜调度，预定天色拂晓时出发。可是，司马颖娘亲程太妃留恋邺城，不肯离开，司马颖也犹豫不能决定。于是，顷刻之间，军队崩溃（以汉人为主的军队，畏惧少数民族的战斗力，被恐怖气氛抓住，心胆俱碎）。司马颖仓促出奔，率左右骑兵数十人，会同卢志，带着皇帝司马衷，坐上牛车，逃向洛阳。行动急迫，没有人携带路费粮食。禁宫高级侍从宦



官（中黄门）的被套中藏有私蓄三千钱，皇帝用正式诏书向他借用。靠这三千钱，在途中买饭。晚上，皇帝就盖这位禁宫高级侍从宦官的被套；买来的食物装在瓦盆里，皇帝手捧瓦盆进餐。

好不容易逃到温县（河南省温县西），打算晋谒皇家祖宗坟墓（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县人，老爹司马防以上祖先，全葬温县），司马衷穿的木屐都丢掉了，只好穿侍从人员的木屐，在墓前叩拜，哭泣流泪。渡过黄河后，张方从洛阳派他的儿子张默，率骑兵三千人，带着张方平常所乘的车辆，迎接司马衷。越过芒山（洛阳城北），抵达山麓时，张方亲率一万余人的庞大部队前来侍奉御驾。张方正准备参拜，司马衷已从车上跳下来阻止。进入洛阳后，司马衷回宫，四散逃亡的人，才陆陆续续地回来，文武百官阵容，大略齐备。

王浚进入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部众奸淫烧杀，掠夺抢劫，凶恶残暴，人民死亡惨重。王浚派乌桓部落酋长羯朱，追击司马颖，直追到朝歌（河南省淇县），没有追上，才回。王浚班师回蓟县（幽州州政府所在县，北京市），发现鲜卑士兵大多数都掠夺有汉人妇女，下令：“胆敢隐藏，斩首。”鲜卑士兵惊惧，把妇女推到易水淹死的，有八千余人（人间惨事）。

冬季，十月，晋帝司马衷既回洛阳，河间兵团司令官、右将军张方，手握重兵，完全控制政府，皇太弟司马颖被冷落在一旁，不能过问政治。豫州（河南省东部）军区司令长官、范阳王司马虓（音 xiāo。时驻许昌），徐州（江苏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东平王司马楙（时驻下邳）等，联合上书皇帝司马衷，说：“司马颖显然没有能力担负国家大任，应该取消皇太弟封号，贬降一等，封给他一个采邑，饶他不死。至于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颢，最好是把关右（函谷关以西）地区，交付给他负责；州郡以下官员的选拔任用，由他全权处理。中央政府重大事情，应兴应废，应增应减，都要询问他的意见。张方为国尽忠，但不知道应变；逗留洛阳，竟没有立刻班师，应命他回到他的本郡（张方是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参考本年【三〇四】八月），加给张方的官位，请全部保留。宰相（司徒）王戎、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都谨慎尽忠，最好命他们处理机要事务，把中央政府委任二人。安北将军王浚，有安定国家的功勋（指讨伐司马颖），应该特别奖赏，命他镇抚北方（幽朔），长久地作为国家屏障。我们更会竭尽心力，保卫疆土，捍卫皇家，则陛下只要坐在那里，全国自然

成为清平世界。”

张方控制首都洛阳的时间，已够长久（八月迄今【十月】），士兵奸淫烧杀，抢夺劫掠，洛阳民穷财尽，士兵们满载金银财宝，急于返回乡里，享受抢劫的成果，开始喧哗争闹，不愿继续停留。张方打算把皇帝司马衷迁到长安（司马颢根据地，陕西省西安市），可是又怕三公和部长级高阶层官员反对，准备等司马衷出城时，劫持他动身。于是，请求司马衷祭祀皇家祭庙，司马衷不肯。张方决定强制执行。

十一月一日，张方率军直闯金銮宝殿，用自己的座车强迫司马衷启程。司马衷大吃一惊，向后宫御花园逃走，躲在竹林之中，张方命士兵作地毯式搜索，终于把司马衷找到，不顾这位皇帝的挣扎抗议，把他硬抬架上车，司马衷悲痛流泪，只好放弃抵抗。张方在马上叩头说：“现在，遍地都是盗贼，中央禁卫部队太少，请求陛下驾临我的营帐，我当尽我的死力，保卫陛下平安。”这时所有官员都逃走一空，只有总立法长（中书监）卢志，陪伴司马衷，劝司马衷说：“陛下，今天的事，只有听从右将军（张方）的安排。”司马衷只好前往张方大营，命张方用车辆去皇宫运载姬妾、美女、宝物。士兵乘着运载的机会，纷纷抢夺宫中妇女作为妻子，又抢夺皇家御用宝藏，把珍贵的珠帘（流苏）和御帐，割下来作为马身上的泥障。三世纪二〇年代以来，曹魏帝国及晋王朝累积八十多年的奇物珍宝，被抢掠一空。张方还打算放火焚烧皇家祭庙和皇宫，断绝人们重返洛阳的盼望。卢志说：“董卓暴虐无道，火烧洛阳（参考一九〇年二月），怨毒的声音，虽隔一百余年，仍可听到，何必重蹈他的覆辙。”张方才停止。

司马衷在张方大营停留三天，张方遂带着皇帝，以及皇太弟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司马衷老弟）等，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宰相（司徒）王戎，逃到郑县（河南省郑县）。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颢率所有官属跟步骑兵三万人，前往霸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迎接。司马颢向前叩见，司马衷下车阻止。既进入长安，把征西将军府（司马颢时是征西将军）改作行宫。这时，洛阳只剩下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荀藩、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刘放、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周馥组成留守政府，代表晋帝发号施令（承制行事），称“东台”。晋帝司马衷在长安组成的中央政府，称“西台”。荀藩，是荀勖的儿子（荀勖，参考二六二年）。

十一月七日，洛阳留守政府（东台），下诏皇后羊献容复位。



十二月，晋帝司马衷下诏：撤销司马颖皇太弟封号，仍保持成都王封爵，返回私宅。更封豫章王司马炽当皇太弟。司马衷兄弟二十五人，这时仍在人世的，只有司马颖、司马炽和吴王司马晏。司马晏天性愚劣，而司马炽谦虚，喜爱求学，所以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遴选他当帝位合法继承人。

八、杀成都王司马颖、四任帝司马衷、汉间王司马颙

三〇五年，夏季，四月，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张方，再罢黜皇后羊献容（第三次罢黜）。

晋帝国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东）郡长游楷，攻击秦州（州政府设冀县【甘肃省甘谷县】）州长（刺史）皇甫重，首尾三年（参考前年【三〇三】七月），不能攻克。皇甫重派他的养子皇甫昌外出寻觅救兵。皇甫昌晋见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司马越因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正跟山东（崤山以东）和解（指去年【三〇四】十二月所发布的一连串任命司马越老弟等的诏书），不肯支援。皇甫昌遂跟曾在金殿禁卫军供职的杨篇宣称：奉司马越之命，把皇后羊献容从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接入皇宫复位，入宫后，再用皇后诏令，命全国起兵讨伐张方，迎接晋帝（四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七岁）御驾回京（故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事情仓促爆发，文武百官全部听命。可是不久就发现其中有诈，遂联合反击，诛杀皇甫昌。

司马颙派监察官（御史）向皇甫重宣布皇帝诏书，命他投降，皇甫重拒不接受。之前，守城将士一直不知道长沙王（厉王）司马乂和皇甫商已经死亡。这次，皇甫重获得监察官（御史）的马夫，问说：“我弟弟（皇甫商）的救兵，已到什么地方？”马夫说：“他们已被河间王（司马颙）害死。”皇甫重脸色大变，立刻诛杀马夫灭口。但城中已经知道再没有外援，遂击斩皇甫重，向司马颙投降。司马颙擢升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张辅当秦州（甘肃省南部）州长（刺史。酬庸张辅击破刘沈之功；参考去年【三〇四】正月）。

东海国（山东省郯城县）首府郯县警备区司令（中尉）刘洽，因张方劫持皇帝，强迫迁都，建议最高监察长（司空）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讨伐，司马越接受。

秋季，七月，司马越号召勤王，传令山东（崤山以东）征（四征将军）、镇（四镇将军）、州、郡，宣布：“准备集结义军，迎接天子，返回旧京（洛阳）！”东平王、徐州（江苏省北部）军区司令长官司马楙（时驻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得到消息，大为恐惧，秘书长王修进言说：“东海王（司马越）在皇族中拥有最高威望，而今号召勤王，你应该把徐州（江苏省北部）推让给他，这样不但可以免祸，还可以享受谦让的美名。”司马楙接受。司马越遂兼徐州军区司令长官（徐州都督）。司马楙宣布自己是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皇帝司马衷即派使节刘虔，授予这个职位。这时，司马越兄弟，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员。范阳王司马虓（音 xiāo。时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安北将军王浚（时驻蓟县【北京市】）等，共推司马越当盟主。司马越对州长（刺史）以下官员，都直接任命，没有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政府官员，很多人投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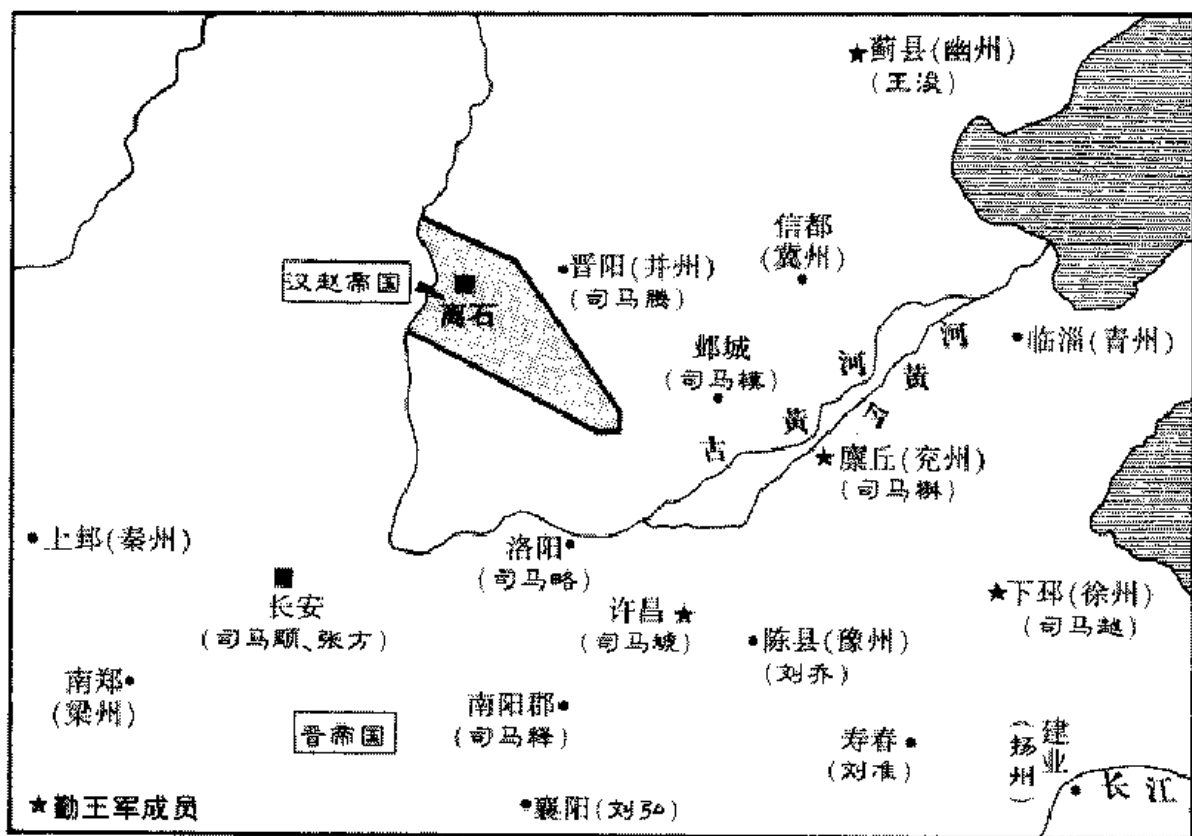
成都王司马颖，既被罢黜，黄河以北很多人士，对他既怜又惜（司马颖镇守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初期，在智囊卢志辅导下，享有好评，参考三〇一年六月）。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参考前年【三〇三】十月）等，自称“将军”，在赵、魏地区（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聚众起兵，部众有数万人。

最初，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武乡县（山西省榆社县）羯人石勒，有胆量勇力，精于骑马射箭。正逢并州（山西省中部）大饥馑，建威将军阎粹，建议东嬴公司马腾，大肆搜捕少数民族，押运到山东（太行山以东），贩卖给民间当奴隶，来换取军队粮食。石勒也被掳掠，卖给茌平（山东省东阿县西北）人师欢，师欢发现石勒容貌奇异不凡，让他恢复自由。师欢邻近有一个牧马场，石勒遂跟牧马场首领汲桑结交，集结一群年轻壮士，当起强盗来，等到公师藩起兵，汲桑和石勒率骑兵数百人投靠。这时，汲桑才叫他的伙伴姓“石”名“勒”。公师藩一连攻陷郡县，诛杀郡长县长，转战而前，进攻邺城。驻防邺城的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州诸军事）、平昌公司马模，大为恐惧。范阳王司马虓（时驻许昌）派他的部将苟晞，援救邺城，苟晞跟广平郡（河北省曲周县东北）郡长、谯国（安徽省亳州市）人丁绍，联合击退公师藩。

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听到山东（崤山以东）勤王军纷纷起事消息，十分恐惧。因公师藩宣称是为了成都王司马颖的缘故。

八月二十三日，司马颙上书皇帝，推荐司马颖当镇军大将军、河北





四世纪·三〇五年七月 山东各州军事分布

(黄河以北) 军区司令长官 (都督河北诸军事), 拨付给司马颖军队一千人; 命卢志当魏郡 (郡政府设邺城) 郡长, 随同司马颖返回邺城 (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打算安抚公师藩。司马颙又派建武将军吕朗, 驻防洛阳。

司马颙命皇帝司马衷颁发诏书, 令东海王司马越等各亲王, 返回自己的封国; 司马越等当然不理。而豫州州长 (刺史) 刘乔关于抗拒司马越的奏章, 正巧送到长安 (陕西省西安市), 司马颙胆量顿时壮大。

冬季, 十月十八日, 司马颙命皇帝司马衷再下诏, 说: “刘舆逼迫范阳王司马虓, 叛逆作乱。命镇南大将军刘弘 (荆州军区司令长官。时驻襄阳)、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 (时驻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征东大将军刘准 (扬州军区司令长官。时驻寿春), 各率所属武装部队, 跟刘乔同心合力。命张力当总司令官 (大都督), 率精兵十万, 跟建武将军吕朗, 在许昌 (河南省许昌市东) 会师, 诛杀刘舆兄弟。” 司马释, 是司马懿侄儿彭城 (穆) 王司马权的孙儿。

十月十九日, 司马颙命成都王司马颖率将军刘褒等, 前车骑将军石超率北翼警卫指挥官 (北中郎将) 王阐等, 进军防卫洛阳北黄河大桥, 支援

刘乔。加授刘乔镇东将军，“假节”（三级权力）。

镇南大将军刘弘（时驻襄阳），写信给豫州（州政府设陈县）州长（刺史）刘乔和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盼望他们能化解怨仇，停止战争，共辅皇家；二人都不接受。刘弘又上书晋帝司马衷说：“近来兵连祸结，猜忌造成嫌隙。各亲王受到挑拨，疑惧横生，灾难蔓延到皇族子弟身上。今天还是忠臣，明天却成了叛逆，反复无常，互相指控对方是战事的罪首。自从人类历史有记载以来，皇家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没有今天这么惨重，我内心感到无限悲怆。而今，边疆没有应变的准备，国内连织布机轴上，都空无一物。政府负责官员，从不考虑国家体制，只去争取几尺几寸的小利，互相剥削吞食。万一四方少数民族乘机叛变，可正是猛虎交斗，自己把自己送给下庄（下庄刺虎事，参考前二〇四年十二月注）。我认为：陛下应颁发诏书，下令司马越等，使双方消除猜忌，各自遵守本分职责。从今以后，凡是违背诏书，擅自出动兵马的人，天下共同诛杀。”但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正跟关东（函谷关以东）勤王军对抗，倚靠刘乔的军力，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刘乔乘虚攻击范阳王司马虓驻守的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城池陷落。司马虓的军政官（司马）刘琨，率军驰援，已来不及，遂和老哥刘舆、范阳王司马虓，逃亡到黄河之北；刘琨的老爹和娘亲，被刘乔俘虏。镇南大将军刘弘，因张方性情残暴，知道司马颙定会失败，遂决定参加勤王军；命军事参议官（参军）刘盘当大营总指挥官（都护），率各军接受司马越命令。

冬季，十一月，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留守政府立节将军周权，诈称接到勤王军命令，晋升自己为平西将军，再迎接皇后羊献容复位。洛阳县长何乔，击斩周权，再罢黜羊献容（第四次罢黜）。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决定斩草除根，假传诏书，认为羊献容这个皇后，屡次被反对派利用，特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田淑，送达命令给洛阳留守政府（留台），强迫羊献容自杀。接着又颁下一连串诏书，催促立即执行。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刘噉等，上书反对，态度坚决，认为：“平民羊献容，家门残破，软禁空旷的离宫，警卫森严，根本不可能跟奸人勾结作乱。无论愚蠢之辈或智慧之士，都异口同声，称她冤枉。现在，诛杀一个走投无路、困苦无告的女子，而使普天之下都感到悲惨，对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帮助？”司马颙勃然大怒，命驻防洛阳的建武将军吕朗，逮捕刘噉。





刘曜遂逃往青州（山东省北部），投靠高密王司马略（此时司马略在封国高密国，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但经此周折，羊献容也逃过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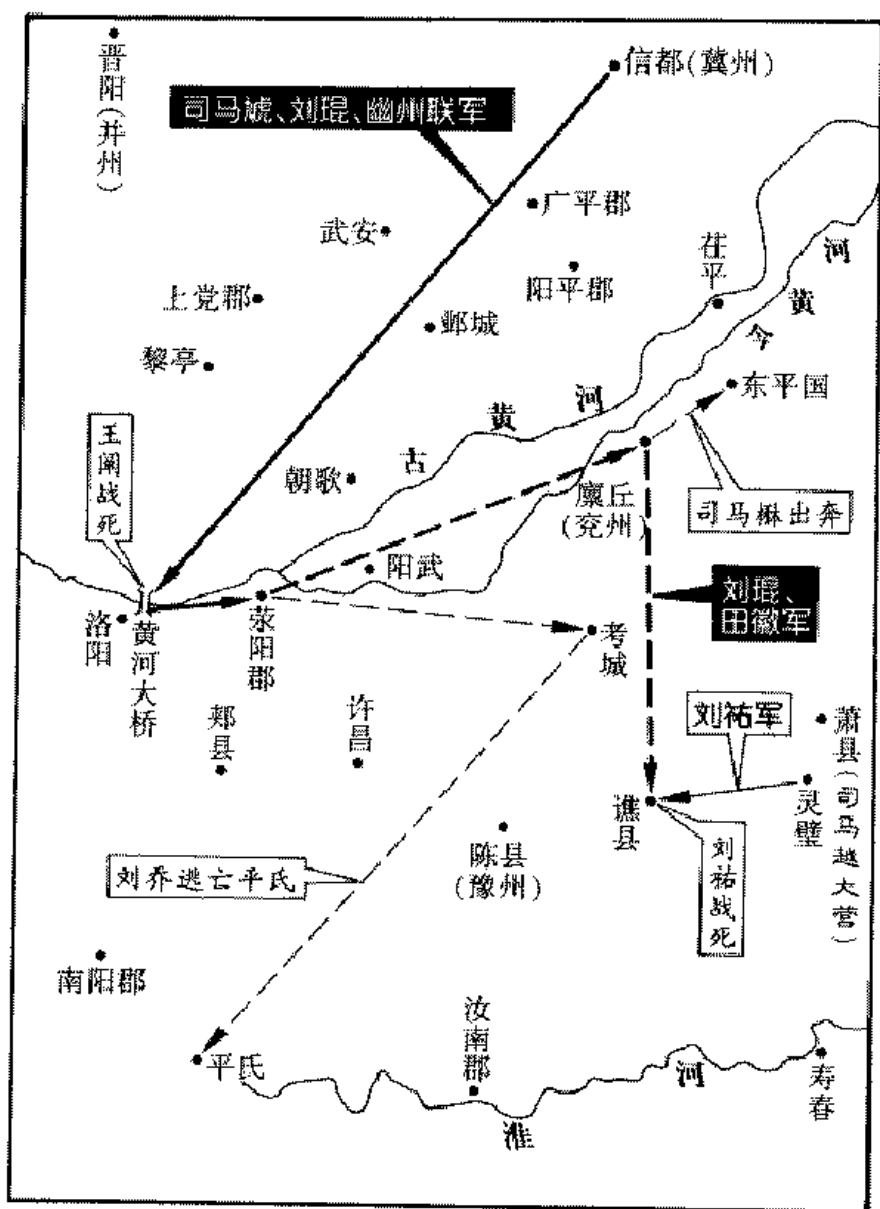
十二月，吕朗向东推进，驻防荥阳（河南省荥阳县）。成都王司马颖抵达洛阳。

刘琨说服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刺史）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温羡，把官位让给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遂兼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州长（刺史），派刘琨到幽州（州政府设蓟县【北京市】），请求安北将军（将军府同设蓟县）王浚，派遣援军。王浚拨付骑兵突击部队（“突骑”，天下精兵；刘秀就依靠突骑平定黄河以北。参考二四年），攻击据守黄河大桥的王阐，斩王阐。刘琨遂和司马虓率军再回黄河以南，挺进到荥阳（河南省荥阳县），斩石超。刘乔不能抵挡，从考城（河南省民权县东）撤退。司马虓派刘琨和大营指挥官（督护）田徽，攻击东平王、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司马楙所据守的廩丘（山东省鄄城县西北，兖州州政府所在县），司马楙逃回他的封国（东平国，山东省东平县西北）。

刘琨、田徽率军东进，迎接司马越（时驻萧县【安徽省萧县】），在谯县（安徽省亳州市）攻击刘乔的儿子刘祐，刘祐大败，阵亡。于是刘乔的部队完全溃散，刘乔投奔平氏（河南省桐柏县西北）。

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进抵阳武（河南省原阳县），王浚再派他的部将祁弘，率骑兵突击部队中鲜卑兵团和乌桓兵团，充当司马越的先锋。

三〇六年，最初，晋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太弟宫顾问官（太弟中庶子，第五品）兰陵郡（山东省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缪播（缪，姓。音 miào），受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的宠爱信任。缪播堂弟、太弟宫右翼卫队长（右卫率，第五品）缪胤，是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亡妻的老弟。司马越起兵勤王时，派缪播、缪胤，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劝说司马颙把皇帝（四任惠帝）司马衷（本年四十八岁）送回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司马越愿跟司马颙，以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为界，平分中国。司马颙素来敬重缪播兄弟，有意接受这项建议。可是，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张方，知道自己罪恶深重，恐怕放走皇帝后，自己首当其冲（胡三省原注：“张方了解大掠洛阳和强迫皇帝西迁所造成的伤害。”柏杨按：既知道这两件事的严重性，当初为什么去做？对一个小人物而言，权力在手，一定发烧；直到有了祸事，才能清醒），对



四世纪·三〇五年十二月 司马颙、刘琨南下反攻，击溃刘乔

司马颙说：“我们据守险要地区，国富兵强，用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谁敢反抗？为什么伸出双手，受人控制？”司马颙遂不接受。可是，等到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刘乔战败消息传来，司马颙恐惧（他面对与天下为敌的局面），打算停止战争，跟山东（崤山以东）的勤王军和解；但又恐怕张方反对，迟疑不敢确定。

张方平常和长安富翁郅辅，交情深厚，特命郅辅当做战官（帐下督。张方初到长安时，贫贱无依，郅辅不断帮助他。等到张方地位尊贵，对郅辅仍很亲昵）。司马颙的军事参议官（参军）河间国（河北省献县）人毕垣，曾受张方侮辱，时时准备报复，向司马颙打小报告说：“张方把军队一直驻扎在霸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听说山东（崤山以东）勤王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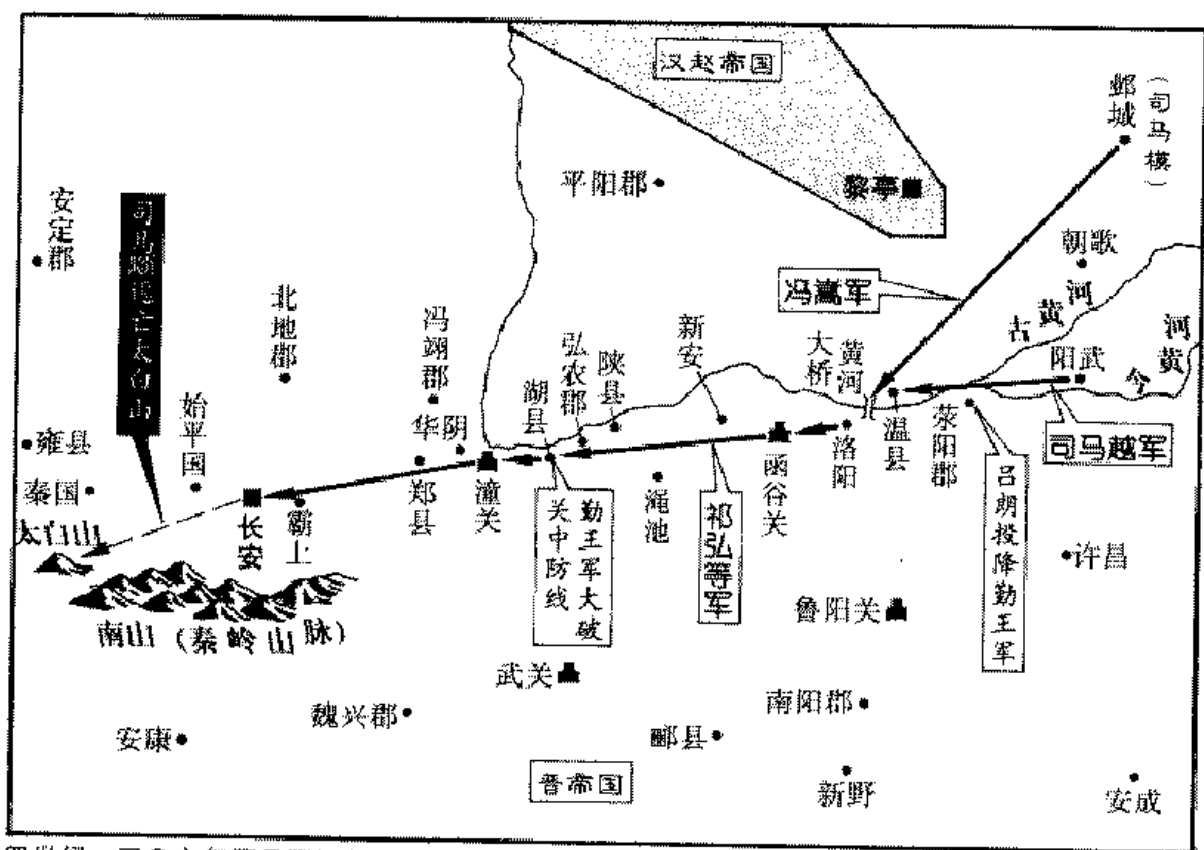
强盛，故意逗留，不肯前进。在祸乱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就应该阻止。他的亲信郅辅，知道他的阴谋。”繆播、繆胤，也劝司马颙，说：“最好是除掉张方，向天下请罪，山东（崤山以东）的战乱，不必劳动军队，自会平息。”司马颙派人召见郅辅；毕垣先在外面等候，问郅辅说：“张方打算叛变，有人说你知道。大王如果问你，你怎么回答？”郅辅大惊说：“我实在没有听说张方打算叛变，要我怎么办？”毕垣说：“大王问你的时候，你最好打马虎眼，只回答：‘啊！啊！’才能救你一命。否则的话，大祸临头。”郅辅进去后，司马颙问说：“张方谋反，你可知道？”郅辅说：“啊！”司马颙说：“叫你取他性命，你可愿意？”郅辅说：“啊！”司马颙于是派郅辅送一封信给张方，乘机行事。郅辅既和张方情同骨肉，所以，虽然带刀进府，守门的侍卫也不疑心。张方在灯光下拆信，郅辅在旁，挥刀砍下张方人头。回报司马颙，司马颙任命郅辅当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而把张方人头送给司马越，请求和解，司马越拒绝。

成都王司马颖进据洛阳（参考去年【三〇五】十二月）后，命将军楼褒驻防黄河大桥。勤王军将领宋胄，袭击黄河大桥，楼褒向西撤退，平昌公司马模（时驻邺城）派前锋指挥官（前锋督护）冯嵩，从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南下，跟宋胄会师，进逼洛阳。司马颖不能抵挡，向西投奔长安，走到华阴（陕西省华阴市），听到司马颙诛杀张方，跟山东（崤山以东）勤王军和解消息，不敢前进。建武将军吕朗驻防荥阳（河南省荥阳县。参考去年【三〇五】十二月），勤王军刘琨把张方人头拿给吕朗观看，吕朗遂投降。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派祁弘、宋胄、司马纂等，率鲜卑兵团，西上迎接晋帝司马衷。任命周馥当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假节”（三级权力），兼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诸军），驻屯浞池（河南省洛宁县西北）。

夏季，四月，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率军进驻温县（河南省温县西）。

最初，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认为张方既死，山东（崤山以东）勤王军一定可以和解。想不到勤王军听到张方死讯，继续挺进，争先入关（函谷关），司马颙大为后悔，遂斩郅辅。派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彭随、北地郡（陕西省耀县）郡长刁默，率军在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筑垒布防，阻截勤王军祁弘等。

五月七日，祁弘等进攻，大破彭随、刁默，遂进关（此关应是潼关），



抵达霸水（灞河，流经陕西省西安市东），再击败司马颙部将马瞻、郭伟。司马颙惊恐，单身独马，逃入太白山（秦岭山脉主峰，陕西省眉县南）。祁弘等遂进入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鲜卑兵团大肆奸淫纵火，抢夺劫掠，杀二万余人，文武百官四散逃命，投奔秦岭群山之中，捡橡树果实吞食。

五月十四日，祁弘迎接皇帝司马衷，乘坐牛车东还。

司马衷任命太弟太保（太弟三师之三）梁柳，当镇西将军，镇守关中（陕西省中部）。

六月一日，皇帝司马衷抵达首都洛阳，迎回皇后羊献容。

六月十六日，大赦，改年号（之前是永兴三年，之后是光熙元年）。

太宰（上三公之一）司马颙部将马瞻等，攻入长安，斩梁柳；与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梁迈，共同到南山（秦岭）迎接司马颙回长安。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裴廙、秦国（即扶风郡，陕西省眉县）郡长（内史）贾龁、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贾疋等，联合起兵，攻击司马颙，斩马瞻、梁迈。贾疋，是贾诩的曾孙（贾诩，参考一九二年五月）。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越，派大营指挥官（督护）麋晃，率军攻击司马颙，抵达郑县（陕西省华县），司马颙命平北将军牵秀，



驻防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司马颙秘书长（长史）杨腾，诈称奉司马颙之命，使牵秀停止战斗，遂乘机诛杀牵秀。关中地区（陕西省中部）遂全都归附司马越，司马颙仅保长安一城。

秋季，八月，晋帝司马衷擢升司马越当太傅（上三公之二）、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范阳王司马虓（音 xiāo。时驻信都），当最高监察长（司空），镇守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平昌公司马模（时驻邺城），当镇东大将军，镇守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王浚（时驻蓟县）当骠骑大将军、东夷河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兼幽州（河北省北部）州长（刺史）。

司马越任命国务院文官部文官司助理官（吏部郎）庾敳（音 ái），当参谋主任（军咨祭酒）；前太弟府顾问官（太弟中庶子）胡毋辅之（胡毋，复姓），当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郭象，当主任秘书（主簿）；藩属事务部主任秘书（鸿胪丞）阮修，当副军事参议官（行参军）；谢鲲当秘书（掾）。胡毋辅之向司马越推荐乐安郡（山东省邹平县东北苑城乡）人光逸（光，姓），司马越也予以延聘。庾敳等都崇尚玄虚，不关心国家社会，而只拼命饮酒，行为怪诞。庾敳对财货的追求，永不厌倦。郭象没有品格，喜爱抓权。但司马越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全都授给官职。

勤王军将领祁弘西入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时，成都王司马颖从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逃到新野（河南省新野县）。正巧，镇南大将军、荆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州诸军事）、新城公（元公）刘弘（时驻襄阳）逝世，军政官（司马）郭劭（音 mài）兵变，打算迎接司马颖，奉他为主。人事官（治中）郭舒，拥戴刘弘的儿子刘璠，发动反击，斩郭劭。

晋帝司马衷下诏，命南翼警卫指挥官（南中郎将）刘陶，逮捕司马颖。司马颖不敢停留，向北逃亡，渡过黄河，逃到朝歌（河南省淇县），召集过去部属将士，集结数百人，打算投奔公师藩。顿丘郡（河南省清丰县）郡长冯嵩，把司马颖生擒，送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范阳王司马虓（时驻邺城）不忍诛杀，只把司马颖囚入监狱。公师藩在白马津（河南省浚县东古黄河渡口）打算渡黄河南下，兖州（州政府设廩丘【山东省鄄城县西北】）州长（刺史）荀晞截击，斩公师藩。

冬季，十月，司马虓（时驻邺城）逝世（年三十七岁）。秘书长（长史）刘舆，因司马颖素来受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人民爱戴，恐

怕发生变化，对司马颢之死，保守秘密，不敢发布。命人假扮钦差大臣，宣称诏书下达；当夜，命司马颖自杀（年二十八岁），两个儿子，一并处死（“八王之乱”第六王结束，司马颖自前年【三〇四】正月当丞相，到八月逃到洛阳，当权八个月。后经两年流浪，于本年【三〇六】被诛）。司马颖部属早已逃散，唯有卢志始终追随左右，直到司马颖死，都不懈怠，收殓司马颖尸首，暂时安葬。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延聘卢志当参谋主任（军咨祭酒）。

司马越将要召见刘舆，有人警告说：“刘舆好像油垢，接近他会受到污染。”所以刘舆到洛阳后，司马越对他的态度冷淡。刘舆利用这段闲散时间，秘密查考政府档案，对全国兵马名册，仓库位置容量，牛马分布，武器供应，以及山川道路形势，一一默记在心。当时全国混乱，事多如麻，每次会议，包括秘书长（长史）潘滔在内，没有人了解所面对的问题。只有刘舆，分析事理，计划因应，十分精密周详；司马越不知不觉跟他促膝长谈，命他担任左秘书长（左长史），军中事务以及国家决策，完全委托给他。刘舆说服司马越，派他的老弟刘琨去镇守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作为北方屏障；司马越上书推荐并任命（表）刘琨当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原镇守并州的东燕王司马腾，升车骑将军，兼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邺城诸军事），镇守邺城。

十一月十七日，夜，晋帝国皇帝司马衷，吃饼中毒。

十一月十八日，司马衷在显阳殿逝世（年四十八岁）。皇后羊献容认为，皇太弟司马炽如果登极，她以嫂嫂的身份，恐怕不能当皇太后，打算改立侄儿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是太子，参考三〇二年五月）。高级咨询官（侍中）华混劝阻说：“皇太弟（司马炽）在东宫，为时已久（前后三年），天下皆知，人民对他深具盼望，今天怎么能够变更？”立即用没有封套的文书，火速通知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征召皇太弟司马炽入宫。这时，清河王司马覃接到皇后诏书，已经抵达国务院（尚书阁），发现情形不对劲，疑心发生变化，声称发病，即行退出。

十一月二十一日，司马炽（本年二十三岁）登极（五任怀帝），大赦，尊皇后羊献容当惠皇后，住弘训宫；追称亡母王才人（小老婆群第十四级）为皇太后；封太弟妃梁女士当皇后。司马炽恢复传统制度，在太极殿东堂举行御前会报；在宴会的时候，跟文武官员讨论政务，研究经典。禁宫咨



询官（黄门侍郎）傅宣叹息说：“今天，才再看到武帝（一任帝司马炎）时代的盛事。”

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用皇帝诏书，征召河间王司马颙，回京（首都洛阳）担任宰相（司徒），司马颙接受，走到新安（河南省浍池县），南阳王司马模（司马越老弟），派他的部将梁臣，拦住车队，就在车上，用手扼住司马颙的咽喉，活活扼死，同时诛杀司马颙的三个儿子（“八王之乱”第七王结束。司马颙自前年【三〇四】八月强迫皇帝迁都，到本年【三〇六】五月勤王军攻入长安，当权一年零十个月，而于七个月后被诛）。

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前往任所（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抵达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东燕王司马腾已从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一，河北省井陉县西）东下。当时并州（山西省中部）灾荒饥谨，又不断受到汉赵帝国（首都黎亭【山西省壶关县西南】）军民的抢劫，郡县没有自卫能力。州政府将领：田甄、田甄老弟田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以及官员人民等，约一万人，全数跟随司马腾前往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寻求食粮，这批人称“山西（太行山以西）难民”（乞活）。于是，残留下来的，不满两万户人家，而又遍地盗匪，路断人绝。刘琨在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招兵买马，集结五百人，一路战斗前进，到州政府所在的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时，发现政府机关房舍，都被焚毁，田野城池，一片荒凉。刘琨安抚居民，招徕远方，逃亡的人稍稍返回家园。

九、杀新蔡王司马腾

三〇七年，春季，二月，东莱郡（山东省莱州市）变民首领王弥（参考去年【三〇六】三月），攻击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自称征东大将军，斩杀郡长。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派宫门接待官（公车令）东莱郡（山东省莱州市）人鞠羡，当本郡（东莱郡）郡长，讨伐王弥；王弥击斩鞠羡。

三月，晋帝司马炽下诏：恢复皇太后杨芷的尊号（距杨芷被罢黜已十七年，参考二九一年三月）。改葬，谥号称武悼皇后。封清河王司马覃的老弟豫章王司马诠当皇太子。

晋帝（五任怀帝）司马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留心政令。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大不高兴，坚决要求出巡地方。

三月三十日，司马越离开首都洛阳，镇守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

变民首领公师藩既死（参考去年【三〇六】八月），部将汲桑逃回在平（山东省东阿县西北）牧马场，再集结部众，劫掠附近郡县，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声言替成都王司马颖复仇，命石勒担任先锋，所向无敌，遂封石勒讨虏将军，进攻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当时，邺城仓库枯竭，粮秣金钱，都没有积蓄，但镇守邺城的新蔡王（武哀王）司马腾的财富，却十分惊人，不过他生性吝啬，平常对人毫无恩义，等汲桑大军压境，事到临头，才赏赐将士：谷米每人数升、布匹每人一丈数尺，军心离散。

夏季，五月，汲桑大破魏郡（郡政府设邺城）郡长冯嵩军队，长驱直入，司马腾轻装备逃走，被汲桑的部将李丰诛杀。

汲桑掘出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木，放到车上，遇到事情，先向棺木禀告，然后施行；遂纵火焚烧邺城宫殿，大火十几天不灭（袁绍于一九一年据守邺城，开始建立宫殿。曹操更加扩充，经营一百一十七年，本年金化灰烬），屠杀官民一万余人，大肆抢劫，然后撤退。从延津（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渡过黄河，攻击兖州（山东省西部）。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大为恐惧，命兖州（州政府设廩丘【山东省鄆城县西北】）州长（刺史）荀晞和将军王赞，讨伐汲桑。

变民首领讨虏将军石勒，与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荀晞，在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阳平郡（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一带对峙，数月之间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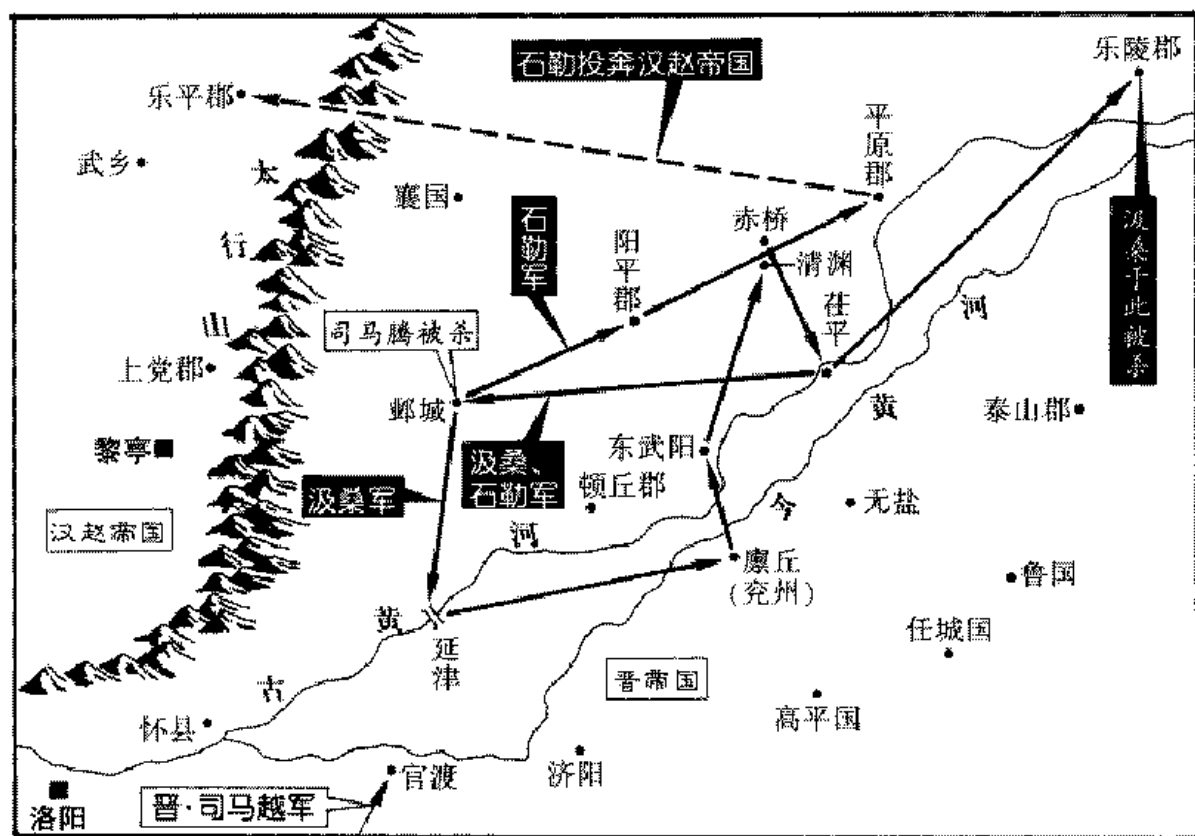
秋季，七月一日，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进驻官渡（河南省中牟县东北），作为荀晞的声援。

七月十一日，晋政府任命琅邪王司马睿当安东将军、扬州江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三级权力），镇守建业（扬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苏省南京市）。

八月一日，荀晞在东武阳（山东省莘县南），大破变民首领汲桑。汲桑败逃，固守清渊（山东省临清市）。

九月一日，琅邪王司马睿，抵达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司马睿用安东将军府军政官（安东司马）王导，作为智囊，推心置腹，每件事都跟他磋





四世纪·三〇七年三月至九月 汲桑、石勒大掠黄河下游一带

商。司马睿根本没有知名度，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人士，对他深怀轻视，内心不服。所以司马睿到职很久之后，东吴（江东）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及现任官员和退休士绅），没有人前来晋见，王导十分忧虑。正巧，司马睿到水边祭祀鬼神（禊），王导命司马睿坐在没有篷盖的大轿上，卫队壮观森严，而王导以及中原来的知名之士，都骑马随从。纪瞻、顾荣等看见，大为震惊，纷纷在道旁参拜。王导遂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在本地享有声望，应该跟他们结交，凝聚民心。只要他们二位肯来，其他的人也都肯来。”

司马睿使王导亲自拜访贺循、顾荣，二人都接受延聘。司马睿遂任命贺循当吴国（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内史），顾荣当参谋长（军司），加授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凡有关安东将军府及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州政府的事情，司马睿都跟顾荣磋商。司马睿又任命纪瞻当参谋主任（军咨祭酒），卞壺当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周玘当粮食助理官（仓曹属），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人刘超当随从官（舍人），张闾、鲁国（山东省曲阜市）人孔衍，当军事参议官（参军）。卞壺，是卞粹的儿子（卞粹谋杀司马义事，参考三〇三年七月）。张闾，是张昭的曾孙（张昭，

参考一九五年十二月)。

王导再建议司马睿：“结交贤士要谦恭，开支消耗要节俭，政治措施要清静无为，用来安抚本地的乡土人士和渡长江投奔而来的客卿。”所以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人民，对司马睿从内心归附。司马睿初到时，常常因为贪杯饮酒，荒废政事。王导向他进言，司马睿命人把酒杯斟满，泼到地上，作为誓约，从此戒绝。

晋帝国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荀晞，追击变民首领汲桑，一连攻破八座营垒，杀一万余人。汲桑跟石勒，收拾残兵败将，打算投效汉赵帝国（首都黎亭【山西省壶关县西南】），晋帝国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州长（刺史）譙国（安徽省亳州市）人丁绍，在赤桥（山东省临清市境）阻截，再大破汲桑。汲桑再逃回茌平（山东省东阿县西北）牧马场，石勒则逃向乐平（山西省昔阳县）。变民集团既溃散，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遂回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加授荀晞抚军将军、青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兖诸军事）；加授丁绍宁北将军、冀州军区司令（监冀州诸军事）；全都“假节”（三级权力）。

匈奴部落酋长张背督、冯莫突等，拥有部众数千人，驻屯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变民首领汲桑的部将石勒前往投靠，劝说张背督等：“刘单于（刘渊）起兵反抗晋政府，你拒绝听从他的命令，自认为能一直独立存在？”张背督说：“不能。”石勒说：“那么，怎么可以不隶属某一方面？而今，部属们都已接受单于（刘渊）的赏赐和招募，往往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恐怕是打算背叛你而去归附单于。”张背督接受石勒建议。

冬季，十月，张背督等，偕同石勒，单身独马，投靠已建立四年的汉赵帝国（首都黎亭）。汉赵帝国首领（一任光文帝）、汉王刘渊封张背督当亲汉王，命冯莫突当营主司令（都督部大），封石勒当平晋王、辅汉将军，统御张背督等部众。

乌桓酋长张伏利度，率部众两千人，驻屯乐平，刘渊屡次征召，张伏利度都不接受。石勒于是假装犯罪逃亡，投靠张伏利度，张伏利度大喜，二人结拜成兄弟，命石勒率部众劫掠，石勒勇不可当，所向无前，部众畏惧敬佩。石勒知道已掌握军心，遂找一个机会，逮捕张伏利度，向部众询问：“今天我们要创立大业，我和张伏利度，谁有资格当首领？”部众全推石勒。石勒释放张伏利度，率部众返回汉赵帝国。

汉赵王刘渊加授石勒：山东（崤山以东）军区征剿司令官（督山东征



讨诸军事)，命他率领张伏利度的部众。

十一月，晋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和郁，当征北将军，镇守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任命王衍当宰相（司徒）。

十二月二日，晋帝国山西难民（乞活）首领田甄、田兰、薄盛等，组成战斗部队，声称替新蔡王司马腾报仇，在乐陵郡（山东省阳信县东南）击斩汲桑，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材，投到已经作废的枯井中；司马颖的旧部把它捞出来安葬。

前中央禁军总监（北军中候）吕雍、粮运指挥官（度支校尉）陈颜等，阴谋拥立清河王司马覃当皇太子，事机泄露，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假传圣旨，把司马覃送入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囚禁。

最初，司马越跟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荀晞，感情亲密，互相拜见对方的娘亲（“升堂拜母”是一种最深的友情），结拜为异姓兄弟。军政官（司马）潘滔警告司马越说：“兖州位居天下要冲，曹操当初就是用兖州作为根据地，创立大业（参考一九二年四月）。荀晞野心勃勃，不是一个愿意永远做臣属的人，叫他停在兖州太久，恐怕成为心腹大患。如果把他调到青州（山东省北部），提高他的名位，他一定高兴。然后由你亲自管理兖州，控制全国，捍卫中央，这正是在还没有变乱的时候，就加以预防。”司马越同意。

十二月二十七日，司马越自任丞相，兼兖州全权州长（牧）、兖豫司冀幽并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擢升荀晞当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高级咨询官（侍中）、“假节”（三级权力）、青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州诸军事），兼青州州长（刺史），封东平郡公。荀晞跟司马越之间，感情从此恶化。

最初，阳平郡（河北省大名县东北）人刘灵，从小贫穷微贱，但力大无穷，可以制止奔跑中的牛马。当时人虽然感到奇异，却没有人推荐他。刘灵常抚胸叹息说：“上帝，你什么时候才使天下大乱！”等到公师藩起兵，刘灵也聚集青年壮士，自称将军，劫掠赵魏地区（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后来，变民首领王弥被荀纯击败，刘灵也被王赞击败，二人都派人到汉赵帝国（首都黎亭），上书投降。汉赵政府任命王弥当镇东大将军，青州、徐州全权州长（牧），兼沿海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缘海诸军事），封东莱公；任命刘灵当平北将军。

三〇八年，春季，正月，汉赵帝国（首都黎亭【山西省壶关县西南】）

首领（一任光文帝）、汉王刘渊，派抚军将军刘聪等十位将领，南下占据太行山；辅汉将军石勒等十位将领，东下攻击赵魏地区（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

二月，晋帝国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诛杀囚禁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离宫）的清河王司马覃（年十四岁）。

三月，汉赵帝国（首都黎亭）镇东大将军王弥，集结残兵败将，声势大振；分别派出将领攻击劫掠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东部），大军所过之处，攻破郡县城池，多半诛杀郡长县长，部众有数万人。晋帝国征东大将军苟晞，跟王弥作一连串会战，无法阻挡。

夏季，四月十三日，王弥攻陷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军锋直指洛阳。

晋帝国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派军政官（司马）王斌，率战斗部队五千人赶赴首都洛阳，保卫京师；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州长（刺史）张轨，也派大营指挥官（督护）北宫纯，率军东下，抵达首都洛阳，加强保卫力量。

五月，王弥进入轩辕（河南省偃师县南），在伊水之北，击败晋帝国军队，首都洛阳震动，人心惊恐，连皇宫城门，白天都紧急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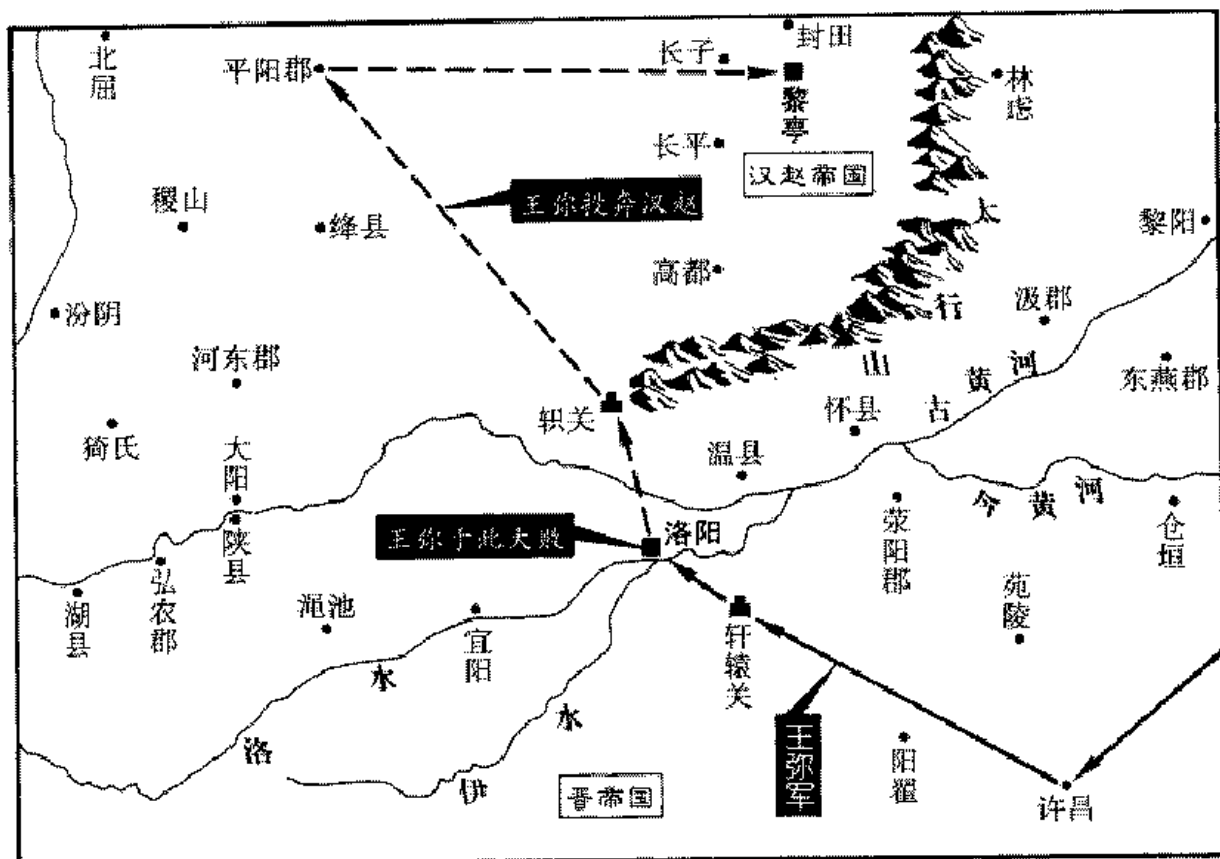
五月十九日，王弥抵达洛阳，在津阳门（洛阳南城东头第一门）外扎营，构筑工事。晋帝国政府任命宰相（司徒）王衍当征剿司令官（都督征讨军事）。北宫纯招募敢死队一百余人，发动突击，王弥大败。

五月二十二日，王弥纵火焚烧建春门（洛阳东城北头第一门），向东撤走。王衍派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秉追击，在七里涧（洛阳城东）追到，再击败王弥。

王弥渡黄河北上，跟王桑会合，从轵关（河南省济源市西）抵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汉赵王刘渊，派高级咨询官（侍中）、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在首都黎亭（山西省壶关县西南）郊外迎接，转告王弥：“我亲自到将军下榻的宾馆，拂拭坐席，洗净酒杯，恭候驾临。”王弥到后，任命他当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加授高级咨询官（侍中），“特进”（朝会时位置仅次于三公）；任命王桑当散骑顾问官（散骑侍郎）。

晋帝国凉州大营指挥官北宫纯，进军河东郡（山西省夏县），击败汉赵帝国抚军将军刘聪。





四世纪三〇八年三月至五月 王弥进攻洛阳失败，投奔汉赵

八月十五日，晋帝国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把大本营从鄆城（山东省鄆城县北）迁到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鄆城城墙突然崩塌七十余丈，司马越认为是不祥之兆）。不久，再迁到荥阳（河南省荥阳县）。

冬季，十一月五日，汉赵帝国（首都蒲子）辅汉将军石勒、平北将军刘灵，率军三万人，攻击魏郡（郡政府设邺城）、汲郡（河南省卫辉市）、顿丘郡（河南省清丰县），大军所到之处，人民为了自卫所建立的堡垒，望风归附的五十余座，对堡垒首领，都送给他们“将军”或“司令”印信，征集强壮青年五万人，组成正规军；对其他老弱妇孺，毫不骚扰，社会秩序安定如初。

十一月八日，石勒攻陷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在“三台”生擒魏郡郡长王粹，斩首（三台，位于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西北，中央铜雀台，高十丈，房舍一百零一间，称“中台”；南方金雀台，高八丈，房舍一百零九间，称“南台”；北方冰井台，也高八丈，房舍一百四十五间，称“北台”。曹操于二一〇年兴建，落成之日，命他的儿子们登台，写作诗赋纪念）。

三〇九年，春季，正月一日，荧惑星犯紫微星。汉赵帝国（首都蒲子



四世纪·三〇八年九月至十一月 汉赵入侵河北

【山西省隰县】天文台长（太史令）宣于修之，报告汉赵帝（一任光文帝）刘渊说：“不出三年，一定攻克洛阳（晋首都，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蒲子（山西省隰县）地势崎岖不平，难以久居，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气象旺盛，最好迁都。”刘渊接受，遂迁都平阳。大赦，改年号河瑞。

三月十八日，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从荥阳（河南省荥阳县）突然返回京师（首都洛阳）。总立法长（中书监）王敦对他的亲信说：“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独断独行，权高势重，但任用官员时，仍上书奏请，可是国务院（尚书）仍坚持平时的旧有规章，加以批驳限制。今天进京（首都洛阳），恐怕有所行动。”





晋帝（五任怀帝）司马炽（本年二十六岁）当皇太弟时，和太弟宫顾问官（中庶子）缪播，感情深厚。等到司马炽当上皇帝，任命缪播当总立法长（中书监），缪胤当交通部长（太仆卿），推心置腹。司马炽的舅父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王延、国务院执行官（尚书）何绥、天文台长（太史令）高堂冲，同时参与决策。司马越疑心中央政府官员跟他对抗，智囊刘舆（被称为油垢的人）、潘滔，劝司马越把缪播全部诛杀，司马越同意，遂诬称缪播等谋反。

三月二十六日，司马越派平东将军王秉，率武装部队三千人，闯入皇宫，就在晋帝司马炽面前，逮捕缪播等十余人，交付司法部（廷尉）审讯，全部处死（胡三省原注：“司马越因缪播兄弟，瓦解河间王司马颙，而今又杀缪播兄弟，权力斗争，可怕。”）。司马炽只有叹息流泪而已。

何绥，是何曾的孙儿（何曾奢侈，参考二七八年十二月）。最初，何曾参加一任帝（武帝）司马炎的宴会，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们说：“主上（司马炎）开创王朝，建立大业。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宴会，从来没有听见有人谈论国家大计方针，而只说些日常生活的小事小节，不是替子孙谋求太平的方法。看情形这一代还没有关系，下一代恐怕就要发生问题。你们或许能逃过浩劫！”指着孙儿们说：“你们一定会受到苦难。”等到何绥处死，他老哥何嵩大哭说：“祖父莫非是圣人！”何曾，每天仅伙食费用就要一万钱，仍抱怨连值得下筷子的菜都没有。儿子何劭，较老爹更加倍奢侈，每天伙食费用二万钱。何绥，以及老弟何机、何羨，尤其浪费，给人写信，态度傲慢。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人王尼，曾看到何绥写的信，对人说：“何绥身居乱世，而竟骄傲到如此程度，怎么能逃脱毒手？”朋友说：“何绥听到你对他批评，定会害你。”王尼说：“何绥听到我这段批评时，他已经死了。”到本世纪（四世纪）初，何家全被杀光。

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汉赵帝国（首都平阳），详尽报告洛阳空虚情形，建议汉赵帝刘渊出兵。刘渊任命朱诞当前锋司令官（前锋都督），灭晋大将军刘景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先攻黎阳（河南省浚县），夺取城池；又在延津（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击败晋帝国车骑将军王堪（王堪屯东燕郡，抵御石勒，参考去年【三〇八】九月），驱逐男女老幼三万人投入黄河淹死（人间惨事）。刘渊得到消息，大怒说：“刘景还有什么面目见我！天道岂能容许？我所想铲除的，只限于姓司马的一家一族，平民有什么罪？”贬降刘景当平虏将军。



夏季，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安东大将军石勒，攻击晋帝国（首都洛阳）的巨鹿郡（河北省宁晋县西南）、常山郡（河北省正定县），部众多达十余万人，收容投靠他的士大夫群（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在职官员和退休士绅），设立一个庞大的招待所，名“君子营”。用赵郡（河北省高邑县）人张宾作为智囊，刁膺作为主要干部，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作为将领（夔、支、桃、逯，均是姓）。并州（山西省中部）各少数民族部落（胡【匈奴】、羯），大多数都愿跟随。

最初，张宾喜爱读书，胸襟开阔，怀有大志，常把自己比作张良。等到石勒夺取山东（太行山以东）城池，张宾对亲友说：“我考察所有带兵官，没有人能超过这位少数民族将军，可以跟他共建大业。”于是，携带佩剑，前往石勒大营，大声呼喊，要求接见，但石勒也并不觉得他跟平常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但张宾不断贡献计谋策略，结果都不出他的预料，石勒这才感到惊奇，任命张宾当大营人事官（军功曹），一举一动，都征求他的意见。

汉赵帝刘渊，任命王弥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兼青徐兖豫荆扬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山东省北部）全权州长（牧）；配合楚王刘聪，由石勒当前锋司令官（前锋都督），进攻晋帝国的壶关（山西省长治市北）。晋帝国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派军事总监（护军）黄肃、韩述救援壶关。刘聪在西涧（长治市西）击斩韩述，石勒在封田（长治市稍北）击斩黄肃。

晋帝国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派淮南国（安徽省寿县）郡长（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率军阻截刘聪等。王旷渡黄河抵达北岸，打算长驱而前，施融说：“敌人据守险要，在有利的时机出击，我们虽有数万大军，事实上不能全部投入战场，仍是一支孤军，承受压力。应该依靠黄河的保护，斟酌形势，再决定行动。”王旷暴跳如雷说：“你竟想扰乱军心！”施融退出后说：“敌人精于用兵，而王旷却不了解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情势，我们这些人，是死定了。”王旷等越过太行山，跟刘聪南下的兵团接触，在长平（山西省高平县）附近会战，王旷军大败，连同施融、曹超，一起阵亡。

刘聪乘胜前进，一连攻陷屯留（山西省屯留县）、长子（山西省长子县），斩杀及俘虏一万九千人。晋帝国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郡长庞淳，献出壶关（山西省长治市北）投降。晋帝国并州（山西省中部）州



长（刺史）刘琨，另行任命司令（都尉）张倚，当上党郡郡长，郡政府设襄垣（山西省襄垣县）。

最初，匈奴部落右贤王刘猛被杀（刘猛二七一年叛变出塞，二七二年被杀；各参考该年）。新任右贤王栾提去卑的儿子刘浩升爰，接管他的部众。刘浩升爰逝世，儿子刘虎继位，居住新兴郡（山西省忻州市），称铁弗部落（后裔于下世纪【五世纪】建胡夏帝国，参考四〇七年六月），跟鲜卑民族的白部落，都归降汉赵帝国。晋帝国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亲自率军攻击刘虎。汉赵帝国楚王刘聪，派军攻击刘琨基地晋阳（并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不能攻克。

秋季，八月，汉赵帝国皇帝刘渊，派楚王刘聪等进攻晋首都洛阳。晋帝司马炽命平北将军曹武阻截，被刘聪击败。刘聪遂长驱直入，进抵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自认为刚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戒备松懈。

九月，晋帝国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垣延，假装投降，利用夜色掩护，发动袭击，刘聪大败而回。

晋帝国骠骑大将军、幽州（河北省北部）州长（刺史）王浚，派部将祁弘，配合鲜卑段家部落酋长、辽西公（首府令支【河北省迁安县】）段务勿尘，在飞龙山（河北省元氏县西北）攻击石勒，石勒大败，撤退到黎阳（河南省浚县）。

冬季，十月，汉赵帝国皇帝刘渊，再派楚王刘聪、征东大将军王弥、始安王刘曜、汝阴王刘景，率精锐骑兵部队五万人，进攻晋帝国首都洛阳；由最高监察长（大司空）、雁门郡（山西省代县）人、刚公（穆公）呼延翼，率步兵作为后援。

十月二十一日，刘聪等挺进到宜阳，晋帝国政府认为汉赵兵团刚被击退，想不到竟会这么快卷土重来，大为震恐。

十月二十六日，刘聪进逼洛阳西明门（洛阳西城南头第二门）。晋帝国凉州兵团大营指挥官（督护）北宫纯等，率敢死队一千余人，乘夜出城攻击，斩汉赵帝国征虏将军呼延颢。

十月二十七日，刘聪向南撤退，沿洛水扎营。

十一月一日（原文误置于十月），已进抵大阳（山西省平陆县）的汉赵兵团，内部发生叛变，最高监察长（大司空）呼延翼被部下诛杀，军队溃散，逃回京师（首都平阳）。

刘渊命刘聪班师。刘聪上书指出：晋军衰弱，不可以受呼延翼、呼延

显死亡的影响，即行撤退；坚决请求留下来继续进攻，刘渊批准。洛阳城中，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亲自登城固守。

十一月十四日，刘聪前往嵩山（洛阳城东南航空距离四十公里），向神明祈福，命平晋将军、安阳王（哀王）刘厉、冠军将军呼延朗，留守大营。晋帝国太傅府军事参议官（太傅参军）孙询，说服司马越，乘虚出击，斩呼延朗，刘厉投水而死。

王弥对刘聪说：“我们既然失利，而洛阳（晋首都）守备仍然坚固。粮秣从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转运，中途处处受到截击，现在仅能维持几天。殿下不如跟刘曜先回京师（首都平阳），重新准备粮秣，再征大军，等待下一次出动。我也率领部队，积蓄谷米，在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东部）一带，等待命令，是不是可以？”刘聪因为是自己主动要留下来的，不敢请求撤退。天文台长（太史令）宣于修之报告汉赵帝刘渊说：“我夜观天象，要到三一一年，才能得到洛阳。现在晋国（晋帝国）的气势仍盛，大军如果不回，定有大败。”刘渊遂命刘聪等班师。

十、东海王司马越忧死

三一〇年，春季，正月，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北上渡黄河，攻陷白马（河南省滑县东）。征东大将军王弥率三万人，跟石勒会师，联合攻击徐州（江苏省北部）、豫州（河南省东部）、兖州（山东省西部）。

二月，石勒袭取鄆城（山东省鄆城县北），斩晋帝国兖州州长（刺史）袁孚；攻陷仓垣（河南省开封市东北），斩晋帝国车骑将军王堪。再北上渡黄河，攻击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各郡，人民追随他的有九万余人。

秋季，七月，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镇东大将军石勒、安北大将军赵固，把晋帝国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郡长裴整，包围在怀县（河南省武陟县）。晋帝国派征虏将军宋抽前往救援。石勒跟平北大将军王桑，联合迎战，斩宋抽。河内郡人民群起逮捕裴整，开城投降。汉赵帝刘渊任命裴整当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河内郡郡政府将领郭默，集结裴整的残兵败将，构筑城寨（坞）坚守，自任城主。晋帝国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命郭默担任河内郡郡长。

七月十八日，刘渊逝世（年不详），太子刘和继位（二任帝）。

九月，晋帝国雍州（陕西省中部）逃荒难民，多数流落南阳郡（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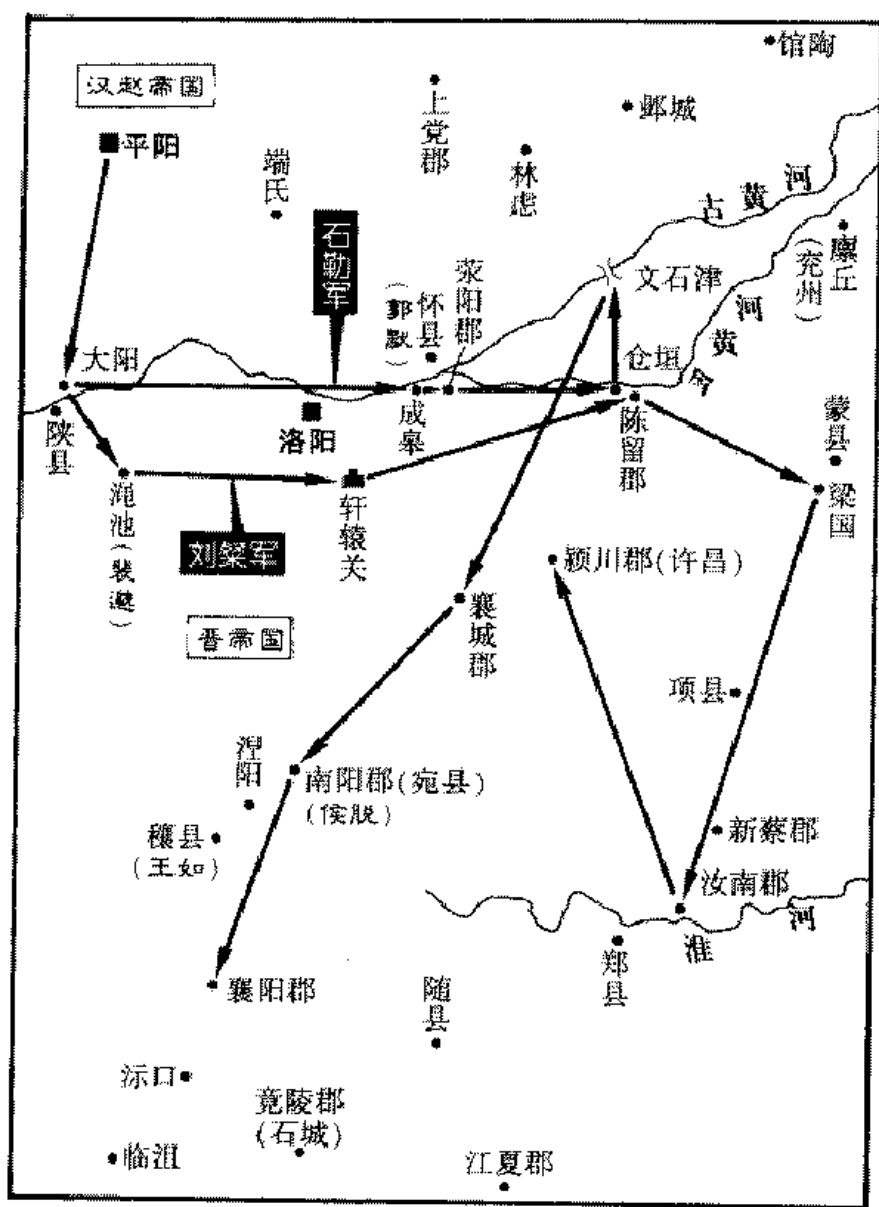
省南阳市)，中央政府命他们返回乡里。难民因关中（陕西省中部）残破，无以维生，都不愿归去。征南将军山简、南翼警卫指挥官（南中郎将）杜蕤（音 rui），分别派出军队，强迫押送，限期出发。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人王如，暗中结交壮士，乘夜袭击，大破山简、杜蕤，于是难民纷纷起兵，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人严震、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人侯脱，各率部众，攻击城池，诛杀郡长县长，响应王如。不久，部众聚集到四五万人。王如遂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兼司州、雍州二州全权州长（牧），归降汉赵帝国（首都平阳），作为藩属。

冬季，十月，汉赵帝国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及征东大将军王弥，率军四万人，进攻晋帝国首都洛阳；镇东大将军石勒，率军两万人，跟刘粲在大阳（山西省平陆县）会师；先行进攻浞池（河南省洛宁县西北），击败晋帝国监军官（监军）裴邈。大军遂长驱直入洛川（洛水流域，河南省黄河以南心脏地带）。刘粲穿过轩辕（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大掠梁国（河南省商丘县）、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汝南郡（河南省息县）、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各地。石勒穿过成皋关（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

晋帝国京师（首都洛阳）饥馑，一天比一天严重，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派出使节，用紧急军令，征召全国武装部队，入援中央。晋帝司马炽对使节说：“代我告诉各地独当一面的大员（征、镇），今天来救，还来得及，再迟就来不及了！”然而，没有人理会。征南将军山简派大营指挥官（督护）王万，率军人援，前进到涅阳（河南省镇平县南），被雍州（陕西省中部）难民首领王如击败。王如乘机大掠沔水（汉水上游）、汉水地带，进逼襄阳（征南将军府所在，湖北省襄樊市）；山简闭城固守。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刺史）王澄，亲自率领军队北上，打算援救京师（首都洛阳），抵达沔口（湖北省南漳县东南，沔水注入夷水【蛮河】处。沔，音 yǐ），听到征南兵团被王如击败的消息，军心动摇，霎时四散逃命，王澄只好奔回江陵。

中央政府官员多数主张放弃洛阳，迁都逃避灾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衍，坚决反对，并卖掉他的座车和驾车的牛，安抚动荡的人心。

山简被雍州难民另一首领严震逼迫，放弃襄阳，移防夏口（湖北省武汉市）。



四世纪·三一〇年十月 汉赵大举南下，孤立洛阳

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既诛杀晋帝司马炽的舅父王延等（参考去年【三〇九】三月），大失众望，民心已去。又因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压力更重，司马越内心不安，遂改穿军服，进宫晋见司马炽，请求出军讨伐石勒，并集结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河南省东部）部队。司马炽说：“现在，少数民族逐渐逼近京畿，没有人敢肯定自己可以保全，政府和国家，完全靠你领导，怎么可以远离京师（首都洛阳），使根基孤立？”司马越说：“我这一趟出去，如果幸运地可以剿灭盗匪（指石勒），则中央政府威望，可以重振，总比坐在这里，等待穷困要好。”

十一月十五日，司马越率战斗部队四万人，出发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把他的正妻裴妃、世子司马毗（音 pǐ），跟龙骧将军李恽、首都





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何伦，留下来保卫京师（首都洛阳），并监视宫廷。任命潘滔当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负责主持留守政府（留台）。司马越上书，要求另组流动政府，随军行动（行台）。任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衍当大营参谋长（军司）；把政府和民间素有声望的人士，全部收容，当大营助理；有名的将领和精锐部队，都编入战斗序列。于是，洛阳的防卫能力，全被剥夺。宫廷以及政府机关，没有士卒警戒，灾荒饥谨越发严重，金銮宝殿上都有人倒毙，尸体纵横，盗贼匪徒，公开杀人抢劫，政府各机关的官员差役，都自行武装，在四周挖凿壕沟，构筑碉堡，对抗攻击。

司马越进驻项县（河南省沈丘县），任命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冯嵩当大营左军政官（左司马），而自己兼任豫州全权州长（牧）。

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竟陵王司马楙，由晋帝司马炽批准，派军袭击司马越的留守部队何伦，不能取胜。司马炽否认事先知情，把责任全推到司马楙身上，司马楙逃亡，得免一死。

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军区司令长官（扬州都督）周馥，认为首都洛阳，已陷孤立，情势危急，上书请迁都寿春（扬州军区司令部所在县，安徽省寿县）。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对于周馥竟敢不先行禀告自己，而直接禀告皇帝，大怒若狂，下令征召周馥跟淮南郡（郡政府同设寿春）郡长裴颢。周馥不接受征召，只命裴颢率军，先行出发。裴颢诈称奉到司马越要他逮捕周馥的密令，对周馥发动奇袭，被周馥击败，退保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

最初，晋帝司马炽，因汉赵帝国王弥、石勒大军，逼近京师（首都洛阳），下诏命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刺史）荀晞，率州郡地方部队讨伐。正巧，汉赵帝国安东将军曹嶷，击破琅邪郡（山东省临沂市。参考本年【三一〇】二月），北上夺取战国时代齐王国（山东省）故地（包括山东半岛），兵势强大，代理青州州长（刺史）荀纯（参考三〇七年十二月），紧闭城门自守（青州州政府设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荀晞回军救青州，和曹嶷作一连串会战，击破曹嶷攻势。

三一一年，春季，正月，晋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刺史）荀晞，被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安东将军曹嶷击败，放弃城池（州城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投奔高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



晋帝国淮南郡（安徽省寿县）郡长裴颢，被扬州（安徽省中南部及浙江省）军区司令长官（扬州都督）周馥击败后（参考去年【三一〇】十一月），向驻守建业（江苏省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求救；司马睿派扬威将军甘卓等，攻击周馥所在地寿春（安徽省寿县）。周馥的部队溃散，投奔项县（河南省沈丘县）。豫州（河南省东部）军区司令长官（豫州都督）新蔡王司马确（时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逮捕周馥，周馥忧愁愤怒而死。司马确，是司马腾的儿子（司马腾被杀，参考三〇七年五月）。

东海王（孝献王）司马越，既和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刺史）荀晞结怨（参考三〇七年十二月），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潘滔、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望等，更从中谗言陷害，荀晞愤恨恼怒，一时爆发，上书晋帝（五任怀帝）司马炽（本年三十八岁），要求交出潘滔人头。公开声明说：“司马越当宰相，偏私不公，使天下大乱，我，荀晞，怎么能接受这种不仁不义的人驱使！”于是向各州发布文告，宣扬自己的功劳，指控司马越的罪行。

晋帝司马炽也厌恶司马越的蛮横专权，处处违背旨意。而留守京师（首都洛阳）的将领何伦等，更行为凶暴，抢夺三公部长们的家产，奸淫侮辱皇帝姐妹的女儿（公主）。司马炽下密诏给荀晞，命荀晞讨伐司马越。荀晞跟皇帝之间，使节不断来往，引起司马越的疑心，派出巡逻队在洛阳、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之间，盘查行旅，果然捕获荀晞的使节，搜出皇帝密诏。司马越怒火如烧，下令宣布荀晞罪状，任命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杨瑁，当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配合徐州（江苏省北部）州长（刺史）裴盾，共同讨伐荀晞。荀晞派骑兵部队突入京师（首都洛阳），搜捕潘滔，潘滔乘夜逃走，得免一死。骑兵部队遂生擒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曾、高级咨询官（侍中）程延，斩首。司马越得到报告，焦虑加上愤怒，患病卧床，把后事交付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衍。

三月十九日，司马越在项县（河南省沈丘县）逝世（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第八王，自三〇六年八月至三一一年三月，当权四年八个月）。大本营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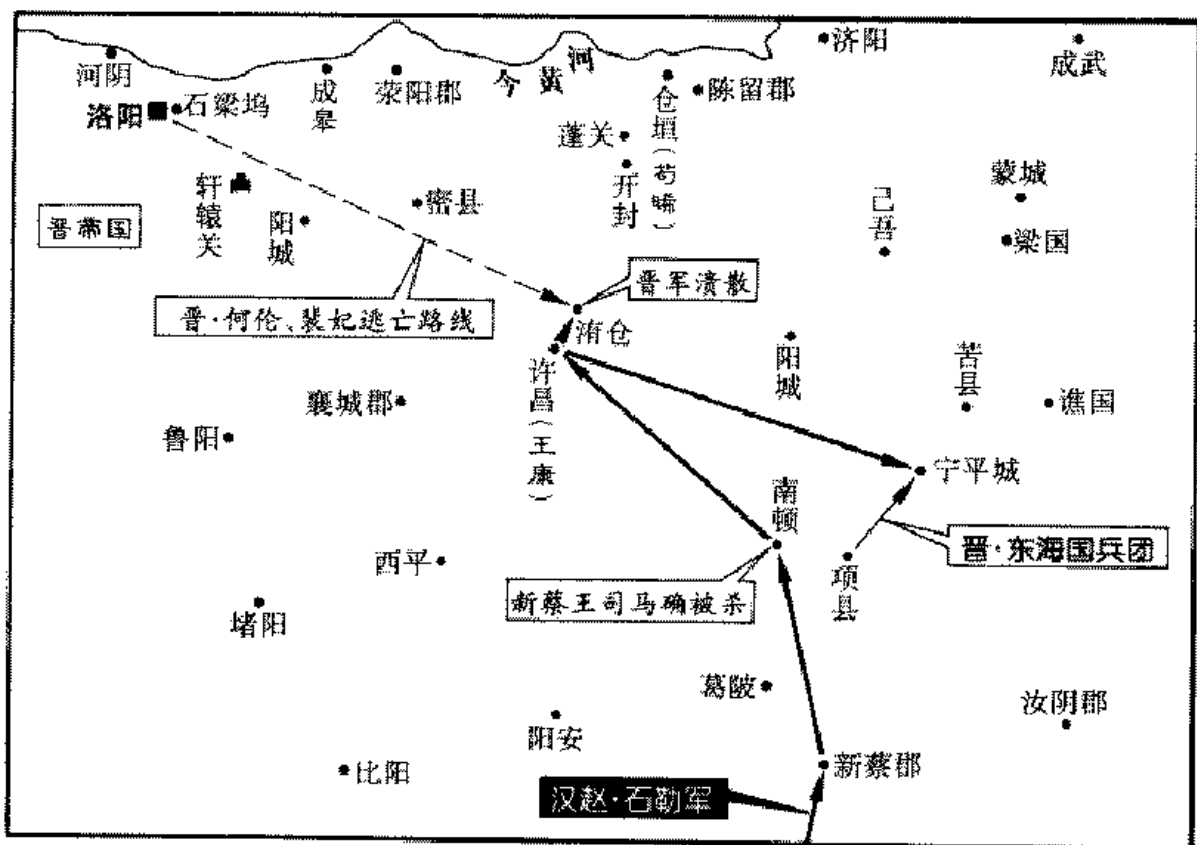
大本营官员共同推举王衍当最高司令官（元帅），王衍推辞不敢担负这项重任，而愿让给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接受。司马范，是司马玮（“八王之乱”第二王楚王）的儿子。于是大军在没有统帅下，由王衍等一

群高级官员集体领导，护送司马越的棺木，前往他的封国（东海国，山东省郯城县）安葬。留守首都洛阳的东海国部队何伦、李恽，得到司马越的死讯，立刻带着司马越的妻子裴妃，跟世子司马毗，撤出洛阳，向东逃走。京师（首都洛阳）里的官民大起恐慌，争相跟随。

晋帝司马炽追贬司马越当县王，任命苟晞（时驻仓垣【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当最高统帅（大将军）、总司令官（大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

夏季，四月，汉赵帝国（首都平阳）镇东大将军石勒，亲自率领轻装备骑兵，追击晋帝国（首都洛阳）护送司马越灵柩的庞大兵团，追到苦县（河南省鹿邑县）宁平城（河南省郸城县东宁平乡），终于追到。石勒发动攻击，晋军大败，在石勒指挥下，骑兵把晋军团团围住，箭如雨下，晋军十余万人，号叫奔跑，冲不出重围，只好互相践踏，尸首堆积如山，晋帝国最后一支最强大的主力部队，霎时瓦解，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没有一人逃脱。

石勒生擒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王（庄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梁王（怀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司马冏【“八王之乱”第四王】的儿子），以及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刘望、司法部长（廷尉）诸葛铨、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刘乔、太傅府秘书长（太傅长史）庾敳（音 dī）等。石勒命他们坐在大营的帐幕之下，询问晋帝国所以弄到这种地步的缘故和往事。王衍详尽地报告灾难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中原因，强调身不由己；并且声称，他自幼就无心做官，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乘机建议石勒早日顺应天命，登上皇帝宝座。希望借着这项谄媚，使自己能逃一死。石勒说：“阁下年轻时，就进入政府（参考二七二年十二月），盛名传播四海，身居国家高官，担负重大责任，怎能说你从小就没有做官的心意？摧毁帝国政府，使天下残破，不是你是谁？”命左右侍卫，押解他们出去。大家恐惧死亡，纷纷陈述自己清白，跟当权派无关。只有襄阳王司马范仍保持冷静，回头喝阻说：“事情到了今天，说有什么用？”石勒问他的大将孔苕说：“我走遍天下，到过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见过像他们这样堂堂一表的人才，是不是可以留下来。”孔苕说：“他们都是晋国（晋帝国）的亲王、公爵，永不可能对我们效忠。”石勒说：“也罢，但不必动刀。”深夜，命人推倒屋墙，全部压死（王衍年五十六岁，刘乔年六十九岁，庾敳年五十岁）。司马济，



四世纪·三一一年二月至四月 苦县之役

是司马懿老弟司马通子任城王（景王）司马陵的儿子；司马禧，是司马澹的儿子。石勒命劈开司马越的棺材，拖出尸首，纵火焚化，说：“扰乱天下的，就是这个家伙。我代替天下人报仇，烧毁他的骨骸，昭告天地！”

何伦等逃到洧仓（洧，音 wěi。河南省鄆陵县），跟石勒的大军遭遇，自不堪石勒一击；战败之后，军队四散。司马越的世子司马毗，以及司马皇族四十八个亲王，全被石勒俘虏。何伦逃往下邳郡（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李恽逃往广宗（河北省威县东）。裴妃流落民间，被人掳掠贩卖。很久之后，才辗转逃到江南（长江以南）。最初，琅邪王司马睿之能够镇守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是裴妃的主意（参考三〇七年七月），因此司马睿对她心怀感激。裴妃逃到江南后，司马睿特别厚待，并把自己的儿子司马冲，过继到她膝下，作为司马越的后裔，继承东海王的爵位。

最高统帅（大将军）荀晞，上书晋帝司马炽，请迁都仓垣（荀晞根据地，河南省开封市东北），派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刘会，率船舰数十艘、卫士五百人，食米数千斛，逆黄河西上，迎接司马炽。司马炽打算接受，可是三公、部长级高阶官员，都犹豫不决，左右侍从官员，贪恋已有的财产，不愿白白抛弃，遂打消原意。然而，不久，洛阳饥谨更重，人





与人之间，互相格杀，吞食对方尸体（人间惨事，竟发生在“首善之区”的京师），文武百官逃走的占全数十分之八九，残留下来的为数无几。司马炽召集御前会议，决定迁都仓垣（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可是时机已经失去。司马炽在出发时，卫队星散，已经无法集合，司马炽搓着双手，叹息说：“怎么连车轿都没有？”一面派宰相（司徒）傅祗前往河阴（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准备船只，一面在官员数十人前导下，步行在后跟随，走出宫城西掖门，到铜驼街（从宫门直到洛阳宣阳门【南城西头第二门】，是京师最广阔繁华的大街，犹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可是铜驼街已荒凉如同废墟，盗匪对这队衣服整洁的高等难民群，发动攻击，公开抢夺。司马炽等不能前进，只好狼狈退回皇宫。粮运指挥官（度支校尉）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人魏浚，率逃亡难民数百家，据守河阴（河南省孟津县东北）的峡石（河南省新安县东），不断出动抢劫粮食，转献给皇帝。晋帝司马炽任命魏浚当扬威将军、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郡长（空头官衔。此时平阳郡属汉赵），仍兼粮运指挥官（度支校尉）。

汉赵帝刘聪，向晋帝国首都洛阳，发动总攻。命前军大将军呼延晏，率军二万七千人，先行进击，抵达黄河南岸时，晋帝国军队阻截，十二战而十二败，死三万余人（此事可疑，如果有如此众多的军队，司马炽逃不出铜驼街时，他们哪里去了）。始安王刘曜、征东大将军王弥（二人时在襄城）、镇东大将军石勒（时在宁平城），都率大军前来会师。刘曜等大军还没有抵达前，呼延晏已到洛阳，把辎重留在当年张方所建的营垒之中（即十三里桥，洛阳城西六公里。张方建营垒事，参考三〇三年十月）。

五月二十七日，呼延晏进逼洛阳城下。

五月二十八日，攻击平昌门（洛阳南城东头第二门）。

五月三十日，攻破，纵火焚烧东阳门（洛阳东城中门），以及政府机关房舍。

六月一日，呼延晏因会师各军延误未到，没有后继，不敢深入，在大肆抢掠后，带着俘虏，退出洛阳。司马炽在洛水（流经洛阳城南）早已准备船只，打算由洛水东入黄河，呼延晏把所有船只跟储备，全部焚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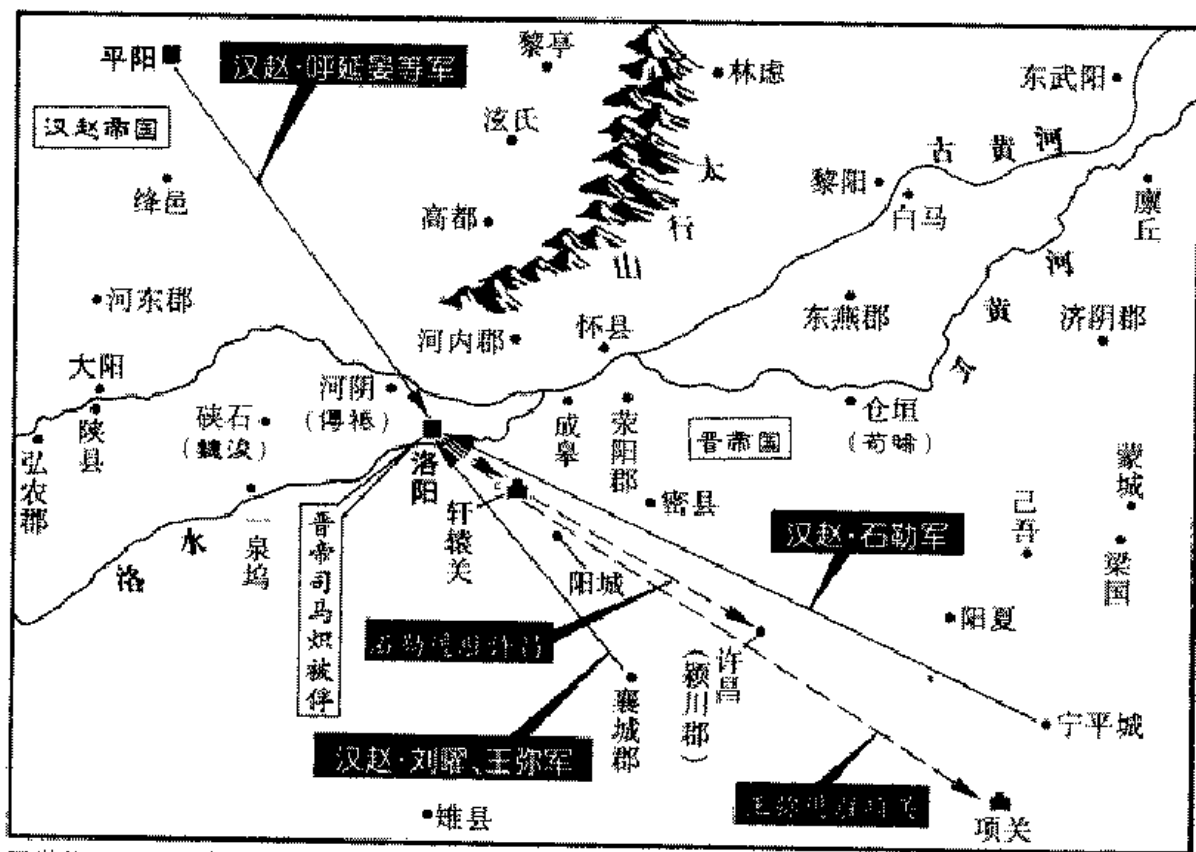
六月四日，晋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荀藩，跟老弟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荀组，逃出洛阳，投奔轩辕（河南省偃师县东南）。

六月五日，汉赵帝国征东大将军王弥大军，进抵宣阳门（洛阳南城西头第二门，直通铜驼街，即到宫门）。

六月六日，始安王刘曜大军进抵西明门（洛阳西城中门）。

六月十一日，王弥、呼延晏，攻陷宣阳门，直入南宫，登上太极殿的前殿，下令抢劫，掠夺皇宫所有妇女及所有金银财宝。司马炽从华林园逃走，打算投奔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汉赵军队追赶，生擒司马炽，囚禁宫城端门。刘曜从西明门入城，驻屯皇家军械库（武库）。

六月十二日，刘曜诛杀晋帝国太子司马诠、吴王（孝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曹馥、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阚丘冲（阚丘，复姓）、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刘默等，官民丧生的三万余人。又挖掘晋帝国历代皇帝坟墓，焚烧历代皇家祭庙、皇宫，和政府官署，全都化成灰烬。



四世纪·三一一年五月至六月 洛阳陷落，晋帝司马炽被俘

刘曜接收司马衷的妻子惠皇后羊献容（参考三〇六年十一月），把司马炽跟皇帝六颗印信（玺），送到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石勒率军出洛阳，穿过轩辕（河南省偃师县东南），进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晋帝国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蕃、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卢志，投奔并州（州政府晋阳。刘蕃是并州州长【刺史】刘琨的老爹）。

六月二十一日，汉赵帝国皇帝刘聪，下诏大赦，改年号嘉平（之前是



光兴二年，之后是嘉平元年）。命司马炽当“特进”（金銮宝殿朝见时位置仅次于三公）、左特级国务官（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命随同司马炽被俘的高级咨询官（侍中）庾珉、王俊，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庾珉，是庾敳的老哥（庾敳，参考三〇六年八月）。

最初，始安王刘曜，因征东大将军王弥，不等他抵达，就攻入洛阳，不大高兴。王弥曾向刘曜建议：“洛阳位居天下中心，四方有山有河，作为自然屏障，有现成的城池宫殿，不必再去修建，最好是奏请主上（刘聪），把首都从平阳（山西省临汾市）迁到洛阳。”刘曜认为全国还没有平定，洛阳四面全是敌人，不可能固守，拒绝王弥的主张，而放火焚烧。王弥诟骂说：“屠各崽（匈奴的贵族和单于，都出自屠各部落），怎么会有帝王的眼界！”遂跟刘曜结怨，率军向东，驻屯项关（河南省项城县西南顿镇）。曾任晋帝国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的刘曜，劝王弥说：“而今，九州像一锅滚沸的稀粥，英雄纷纷起兵，互相角逐。将军不但替大汉（汉赵帝国）政府建立盖世奇功（专制封建社会，一个将领对国家建立的功劳太大时，一定会被“诬以谋反”），而且又跟始安王（刘曜）发生误会，将来哪里是你容身之地？不如回到你的故乡青州（山东省北部），静观天下大势：上可以统一全国，下可以跟其他英雄，和平共存，这是最好的谋略。”王弥心里同意。

南阳王司马模，派营门官（牙门将）赵染，驻防蒲阪（山西省永济县）。赵染请求当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司马模不许，赵染大怒，率军投降汉赵帝国（首都平阳）。汉赵帝刘聪，任命赵染当平西将军。

八月，刘聪命赵染配合安西将军刘雅，率骑兵两万人，攻击司马模所在的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率大军作为后继。赵染渡黄河，在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击败司马模军，长驱直入，抵达下邳（陕西省渭南市）。晋帝国凉州兵团司令官北宫纯，率领部队，从长安出发，投降汉赵帝国（北宫纯奉派协防京师，参考三〇八年四月，迄今三年有余，建立不少功勋，而今在最紧张时叛变，必有内情）。汉赵大军遂包围长安，司马模再派将领淳于定出击，败回。长安仓库枯竭，士卒纷纷逃走，司马模不能支持，开城投降。赵染生擒司马模，送给河内王刘粲。

九月，刘粲斩司马模。这时，关西（函谷关以西）灾荒严重，人民饥谨，白骨布满原野，人民留下来的，不过百分之一二（死亡人口达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九，史书一笔带过，其中有多少惨事）。汉赵帝刘聪，

擢升始安王刘曜当车骑大将军、雍州（陕西省中部）全权州长（牧），晋封中山王，镇守长安。擢升王弥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封齐公。

晋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苟晞（时驻蒙城【河南省商丘市】），骄傲奢侈，凶暴残忍，蛮横不可理喻。前辽西郡（河北省卢龙县）郡长阎亨，是阎缵的儿子（阎缵，参考三〇〇年正月），屡次规劝苟晞，苟晞把他诛杀。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明预（明，姓）在家卧病，马上坐轿晋见。苟晞暴跳如雷说：“我杀阎亨，跟别人什么相干？你却带病进来骂我！”明预说：“阁下对我礼遇，所以我尽心报答。而今，你对我这么愤怒，比起远近对你的愤怒，又算什么？蚍蜉蛄（桀）身为天子（夏王朝末任帝），还因为骄傲凶暴而灭亡，何况做一个人臣？希望你暂时息怒，思考我的话。”苟晞不理。因此，人心怨恨离散，再加上饥谨、瘟疫。正巧，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攻陷阳夏（河南省太康县），生擒晋帝国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郡长王赞，遂乘胜袭击蒙城（河南省商丘市），生擒苟晞和豫章王司马端。用铁链拴住苟晞的脖子，命他当左军政官（左司马）。汉赵帝刘聪，命石勒当幽州（河北省北部）全权州长（空头官衔）。

汉赵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弥，和镇东大将军石勒，外貌上合作无间，非常亲密，但内心却互怀猜忌。王弥的智囊、曾任晋帝国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的刘噉，说服王弥，使他召回安东将军曹嶷（曹嶷时在青州【山东省北部】），共同图谋石勒。王弥派刘噉携带信件，去征调曹嶷，一面邀请石勒同向青州推进。刘噉走到东阿（山东省阳谷县东北阿城镇），被石勒的游骑兵擒获，石勒把刘噉秘密处决，而王弥却不知道阴谋已经泄露。正巧，王弥的部将徐邈、高梁，率领部队脱幅他去，王弥兵力霎时衰退。

王弥得到石勒擒获苟晞的消息，心里厌恶，写信向石勒道贺，说：“明公（石勒）擒获苟晞，收作部下，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苟晞做你的左手，而我做你的右手，天下怎么能不平定！”石勒对智囊张宾说：“王弥地位尊贵，而言词卑下，定在打我的主意。”（王弥的官位高过石勒，而竟自称要当石勒助手，不近情理。）

冬季，十月，石勒在己吾（河南省宁陵县西南）设立盛大筵席，请王弥欢聚。王弥将要赴宴，秘书长（长史）张嵩劝阻，王弥不理。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都有点半醉，石勒亲自动手，挥刀突击，斩王弥，吞并他的全部军队，然后上书汉赵帝刘聪，指控王弥叛逆有据。刘聪大怒，



派使节责备石勒：“谋害公爵辅臣，藐视君王！”然而，刘聪既没有力量制裁，而又正逢需人之际，又不敢制裁，甚至还加授石勒镇东大将军（去年【三一〇】石勒已是镇东大将军，参考去年正月）、并幽军区司令官（都督并幽二州诸军事），兼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用以安抚。苟晞、王赞阴谋叛离石勒，石勒斩二人，并斩苟晞的老弟苟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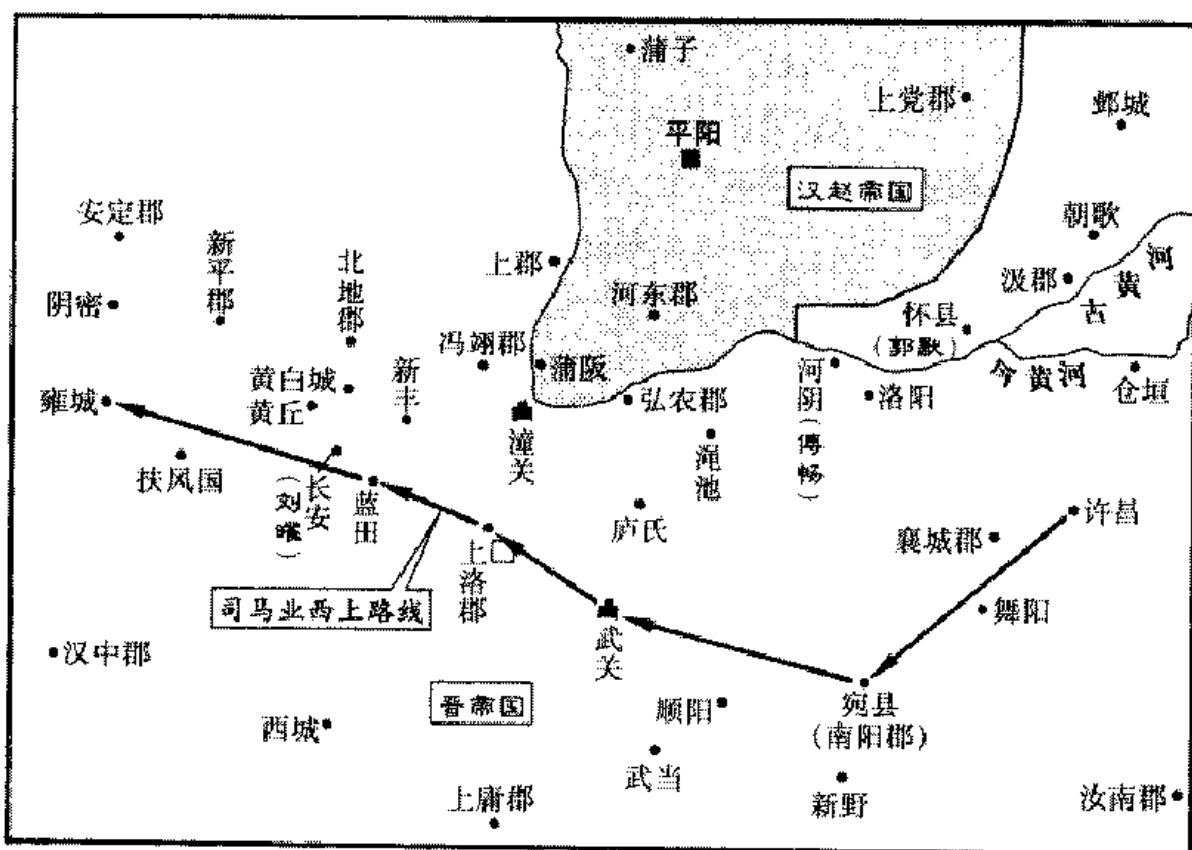
石勒率军劫掠豫州（河南省东部）各郡，直到长江，才班师北返，驻防葛陂（河南省平舆县东）。

最初，南阳王司马模，任命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索琳，当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索琳，是索靖的儿子（索靖，参考二九九年八月）。司马模死后，索琳跟安夷军事总监（安夷护军）、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东）人麹允，频阳（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县长梁肃，都逃到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当时安定郡郡长贾疋，以及各羌人部落、各氐人部落酋长，都送人质到汉赵帝国（首都平阳）。人质和索琳等在阴密（甘肃省灵台县西南）相遇，索琳等把人质带回临泾（安定郡郡政府所在县），跟贾疋商讨复兴晋帝国计划，贾疋同意。于是大众共推贾疋当平西将军，率军五万人，进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麹特、新平郡（陕西省彬县）郡长竺恢，都拒绝投降汉赵帝国。听到贾疋出军消息，和扶风郡（陕西省眉县）郡长梁综，率军十万人会合。梁综，是梁肃的老哥。汉赵帝国河内王刘粲驻屯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命他的将领刘雅、赵染，攻击新平郡（陕西省彬县），不能攻克。索琳援救新平郡，大小百余战，刘雅等才被击退。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亲出长安迎击，跟贾疋等在黄丘（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会战，刘曜大败。贾疋乘胜攻击汉赵帝国凉州州长（刺史）彭荡仲，斩彭荡仲。麹特等也在新丰击破刘粲，刘粲退回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于是，贾疋等兵势大振，关西（函谷关以西）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地汉人，纷纷起来响应。

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阎鼎，打算护送秦王司马业入关（函谷关），定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号召全国四方。河阴（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县长傅畅，是宰相（司徒）傅祗的儿子，也写信如此建议，阎鼎遂西上。但最高监察长（司空）荀藩、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刘畴、镇军将军府秘书长（镇军长史）周顗、军政官（司马）李述等，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不想前往关西（函谷关以西），行到中途，大家

纷纷逃亡，阎鼎派军追赶，已来不及，仅诛杀最高立法长（中书令）李缙等。阎鼎跟司马业从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向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



四世纪·三一一年十二月至三一二年四月 司马业进入关中

进发，在上洛郡（陕西省商州市）遇到变民攻击，军队溃散。阎鼎集结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抵达蓝田（陕西省蓝田县），派人通知贾疋，贾疋派军迎接。

十二月，司马业抵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贾疋命扶风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梁综，率军保护。

十一、杀五任帝司马炽

三一二年，春季，正月，汉赵帝国镇北将军靳冲、平北将军卜珝（珝，音 xǔ），攻击晋帝国（此时无首都）并州（山西省中部）。

正月十九日，包围晋阳（并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

二月，镇东大将军石勒，在葛陂（河南省平舆县东）建立基地，连营接寨，倡导农业，建造船舶，打算进攻晋帝国琅邪王司马睿驻防的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司马睿征调长江以南所有部队，集结寿春（安徽省寿





县)，任命镇东将军府秘书长（镇东长史）纪瞻当扬威将军，统御各军，讨伐石勒。

天降连绵大雨，三月不停，石勒军粮不继，饥饿、瘟疫流行，死亡超过大半。而又得到晋军行将发动攻击情报，石勒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右秘书长（右长史）刁膺建议：向晋帝国归降，派人先送信给司马睿，要求扫平河朔（北中国），用以赎罪，等纪瞻兵团撤退后，再作计议。石勒脸色大变，痛苦地长长叹息。中坚将军夔安，请把大营迁到高冈上，躲避水患。石勒说：“你怎的这么胆小！”孔苪等三十余位将领，要求各率部队，分道并进，乘夜袭击寿春（安徽省寿县），斩敌人将领，据敌人城池，吃敌人粮食，定在本年之内，攻破丹阳（即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平定江南（长江以南）。石勒笑说：“这是勇将的打算。”各赏具有护甲的战马一匹；回头问张宾说：“你的意见如何？”张宾说：“将军攻陷京师（晋帝国故都洛阳），生擒皇帝（司马炽），屠杀亲王公爵高级官员，强夺王妃公主，当做姬妾小老婆。就是把你的头发细细地数，头发数完，罪恶也数不完，怎么能够当一个臣属，侍奉他们？去年（三一）杀掉王弥之后，就不应该到这个地方。而今，数百华里之内，大雨不止，正是警告你不应该久停。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拥有‘三台’（参考三〇八年十一月），城池坚固，西方接近京师（首都平阳。胡三省原注“可壮声势”），附近有山有河，形成自然要塞。我们应该北上，用邺城作为根据地，用以经营黄河以北；黄河以北平定之后，天下便没有比你更强大的英雄。晋国（晋帝国）在寿春（安徽省寿县）集结军力，只是怕你攻击而已。得到你拔营而去的信息，他们高兴获得保全，怎么敢发动追击，对我们造成伤害？现在，应先命辎重粮秣，向北进发，将军则亲率大军，直指寿春，做出攻击姿态，付量辎重粮秣走得够远，再慢慢班师，何必忧虑进退失据？”（张宾《葛陂对策》，媲美韩信的《汉中对策》【参考前二〇六年七月】、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参考二〇七年十一月】。）石勒卷起衣袖，胡须颤动，拍案说：“张先生对了！”斥责刁膺说：“你既然做我的辅佐，应当共同完成目标，怎么突然劝我投降？有这种念头，就应该斩首。只是知道你一向胆小如鼠，饶你一次。”于是把刁膺贬作将军，擢升张宾当右秘书长（右长史），号称“右侯”。

石勒遂率军离开葛陂（河南省平舆县东），派石虎率骑兵两千人，向寿春（安徽省寿县）挺进，途中遇到晋军运输船队，石虎将士争相夺取，被

晋军扬威将军纪瞻击败，纪瞻乘胜追赶一百华里，跟石勒亲统的主力部队相遇，石勒结阵备战，纪瞻不敢攻击，退回寿春。

汉赵帝刘聪，封俘虏的晋帝国的五任帝（怀帝）司马炽当会稽郡公，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刘聪闲暇时，问司马炽说：“你从前当豫章王，我跟王济一块去拜访你，王济向你称赞我。你说：‘大名听说已很久了！’送给我一张桑木弓，一个银砚台，还记不记得？”司马炽说：“怎么能忘？只恨当日不识天子龙颜！”刘聪说：“你们司马家骨肉，为什么互相残杀到这种地步？”司马炽说：“伟大的汉王朝（指汉赵帝国）将要顺应人心，接受天命。唯恐陛下辛劳，所以替陛下下手，自己先把自己铲除，这大概是上天旨意，跟人事无关。我们司马家如果能够保守武皇帝（一任帝司马炎）的基业，九族和睦团结，陛下怎么能坐上宝座？”刘聪大喜，把小刘贵人刘娥（太保【上三公之三】刘殷四个孙女中最小的一位）赏赐给司马炽当妻子，说：“她是名公卿的孙女，你要好好待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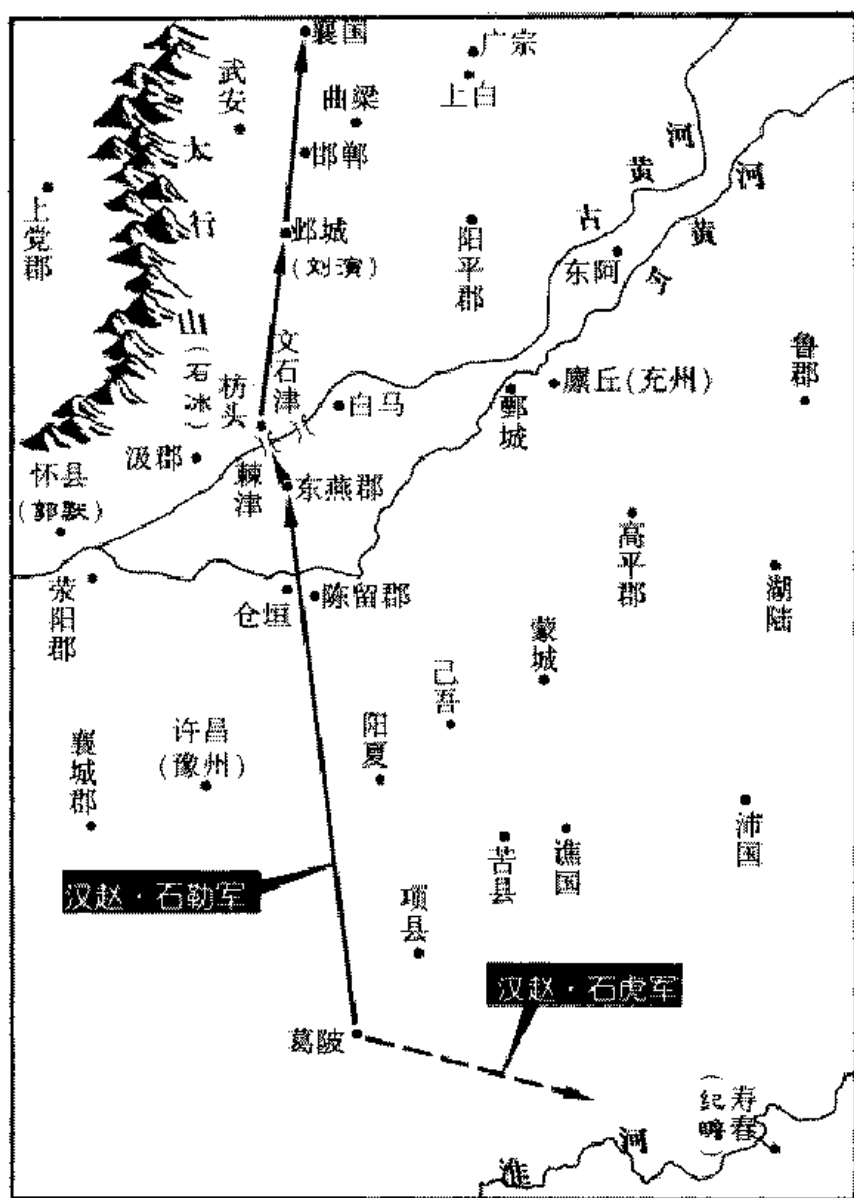
晋帝国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贾疋，包围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数月之久。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连战连败，遂放弃城池，裹胁男女老幼八万余人，投奔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晋帝国秦王司马业，自雍城（陕西省凤翔县）进入长安。

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从葛陂（河南省平舆县东）出发北上，沿途居民坚壁清野，石勒军抢夺不到粮食，饥饿情况严重，士兵们互相吞食尸体。好不容易抵达东燕郡（河南省延津县东北），听说汲郡（河南省卫辉市）民兵首领向冰，拥有部众数千人，据守枋头（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石勒将渡黄河，恐怕向冰截击，右秘书长（右长史）张宾说：“听说，向冰的船舰，仍泊在河中，没有拖到岸上（胡三省原注：“船不用时，就拖到岸上，使它干燥，用时速度可以加快。”），最好派出机动部队，发动突袭，把它全部夺取，用来载运大军，大军渡河之后，向冰在掌握之中。”

秋季，七月，石勒命将领支雄、孔萇，从文石津（河南省滑县东南古黄河渡口）乘临时捆绑的木筏，悄悄渡河，俘获全部船只。石勒遂率大军，自棘津（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渡过黄河，攻击向冰，大破向冰部众，俘获所有的輜重粮秣，军势再度振兴，遂直扑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刘演依靠三台保护，全力固守。临深、牟穆等率军投降石勒。

各将领打算攻击三台，张宾说：“刘演虽然脆弱，但军队仍有数千人，而三台险要坚固，不容易迅速攻破，暂时舍弃而去，他们会在内部崩溃。





四世纪·三一二年六月至七月 石勒葛陂长征

现在，王浚（晋帝国幽州州长），刘琨（晋帝国并州州长），才是你最大的敌人。最好是先消灭他们，不必把刘演放在心上。而且天下饥荒，战乱不停，阁下（石勒）虽然拥有庞大的武装部队，可是一一直在游击作战，好像周游四海的旅客，军心不能安定，意志不能稳固，这不是保持万全、控制四方的行径。不如选择一个恰当的地方，作为根据地，大量地聚集粮食。西方依靠首都平阳（汉赵首都，山西省临汾市），北方图谋幽州（王浚）、并州（刘琨），这是霸王的事业。邯鄲（河北省邯郸市）、襄国（河北省邢台市），都是形势特殊的地方，请挑选一个，建立领导中心。”石勒说：“你的计划对极。”遂占领襄国（石勒自三〇五年七月追随公师藩，转战全国，杀人无数，迄今七年，才有立足之地）。

张宾再建议：“我们在襄国（河北省邢台市）扎根，一定引起王浚、刘琨的忌惮。深恐城池还没有修建完成，辘重粮秣还没有积存，两个贼寇（王浚及刘琨）交互攻击，将带给我们很大伤害。最好是，赶快收割野外的庄稼，派使节前往平阳（汉赵首都，山西省临汾市），陈述驻防此地的本意，请求批准。”石勒照办。分命各将领进攻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各郡县跟民间营寨，大多投降，把粮秣运往襄国（河北省邢台市），且奏报汉赵帝刘聪。刘聪任命石勒当冀幽并营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此时只有平州，还没有营州）、冀州全权州长（牧），晋封上党公。

晋帝国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通令各州各郡，定期十月，在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会师，扑灭汉赵帝国。刘琨一向奢侈豪华，尤其喜爱美女和音乐。河南郡（故都洛阳）人徐润，因为精通音乐，受到刘琨宠信，刘琨任命他当晋阳（并州州政府所在县，山西省太原市）县长。徐润仗恃后台强硬，骄傲放纵，干预州政府行政。军事总监（护军）令狐盛，屡次规劝刘琨，并且请刘琨诛杀徐润，刘琨不接受。徐润遂陷害令狐盛，刘琨逮捕令狐盛，斩首。刘琨娘亲说：“你不能驾驭英雄豪杰，推展远略，反而专门铲除比你有能力的人，灾祸会降临到我头上。”

令狐盛的儿子令狐泥，投奔汉赵帝国，把刘琨的虚实，全盘托出。汉赵帝刘聪大为兴奋，派河内王刘粲、中山王刘曜，率军进攻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命令狐泥作为向导。刘琨得到消息，立刻前往东方，在常山郡（河北省正定县）、中山郡（河北省定州市）一带，征集招募军队。命他的将领郝诜、张乔率军抵抗刘粲，一面派人向代公（首府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拓跋猗卢求救。郝诜、张乔，全都阵亡。刘粲、刘曜，乘虚进攻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太原郡（郡政府设晋阳）郡长高乔、并州州政府总务官（别驾）郝聿，献出晋阳城池，投降汉赵帝国。

八月一日，刘琨回军救晋阳，已来不及，只好率左右数十名骑兵，逃回常山郡（河北省正定县）。

八月二日，刘粲、刘曜，进入晋阳。

八月三日，令狐泥诛杀刘琨的老爹（刘蕃，参考去年【三一—】六月十二日）和娘亲。

刘粲、刘曜把俘虏的晋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卢志（司马颖的智囊，参考三〇一年三月）、高级咨询官（侍中）许遐、太子宫右翼卫队长



(太子右卫率)崔玮,送到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刘聪恢复刘曜原官车骑大将军;任命前将军刘丰,当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镇守晋阳(山西省太原市)。

九月,刘聪任命卢志当太弟太师(太弟三师之一),崔玮当太傅(太弟太傅,太弟三师之二),许遐当太保(太弟太保,太弟三师之三),高乔、令狐泥,都当武卫将军。

九月三日,晋帝国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贾疋等,尊奉秦王司马业当皇太子,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组织临时政府(行台),由司马业祭祀天地神灵,禀告上苍及五色帝(参考二六六年正月),兴建皇家祭庙、天地祭坛,大赦。任命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阎鼎当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统御文武百官;加授贾疋为征西大将军;任命秦州(甘肃省南部)州长(刺史)南阳王司马保(时驻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令最高监察长(司空)荀藩(时应在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负责远近战地政务;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荀组,兼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代理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行豫州刺史),跟荀藩共同守卫开封(河南省开封市南)。

代公(首府盛乐)拓跋猗卢,派他的儿子拓跋六修,跟侄儿拓跋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率军队数万人,作为前锋,反攻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拓跋猗卢亲率大军二十万人,随后进发。刘琨集结残兵败将,有数千人,作为向导。拓跋六修和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在汾水东岸会战,刘曜大败,从马背跌下,身中七伤。讨虏将军傅虎把自己的坐骑交给刘曜,刘曜拒不接受,说:“你当自己骑它逃命,我伤势太重,注定死在此地。”傅虎流泪说:“我受到大王赏识,提拔到这个位置;一直想要报答,今天正是时候。而且,帝国刚刚建立,天下可以没有傅虎,不可以没有大王(此是曹洪语,参考一九〇年三月)。”把刘曜扶到马背上,驱马渡过汾水,自己徒步迎战,阵亡。刘曜遂得逃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当天夜晚,跟最高统帅(大将军)刘粲、镇北大将军刘丰,裹胁晋阳住民撤退,越过蒙山(晋阳城西北五公里)回京(首都平阳)。

十一月,拓跋猗卢进击,再在蓝谷(蒙山西南)会战,汉赵军大败,拓跋猗卢生擒镇北大将军刘丰,斩邢延(参考去年【三一】十二月),杀三千余人,尸体满布数百华里。拓跋猗卢遂在寿阳山(山西省寿阳县北)展开一次大规模残忍的狩猎,野兽被剥皮剖肉陈列,满山血腥,一片赤红。

刘琨感激万分，从营门口一直步行到虎帐，向拓跋猗卢道谢，坚决要求大军再往前推进。拓跋猗卢说：“我来得太晚，使你父母被害，实在惭愧。现在，你已经恢复原来的疆界，我从远方来此，人困马乏，姑且等待以后机会，再作行动；刘聪不是一下子就能扑灭得了的。”留下马、牛、羊各一千余头，车一百辆给刘琨，班师北返；又留下他的部将箕澹、段繁等，驻屯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协防。

晋阳残破，刘琨只好把根据地迁到阳麴（山西省阳曲县），重新招集流失逃亡的居民。汉赵帝国河内王刘粲的军事参议官（参军）卢谡，投奔刘琨，汉赵政府遂斩卢谡的老爹卢志，跟老弟卢谧、卢诜；追赠傅虎官衔：幽州（河北省北部）州长（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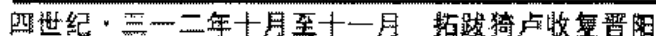
汉赵帝国故梁州州长（刺史）彭荡仲的儿子彭天护（彭荡仲被贾疋击斩事，参考去年【三一—】十月），率各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攻击晋帝国征西大将军贾疋。彭天护诈败逃走，贾疋追赶，深夜中坠入山涧，彭天护把他捉住，斩首。汉赵政府任命彭天护当凉州州长（刺史）。

晋帝国长安临时政府官员，推举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麴允，兼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阎鼎，和西都长安市长（京兆太守）梁综争权，阎鼎诛杀梁综。麴允和抚夷军事总监（抚夷护军）索琳、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梁肃，联合反击阎鼎，阎鼎战败，逃奔雍城（陕西省凤翔县），被氐部落酋长寔首诛杀（胡三省原注：“少数民族势力正强，贾疋、阎鼎、麴允、索琳，虚心团结，共同辅佐晋政府，犹怕不能保全，何况自相屠杀？长安失败的征兆，已见于此。”）。

三一三年，春季，正月一日，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皇帝（三任昭武帝）刘聪，在首都平阳南宫光极殿，大宴群臣，命会稽郡司马炽（晋帝国五任帝）穿平民衣裳，在筵席间劝酒。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庾珉、王俊等，目睹故主受到如此侮辱，不胜悲愤，失声痛哭。刘聪大为厌恶，于是，有人（“有人”模式）检举庾珉等阴谋献出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响应北方的晋帝国（此时无首都）并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

二月一日，刘聪诛杀庾珉、王俊等晋帝国旧有臣属十余人，司马炽也被处死（年三十岁）。大赦。刘聪收回赏赐给司马炽的会稽夫人刘娥（参考去年【三一—】二月），仍回宫当贵人（小老婆群第五级）。





夏季，四月一日，司马炽的死讯，传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太子司马业发布讣闻，举行哀悼，并行加冠礼（本年，司马业十四岁）。

四月二十七日，司马业登极，正式继承帝位（六任愍帝），大赦，改年号（之前是永嘉七年，之后是建兴元年）。擢升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梁芬当宰相（司徒）；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魏允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西都长安市长（京兆太守）索琳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兼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首都长安市长（京兆尹）。

这时，长安城中的困苦，已到极点，居民不满一百户人家，蒿草丛生，荆棘成林。公私加在一起，只有四辆牛车。文武百官连正式官服都没有，

更没有印信，只把官号写在桑木手版上，表示有那么回事而已。不久，再任命索琳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兼代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所有军事政治大事，全交索琳处理。

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乔智明，联合进攻长安，平西将军赵染率军和他们会师。晋帝国皇帝司马业下诏，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州长（刺史）麴允，驻防黄白城（陕西省三原县）抵御。

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命石虎进攻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邺城防卫崩溃，晋帝国委任的魏郡（郡政府设邺城）郡长刘演，投奔廩丘（兖州州政府所在县，山东省鄄城县西北）；三台（邺城）所有逃亡的难民，都归降石勒。石勒命桃豹当魏郡郡长，安抚人民。后来，再命石虎接替桃豹镇守。

五月十八日，晋帝国政府（首都长安）任命琅邪王司马睿当左丞相、总司令官（大都督）、东部中国（陕西，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军区司令官（督陕西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时在上邽）当右丞相、总司令官（大都督），西部中国（陕西，河南省三门峡市以西）军区司令官（督陕西诸军事）。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叶，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姬诵在位时，从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划一条纵线，陕县以东【东部中国】由周公姬旦当总督，陕县以西【西部中国】由召公姬奭当总督。参考《公羊传》〈前七一八年〉。公元后一世纪初叶，新王朝皇帝王莽在位时，也从陕县划一条纵线，命甄丰当西中国总督，平晏当东中国总督。参考一〇年十二月。晋帝国政府措施，仍是“分陕而治”古意）。晋帝司马业下诏说：“现在，当扫除像巨鲸一样的残忍凶手，迎回先帝（五任帝司马炽）的灵柩。兹令：幽州（河北省北部）、并州（山西省中部），动员士兵三十万人，直指平阳（汉赵帝国首都，山西省临汾市）。右丞相（司马保）应率秦州、凉州、梁州、雍州部队三十万人，前来长安。左丞相（司马睿）率所领精锐部队二十万人，进攻洛阳。在约定时间会师，完成伟大的使命。”（这是一项典型的纸上作业，痴人说梦。此时何时？二十万人、三十万人何在？即今有此力量，也无此忠心。）

六月，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和代公（首府盛乐）拓跋猗卢，在陉岭（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之北，举行高层次军事会议，商讨对汉赵帝国（首都平阳）采取行动。

秋季，七月，刘琨进驻蓝谷（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拓跋猗卢命拓跋普



根进驻北屈（山西省吉县）。刘琨派监军官（监军）韩据，从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南下，准备攻击西平城（去年【三一二】六月，汉赵帝刘聪，在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西北十公里，给皇子济南王刘驥筑城，称西平城）。汉赵帝刘聪，派最高统帅（大将军）刘粲等抵抗刘琨，骠骑将军刘易等抵抗拓跋普根，荡晋将军兰阳等，协防西平城。刘琨等得到消息，即行撤退。刘聪命各军仍屯留原地，作进击准备。

晋帝司马业，派宫廷禁军司令（殿中都尉）刘蜀，送达诏书给左丞相司马睿，指定时间进军，跟皇帝亲统的东征部队，在中原会师。

八月二十日，刘蜀抵达建康（建康即建业【江苏省南京市】），为了避皇帝司马业的“讳”，从此改称建康。如果皇帝名司马人，大概人就不能称“人”，只好称“禽兽”了。儒家系统这种文字游戏，直到二十世纪方才绝迹，然已侮弄汉人三千年之久。司马睿认为，刚刚平定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没有时间北伐。

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平西将军赵染，攻击晋帝国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麴允所在的黄白城（陕西省三原县），麴允屡战屡败。晋帝司马业下诏，命首都长安市长（京兆尹）索琳当征东大将军，率军援助麴允。

汉平西将军赵染，对中山王刘曜说：“麴允（晋帝国雍州州长）率大军在外，长安（晋首都，陕西省西安市）一定空虚，可以袭击。”刘曜命赵染率精锐骑兵五千人，袭击长安。

十一月十九日，入夜，赵染突入长安外城；晋帝司马业逃到射雁楼。赵染放火焚烧龙首山下以及附近各军营垒，屠杀及俘虏一千余人。

十一月二十日，凌晨，赵染撤退到逍遥园。

十一月二十一日，晋帝国将军麴鉴，从阿城（长安城西南，秦王朝阿房宫故地）率军五千人救长安。

十一月二十二日，赵染退出长安，率军返回防地。麴鉴追击，在零武（应在陕西省咸阳市境）追到，赵染反击，麴鉴军大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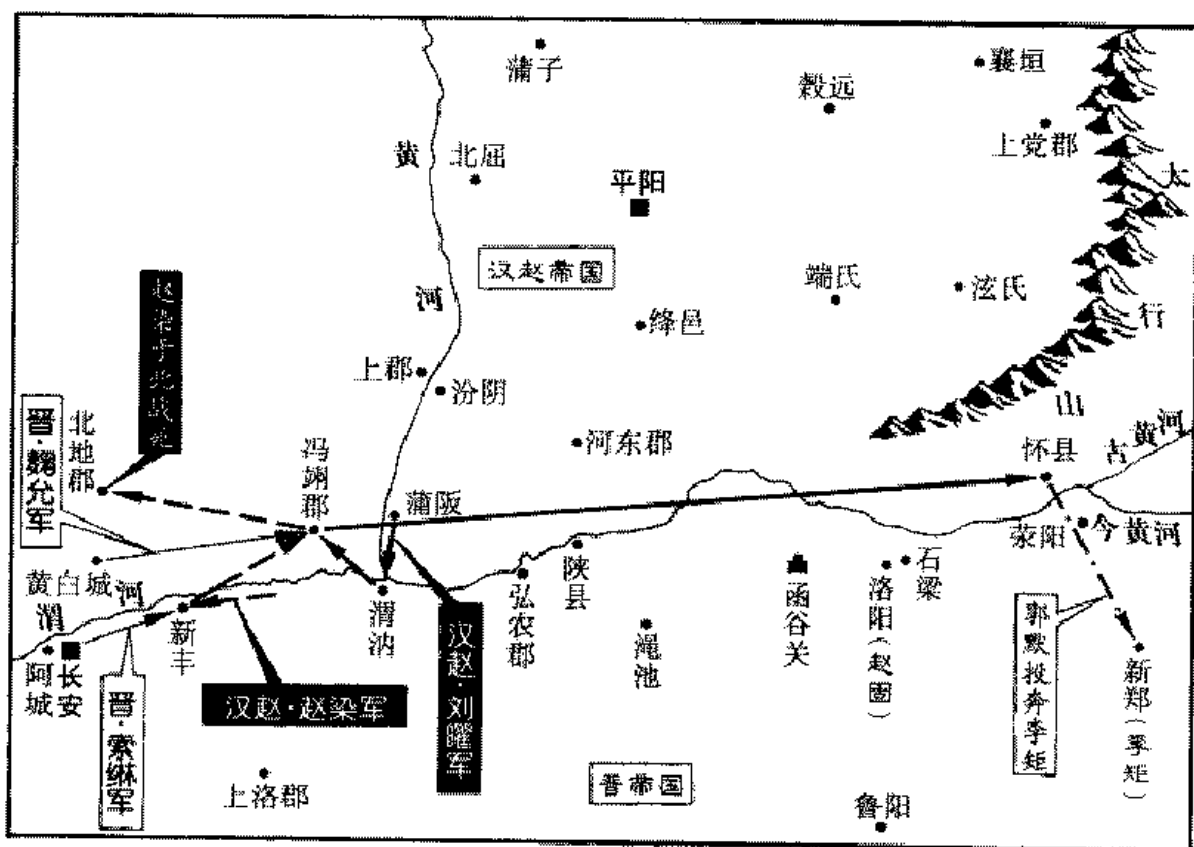
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仗恃刚打过一场胜仗，没有戒备。

十一月，晋帝国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麴允（时驻黄白城【陕西省三原县】）率军袭击，汉赵兵团大败，冠军将军乔智明被杀，刘曜遂撤退，返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

十二、杀六任帝司马业

三一四年，夏季，五月，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平西将军赵染，攻击晋帝国首都长安。

六月，刘曜进驻汭河（渭水注入黄河处），赵染进驻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索綝，率军抵御。赵染露出对索綝轻视的表情，秘书长（长史）鲁徽说：“晋国（晋帝国）君臣，自己知道衰弱，无法跟我们对抗，一定拼命，不可以瞧不起他们。”赵染说：“像司马模那么强大，我打垮他如同摧枯拉朽（参考三一一年八月）。索綝是什么东西，岂能污染我的马蹄刀锋？”第二天清晨，赵染率轻装备骑兵数百人，发动拂晓攻击，说：“等我捉住索綝回来，再吃早饭。”索綝在新丰（陕西省临潼县东北）城西反击，赵染兵败，后悔说：“我不听鲁徽的话，才弄到这个地步，有什么颜面见他！”下令诛杀鲁徽。鲁徽说：“将军愚昧刚愎，所以失败。不知道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嫉妒智慧比你高、



四世纪·三一四年五月至六月 汉赵帝国西进受挫



能力比你强的人，用诛杀忠良，来遮盖自己的颜面。皇天后土明察，你能死在床上？”晋帝（六任愍帝）司马业（本年十五岁）下诏，加授索綝骠骑大将军、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代表皇帝行使职权（承制）。

刘曜、赵染，再跟将军殷凯会师，率军数万人，再扑长安。晋帝国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麴允（时驻黄白城【陕西省三原县】）进抵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迎战，大败。麴允集结残兵败将，向殷凯大营发动夜袭，斩殷凯。刘曜等只好撤退，回军攻击晋帝国河内郡郡长郭默所在地怀县（河南省武陟县），设立三个大营，团团包围。郭默粮食吃尽，表示愿意投降，把妻子送给刘曜当人质，请刘曜卖给粮食，等到粮食到手之后，郭默又关闭城门，继续抵抗。刘曜大怒若狂，把郭默的妻子投入黄河淹死，继续攻城。郭默无法支持，打算投奔身在新郑（河南省新郑县）的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郡长李矩，李矩派他的外甥郭诵前来接应，郭诵率领的军队太少，不敢前进。正巧，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派军事参议官（参军）张肇，率鲜卑骑兵五百人前往首都长安，战乱阻塞，道路不通，只好返回，中途经过新郑（河南省新郑县），李矩说服张肇，使张肇协助郭诵进击。汉赵军望见鲜卑部队，没有经过交战，即行撤退。郭默遂放弃怀县（河南省武陟县），率领部众，归附李矩。汉赵帝刘聪，召回刘曜，驻防蒲阪（山西省永济县）。

秋季，汉赵帝国平西将军赵染，进攻北地郡（陕西省耀县），晋帝国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麴允率军抵御，赵染被箭射死。

三一五年，春季，二月十二日，晋帝国皇帝司马业，任命琅邪王司马睿（时驻建康）当丞相（原任左丞相）、总司令官（大都督）、全国各军区总司令官（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时驻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当相国；荀组（时驻浚仪【河南省开封市】）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豫州（河南省东部）全权州长（牧）；刘琨（时驻阳曲【山西省阳曲县】）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并冀幽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刘琨辞让最高监察长（司空），坚决不接受。

夏季，六月，汉赵帝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刘曜，攻击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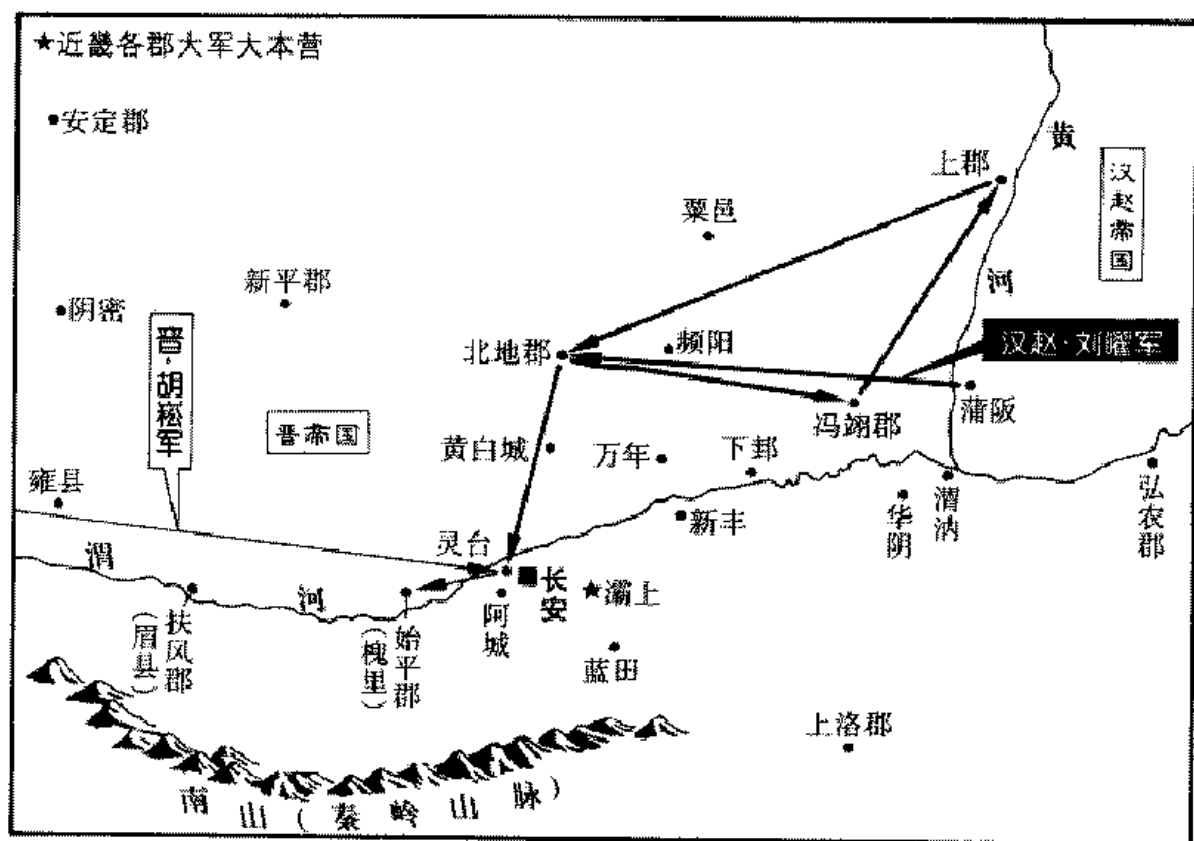
秋季，八月二日，在襄垣（山西省襄垣县）击败晋帝国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的军队。刘曜准备进攻阳曲（山西省阳曲县），刘

琨根据地)。汉赵帝刘聪派使节告诉刘曜，说：“长安还没有平定，应该列为第一优先。”刘曜遂回军蒲阪（山西省永济县）。

秋季，九月，刘曜攻击晋帝国的北地郡（陕西省耀县）。晋帝司马业，任命雍州（陕西省中部）州长（刺史）麴允当总司令官（大都督）、骠骑将军，率军防御。

冬季，十月，再任命索綝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宫城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宫城诸军事）。刘曜攻陷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冯翊郡郡长梁肃，逃到万年（陕西省临潼县西北）。刘曜再攻击上郡（陕西省韩城市）。麴允离开防地黄白城（陕西省三原县），进驻灵武（应在陕西省咸阳市境），因兵力薄弱，不敢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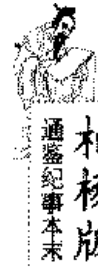
晋帝司马业不断向驻屯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的丞相司马保，征召救兵，司马保左右一致说：“毒蛇咬到手指，壮士砍断手臂。而今少数民族势力正盛，我们应切断陇山道路，观察变化。”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裴洗说：“现在，毒蛇正在咬头，难道头可以砍断？”司马保遂命镇军将军胡崧代理前锋司令官（行前锋都督），等待各路军队集结完



四世纪·三一五年九月至三一六年十一月 汉赵刘曜西进，长安陷落

成后，再行出发。麴允等打算把皇帝送到司马保那里，索綝反对，说：“司





马保掌握了天子，一定会利用天子满足他的私欲。”遂停止。然而，从长安以西，晋帝国领土上的城池，不再理会晋帝司马业领导的中央政府。政府文武百官贫穷饥饿，采摘野稻，勉强维生。

三一六年，秋季，七月，汉赵帝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刘曜，包围晋帝国北地郡（陕西省耀县）郡长麴昌。晋帝国总司令官（大都督）麴允，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三万人赴援，刘曜绕着城垣燃起大火，烟雾蔽天，用反间计，欺骗麴允说：“郡城已经陷落，救兵已来不及！”三万人的庞大兵团恐惧惊慌，霎时溃散，麴允退走，刘曜追击，在礪石谷（应在陕西省铜川市东北）追到，麴允再大败，逃回灵武（应在陕西省咸阳市境），刘曜遂占领北地郡。

麴允性情宽厚仁慈，没有威严，不够果断，喜爱用官爵取悦别人。新平郡（陕西省彬县）郡长竺恢、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杨像、扶风郡（陕西省眉县）郡长竺爽、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焦嵩，都身兼“征”、“镇”（四征将军或四镇将军），手持皇帝符节（杖节），加授高级咨询官（侍中）、寝殿侍奉官（常侍）。村落堡寨首领，力量最小的也加授“将军”称号，佩带蓝色绣带的银质印信。可是，麴允只知笼络高阶层人士，对下面的部属，却不理睬。将领骄傲任性，士卒怨恨离心。关中（陕西省中部）危急，麴允派人向焦嵩求救。焦嵩一向瞧不起麴允，说：“等麴允走投无路，再去救他。”

刘曜进抵泾水之北，晋帝国在渭水以北所有城池，全部瓦解。刘曜俘虏晋帝国建威将军鲁充、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梁纬、宫廷供应部长（少府）皇甫阳。刘曜一向听说鲁充是一位贤才，曾特别悬赏生擒，既看到鲁充，敬他酒说：“我得到先生，天下怎能不平定！”鲁充说：“身是晋政府将领，国家败坏到这种程度，不敢要求活命，如果蒙受你的恩德，请赶快赐我一死，才是我的荣幸。”刘曜说：“真是义士！”送他一柄佩剑，使他得以自杀。梁纬的妻子辛女士，姿色美丽，刘曜召见，打算收纳作为小老婆，辛女士大哭说：“丈夫已亡，在大义上，我不单独生存。而且，一个女人侍奉两个丈夫，你要这种女人干什么？”刘曜说：“真是贞女！”也接受她的要求，由她自杀。对二人尸体，依礼埋葬。

八月，刘曜进逼晋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九月，晋帝国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焦嵩、新平郡（陕西省彬县）郡长竺恢、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宋哲等，率

军援救首都长安。

刘曜遂放胆进击，攻陷长安外城，麴允、索琳撤退到小城坚守，内外完全断绝。城中缺粮，饥谨严重，一斗米价格黄金二两，人民互相格杀，吞食尸体。饿死的超过全民的一半（人间惨事），活着的纷纷逃亡，无法控制。只有凉州兵团约一千人（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全权州长【牧】张轨父子派遣的援军），坚守岗位，毫不动摇。皇家仓库（太仓），只剩下酿酒的曲面数升。麴允把它磨成粉末，呈献给晋帝司马业，不久也被吃尽。

冬季，十一月，司马业向麴允哭泣说：“今天已到穷途末路，外面又没有援军，只有含垢忍辱，出来投降，使人民有一线生路。”感慨万千，因而叹息说：“误我大事的人，麴、索二位先生。”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宗敞，送降书给刘曜。索琳秘密留下宗敞，另派他的儿子晋见刘曜，说：“现在，长安城里粮食，仍可支持一年，并不容易攻克。如果任命索琳‘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万户郡公，我们愿意献出城池。”刘曜下令诛杀索琳的儿子，把人头送回，说：“堂堂的帝王之师，完全依照大义行事。我率军作战十五年，从来不用阴谋诡计，去击败敌人。一定要对方战斗力完全丧失，然后夺取，想不到索琳竟说出这种话。天下的恶行，受到痛恨的程度，到处相同，我已经把来使处决，如果你们仍有粮食、有军队，只管努力守城。如果粮食、军队都已枯竭，最好早一天觉悟到天命有归。”

十一月十日，宗敞抵达刘曜大营。

十一月十一日，晋帝司马业（年十七岁）乘坐羊拉的小车，脱下衣服，露出上体，口含着璧玉，带着棺木，出东门投降。文武官员流泪哭号，攀着司马业的车子，抓着司马业的手，司马业也忍不住悲哀。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人吉朗叹息说：“我的智慧不能贡献谋略，勇气不能战死，怎可以君臣相随，北面侍奉盗匪（汉赵帝国）？”自杀。刘曜下令焚毁棺木，接受璧玉；命宗敞陪伴司马业回宫。

十一月十三日，刘曜把司马业以及晋帝国三公，以及郡长级以下文武官员，集合在汉赵兵团大营。

十一月十七日，俘虏抵达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

十一月十八日，汉赵帝刘聪，亲登光极殿，司马业上前叩头。麴允悲从中来，伏在地上失声痛哭，扶他扶不起来，刘聪大怒，把麴允投入监狱，麴允自杀。

刘聪任命司马业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封怀安侯；加授最高指挥



官（大司马）刘曜“黄钺”（君王诛杀时专用的铜斧）、总司令官（大都督）、陕西（西中国）军区司令官（督陕西诸军事）、太宰（上三公之一），封秦王。大赦，改年号麟嘉（之前是建元二年，之后是麟嘉元年）；认为麹允忠烈，追赠车骑将军，追封节愍侯；认为索琳奸邪，绑赴街市斩首。晋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梁允、高级咨询官（侍中）梁浚等，以及各郡郡长，全被刘曜诛杀，只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华辑，逃奔南山（秦岭山脉）。

驻守建业（南京市）的晋帝国丞相司马睿，听到首都长安陷落消息，下令大军北伐，在野外结营，自己穿上盔甲，传令四方各州郡，定期出发。届时，因为粮秣运输超过时间，斩后勤司令（督运令史）淳于伯。刽子手把刀在柱上抹擦，企图拭去血迹时，刀上鲜血忽然顺着柱子上冲，冲出柱梢二丈有余，才坠下地面；围观的人民，都认为淳于伯死得冤屈。丞相府执行官（丞相司直）刘隗上书说：“淳于伯犯的罪，不至于诛杀，请撤除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周筵等官职。”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书司马睿，深自责备，请求解除官职。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不明事理之故。”一概不加追究。

三一七年，春季，正月，汉赵帝国（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大军由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东进，攻击晋帝国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宋哲弃城，逃往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

宋哲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宣称：带来晋帝司马业诏书，命丞相、琅邪王司马睿，统御天下。

三月，司马睿换穿素色衣服，出居别殿，哀悼三天。于是，西阳王司马羣（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羣，音 yàng），跟文武官员等，共同奉上皇帝的尊号，司马睿不接受。司马羣坚决要求，司马睿感慨万端，流泪说：“我，是一个罪人。各位贤士如果一定强迫，我只有回到我的封国（琅邪国，山东省临沂市）。”一面呼唤家奴，准备车马，就要动身。司马羣等让步，只请依照曹魏帝国和晋王朝建立时的前例，先称晋王，司马睿同意。

三月九日，司马睿登晋王王位，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建兴五年，之后是建武元年）。开始设立文武百官，建立皇家祭庙，兴筑祀奉天地神灵的祭坛。

有关部门请求指定太子，司马睿喜爱次子宣城公司马裒（音 póu），打算由他当合法继承人，对右将军王导说：“选立继承人，应该以品德为主。”

王导说：“世子（司马绍）跟宣城公（司马袁），都有清廉高尚的美德，可是世子（司马绍）年纪要长（本年司马绍十九岁，司马袁十八岁）。”司马睿接受这项建议。

三月丙辰日（三月癸未朔，没有丙辰。《建康实录》载于四月，即四月四日），正式封世子司马绍当王太子；封司马袁当琅邪王，作为祖父司马觐的嫡孙（司马袁由“小宗”改为“大宗”，使琅邪国的祭祀香火不断）。仍命司马袁当青徐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守广陵（江苏省淮阴市）。命西阳王司马羣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封譙王（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承，继承譙王王位；司马逊，是司马懿老弟的儿子。擢升征南大将军王敦当最高统帅（大将军）、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全权州长（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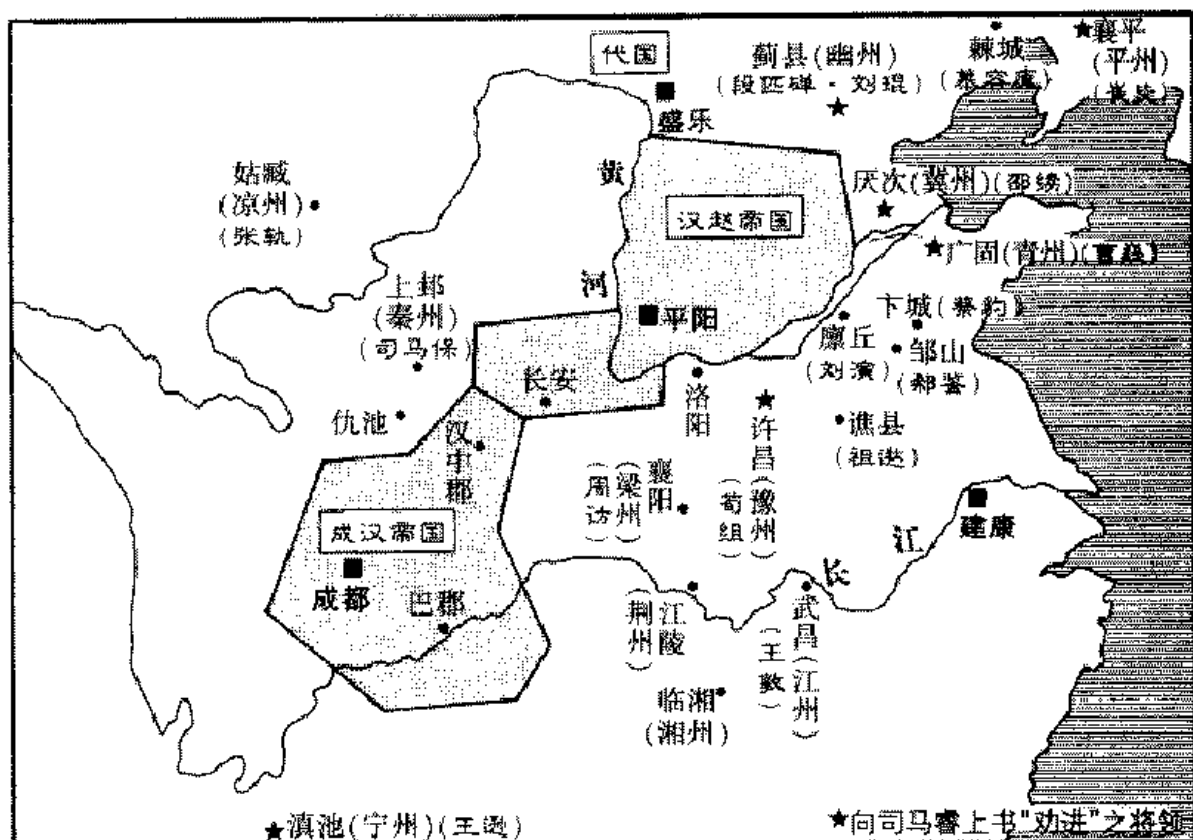
晋帝国流亡的并州（山西省中部）州长（刺史）刘琨，和幽州（州政府设蓟县【北京市】）州长（刺史）段匹磾（音 dī），歃血结盟，立誓共同辅佐皇家。

三月十九日，刘琨发布文告给汉人及少数民族，派左秘书长（左长史）兼右军政官（右司马）温峤；段匹磾派左秘书长（左长史）荣邵；一起携带奏章及歃血结盟誓文，前往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向司马睿“劝进”——劝他更进一步，坐上宝座。温峤，是温羡的侄儿（温羡事，参考三〇五年十二月），温峤的姨妈是刘琨的妻子。刘琨对温峤说：“晋王朝政权虽然衰落，可是上天的恩宠还没有改变，我当在河朔（北中国）建立功业，而使你在江南（长江以南）传播美好名声！去吧，勉励自己。”

夏季，六月十八日，晋王司马睿，发布文告，传播天下，宣称：“石虎竟敢率领狗羊畜生，渡黄河南下，毒害人民。今派琅邪王司马袁等九军三万人精锐部队，分别水陆四道，同时进发，直抵盗匪巢穴！九军接受祖逖指挥。”但不久，召司马袁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冬季，十一月，汉赵帝国（首都平阳）皇帝刘聪，出宫打猎，命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司马业兼代车骑将军，全副武装，手执铁戟，担任御驾车队的前导；看到的人指指点点说：“这就是从前长安的皇帝！”民众听到消息，聚在一起观看，年龄大一点的父老，有的流泪哭泣。皇太子刘粲对老爹刘聪说：“当初，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岂乐意诛杀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只是恐怕恶人们互相呼应，制造灾祸。而今，各地聚众起兵的叛徒，都用司马业作为号召，不如早日把他除掉。”刘聪说：





四世纪·三一七年六月 晋帝国在全国之据点

“我上一次诛杀庾珉之辈（参考三一三年二月一日），而民心仍然如此，我不愿再下狠心，姑且观察一段时期。”

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司马业劝大家饮酒、洗涤酒杯。一会工夫，刘聪起身去洗手间，又叫司马业拿着伞盖。被俘的晋帝国官员，不胜伤感，很多人流泪哭泣，有的还忍不住呜咽出声。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辛宾，从座位上起来，抱住司马业，放声痛哭。刘聪命拖出辛宾，斩首。

晋帝国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郡长赵固，跟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郡长郭默（根据地怀县【河南省武陟县】），攻击汉赵帝国河东郡（山西省夏县），军锋抵达绛县（山西省曲沃县），汉赵帝国京畿西区总卫戍司令（右司隶）统辖下的民众，投奔晋军的，有三万人。汉赵帝国骑兵将军刘勋，追击逃亡，杀一万余人；赵固、郭默撤退。汉赵帝国皇太子刘粲，率将军刘雅生等步骑兵混合兵团十万人，驻防小平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赵固扬言：“这次要活捉刘粲，交换天子（司马业）。”刘粲上书给刘聪，说：“司马业如果死亡，人民没有盼望，就不会听从李矩、赵固驱使。用不着攻击，他们会自行离散！”

十二月二十日，在首都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斩司马业（年十八岁）。

刘粲派将军刘雅生攻击洛阳，赵固无法坚守，逃奔阳城山（河南省登封县东北车岭）。

三一八年，春季，三月七日，司马业死亡消息，传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晋王司马睿身穿麻布丧服，把卧室移进地窖。文武百官奉上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准。丞相府参谋主任（丞相军咨祭酒）纪瞻说：“晋政府法统断绝，如今已进入第二年，陛下自应担当大业。试看皇族之中，还能推让给谁？如果登上宝座，人神都有了依靠。假如一定要拂逆天心，违背人望，大势一去，便永不回头。两个首都（洛阳及长安）都烧成灰烬，皇家祭庙无人祀奉。刘聪（汉赵帝国皇帝）在西北篡夺，陛下却在东南清高。这正是用谦恭礼让的态度，去救大火！”司马睿仍然不肯，命殿中将军（第五品）韩绩，拿开宝座，纪瞻大声呵责韩绩说：“帝王座位，上应星宿，敢动一动的，立刻斩首。”司马睿为之动容。但也有人持反对态度，特准参加御前会报（奉朝请，第六品）的周嵩，上书说：“古代君王，大义无亏，然后取得；谦让不果，然后接受。所以政权的寿命，能够长久，如同日月，照耀万年。而今，两位皇上（五任帝司马炽、六任帝司马业）的灵柩，还没有运回，故都旧京，还没有光复；忠义之士，流下血泪；男女老幼，惊慌不安。现在，更应该接受美好的谋略，加强武装部队的战斗训练。先洗雪国家的奇耻大辱，符合天下人民的盼望，天子的玉玺宝座，难道会到别人手上？”对这项冒犯，司马睿大不高兴，把周嵩贬出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去当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郡长。不久，周嵩又被指控“怨望”（怨恨现状和盼望发生新的变化），受到刑罚。周嵩，是周顗的老弟（周顗，参考三一二年十二月）。

三月十日，晋王司马睿（本年四十三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七任元帝），文武百官在两旁排开。司马睿请总立法长（中书监）王导到御床上，坐在自己身旁（当时中国还是席地而坐，榻榻米上铺一层棉褥，使屁股舒适，称之为“床”。皇帝屁股下的床，称之为“御床”）。王导坚决推辞，说：“如果太阳跟地下的万物一模一样，人民还怎么能仰望日光普照？”司马睿才不勉强。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建武二年，之后是太兴元年）。文武官员，一律升级二等。司马睿打算对于凡是上书“劝进”的官员，再升级一等，凡是签名“劝进”的平民，都擢升他们到政府任职；计算起来，升等升官的约有十二余万人。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熊远说：“陛下上应





天心，下继正统，全国人民，一致归心拥戴。为什么只京师（首都建康）人民的情义重，而远地人民的情义轻？不如依照汉王朝前例，普遍地赏赐天下人民爵位，使皇恩广被（西汉王朝自二任帝惠帝刘盈登极，赏赐官民，以后每个皇帝登极，都依例办理），而且还可以免除考核的麻烦，杜塞取巧作伪的行为。”司马睿不接受。